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七九冊目次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十二卷 （宋）陳傅良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左氏傳説二十卷 （宋）呂祖謙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九五
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宋）呂祖謙撰 明正德六年劉氏安正堂刻本 二〇八
春秋集註十一卷綱領一卷 （宋）張洽撰 宋寶祐三年臨江郡庠刻本 三九〇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十二卷

(宋)陳傅良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案傅良或作傅良、諸本互有異同、然其字曰君舉、則爲傅說舉於版築之義、故今定爲傅字、）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此書、將脫稾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傅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傅良於臆說蠭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襃貶者、庶有豸乎。傅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裒錄焉。

宋陳文節公著

春秋後傳

通志堂藏板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于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　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

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綸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綸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綸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

此書爲問難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
也旣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
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
龍友以二書來鈴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它書窮
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
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
者則曰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
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
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
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
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旣亡晉不競

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
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
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
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
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
閒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
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
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
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
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
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

衞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
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衞次
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
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
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
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
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
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
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
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
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

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
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
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
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
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
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
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
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
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丘明忠臣然
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
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

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迺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先生爲後傳將脫稾而病朞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于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于編而增入是正者

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 先生于桂陽于衡于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 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證猶 先生之志云

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一

永嘉陳 傅良

隱公

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平王東遷衛鄭二武入相於周（衛武公十二年鄭武公二十七年）詩人爲之賦淇奧緇衣凡伯仍叔家父皆大雅舊人也故五十餘年東諸侯無他故而秦亦列於國風當是時魯隱之奉其弟軌宋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碏之討州吁晉九宗五正嘉父之納鄂侯宋孔父之死於殤公臣子猶知尊君親上也魯衆仲之論族晉師服之述封建衛鄭齊秦之詩則據

經守古之士爲多也鄭莊公爲卿士王貳于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王即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爲卿士而有志於叛王糾合諸侯於是入郕又入許釋泰山之祀首爲參盟成宋亂矣桓不勝忿自將以伐鄭繻葛之敗彜倫攸斁春秋所以作也是故克段于鄢盟于石門來歸祊來渝平鄭伯伐取之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終莊公之篇皆特筆也春秋數致意焉則是作經之始也夫子論六經系文侯之命於西周之末託春秋之始於隱公著其世次以傷周之不競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撥亂世反之正則其志誠在

春秋也

元年

惟王者然後改元本何休周語賈王二十二年云魯孝公襄王十六年云晉文公則周策書舊文也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是故魯自周公至眞公九世齊自太公至武公七世晉自唐叔至靖侯五世蔡自蔡仲至夷侯六世宋自微子至釐公八世陳自胡公至幽公六世皆大國也但有世而無年世家魯眞公十四年齊武公九年宋釐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陳幽公十三年始記厲王奔彘則紀年所由起也則作史改元皆共和之際晉竹書紀年終宣王下起殤叔蓋宣王中興諸侯復禀命于幽王而遂叛他如吳至壽夢十九世越至勾踐二十餘世而後始有年燕自召公至昭王而後始有名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後始有史皆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莊伯十一年十一月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杜預左傳後序則用夏正爲歲首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曆矣

春王正月有傳

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書見之召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有二月不言冬之類泰誓十有一年一月戊午蓋追改舊序十三年春之說說見章指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豳風於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之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本常州先生前氏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太史公曰惟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於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爲史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有傳

特相盟也特相會盟不書據傳僖二十四年晉侯會秦伯于王城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之類唯內悉書之殺孟之類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有傳

曰鄭伯克段識不在其臣子也本穀梁目君例克之爲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于鄢言在外也然則段無罪與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必篡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據衛州吁陳佗之類段不得列於子弟之稱則段有罪矣段稱弟則疑於佞夫段稱公子則疑於欒寇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有傳疑非是說在章指

周大夫不名據傳宰周公孔父伯衛之類爵從其爵據單伯劉子之類未爵稱字

替南季家父榮叔之類必微者而後名之據內史叔服宰師劉夏之類卒名之據王子虎劉卷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何貶乎宰咺命妾母也王人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賵妾母者矣據榮叔必宰白為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或疑仲子非妾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毋辱於是隱將讓桓以夫人之禮喪其母而赴於京師歸賵蓋命之也其曰惠公之仲子者修春秋之辭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魯宋合也及宋人皆微者也本穀梁微者雖接我不書據傳隱四年宋使來乞師之類內微者亦不書據傳宣十八年公使如楚乞師昭二十七年公使子家子如晉之類此何以書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録其所從始也

通志堂 周文蔚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有傳

來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為稱則但書來但書來所以介狄也據介葛盧白狄祭伯寰內諸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魯左氏穀梁同祭伯內諸侯也而與介狄同文苟無辭雖王人一以是書之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穀梁有傳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則書君自楚莊王入陳始大夫將則書大夫自晉郤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

無駭帥師入極

入恒稱人唯內書大夫帥師司空無駭也其曰無駭未命大夫也傳在八年春秋之初魯有無駭挾鄭有宛祭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必有好事於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本公羊傳例逆女不書書逆

通志堂 潘汗鐫

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禮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穀梁氏國例今不取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內女為夫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書歸文十五年出郯伯姬不書歸宣十六年出杞叔姬不書歸成五年出以為嘗失位也非有故也而不書歸者非君夫人也據宋蕩伯姬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闕杜預子帛裂繻字是意之也不取外特相盟也特相盟不書昔紀莒志諸侯之合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穀梁氏隱之妻也
夫人薨未有不葬者其不葬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妻也隱不以夫人喪其妻其曰夫人者修春秋之辭也
鄭人伐衛
鄭衛交怨也侵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據傳衞州吁使公孫文仲[illegible]元年衞孔達之類用衆焉稱師大夫將則書其大夫自晉陽處父始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有傳
聲子則曷爲稱君氏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於是隱將讓桓不以聲子伉仲子也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其曰君氏者亦修春秋之辭也是故不曰子氏且不言葬曰子氏卒且言葬則疑於定姒夫春桓爲太子故傳謂隱立桓之即志以[illegible]桓非是本東萊呂氏而謂已攝主隱之志也而卒遇弒終隱之篇春秋蓋三致意焉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而隱之妻得爲夫人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嫡庶之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之分定則隱非攝主也吾魯史也何敢斥言之致意於三辭斯可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有傳
周大夫有爵稱爵未爵稱字但曰武氏子則見非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據傳隱六年京師來告饑莊九年[illegible]使來徵聘之類此何以書天王崩魯賻不入來求不可以不錄也書來求賻故不書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illegible]是春秋之終始也何氏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是夫子之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焉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外取邑不書從公穀例自隱以前則書之曷爲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有傳
公子州吁則曷爲但稱州吁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於是公子初弑君衛人爲之變終風日月之詩作於宮中擊鼓作於國中也不踰年卒討之是故州吁不稱公子而石碏得書人東遷之初國

猶有臣子矣合五國之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
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於是諸侯初會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先宋序爵也是定州吁之師也曷爲君大夫各從其恒稱春秋之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爲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於是公子初弒君衛人爲之變不踰年能討之衛猶有臣子也而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弒君天下之元惡也五國之君大夫有人心焉不若是甚矣書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書之復書之終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則君大夫各從其恒稱是達例而已爾後衛不以衛主兵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有傳)
公子翬則曷爲但稱翬以大夫而會伐於諸侯於是始故名之也外大夫則稱人會伐未有言帥師者(如文二年叔孫得臣成八年叔孫僑如之類)特言帥師翬弒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石碏非大夫則何以得書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異邦人得書(據蔡人殺陳佗)夷狄得書(據楚子稱陳夏徵舒書人)苟不能討雖以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事見文十七年)疑於討也而非討則雖以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矣(事在襄二十五年)討賊天下之大義春秋重以予人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有傳)
公子晉也公子不稱公子必嘗爭國者也衛人立晉則曷爲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弒也馮立閔之弒也御說立晉靈之弒也黑臀立厲之弒也周立皆不書也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可以書立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有傳)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有傳并公羊傳)
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隱將讓桓嘗以夫人之禮喪仲子爲是改築而用備樂焉禮未之有也是故特書初
邾人鄭人伐宋
先邾主兵也唯主兵雖小國敘大國之上(據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

（傳二年虞師晉師之類）非主兵也而小國敘大國之上則伯者為之也（據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曹伯文十五年邾子杞伯之類）世子長於小國之君甚矣（據襄十年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傳曰光先至故長於滕）

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從穀梁例）自僖以前則書之曷為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據傳曰僖十八年邢狄圍衛莵圃不書至二十六年書齊人伐宋圍緍之後皆不書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有傳）

渝平釋憾而為平也平不書（據傳明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之類穀梁外平不道非獨外也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娣不書書紀叔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叔姬託於紀季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

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有公羊傳）

田邑皆書取（據取郜取防）此鄭邑也則曷為謂之來歸於是桓王即位四年矣而莊公始朝王不擯焉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渝平歸祊皆遜辭也糾合之道也

庚寅我入祊

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初參盟也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大夫盟則不以大夫敵公（據齊大夫晉大夫之類）非大夫也則但稱人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有傳例說在書指）

記異也（本公羊）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

得春秋之指矣

技辛（有公羊穀）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王師不書（據傳隱元年伐衛五年伐曲沃桓四年圍魏之類）於是宋不王鄭伯復爲左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中丘爲師期也則何以書墮天子之令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卑征矣小者修怨大者定篡弒雖然猶未衡行於天下也鄭伯受命伐宋爾何爲乎中丘之會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故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於天下

夏翬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何以再不稱公子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之此中丘諸侯也曷爲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春秋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據襄十八年會于魯濟同圍齊不書會昭三十二年盟于狄泉城成周不書盟之類）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一役而再見但人之者略之也鄭伯卿也而首墮天子之令故略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外書伐不書敗伐而敗焉不足書也（據傳宣九年楚伐鄭鄭敗之楚成三年諸侯伐鄭鄭敗之類不書敗）必交戰也而後言戰言敗績惟內師悉書之勝焉則書敗某師敗則但書戰必會他國之君大夫也而後從外辭言戰言敗績（桓十二年公會紀侯鄭伯戰十……）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於是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則曷爲以內取書之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讙不在鄭也濟西田書取汶陽田書取鄆田書取讙不在晉也必若鄭伯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而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此齊侯鄭伯也入國雖君將貶人之於是入宋不

書有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初旅見也古者鄰國世相朝是以有兩君之好旅見非邦交之舊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雖君將貶人之唯吾君會焉則君將稱君宋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由是入郕又入許取宋蔡衛三師焉夫以王命討不庭顧因以爲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之專也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

兵者也是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奔魯不書事在僖二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有傳說在桓輯

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翬弒公于寪氏聖人修之曰公薨春秋之法內外恒異辭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二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自隱至文六君則曷為再書即位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焉而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非周制也說見隱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則亦唯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取許田則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為惡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段之辭立許叔之辭勞王問左右之辭足以稱五世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有傳并公羊傳

華督則曷為但稱督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

及其大夫孔父言不殺孔父則不能弒其君也牧
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弒君書及
則并也左氏得之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
節雖大子不書據傳衛宣公殺太子角以出殺太子隸必大臣也然後書大
臣直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
存亡則亦不書是故胥樂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
後弒君不言及楚商人先殺鬭物上下而後弒君不言
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予人也孔父嘉不
名今大夫也
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

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
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
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
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
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
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
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是故華督但名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於是宋以郜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則其書取何
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
書之是故郜鼎賂魯也濟西田賂齊也書取而已

矣齊侯連五國之師抗王子突而納衛朔則書曰
來歸衛俘非取之者之罪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內恒言大夫帥師但曰入杞何唯桓師非君將皆
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咸為皆不言大夫桓以
大夫弒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
[illegible]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有傳
始至盟也說在十六年至伐鄭例說在首拾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交相命也相命也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稟
於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子頹之亂虢公鄭伯胥
命于弭不書以其謀王室也非王事也而胥命是
相推長而已矣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
方伯責衛宣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本辭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
子翬如齊逆女有傳
翬何以得稱公子大夫有好事於諸侯則各從其
稱無譏焉爾是故譏但稱翬無譏則從其恒稱為
公子翬譏但稱忽無譏則從其恒稱為世子忽

甚不地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則曷爲書翬如他大夫翬弑隱而相桓魯臣子無討焉則固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尚童年也於是長矣而相翬如故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弑隱桓罪著矣名宰渠伯名鄧穀之君春秋有以斷斯獄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有穀梁傳）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有傳）

不在章指

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人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據宋父齊弟年）必宰自爲使而後

貶貶其甚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有穀梁傳）

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公羊穀梁有傳）

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此何以書桓罪著矣再聘不可以不錄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也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春秋之初王室多諱辭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illegible]）

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爲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於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桓於是鄭虢相桓爲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鄭又入許魯翬之相桓也宋督之相莊也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大雩螽冬州公如曹（有傳）

六年春正月寔來（有傳）

以爲來朝則非朝也來奔則非奔也但曰州公來

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春秋之修辭謹矣古者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寔來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

曰蔡人殺陳佗是討賊之辭也佗之罪不著於春秋曷爲以討辭書之佗殺太子免而自立者也然則佗之罪曷不著於春秋陳侯鮑卒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兩下相殺不道（下說[illegible]）兩下

相殺不道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定何勿討也書殺免則疑於齊荼不書殺佗則疑於晉重耳春秋之修辭謹矣是故佗嘗逾年矣不成君而蔡人雖微得書人

九月丁卯子同生

生子不書（據子般生不書）此何以書志莊公之不能為子也桓公不良死於齊而不怨文姜之淫詩人所為賦敝笱載驅猗嗟也而不恥生十有三年而立三十有五年而文姜薨制於其母必齊女也然後娶而不悔莊公不足以為人子矣故其年不可以不志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有傳）

諸侯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據邾儀父蕭叔）必微不能自通者也而後名之（據郳黎來介葛盧）未成君名之（據鄭忽曹羈）卒名之失國名之（據鄭伯突衛侯朔之類）嘗失國矣雖復入歸亦名之（據衛侯鄭曹伯襄）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名鄧穀之君朝桓也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鄧穀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人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據杞侯紀侯）必若鄧穀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公羊失地之君也……失國也皆有說左氏傳桓九年巴子告于楚請與鄧為好莊六年楚子伐申過鄧鄧祁侯……十六年滅鄧不見失國事迹○失地之君不日來朝者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諱于奔皆是也苟有來者如郳伯來奔則公寔來是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有公羊傳）

秋伐邾

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

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六書非公卿也而後書是故原莊公逆惠后于陳不書（事在前十八年）召桓公逆定后于齊不書（宣六年）則祭公何以書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也祭公不稱使則王者有成命也王者有成命而以遂專之是故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罪祭公且罪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后歸不書（據傳莊十八年陳媯歸非是說在通論）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儀而宗國巨焉是不可不詳也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稱逆后歸稱季姜尊王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有穀梁傳）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有傳）

魯自中丘之盟於齊鄭未有異也於是齊鄭謀紀會于成紀來謀齊難也而會衛弗遇其曰來戰于

鄭薄魯之罪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鄭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適爲主則人自爲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而衛亦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亹傅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

魯隱公弑宋殤閔相繼弑衛桓公弑宣殺伋壽而立朔國人黜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足何以不名命大夫也祭仲以大夫專廢置君者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爲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襃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于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斯其爲辭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突歸于鄭

出非其罪歸罪也則但書歸凡歸皆譏也凡歸譏也莫甚於突故弗繫之鄭歸未有不繫國者突莊公子也而弗繫之鄭以爲是篡鄭也據小白陽生備齊去疾與偕莒皆甲國也弗突弗繫之鄭亦弗繫之皆則篡國也

鄭忽出奔衛[illegible]

鄭忽何不能爲子也身爲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是故書奔始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雖然奔君未有言故者於是特言故猶愈於自取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殺梁例不行至公子結不貶矣事在莊十九年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春秋之日例莫謹於崩卒以往日赴則書往日以來日赴則書來日再赴則亦再日之舍卒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日辭必戰也弑君也滅國而執殺其君世子大夫也則日之會不日會有盟焉則日盟有戚焉則日戚侵伐不日入之則日入潰之

則曰潰圍不日滅之則日滅宜日而不日者不得日也凡日必甚之也是故公即位不日日定公夫人至不日日哀姜諸侯奔不日日衛侯衎入不日亦日衛侯衎執不日日鄫子外災不日日宋衛陳鄭外敗不日日頓胡沈蔡陳許皆甚之也非甚之也者而稱日則天變也郊薦之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也曷為前稱君後稱師（本杜預）略之也二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於是欲平宋鄭朞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公羊伐例）戰而言伐有不與戰者也（穀梁僖十八年宋會衛邾伐齊宋及齊戰而書衛邾不書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及吳戰而公不書）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有傳）

三月葬衛宣公

凡君在喪恒稱子（據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衛子定四年陳子）衛宣公未葬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年）猶踰年也鄭費（成年）未踰年亦曰鄭伯甚矣春秋之法苟在喪也未踰年不成君是故衛戴公不書卒鄭忽曹羈之奔也但書名此亦未踰年也而

自稱衛侯吾從而志之無改焉何也以其不成君則春秋不可以弗辨苟繼世矣則春秋弗辨也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故凡春秋辭從主人皆實錄而已非修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穀梁有傳）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有傳）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伐未有言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據隱四年伐鄭十年伐戴桓十五年十六年伐鄭十七年伐邾皆先宋）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據隱五年邾鄭伐宋莊五年齊宋伐衛）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者矣書以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據僖二十六年[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有傳說在車指）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奔君未有無故者鄭忽嘗言故矣於是祭仲專鄭厲公與雍糾圖之祭仲殺雍糾而後奔則其但言

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衞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從其恒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爲正其名實而已矣不稱鄭伯以是爲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茍失國雖見殺不書是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稱世子以正忽之文亦以定突之不正）

許叔入于許

出罪也入亦罪也則悉書之（謂鄭良霄宋魚石諸臣樂盈之類）出非其罪入罪也則但書入（據齊小白陽生莒去疾之類）凡入皆譏也凡入譏也則其曰許叔何以是爲宜入也昔者齊鄭魯三師入許許莊公奔衞鄭人以許東偏奉許叔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許無君者十有五年忽突之亂於是叔始得許若許叔可謂能復莊公之宇矣是故入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陽生莒去疾

公會齊侯于艾郲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是故貶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納厲公也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宣元年棐林定四年召陵同）會于某而後盟（重丘）會于某而後救（牡丘）會于某而後侵[illegible]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穀梁旭而後伐謂繫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始至伐也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茍不得意則

書至（[illegible]）說於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墳澤襄之郲之戲之役僅不至焉耳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

冬城向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

此衞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衞人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郲人立君而宋儒出書奔而已矣春秋之初人猶有讓心也魯隱之奉其弟軌

也宋穆之舍其子為也衛伋壽之不愛其死以立
朔也則皆讓千乘之國者也然而魯宋弑禍起衛
亦廢置君焉而諸侯相與成三國之亂於是翬相
魯桓督相宋莊衛朔拒天子之師而自立春秋於
是焉亂臣賊子作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
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
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出罪也歸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陳黃楚比之類）出非其罪歸罪
也則但書歸（據鄭突曹赤之類）凡歸皆譏也凡歸皆譏也則
其曰蔡季何以是為宜歸也蔡桓侯卒無子蔡人
召季於陳而立之是故歸未有稱字者雖公子也
弗謂公子此其曰蔡季所以别有罪也季不稱字
則疑於鄭突曹赤
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
之（傳有）
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而下皆書日是
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內諱弑書薨不地其日公薨于齊所以别弑也是
故弑賊不討不書葬見殺于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今穀梁）可以致春秋責臣子之葬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
君桓公
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有傳

此文姜也曷不稱姜氏絕之也吾君父不良死於齊而文姜猶孫於齊莊公不可以言人子矣絕文姜所以惡莊也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曷爲書之如吾大夫唯王人則以內辭書之書會書如書至書卒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十五年單伯至自齊文六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一如吾大夫內之也外送女不書據傳昭五年晉侯送女此何以書吾主之也齊襄弒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然則單伯何以無譏譏不及單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有穀梁傳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命諸侯不書據魯惟僖公使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他如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莊二十七年召伯廖賜齊侯命穀此何以書追命之也桓在位久曷爲於是焉追命之桓弒其君兄而自立比其死也而後王賜之也桓公篡立周人以爲罪矣而不能正宰渠伯糾來仍叔之子又來將以懷柔魯也而終桓之身不請命蓋魯無王曆者十有五年而家父之後王聘亦不及魯於是未如之何矣而追錫命是故王不

書天本何作聘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聘也本薛氏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桓王未葬則榮叔何以言使據武氏子毛伯不言使不可以三年無君

王姬歸于齊

王姬不書據傳文公八年宋襄夫人唯莊公之篤再書之曷爲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爲禮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則魯有主王姬者矣莫悖於與齊婚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送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卒不書本公穀例雖王后亦不書據昭十五年穆后此何以書以吾嘗爲之服也然則禮與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或之者疑之則禮未之有也禮未之有而以意起之施諸不共戴天之讎莊公不可以爲人子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有傳并穀梁傳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有傳并穀梁傳

溺者何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之自公孫
玆不貶矣 事在僖四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
子遂葬晉侯 六年 叔孫得臣葬襄王 九年 是均周晉也
昭公使叔弓葬宋公 十一年 滕侯 三年 叔鞅葬景王 二十二年 是
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 據傳十年晉侯卒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而定王不書葬 定王崩在五年 楚康
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 據傳二十八年十一月天王崩十二月公及諸侯如楚及漢楚康王卒二十九年四月葬楚康王公及諸侯送葬五月公至自楚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印段如楚杜氏葬靈王不書魯不會 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
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在而季以酅入齊若以邑叛然則其稱字何
紀侯意也春秋之初齊襄小伯自桓之始年挾鄭
以圖紀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
紀之不絶也如綫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
分國以與之也齊人之所欲者吾土地分國以與
之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爲也是紀侯意也是故季
稱字 本公羊 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

冬公次于滑

公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名也而後言次吾君嘗久
外矣 元年[illegible]于陳公次于郎不書 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
於齊也若父死焉不能討且會伐衛於是將謀紀
難而齊卒滅紀斯可以言次矣是故於十有二公
惟莊昭書次舍是無書次者矣外書次必伯者之
所以興衰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
姬卒

內女爲夫人書卒不書葬 本公羊穀梁說夫人不書葬 其不書卒者
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卒鄭伯姬不卒以是
爲嘗失位也非有故也而不卒者則不赴也 紀伯姬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

紀侯大去其國 本穀梁傳

諸侯去國恒書奔此其不書奔何不以奔罪加紀
侯也其不以奔罪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爲
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紀之不絶如綫也紀
季以酅入於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
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然則
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與
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人

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始書葬不以往會也是故
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
輿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王會
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
西門之外不書也達例永足以觀春秋矣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有公羊傳）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犂來來朝

傳曰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納衛侯朔也則其不言納何（據昭十二年納北燕伯）以朔入爲重也
入不書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

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焉
而大夫不稱人自齊國佐始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自伐鄭以來王師不書其書救衛何救衛無功也
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是故子突貴
者也而繫諸人人子突所以微王室也（本公羊）救不書
必救而無功然後書而書救自子突始隱桓之諸
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篡弑也衛州吁之亂會者五
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衰之會伐鄭以立突於是
伐衛以立朔也以王子將而救衛救衛而克則是
天子猶足廢置諸侯矣昔者王嘗以一軍命曲沃
伯爲晉侯詩人美之而經不書以爲天子宜廢置
諸侯也天子而猶得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
朔終以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
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歸君未有不言復者（據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襄二十六年衛侯衎）歸不言復
者未得國也是故鄭伯入於櫟不言復衛侯入於
夷儀不言復罪未得國也而不言復則非奔君也
（據蔡侯盧陳侯吳）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伋壽而後立
衛人爲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
拒天子之師故入不言復與齊小白陽生同文公
羊氏曰篡辭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有公羊傳）冬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此吾君將也（據傳公子慶父請公伐齊）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識也
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成十六年我師次於督揚不書）
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
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
郕郕降於齊師以正月甲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

以言次矣

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內書師未有詳於此者書次書俟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師還不書書還危不得還也（杜還師從與[illegible]之義同）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此公孫無知也其曰無知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遂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爲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爲逆首苟以爲利則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孟子所以深探其本而遏亂原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嘗踰年則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向也州吁之弒衛人爲之變不踰年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弒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是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是國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衛詩爲州吁作者七鄭詩爲叔段作者三爲忽作者五齊詩爲襄公作者六晉刺獻公陳刺陳佗大抵隱

之際皆有合於春秋以此次見諸侯放恣無上大夫清議之公廩廩然也以齊襄之不道許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弒然不忘討賊之義故曰國猶有臣子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傳曰盟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稱子何成糾之爲子也未踰年之君稱子襄公弒國人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誰立也成糾之爲子則糾宜立者也糾宜立則夫子何以不予召忽予管仲成糾之爲子可也成管仲之爲臣則不可也然則魯宜納與凡納所宜納皆不書（趙宋納齊昭公秦納晉文公之類）必不宜納也而後書襄公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爲德是納不宜納也

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穀梁有傳）

內不言敗績（本公羊傳）諱也此其書敗績何以爲不足諱也狐駘之敗魯於是乎始髽不書爲襄公諱也曷爲爲襄公諱以魯之救鄫之力悉矣魏世子巫於晉猶無益於鄫而莒卒滅鄫於魯何譏焉故諱之也於升陘書戰不書敗猶爲僖公諱也曷爲爲僖公諱邾人滅須句爲之伐邾取須句焉而反其君

郳人來戰是忿兵而已矣齊襄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爲德於是敗焉是納不宜納也爲公諱也是故戰不言伐戰而言伐敗之若齊有辭焉則甚伐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殺糾也則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罪小白也宋公使郳子用鄫子春秋舍宋而書郳以爲皆國君也可以不受命矣而稟命於宋則郳爲戎首（[illegible]）魯受命於齊而殺糾則其罪小白何春秋之法而下相殺不書雖世子也苟未嗣位殺之亦不書襄公弒國人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誰立也小白得國而使鮑叔帥師臨魯以殺糾則是以千乘之國殺其兄焉耳譏不在魯也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其曰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書次者（[illegible]）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於郎將以詘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於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公敗宋師於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夷狄交相敗不書（[illegible]）中國敗夷狄不書（[illegible]）必敗中國也而後書春秋爲夷夏而作也荊敗蔡師於莘是猶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荊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聖人之所甚懼也稱荊本其舊號也（小雅蠻荊 商頌荊楚）齊桓公伯而敢於伐鄭於是始書楚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鄖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是夷夏之大變也春秋之法執君言以歸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耳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其國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前乎此則曷爲以首滅罪齊微桓公

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夫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諸侯失國恒不名之則譚子何以不名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是故齊魯鄭入許許男奔衛不書(隱十一年)必國滅而後書國滅而後書奔者以不死社稷也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傳例)

(疑在自捨)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據莊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侯陳侯吳歸陳蔡)未始復也而再見春秋所以錄滅國也是故紀亡矣書紀叔姬陳亡矣書陳災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此南宮萬也其曰宋萬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死君事必大臣然後書於是大宰督死焉則何以不書督弒君之賊也然則蕩意諸死於昭公何以亦不書昭稱人以弒則是君無道也已爲大臣而君無道徒死焉耳不足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何也令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雖然猶有仇牧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illegible])

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據宋齊衛鄭盟于屈宋陳蔡盟折之類)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篇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據傳宋公在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此齊桓公以王師伐宋則其曰單伯會伐宋何於是諸侯初用王師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故書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則不以諸侯用王師之辭也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陳之妻鄭忽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於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天下諸侯不知有王矣

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也)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秋荊伐鄭(疑在十…)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

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可主盟也夫主盟者以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然後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郳子克卒

向也曰郳儀父今也曰郳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大夫猶稟命於諸侯故滕侯稱子薛侯稱伯說春秋不復焉而曲沃伯之爲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illegible]）則天子猶有與奪也挾無駭終不書族則諸侯猶有予奪也

春秋褒貶天下之君大夫而托魯以寓王法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是故於諸侯有絀其爵者（據杞伯[illegible]）有雖爵而名之者（[illegible]）有字之者（據郳儀父）甚貶之者稱人（[illegible]）於大夫有絀其族者（[illegible]）有雖族但名之者（[illegible]）有字之者（[illegible]）甚予之者稱子（據季子高子）齊晉伯而褒貶在桓文矣或曰夫子何以進退天下之君大夫褒貶非春秋意也且書杞伯屢矣獨來盟稱杞子書公子友屢矣獨來歸書季子一人之身而進退稱焉以是爲非春秋之意則春秋徒異同而已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illegible]）於是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而殺之則其但曰齊人殲於遂何不以咎遂人也桓公伯諸侯而喪師於亡國之餘自取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外逃不書（[illegible]）逃來則書之書逃來譏與之接也苟不接雖莒僕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則不書苟接之矣介葛盧來僖公在會饋之芻米則書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illegible]）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於濟西則戎來侵可知已書公會晉師於厓則晉來救可知已（事在定八年）春秋無費辭費辭者必言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爲盟齊宋書有事于太廟爲卒仲遂書雖常事以其故不可不志也

秋有蜮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illegible]）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

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宣公大子作禦寇定

殺非大夫公子皆不書據傳晉殺丕鄭及七輿大夫楚殺鬭宜申及仲歸之類公子之爲大夫則書曰大夫公子某非大夫也則書曰公子某雖大夫公子也以討亂殺之則不書據宋殺公子游鄭殺公子閼且之殺穀梁之類甚者殺世子母弟亦不書據鄭殺世子華宋殺母弟司城須必殺之非其罪也而後書本穀梁例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苟殺有罪則稱人以殺穀梁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人者討辭也是故晉先都士穀箕鄭父舂殺先克則稱人陳公子過嘗殺偃師則陳人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之殺之焉耳[illegible]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公羊有傳冬公如齊納幣公羊穀梁有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伯也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中年則王室易爲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則猶有治不修貢之事焉書來錫命則猶有治不稟命之事焉於是祭公私相爲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莊僖之際諸侯衰傳乎見主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諸侯非享覲不踰境如齊觀社非禮也

荊人來聘

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何荊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荊未有君也荊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公羊始能聘也隱桓之春秋書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經止書天王使舍王室若姻鄰上有聘魯者而荊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illegible]之也者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穀梁作傳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穀梁有傳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穀梁有傳

親逆女不書據莊十一年傳齊侯來逆共姬唯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觀社過於穀盟於扈一歲而三見于齊丹桓宮楹刻其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辭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秋公至自齊
親迎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凡君在喪恒稱子其曰曹羈何不能爲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雖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有傳）
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婣鄰無聘者矣案是交聘齊桓公爲之也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矣是故吾君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春秋之初吾君大夫適他邦必有故也（隱公如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公子翬如齊逆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皆非朝聘）有故而後行猶私相爲好而非定制也王室衰諸侯私相爲好而無定制是謂亂初生也由僖而下朝聘皆之乎盟主天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吾未知其所終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之弒也始不書弒而曰宋人以是爲君無道也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無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會伐書人義同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有傳）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傳例非是說在章指）
此吾女也則其書來何非歸寧也凡吾之女稱伯叔季時君之女加子以是知非歸寧也內女爲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爲皆未之前聞也是故終伯姬之出但書來苟無辭以爲稱雖吾女亦以是書
莒慶來逆叔姬
外逆女不書（[illegible]）此何以書公自主之也（[illegible]）

侯娶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爲公親焉則莒慶伉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爲强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公羊氏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莒氏宜書今不取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此齊侯也則其稱人何貶之也於是王使召伯廖錫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齊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隱桓之春秋凡以王命討諸

侯皆不書至是始書之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桓公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莒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凡戰不言伐戰而言伐有不與戰者也未始有不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衛人敗績不甚敗之辭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桓也救必無功也而後書此其爲無功何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爲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師桓公卒鄭遂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也

冬築郿傳例說在章指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穀梁有傳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傳例說在章指隱元年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有傳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

次於濟也書公於郎貶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爲不足書也本穀梁其笑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于是次成齊人降鄣穀梁傳鄣紀之遺邑左傳有紀鄣雖罪齊桓也譏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有傳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穀梁有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有公羊傳

季友以君命酖牙也則其書卒何喪以大夫之禮也牙將與慶父夫人爲亂雖酖之而立叔孫氏使若死於位然是喪以大夫之禮也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亦書殺此殺也吾從而卒之則何以傳信於萬世不卒之則無以察魯人之

心也緣君臣之誼不得私其親緣親親之恩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立叔孫氏使之若死於位然則涅人何懼焉史著其迹春秋察其心後世有懼焉者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有傳

君在喪恒稱子僖九年宋子定四年陳子之類卒亦稱子文十八年子卒若未葬也則卒稱子某子般襄三十一年子野王在喪稱王某卒稱王子某[illegible]非君在喪而稱子者必當國者也於是書衛子非王在喪而卒稱王子某者亦必當國者少於是書王子虎[illegible]或云以其當[illegible]以字也

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四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書救邢潰而還夷儀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有傳

此公子友也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友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弒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於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爲之也慶父爲之則閔公不弒以閔之見弒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爲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亂未已俄而弒閔公於是以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簒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冬齊仲孫來有傳

書來譏也仲孫湫則齊之命大夫也其書來何是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弒而閔公幼落姑之盟嘗以請於齊矣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惘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爲利書來不書聘

所以病齊桓也(甚子云病桓公而嘉仲孫)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有傳)

禘者何王者享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雍之頌曰禘太祖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也始祖稷也(太祖始祖文見侯禮)祖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而嚳禘於大廟東遷之後諸侯祖天子矣於是始有太廟則亦有禘(護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文王也周廟之禘以皇祖文王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謂三祖皆受錢於之皇亦曰先王先公則魯衛皆祖文武鄭祖厲王矣)魯之郊禘惠公請之(太劉忠外紀)東周之僭禮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入太廟每事問蓋傷之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閔公閔公未除喪而亟行於莊公自是用之羣公之廟(據傳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之類)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耳(餘具郊論中)

秋八月辛丑公薨

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孫於齊絕不稱姜氏此其稱姜氏何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是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絕也貶不於事端則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致廟則孫邾猶可言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閔薨不地且不葬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則曷爲書慶父如他國慶父賊子般而弒閔魯臣子無討焉則書慶父固如他臣也季友於賊般也奔陳於弒閔也適邾須慶父奔而後入立僖魯之存僅焉耳是故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秋所以嚴佚賊之責也季子奔陳不書適邾不書全之也則其嚴佚賊之責何若季子可與言事存矣事亡則未也有季友在慶父將不免於爲戮則曷爲謂之無討均之爲佚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穀梁有傳)

來盟言使(據桓十四年鄭語)此其不言使何貴之也凡外大夫不言使舍武氏子毛伯(王臣夫命)皆私交也(據隱元年祭伯莊二十三年祭叔二十七年莒慶宣五年齊高固之類)非私交也而不言使則未始有大夫者書大夫(楚屈完)苟大夫也則不名皆貴之也貴之也者所以別私交也貴之則曷爲不言使其誼有君命之所不及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於是衛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則其但書入何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是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事在傳二

十二年

鄭棄其師公羊有傳

於是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于鄢為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於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五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有傳

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於聶北玩寇以待其弊邢潰奔師而後遷之是故凡救譏也言次甚譏之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自遷不書據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成六年晉遷于新田之類有遷之者而後書由莊公而下以中國遷中國書曰某人遷某罪遷之者也由僖公而下以夷狄遷中國書曰某遷于某罪遷者也以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於帝丘雖夷狄之暴橫而桓文亦受其咎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有傳

此救邢之師也使之若再有事然志桓慢世狄伐邢於是三歲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於聶北玩寇以待其弊邢潰而後遷之桓公見義不勇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有傳楚人伐鄭

荊始書楚自是楚有事於諸侯皆稱人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illegible]

拏（有公羊傳）

獲非卿師不書（據囚宋華元獲樂呂但書華元獲齊國書公孫夏但書國書之類）莒拏非卿也則何以書嘉季子也慶父弑君之賊也莒人納焉賂而後歸之魯於是敗其師獲拏而魯之內難始定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有公羊傳）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有公羊穀梁傳）

於是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則其以魯辭書之但曰城楚丘何不以累桓公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不以專封衛累桓公也以魯辭書之使之若諸侯同欲然上無明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滅亡者夫人而欲救存之則先王之澤天下之公義也序績莫如公齊桓存三亡國必若救衛庶幾於公矣是故衛不言滅廬於曹也不言遷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不言救春秋之辭約而不迫者善辭也

夏四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有傳并公羊穀梁傳）

晉里克荀息也稱師何滅未嘗書大夫將也下陽虢邑也滅下陽而後滅虢則其但書滅下陽何以爲晉人之罪徒滅其邑焉爾而虢自亡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有傳）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有公羊傳）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但言潰自潰也（昭二十九年鄆潰）伐潰伐者潰之也（成九年楚師伐莒莒潰）莒亡矣自潰不足道也（僖十九年梁潰）苟滅之矣潰之不足道也（宣十二年蕭潰二十九年郝鄆潰）晉伐廧咎如廧咎如潰不書傳曰上失民也言不徒罪晉也此桓公侵蔡也則其書潰何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焉爾薄齊之罪也

遂伐楚

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據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但書救鄭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沈但書侵蔡之類）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天下之大故也自入春秋楚浸強矣而不見於經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聖人懼焉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簒弑則修怨而已矣間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伯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書屈完有穀梁傳）

凡次譏也此齊桓之師則其書次何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桓公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未有盛於此者也楚雖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詘使其大夫即盟於師桓公不欲臨楚盟屈完退而盟召陵不但臨不以君逢臣不以軍容亂國容一動而三善得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春秋之襃貶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書曰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斯其爲文也美矣則從其恒辭書次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有公羊傳

此齊侯也其稱齊人何貶也東遷之後諸侯始放

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治在諸侯貶人之是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是故於陘伐稱君於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於執衛侯稱人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

凡諸侯卒於他國稱國昭二十三年蔡侯襄二十六年許男非國也則但稱地宋公卒于曲棘有諸侯之事焉則以其事卒之曹伯卒于師杞伯卒于會此其不言卒于師何以其在桓師猶在國也於是葬之以侯禮加二等穀梁內桓師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晉人侵陳

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謀弒閔公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是故謹志之曰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下傳同公羊穀梁皆稱其例

於是太子縊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世子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穀梁有傳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有傳

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爲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衷於諸侯不以世子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閒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前目後凡例

會而後盟閒有事書諸侯盟於某事在襄十九年祝柯二十五年重丘非

聞有事也亦書諸侯盟于其則有不盟者也此其
言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也桓有諸侯之事三於
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
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
歃同盟焉天下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
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
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是故會有周
人盟無周人書會於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
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
晉厲之伉也春秋於是予桓也（事在成十七年柯陵）
鄭伯逃歸不盟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事在文十年）厲之役鄭伯逃歸
不書（事在宣十一年）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
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嘗有大夫屈完此關叙於楚也則其稱人何楚
大夫將恒稱人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有傳公羊曰不與滅也）
晉滅虞矣則其但書執何以爲晉人之罪徒執其
君焉耳而虞自亡也是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
下同力也苟同力致滅自其君世子必詳所以滅

之之罪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
弃疾帥師圍蔡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苟不同力執其君而國從之矣則不詳所以滅之
之罪書曰晉人執虞公以爲晉人徒執其君焉耳
而虞自亡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
伐國不言圍邑（本殺詳例）此其言圍何以桓公合六國之
衆徒圍其邑焉耳自僖而下必圍國而後書邑不
足書也
秋楚人圍許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
諸侯遂救許
於是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
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此所以書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序微者於諸侯之上雖同盟無

識焉耳

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有傳）

此哀姜也曷不稱姜氏絶之也哀姜得罪於吾君而猶致於廟絶哀姜所以惡僖公也向曰夫人氏而不言姜見絶於其國之辭也今曰夫人而不言氏見絶於宗廟之辭也是故魯禘非禮也雖用之羣公之廟不書（據昭十五年禘于襄公僖公之類）有用之羣公之廟書者矣但曰有事識不在用禘也（事在昭十五年）必禘於太廟致哀姜也而後書識在用禘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會則書是說在章指）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三公也桓嘗殊會王世子則其不殊會三公何春秋是以予桓也春秋之予桓柰何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此其言諸侯則宰周公不盟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有傳）

遇弒雖未逾年稱君（據齊舍）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

申生紬重耳夷吾而立其孽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是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有公羊傳）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惠公之大夫也）

討賊不言大夫其曰晉殺大夫里克何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乎督相宋莊翬相魯桓前乎此矣於是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耳自宋萬而下弒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雖若晉里克衛甯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是故自里克迄春秋賊皆書氏族亂臣賊子無以異於夫人矣通國以為賊吾從而志之以為賊通國以為夫人我從而志之以為夫人我何加損焉實録而已是經之大變也雖然有荀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杜自莊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自閔以下諸弒君者皆書氏明時史之闕同非仲尼所成也非是）

秋七月冬大雨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滅不言伐此其書伐何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徙以亡其國焉耳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有傳并穀梁傳

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前目而後凡也而不序者散辭也本穀梁以公羊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穀梁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鄫子來朝何惡魯而賜鄫子也於是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來朝也怒止之遂遇於防使朝焉魯爲已汰鄫爲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譏惡魯而賤鄫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有公羊傳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故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之而使大夫將有諸侯在而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爲之也則桓志荒矣而卒不競於楚是故凡救譏也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牡丘桓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雞澤悼公爲之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書救徐何徐卒敗於楚也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弑閔者也而敖世爲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孫帥師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有傳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內女嫁恒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寧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有傳冬宋人伐曹

諸夏之相加兵自莊公之十九年始前此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公爲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夷狄交相敗不書按傳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獲公子黨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之獲公子宜穀之類必敗中國而後書徐戎也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爲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爲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於是秦獲晉侯以歸則其不曰以歸何罪晉侯也獲匹夫之辭也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是故[illegible]

狄不書（據傳僖[illegible]自秋于叔孫得臣獲長狄）夷狄交相獲不書（[illegible]）

（于宣[illegible]叔）皆不足書也必大國也將尊而師衆[illegible]齊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宋大國也將卑而師衆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恥晉何侯也而言獲是夷晉侯於大夫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有六[illegible]）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恒稱名則其兼字之何見三桓之所自始也自是季氏世爲卿也故譏之（本劉氏）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滅項非常也是故必常事也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事在襄二十五年）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illegible]）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書救齊何齊卒敗於宋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此宋公也其稱師何於是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而桓公卒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之師伐齊立孝公而還春秋貴義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邾捷菑宋襄之義僅異於魯莊晉趙盾而已

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稱人（[illegible]）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不言歸未失國之辭也（據成九年[illegible]）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則其名何遂失國也舍滕子嬰齊戎蠻子赤則皆未失國者也虞公失國則其不名何也虞自亡矣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執焉加以遂失國之辭所以見虞之自亡也（[illegible]）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邾文公在焉則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北杏曷爲謂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杏嘗予宋以伯也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而亟與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illegible]秋宋人圍曹

此宋公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貶人之前年齊桓卒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曹諸夏之書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盟主也則曷爲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楚稱人猶未有君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illegible]

梁亡[illegible]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有傳例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此鄭公子士洩也不書大夫將恒稱人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人自爲盟於惡曹見之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故伯也桓卒宋襄公欲繼之伯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爲主人自爲盟而已矣

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宋楚初爭長也是故楚稱子而序於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與從宋與不予宋以伯也

凡執恒稱人執之於伐則伐稱君執稱人[illegible]於會則會稱君執稱人[illegible]雖大夫也則亦會稱大夫執稱人[illegible]執不稱人執有罪也此楚子執宋公則曷爲不再言楚人不以夷狄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焉爾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盂會稱子矣獻捷於魯何以貶人之盂會不稱子無以見楚宋之爭長獻捷於魯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椒之聘而後始有君大夫於以見春秋之許夷狄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外釋不志[illegible]此何以志以宋公爲無歸道也是故執不言歸者善辭也言歸危辭也不

言歸言釋直釋之爾無歸道也向也楚初與盟不
書公於是書公不予楚以專釋之辭也本穀梁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鄶鄶叛而來書
取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
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有穀梁傳
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猶稱人

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
父卒秋楚人伐陳
此成得臣也不書楚大夫將猶稱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有傳凡例非是說在章指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
居于鄭有傳
王出不書爲尊尊諱也莊二十年惠王處櫟定六年敬王處姑蕕其言出居
于鄭何以爲無足諱焉耳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適
也鄭虢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頹迎年而復辟故諱
之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又德狄以狄女
爲后諫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又
弗聽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爲無足諱
焉耳雖然猶未書入也春秋善復正言入未足以
言復正也襄王書出矣已而書王許書滅矣事在定六年
已而書許男事在哀元年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復正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上傳夏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本劉氏
公自主之也
宋殺其大夫經傳缺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悉書之蕭楚北燕伯款衛世子蒯聵出非其
罪納之若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
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儼然欲廢置諸
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會莒子衛寗速盟于向
有穀梁傳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
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
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訖春秋惟莒邾
書人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師不書（據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乞諸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亦
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乞諸夷狄然後
書志中國之詘於夷狄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滅同姓名此楚子頵也則其不名何楚子之名未
登於春秋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
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盂之會嘗書楚
子矣而復人之頵之名非遇弑未登於春秋則滅
夔國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不名楚子
則不名夔子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說在章指）公至自
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有傳）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
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有穀梁傳）
楚嘗有君矣（據會盂）此楚子也（據傳）則其稱人何嫌予楚以
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於鹿上猶不先齊
宋也盂之會宋楚始並爲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
長於諸侯宋襄公爲之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删詩
有取焉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
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宋

秋以是爲夷狄之强而已矣雖序於諸侯之上而
特人之不稱人則疑於莊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於宋釋宋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
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楚嘗救鄭矣不書（見傳僖六年二十二年）於是始書以爲晉文之
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入雖君將貶人之此其稱晉侯何必若晉文入曹
而後可以無貶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此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也宋公也則何以但
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伯也楚得臣何以
稱人楚未有大夫將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於是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
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
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於是王子

虎實盟諸侯則其不書何凡王人涖盟不書據宣七年王叔桓公涖伐不書據文三年王叔桓公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有穀梁傳

此踐土之諸侯也外朝王不書據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齊虢書魯以見其餘也於是晉侯將盟于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穀梁謂會天王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君歸不言自必大夫也而後言自人臣無專歸之道也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

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有傳

王狩不書[illegible]此何以書非狩也於是晉侯將會於溫召王以諸侯見而以狩書也王有事識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則曷為以自狩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穀梁謂會天王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有穀梁傳

朝踐土不繫日此繫日何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至溫非王意也至踐土王意也則可以但言朝至溫非王意也則不可以但言朝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朝而繫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齊桓公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世子晉文公實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於是命晉侯為伯矣執衛侯是伯討也則其稱人何非王命也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之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不書是故凡執識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猶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陳轅濤塗稱人而已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許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
執君不言歸言歸危不得歸也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也宜書來者也昔者衞侯來會惠公葬隱公不見不書今公猶在會亦不見介人則何以書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識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有傳）
此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也曷爲

不序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不序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稱人諸侯之大夫以其稱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是故齊初主盟不言公（莊十六年[illegible]）楚向與盟不言公（僖十九年[illegible]）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皆譏不在魯也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春秋以一字爲襃貶於介乎何費辭也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而或費辭者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衞侯鄭歸于衞
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凡執不言歸（[illegible]）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衞侯歸書衞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晉侯秦伯也曷爲貶稱人晉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而圍鄭鄭未有罪焉爾於是秦

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子犯請擊秦晉侯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蓋秦晉之怨自此始
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吾大夫如京師不書（[illegible]）於是始書之聘周非常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有傳公羊傳）
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用

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孫氏[illegible]魯惠公止於惠公祠白帝之年）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記禮者以[illegible]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路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對[illegible]有[illegible]自[illegible]周公以爲備物斷不敢受僞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荅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illegible]其[illegible]以自取戾假如明堂位之[illegible]四代服器官[illegible]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則羽數何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子之上公安用國謀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illegible]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孚於兄弟之國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附郊禮始於秦襄[illegible]衛[illegible]史角之[illegible]外[illegible]傳[illegible]位之禮合則[illegible]蕢[illegible]遙[illegible]）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外相敗不書（據成三年諸侯伐鄭鄭敗諸丘輿四年鄭伯伐許取[illegible]之類）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伯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於殽敗之夫晉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秦有力焉而及姜戎敗之秦晉之搆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外會師而不及（[illegible]）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illegible]）然則善秦與自韓原秦師無君大夫則非善秦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中國敗夷狄不書（[illegible]年[illegible]人大敗戎師[illegible]公敗[illegible]戎之類）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皆病晉也故晉侯貶稱人晉帥天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衛爲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也晉侯稱人以是爲盟主病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illegible]）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陳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陳止齋春秋後傳卷第六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

晉侯伐衛

於是晉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則其伐晉君何春秋罪戎首特其君意雖卿師不書晉侯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伐秦書晉侯不書欒書（事在成十三年）滅偪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匄（襄十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哀元年）所謂春秋深探其本也春秋雖罪戎首而有不得已是故小國役大國往往不書伐齊之役邾鄭不書（事在哀十年）滅陳書楚不書宋戴惡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

此衛孔達也其稱人何大夫將猶稱人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楚卒未志（據傳楚成王卒于僖二十四年）其志頵何世子代

以楚不志也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此孟明視也其稱師何秦未有大夫也

丁丑作僖公主（有傳凡例說在哀例）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有傳公羊穀梁同）

朝而遂盟之於是始傳曰適晉不書諱之也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臣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爲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宣七年有傳）公如晉爲止公送葬故不書葬（成十年有傳）甚諱之也會晉師于上鄍削而不書諱不足以盡之矣是故諱有愛君之誼焉必譏不及君而後諱舍是無諱道矣故曰諱莫如深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有傳穀梁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非是）

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縠也士縠非卿也特書之見晉之卑諸侯也然則士縠主是盟也則曷爲序士縠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是故訖于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是故書士縠自書士縠而后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大夫則

但稱人（穀梁傳元年會陳人二十八年會温秦人之類）必世子也則得又小同之
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后文又與諸侯
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成十年）沙隨之會書宋華元（成十六年）
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定十年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太
廟躋僖公（三傳皆作大事從穀傳）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言晉秦非經意）
書大夫矣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濤塗鄭
公子歸生也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
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

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有傳左氏凡例不取杜說尤悖）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傳例以沈有潰指）夏五月王子虎卒（說者莊二十七作公叔以為叔服非是）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殽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
穆之連兵無虛歲君子以為秦之未離乎戎狄也
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至康公而遂狄之
終南蒹葭之作秦非無人也而秦不用誠未離乎
戎狄也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
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處父盟晉侯以
王叔桓公伐楚蒐於董易中軍是故難荀息里克
不言帥師（僖二年）必若處父而后言帥師自是恒書大
夫與而后人之書救何江卒滅於楚也向也曰晉
處父今曰晉陽處父命大夫也是故自郳黎來為
小邾子無未命諸侯潞子戎蠻子皆有君矣自晉
處父為陽處父無未命大夫曹公子首邾庶其皆
有大夫矣文宣之後大夫舍宋山無去其氏諸侯
舍杞子無黜其爵者皆春秋之變文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自傳穀梁成禮於齊譏是）狄侵齊秋

楚人滅江
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而江卒滅於楚言圍見其久也久之所以病
晉也僖之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
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為之也
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
風氏薨
夫人某氏薨嫡稱也此莊公之妾也則曷為以嫡
稱稱之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
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諡伉然如夫人則自文
公之喪成風始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以成風之喪赴京師也賵常事不書唯賵仲子成
風特書之則遂命爲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是爲
非常事也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之
爲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則不赴於京師孔子曰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其再見何
以夫人之禮喪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
而已而襄王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
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而何爲

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一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
周之益陵夷也宰咺嘗以賵妾母貶則召伯何以
不貶王公一體也宰書名則王不待貶而自見王
不稱天則召伯不待貶而自見也文武之教著於
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
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
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皆不稱天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
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
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

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有傳說在[illegible]）晉狐射姑出奔狄
兩下相殺不道於是狐射姑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則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賊而不知則其君
之罪也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陽處父改蒐
于董易中軍襄公無討焉於是使續鞫居殺陽處
父是故晉胥童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齊崔
杼殺高厚鄭子展子西殺公子嘉皆稱國而已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
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illegible]）
此公孫固也則其不名何昭公之大夫也昭公新

立曷爲於此焉不名其大夫是春秋之大變也自
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天子無道則不徒罪諸侯
也於是有宰書名王子書名甚者王不書天自文
而下春秋治在大夫諸侯無道則不徒罪大夫也
於是有弒君稱人甚者稱國弒君天下之元惡也
舍賊而稱人自宋昭公始是春秋之大變也是故
終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下之辭焉有
一國之辭焉有一人之辭焉於晉靈公凡會盟皆
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
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
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將嘗書大夫此趙盾及秦伯也曷爲貶稱人秦
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連兵不悉書矣
於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于十年晉伐秦取少
梁不書晉襄公卒欲立長君逆公子雍于秦秦康
公以兵送之晉禦秦師則康公何貶焉春秋貴誼
不貴惠尚治不尚功托人之孤至於交戰是亦伐
喪而已矣是故宋襄公立齊孝公戰于甗貶人之
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人之
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從公徵秋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
大夫盟于扈傳例說在亦扈

垂隴嘗書士穀而序諸侯此公會齊侯宋公衛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也則何以不序晉始
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先目而後凡也前有王人後
無王人書曰諸侯盟于某則王人嘗不與也據首止王世子
[illegible]前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
則吾君嘗不與也據僖二十一年盟薄僖二十七年盟宋未始有不與者也而
但曰諸侯一從而再有事也僖二十八年翟泉襄十八年盟祝柯十九年盟重丘非
一役而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者散辭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
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
戎盟于暴有傳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有傳
此公子卬也則其不名何昭公之大夫也於是襄
夫人因戴武之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卬則何以稱
人稱人殺有罪之辭也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卬貝曷爲例之以有罪不名所以别其
非有罪也不名所以别其非有罪則稱人衆辭也
宋司城來奔有傳
大夫奔位名之此蕩意諸也則其不名何昭公之
大夫也凡奔非其罪不書苟接我也不可以不書
則不以同名之例書之是故未有書官者於是官

從其官司馬司城是也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
字指宋子哀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有傳公羊傳
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
崩葬不見於經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喪卿共喪事不書此何以書夷周于晉也前年
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夷周于
晉也是故苟常事雖季孫行父請命不書苟非常
也雖叔孫得臣會葬書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

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兵將嘗書大夫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也曷為貶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是故凡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救非善辭也自是而救不勝譏矣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有公羊傳）

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其稱楚子何以其能聘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祔姑稱謚伉然如夫人矣其曰僖公成風修春秋之辭也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未修春秋之辭也由成風而下宣母敬嬴襄母定姒皆從舊史之文實錄而已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狄秦也歸成風之襚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於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系秦於周

史矣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帥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討亂不書於是關宜申謀弒穆王則何以書宜申之罪為欲弒商臣也宜申之罪為欲弒商臣諸記而間之他亂臣之列則溢罰矣是故楚成然（事在十四年）弒者之黨也殺之不書宜申弒者之讎也殺之書臣子可以知勸懲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外會未有言次者（惟襄元年晉侯衛侯次于戚之類）此其言次何以楚之欲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于宋陳鄭也於是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于諸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楚初書君將也自是楚師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

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內大夫將言帥師其不言帥師何危之也凡君將
不言帥師重在君也言師不言君者危師之辭也
據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 大夫將言帥師重在師也言將不言師
者危將之辭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有傳
此郕太子朱儒也則其曰郕伯何逆之以諸侯之
禮也春秋之法茍非諸侯雖嘗當國不成君也是
故有衛侯朔則黜年八年不成君有鄭伯突則子
儀十四年不成君雖衛叔武列於會矣猶曰衛子
爾此郕太子也魯逆以諸侯之禮吾從而志之無

改焉何也唯其如二君也廢立之際足以亂名實
則春秋不可以弗辨茍無亂於名實則春秋不辨
也春秋之作别嫌明微而已有不待辨而自見春
秋何治焉郕太子朱儒魯謂之郕伯晉太子州蒲
晉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雖然凡
諸侯奔則書復奔不書復者遂失國也失國恒名
之據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十[illegible]年衛侯[illegible]十一年莒子庚輿 此其不名何以為郕伯未
脩春秋之辭也茍以為郕伯朱儒則是修春秋之
辭矣故凡從主人則徒修春秋之辭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有傳
女未嫁不卒此何以卒許嫁而絕則喪以夫人之
禮也以子叔姬見僖之喪伯姬也傳言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則是叔姬先絕復求其次杜說非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自韓原之戰秦恒稱人此其稱秦伯何以其能聘
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秦伯晉趙盾也曷為貶稱人亟戰也本穀梁 於是范
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而
秦晉亟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是故戰必
言及而不言及不以秦晉主此戰也不以秦晉主
此戰猶曰夫人戰焉耳略之也秦人白狄伐晉首

從之辭也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敵辭也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略之之辭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
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太室屋壞無傳 冬公如
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
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
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illegible]

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強交聘於中國得蔡矣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接菑于杞弗克納

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曷爲貶稱人以晉爲不競也楚方交聘于上國得蔡矣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秦于令狐盟于扈救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與人之十七年伐宋宣二年侵鄭趙盾爲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有穀梁傳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未踰年之君卒不書據衛成公奔則但書名據鄭忽舍未踰年何以得稱君本據梁傳以弒罪罪商人也是故陳佗齊無知皆與適年矣而不成君舍未適年也而成君苟弒其君世子雖成君不君之苟見弒于其臣子雖未成君君之春秋之大義也

宋子哀來奔有傳

奔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昭公之大夫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内之也伯者作天下不知有王久矣於是魯之請昭姬晉之命隨會猶假寵於王室而文宣之際王卿士數有事於四方救江之役黑壤之盟王叔桓公在焉蓋汲汲於晉葬僖公錫文公命賵含成風王季子來聘尤汲汲於魯也而齊人執單伯以天子之使而見執於齊商人諸侯莫爲之變焉則王室益不競矣以天子之使而見執春秋所甚懼也王叔陳生嘗相周矣晉悼公執之則何以不書傳曰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則是爲京師執之也爲京師執之而與執單伯同罪則溢罰矣

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有傳

此華耦也則其不名何昭公之大夫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有傳

吾大夫不至必見執而後至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故至單伯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說在[illegible]

入不言伐言伐甚伐者也入未有書大夫者於是

書郤缺始自是說春秋入稱人者邾也稱國者吳越也邾吳越無大夫也是故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宣元年）由是凡役書大夫雖大夫自爲戰書大夫（宣二年宋鄭）甚者大夫與君戰亦書大夫（宣十二年邲之戰成二年鞌之戰）是經之變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illegible]）

向也扈之盟趙盾爲之則其不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則曷爲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爲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內女來歸凡三見於經此其言齊人來歸子叔姬何非其罪也叔姬配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之於是執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晉文公卒襄公能合諸侯靈雖不競而新城之盟諸夏汲汲焉固結之則猶有屬也而齊一爲亂階執天子之使加兵於魯於是伐曹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悉書之也傳曰謂諸侯不能也是故入鄆皆不書（隱五年邾鄭伐宋入郛之類）於齊特書之侵我皆書人於是書齊侯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穀梁不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有傳）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此楚子也滅猶未書君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有傳）

弒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猶曰衆人殺之焉耳孔父死於殤仇牧死於閔蕩意諸死於昭宋爲有臣子矣宋非無臣子則弒其君罪不在其臣子矣是故大夫未有書官者終昭公之篇大夫特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官則臣子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疑於殤閔然則宋公孰弒襄夫人也賊由夫人使之若衆人然以是爲君不君也是故立公子鮑而鮑免於首惡之名春秋無譏焉爾於是司城須奉昭公子以爲亂而鮑殺之須母弟也殺母弟不書以是爲鮑宜立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有傳）

此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也曷爲貶

稱人不子以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則其責諸侯以討之何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其君亦勿罪臣子而已矣賊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賊可以勿討而書葬其惟魯初葬需乎二君之禍非其國臣子爲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無傳）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之罪嘗著於春秋曷爲書弑如他君久矣其爲君也春秋位號從主人不以正不正未嘗有國雖鄭忽不可不謂之世子嘗有國雖商人不可不謂之君然則商人無罪歟以蔡般之見殺宜不名而名之則商人罪不容誅矣然則齊侯孰弑閻職邴歜也閻職邴歜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君商人人閻職邴歜其實各得其天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有傳）

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爲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猶未葬也則稱子某（莊公子般 襄公子野）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弑罪罪宣公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弑未有書國者其稱國何猶曰國其國也而以自弑焉爾稱人罪不在臣子稱國罪不在衆人矣然則莒子孰弑太子僕也莒子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而以自禍衆人何罪焉故凡稱國必易樹子殺大臣者也樹子吾貳也大臣吾股肱也親莫親於斯貴莫貴於斯賊由斯人是自賊也

陳止齋春秋後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陳止齋春秋後傳卷第七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有傳說在齊侍）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說在僖公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龍）必有歸之者也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讙闡書取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說在僖四年）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自是訖春秋鄭再有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齊侯伐衛遂伐晉事在襄二十三年）則盟主伐與國也（晉士鞅侵鄭遂侵衛傳以衛叛）

晉趙盾帥師救陳

書救陳何楚由是始伯也於是楚救皆不書（襄傳爲賈救鄭）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則其曰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伐鄭何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於是黜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書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公羊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宋華元鄭公子歸生大夫初主戰也自此戰皆書大夫戰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獲宋華元（元在獲後）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

鄭

此晉趙盾用諸侯之師曷爲貶稱人以晉爲甚不競也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貶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

九年九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傳同）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

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有穀梁傳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例說在章指
首弒君者公子宋也則其蔽罪於歸生何歸生爲
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
誅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是故歸生之
弒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甯喜之弒公
子鱄啓之不以罪鱄而罪甯喜董史書趙盾孔子
取焉蓋有合於春秋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
姬 有傳
公自主之也於是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
姬焉則高固伉也 從穀梁傳
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凡來譏也非歸寧之辭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之罪嘗著於春秋其再見曷爲無貶自宋萬
而下無討賊者則九人而已矣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
至自伐萊 傳例說在章指 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于黑壤 有傳
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
也垂隴之役初以大夫會盟自以大夫會盟而後
不序諸侯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終靈公之篇則
諸侯無貶矣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是故春秋自
隱而下君恒稱君貶人之故諸侯多貶辭焉自文
而下大夫恒稱大夫貶人之故大夫多貶辭焉諸
侯不勝貶則政在大夫矣大夫不勝貶則陪臣執
國命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有公羊傳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大夫卒恒稱名則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爲卿
故譏之也 從劉氏 其不言公子仲遂蒙上文也大夫卒
竟內不地 据定五年季孫意如卒于房 竟外地 据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公羊傳 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
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
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 有傳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取言公（據四年伐莒取向以前皆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諸侯卒雖不出竟地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予楚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穀梁有傳）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

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傳例說在卓始）

（公于此卿非見）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取根牟不書師此其書歸父何伐邾猶公命也取繹非公命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據昭元年傳季武子伐莒取鄆但書取）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楚以伯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此外會也曷為書之如吾君內之也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莊王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於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亟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

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夏徵舒其不曰楚子何春秋之法惟討賊不以內外貴賤恒稱人是故殺大夫恒稱國或稱人殺他國之大夫恒稱人或稱君（據昭四年殺楚子）惟討賊訖春秋稱人以是為國人殺之也

丁亥楚子入陳

於是楚子為陳夏氏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則曷為不書入而后殺（據僖廿八年先書入曹後書執曹伯）予之以討賊之義也書入而后殺是以利陳累莊王也不以利陳累莊王則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入雖若將駆人之於是稱楚子楚強甚

矣終莊王一篇雖圍滅無貶辭固進楚也亦褒楚
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凡奔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公孫寧儀行父與君淫者也則其不書奔何徵二子則楚師不出徵舒不討靈公不葬然則宜納者也則其書納何二子足以免於奔而已矣而納之者楚子之過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嘗主戰矣猶未敵君也以大夫敵君於是始甚矣大夫強也邲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於師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有傳
此晉先縠宋華椒衛孔達也曷爲貶稱人猶曰人自爲盟也人自爲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久無伯也由救鄭之後大夫會伐自參以上皆不書至是會盟亦不書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晉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於是自殺衛人以說於晉而告於諸侯稱國以殺其君意也是故苟其君意雖孔達書殺苟非君意雖公子遂爲宣公殺惠伯不書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吾大夫始特會楚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於陳不書文九年於鄭不書宣十年至宋始書之宋嘗及楚平矣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楚滅國書君將矣此其稱師何滅國之大夫猶貶也是故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桓公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有傳

雨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據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之類此何以書斥王之辭也於是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孫家人也而爭政王子一日而殺二卿則譏不但在其人也是故終春秋纔一再書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皆斥君之辭也傳云王札子捷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三傳同從公羊冬蝝生

饑有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此士會也於是獻狄俘晉侯請於王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則何以亦書人滅終不可以無貶也

夏成周宣榭火有傳穀梁周災不志非是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公穀左氏毋弟稱弟例不取

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何休非大夫不卒而卒叔肸賢之也穀梁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爲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爲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不弟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不友稱弟傳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稱弟惡宣公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自是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公羊作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有傳至笙遂奔齊三傳同

陳止齋春秋後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陳止齋春秋後傳卷第八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

丘甲何丘自為甲也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卒出長轂一乘也於甸乎取之於是有甲士（魏武帝孫子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子守裝廄養二十五人共一乘也）丘十六井也而自為甲是丘賦一乘也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丘之甸也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作丘甲休少而從征多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識不在諸侯（出居於鄭之類）諸侯有事識不在臣子（棄其師之類）則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昔者伐鄭桓王不言敗績諱之也則曷不為定王諱昔者討不庭則君子何忍言之於是晉人平戎既拜成矣劉康公徼戎遂伐之敗焉是故不諱書曰敗績于茅戎而劉康公但稱師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雖孔達不言帥師（見文元年）必若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凡帥非卿不書（據傳文三年晉救江書陽處父不書先僕襄十七年衛伐曹書石買不書孫蒯之類）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將佐襄元年圍宋彭城書晉欒黶不書荀偃宣二年戰大棘書宋華元不書樂呂之類）書四卿是各自帥也會伐不言帥師此其言帥師何四卿並出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鞌戰之忿也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於師桓不欲以臨楚盟屈完也退而盟召陵齊侯使國佐如師進師于袁婁而後盟國佐且夫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子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僖二十五年莒慶二十六年衛甯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是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莊二十七年)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莊九年)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言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會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此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也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盟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有傳)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初書大夫將也

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公羊有傳)

不言叛內言圍皆叛也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有傳)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狄鄭也其狄之何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伯請盟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桐丘伯說見桓十二年)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公羊有傳)取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illegible]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初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滅也而後聚人之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晉嘗救鄭矣不書宣十年士會救鄭於是書救何鄭不服也
鄭自辰陵無役不從楚敗晉于邲盟諸侯之大夫
于蜀再伐許春秋於是狄鄭蟲牢之盟鄭始服而
楚人爭鄭未已也今年救鄭明年合九國之衆以
復救鄭而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於是執鄭伯殺
行人伯蠲而鄭不急君晉於是歸鄭伯使鍾儀合
晉楚之成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吳伐郯有傳

吳初入伐中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吳楚之交兵不書據傳伐楚伐巢伐徐子重七奔命至是始書之傳曰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爲之也盟於蒲景公將
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於雞澤悼公又
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之爲蠻久矣其不
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
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以不錄其始也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晉欒
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
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爲夫人恒書卒其不言卒者出也杞叔姬嘗
出矣則曷爲書卒以杞伯之來逆喪則不可以不
卒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郯衛人來媵
媵何以書公親與爲禮也媵細故也人微者也以
微者行細故而公親受之則不可不書也是故苟

不親雖改葬惠公隱弗臨不書苟親之雖衛人晉
人齊人來媵書然則媵者無譏與媵必以同姓齊
人悖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
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
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
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此嬰齊也向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
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

春秋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篇圍滅無
與辭莊王卒春秋志楚强而已矣是故於柏舉戰
稱人奔稱囊瓦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
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說在文二年）冬十
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來聘己
丑及郤犫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
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有傳）
周公楚也王卿士雖奔不名必王子也而後名王子
奔必嘗與廢立者也王人奔不言出言出必嘗去位
者也非王人也則不在其國而後不言出（據公孫敖公孫歸父晉先蔑）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中國敗夷狄皆不書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病晉
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
舒觀兵于雒矣而晉區區爭地於羣狄是故宣成
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或略不書而甚詳於滅狄
以是爲晉衰也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詞也見晉之
無以令與國也
三月公如京師（公羊有傳注非是）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於是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則其但書伐何畧之也
[illegible]秋秦以來秦晉之搆加兵皆略之是故戰于麻
遂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
晉以爲不足詳焉爾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

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
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婦姜氏有姑之恒稱也若姜姑也則不書氏
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
以別嫡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有傳）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凡例非是說在章指）
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晉侯何討有罪也曹伯之
罪不著于春秋曷爲以討辭書之曹伯殺太子而

自立者也然則負芻之罪曷不著於春秋曹伯盧
卒未有即位者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
已矣書殺太子是有二尊也猶兩下相殺而已矣
則其討之何不討之則嫡庶之亂將接迹于天下
矣是故特書晉侯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illegible]作不復出）
（宋華）宋殺其大夫山（有傳）
於是華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則何以稱國稱國殺無罪之辭也蕩澤弱公室則
曷爲側之以無罪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不氏

所以別其非無罪也則稱國有司法守之辭也
宋魚石出奔楚
於是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則其但
書魚石何凡奔必有罪也衆不可以勝罪則罪此
甚焉魚石以楚師伐宗國入彭城爲宋患之日久
是以甚魚石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晉初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於是
大夫自爲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
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爲

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爲中國患
也
許遷于葉
於是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則其曰許遷于葉何以
其從夷狄雖遷之猶自遷也是故遷于夷以公子
棄疾遷于白羽以王子勝皆以自遷之文書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穀梁有傳）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
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
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左傳同楚不言師從公穀）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
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穀梁有傳）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
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雖齊桓不得與單
伯序也陽處父之救江也王叔桓公不書雖前年
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矣初
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
曹伯歸自京師
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此其不名何以京師釋之
也負芻有罪矣而京師釋之則異於他歸者矣不
名之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

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刺公子偃殺有罪之辭也（從啖氏）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殺無罪之辭也春秋序事而不言故言故皆識也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其不揞言諸侯何二子與盟也言諸侯則疑於蔡丘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爲不諱會伐

未有書王人者唯晉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是故書同盟其尹子之盟與抑厲公之盟與莫適爲主之辭也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楚人滅舒庸

此公子橐師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晉侯孰弒欒書中行偃也晉侯一日而尸三卿又執書偃將殺之而以自禍是故稱國楚商臣殺闔勃而後弒君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後弒君春秋不列於孔父以是爲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然則書晉殺胥童不書楚殺闔勃何也書殺胥童以累州蒲也不書殺闔勃不以累頵也州蒲稱國以弒而弒頵斥商臣二君之所以異也是故弒不言故弒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弒未有詳於此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奔大夫復不書（據文十一年宋蕩意諸昭五年秦后子之類）莊閔而上有書歸若入者矣則皆不書奔者也（鄭宋華亥向甯小白蔡季許叔曹季子之類）奔而言歸自衞元咺始元咺訟其君者也雖然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晉欒盈是賊而已矣是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此楚孚）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爲大夫也向也曰崔氏今曰崔杼則已爲大夫也齊之禍靈公爲之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后弑齊之禍靈公爲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陳止齋春秋後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陳止齋春秋後傳卷第九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有傳并公十叔孫豹傳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會伐未有言次者據成十六年晉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決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打遂合諸侯討宋魚石爭彭城於楚天下知鄉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衆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於是楚伐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於晉楚之際嚴矣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

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也門于巢卒而後
書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
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
焉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
宋始（說從穀梁）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
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
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
世子巫如晉（傳作）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
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曰罪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莊王卒以大夫盟
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楚遂
不競而晉復霸是故晉悼公之春秋楚有諸侯之
事亦不悉書也於襄三年公子何忌侵陳不書四
年彭名侵陳不書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
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哀十三年）蒲之役將始會吳吳
不至（事在成八年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子不至吳固不
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鄫
人之上於是至柤（十年）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會吳
未足爲中國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
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
公至自會冬戍陳
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十年戍鄭一類）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君

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屑爲也桓公不戰
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
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
楚誠强而晉亦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書救陳何陳不服也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會三
十年矣悼公伯而雞澤之盟袁僑至戚之會陳侯
至諸侯爲之戍陳而楚有公子貞之師于是救陳
又明年會于鄬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有傳說在卒祐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楚雖圍國嘗書君將矣於是書大夫楚强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此公子騑弒其君也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本杜預君弒矣晏然計於他國但如恒喪自鄭騑始甚矣無人紀也而鄭之臣子聽焉自有討賊至于不討自不討矣至於赴告如恒喪春秋之所甚懼也是故書卒所以誅鄭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夫春秋之法苟有逆意于其君雖自殺也據楚顯虔亦書弒此弒也吾從而卒之則何以傳信于萬世不卒之無以著鄭人之心也崔杼弒其君齊太史書之杼殺之其弟嗣書之南史執簡以往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弒君天下之大變也名在諸侯之策誰能沒之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焉矣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有穀梁傳

此鄭公子發也貶人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有傳

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傳曰言自會也滅貶人之此其不申言晉人何楚滅嘗稱君矣自楚滅稱君事在宣十二年苟君將也則皆書君是故滅萊書齊侯滅偪陽書晉侯自楚滅稱大夫事在二十五年苟大夫將也則皆書大夫是故滅陸渾之戎書晉荀吳滅沈書蔡公孫姓滅許書鄭游速自

是終春秋滅不書君大夫者吳也是經之變文也於是以偪陽子歸不書宥偪陽子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爲衣裳之會而遂滅偪陽於偪陽子何譏焉夫子之刪詩也存邶鄘於國風之首而繫檜曹于末錄小國也春秋元録小國也是故滅君有奔不言奔以歸不言以歸者以是爲非其罪也滕昭十七年陸渾子奔楚不書奔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凡專將言帥師萄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爲帥也國自爲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事在定十四年

晉師伐秦

此荀罃也曷爲貶書師秦晉之師非會伐皆不書大夫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有傳

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傳曰言無大夫焉春秋之季小臣圖柄其甚者陪臣執國命矣是故衛周冶殺元咺宋穆襄之族帥國人殺公孫固公孫鄭雖賤者也猶未書盜必若鄭五子而後書盜諸侯貶書人聽諸侯之辭也大夫貶書人聽大夫之辭也書盜則聽不止大夫矣春秋所甚不得已也

戍鄭虎牢有傳

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鄧部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數救鄭矣不書見僖元年爲貫一年鬭穀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之類於是始書以爲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有傳

於是季武子作三軍非公命也向也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作南門常事作三軍非常也是故必常事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立武宮立煬宮雖非公命皆非常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十年伐鄭長於滕至是長於莒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穀有傳

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據會于戲伐鄭會于召陵伐楚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穀有傳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凡例辨在例辨例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此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惰也則不親事于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一帥爭而大衆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爲之也自是會于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荀偃嘗弑君矣偃書會伐如他大夫無貶焉然則偃無罪歟以陳佗之罪不著于春秋有殺之者則予之以討賊之辭則偃罪不容誅矣其再見猶趙盾焉爾

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單靖公不行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至有傳

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救成而不敢進

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戊寅大夫盟公羊有傳

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有傳

鄭非主兵也則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事在僖十九年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

莊朝宋微者也曷為得書人微者唯討賊得書人大夫交征于中國而後微者書人是故鄭皇武書成十八年宋莊朝書甚者秦庶長鮑越常壽過書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侯何間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有傳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有傳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有傳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遬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有傳）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傳非是）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有傳）

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內之也向者莒太子僕弒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矣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則不書公猶在晉而季孫宿納庶其則何以書春秋誅叛人君臣之責也是故苟不納之雖有公命不書苟納之雖無公命必謹而書之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左曰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曰復錮欒氏也）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於是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故春秋未書叛而稱國以殺猶是殺大夫焉爾叛必不能殺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衰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次而救匿其救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聲也書救晉何晉遂失伯也以區區之魯何救於晉則晉遂失伯非魯故也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據傳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有傳公羊同）

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也欒盈亡大夫爾則曷為謂之非常晉為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隨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

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焉克之而已書殺欒
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雖然欒盈復不言
自錮亂臣也則以討賊之辭書之鄭良霄言自曷
爲書之如欒盈良霄雖亡大夫爾鄭伯爲之盟大
夫盟國人良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
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如書殺欒盈亦非常之
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強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
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齊崔杼帥師伐
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
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弒其君光

宋萬晉慶父奔而後得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爲佚
賊也齊滅崔氏而尸杼於市則何以亦不書殺均
之爲佚賊也崔杼弒君儼然猶在位也而以家禍
亾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可
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斲公子歸生之棺而葬靈公
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
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
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無王人亦申言諸侯義同祝柯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奔君恒名之此其不名何伯逆之也故書曰晉侯
會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侯失國矣而伯納之
則異於他入者矣不名之非失國之辭也是故奔
稱衛侯衎有晉逆之則稱衛侯奔稱北燕伯欵有
齊納之則稱北燕伯衛有二君俄而甯喜之弒裓

成則晉人爲之也何謂二君衎入稱侯剽弒稱君
是二君也國無二尊春秋之法也是故鄭厲公入
則忽雖嘗謂之昭公晉文公入則圉雖嘗謂之懷
公皆不書殺以是爲失國之君爾而書殺是有二
尊也今夫衎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
也將焉名之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弒其弒也
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有予奪矣春秋不沒
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故必若鄭忽晉圉則春
秋所得而廢苟若剽衎則春秋所不得而廢杜氏蘇氏以鄭伯與于盟爲鄭子伯非是當從胡氏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雖滅國嘗稱君將矣於是書大夫楚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稱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自入州來至是而書伐楚略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垣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卒何不以咎巢人也諸樊始通于上國爭長于楚而喪身于匹夫是自取之也（本何休）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有傳）

道喜弑者公子鱄也則其專罪喜何喜為正卿喜不有無君之心則鱄為僇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有傳）

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襄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于此凡叛賊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據傳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之類）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有傳）

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于垂則君國矣是故殺忽不書殺子亹不書殺子儀不書以三子之不書殺知鄭伯之已定也以剽之書弑知衛侯之猶未

定也是故衎再見而後名之鄭伯突入于櫟又一鄭伯突復歸于鄭此其書復歸何弒剽而後得國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illegible]）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

凡執他國之臣必命大夫而後書（[illegible]）（[illegible]但書石買之類）於是執甯喜以歸衛侯如晉復執之則其但書甯喜何是之謂筆削也宋人執祭仲亦執厲公但書祭仲晉人執甯喜亦執獻公但書甯喜苟書執鄭突是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也書執衛侯衎是以討賊之義予晉也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以討賊之義予晉則放乎利而盜名者得志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湨[illegible]

而無君臣之分於宋乃無裔夏之辨昭定哀之際
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衛晉里克也是故衛剽亦不書葬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有傳
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
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
盟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鄟陵則齊主諸侯至
皐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
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
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
興衰也豹云者蒙上文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婼
至自晉皆蒙上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
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
如楚
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
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外相如不志有
異焉則志之是故書齊侯鄭伯如紀可以書齊侯
鄭伯如紀曷為不書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楚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公朝于王所
公如楚於以見王伯之盛衰故曰此天下之辭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穀梁有傳
吾君嘗以正月在齊晉矣莊公二十二年公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三年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之類不書書在楚危在楚也本何休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
凡稱國以弑者必其臣子也稱人者非但其臣子
也猶曰衆人弑之焉爾以為臣子則賤者也以為
衆人則匹夫也於是有稱閽者焉稱盜者焉閽所
狎也盜所疏也閽身受其咎盜有受其咎者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會盟必有故也春秋書會盟而不言故屬辭比事
而功過分矣於是書城杞是合十二國諸侯之大
夫為悼夫人也於澶淵書宋災是合十三國諸侯
之大夫為其姬也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
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
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
也晉之已細然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
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者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傳曰書曰子賤之也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僖二十三年）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寓王法也成襄而下舍杞子無削其爵者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吳子使札來聘

荆人來聘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伯使術來聘春秋蓋累而後進之也吳始通於上國則曷爲書是大夫吳驟强也然則非賢札歟書札猶楚椒秦術則皆非命大夫之辭也必若屈完而後特書氏春秋公萬世之是非不以私一人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於是公孫蠆公孫竈放高止於北燕左曰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春秋之法苟不足以免於罪雖放逐也以自奔書之是故魯出叔孫僑如齊逐高無咎放高止但書奔而已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

凡王殺不書（何休據傳性王殺周公黑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之類）雖王子不書（據惠王殺子頹）甚者母弟亦不書（據襄王殺叔帶）必殺無罪也而後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傳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王子瑕奔晉

王子奔不書（據桓十八年王子克僖十二年王子帶之類）必嘗叛者也爲天子諱叛也子瑕欲廢景王者之黨也則曷爲不諱於是書天王殺其弟佞夫奔不足（年門）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有）

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來未有也於是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則其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爲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必再言故而後貶重絕晉也凡諸侯不序吾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譏也（據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
葬
諸侯來會葬於是始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子孰弒公子展輿也莒子既立展輿又廢之而

以自禍衆人何罪焉是故稱國凡弒君稱人必衆者也稱國必大臣貴戚者也經衍一人字

後學 成德 校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九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十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

於是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公孫歸父（事在宣十年）歸父伐邾猶公命也專取邑而已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于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于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小白入於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入於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於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小大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嘗弒君矣其君稱國以弒則展輿無罪歟以

陳佗之罪不著於春秋有殺之者則予之以討賊之辭則展輿罪不容誅矣其再見猶荀偃焉爾是故雖踰年不成君書名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公子圍弒其君則其書卒何以君麇赴也君弒矣晏然赴於他國之君如恒辭猶鄭髡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爲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圍之未弒也晉叔嚮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楚人執徐子

以夷狄執夷狄不書（據文十二年楚執許子平 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於楚楚於是不殊淮夷執徐子不殊淮夷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爲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執齊慶封何以伐吳慶封再奔吳吳予之朱方此執有罪也則曷爲不再言楚子（據會于戚晉侯執曹伯再言晉侯）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從穀梁）猶曰諸侯執之云爾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而楚始專合諸侯（范甯重王始會諸侯）託於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于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九月取鄫（傳例非見）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傳曰卑公室也公穀非
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以知舍中
軍為季氏專魯從祀先公為陽虎專季氏也然則
春秋固不可以無史歟豈惟春秋孔氏之述六經
也則以萬世之史筆削之焉爾於書錄康誥不錄
誥於詩錄鵲巢騶虞不錄貍首其甚彰彰者也
史行於天下六經修于聖人萬世之後史與經並
衛焉有以考吾之所去取者矣是孔子之意也春
秋固東遷之史也史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吾曰
天王狩史曰衛寗殖孫林父出其君吾曰衛侯奔
向微國史亦無以見修春秋之辭也舍中軍從祀

先公是季孫宿陽虎之事魯史云然我何加損焉
不沒其實焉爾矣苟其文不可以不是正則有筆
削苟不必是正雖無筆削可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有傳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
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
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楚
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
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
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於是燕大夫
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齊侯伐燕納簡公庶
幾乎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賂而還不
書平是予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
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
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
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
平盟于鹹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
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予齊也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
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據陳佗書負芻此何以書斥君之辭
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
太子而自立猶兩下相殺也初哀公元妃生偃師
而嬖二妃屬其子留於公子招公子過哀有廢疾
招殺其世子偃師而立留哀公經而死哀有世子
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
其人也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侯溺

卒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

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蒐于紅也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十一年大蒐于比蒲晉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外會不志有異焉則志之是故書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可以書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曷爲不書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

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穀梁有傳）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成二年鞌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蓋二軍之將佐襄十一年作三軍而三分公室三家各將其一昭五年舍中軍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illegible]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守自是記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

邑惡書也於是取鄆不書取邑不足詳也由是取鄆匡不書（定六年）取晉蒲棘不書（哀元年）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諸侯之罪非滅同姓不名（據邾文公用鄫子）楚虔何以名以夷狄殺中國甚矣蔡般夫人之所得討也則曷爲謂之夷狄殺中國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是謂之討賊歟殺中國

之君大夫歟國君見殺恒不名（據戕鄫子于鄫）蔡侯何以名自楚商臣而下弒父無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焉爾是故宜不名名之雖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則猶曰蔡侯而已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滅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以病晉也韓起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慭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則曷爲不於此焉病晉合九國于厥慭而不能師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illegible]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九月己亥葬我小
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
歸用之
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
均之爲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
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于陽内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
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欵衛世子蒯聵也是内弗
受之辭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
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
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
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
奔齊復命之辭也慭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退從
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
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慭有奔焉爾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從穀梁
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
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
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

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于狄
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
而不詳于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故
自成襄之春秋晉雖或兢於楚略之不書也而敗
狄于交剛于大鹵滅赤狄潞氏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則詳志之而滅肥不書滅鼓不書莫重於狄晉
苟狄晉矣餘不足書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内不言叛言圍皆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何以言歸自晉比亡公子爾靈王之弑棄
疾爲之也比立而君弑則比蒙首惡之名凡討賊
恒稱人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則曰楚公
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爲之也則是
以公子殺公子耳非討賊也書弑其君比則比疑
于齊舍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于石碏雍廩不然
是兩下之獄勿書可也春秋之修辭謹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復合諸侯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
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會於沙隨不見公則譏不在魯也於是邾子莒子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書曰公不與盟譏魯之辭也向也黑壤公不與盟則諱不書盟今也不諱則譏魯之辭也於溴梁於祝柯嘗爲魯執邾莒矣而魯亟出師又納其叛人於是邾莒愬於晉晉爲有辭於魯也而公遂不盟晉之不自強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以晉之不自強於主盟而復合諸侯於是劉子臨之叔向請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人不與盟而列國之君大夫旅見於楚則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則魯誠與有譏焉爾譏魯所以徧刺天下之諸侯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於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歸何不予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從穀梁）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從穀梁）必見執也而後至亦危之也

二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卒郊公不慼國人欲立莒子之弟庚輿蒲餘侯惡意恢而善於庚輿殺意恢逆庚輿於齊莒無大夫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於是郊公奔齊庚輿虐而好劒立十年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而郊公出入皆不書則亦非其罪也以不罪莒郊公知鄭忽衞蒯聵之所以書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貶餘實錄而已爾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有傳）

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於蔡侯般（范甯楚子不名非中國敵）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自是凡滅不復稱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畧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昭公之春秋莫辨於吳楚也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公羊有傳）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穀梁有傳）

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則其曰弑其君何春秋嘗斷斯獄矣于魯曰公薨夫人姜氏孫於邾於莒曰莒弑其君密州莒展輿出奔吳則二君之罪人得矣止不嘗藥悼公飲焉而卒則世子何罪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而加諸無罪之子曰將爲後人戒何以爲春秋然則世子果何罪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誠不嘗藥爾何罪而奔晉春秋有以斷斯獄矣止不書奔舉重也公薨莒弑其君密州二君之罪人未知其爲誰也夫人孫于邾展輿出

奔吳則罪人斯得曰世子止弑其君不言奔可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凡異邦人殺吾君書葬（據魯桓公）盜殺其君書葬（據蔡昭公）此世子弑君也而亦書葬世子責之至而與盜同文親之至而與異邦人同文春秋之惡惡未有甚於此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穀梁有傳）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此齊豹也則曷爲以賤辭書之奪之司寇則非大夫也盜賤者也以賤者而殺其君兄於是衛侯如死鳥則衛之失政甚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於是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則其但書三子何凡奔罪也衆不可以勝罪則罪其甚焉者爾入南里以叛乞師於楚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於是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圍華氏於南里而華氏乞師於楚諸侯之戍出之不書圍宋南里不以討叛予晉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鞅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再奔不書據齊慶封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奔鄭曰鄭奔齊之類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矣書奔言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據定十三年晉趙鞅甚矣

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周亂不書據子穨子帶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穨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踰年猶未稱王也本公羊文九年傳此爭立也則其遂稱王何成猛之爲王也景王崩太子壽早卒猛匃其母弟也而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於是單劉奉猛尹召奉朝未知其誰宜立也成猛之爲王則猛宜立者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糾猛雖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凡以非順辭也以虢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予二子也非予二子是單旗劉蚠以大夫專廢置君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爲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於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爾而非其罪也然則以單劉爲功不逮鄭虢則可以爲罪則濫罰矣是故殺子朝於楚儋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嘗處於姑蕕逾年卒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予單劉以復辟之誼也子朝事在定六年

冬十月王子猛卒有傳

猛謚曰悼王則其曰王子猛卒何未逾年也未逾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據詩歸唁衛侯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爲不成君也王猛矣其列曰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誼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辨苟非廢立也無亂於名實則弗辨也是故成之爲君則稱王猛於其卒也從其恒稱爲王子猛不成之爲君則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恒稱爲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沒其實而已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有傳晉人圍郊

郊天子之邑也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公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圍郊以伐子朝之黨也則何以書討亂非晉志也於是王師敗于郊王猛卒敬王即位矣而籍談荀躒之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逾年子朝立焉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圍天子之邑而已矣是故晉自交剛之役凡師書君大夫復貶人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貶稱國

天王居于狄泉

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於是王猛卒敬王即位毋弟匄也舘于子旅氏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

此尹圉也尹文公曷爲稱尹氏亦非見大夫也於是敬王即位矣子朝入于尹尹圉爲之殺劉佗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子朝入於王城則曷爲但

言尹氏猶曰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猶王子于唯卒名之非卒也而名之者貶之也是故赦衛名子突奔名子瑕立名子朝王札子闕據傳王子捷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有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曰謀王室也於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莊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爲黃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是討子朝也

有鸜鵒來巢有傳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取鄆將以居公也則何以書病齊侯也昭公孫於齊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遂不果鄟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是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齊徐郯莒嘗盟於蒲隧（事在十六年）宋邾郯徐嘗盟於蟲（事在十九年傳）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于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則其奔楚曷為兼言召伯毛伯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曷為不以二子者首惡以二子首惡是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終始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據傳二十二年子朝入于王城二十四年召簡公以甘桓公見子朝）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子孰弒吳公子光也夫稱國以弒必貴戚也則嘗有廢立者也庶其絀長客州絀少光徒以篡焉爾則何以稱國於是壽夢有四子而季子賢謂也餘祭也夷昧也不以國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父子兄弟苟焉以其位為利至于相戕賊也天理絕矣是故賊不書主名以是為有國者大戒彼又何誅焉

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外大夫自為會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有傳)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奔非其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則其名徐子何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也而後名之於是吳滅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徐子而不名則疑于譚子弦子温子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有傳)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又納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公會晉侯於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有傳)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有傳)

傳曰邾黑肱也其不繫之邾濫嘗自别二君也圍戚不曰圍衛戚取鄆不曰取我鄆皆如于邾之辭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有傳)取闞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隱六年傳二十八年獻捷之類)戍之不書(源傳十三年十四年傳)城之不書(二十四年城邾)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然則大夫何以無貶於澶淵貶亦實錄而已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有傳)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十　後學成德校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十一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穀梁有傳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胡氏從馬山以從祀先公爲祔祭昭公據葬稱諡不應不祔廟今不取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

此囊瓦也貶人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

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有特相盟者矣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王卿士不卒據成十三年成肅公昭十一年單成公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缺卒而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於是蔡侯如晉請伐楚晉辭蔡侯天下諸侯莫與憂蔡者而愬之吳吳子興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而楚囊瓦貶稱人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公穀有傳

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是役也闘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闘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闘懷皆悉宣力焉秦師救楚楚子入于

郢則楚爲有人矣書入郢非得罔之辭也前曰吳子今曰吳復從其舊號也舍黄池書吳而已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

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后越入中國會于瑣也昭五年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栢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哀元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鄭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曾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

再見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於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牽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於是禘于僖公不書書從祀先公非常也順祀則曷爲謂之非常陽虎欲去三桓而爲此也陽虎欲去三桓是以陪臣廢置大夫也虎陪臣也欲廢置三卿而追正宗廟之禮已而弗勝取周公之分器

以出曾莫之禁者書曰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據昭二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十二年[illegible]）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見公羊）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者也（據鄆來歸衍及齊來歸衛寶之類）鄆讙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之田不言取以是爲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何休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齊強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鄟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

傳曰始叛晉也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郈叔孫之邑也費季孫之邑也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墮費以是爲二家之願也三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書至至圍成危之也
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
為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
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
朝是以微罪行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
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
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者也則曷為皆以叛書

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
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晉趙鞅歸于晉

歸不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猶言
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
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
魏趙分晉之本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
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
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光嘗弒君矣其君稱國以弒而光書卒何他君無
厭焉然則光無罪歟以莒展輿之罪不著於春秋
而逾年不成君則光罪不容誅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
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
會公

會公於比蒲也（從穀梁范甯注）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
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
費郈也故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
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
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
于渠蒢邾子來奔喪

諸侯來奔喪於是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左氏公羊有傳）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
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妾母也自成風訖於宣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
人子嘗為君不敢以其母為夫人者隱公而已矣

是故瞽子不葬瞽子不葬葬定姒則是哀公之以夫人喪其母猶宣襄也哀公之喪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

冬城漆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十二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也復正有三辭莫善於自尅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巳而書王(事在僖二十八年)則愈於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巳而書許男則愈于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何休自復無惡文)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内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君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自是内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鄟衍盟吳不書(七年)萊門盟吳不書(八年)甚者會於鄖雖三國盟亦不

書（十二年杜氏二說皆非是）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穀梁有傳）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

城啟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此公孫翩也書曰盜則疏且賤焉者也公孫也苟不在其位則疏且賤者也盜殺其君則貴近無人矣春秋書殺大夫莫甚於宋昭晉厲也而二君或稱人以弒人衆辭也甚者稱國焉則凡有官者無人也有稱盜焉則凡在官者無人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蔑爾蔡也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翩不書以爲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爲不必不葬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弒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爲不以罪齊無知者罪

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政由陳氏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爲僇矣陽生也以下從

穀梁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于亾矣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衰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喟然于此矣興滅國繼絶世脩廢官舉逸民蓋嘗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

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此吳人討邾奉太子革爲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治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延州來季子也但書吳不以救陳録季子也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矣鄭救曹則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也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于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書吳而已譏不在季子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

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事在僖十五年）
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

初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三傳同）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有傳）

於是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伯之辭也而春秋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春秋公萬世之是非亦有所不忍書歟交質子（事在隱三年僖十七年成二年）以兵向京師（事在莊十九年僖二十四年）魯用人于亳社（事在昭十年）皆不忍書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止齋春秋傳十二卷金陵焦太史內閣抄本也錄之又假唐太常節抄本校焉凡增訂其訛脫毋慮數十百處惜也節文僅得其十之七不能盡校其全爲可恨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常道人識

左氏傳說二十卷

（宋）呂祖謙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即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別爲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其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其極爲詳博，然遺辭命意，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記，朱子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或至顛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爲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內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冊外，尚有續說四冊，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兼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別於永樂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爲起訖，仍分著於錄云。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爲平桓卿士鄭伯爲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爲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尚在如我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灋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可有爲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爲不振如鄭莊公爲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

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賻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攷其言而及典章文物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爲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碏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斷去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郎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寘母姜氏於城潁天理已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潁考叔以遺羹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

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涖盟而歃如忘全不以盟誓爲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二於己與收二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伐鄢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

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去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着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浸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賻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兼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賻地位　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

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左氏傳說目錄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看左氏規模

第一卷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碏諫衛莊公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羽父請諡與族八年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息侯伐鄭十一年

桓公

宋督弒君與大夫二年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二年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楚武王侵隨六年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鄭忽辭昏六年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 九年
莫敖請濟師 十二年十三年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 十三年
鄭厲奔蔡 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 同上

莊公

單伯送王姬 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同上
齊無知弒君諸兒 八年

第二卷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 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 十五年
師及齊師戰乾時 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齊桓霸中國 十五年　侵蔡伐楚 僖四年
晉文退舍辟子玉 僖二十八年
荆伐鄭 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 僖元年三年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 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二十一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 二十二年
懿氏卜妻敬仲 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 閔元年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 閔元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閔公

狄人伐邢 元年　狄人伐衛 二年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二年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二年三年
驪姬欲殺申生 四年

第三卷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 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 六年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 五年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七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 十五年
管仲辭上卿禮 十二年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城鄫役人病 十六年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齊人立孝公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甗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三十三年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頹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
官具于氾同上
王與晉陽樊溫原欑茅田二十五年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第四卷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
鄭人盟三十年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三十三年　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衛成公不朝同上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元年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秦伯復使孟盟爲政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
二年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三年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楚滅六蓼五年　邾滅須句僖二十一年
晉蒐于夷易中軍六年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
十四年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郤缺請復
衛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
賈季怨陽子易班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八年
范山言晉可圖九年

第五卷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
勳不可廢同上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秦伐晉胥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
子同上
敬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 元年　宋城城者謳 同上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二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三年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八年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 十一年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 十二年

第六卷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二年

邲之戰晉楚軍制 十二年

成公

欒書救鄭楚欒諸桑隧 六年　欒書侵蔡侵

楚侵沈獲沈子揖 八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 十二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十三年

第七卷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 十六年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 十八年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 二年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三年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四年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七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 九年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 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十四年

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 十年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 十一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十四年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十四年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十一年

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會于溴梁 十六年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十七年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十八年

第八卷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十八年 鞌之戰
大敗齊師 成二年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子牙 十九年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二十三年
太史書崔杼弒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

簡以往 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 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二十五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
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二十三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
二十六年
宋向戌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第九卷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 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 二
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同上
吳季札來聘觀樂 二十九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爲也 元年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 二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
子之爲此來也 三年

第十卷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 四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五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六年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不諂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襄二十六年

第十一卷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九年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三年

第十二卷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同上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鬬成然十四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甲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襲鼓滅之二十二年

陸渾之戎十七年

第十三卷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

郯子來朝十七年

周原伯魯不說學十八年

第十四卷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十九年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二十年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

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 同上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
焉得為和 二十年
宋華亥自陳入于南里以叛 二十一年 宋華
亥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二年

第十五卷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
孫婼 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二十三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二十四年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九月戊戌伐季氏 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
使客 二十五年

第十六卷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 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謟 昭公二十六年 論
路寢則曰在禮 同上 一言省刑踊貴屨賤
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 昭公二十年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 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二十七年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
之田為三縣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二十八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 二十九年

第十七卷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三十年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 三十年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 三十一年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 三十一年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 元年

第十八卷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 二年 晉荀寅求
貨於蔡侯 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 同上
祝佗言於萇弘蔡將先衛 同上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 四年 伍
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
子能復我能興之 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
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 五年

第十九卷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 三年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 六年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
是始尚羔 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伐位 八年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 九年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
捥 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
氏曰敵矣 九年 晉執涉佗成何以求成於
衛衛人不許 十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十二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
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 十三年 秋范氏中
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同上 十
二月趙鞅入于絳 同上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 十五年

第二十卷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 十四年

哀公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 七年 宋
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
曹 八年
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

氏曰不能 十一年
吳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十一年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
聞 十一年
越子伐吳爲二隧 十三年
陳恒執公于舒州 十四年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
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 十四年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爲白公葉公言無乃
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 十六年

越滅吳 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齊何必卜 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 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桔柣之門 同上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 二十四年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 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爲良醫 定十三年

左氏傳說目錄

左氏傳說卷第一

東萊呂祖謙伯恭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 元年
石碏諫衛莊寵州吁 三年
師服諫晉封伯叔 桓三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尚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碏之諫衛莊公師服之諫晉如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尚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尚在如師服之諫晉君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上下名分等差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八年

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未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惟其他政事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以凡書盟於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衛鄭宋盟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亦不過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尚在未至於甚壞後來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却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之亂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類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略霸

羽父請謚與族 八年

春秋之初謚族尚少見於魯者如所謂翬如所謂宛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春秋初東遷命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謚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以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賓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滕薛來朝爭長 十一年

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為之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 十一年

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然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過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歉於心故恐為人所議所以先自說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鄭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

泯絶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弟世世食禄而不絶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爲必欲不絶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歉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八十餘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理也

息侯伐鄭 十一年

息侯伐鄭此段須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當是時如息如蔡尚與中國相通皆會盟征伐及楚一盛則與中國絶矣蓋息蔡皆近楚之國楚既盛則必有吞併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他看此可見是時楚未強盛也何故蓋楚衰則邊楚之國必強楚盛則邊楚之國必弱大抵看左傳須旁看方可若一事只作一事看不可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 二年

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宋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爲弑逆之事惟此心一蕩則縱橫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殤公乃爲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爲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 二年

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弑逆之事猶忍爲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内史之言須

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内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爲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弑父以爲常矣

條之役千畝之戰 二年

條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間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親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爲輕重漢武名鈎弋之門爲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 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憑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于鄧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夷狄之強弱常由中夏之盛衰中國元氣也夷狄邪氣也元氣全則邪氣不能入元氣喪則邪氣乘之楚之猾夏其來有自矣如商之衰荆楚常爲亂矣至高宗時商盛故能罙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君子之與小人夷狄之與中國其相爲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 六年

諸侯伐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段見得魯秉

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國之師舉春秋之末言之則以不見天子不稽首而取齊侯之責 哀二十年 原始要終則魯之秉周禮可知然魯秉周禮見與於大國則甚易今也吾方秉禮而彼之加於我者大則甲兵小則責讓乃能終守而不替此則甚難此其所以魯一變而至於道然此非魯之君相能然蓋一國之風聲氣習能使之耳亦周公伯禽之化所漸者深也

鄭忽辭昏 六年

此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此言甚善彼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正不在此特以不能充自求多福之言耳自求多福雖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舜爲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楚子伐隨隨敗 八年

第二卷適當楚之方興故其載楚事爲甚詳隨之敗止緣有一少師博議論之詳矣大抵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勝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敗不足憂此固已言之然而尚有未盡者蓋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

有所謂體國之臣有所謂社稷之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社稷之臣是也夫季梁之謀楚亦工矣言不用諫不行去之可也然必待少師之死而不去者蓋季梁隨之宗臣與國相爲終始義不當去是以隨侯當時雖不用其言而楚人上左君必左其效謀畫計如初此季梁所以不去所謂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者也

楚子伐隨 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 閔元年

入春秋之初當時先聖王之後及三代所封之國尚小大皆錯其事可見者尚有一二到得後來翦滅吞併雖不盡見於傳以大略觀之見於傳者楚晉爲多

何故楚與晉蓋有說楚自是夷狄之與中國相爲消長中國是元氣元氣纔衰邪氣便勝所以被他吞滅先王所封之國無足怪者楚之於中國蓋自商以來迭爲盛衰商盛則楚衰商衰則楚盛如殷武詩所謂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以此見商衰楚盛到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見得商盛楚衰及到周時周盛楚再衰如與晉戰時欒武子謂其訓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見得楚衰周盛到得東遷後周既衰楚自然盛所以楚武王僭號抗衡中國以此見中國與夷狄迭爲消長楚固是夷狄與中國相爲消長何故晉亦吞中國如滅耿滅霍滅

魏蓋緣晉不是先王所封乃是宗族作亂自封桓叔於曲沃其後恃其詐力自覆本宗以詐力爲常事不復有先王之制固敢吞滅中國蓋緣他都是詐力無規矩典刑了若是他國如齊非不滅譚滅遂亦不滅於晉然尚有畏憚者蓋齊是太公後先王所封之國所謂典章文物法度尚在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 九年

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此雖等閑言語亦可以觀天下之勢何以見之蓋自此以後五國皆不見於傳盡爲大國併吞了此又見世代升降處是豈不可以觀天下之大勢乎

莫敖請濟師 十二年十三年

莫敖之爲人徒外面加添而裏面初不長進蒲騷音消之役用鬬廉之謀能敗鄖師及伐絞之役幸而絞小復勝及其伐羅之時志滿意得徒恃前日之勝而謂小國不足敵是以輕敵而敗遂致有荒谷之縊大凡學者最怕外面加添裏面初不長進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云云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看此一段便見得楚之在當時所謂盜亦有道夫楚夷狄之國耳以夷狄而憑陵諸夏其強如此其盛如此者豈

不以亦有其道哉觀當時內則有鄧曼之賢以爲之助內強可知外則有鬬廉伯比之智以爲之謀外強可知內外俱有人所以到得如此強盛地位蓋大學之道必本於家齊而二南之化亦首於關雎豈非所謂盜亦有道乎

鄭厲奔蔡 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 同上

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囚母雖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固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有疾亦自

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閒内則肅清華夏外則蕩滌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閨門大惡亦緣正觀之治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學者切不可於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莊公

單伯送王姬 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同上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爲念前輩論之詳矣然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昏義

也而魯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欲與之主昏内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讎義不可與者未足爲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護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護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之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護使其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實不得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齊無知弑君諸兒 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慝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纔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纔欲滅郕郕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爲死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篡弑之禍也

左氏傳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萊呂祖謙伯恭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 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 十五年

莊九年齊桓公自莒入齊十五年始霸鄉者說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固可知也然看得桓公之有大功又須看得他有可憾者當王綱解紐國自爲政彊者陵弱衆者暴寡

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己如褰裳之詩此時得桓公出來總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世然所謂猶有可憾者蓋五霸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天下之人猶有可見者霸主一出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矣大抵重新總集整頓一次必十分是當方可或有一毫之憾則前美皆失之矣試以二事明之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於魏晉梁隋唐全經固失然而王肅鄭玄之徒說存而猶有可見之美自唐太宗命孔穎達集諸家之說爲正義纔經一番總集後之觀經者便只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詩詞之作自漢魏而下如建安七子如顏謝徐庾雖爲淫麗而古人之遺風餘韻猶間見也至唐杜子美以大才爲之一切蓋了故後世惟見子美之詩而前日之詩無復見矣

師及齊師戰乾時 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自用管仲後與未用管仲及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即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

仲雖初入國是時尚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圖霸規模緩而不迫看莊公十年前既魯師于乾時次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爲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宋次于郎看得涉兩年間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大抵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不惟三加師於魯規模迫促後面兩爲魯敗長勺之戰爲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爲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便謀慮計[illegible]無緣得兩敗以此看得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

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諫桓公不可加兵於魯使加兵於魯管仲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楚當時憑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完之盟不戰而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問到得後來葵丘之會晉侯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間見效常要自家政事脩舉兵乗修整本彊則精神折衝所謂倔強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

爲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爲盛大抵王之與霸論來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功效勝文公桓公却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尚熾其用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管仲勇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管仲

齊桓霸中國 十五年

侵蔡伐楚 僖四年

晉文退舍避子玉 僖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須看得管仲規模當時桓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憑陵中國者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而桓公皆不之問桓公以莊之十五年霸中國而以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於度外而不問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遵養時晦至於力彊威盛而後一舉以臨之則楚無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齊不過使人如師及使屈完來盟則齊之盛彊蓋可知至於晉文公則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

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再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彊之晉吾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爲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而不問遠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光焰既大聲勢既盛故葵丘之會晉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過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

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丘之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於此又須看得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却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敘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荆伐鄭 十六年 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 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儘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處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屈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鄭伯見虢叔曰盡納王 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二十一年

周惠王以王子頹之亂出奔鄭處于櫟是時虢公與鄭伯同帥師納王殺王子頹當時齊桓爲霸主却自不納王其納者却出於虢鄭齊桓却不管他何故若

是晉文凡有一事便要占做如納襄王時辭秦師而下必欲出於己不要與秦分功到桓公爲霸聽虢鄭納王亦是規模不同處然所以虢鄭納王時亦自有來歷自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虢公爲王卿士鄭伯爲王左卿士兩國入仕王朝與周最親者所以凡有患難二國首先任爲己責定王室之亂正王室之義所以當時齊桓公雖圖霸業必竟當時自有王室親臣定其亂桓公不得而預所以諸侯皆未出虢鄭獨先去正緣世秉周政之故這是霸者之初王綱尚在處當時以土地論之虢鄭之地甚小齊之地甚彊以堂堂大國因虢鄭世秉周政故便退然讓與虢鄭以此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強弱爲事諸侯尚秉王命後來王室衰時王室自爲之自此以後諸侯無復事王朝霸者所以興至於諸侯皆霸者此周之所以衰然虢鄭之所以事王亦周自爲之當時本是鄭伯爲王卿士虢以謟媚奪鄭政自取周之麥溫之禾時虢已有寵鄭已無寵然而到得周有患難虢視之常緩鄭視之常急且如王出居櫟鄭伯見虢叔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論來情意厚薄虢當先鄭當後今舉兵時却是鄭在先虢在後到得後來王賜虢公酒泉又與之爵與鄭伯止以鞶鑑夫王室定後王何故不察平定之功又却與虢之爵復厚虢而薄鄭蓋

虢公於王室無事時又卻築王宮于玤又以阿媚周王以此知阿媚順旨大抵無事時此等人固可喜纔到患難時看得意思終是緩了

齊侯使敬仲爲卿 二十二年

齊侯欲使敬仲爲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尚在故管仲前來請齊侯救邢亦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 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 閔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段後人云符命讖緯之說起於王莽篡漢假此以愚人耳目不知已見於春秋之際看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誣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於流俗之所見不能於流俗外着一隻眼故於敬仲畢萬之事亦從而書之後來柳子厚作貞符以爲符命俱不足信遂以玄鳥生商伏羲負圖之事皆可疑此又墮於一偏之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大抵帝王之興和氣充塞豈無祥瑞但當觀象之正耶豈可謂之無也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 閔元年

符命讖緯之說王莽以此篡漢後世論符命讖緯之說起於哀平之間此附王莽以此爲禎祥移人耳目篡奪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於哀平之間而符命讖緯之實已自始於戰國之初考之左氏可見戰國之初如所謂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襲舊國如晉如齊皆是暴戾之國當時未嘗不假符命之說爲篡奪之事看左氏所載畢萬敬仲見當時以此移人所以載懿氏之卜敬仲說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生敬仲周史以

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此其代陳有國至於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以此知戰國時已自有符命惑人了雖左氏好說符怪然戰國之時已自相傳如此便到得陳涉以狐鳴魚腹惑亂一世遂盛與王莽然此所謂符命皆是造作湊合得來如柳子厚作貞符之說謂無符命此又見得一偏大抵符命之說亦不可謂之無如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欲將至有開必先所謂帝王之興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當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說例論之且如玄鳥生商伏羲受圖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廢食也大抵帝王

之興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氣所謂符命者自可信却不是附會湊合得來豈可謂之不于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説昭然如日星之明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楚之興自武王兼并自此便彊斷以文王亦能守其基業而不失傳于成王成王初即位尚幼是時公子元爲令尹以貪冒淫縱爲申公鬬班所殺當時君尚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爲令尹以清忠表倡於一國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儉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清忠勤儉再復楚之規模當時子文繼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

自毁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侈驕淫之後能以清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當時是却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毁其家却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以救已離人之心續將絶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 元年

狄人伐衛 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歎也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則入諫獻公出則告太子以[illegible]固是善處父子之間然其後驪姬欲殺申生未敢下手使問於克克對以中立之言夫驪姬之欲殺申生久矣所憚者惟克耳今克既告之以中立之言則驪姬固無所畏何爲而不下手左氏書曰既與中大夫成謀此句有筆法中大夫即里克也克雖不助驪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驪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後里克殺奚齊卓勑角反子克雖有區區之心終不免弑逆之惡者由

其守初心之不堅而為驪姬之所動搖也學者最怕守初心不堅申生伐東山一段論者自先友而下凡數人或是或非而皆有意味亦見當時隨所在有人又見晉國人才之盛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二十五年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此一段知宮之奇諫必不聽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敵如見自是觀之晉國智謀之士如息者亦自有數至於傳奚齊此段全不能知却不能先為保護之計何料敵如是之審謀國如是之疎蓋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專以臆

度揣摩為事故有着不着處

驪姬欲殺申生 四年

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為表裏而晉語中所載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而晉語中則載當時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難者尚有里克使優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言說之觀優施以言動克言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却言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則驪姬之計行矣故優施得里克之語以告驪姬姬聞優施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謂里克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當時姬難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奪則殺申生之謀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預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人作亂不必要人依附則且持兩端中立以為無所與於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段使之歸胙於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為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君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此時太子既是不出

亡甘心待死而已辨一死了以正理論固是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即便就死又却奔歸於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無措如此申生既不畏死尚自當倉卒之變奔歸於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却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且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左氏傳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三

東萊呂祖謙伯恭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 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 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蔿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蔿築二邑皆不謹寘薪於其間重耳不訴至夷吾則訴之蓋重耳惟知其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便而至於訴則夷吾之識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

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蒲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賓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呂郤之徒耳以築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賓客論之則二人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亡國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五年

後申侯見殺 七年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爲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爲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爲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

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

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曾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爲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晋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晋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晋郤芮使夷吾仲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秦穆公納晋惠公問於郤芮曰公子誰恃郤芮曰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所以爲此言是說晋惠公別無恃便見得專倚靠在秦謂所恃獨歸重秦秦固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疏必有親有愛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愛惜厚薄禍亂自此興觀郤芮所謂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語甚得要領然晋惠公入國即位之後所與偶者郤芮呂甥之爲黨如舊臣者德翦滅殆盡安能謂之無黨以此知平居論事甚易到得臨時克愛心甚難

秦饑晋閉之糴 十四年

晋侯背賂中大夫 十五年

晋惠公始以賂秦而入終以背賂而見伐其曲在晋明矣然其間亦有曲折可論大抵多賂必寡信惠公之所以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於其旣入之後有不得不背且晋饑秦輸之粟秦饑晋閉之糴當時虢射之徒其爲謀不過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是皆只去仇讎上思量却不能去解釋消除上思量豈不速秦師之志哉虢射之徒雖有罪然慶鄭亦不得 把慶鄭事看時見得二國之禍皆慶鄭之言有以激而成之且其言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如此等語分明是當面責他惠公旣是一箇忌刻狠鷙之人慶鄭又不能和緩其辭以諫之得不激成其事以是知當時虢射之徒雖可罪然鄭亦不得

辭其責也及惠公爲秦所執其傳君命以告國人而國人皆哭於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虜得深故能感民心亦切使惠公旣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卧薪嘗膽側身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皆可用之民也晋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暫時得民心不能接續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 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爲齊相齊國權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
臣敢辭王命以子嘉乃勳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
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見得齊之
伯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伯時始者舉郤縠後來又
舉原軫便命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
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
在班次之下亦不敢　爵以此知當時與晉時節
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
甲職是秉齊國權即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
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這裏周王要尊管仲以職
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此

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
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面又有丞相當時
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
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
官是定制職却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
時所以為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虢射慶鄭呂甥郤
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
箇剛很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
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

若是愚而無知一向很愎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
其論也多正為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
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
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為不諳
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
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駟曲折則
可以議我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很戾壞了蓋
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
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

很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
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
不曾講者今却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
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鄫役人病 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
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鄫一段便見得役人病
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
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還邢封衛會諸侯投之所向無
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
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

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於用兵以[redacted]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卻不然霸業初間故有可喜處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觀齊桓晉文之二君可知此亦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於內寵志慮昏蔽故前輩謂齊桓中主管仲輔之則治豎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 十七年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霸業到此便衰這裏卻有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為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

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如晉文雖死至於悼公時有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狐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興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桓之德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奮乘此機會繼齊桓之業其復興霸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俯首會之其後宋敗便興師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彊陵弱非是霸者事業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為孝公惜且如晉文成霸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漸成霸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霸業論此深為孝公惜也此固可為孝公惜然而管仲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亟薦引賢人以任國政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於宋襄故終無益也

宋敗齊師于甗 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 三十三年

五霸莫盛于桓文以桓公初時一箇規模宏遠豈晉文之所能及桓公身死之後未幾五公子爭立其國遂亂晉文之後襄靈景厲悼六七君迭相為霸與春秋相為終始何故此蓋有兩說其一是齊之所以霸獨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齊國事更不旁招俊乂

為齊子孫之計晉文雖死有狐趙輩相與維持風聲氣習接續不絕此一說也其二桓公之後孝公懦弱無志不能激昂奮厲紹桓公已成之業且如鹿上之盟既頻首聽宋人之命其後宋敗方敢舉伐宋之師大抵畏彊陵弱豈是霸者規模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晉文既死襄公殽之役雖未必是然既能勝彊敵終不至於委靡此又一說也此二說也固可見齊晉霸業之久近

宋襄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

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蓋楚於中國其勢不兩立惟齊晉能攘戎狄尊中國此所以成霸業桓公有葵丘

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子孫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預五霸之列人見他亦曾會諸侯故列之於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識霸者題目霸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擯楚蓋楚與中國相爲消長宋襄欲成霸業反求諸侯於楚使不能攘戎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霸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於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難曉人處世皆當明此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

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於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於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禽二毛自取敗亡之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爲不過一箇暗字所以求諸侯於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於此而亡也

王與晉陽樊溫原攢茅田 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帶之故出在鄭地晉文公納王襄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輕捨王室且如前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鄭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然後盟向始服于鄭到此襄王與文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必待晉圍之蓋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溫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無禮 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 三十年

推而詳論之文公人材之多無如子犯看晉文公始終用事皆子犯規模如二年教民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業皆是子犯

規模看得子犯是在晉便是管仲之在齊然反覆論之其子犯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當時若無先軫之言幾至於敗事賴得一先軫謀之晉方得勝又如僖三十年同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去鄭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

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得治體若使晉無子
犯霸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
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
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
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頹叔以狄師伐周 二十四年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氾 同上

周襄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
人以其女爲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
國出奔處鄭地氾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
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王初閒厚。後來反

犯王室王初閒伐鄭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
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爲后時所厚者在狄
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與兵伐王室所薄者
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却不去他國却入居鄭此
最要看大抵中國是君子之類夷狄是小人之類鄭
前爲王所薄及出奔又爲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
政何反勤王室如此蓋鄭是君子雖王薄之到急難
不廢臣子之禮夷狄是豺狼之類少有不到處便起
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於天
下小之於一身寧結怨於君子不可受恩於小人鄭
是中國君子之類狄人何厭之有

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二十八年

寗武子處衛侯奔走艱難之時君臣上下皆失其道
始者晉伐衛國人出衛君臣之逐君當時釁隙已自
大後來再得歸寗武子爲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
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合和彼此緣此國人稍不貳
衛侯又先期入至殺其弟叔武元咺奔晉愬之於晉
晉受元咺之愬所以執之歸于京師後晉遂欲鴆殺
衛侯以此知衛侯亦危乎殆哉何故一國之人共怨
既出其君衛之君臣上下相戕相賊晉是堂堂大國
爲霸主亦致毒於衛侯內則一國之怨外則霸主之
怒如衆箭俱發叢在衛侯之一身雖泰山之壓卵亦

未足以喻今寗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左枝右梧
欲調護衛國上下之怨以氣勢論之寗武子一夫之
力甚小一國之怨甚大霸主之氣甚大一夫之氣甚
小何故一夫之氣內而回得一國之勢外而勝得霸
主之力這見得寗武子忠誠懇切積德深厚處雖堂
堂霸主之怒如此一國之怨又如此人皆知之一夫
之忠誠如何勝得殊不知忠誠到處天地可動金石
可貫雖浩浩然一國之怨堂堂然霸主之怒皆可以
消釋融化以此知爲國患無忠臣若得其人則何事
不成

左氏傳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 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 同上

晉文公凡出外許多時直到成霸業皆是趙衰狐偃二人爲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年蒐于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又讓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於高官大職可也何故經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他又相遜二人初不曾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心腹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之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不曾計較官職且如齊桓公之伯全在管仲仲只爲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爲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於齊所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漢高祖之興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爲太傅良止爲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初不曾計較官職高下專以推賢讓能使之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又見人材不厭多

夫晉文之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晉文一箇霸諸侯之規模皆是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與齊桓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游文公兩三年盡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冊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却無迹晉文公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處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與便去封已滅之衛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衛閔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衛使衛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衛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衛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爲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于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

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
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
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文
權謀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
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
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絕何故只緣有
一件勝如齊威此晉文所以霸業相繼不絕前說管
仲一身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
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間使狐偃將上軍
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
及先軫死復使且居將中軍又佐之晉人材之所以

盛緣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
有此風至臼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
如賓臼季歸既薦之於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
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
一國所以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實倡之也
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
如此故晉之霸業所以長久桓公之霸業所以不永
也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
鄭人盟 三十年

秦穆公當時納晉文公使之有晉國者其德可謂甚
大文公既立之後鑒晉惠公之事與秦穆公左右周
旋盟會征伐未嘗不同然而後來秦晉同伐鄭秦納
燭之武之說私與鄭盟而戍之秦之背晉亦要察其
由若以惠公之事甚易見如秦納晉惠公時晉許秦
地及歸又不與秦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其
曲直甚分明此固是曲在晉直在秦若以曲直未察
之時論之曲全不在晉直全不在秦何故秦晉連兵
伐鄭而穆公獨與鄭盟及子犯請擊秦晉文公却又
說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此見晉文公不忘舊德處若
把此一段看似乎直在文公到得殽之役又不是晉
先犯秦秦先襲鄭然後先軫遂發命兵端又不在晉

似乎曲又不在晉考其實事論之則不然晉之失秦
有自來矣不獨因鄭當時天王出居于鄭晉與秦本
要同出兵納王晉專功求霸故辭秦師順流而下秦
穆公是曉了人豈不知他辭師之意其間隙已自形
見於此但未見於事晉文公驪姬之難受恩於秦其
結好如此及到圍鄭一使燭之武說秦秦穆公便欣
然與鄭盟何故以此知曲全在晉不在秦觀秦穆公
恩意之於晉文甚拳拳不獨納他歸國既歸之後如
後來呂郤之難將焚公宮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瑕
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又以三千
紀綱之僕為晉文之衛其拳拳於晉當是時尚無疑

晉文公之心自晉文辭師專功掠美之後其間隙已自形見以此事迹上稽之則秦合與鄭盟不是曲在秦曲全在晉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 三十二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同上

秦穆公興兵伐鄭而蹇叔諫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不用蹇叔之言終於出師所以有殽之敗論蹇叔諫秦伯一段爲秦穆公謀甚忠後世論蹇叔能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之審自今觀之大抵看書考古今成敗不當隨成敗論若以成敗看蹇叔爲秦穆公逆料事情

於千里之外如此精審雖蓍龜亦不過如是此未免爲隨事迹論人若深考事情蹇叔意甚忠所以諫秦伯之辭當時所料未爲精審如謂師之所爲鄭未必知幸然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方知秦師之出以牛十二犒秦師詐爲鄭辭以款秦師使傳告於鄭鄭聞其言然後使視客館方見束載厲兵秣馬以此知秦師出路上不遇弦高鄭未必知秦未必不成功則蹇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之言未爲精審這未見得事情舉此一段看古今成敗不當以迹看雖然蹇叔之言其中自有精審處若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兩句却最精審何故其勞師千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

歸所以滅滑當時本要滅鄭不要滅滑所以既勤而無所所以滅滑而還果中蹇叔之所料當時秦聞鄭知便歸時尚可以全師蹇叔前幾句雖忠未料得事情惟是此兩句料得事情出所以最爲精審

文公

諸侯朝晉 元年

衛成公不朝 同上

齊桓淮之會城鄫役人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始者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至末年齊一城鄫而役人至於夜呼諸侯朝晉而衛成至於不

朝又使孔達奸盟以伐鄭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爲尚則終始如一以力爲尚未有始盛而終不衰者方霸者之盛時如葵丘之會踐土之盟諸侯見勢力之盛莫敢不赴其功之可喜若勝於王及至末年勢力之衰身未及死役人已有登丘之呼文公亦有衛侯不朝之事以此始信力之終不如德也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 元年

晉襄公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衛從先且音葺居之請也觀且居之言乃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以此知春秋霸者之尊王皆非其

本心蓋必有所爲而然初不知君臣之大義倘使襄
公不伐衛則不復爲朝王之舉矣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元年

楚子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國之舉常在少
者觀此見夷狄之與中國本不同大抵中國之所以
爲中國以其有三綱夷狄之所以爲夷狄只緣無三
綱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以楚甲兵之衆土地之
廣固足以抗衡中國至於傳國立嗣之際則失其大
倫亂其大本所以多有戕弑之禍正緣無三綱故如
此觀其上有天王而僭稱王號則無君臣之綱矣立
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息嬀繩於蔡

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嬀歸則無夫婦之綱矣三綱
既絕此春秋所以降楚於夷狄也大抵看書其間有
兩句可以見得一國之風俗者最當深考這一段只
看令尹子上說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便可見一國之
風俗學者不可不察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 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 二年

秦穆公用孟明有殽之敗左右皆罪孟明公獨舉周
芮良夫之詩且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復使爲政穆公
悔過秦誓見之詳矣參之以此段方見得穆公自知
得病源在於貪向使穆公不知病源所在則雖欲悔
過亦無下工夫處惟穆公既自知得病源所以悔過

又能刻意消除之此所以遂霸西戎大抵學者要做
工夫亦須各自知得病源方會長進且如易之噬嗑
卦口中有物欲噬而嗑之故謂之噬嗑其爻辭曰利
用獄何取夫獄蓋獄之情有間亦如口中有物須是
推究獄情知其病之所在而噬嗑之殽之敗穆公再
用孟明未足爲難及彭衙再衂之後猶用孟明實天
下之至難也蓋一敗雖不足以沮穆公之心再敗而
不沮者實寡穆公所以能爲天下至難之事者只緣
他見得定處故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也大凡人君
任人須是要見得端的方能如此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二年

齊孝公繼桓公之後霸業遂替晉襄公繼文公之後
霸業不衰者須是識得襄公所以勝孝公之大端處
先軫一死既用其子且居將中軍初非以先軫死狄
之故以此報之實且居有是能遂拔之元老大臣之
中觀請君朝王一事亦足以見先且居之賢又如文
公出奔以及於歸國定伯狐趙實有大功所謂佐命
元勲是宜居尊位秉國政而後有以報之今襄公繼
文之後乃以先且居將中軍而趙衰佐之衰亦不以
元勲自居甘處其下此見得趙衰乃愛君體國與國
同休戚人故但知一意爲國理會人材初不計校祿
位之高下惟上有好賢之君下有推忠之臣襄公勝

得孝公處大端在此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 三年

晉襄公以魯文公朝晉之緩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又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大抵國之盛時雖有一二事不是卒未見其害蓋天下畏其強不敢與之校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亦不敢校至於改盟魯亦惟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致衰世平公襲其迹而爲之欲改衛盟衛旣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正緣襄公做得樣子不是此所以後世蹈之有其害也

楚滅六蓼 五年

邾滅須句 僖二十一年

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皡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絕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促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於春秋之前者蓋向時閒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旣已斬絕漸入春秋戰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子細看到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晉蒐于夷易中軍 六年

晉國之霸固賴賢才衆多然亦有偏處大抵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出乎此必反乎彼最不要流入於一偏善爲治者常就一偏處救方晉之盛時英豪滿朝皆能率職勸功聽命之不暇雖賴其力及其後君上之權浸移於臣下試舉一二端論之如襄公之歸秦囚先軫則不顧而唾則有無君之心夷之蒐陽處父則終於易中軍則專君上之權此二人皆已暗移易了惟其積而不能收故其流弊至於厲公之弒馴而至於六卿之分晉正緣偏於此不能收其權而終至於亡國也是知權不可弛患不可不自微時制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 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 十四年

晉文公之後襄靈二三君所以不墜霸業者趙宣子之力居多故當時號爲名卿而左氏亦稱以賢大夫然考其處大事則有若可疑者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內事莫大於立君外事莫大於伐國襄公卒宣子欲結秦援使先蔑士會如秦納公子雍未幾迫於穆嬴與國人之大義改立靈公是其立君之不審也邾文公卒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旣而邾辭以齊出貜且長宣子以其辭順遂還師此是伐國之不審也夫宣子處大事如此何以能光輔晉君

使霸業累業不衰蓋宣子亦有長處只緣他能不遂過飾非始雖不審繼而能改此所以轉危而爲安易非而爲是不失爲當時之名卿是知改過善之大者也非特爲國如此大抵學者改過亦當如此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 六年

郤缺請復衛田 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 七年十三年

晉趙宣子秉國政當時謀臣非不多如襄公卒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宣子不從賈季之言遂殺公子樂至郤缺請復衛田引六府三事趙宣子因而舉匡戚之田申虎牢之境盡還於衛立君之事既不從賈季然一聞郤缺之言遂捨已得之田地棄之於衛士會在秦賈季在狄中行桓子請復賈季郤缺請復士會宣子不從中行桓子而從郤缺歸士會於秦何宣子於他人之言皆不從而郤缺每言輒聽自三代以後至春秋間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不能動人大率要得言語動人須是自裏面做工夫出來郤缺耕於田野耒耜之際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則知郤缺工夫皆自裏面做出來故其言語有力足以動人也

賈季怨陽子易班 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 八年

晉自文襄以來人材衆多然人材既多則不能無爭陽處父易賈季之班賈季乃使續簡伯殺陽處父先克爭箕鄭父之位將奪蒯得之田亦至於相屠滅蓋人材之多固是國家之福須是上面有一箇總統處然上之人苟無以總其要會平其猜疑杜其間隙引其禮遜使有才者獻其才智者獻其智則才者以才相戕智者以智相謀當文公之時人材非不多然不至於爭者有文公總統其會要也襄靈之際往往多是先朝故臣然上無賢君以總統故至於相戕相賊無所顧忌如此皐陶謨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自俊乂在官以上是唐虞總天下人材處自百僚師師以下是唐虞人材能師師相遜如此有前一節又無後一節不足以見唐虞之氣象晉襄時正緣有後一節無前一節所以其害如此

范山言晉可圖 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遂伐鄭以此見夷狄纔見中國衰便來陵犯如齊桓之前楚固強矣自召陵一勝楚遂不敢與中國爭桓公既衰楚遂伐宋敗襄公于泓自晉文城濮一勝楚又衰至靈公時去城濮之勝十餘年楚輒敢陵犯中國之衰而後入數十年間須用一次鎮壓之方俯

首帖耳不敢校故唐虞五載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皆是欲時復一提撕整頓過故天下有姦謀邪志者不敢作不特夷狄小人亦然

左氏傳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五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 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 同上

齊桓公後繼之以孝公霸業墜晉文公後繼之以襄公霸業不墜論來善繼前人之業莫善於襄公莫不善於孝公孝二國所以興亡齊之霸業雖衰於孝公齊之亡形不成於孝公晉之霸業雖繼於襄公晉之亡形却成於襄公所當精察孝公不過委靡無志失霸業而已襄公當時自殽之戰名爲繼前人之業諸侯又服從何故亡形成於此蓋襄公之權移於臣下所以後來六卿分晉自襄公造出來且如自殽之戰論之方其在喪服之中從先軫至既戰勝舍三帥以從文夫人之請先軫怒不顧而唾已失君臣之義後來襄公依舊敬先軫先軫之志不衰若把來做好事論襄公能用直言能待故老不知失君臣之義正在此到得夷之蒐時要立中軍帥其中又無所主大抵晉之中軍帥秉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最是國之重任君之大事初襄公欲使士穀將中軍謀既定先克說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公從之又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此是謀不定到陽處父至自溫又改蒐于

董又改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謀中軍帥襄公全無所主頃刻間三次改易人君大權何有自此趙盾有弒靈公之難中行偃有弒厲公之難自此馴致六卿分晉晉遂亡論來當時虛心任賢固可以成霸業然全無所主不知君道權安得不下移所以謂晉亡形成於襄公襄公但知虛心任人不看洪範三德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權皆在上初不知虛心與秉權兩者何嘗相妨只看晉文公可見當時以大者論之謀中軍帥問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乃使將中軍當時何嘗不虛心但不曾如此紛紛不定其中自有所主大抵人君用人固當虛心又當中有

所主爲君之道禍福相半遂至於亡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西乞術聘魯襄仲辭玉西乞術一時應對之間文辭可觀襄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何襄仲一聞其言便信其爲君子且知其國無陋何故蓋春秋去三代尚近人之氣質尚厚巧言令色者尚少至後世則氣質漸薄其言始不可信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自春秋至孔子方百有餘年風俗推移其言便不可信如此況後世乎

秦伐晉胥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秦伐晉晉與秦戰胥甲趙穿干紀犯令當軍門而呼帥遂無功而還晉治其罪殺胥甲恕趙穿自此以後趙穿順長其惡馴致弒君以此見權綱所在不可一日失晉所以不治趙穿當時不過謂穿是晉之壻不知其來有自惟當時不治趙穿之罪不知履霜堅冰之戒遂至穿後來去弒靈公然此事其端又出於晉文初晉文公遺顛頡魏犨去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至焚其宮文公止殺顛頡以徇于師以魏犨爲才而免之所犯同而一誅一赦由文公倡之於先故襄公亦學之於後循習其弊至此以是知創業垂統之君苟有一毫不盡處其流弊皆足以爲後

世子孫累也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晉靈公之時人材如趙盾士會郤缺之徒皆立於朝人材非不衆多然靈公終至於身弒國危者何故蓋當靈公少時其惡未成郤缺趙盾士會之徒皆晉賢人都不能於是時正君心養君德自裏面做工夫一向只是謀人城攻人國却曰君弱不可以怠都去外面做了至於正君心裏面工夫都不曾做得一分及靈公長其惡已成熟雖先之以士會之諫繼之以趙盾之諫辭盡意竭終不能正救

其惡賢如郤鉄在當時人臣之最其謀亦不過張其
甲兵侵伐以示威耳所以終不免有篡弑之禍

羣蠻百濮叛楚 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 同上

羣蠻百濮叛楚楚人謀徙阪高使當時不有蔿賈之
謀楚便退避消縮之氣則羣蠻百濮並起乘之楚自
此瓜分亦未可知賴有蔿賈之謀振作其氣出師侵
庸而羣蠻諸小國氷消瓦解使楚之社稷既危而復
安將亡而復存則賈之謀國可謂精審然以其終始
考之其終乃與伯棼共譖鬬般殺之伯棼爲令尹已
爲司馬席未及煖而死於伯棼之手何故不知伯棼

狼子野心蓋爲利祿蔽了況賈初間謀國利害不入
其心心平氣定不爲事所昏故其謀精其後則以貪
位慕祿之心生雖伯棼是狼子野心之人亦與之共
事而不覺卒斃其手所謂驅而納之罟擭陷穽而莫
之避司馬遷曰利令智昏是也學者於此不可不戒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 十六年

春秋之世上失其政亂臣賊子多以小惠取其民如
公子鮑以粟救饑取宋公子商人以賑施取齊陳氏
亦以賑施取齊當時亂臣賊子取人國者無不以小
惠取其民其間雖不是亂臣賊子公卿能保其世家
亦多因小惠如宋之樂氏鄭之罕氏皆賑貸乏絕之

故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矣大抵先王盛時荒政十有
二有司之所掌至於札瘥荒歉有司聞于上以舉行
荒政亂臣賊子無緣得入其間惟春秋時荒政不舉
所以到札瘥患難之時小民剪焉傾覆無所告訴亂
臣賊子便乘此以賑施收民心取其國若究本原論
之大抵爲人君者不逃其責君職不盡荒政不舉不
當專責亂臣賊子侵上之權何故上失其道亂臣賊
子何世無之雖然就亂臣賊子之中論之其間勢有
厚薄而其失又有淺深且如陳氏以私施取齊公子
商人亦以私施取齊然陳氏就他私施中積累多時
自齊景公至於田恒所施已多時所以至於戰國尚

能因此以取人之國若公子商人始者取齊固與陳
氏無異然公子商人既得國之後又滅人之國奪人
之妻肆行無道向來姑息小惠都消散了所以商人
爲人所殺舍爵而行略無人[illegible]何故區區之私惠
本不足恃既得其國又以無道行之如何會持久如
理推而大之大抵或以惠恩或以勢力牢籠把持天
下纔力衰便無餘裕自然絕滅

晉侯不見鄭伯 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 同上

晉靈公時不見鄭伯以爲二於楚當時鄭子家執訊
而與之書具述朝會之疏數所謂將悉敝賦以待于

倏唯執事命之子家辭如此之峻晉遂使鞏朔行成於鄭又使趙穿公壻池貴寵之人為質方得鄭平此一段若以事迹論之晉始者不見鄭伯如此之倨後來見子家辭峻又却從而行成又使貴寵人為質其禮又如此之恭前倨後恭全不度德量力然就事上看是時趙宣子為政德雖不足其闞天下之事亦熟何故倡狂不審見輕小國徐思此事有由當時靈公不君自此後晉中衰外以霸主虛名加諸侯始者強張霸主之威以虛名加鄭卻得鄭服後來動不得鄭鄭却以實事抗晉之虛名都被他勝了此一段事正如涉佗成何一般當時趙簡子為政亦要張霸主虛

威加衛侯到得衛侯忿怒始者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又殺涉佗以謝衛亦未能得衛服然就趙宣子趙簡子二人論之亦自不同宣子自度不能服鄭便與他平所以遮蓋得踈脫簡子不能便平他所以直至後來無措至於殺涉佗若以理論之晉中衰虛勢不足以加人若以權謀論之簡子不如宣子以此知晉國雖緣霸業之盛衰亦緣當時秉權之臣有能否又就子家身上論之子家能不屈晉國之虛威以峻辭拒晉亦可謂能自立有子產之風然後來公子宋欲弒君不免受惡名何故子家外面拒晉能自立如此內而首鼠依違從公子宋不能自立蓋天下

事切近處最難子家以峻辭拒晉晉雖強尚封疆不相接雖拒晉苟有兵戈之禍時事尚遠惟子家見得事勢遠所以敢明目張膽峻辭厲色以拒晉若夫公子宋與子家並立於朝其凶威姦謀甚切近便到身上所以子家到這裏畏縮不免從他弒君學者須知利害切近處能自立方可若利害不切近雖能自立未足為喜然子家為公子宋脅持亦自有由所謂利害遠近則是大綱論他若公子宋所以敢脅持他時就左氏看亦有形見處所謂子宋與子家謀先子家始欲不從公子宋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只看這幾句便見得子家依違怯懦所以致公子宋敢為殺

君之謀何故伐國不問仁人始者公子宋敢與他論則子家可知此不足論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子家雖有不忍之意他語脉已自慢無力了弒君何等事却以此語對之雖有隱然不忍之意未有凜然可畏之氣到後面又依違所以到公子宋反要譖他既懼不免從他弒君其間煞經時節使子家能以剛直自立聞公子宋謀便告君以正其罪何緣會有弒君之罪以受此惡名惟其不忍所以如此非惟不忍弒君亦不忍告公子宋於君惟依違無斷所以有此事此是他病之根由

斂嬴私事襄仲　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 同上

文公敬嬴私事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襄仲殺嫡立庶論之罪固不可逃然論其根本源流却不在此閔之二年成風聞成季有爲公室輔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敬嬴惟見成風留下様子在遂亦案本而行倣成風私事襄仲而立宣公終有簒逆之惡大抵天下事雖當盛時不可做一件徼倖事徼倖而得者其害雖不見於當時終必爲子孫之害如僖公之儉以足用寛以愛民三十年閒魯國之人賴之季友爲此初無大過失然後世做之其害始有不可勝言者徼倖之事不可做以此知家法不可不正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 元年

宋城城者謳 同上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師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爲春秋名臣者蓋元之爲人雖有寛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觀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其反國也自他人處之必殺羊斟而後入元乃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嘲謳元則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則曰夫其口衆我寡全不與之校聞其言即去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爲上之體大抵爲上有包含容納之度雖有小疵亦蓋覆得過古人居上克寛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寛亦足以得其髣髴所以能維持宋國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二年

趙穿弑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弑其君蓋弑雖是趙穿其情實爲趙盾出去了　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爲盾之出故敢行弑君之逆此雖是穿弑君實爲盾弑何故見得是盾意以穿既弑君之後盾歸既不討其弑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子黒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三年

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爲賢君致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傲然有簒逆無君之心暴露於此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蓋覆不過今左氏不見其大惡而特取其末節何故蓋緣當時之人風聲氣習都不知君臣之大義人皆有此患視簒奪之禍不以爲怪以爲常事看了以此知學者最不可不識大義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八年

當楚莊王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莊王既沒共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

臣以五乘車敎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羣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爲害後來至於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爲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爲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墮越却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氊裘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時五胡亂華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胡越盛

氐羌衰及胡越衰氐羌再盛苻堅盛氐羌卻衰苻堅衰慕容鮮卑繼之慕容衰孛頭元魏繼之更爲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爲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此天道不息處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　十一年

孫叔敖城沂此一段見得築城規模曲折詳細精密處正要學者看此如版築之事孫叔敖已洞曉如何卻使封人慮事蓋不親細務深得爲上之大體規模曲折雖自知之又須是衆謀使親其事者具上規模條目將來然後從而增損裁正之下不侵有司之事築城是大事獨問守封疆之小臣此亦見深慮無不

當量功命日量功是量用功之多寡命曰是度其日子多少分財用者財用謂畚挶版築分謂看四隅所費多少而分配撥料之平版榦平是商量必平其高低厚薄板榦謂合當築幾雉稱畚築稱謂一人可以運幾土一人可以築幾堵畚是度其負土之多寡不使虛費人得預其間築下手也程土物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是泥也物是材木也議遠邇謂就近取水取土如百步與五十步去百步內取巳爭一半略基址略是巡行也先巡略基址闊狹高下方圓曲直都安排之具餱糧謂先辦其役夫之糧食度有司是審度有司各稱其材謂如材有餘者可以領大事至若

無材之人卻能謹信者則可使之監視有便利輕捷者可以供來往度謂如使謹信者治財卻不得若令監視則必專其才亦不至於無用所謂度者如此惟其精密詳細如此所以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蓋謂今日用事與前日所料條目一般並無增損至後來用事這裏添一件那裏又退一件如此是愆于素也大抵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焚之事如世務曲折條目所載纖悉備具所載甚詳亦足以見當時風聲氣習近於三代其人皆是着實做工夫皆爲有用之學非尚虛文也今人爲學多尚虛文不於着實處下工夫到臨事之際種種不曉學者須當爲有用之學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 十三年

春秋霸者到志得意滿之後未有不自滿者所謂五霸是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如宋公不度德不量力不當受霸者之名今且論四者齊自葵丘之盟滿至用易牙豎刁晉自踐土之盟滿以私酖衛侯秦自楚舟之役滿後用三良殉葬到楚莊王邲之戰勝後亦滿看楚莊王邲戰之前規模警戒晉之所稱上下相規截然可見可謂戰戰兢兢不築武軍不作京觀如此到後來志得意滿使申舟無假道於宋公子馮無假道於鄭分明是大國之威憑陵小國論來假道禮之常載在聘禮假道之禮甚明楚使兩使經涉兩

國而不假道此見得楚莊王滿處前三人 未足論唯楚莊王之滿最要看大抵天下之事當能謙退時猶得意未深去警戒近所以能不築武軍不作京觀然而必竟到後面移換了至於憑陵中夏呑滅小國而不自知正如人飲酒正飲時猶自得酒過了方作以此知人遇得意事當時能謙損者未足名喜須防在後作這要人深察

左氏傳說卷第五

後學成德　挍訂

左氏傳說卷第六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二年

楚子圍鄭宣成之間正是楚莊王霸業強盛之時擧邲之戰晉楚之強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政事少怠楚莊王方厲精爲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強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強蓋得叔孫敖整齊軍政訓教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擧兵威所向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莊王善能持勝何故其能縣陳又復封之旣而克鄭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王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穀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穀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穀者蓋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嬖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責望之未孰於人所以至於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

而爲大夫蓋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此彘子之罪又使趙括更行人之辭是以惡言以激楚之怒亦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爲楚所乘三者雖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帥至於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焉一請往即許之遂至於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穀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爲楚軍所乘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是晉羣帥浮躁不協遂至於敗師晉自邲敗之後大率規[illegible]不同故常厚蓄自養不敢有事乎他既不急於報楚亦不急於報鄭如伐鄭但蒐焉示之以整而還及楚圍宋亦不過使解揚致命而已惟其如此所以有鞌之勝夫以滅夷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蓋人心最不可昏當邲之戰緣先穀強狠必欲先濟林父又不得已勉強從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奪如此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亂了其徒先濟之時心已不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邲之戰先穀曰由我失霸不

如死欒書從傍而止之至鄢陵之戰欒書爲元帥乃曰不可以當吾世失諸侯反蹈先穀之覆轍而不自知范武子從傍而止之何智於前而昏於後也蓋天下之事傍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己私心難克所以如此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亦是不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陵轢天子聘齊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之氣象已不復見何故蓋生乎其地安乎其俗風聲氣習易於漸染故難轉移楚自武王以來其君臣日之所講者無非此等事觀其僭號稱王其迫脅陵轢氣象亦有定本此亦家法所使故雖莊王之賢不能免乎氣習故莊王視以爲常做了以此知居移氣養移體學者不可不知晉自莊王在時其兵未嘗輕動觀林父略

上以廣晉初未嘗與楚爭也及其伐鄭亦但蒐以示之整而已初未嘗急於服鄭但積習培養其力遂致有鞌之勝至鞌之戰莊王已死方敢用威以治中夏蓋當是時莊王之威加於諸侯自齊桓晉文之後襄公以下皆不及楚楚所以霸其根本安在惟欒書之言最得其要其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此數句是得楚君臣自相警戒雖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强國之所以為強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皆不出此最學者所宜用工夫邲之所以敗以羣帥之情不一自相矛盾不能降心相從所以致敗至鞌之戰深以相從為先且以郤克為元帥韓厥為司馬元帥之尊司馬之卑韓厥欲斬人克救之無及從而歎之使徇且曰吾以分謗也克之意未必止於分謗所以先自降尊貶重如

此則羣帥安得不和正欲啓將帥降心下志相從之意其後晉帥有功師歸范文子後入其羣帥亦皆相讓皆郤克啓之也以是知邲之敗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爭而已鞌之勝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其後君臣不無自滿之心雖比厲公鄢陵之勝後臣下相戕賊不同當時君臣不能不為勝心所動何故見得觀魯來朝晉晉景公以不敬之遂至魯捨晉以從楚其君未免為勝心所動以驕魯侯也又齊侯來朝晉郤克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以臣對君前乃敢如是則其臣亦為勝心所動以驕諸侯也君臣皆為勝心所動而驕心生以是知楚莊善持勝有是功而不居其功所以霸中國而景公之所以止為景公此晉之所以不如楚也

邲之戰晉楚軍制 十二年

邲之戰如晉楚之所以勝敗前固嘗論之然而晉楚軍制惟此一戰所載甚詳晉出師時為三軍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到後來賞鞌之功方分為六軍然以邲之戰考之當此時晉雖未分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了何故當晉師臨河自隨武子以下皆不欲進惟彘子以中軍佐先濟當時若止是三軍時中軍將自是荀林父彘子安能分軍先濟以此知當時雖未有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何故

荀林父是中軍帥彘子是中軍佐士會是上軍帥郤克是上軍佐趙朔是下軍帥欒書是下軍佐以此知當時六軍已自分了所以彘子獨能以中軍佐濟若當時六軍部分未分彘子雖剛狠然區區一夫安能獨濟所以韓獻子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是則六軍部分已分了晉固如是然當時楚之軍制尤詳當時楚亦有三軍如子重左子反右所謂三軍是正軍時孫叔敖為令尹秉國之政不在三軍之數是統三軍者且如南轅反旆其或進或退軍之號令皆由令尹以此知令尹是統三軍者當時三軍是正軍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內官序當其夜是親軍亦不在三

軍之數常隨禁軍者到得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遊闕自是楚兵亦不是親兵亦不是正軍往來補闕者看甚處薄遊闕則從而補之此所謂奇軍奇軍便是正軍中旋分出不是正軍之外别有奇軍但不係步伍之數者臨時看厚薄旋分補到後來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輜軍常後正軍一日到蓋楚之軍甚有法輜重不過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過相遠時便有邀擊之患大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甚多只緣不是太近則太遠不近之間然楚之軍制不特如此看他所謂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此

尤詳備軍行時敵在右則持轅以備敵在左尋水草爲宿之備軍若宿後旋求水草則亦有邀擊之患惟軍正行時右則持轅左則尋草頓兵相接截然整齊所謂前茅今之所謂遠白之類前茅旗名或遇山險或遇敵前舉旗則後面可以爲備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所謂後勁晉精兵在後大抵後來勁兵多在前多被人擊敗後面無精惟精兵在後可以爲前之備百官象物而動物是旗如周禮公卿建旜大夫士建物隨旗所向看舉甚處公卿都隨此是師之耳目處然其書如此夜又甚嚴何故舉親兵論之可見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

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親兵之軍十五乘常駕在這裏晝夜相輪凡宿當夜今之所謂當更如此則敵人掩襲不得看楚軍制如此之詳安得不取勝又看楚之戰亦有法當時楚既陳晉未成列孫叔敖三軍皆進當時楚王在中間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時又分左右拒右拒時當晉下軍左拒時當晉上軍兩者陳相對及戰時晉中下軍皆望風而走至於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惟上軍未動時楚左拒正對上軍之整恐左拒獨當不得楚子告唐侯使潘黨以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何故添游闕四十乘又添唐侯一軍只緣中下軍皆散了惟上軍未動若見添生軍時也退何故見他添生軍多惟晉之上軍見他添生軍多所以說楚師方壯緣此三軍都走此又楚

戰之法

成公

欒書救鄭楚禦桑隧 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 八年

欒書爲政用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謀三人者皆晉國之望也任其計謀所向有功桑隧之役欲與楚戰能用其謀全師以歸此是用知范韓之第一次也侵蔡侵楚獲楚大夫申驪侵沈獲沈子揖亦用其謀有功而歸是用知范韓之第二次也夫三子晉國之

望一時之名大夫書能屈身用三子之謀自以爲從善矣三子亦以其謀策之見用自以爲得行其言就事迹上論之固是如此然深考之則不然大抵爲政有大體爲國有大勢所謂用賢不在一謀一策之是用所謂賢亦不在一謀一策之見用皆須於大體大勢上用之看得晉景公因鞌之戰一勝遂至於驕其實君心都未曾正政事荒廢而大體大勢皆不曾整頓當時趙同趙括亦是一箇世臣故家罪未至死晉侯因趙姬之譖以殺之遂大失晉國之情内之大體巳失之矣外之奪魯汶陽之田復歸於齊霸者統御諸侯大要只在信義晉既使齊歸汶陽之田未幾而

二三其命又執鄭伯殺行人以失諸侯之心遂至渙散離亂晉之統體大綱都失了觀季文子之言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則大體大勢顛倒錯亂可知欒書只知從三子之謀爲善三子亦只知一謀一策之用爲得不曾與整頓大綱數子之罪均也大抵賢者論忠於君翻然而出與之格君心之非正其本原須看大勢若大勢未轉亦當用力而轉之今欒書數子都不察晉景公是何時節大綱都不理會學者不可以一謀一策之用爲善須當以大勢大體論而知范韓乃反使之有功而驕其志則知三子亦袞袞隨波逐流者耳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子反對以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子反之言甚無義理郤子遂引兔罝之詩以闢之卒事而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此一段觀郤至鋪陳典禮以事迹論郤至專對之才似可喜若就實事上看則不然蓋文子之意非畏楚人之叛盟然所以深自憂慮畏怯者蓋當晉厲公

之時是何時節資質所爲又薄了在朝之臣都不能深憂遠慮獨范文子憂時正恐晉勝楚有以重厲公之禍卒至於亡國厲公所爲自有一箇覆亡纂殺在後面如郤子之賢亦止以其能專對之才便自喜都不能惕然深憂反自矜其才以增君之驕當時在朝遠慮者范文子一人而已惟文子見識高明不特憂楚之食言最憂晉國以速覆亡纂弑之禍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十二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此一段見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妙旨力學之根本觀劉子之言乃見胸中所得皆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大本皆自此中出學者爲學當致力於此數句上觀之吾聞兩字便見得老師宿儒之傳不是康公口中語其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在中庸便是子思天命之謂性在大易即是太極一判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萬物得天地之偏人乃得天地之全夫天之生物同一氣耳人與物在偏全之間故民者天地之心也此中即命之所在即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便是此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須看是以兩字人之所動履適亦舉止得節皆不自外來無所勉強無所矯拂皆自然而然不可差一毫之過亦不可差一毫之不及此見是以有則處所謂以定命者此心操之常存則與天地流行而不息一或捨之而不存則便墮於私意人慾中天命便至於壅遏而不流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福則不言取而禍言取者何故此心常操而存則心廣體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内有若一欲敗度縱敗禮則禍自外來故禍言取而福不言取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今之所謂學士大夫皆是君子所謂農工商賈皆是小人論其中本無君子小人之别蓋君子小人各自有則所謂勤禮莫如致敬最是下工夫處人能致敬則動作威儀皆合於禮便是有則處所謂盡力如今或從事於畎畝或服勞於商賈就小人盡力處便是君子勤禮處勤禮莫如致敬如曲禮三百威儀三千苟泛然無統則無以行必有根本自我一心之敬發出則動皆合禮盡力莫如敦篤如勤畎畝以奉父母如服商賈以致孝養是也此一段最要就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句下工夫中者一身之大本下面一句却是入道之門戸而今人多把作閑看了不知此一句最是用工夫端的處如成王作誥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至於曾子

臨終亦得孔子之深旨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今學者正要用力在如此一步之速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是定與不定一言之悖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還是存與不存正心誠意之事學者當隨力深淺行之其始雖若勉強其得味自有不可已者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十三年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之間負芻殺其

太子而自立晉為霸主率諸侯討殺太子之禍執曹成公而歸之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不肯立後來負芻歸自京師自為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弊屣而不肯受固是勇於為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所以辭受取予之際亦不曉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當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其罪當討晉人討篡弒之賊諸侯擇其賢者而立之太子在時子臧固不當立然而既死之後子臧固當受之可也亦當討前日弒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篡弒之人儼然居

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卻說聖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之生民降衷秉彝天地智愚聖賢同守之而不可加損在文王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明卻以九縱八橫超乎節之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彝處雖有高世之行難行之操所以不免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左氏傳說卷第六　後學成德　挍訂

左氏傳說卷第七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 十六年

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僨然與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欒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內看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

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衆耶之間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僨爭

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
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爲戒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 十八年
厲公既弒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
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弒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既
弒之後最是難爲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
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
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日先與之
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聳然股栗此亦是正其紀綱
此一段正與惠公相反惠公未入之初許賂中大夫
惟恐不得入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肯入大抵

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授他柄
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即位之始先逐不臣者七
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舍已責
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
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興是知
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
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
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
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職以
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 二年
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
牢以逼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
事雖小見得悼公所以霸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
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
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疏內外之間孟獻子雖
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
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
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即位大
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

公以晉侯爲懲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
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
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
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爲一體此晉之
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 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戮楊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
絳及觀授僕人書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履跣出以
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
聽國事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

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一時私愛私忿未能克除悵殺魏絳之不速及其悔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之賢委之以腹心看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論之自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潔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揔理事物尚有踈略若悼公規模纖悉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又在高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過輔之以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四年

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降殺夫人之禮以從菲薄國君之母薨而無櫬當是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尚敢廢嫡立庶這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櫝以成其禮初季孫爲己樹六櫝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匠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僞以瘧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僞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戕弒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在於強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罰有罪不過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鹵莽過了初不曾有爲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 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曾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致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皁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卿之職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欒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欒武子不在楚之朝言

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國之政
亦如親歷晉之朝蓋晉楚兩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
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
見不敢輕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
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餘年至
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
脩德政欲取陳而陳憒然不知此陳隋不能兩立而
晉楚相距如此之遠所以相持百餘年者以其國各
有人常察兩國之政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之間也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 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十四年

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
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論晉之
霸必須稱悼公然其間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
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
其大失却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
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
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爲之一新固是得之
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
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強之漸
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悼公之霸
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

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爲元
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罃不能違卒從之及十四年
偃爲元帥令軍中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
是瞻欒黶很僻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
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
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爲晉惜自晉傳之
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粗
可以辨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
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
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
武宣宗之明察趣過目前將就容養以爲不害國事

反使之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爲大
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
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
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公亦晉之
賢君却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悼公規模
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爲辨事
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惜乎以
悼公之明臣強可削而不能削偪陽之役其獻俘反
謂夷俘偪陽乃宋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自獻公
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隱其名
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屠戮之

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既知其非自當不爲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此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盡滅使周内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内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要封偪陽必命周内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承接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 十年

鄭子駟爲田洫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爲許多人皆喪田焉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

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溝洫爲田子駟後來要整頓田洫便把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産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疇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衛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蓋鄭音首壞先王之樂其姦聲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八賂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壞之有漸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愼必失諸侯 十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十四年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十四年

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晉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

十一年范宣子盟于亳曰不愼必失諸侯其警戒固如此及既會蕭魚之後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於此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而私有之以一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墮亦可見就宣子身上看未盟之前如此謹嚴到後來如此僭一身之謹與僭不同如此更就悼公實事上看如衛孫林父逐君若是蕭魚以前晉必討之今十四年悼公問中行獻子獻子却

說不如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苟簡弛墮之語況林父自衛獻公即位時已善晉大夫了到得中行獻子受林父結托故不討其罪悼公自蕭魚已會之後霸業日衰不無自也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十一年

悼公所以成霸業規模皆可見得如政事用人此不必論其一更出迭入不戰屈楚其二使魏絳和戎欲無後顧之慮故得專意南方觀其賜魏絳有言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此和戎之策正如諸葛亮出來欲一統天

下興漢社稷欲與魏爭衡五月渡瀘先去降孟獲前整頓南邊羌夷使無後顧之慮然後出師爲進取之計看諸葛亮之規模正得晉悼公之遺意

晉平公即位改服脩官會于溴梁 十六年

人君即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平公繼悼公之後恃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安觀其即位之初使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平公固是無知其初即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來衰弱須看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尚在略有可觀固是平公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即位之初規模便與悼公別了且悼公即位之初正事用人一國上下煥然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魚既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公即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賴悼公之舊政遺法尚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文公又漸漸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即位之初其後之霸主強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室妨於農收子罕論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怨皇國父而譽子罕子罕聞之而扶其不勉者意蓋不欲怨獨歸於皇國父德獨

歸於己欲分受其謗春秋之時分謗之事甚多如鞌之役韓獻子欲斬人郤克馳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遂令速以徇曰吾以分謗分謗之說若不去深考止去形迹上看固見彼此相體恤不使怨獨有所歸恩獨有所在與世間爭功者相去十倍然以大公至正之道論之則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有幸有不幸上則有君次則有同列看他舉事之失自當竭忠推誠以救濟它不幸誠意已盡有救不得處吾職已盡歸之無可柰何之地而非揚己取名則人亦自不歸恩於我萬一不幸而人因德於我我亦安然處之事久自定若

自上面加添要與人分謗使非大公至正之道亦是以善爲之而不知其惡分謗之弊流至於李斯之事始皇每事皆與分謗盡小忠而不知大義所以養成始皇二世飾非護短之惡終至於亡國雖然要之分謗之後不若無謗之可分天下之理自有大公至正之道吾舉事以公民又何怨亦何謗若是出於公民雖怨謗無恤可也何分之有子罕徇小忠而不知大義不能安平和緩而至於揚己取名非忠臣之體也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十八年

鄭子孔將叛晉楚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看楚子數句見得楚自武王以來養成尚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尚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國雖其間君有賢有不賢有能有不能政事或脩或不脩而尚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涵養天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尚養成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俗爲根本看子庚處此事又須見得他盡忠體國處當時楚子既堅意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遏若使楚子自行未必不傾國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使諸大夫行又恐或不能看量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自以身往上不至於沮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雖無功而還亦是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左氏傳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左氏傳說卷第八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十八年

鞌之戰大敗齊師 成二年

晉之伐齊其大戰有二當齊頃公之時鞌之戰郤克爲帥大敗齊師齊靈公之時平公之戰荀偃將中軍亦敗齊師此兩戰有難易不同當郤克與頃公對敵以頃公之所爲克之勝甚難荀偃與靈公爲對敵以靈公之所爲偃之勝甚易考其事大槩可見郤克之戰當時頃公氣吞晉師如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如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於晉軍之間到得敗北之後猶且如此其君之強勇可知其臣如高固桀石以投人繫桑本以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其臣又可知故郤克之勝爲甚難若荀偃之遇靈公而靈公則昏懦之君觀范宣子告析文子自其鄉入文子告公公恐遂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偽以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且以山上空張許多旌旗又曳柴以揚塵皆以虛聲恐嚇如入無人之境丙寅晦齊師夜遁到得入平陰圍虛伐雍門洋洋然如入無人之境舉此以見得偃之勝甚易以兩戰觀之郤克成功之難而旣勝之

後羣帥相讓不敢居其功如范文子至不敢先入郤伯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郤克則辱於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戒相讓其後尚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荀偃克茲 敵如入無人境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勝之後霸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鞌之戰雖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強而賓媚人致賂求和親朝晉則是一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至其城下靈公雖郤走郵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即位大隧之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霸業所以衰也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太子牙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爲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即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立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

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既廢莊公莊公乃乘君父危篤之時却私與強臣深結殺戎子而即位得之不以其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恃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即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兼其室便是崔杼弑君履霜堅氷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淫亦被殺緣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正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己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歒齊自齊入絳幾危晉室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

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不詥無罪自欒書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黶驕很俊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黶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却又如何用箕遺黃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却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却如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爲政不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

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正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分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爲諸侯決不受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裏面守備都懈怠了及盈既入曲沃宣子都不知前面更無人人之禦蓋緣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皆出於樂王鮒欒氏之入也宣子倉皇無計王鮒教之以奉君走固宮又敎之以欒所得惟魏氏而可強取使當時不從王鮒

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強取魏氏之謀則魏氏之佐悼公之智而助欒氏未易可去王鮒必欲劫而取所以中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王鮒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爲晉之害王鮒在晉一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於嬖倖之王鮒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愈不振而霸業愈衰者士大夫之過也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悼子少武子偏愛廢長立少始者訪於家臣申豐申豐據義守正不從其言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之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武子廢長之心稍止他日又訪臧紇紇諂諛容悅之人欲將迎武子之意乃曰飲酒吾爲子立之乃廢公鉏立悼子大抵人心未定之際最看他問得甚底人彼其欲爲不正之舉其初心未敢便爲使其問得正人則陳善閉邪私心決不敢落若是問一箇容悅諂諛之人逢其惡其事易做得成唐明皇雖有廢立太子之意問張九齡九齡據義守正不從其言明皇雖有廢立之意終未敢爲到得訪李林甫林甫便承當此事使明皇一日殺三子明皇之張九齡武子之申豐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

朝廷之上藹藹然多吉士皆無一險人廁於其間蓋平時未見其害正恐當是非未決邪正未分時若有一箇小人逢君之惡便到覆亡國家如閑時固未害何故上之人未有所問到得上之人一有所問小人便因風縱燎推波助瀾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容一小人蓋爲此然而臧紇助武子立少蓋欲依托季氏自固權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緣此雖然目下甚得武子意然公鉏却怨他公鉏後來却效臧紇之舉以脅季武子故孟孫子卒廢秩立羯武子問之鉏即以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劫武子蓋武子廢鉏之時有擇才而立之語武子懷前之歉遂不復問武子正卿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於陪臣以父而受制於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以成季武子之志不過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權而已使其當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計校惟其守正道則位可常有小人當以是爲誡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莊公其一時凶威虐焰舉國無一人敢禦太史書崔杼弑君已自是難崔杼殺太史而其弟嗣

書則又難二人死而其弟復嗣書則尤難且三人死而其弟又書則愈難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又愈難大抵君子守正果堅則小人雖有如此凶威虐焰終不能移奪然這裏須看得非偶然如此蓋文武成康涵養數百年風俗所以有此且以本朝論之自太祖太宗眞宗以來朝廷之上養成一箇愛君憂國犯顏逆耳底風俗故一時忠臣輩出當時如青苗如市易如保甲如户役爭者殆未以一二計固不可悉數止以一事論之李定以資淺入臺而宋敏求從之而去李大林繼之又去蘇頌又去黜者相踵而爭者方切當是時天下有三舍人之號齊之三太史即我宋之三

舍人也觀三太史之事當知文武成康涵養風俗之所致觀三舍人之事當知我祖宗涵養風俗之所致學者不可不知

蔿掩爲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 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町原防井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輩嘗論先王井田之制如畫棊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觀此則先王之制初未嘗如棊局何故其言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棊局之畫哉觀此則前輩疑井田之論破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二十五年

晉鄭程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產何故喜之如是之深蓋子產是箇要人合己者何故他却是箇善善惡惡明白底人然明如此說話有以合己故深喜之不然刑書之事何其聽之不如是之喜大柢人最怕要人合己使子產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言而喜之如是則子產是進一步處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貟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二十六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行人是通國好主辭命之官子朱亦居行人之職而次又輪當到他朱自以爲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不勝其忿遂撫劒從叔向叔向亦不平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所爭者大這一段事儘有可論就叔向身上言之叔向爲晉之卿既知子朱是姦以事君者平時當告平公使黜之無使居行人之職則可也叔向既使之居是職而不使之任是事叔向之罪一也當時叔向要命行人子貟而不命子朱既不能去時論到却潛召子貟豈別無善道理可以調護至他三說又漠然不應反激子朱之怒遂致按劒相逐僅免害人此

叔向之罪二也蓋叔向自謂我晉之上卿下視行人之賤直欲以氣陵之不然正當召他而於召子負豈無一箇委曲調護道理惟其欲以氣陵之所以至此若就平公身上言之雖是叔向之罪亦平公之暗有以致之平公庸暗之君居朝之日不能正色端拱威稜氣燄足以震壓小人之心豈有行人敢持刄於朝略無顧忌乎公庸暗之甚方且曰吾臣所爭者大晉其庶乎豈有行人敢撫劍以逐卿於朝近而朝廷猶如此遠而四境

暗處大抵暗有三等有一等臨事雖知之而無以鎭服其臣而其臣至於無所畏者此暗而未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此至於漠然而不知者此暗之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是而反以爲興國之兆者此以亂爲治以危爲安以惡爲善又暗之極者也平公之暗正是暗之極者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若是心競務德便是唐虞之朝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氣象至於撫劍相逐於朝事固無有未說唐虞雖當霸主之盛如文公悼公之時朝廷之上六卿協和便相推遜亦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闇至於如此遂衰

二十六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爲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爲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己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既而爲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即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歃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爲亂公又會說爲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爲變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爲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卒囚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闇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爲我子又何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爲名卿乃內與寵姬用謀戕害冢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戌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必謂戌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掩丘山之惡平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

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爲惡首佐處此嫌疑之地何故大子卻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不疑而反求解於佐以此見得佐平日於孝友慈祥上做工夫浹洽於兄弟之間至使危疑之際太子信而不疑佐固可取然至左師聒而而與之語遂爲戍所留過期而不報卒致太子於死地是佐以曾於平公前爲太子解了聒語之際操守不定爲他移換痓死即爲太子想是時亦爲利所動因救太子不力使佐於此時操守若定則身處嫌疑之地既爲太子解了當急報太子如救焚拯溺既可以脫太子之死又可以去一已之惡名何暇顧向戌之言論其始則固可取論其後則佐雖誅首可也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宋向戌欲爲晉楚諸侯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左氏書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爲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弭兵之一事其後向戌挾弭兵之事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乎諸侯之爭區區爲一已之利而已上而爲名下而爲利左氏於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眞有書法則戌弭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是而論弭兵以爲名是固可辭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便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弭兵是全生靈之事息戰爭之苦固善然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此意正與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又如本朝李文靖爲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旰食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爲憂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邊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講和西戎納款而東封西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正謂王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左氏傳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九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 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 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弒崔慶同爲此逆謀杼弒君之後收一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弒安祿山史朝義之弒史思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其終未有不死於內亂安祿山陷京師迫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顏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

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却自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誰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仆未有不自內蠹崔氏既弒莊公以慶封爲左相至慶封謀於盧蒲嫳嫳曰崔之薄慶之厚也慶氏終滅崔氏崔氏既滅慶封自謂無事好田耆酒與慶舍政未幾而有盧蒲癸王何之變夫崔杼弒君未幾而慶封俘其室慶封戕崔氏未幾而盧癸破其家夫崔慶相繼當國一時威虐可畏外人不可得而滅其禍皆發於內也然崔慶之亂也又須看慶封其初甚精密及既滅崔杼之後君臣泰然自謂可以專齊國之柄盧蒲嫳慶封之所與謀者也子牙子尾之事嫳自謂譬之禽獸吾寢處其皮君臣都恁地驕解了此其所以終於亡且當時滅慶氏之人皆爭分財貨玉帛惟陳無宇之志皆不在貨財但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是其篡齊之大志已萌於此學者觀此當知沛公入關珍貨無所取國女無所幸而范增所以憂看此一段雖可以爲齊喜亦可以爲齊憂慶氏既平而得目前之安是可喜也禍亂既平之後陳恒弒君之胎實萌於此豈不深可憂乎學者當看于此

吳季札來聘觀樂 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魯請觀周樂魯使樂工爲之歌諸國之風及歷代之詩如小大雅頌之類札隨所觀次第品評

之有論其聲者有論其義者如所謂美哉淵乎美哉泱泱乎美哉渢渢乎廣哉熙熙乎之類此皆是論其聲也如所謂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大而婉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之類此皆是論其義也以此知古人之詩聲與義合相發而不可偏廢至於後世義雖存而聲則亡矣大抵詩人之作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固其義也至聲依永律和聲則所為詩之義又賴五音六律之聲以發揚之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　學者

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公之所歌乃未刪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刪定故魯為季札歌諸國之風置豳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為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為周之盛蓋是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為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間每國不過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年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間樂工能盡歌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變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得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以此知孔子刪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見舞韶箾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為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所

聚觀益稷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為盡善美雖善而雲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語訓詁求也

吳季札聘列國觀人材　二十九年

當是時季札歷聘諸國過魯則說叔孫穆子過齊則說晏平仲過鄭則說子產過衛則說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之徒過晉則說叔向夫吳僻陋在夷而未嘗通於中國今一旦札自吳出見諸國賢者便

傾蓋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賢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初不可以遠近論也如一見穆子便說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一見晏子便說納政與邑以免欒高之難纔見一人便說許多話如平生心腹之友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如此又看過戚聞鍾聲一段札在戚聞鍾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為樂留數語在文子胷中而能使文子感之終身不聽琴瑟夫文子逐衛獻公而以邑叛附晉是衛之賊臣小人之尤者今一旦聞札之言遂至終身感悟不聽樂其變化轉移之速使當時未

逐君之前文子獲與札處朝夕聞札之言未必不改移遷轉歸之於善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而患無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為他移奪變化衛之蘧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時言之伯玉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知文子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出而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子於久處之餘而札能悟之於一言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於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於未逐君之時而季札數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數等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儘高看札方知地步向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　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觀國與他人不同常人如拙醫之觀形子產之觀國如良醫之視脈自常人觀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矣繕城郭則強矣子產獨於陳國富強之中而察一國之脉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政多門雖有富強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為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產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愈見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以遜子產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之亂子產不助子駟攻伯有子駟欲攻子產子皮兩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為政子皮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犯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弗許子產子張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逐豐卷生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已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

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得爲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安於鄭是子產爲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面許多事迹却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

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旣奔以他罪論來自當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爲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強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旣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旣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逐却要就這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強家大族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產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經陳紀大人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產之爲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觀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之名臣所言亦不過如此則子產地位不是不高其後欲鑄刑書叔向勸之堅執不從看這一處與向時所言大段各別此是何故蓋子產才地雖高不得聖人爲之依歸此子產所以止於子產不能無所失以子產之賢尚如此此學者不可不勉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鄭子產之爲政當時強家大族蟠根錯節勢若難制

然子產卒能削制強族使政歸君上者蓋子產為之自有次序就當時巨族中觀之其跌宕難制無如子晳伯有然子晳之黨盛伯有之族孤子晳之勢強伯有之勢弱前此數年鄭國之所以不盛者以此二人為之害也及子晳既殺伯有子晳之勢愈強後來其惡浸長至於欲殺子南而取其妻此一段事以常法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晳之聘在後自合直子南而曲子晳矣然今乃執子南而放之於子晳則置而不問子產蓋以子晳之族尚強未可遽加以罪故委曲斟酌調護篤其罪於子南也使子產便殺子晳則其勢之亟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矣然子產之放子南

其理亦不至於全曲他當時蓋立得名字好了何故布幣之事子晳直而子南曲二人互有曲直也故子產曰直鈞然子晳是上大夫子南是嬖大夫以卑犯尊以賤陵貴事出倒置故子產特立此名自以歸罪於子南若名字不正則放一子南雖可以委曲調護強家大族然鄭國之紀綱未必不由此壞之此子產非遽然放子南必咨之大叔蓋大叔事子南族最賢者咨其族而後放之所以使其族體察子產不得已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盈惡貫親戚叛之子產乃乘其機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略無少恐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其急也蓋前日子晳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子晳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學者最要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矣此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之技微亦獲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

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為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遺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夭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強梁者[redacted]武宗終惑神仙則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夭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皎然不亂後之為大臣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閒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

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二年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強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鄰國爲其繼先君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爲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

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未有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爲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以盡在魯也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 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妾之喪正不必遠觀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衰故子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衰大矣夫亦

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譏其交結未深便自不隱宗國之衰此固如此至齊侯欲繼室於晉而使晏嬰來請觀晏嬰之言亦不隱宗國之衰叔向之告晏嬰亦不自隱宗國之衰觀此二段其意似覺相似而張趯見譏於子太叔而晏嬰叔向略無一言相識何故蓋叔向晏嬰是一等之賢人屏藩籬破崖岸如石投水不知所問憂民憂國之心惻然有動於中雖各言其宗國之衰不以爲譏也至於張趯不度其交之淺深一見太叔之賢便欲強親附之至言宗國之衰略無

所隱匿便說通心腹話張趯只是佞諛之人耳宜其不免於子太叔之譏也此固如此考之後一段尤可見其強附處其後鄭子皮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弊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張趯於太叔既去之後猶有强附之心故太叔告之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至此太叔之言非特譏之又且覺得有憎厭之意大抵學者見一賢者如道同氣合之時我能破藩籬與之言雖彼有崖岸此固不足論如道不相似而彼不親我而我強附之是交淺言深未嘗不見憎厭於人觀張趯之事苟

非其人則當察言觀色不可強去附人觀叔向晏子之事於道同氣合之人則當剖破藩籬不可有所間隔

左氏傳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爲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産子産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則楚强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聞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聞未肯許它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聞尚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爲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得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今

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侵陵之恥掃雪舊迅治楚之罪可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四年

當時靈王既殺其君郟要得諸侯爲申之會當時諸夏之君莫不咸在楚子見得如此盛其心已滿所以欲示諸侯侈然自滿子產已知其不過十年學者到這裏最要識得他器量淺深之別處大抵人之分量滿溢又各自有先後如齊桓公圖霸業以前三十年

都不曾滿到得葵丘之會方滿晉悼公圖霸業以前七八年都不曾滿到得蕭魚之會方滿然未有如楚靈王纔得諸侯便滿以此見人之分量不同方葵丘未會之前三十年間固嘗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強楚之功有會諸侯之功初不見其自滿也方蕭魚未會之前七八年間固嘗合諸侯和戎狄亦未嘗自滿齊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久方始自滿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故滿唯其滿得遲所以爲五霸之盛其不能不滿是以止於五霸悼公和戎以正諸華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都未嘗滿到蕭魚之會分量亦去不得故滿以桓公三十年校悼公之七八年其滿溢之遲速分量之淺深霸業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於楚靈王則大異其所以不悠久終爲天下笑今楚靈王方一會諸侯便侈然自滿度量之淺深不言可知晉悼公之分量遠不及齊桓公楚靈之分量又遠不如晉悼公之甚也雖然自楚靈王志意未滿之前有識之君子已自逆料他必至於此何故初間他一出來做事所爲無不如意東西南北無不服從一求諸侯於晉晉便許一伐吳吳便克一伐賴賴便滅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篡弑之餘而以無道行之自以謂天下事皆可等閑做反所以速其禍敗使當時晉尚強尚有齟齬於其間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柔懦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 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丘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產爲政此一段事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強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

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爲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己而作之大率子產爲人必欲要就窄狹中却示其寬裕衰弱中却示其強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時逐旋爲之子產不肯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寧甘心受謗而不顧所以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識微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上看必學有所未至也子寬見子產不從遂知國氏先亡又知蔡及曹滕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衛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甚遠其見甚明惜乎子產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 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爲非禮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乎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叔齊叔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羈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使

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爲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爲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爲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遽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六年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爲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

法纖悉曲折盡著於此便起人爭心姦人得以執其法以取必於上所以叔向言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才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常警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產未鑄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刑書既鑄民皆可以便已自營執上之法而取必於上開人僞心堯舜立法之意都失了蓋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爲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亦是不曾講學之過然以作田賦鑄刑書二者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諫之則以爲不爲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及纖悉既著爲法則小人執法爲姦子產於二事正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却變法刑不可定法却作刑書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弈碁當去東處着却去西處着了當去西處着却去東處着了以東爲西以西爲東則勝負可知當時子產能以作田賦之心用之於鑄刑書必不使之有定法以鑄刑書之心作田賦必不使之無定法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不諂 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襄二十六年

楚靈王在當時最號強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強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當靈王爲王子時與穿封戌爭囚鄭皇頡戌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即位不惟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爲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

忘斬袪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憑陵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戌事故可取至於申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乃寬假慰遣之蓋十事中有一二事暗合所以過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歷考篡弒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却謂

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 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尚能一舉爵轉移平公之心蓋風聲氣習相傳未泯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

衰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爲衰世其朝非無君子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是只衰世 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沉下僚雖有區區之心無所自盡間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終難着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不定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

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爵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九年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到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泰懦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莫如平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來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憑陵王室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不能尊王室尚自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却是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爲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猶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緊諸侯是賴言語不曾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奬勸而已到此言語却如此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蓋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強弱不知邪正只計利

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尚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不爲已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蓋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爲等盡而校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將以幣行 十年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產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既葬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爲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產者料子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又言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間授之以政既以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爲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國事家事既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却信子產不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的當言語凡人舉事或得人勸之豈謾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之愈深以其言

有力也蓋當初聽子産之言豈不欲從又恐僥倖可以見新君看得不眞二者交戰於胷中故終歸一邊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不能用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靈王以強暴兇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吳要整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

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既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事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靈王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正緣棄疾在陳與蔡合謀遂弒靈王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三年

楚靈王之亡自爲令尹之後以至於弒於乾谿之前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人平時或有疾病一警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齟齬所以直至衆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強盛

之時晉室既弱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敘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使爲郊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置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以爲天下之人皆無能爲所以如此當其未亡之際見得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不勝其強及至衆叛親離彷徨無措孑然一身周章

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
曾見得眞強弱前日所以横行四海臣服諸侯下視
一世而不知其所謂強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
得成一箇強亦非眞強到此衆叛親離師潰之際都
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孑然一
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強是假虛氣雖一身之
強亦是假虛氣觀其卜龜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
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
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衆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
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
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強土地之廣

養得許多虛氣此亦爲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
所以亡固是衆怨交作正緣公子棄疾觀從擣其虛
而入其國蓋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内惟其據根
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蓋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
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羽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却
得呂蒙陸遜乘虛先入荆州是以關羽之師皆潰當
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尚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
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蓋以先據根
本之地故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

何敵之有 同上

晉自平公以後所謂霸業僅存而已到得昭公時諸
侯皆有二心在晉無策不過掃境内之衆以治兵於
邾南欲以服吳甲車至於四千乘夫晉霸業之最盛
者莫過於文公文公之戰最大者莫過於城濮城濮
之戰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強楚遂霸諸侯至於後
來相繼或盛或衰亦未嘗有四千乘全出時節鞌之

戰雖郤克再三請益兵不過至於八百乘及楚靈王
欲執韓宣子與叔向而薳啓強見之亦不過曰晉常
轂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不過千餘乘何故當此
削弱之時兵乃如是之多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
有四五千乘所出不過千餘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
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求以自振於是焚林涸澤掃
國内之衆而出欲以威靈氣焰驚讋諸國初不慮其
後之不繼也然而主此謀者叔向也叔向晉之賢大
夫豈不知前出兵規模如此叔向之心見國勢衰弱
如此亦欲庶幾一時之強而已自古論王霸皆曰王

以德霸以力德與力是王霸所由分處然而霸亦嘗
假德而行亦未嘗專恃力而能霸者如晉文公之霸
所謂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
之禮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輔力故能一戰
而霸到得平公以後全無德全恃力不知霸雖是力
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維持天下者其可斯須去
德耶昭公不合全倚靠着力此所以雖有四千乘而
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見兵初不在衆晉當時所以盡
出兵革乃叔向之謀叔向晉之望也豈不知文公舊
規模豈不知掃境出來後無以繼所以如此蓋出不
得已當時晉君侈六卿強公室又卑紀綱文章皆不

振雖叔向亦不能救免強圖須臾之安所以爲此舉
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觀平丘之會別無人奮臂
張袂主盟其事其謀大抵多出於叔向強如此主張
先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晉將尋盟齊人不可
叔向又奉命告於齊齊遷延不從叔向又舉先王朝
聘會盟之禮數十語責之之後方得齊人懼而聽命
叔向見得諸侯解弛一會之間凡兩治兵到得於治
邾莒之愬又是叔向責魯時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愬以絶兄弟之國叔向又奮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車
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會本末
見得晉衰弱皆無人維持全是叔向強主張振厲奮
發如此然叔向豈得已哉亦圖於衰弱之中少振起
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見得他發揚
蹈厲見事風生風采凜然可畏然未嘗知叔向強
恨愧不得已之氣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事只看他
震動諸侯非眞知叔向者讀書須見得叔向外爲壯
語其內心如何

叔弓圍費 十三年

南蒯將叛 十四年

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強暴陵弱公室不勝一
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
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以喪社稷

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便俛首聽命於強族亦豈是
承周公伯禽付托之意但季氏雖強然考當時事勢
亦自有可乘之機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費季氏腹心
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費叛腹心内潰季
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孰過於此昭公若乘此機
會正一國之紀綱收公室之權當時又有子家羈清
忠遠識與之圖回舉兵以伐之季氏必敗大抵投機
之會固有間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
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爲之時不爲及季
氏既服費大強之後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
以反爲季氏所陵而身死于外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

鬬成然 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故楚子殺子旗當時平王所以立子旗實與其謀到得平王即位之後以子旗爲令尹尊寵在羣臣之上報之亦云足矣然子旗之心責報無已所以至殺其身大凡有德於人人已報方且誅求無厭卒至以德爲怨觀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兩言天下之至言也當時有德於人人報我之心已倦然施德之人尚無厭卒至以恩易怨至於不得其終所以後漢崔子玉座右銘之語有曰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亦是富辰始

終兩語然於此又當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誅求無已受恩之人常厭倦此須思病根所在正緣不知反已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當時我曾有德於人只去誅求不知權衡輕重都不思量我當初有多少德在他處他如何報我了報者但說我已報他了又如此誅求不已兩者都不去反已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則報者自當無倦施者自當知足故以德易怨當出於不知此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十五年

楚靈王之後平王立楚國稍整頓規模方略奠枕再傳至昭王終有吳入郢之禍幾亡楚國其病源皆起於費無極之亂楚國其病根則又在於譖朝吳上當時朝吳有功於楚與平王是同體人費無極欲害其寵用間諜使蔡逐朝吳夫朝吳有佐命之功未有顯惡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當矣使平王於此時便能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惟平王却被他讒佞辨給巧言移奪了反以無極爲忠無極以此一事試得平王之意自此全無忌憚其後遂至譖逐太子建殺伍奢及昭王立又譖殺左右賢人不已終至於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幾危楚之社稷只緣當時被他移換了大抵姦臣欲肆其謀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試其君君若不受其

欺即正其罪彼亦有所懼憚便自俯首帖耳不敢繼來若被他試過能移奪了便無忌憚矣無極之請一則是欲害朝吳之寵一則欲試平王之昏與明使平王不改初心之怒必無他日之禍以此讒口移人最難自覺佞人須是屏絶之不使一時在左右纔近他雖自能執持終必爲他移奪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遠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羅者負甲襲鼓滅之 二十二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始者鼓人或請以城叛荀

吴不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圍鼓三月或請降荀吴見其民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當時君吏以獲城而弗取勤民頓兵爲諫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若獨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不過此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蓋是荀吴姑假此以立信義之名始者做得太過後來所以不能繼當其鼓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圍之三月之久至於他自請降則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此見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義之名惟其如此做得過當此其後之所以不繼也到得數年之後

欲伐陸渾之戎亦是荀吴爲主帥到得　先張虛聲要祭雒與三塗使陸渾弗爲備乃用牲于雒爲祭狀之掩其不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吴何故數年前滅鼓守信義如此其賢而伐陸渾之時詐謀如此其甚只是一箇荀吴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蓋當時圍鼓鼓外援既絶已在荀吴掌握中雖少緩之數月彼自不能逃故於此時示信義以假其名也若陸渾則二於晉又有強楚以爲之助雖欲示信義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詐謀以勝之也以此知荀吴於無利害處常是信義於有害處常用詐謀惟其信義不出於誠所以不能服人考後來之事則可見觀

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其信義如此論來人當心悅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叛以信義不出於誠蓋天下之不可掩者誠也方荀吴伐鼓時鼓人已在掌握中吴故於此無利害處示信義此心之發鼓人已窺見其機矣所以召其後之不服遂致再叛而歸于戎狄使吴當時果能三揄三縱皆出於誠則鼓人雖數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知矯情飾詐不如誠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鼓使僞糴者負甲襲而取之前此信義都不見了何故蓋前此許多信義到此亦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用詐以此知矯情飾詐之人既如此不可久他後來

亦不自信他當時閑暇示信義鼓人既窺見之及後來使不得不自咎此心不純方且謂誠不足以動人信義不可以服衆居春秋之世不如詐謀奇計之可以立國遂一向立詐故伐鼓所以如此譬如世之人誠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誠信求以服人而人不我服遂斷然謂不如詐此天下必無之理且以唐德宗觀之平昔猜忌無所不至特間有一兩件假誠信而行及奉天之禍方且自以爲推誠之過德宗平生是猜疑忌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於人偶然一兩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終身之猜疑忌刻反責片時之誠乃爲信義用不得一日之誠豈足以勝其千日

之猜忌學者須思一杯之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爲信義事人猶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爲此爾須能自此充養不可暫時善善而不乎於人緣此遂止爲善之心此與荀吳所謂示信義之意同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三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 同上

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爲政不復稟霸主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失當霸者未興之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忌自齊桓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屬百餘年間敗王法滅小國雖日侵天子之權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亦不爲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平公既卒昭公即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蠻肆行無憚甚至於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當時諸侯大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夷夏無辨胡越蠻兵交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強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皆爲強大諸侯之所有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迨夫先王之政掃地無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觀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僭王法

然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爲戎狄自強弱如此後來如五胡亂華懷愍至於中國天子反爲狄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決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 十六年

晉韓宣子欲市玉環於鄭商子產弗與至於反覆再三請之子產終弗與後世之論皆謂子產能自立不爲強大威武之所屈以鄭一區區之小國介於晉楚

之間能自立者固如此然亦未知子產之深意所在當是時昭公失政六卿皆貪冒而強所謂宣子在晉則謂之賢大夫在習俗中其貪利亦未能免子產所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何故晉既失政六卿又皆貪次第各求所欲於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於諸侯以鄭國之小豈足以一一供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纔不應副一處必爲鄭國之禍觀後來事則可見宋樂氏以清楯六十獻趙簡子范氏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事可見得六卿皆爭求所欲爲諸侯之禍唯子產見微而知著所以不與宣子玉環者其說有二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痛塞其端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略識道理猶可以告語故子產知其必畏義而服必不爲鄭之禍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得子產之處事凡百見微知著精審詳密如此讀書者觀子產拒宣子之事無徒曰子產能自立而已

郯子來朝 十七年

郯子來朝此一段見得周衰制度散亡於諸侯之國中國已不能守先代典籍當時四夷尚有存者所以

郯子來朝魯人問官名於郯子郯子所言自黃帝而下以至歷代官制之沿革其本末皆備舉他就數代官制中惟是少昊之時郯子世守其祀所以其言最詳當時仲尼聞之見郯子請學官名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以此觀聖人之學一箇多識前言往行博學詳說雖夷狄之君尚虛心下問之然而又須要看聖人反約處聖人序書當時斷堯典自堯典以上有所不序說者以謂自堯典以上簡編散亡不可考也不專如此看少昊官名郯子所陳仲尼因而序之豈不可爲一編之書然而不敍序者以簡編失實所以不序看斷自堯典見聖人

反約處何故自鴻荒以來歷代聖人相繼而作到堯始備繼之以舜方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此所以斷自堯典觀孔子學官名於郯子見聖人博學而詳說看孔子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若不自一古考之無以知古之略今之詳合古今盡詳略然後可以繼爲萬世之法

周原伯魯不說學 十八年

曹平公之喪諸侯大夫皆往會葬魯大夫往見周原伯魯原伯周之大夫也魯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告閔子馬閔子馬魯之賢者言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也蓋言公卿不說學必是一國

風俗皆不說學也想心面人此般說話多然後漸漬到大人夫人之不說學自不居位之人觀之無利害得失尚不能辨況周原伯是周之大夫方且戰於人慾之地見衆人不說學豈暇辨是非利害亦隨波逐流何故只緣他心無主唯其如此乃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若懷無學不害之心苟且因循翫歲愒日使人人皆懷此心自然下陵上替其能無亂乎夫無學殖也不學將落人於學問譬如植木須栽培灌溉天之於人降衷秉彝猶木之有根本也人之良心亦須是學問栽培所以能灌溉封植之苟根本失其灌溉封植則枝葉自然枯槁矣其理甚明此一段見得魯

一變至於道觀子馬之言見得當時魯之風俗尚有學問源流且如平公之葬諸侯大夫皆在其他人見周原伯不說學則以爲常獨魯大夫見之則以爲異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其他皆不以爲事以此見學問源流漸染薰陶至於如此孔子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閔子馬在當時號爲知學者看他此等言語非知道者不能道此其言近旨遠而有深意如說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這一句最有意其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只就一人身上看閔子馬因一人占得一國之風俗而能知其所自來是猶察瓶水之凍而知天下之寒善觀國者如此學者觀古今之

變時俗之遷亦當如此看若看一事止見得一事看一人止見得一人非所謂旁通倫類之學須當緣一人見一國風俗如閔子馬可也如言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此學問所以衰微處大抵君子之學本非是計校利害爲己而已纔計校利害便是爲人所以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之學者則知不可不學若計校利害之心生則可以無學所以言則苟而可大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人道也須天與人常相携持若曰苟而可或至於息則人道亡矣下安得不陵上安得不替哉道之正統自堯舜之後孔子以前當春秋戰國之閒班班亦可見蓋源流之不

絶此乃道之大全正統也其他亦自相承接而不絶蓋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至於春秋之際傳於孔子蓋數聖人得其道之正統固是大統如此全備若其間源流亦自相接雖數十年間亦未嘗間斷如商之時有遲任甘盤傳說如周之時有閔子馬皆源流相接使他無一箇正統相傳則閔子馬在春秋時何以能學問淵源漸染浸漬如此左氏所載當時人亦班班可見惟其源流皆相接不斷所以後來相繼亦有所因孔子言一變至於道者爲此

左氏傳說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四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 十九年

費無極欲譖太子建先言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王卒取之其後又言於楚子曰晉之霸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大抵小人情狀機械雖逾百年若合符節而同出於一轍驪姬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二五耦譖太子申生與費無極同出於一謀驪姬欲譖太子其初說獻公亦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足以威民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其言威民懼戎廣土闢地之利誘獻公先是間疎其父子使出於外然後施其計費無極譖太子建亦言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是得天下亦是以廣土闢地之利誘楚平王亦是先要間疎他父子其說同其術又同蓋驪姬賂二嬖五先以開拓土地威民懼戎之說誘獻公故獻公使城

曲沃而太子出居之費無極今亦以通北方收南方得天下之說誘平王故太子建出居城父以此知小人之術雖曠百數年其機械陷穽同出一轍若合符節然大抵父子之道天性也雖獻公平王之昏所謂天性亦未盡泯滅如何遽然便間得盡蓋人之心有内外天屬之愛内心也惟後來被小人以開拓土地之說引誘他内心向外去流而忘反他外心日熾内心日消使他裏面心都消盡故其父子自爲虎狼更相戕賊然後讒間之計可行也學者看小人須看此處方知小人骨髓夫降衷秉彝何嘗不善其良心或至於戕賊到泯滅地位皆是被人物引其内心向外

去了夫豈獨父子之間爲然凡事皆然如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所謂内心學者不可不關防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十九年

平王初即位當時吳滅州來子旗請伐吳平王不許曰吾未撫吾民未可用兵到得即位五年之後却舉兵動衆遂城州來以挑吳而取之自形迹上論之平王初時即位尚新民情未安國勢未強其不許子旗之請未與吳校前之不伐是也其後五年城州來其意謂息民五年然後可以興兵動衆與吳爭州來而遂城之亦是也兩者皆是何沈尹戌乃知楚人必敗當時平王與左右自謂息民五年可以用兵學者觀此須知平王徒有息民之名而無息民之實平王所謂息民者止免用兵之役一件而已當時沈尹戌言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徒知息之於外而有以勞之於内勞役有甚於用兵便以爲息民了却不算内作許多宮室土木之工反過於用兵此其所以終於吳入郢而至於敗亡只緣平王錯認了息民之名而不究息民之實古之所謂息民者如晉悼公之施舍已責器用不作衣服從給當時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

他當時既息民於外然器用不作衣服從給亦何嘗勞民於内方可謂之息民平王雖不勞民於外而實勞於内如何便認以爲息民後世姦臣之事君或十年或二三十年以息民爲言而緩於用兵者皆非其本心其實内之工役並興其作宮室臺榭修苑囿池沼其害反過於用兵如天寶之末是也此最不可不察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 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觀此一段見得當時楚平王信讒喜佞至於一箇世子之重爲讒人所搖遂逐太子國本傾覆可謂昏闇之至然而使奮揚執太子建揚導之使亡空身歸報以常理論之平王方信讒怒

太子奮揚縱太子使之亡以空身歸必蹈鼎鑊之禍卻陳一箇正義曰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陳正義感悟王慨然使歸從政如他日不特不罪亦不奪其祿位以此一段事觀之似乎平王雖信讒聞正言法語其心便開明何緣始怒終息便不罪揚若精微論之不然不可謂平王開明蓋平王中無所主易爲人所移易前此旣被無極以讒佞之說所移易至於逐太子是中無所主後來怒奮揚亦被揚以正言法語感動便霽威息怒此二事雖不同極論精微皆中無所主易爲人所移學者看此不可謂平王開明須看事雖善惡不同心無所主一也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 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 同上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其衰也則自諸侯出又其衰也自大夫出又其衰也自陪臣出觀春秋時自可見得自平王失政諸侯交爭五霸迭興主盟諸夏此所謂自諸侯出也至於雞澤溴梁之會諸侯失政大夫主盟會之權而一時政令盡出於大夫諸侯皆不能制所謂自大夫出也至魯昭公之世大夫失政所謂自陪臣出觀衛靈公出奔一段則見得

自陪臣出之兆當時齊豹率大夫北宮喜之徒作亂逐靈公于外當時逐君是大夫到得靈公所以得歸乃齊氏之家臣渠子召北宮子同謀北宮氏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爲家臣所制俛首聽命之不暇看此一段便見得政不在大夫全在陪臣齊氏之亂大夫不能平其亂其平亂一時者皆北宮宰之力論事勢大夫爲亂家臣雖不與而大權已在陪臣了後之學者看論語見陽虎專政以謂陪臣專政自陽虎始殊不知陽虎是後來事陪臣專政之兆乃在數十年之前已有北宮宰矣蓋北宮宰之事隱陽虎之事顯所以學者多捨北宮宰

而惟陽虎之是責都不曾仔細考究大抵學者考書當如此考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焉得爲和 二十年

晏子立於齊景公之朝當時景公非不知尊信晏子言無不聽景公疾梁丘據裔款欲誅祝史以謝諸侯晏子諫以暴虐淫泆征斂無度宮室日更無道若此神怒民痛之所致罪不在祝史景公悟遂命有司薄斂已責非不尊信晏子之言如齊侯稱梁丘據與我和晏子又力辨和與同之異且斥據之諂諛是所謂同而非所謂和景公亦敬愛其言而受之不以爲忤而據亦不能害晏子此可見尊信之實處又如孟子所載景公問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晏子引先王省耕省斂之制對之景公便出舍於郊興發補不足觀此三事則晏子之言景公無不聽從然以晏子輔景公而齊終不振以至於衰者何故蓋景公雖間有一二事上聽信晏子之言使民陰受其賜而却不知正其大綱不過一時間有一兩件事從他其大勢元不曾轉諂諛如梁丘據終其身而不能去強大如陳氏授之權而不能除以是知爲國者既未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上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宋華亥自入于南里以叛 二十一年

宋華亥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二年

宋元公不能撫公族大臣遂有華向之亂當時華向之族皆出奔獨華費遂在宋費遂有子三人華登已亡尚有華多僚華貙在而多僚與華貙相惡乃譖諸公貙將納亡人元公則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元公此言已是而又爲多僚出亡逃死之言轉移之公故召宜僚飲之酒使告司馬逐華貙貙之臣張匄聞逐貙與貙議使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匄欲殺多僚貙則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貙之此言亦是既而貙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匄不勝其怒遂與貙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以此段論之大抵人初心之發未嘗不是惟其臨事移奪多不能保此心故其初雖是往往終入於不善使元公能保其初心不奪於多僚逃死之言華貙能保其初心不移於張匄遇多僚之際則宋亦安有此禍哉大抵欲驗人之良心須於其初心之發觀之此時未爲事物所移奪故初心之發即良心所在也華向之亂固元公不能撫存之罪然華氏之族兄弟亦自不相親睦多僚與貙兄弟也而更相戕害而又遇其君如此所以既出奔而復入爲亂幾亡宋國是雖元公之罪而華氏之族亦不能無罪也及華氏與公分國

而守瞿僂新居于新里旣戰脫甲於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夫僂新居華氏之地而反助公戰姓居公之地而反助華氏戰當時彼此皆無猜嫌便見得此時淳古之風俗尚在春秋已後全無此風俗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宋區區小國尚有此風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信有此事及赭丘之戰干犨華豹張匄同為一車與公子城相遇城射豹殪又射匄殪是一車三人已死其二人矣而干犨方且請一矢以死城欲赦而用之犨則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此一段見得軍法精密處推此亦可見三代伍乘之制矣五人為伍

七十二人為乘伍死其伍乘死其乘則推而上之萬二千五百人之軍莫不皆相為死則臨敵之際鳥得有魚潰鳥散之患蓋春秋以前之戰殺人之少只緣伍乘之法不廢是伍乘乃軍法之根本也至後世伍乘之法旣廢臨戰之際人各有心故有一戰而殺人不可勝計者如白起長平之戰死者四十萬人使當時伍乘之法尚存雖遇起亦不至殺人如此之多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五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二十三年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初時晉使婼與邾大夫坐論曲直婼則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請以寡君之命介子服回當之旣歷舉周制為辭乃不果坐其後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欲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則去衆與兵而朝宣子悟士彌牟之言弗與乃館諸箕及范獻子欲求貨於叔孫使

以請冠為名叔孫與之兩冠而不與貨到得申豐以貨如晉而叔孫又禁之使他不得行貨惟其如此所以卒免於難而魯亦免大國之討及其歸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觀叔孫處艱難險阻之際措置經畫纖悉曲折件件皆當故能不辱君命叔孫之能固可取也學者於叔孫之事但知叔孫處死生艱危之際如此以身衛社稷其所以能此者則有所自當究其源流蓋古之大臣有世職者必有家學當時魯三家叔出季處蓋魯之季世季氏掌國中之事叔孫氏則世掌四方之事凡魯之出使無非叔孫觀昭元年叔孫豹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此便見

叔孫氏世世專掌此職平日父詔其子兄詔其弟無不專講論此一事則當時纖悉曲折無不知之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十三年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謂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囊瓦子囊之孫也當時子囊爲令尹襄十五年卒遺言令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以城郢論之子囊既有遺言令囊瓦果城之可謂能承乃祖之志而終其業何故當時深識遠慮之士便指以爲危亡之證蓋當時子囊建城郢之議時正是楚國之勢尊安閑暇時能爲預備之計此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到得囊瓦爲令尹時內有弱勢外逼強吳則其城郢蓋不能與人校要得畏避退守爲自固之地自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雖同事勢大異天下之事固有事迹同而心甚異者不可不察也當尊安之時城郢乃所以見其有備當畏縮之時城郢其非危亡之證正如仁宗朝西夏內陵范文正公建築都城之議當時斷國論者以不可示弱評之亦沈尹戌城郢之意也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其來殺己乃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前日奮然而前雖死不屈到得此恐士彌牟來殺己反與家臣謀欲殺之前日直前不可少屈之氣至此盡消索不見了以此知血氣把持終是有衰時雖能勉強於前終不保其移易於後惟是集義而生至於浩然之氣則終不可得變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九月戊戌伐季氏 二十五年

天下之事固有未爲之前而成敗可以先卜者魯昭公欲去季氏當時季氏專秉魯權已百餘年魯之失政已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強家巨室非其謀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子爲季平子逆女於宋季公若從是時昭公已有逐季氏之謀雖其謀未發然已可逆知其無成觀宋欲以女妻季平子平子使昭子逆女公若於聘女之際已知其必逐季氏使宋勿與女曰魯將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謀雖未發而季氏之徒已洩於外國凡出師鄰國與夫除權臣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震主之權臣與百餘年之強家巨族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之其不審不密可知夫謀既聞於外國平子豈不知其深謀固慮爲備必久看公若此一段凡與昭公謀者其病有二其一曰踈其二曰易欲逐季氏謀未發而泄於外國其踈可知逆料平子無能爲而其謀不密則其易可知

有此二病安能成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考論其故不惟君之謀不密當時之臣亦皆輕淺而無謀大抵欲去百年之強室非其君剛明果斷沉幾先物終不能成大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其謀却不出於昭公都是羣臣湊合成此事蓋始者季氏與公若有怨又與郈氏有怨又與臧昭伯有怨季氏與下面臣有怨故皆欲逐季氏昭公始雖不信而終從之此是逐季氏發源處舉如此大事本不出於人君之心却出於下面嬖倖之人與左右二三大夫當時羣小挾私怨而醞釀其謀昭公既自無謀如此安能成事觀其當時聘女於宋鄭國已知了看他相與議論之際初昭

公憚季氏之強不從僚祖之言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大凡惟口起羞出好興戎惟甲冑起戎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時欲逐季氏言一出於口却停待數月則其謀如何不深其備如何不素季氏之爲謀既深爲謀既素何故公遂入季氏之門季氏猶未覺此見季氏機謀之深欲歸咎於昭公先引昭公入來見得有殺他之迹他却陽爲不敢拒君之狀所以爲後日文過之地做一重籬障觀公之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臺足見季氏之爲備雖不見於外而備於內者有素矣後來叔孫果來救他當時從昭公與謀之臣皆輕淺寡謀獨子家羈深謀遠慮有臣如子家羈者乃不

能用此昭公之所以亡國季氏之勢所以不失學者須看子家羈忠愛懇切似非春秋時人初公如晉女叔齊言有子家羈不能用其言遂至聞於諸侯子家不以昭公之不用而拳拳之忠常不已使昭公早從他言不至逐於季氏子家初言讒臣以君僥倖不可爲蓋當時與公共謀之臣何嘗以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爲念但以私怨相報耳昭公既無定志下面又無誠心如何做得事成公是時不獨不從子家之諫而反退之其拒之深矣自常人處之使子家忠誠不篤則以爲我已曾諫君君不聽我去之可也然子家方且曰臣與聞命言若洩臣不獲死到後來猶入身荆

棘之中周旋其間昭公雖不從亦要分數救他此尤見其應變精密尚冀公之聽其言而消其禍患也此事第一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季氏登臺請命傲然以爲得志而弗許請囚不許請亡不許請待罪不許昭公與羣臣之心自以爲唾手可取季氏子家羈又言於公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公又不聽此又見公與羣臣皆輕淺寡謀不知季氏登臺之請豈其誠心猶設檻穽以待公使過在公而不在己當時之臣不知季氏自有深謀獨子家識其姦使公當時能從子家之言則君臣之間其患猶未深此第二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叔孫氏之臣司馬鬷戾救季氏伐

公徒果敢子家又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又不聽蓋子家處事精當能料季氏終不敢成簒弑之事公上二着既已不能聽其言於此苟能聽其言季氏雖專權不到輕去其國次于陽州取笑於諸侯此是第三着不能聽子家之言三諫不從猶未已及公孫于齊齊侯請致千社公一聞之而喜便有安齊之意其輕淺可知子家又言天祿不在不如早之晉昭公全不能處事晉雖衰微猶爲盟主尚可號令諸侯而納公公不知齊侯無信而安於齊終不能求援於晉而晉亦得以爲辭此是第四着不從子家之言夫以子家之於昭公言屢不聽而拳拳之忠愈不自已事無不諫慮無不盡學者須子細看他本末便見子家之用心處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 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此一段當時晉頃公會諸侯輸粟於周宋樂大心獨拒晉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如之何使客晉士伯責之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引他許多從來舊例以責樂大心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以此晉士伯能舉許多舊例故典以折宋人可謂有專對之才大綱看左傳是如此然此一事爲晉人惜惜乎晉人用得小了何故用得小了他引舊事以責樂大心止能服大心而已所用小晉人如能因此自反其益非細說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今於此不出粟必是我德澤不及先公信義不如先公羣臣輯睦不如先公士卒訓整不如先公宋所以敢如此前此恭命今爲跋扈晉人反思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今忽然如此我豈可不自反使其能如此則文公之霸業可復惜乎士伯引將來責大心使得小了此晉所以終於不霸也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一鼓鐵以鑄刑鼎 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左氏載仲尼之言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以左氏所載仲尼之言考之當是時春秋之末所謂周室法度尚在何故看晉文公之時唐叔所受

法度本末都在有志王者之事用此法度尚可去維
持與孟子時不同到孟子時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
害己而皆去其籍時雖不同而萌芽端兆皆起於春
秋時使諸侯常守周室之法度必可長久緣春秋諸
侯國自為政不用先王之法如魯之作丘甲用田賦
如鄭之鑄刑書作丘賦如晉之鑄刑鼎舉三事論之
當時諸國已自不用先王之法所謂先王之法不過
藏之書府而已所以其漸到戰國之時敢去其籍大
抵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得而變然而立法之時
所謂諸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當時文武成康分付
諸侯雖數百年尚未嘗變無緣一次剪滅得非特先

王之意在而唐叔之法度亦在看仲尼言文公作執
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文公雖求近功要速效亦未能
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當其鄭鑄刑書之時晉叔向
詒書以責之叔向晉國之望想叔向既以為不然必
舉晉國之人亦以為不然到十數年之後晉鑄刑鼎
蹈鄭之覆轍正緣老成先進都盡所以做亂法度事
使叔向在見他國鑄刑書尚且詒書以責之則晉有
所畏必不敢鑄刑鼎以此知為國家者須有老成先
進必不到做壞法度事晉所以衰由老成先進皆亡
使叔向在何緣至此

左氏傳說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六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 二十六年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此命固是然後來季氏
之家臣申豐以貨如齊終能轉移伐魯之謀以此知
國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
外邪客氣乘他病處入來當齊君下令於國非不信
然而病根却在梁丘據上魯之家臣雖在千里之外
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唐時柳
子厚論梁丘據言能尊信晏子至與之作贊他當時

固有所激然亦不識他大姦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
就他處晏子國之正人雖梁丘據欲效區區之小忠
晏子何嘗肯附他所以每事掐他情狀淺而論之固
如此深而論之則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換
了雖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梁丘據雖獻小忠施小
惠晏子固不肯受他然與他不竝立之意思都慢了
不過時時規正他梁丘據才調護得晏子無不兩立
之意他於此可以立脚便是轉移得晏子處便是晏
子就他處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謟 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 同上

一言省刑踊貴屨賤 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 昭公二十年

齊之業固衰於景公然當時忠言讜論亦莫盛於景公看左氏所載晏子立齊之朝雖不秉政觀其前後獻忠如論踊貴屨賤至於一言省刑如論不誅祝史如論厚斂困民如論省方觀民如論和同之說如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論路寢則曰在禮大抵左氏所載七八事忠言讜論如此之多何故不能救齊之衰亡且景公非不能聽信晏子之言看左氏載晏子之諫或曰公乃止或曰公曰善哉此類甚多如孟子所載晏子論巡狩述職景公大說又如論語所載景公問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曰善哉見得景公於忠言讜論未嘗不欣然領受而齊卒不振者蓋能聽而不能用也此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大抵人君寧可不受忠言固執而至於忿激如此只是不受猶可望他有箇轉移道理至於知聽而不知用人君之大患正在此孔子是大聖人言語尚不能轉移景公之心況晏子學問力量視孔子不啻天淵如何移得景公之心以此知人君雖有寬容之量徒受直言而不能用之則國之廢興存亡正不在此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 二十七年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子光固不能無罪然吴王亦不知根本之虚因楚喪而伐楚親賢國之望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潛用兵於外而季子又使之聘于上國遂至于晉以觀諸侯之強弱一時親近之臣皆安頓在外故公子光得窺伺間隙得行其謀而作亂此見得吴王不知根本之虚處大抵為國之根本莫大於親賢兩字有親則可以藩屏王室有賢則可以鎮重朝廷雖有姦賊不敢覬覦今則吴王親如掩餘燭庸則使之帥師圍潛賢如季子則使之出聘于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簒弑之禍使數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禍心固已久矣至此方得逞其志大抵簒弑之臣乘間投隙固不足論所可罪者吴子也向使他不知公子光之姦愈信他為腹心如此則是不覺不悟不足深罪觀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時吴王亦自知其謀觀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户席皆王之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吴王既明知他有簒弑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養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安得不致簒弑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專在公子光實吴

王之罪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爲鄢將師費無極所譖卒不免於禍以常情論之直而不和固招亢納禍之道今郤宛旣直且和亦似乎剛柔相濟亦似乎得守身之道何故爲小人所譖終不免於禍此最當察大抵處無道之世讒邪在朝郤宛在下位適得一國之情爲上下所喜自然招禍天下之人所以招悔尤之道有易察者有難察者若大剛不濟之以柔大柔不濟之以剛其爲招尤召禍却易察到得旣直而和柔剛相濟只去身上看已自無病已自得處身之道以大

勢論之這箇病最難察蓋是郤宛已不識時了自以爲處身於無愧之地然而致亂自有一箇要領但看費無極譖郤宛這一段可見大抵君子小人固猶氷炭薰蕕不相同塗然旣與他不相入雖有仇疾之心終不至於甚且如小人所貪者在權勢我不可貪權勢而與彼同塗小人所慕者利祿我不可慕利祿而與彼同塗我旣不與小人同趨於權勢利祿他如何仇疾得我當是時令尹子常旣秉楚國之政是權勢利祿樞要處看他無極欲譖郤宛時先謂郤宛曰令尹將飲酒於子氏宛言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費無極說令尹

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從而酬之雖是常事不知此正入無極機械所以得嗣進其說無極機械如此乃小人之常事然郤宛對無極之言如此便是親附子常之意子常好賄信讒是權勢利祿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附爭趨者也使郤宛有高見遠識方無極說誘時正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望望焉若將浼之方可郤宛不合有親附之意安得不被禍以郤宛得一國之情何故不免於禍只緣又却親附子常正與小人同塗行若果是明直君子必無親附小人之意郤宛以親附取死未足多恤若飲酒一段此是費無極設機穽

以陷人有不足論也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 二十八年

晉自平公之後公室漸衰當時六卿分職叔向前日對晏子言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所以扶持公室者剪滅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六卿之勢愈盛晉之亡證於此可見何故當襄公之前六卿雖已在列尚自有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分布于朝小大相維參錯其間所以雖有人專政亦不得逞至此互相吞併所存者止六卿而已其餘強家大族皆剪滅殆盡自然祿去公室此一段事左氏所載論魏

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及用十人爲大夫他謂與得其人爲獻子美事這只見得小節不得大體所在若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固是可喜這只見一時事殊不知以大體而觀之則六卿分公室實自此始豈不大可憂學者考古論治須當自大體處看不可就小節上看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爲大夫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當時闇沒女寬於從容飲食之間而能感悟獻子看他言語和易不迫自有感發人處前輩論之者多矣此一段尚見得三代之遺風又見得春秋之

時乃戰國之初大抵春秋之際堯舜禹湯文武典刑法度幾盡而僅存戰國秦漢風俗方生而未盛正是兩邊接頭處且論梗陽人之獄其大宗賂以女樂固見得鄭衛之聲起雅正之音絕是戰國秦漢起頭處兼行賂亦不是好事然行賂乃是大宗尚見得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盡未至相視如路人此猶見是三代之遺意以此知當時若有聖賢出扶持之尚自有所因可復先王之舊不如後世聲消氣絕難整頓因此一事亦可見得樂之變前此三代之衰雖有所謂淫樂如桑間濮上之音然當時尚未敢肆行不過是無道之君出來時暫如此後來便自消亡且如桀紂之衰女樂淫邪之聲固已有之然亦未至於肆行蓋此時先王之正氣未衰雖欲恣爲之未可也此固不必於其善處觀之但即其不善處考之亦自可見且以春秋終始之變論之其始也楚是蠻夷之國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宮側振萬焉爲淫慝之事以行不正固不可言然而用萬舞之樂尚自存雅正之音使當時敢肆行淫樂子元用之必矣以此見春秋之正氣勝淫樂尚未敢放行到得後來鄭賂宋以淫樂之曚齊人歸女樂晉侯賜魏絳女樂二八是女樂尚用於當時之諸侯及其大宗以女樂賂魏子是淫聲已徧於天下矣雖梗陽人之

微亦或用之以此見春秋二百餘年之間而先王之流風遺俗掃除盡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七

東萊呂祖謙伯恭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三十年

晉頃公之喪鄭游吉弔且送葬以一人兼二人之職晉人所以責之當時觀子太叔對尚見得先王之制士弔大夫送葬這箇三代典制天子須加一等後來晉之喪事諸侯葬禮已過厚及周失政諸侯移所以事天子者事晉了稍有所貶降晉人便責之然而觀子太叔之對當時周室雖微天子有事諸侯皆往事之雖不如事霸主之恭看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

段實往以此觀靈王之時去霸者未遠周室有喪諸侯大夫尚自往見得王室雖衰尚自閒有相維持處到得後來五霸盡了到七國不復有周因看許多制度見孔孟之時不同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爲本到孟子時分周爲東西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蓋緣時節大不同了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孔子時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須如此看方公平

吳子問伍員以伐楚何如 三十年

吳子問伍員伐楚之策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如隋之平陳賀若弼以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兵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正是得伍員多方以誤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之策伍員之精於兵固不待論他說楚病源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而以爲敗亡之根本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衆人扶持而後得立若各自彼此無人任國事何緣能立得伍員之言甚的當大抵觀一國之興亡有樞機關紐處楚之所以亡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其樞機關紐在此雖以六千里無一箇擔當國事人安得不亡然又須看其所以亡大抵公則一理私則萬殊若人人同心戮力無緣得乖惟其各私其私互相忌疾互相彼此所以衆而乖此推於彼甲推於乙各自謀身而已楚之朝人臣非不衆國家無一人肯擔當爲楚王者都不見爲鄰國者已見之此最可慮楚國人臣雖衆都無人把國事爲己事最爲國之巨患人

主所當深憂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 三十一年

晉侯始者將以師納昭公范獻子受賂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看晉執政之臣如此豈誠有納昭公之意不過爲盟主備禮做這一着子家羈見得事勢如此本無公之心但是晉以方伯欲爲具文備禮塞天下之議故慇懃勸昭公不就此歸終身無歸期晉人謂我欲歸公公自不歸我責已塞以子家羈之明豈不知昭公之歸季氏專權縱使昭公歸國失權子家羈於是權輕重量事勢說公雖

不得奸歸亦勝越在草莽從昭公之衆可謂不察事情看昭公之臣左右前後都是輕淺不察事情前此在國既如此今此在外又如此公不知季孫之召是備禮反認做誠了靠之如泰山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羈不能用反聽從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終始皆未盡善子家羈之謀雖無一中其忠誠懇切如此雖然看他心大抵觀古人事迹於事上看不足以知他心須平心看他心之所存以他迹考他心以所載考所不載以形見考所不形見而今只就形迹上看子家羈勸休伐季氏昭公不從所以出亡後來勸昭公歸昭公不從終不得歸若去形迹上看子家羈初勸休伐季氏不過鎮靜不生事及勸昭公歸不過包羞忍恥所遇事勢不同所以爲此謀殊不知子家之心不得已如此看他才識智慮使其不事昭公豈止安忍不犯強臣使其遇明君必能遵養時晦再振公室之權惟是昭公手段設施不得看子家羈爲昭公謀都是第七八着若子家羈之謀止於此大段失本意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 三十二年

自王子朝之亂諸侯戍周到這裏敬王謀於晉爲之城成周當時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獻子魏獻子謀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他是晉秉政大臣自相謀如此以事

迹上看晉人合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高低厚薄以令諸侯似共王事以春秋之末晉之衰諸侯能如此已是間見之事看晉執政不要去迹上看須看其執政之相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去管他了這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持王室固是無誠心欲借王室以求寵於諸侯何故到春秋之末雖五霸亦無尚有王澤未盡略知有王室在到得王澤欲盡僅有毫髮之存王不能因此振奮再張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番便不管所以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一國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勢論見得周所以

不復振處何故當時人心九分在私止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爲周城了事王室之心便亡蓋緣此一番用盡豈特范獻子魏獻子之過爲周王者所當增修國政保護愛養生起諸侯尊王之心反不審天下之大勢令城其城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元年

魯昭公身沒於外季平子使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當昭公之時昭

公與季平子相與如水火從昭公者是季氏之讎從季氏者是昭公之讎子家當時從昭公於外竭其股肱之力無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論之從昭公則不得於季氏得於季氏則必不從於昭公子家既從昭公今季氏却反思其謀深中吾心要與之共國事須看子家羈何以得此於季氏這一事便見得子家平日忠信誠實雖居君臣如水火之際上則不見疑於昭公下則不見疑於季氏兩不相疑使昭公能盡心以聽子家羈其小則可調護季氏使不至於有跋扈之患其大則可以平季氏而復公室之權故其從昭公淹恤在外許多年尚自兩邊無疑心未有謀不中者使其當時悉心聽之則君臣之間豈不可平惜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無所施大抵兩邊相疑中間最難爲人得那一邊人信這一邊人便不信兩邊人最難得惟是子家羈忠信誠實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以調和却至客死於外昭公之失自可知看子家羈所以去就之際所謂商之三臣自獻于先王亦是此心無愧於幽明叔孫自乾侯逆昭公之喪便見得子家外國之朝相避就而不見及至叔孫請見子家羈便辭以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這一段自常情論之不過說道不敢見恐

相見了難爲辭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羈所以不見叔孫正所以明大義昭公魯國之君淹恤在外十數年魯之臣子都無復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喪自外國歸魯國而無臣子如此以王法論之皆在可誅然則子家不見叔孫不是恐難爲辭正所以明人臣之大義子家子既從昭公出自不當見昭公之讎季孫左右前後無非昭公之讎子家子正所以明大義叔孫既不得見子家羈叔孫受季氏之命至誠說與他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見得昭公之謀季氏公子宋元無預於其間所以季氏欲立之這一段是欲

與子家商量同謀立君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這第二節是商量納從亡臣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這第三節致季孫慇懃之意他說季氏願與子家同爲政看叔孫傳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語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與之同謀是果然信得子家過非子家忠信誠實何以至此觀子家之辭叔孫從容曲折有不盡之意看他說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論幽則有鬼神以至公之法論之不見叔孫乃是不與季氏之大者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這兩句

斷了若以禮貌從昭公出者無從君之誠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誠心從君其義自不當與季氏同處子家自知去就之義所以說道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子家這幾句却是無愧於幽明觀子家言語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箇自獻于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義當時昭公知我出今昭公雖死豈可背我之義固自當逃不與季氏同處這幾句最可以感發人處子家報此心於神明對此心於天地凡有血氣者無不感發當時若昭公許多人不都是至誠從昭公須有一半要歸一半不要歸一半是誠心從昭公一半是貌從昭公貌從者自可歸至誠從者不當歸當時雖是一半貌從昭公何故從公者無一人肯歸皆是子家誠心感動有力皆有不共戴天義觀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動天地感鬼神何況人之有血氣者乎今觀此言自有感動人之意大抵看子家羈之事須當子細玩味凡人材多隨風氣所降春秋風氣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戰國風氣如此便有戰國人材秦漢風氣如此便有秦漢人材世人莫不爲風氣所移惟豪傑之士不爲所移如子家羈雖在春秋喚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雖在漢喚做漢人材不得如諸葛亮雖在蜀喚做蜀人材不得皆不爲風氣所移學者深思反覆玩味則良心油然生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萊呂祖謙伯恭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 二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 同上

祝佗言於萇弘蔡將先衛 同上

楚令尹子常以貪賄敗國之政爲一裘留蔡昭侯三年爲一馬留唐成公三年以一裘一馬之故淹留二國之君因之至於三歲之久他使忿然有與楚必爭之意後來到吳入郢柏舉之敗楚國幾亡子常之罪雖三尺之童亦知後世觀史冊者莫不知其然然而病源不可不察大抵人心之所用有大有小若用大可以經緯天地可以開物成務可以財成天地之道若用小聲色玩好之間而已子常以一裘一馬所以前有危而不見後有患而不知心之用小如此學者看此須察他用心在甚處唯復在仁義禮樂上唯復在於狗馬玩好上若用心在於狗馬玩好上則子常此等事便漸漸做出來學者觀此不當徒罪子常須自察其用心之大小蔡侯既被子常留之三年而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誓必報楚遂如晉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

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愬于晉當時晉之不爲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怒以奉王命會諸侯之師以討楚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霸業可以再興晉既不能與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晉失霸蔡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霸主所以赴愬今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子常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迫安得不歸命於吳吳人從之卒敗楚於柏舉所以吳之勢自此強中國之勢自此弱中國不如蠻夷何嘗是蠻夷之罪此一件可見大抵中國與蠻夷君子之與小人國家之有權臣常爲消長蠻夷盛則中國衰權臣強則王室弱且如齊景公奢侈不能撫循其民故驅其民於陳氏且如漢孔光董賢之徒爲政不能撫循其民而歸之於王氏蓋天下統一爲之君者當撫循其民君不拯救撫循非所以爲君及至天下分裂撫循其民者當在霸主霸主不能撫循其勢自然歸蠻夷此中國不如蠻夷皆中國之過非蠻夷之過當時晉既不伐楚會而歸自此失諸侯晉之失諸侯其大者如適來所論其小者方且假羽毛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然羽毛是王者之用鄭人借用之故當明貴賤尊卑之等證其罪不以其僭而不討反借之是與他共爲亂此見晉失諸侯處自城濮以來會盟先後固有定

秩所以欲長蔡侯於衛者非是晉人不知故事不識先後之秩蓋以其不能舉兵爲蔡討楚故欲以此留蔡侯也及至衛祝佗陳成周之封制衛以德封蔡有罪封其委付不同踐土之盟衛成公在夷叔其弟也猶先在祝佗陳許多故事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非是晉人於城濮之故事不知必待祝佗說方知蔡以急難愬晉晉不能爲他舉兵伐楚所以長蔡侯欲以虛禮留蔡侯其情却如此到得祝佗言出先王之典踐土之故事晉人無辭以對所以不得已從其舊當蔡之初忿然有與楚不俱存之氣晉却不問他罪於楚區區以先後之小禮留蔡所以棄晉即知天下事當從其大者若小者不用却未見得害事釋其大者而用其小則事焉能濟今晉釋其大者而不用故其小節虛禮誠不足留蔡侯此霸權所以移於吳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四年

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子常爲令尹貪冒信讒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於交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司馬說

令尹與之上下款吳人兵不能與戰司馬欲自後毀舟表裏夾攻之當時司馬之謀要得子常縻吳人於前司馬以奇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則伍員孫武亦無應楚之策勝敗未可知然子常所以敗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然所以喪師幾至亡國全在此子常平日失人心國勢以危使其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惡己而好司馬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於國家危如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朝之臣以私忌克所以亡看史皇爲子常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諷喻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往往皆自此忌心當時子常背司馬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皇獻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便是李林甫盧杞心裏說話子常欲奔史

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杲卿一等人便是張巡顏杲卿口裏說話何故史皇之爲人半正半邪後面終至於自死者於是知大段蕪僞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 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 同上

吳闔廬與子胥謀楚與士卒同甘苦服勤盡瘁所以能成功及既入郢之後志滿意得至於班處宮之際爭處令尹之宮其無統紀如此未幾復敗而楚再興大抵天下事居功持勝最難如唐莊宗夾河之戰擒王彥章之徒以服後梁其用兵二十年方能成功一旦入汴之後便放縱田獵所以執亡如杜元凱賛晉武吞吳之後不能保世之不亂以此知後面一段最難然而當時吳之謀臣如子胥但做伐楚工夫不曾度闔廬之爲人可以承當得這段事子胥之大缺處在此當時入郢之後若能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楚何緣得再興其實子胥專理會得前一段不曾去闔廬身上做工夫後來吳王夫差與子胥論曰其興也以此得之其亡也以此失之亦是他自悔之辭當時既入郢楚子自奔有鄖吳既據楚之都當時楚已自亡了申包胥以匹夫再復楚之社稷且以吳兵之衆申包胥以耿然之力存楚於既亡之中何故此最要看伍員之與申包胥本是一等人志同道合皆豪傑之士不是碌碌底人伍員以父爲楚所殺其亡也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子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當時二人相别已自說定於十餘年之前如皐陶邁種德須種得深方始有力伍員便有滅楚之念申包胥便有興楚之念伍員做滅楚工夫申包胥做興楚工夫所以伍員養復楚之念十數年其發時便能鞭平王之墓夫滅楚之社稷此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申包胥養興楚之念亦得十數年其發時以匹夫之微乞師於秦再興楚之社稷此亦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以此知古人在草野之間所以相期如此做工夫又如此然其爲志雖

非居仁由義之志在當時可謂有志者如五代時李穀與韓熙載友少時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事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逐臣江南果如探囊中物韓熙載在江南並無所聞徒有大言無實事然却不如此李穀遇周世宗之明所以展盡底蘊便如子胥遇吳王闔廬所以報讎無不如意到韓熙載在江南所事者李景闇弱之君安能用他與申包胥自奮者不同所以無聞不是大言乃是李景不能用他何以見得韓熙載在江南終日嗜酒猖狂不事事自是荒縱底人亦不見他胷中有處置

後見一兩處說景使熙載使於周是時太祖爲殿前太尉已識太祖於潛龍之中他豈是尋常人舉這一件豈不做得李穀事正是李景不能用他所以自放於酒亦事事不可以成敗論人如此之類

左氏傳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九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 五年

陽虎自平子疾專政及平子卒囚季桓子以陪臣之微而秉一國之政論季氏是彊家大族在平子時親逐君非不彊何故身死未幾便爲陪臣據其家如此之速固是說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亂之萌既開彼此相做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着實處看魯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緣有慶父襄仲之難所

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專權因成弑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以在陪臣何故蓋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則諸侯從之內則國人服之豈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至皆是家臣彊悍勇知之人爲之爪牙搏擊於外乃可如陽虎者實宣力焉於是假借長養他惟恐他惡不彊但知崇獎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長養容縱家臣之禍方出來蒲圃之亂幾亡其所以不亡者僅於一髮天下事利於一時之便其後未有不反爲所害者譬如要得放縱肆欲之人服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爲癰爲疽反以喪其軀

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爲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爲此也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 六年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後而行料得晉政多門必遇其禍樂祁用其言見溷而行及祁到晉果如陳寅之言爲范獻子所執終不得歸看這一段事當時陳寅之謀也自精密因此可論天下大勢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若是桓文以前諸侯多見於左氏所載凡見於征伐盟會之間皆諸侯自相爲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

自雞澤溴梁之會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宮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到得陪臣名字見於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八年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時號爲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見晉師卿與大夫執羔執鴈尊卑之別方始知尚羔以此見當時先王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最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別必待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一一修整舉此一條其他禮不備處多又以這一段推之當時春秋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正合當收拾時節所以孔子出來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這時節正是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使當時無孔子都散盡了當時所謂典章文物之備無如魯魯尚不知先王之制其他可知孔子所以問官名於郯子問禮

於老聃皆收拾天下之遺文逸典以示後世法然而魯之禮當時是周公之所傳想見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狩之禮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羔鴈正是卿大夫所執在虞則有五載一巡狩所修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之東遷巡狩之禮久不講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 八年

陽虎之亂當時國人皆聽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

然而當時欲滅三家垂成而敗非是威力不足亦非知謀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欲張公室不過要得貪其祿位以亂易亂以此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當時五人不過欲因陽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當時使陽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而已然陽虎所以不成亦是當時家臣勢鈞力敵自足以相制所以當時享季氏於蒲圃孟氏家臣公斂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陽虎雖出奔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論來陽虎既出奔其權自當復歸於三家然

而卒不能收者蓋所以去陽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資陪臣之力陪臣展轉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竊位據權亦未有不敗時然其敗出於君子君子得志則公論便正出於小人小人自相攻擊雖去一小人公室之權無緣得振正如陽虎之亂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陽虎陽虎飛揚跋扈及一旦去之却是公斂處父之謀陪臣之禍於此方生且如漢弘恭石顯欲擅帝室之權蕭望之劉向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憂成帝之時恭顯之去論漢室之威權自合復振其所以不振者何故蓋其所以去恭顯又不過一王鳳而已宦官既去外戚又擅權此漢室所以不免於亡學者尚論其勢須看去小人者是誰去小人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 九年

陽虎既敗於魯自魯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家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不用其策觀這一段事以此知小人所以能入其君奮其詐謀皆國無人故乘間伺隙所以得入當是時齊雖衰尚有鮑文子年九十餘爲老成人在譬如人元

氣未盡外邪客氣尚擔當得去以此觀之重臣宿德於國家平居無事未見得力到得邪說將與小人將進變亂之際是時得一重臣宿德如砥柱之在中流優游謀畫變亂爲治若使齊無鮑文子又被陽虎專政復蹈魯之覆轍幸有鮑文子在陽虎雖有詐謀要入不得所謂老成尚有典刑正爲此及其奔晉晉無人所以有晉陽之危亦是用小人之過何故去齊入不得去晉入得當時齊有人晉無人故也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 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敵矣 九年

晉侯使涉佗成何辱衛侯當時爲他深辱朝國人欲讓國慨然發憤以衛之小晉不能抗當時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衆寡彊弱論之晉車千乘衛車五百乘晉之師倍衛之師衛侯不度衆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敗何故晉人望而避之不能與敵緣他當時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以此觀之人不可不立志以衛之小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三軍之衆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與校衛侯旣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

志士民亦有此志人皆有此志則人人皆是必死之人十自可以擊百百自可以擊千何況衛車有晉車之半晉人雖多安能當必死之人所以望而避之事勢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當時衛本是會齊齊克夷儀進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晉人不敢伐褚師圃且言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果敗此有志無志之辨初不在彊弱之閒當時晉欲服衛緣衛侯立志之堅屢加兵而不能服到這裏反卑辭問衛所以叛之故衛人皆曰涉佗成何之辱晉人遂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趙簡子遂殺涉佗以謝衛論當時所以辱衛侯非他本心乃是趙簡子之意使非趙子使他誰敢辱衛侯涉佗成何承順簡子之意至於挍衛侯之手其意謂簡子秉政當權奉迎簡子以取敵而已到得衛旣叛屢加兵不服是時秉政亦是趙簡子反執涉佗殺之以謝罪於衛不知當時二子所以無禮已實使之就簡子自身上論自古姦雄賣人以自脫都如此自不足論姦雄一時使人爲不義後來便賣人以自脫如司馬昭之於成濟朱溫之於蔣元暉趙簡子之於涉佗成何皆是學者當深戒然涉佗成何以匹夫之微而辱國君正是靠趙簡

子如山岳不知一旦事勢之變他人以義來責已道理去不得爲涉佗者終不免於戮當此時雖趙簡子亦末如之何矣以此知徒倚權臣爲事不顧義理之所安者未有不反爲所害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十二年

孔子爲政於魯墮三家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所謂三家兼魯國而有之已四五君矣仲尼驟得政若驟墮三家都邑自常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仲由爲季氏宰發此議又是三家自有此議後來論此却言仲尼不自爲謀

恐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令魯國若使仲由爲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家臣之言仲尼之體貌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爲此論者亦未免爲利害所奪亦未知聖人爲政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況仲由是勇鋭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所以爲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墮郈與費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動仲由特發之耳然兩都既墮獨公歛處父負固而不服何故此閉固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苗逆命一般若

仲尼終爲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將此事反覆論當時仲尼爲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爲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宮登臺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如季氏之宮分明見得季氏與國同體了此見聖人感化之功如此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 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同上

十二月趙鞅入于絳 同上

晉范氏中行氏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爲致亂之由當時趙鞅欲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殖其私欲私邑彊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援邯鄲午亦非有公心正緣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言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是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爲卿故欲逐范氏伐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間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怨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

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爲國盡皆私意無一人爲公晉安得不亡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焉 十五年

子貢見邾隱公執玉高公受玉卑皆知其死亡既而果然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氏雖近然未入聖人之門庭觀其所載多是變移了意不得其眞與論語所載大段不同惟此一段獨得其眞仲尼此言乃是深警省子貢處前此初入聖門專恃智辨只去人上做工夫如方人如看二君死亡皆

是億則屢中皆是志滿意得之時到此若非聖人有以警省他子貢點檢己分工夫都無專去人上做工夫了正當驕大矜揚之際却與他萬鈞之石壓倒了許多意見所以後來說紂之不善其忠厚意思與前日方逆料二君死分明是兩箇人何故正如病作而投與藥

左氏傳說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二十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 十四年

吳與越戰越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到此吳方爲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整乃當時申公巫臣孫武之餘教何故他當時適吳舍偏兩之卒於吳教他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教宮人戰陳斬其犯命者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廬末年尚承餘教遺習以越之剽悍輕易猶畏而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法制何故越出其計變吳人耳目終爲所敗蓋兵有正有奇正則可效奇則不可效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固可傳得千變萬化移換耳目則不可教若使巫臣孫武在則必不到陳亂地位既無巫臣孫武之臣徒守巫臣孫武之法便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傳者有不可傳者闔廬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

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為句踐甘言重幣所誘聽太宰嚭讒臣之說志滿意得終為越滅若以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為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濕如江河之不可轉移則復讎之念豈有間斷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絕處了所以終至於志滿意得為越所滅學者觀此事最當警戒今學者能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以夫差事自警戒見得人終靠不得志滿意得地位

便自見學者做工夫須到不待人地位方堅固

哀公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 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曹 八年

宋之入曹當時本出他無意因曹人詬辱子肥宋公怒遂反旣還之師以滅曹觀滅曹甚易必是曹大段無政無備不然人如何無意偶然去滅他得考當時曹之見滅任公孫彊為政方欲圖霸背晉奸宋築伍邑于郊當時公孫彊與曹伯論霸大如晉尚且背之近如宋尚且奸之正是用武時節不為無備何故忽然滅得大抵天下事若是根本已虛則禍釁之發不必作意為之雖偶然小小變故皆足以為禍當時曹伯與公孫彊為政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於諸侯內則興土功民心已離了正如元氣虛底人不須十分病可以致死雖一飲一食一起一居間稍將攝不到便足以致死國家到得根本民心已離雖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以此知古先聖王所以培養根本者以此

齊師伐魯冉求為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孫曰不能 十一年

魯哀公時不特魯國勢衰到此三家之勢亦衰孔子

所謂祿之去公室三桓之子孫微矣正是三家衰時節始者三家之彊同心併力以弱公室相救如左右手到得中間雖有間隙然急難之際尚為一體如昭公伐季氏時叔孫氏實救之陽虎欲殺季桓子孟孫氏實救之到得哀公之世三家各自為政都不相應及齊師伐魯當時冉求為季氏謀言以一子守二子從季氏則以其力之不足以使叔孟二子冉求又欲使之居封疆之間季孫又以冉求之言告二子二子不可到此雖當患難之際皆不同休戚了所以齊師得至其城下冉求又晝背城而戰之策論來此是下策了到此孟孫叔孫尚不肯向前同出力直待冉求

激武叔了方退而蒐乘豈惟魯之勢衰三家之勢到此亦衰蓋齊師至其城下論來正同舟遇風胡越相救之時他尚未肯向前看此一段魯之國勢如此衰固是可慮三家之勢如此衰却自可喜故此却是轉移時節魯自此若無所作爲因循拱手待之則魯之國勢固與三家之勢俱至於亡若能用君子因三家之離心以收公室之權則亦尚可整頓在何故却此正是轉換時節哀公處此時卒至於亡蓋以有君子而不能用也三家如此離心論來齊師至城自合便趨於亡然猶能粗支持者則又出於孔子之徒初間是冉求迂回委曲畫數策得三家出師後來又得

冉有用矛以入齊師及樊遲爲右所以能退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卽泯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當時孔子既不用於魯孔子之徒亦不爲魯用尚餘二三人仕於魯可以退彊敵存危邦以此知君子初不負人之用

伍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十一年

伍子胥以忠諫爲夫差所殺夫差失道固不足論若論子胥之死亦自有可愧處子胥奔吴轉佐闔廬吴自此大論子胥之於吴爲宗臣當與吴俱存亡到得夫差無道子胥極力忠諫奮不顧身以此而死固無愧然當時子胥死却不然當時子胥出使見夫差無道屬其子於鮑氏以爲後計此心全不是公以私心間雜於其間既是爲吴宗臣吴存則俱存吴死則俱死却愛其子要使宗祀有主其意以謂己事吴固當以諫死而子嗣先世不可便絕所以屬之鮑氏而之他國使宗祀不殞他當時未必自把做私心看自以爲兩下都安排得好不知纔顧慮便是私心了然看子胥之所以死本不由於忠諫正緣他有二心以此而死豈不有愧然則爲子胥計當如何使子胥當時事吴初不爲吴宗臣則三諫不聽去之可也今既受闔廬之托自當與國存亡更無顧慮若能以此處心

雖進之比干之徒可也今以此而死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大段不同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 十一年

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事甚多其間皆傳聞之失實此以知左氏本不曾登聖門使其得與聞孔子謦欬之末則必不如是之訛錯觀其載孔子對孔文子一段事正是左氏不曾登聖人之門分明證據蓋左氏載孔子答孔文子之辭與論語載衛靈公問陳孔子之對一般若是對兩人之問無緣句句相似蓋當時本是一事唯弟子得其真故言衛靈公左氏不曾

登聖門故以孔文子載之舉此一事則其他皆可知

越子伐吳爲二隧十三年

越之謀吳自哀公元年勾踐棲於會稽自此便做謀吳工夫其次第機謀甚密當時有大夫種范蠡深於知兵始者事吳皆如臣妾到得吳伐齊率其衆畢身以朝蓋欲以此驕吳之心使皆無後顧之患一意從事於中原到得十三年夫差空國盡出以爭諸侯爲黃池之會正是可乘之機越王於此方出兵伐吳蓋吳腹心臣旣死又空國出在外所以守國者皆庸人此越所以沼吳之師其職亦有本末當時所謂信臣精卒悉皆在外所與抗越師者不過太子友王孫彌庸之徒皆孱弱不足勝之人然初間與越戰彌庸尚且獲疇無餘王子地獲謳陽如何能以孱弱之兵勝越養鋒蓄銳之師蓋此正是兵法示之以不能先與他一敗所以驕吳人到得越全師至果然大敗吳師入吳他當時分兵爲兩道所謂越子全師是一道疇無餘謳陽所將皆寡弱之師委之於敵此有兩意一是驕吳人之心一是吳人敗越孱弱之師其兵已困及全師至所以不能敵然越旣入吳國何故不盡滅必先退而後復滅之蓋當時越入吳不過能勝孱弱不足勝之人精銳之卒隨吳王在外者尚多若便滅吳吳王之歸雖無道若收合餘燼以戰却自未可必

故越之退所以嘗試吳王若吳王經此大變側身修行吳如何便滅得惟其經大變而不以爲事遂一舉而滅之此是大夫種范蠡之深謀

陳恒執公于舒州十四年

齊陳氏之亂始於景公而成於簡公自子雅子尾相繼而沒陳氏已竊其柄後來景公嫡庶不明陳氏又專立君之功封殖至簡公時陳氏之勢已成簡公却欲闞止爲政所謂闞止初非深識遠慮之人不過當時從陽生有道路之勞因此得寵是左右近習之人而已看他所以謀陳氏甚疎淺而無術所謂陳豹乃陳氏宗人當時要謀百年深根固蒂之族深慮遠謀猶恐不濟今見他宗人略可喜便以本謀告之謂欲盡逐陳氏而立女其輕淺無謀可見此所以殺其身陳以此而興齊以此而亡然以事勢論陳氏當時尚有可圖之理闞止是左右近習之人驟使爲政尚能分陳氏之權觀陳成子憚他可見此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當時盡收一國之權人誰間得他若陳氏則不然觀諸御鞅言於公則曰陳闞不可並君其擇焉闞止小人固不足道然擇用之權猶在齊侯當時若得深識遠慮之士豈無可圖之理唐文宗時宦官日盛當時用訓注宦官猶自稽首迎拜尚自畏宰相在然所以致甘露之禍正緣注淺無謀陳氏尚有可

圖緣用闞止所以成陳氏之勢宦官尚可圖緣用訓
注所以遂成宦官之勢圖之不可不審如此考當時
禍端却起於陳豹陳豹當時欲使公孫言已要事闞
止公孫所薦陳豹之辭乃云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
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
告以此事論之公孫之薦所謂謀而不忠持兩端之
說若以正理論他却是反覆傾險之人固不當薦雖
知他不當薦又恐違他人情不得不薦他所以又曰
吾憚其爲人故緩告此二句使我知他難保持兩端
使他自擇當時使全遮護他專說陳豹之美此猶可
恕今既知其如此而持兩端之說他日陳豹敗時以

爲我嘗說了罪不在我此其人深可誅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
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 十四年

向魋自有寵其跋扈難制至於有殺君之謀要得享
宋公而殺之宋公先知之與左師謀伐向魋向魋戰
不勝遂入曹叛繼宋圍曹要執曹子弟以自固魋不
可民叛之此事始末大槩如此然此事尚多可論者
向魋自宋公封殖長養非一日前此奪馬請行哭之
目腫其崇奬他可見大凡人君之養臣須養之以道
若縱以奢侈崇奬他到奢侈之極他自然是不奪不
厭其勢不至於殺君不已他當時要設享召公以日
中爲期宋公偶先知之與皇野謀召左氏同發兵看
此尚有周制在其大者且論發兵當時與司馬謀既
定司馬却請瑞蓋當時兵雖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
敢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在鄉遂與卿大夫之
家固各有主掌非得君之符節則不敢發此其大者
若論其小者當時司馬詐君命召左師來却言迹人
來告今官載周禮掌山澤之事以此知周之官制尚
見於周之末當時要攻向氏其父兄故臣皆曰不可
其新臣却聽命是何故蓋父兄故臣家世仕於桓氏
漸染其惡但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故不肯攻新臣是
新仕於他尚漸染未慣略知君臣之義所以君子居

必擇鄉游必就士正怕漸染深了向魋既入曹他所
以質民乃却言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遂舍之何
故一二日之間其心便不同前日犯弑君之大惡而
不顧今則却爲恐斂怨於民寧是出奔此見得姦雄
之人最能擇利害處前次在國秉大政事成則享大
利所以寧負惡名而不恤今則退保一邑已不能與
一國抗恐徒然斂怨於民所以先做活路出去此非
他能遷善改過却是他最能擇利害處左氏載司馬
牛一段事甚詳觀他當時顛沛造次皆不失義自向
魋未出亡時故嘗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他已知有
他日之禍其既亡宋公初未嘗逐司馬牛他已先出

奔蓋謂兄弟既有謀逆之惡則已亦不當處此國遂適齊而向魋亦奔齊爲卿司馬牛致其邑示不與他同政大凡人激昂爲義第一次尚易若至于再至于三屢經顛挫而不悔非學力不能司馬牛亦是在孔門曾經做工夫了所以能如此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爲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 十六年

楚子西召白公所以致亂之由亦當深考當時既不聽葉公之諫召白公使處邊境子西既不信葉公能委任白公亦得蓋知他是素剛底人凡事能殺其怒使不至於甚亦無緣作亂他使者請伐鄭欲報父讎

子西許之不起師及晉人伐鄭子西反救鄭凡事都激他怒所以速成他殺子西之謀他當時厲劍欲殺子西他直言告子期之子平子西聞得恬不爲怪反以爲白公必不至此正緣輕忽他過了所以致亂大凡人心所信固有邪正不同若不信正人則信邪人必篤何故他心在這一邊今子西既不聽信葉公之言何故於白公又不篤蓋天下事不可以等閑看了當時子西存楚於既亡之餘負如此大功遂於天下之事皆以等閑處之所以葉公白公兩無所信殊不知他日之禍又發於前日之所謂等閑視之者古今人於志得意滿之後皆不能保蓋爲此當時白公與石乞謀不過欲得五百人尚不能辦子西以堂堂楚國之衆若欲敵他甚易正緣把做等閑看了

越滅吳 二十二年

越之伐吳始也因吳人爲黃池之會乘其虛以入其國自太子以下皆見執其再也以三軍潛涉敗吳又其三也以二十年方圍吳夫越已三加師於吳方能圍吳之國論來夫差自黃池之會以前勞民力肆彊暴其國根本虛了到得歸自會則已爲越所入覆其根本何故又須到三加兵方能圍吳到此已二十年了而師在吳城下又且兩年方能滅人之國何故只緣他基業厚了吳自巫臣教戰法自諸樊以至闔廬

撫循其民從事於耕戰甚久雖夫差二十年戕賊其本根勾踐二十年養成兵力也須用二十年工夫觀越三師於吳在吳城下又兩年方能入其國以此知非二十年工夫也不能克以此見古人立國其根本之固皆如此若後世則不然秦并吞六國全有天下其基業非不壯然陳勝劉項一呼不一二年便滅秦隋并吞南北兼有天下却到李王劉唐一起三兩年便滅隋所以如此正緣無根本了大抵觀人之國惟於國勢危亡時方見得根本厚薄譬如兩人同受病固是必死之病然一人元氣盛其死必緩一人元氣弱其死必速

晉荀瑤伐齊言何必卜 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 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桔柣之門 同上

知伯以貪與驕亡其族爲韓魏趙所分然知伯所以亡非委靡之故乃是才能知勇過人伐齊之事是知伯始見於傳他出來做第一件事觀當時伐齊之由見齊師馬駭知齊人之謀長武子請卜卻之卒敗齊師他初爲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殊不知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之使他所謂恃其智勇固是本末如此然自輕而重自淺而深卻自因有功了漸漸去看他前面卻長武子請卜一段自是輕敵寡

謀然猶自近傍正理言語有次序自此一戰既勝之後言語略無倫理至於後來二十七年伐鄭齊陳氏救鄭他所以告陳氏之辭都無道理了所以成子亦知其不能久陳爲楚滅與鄭元無相干晉用兵本是報怨與救陳亦無相干他到此大言略無道理如此用之於彊國看他此後與向來請卜之辭大段不同他非病狂喪心下視一時人敢爲無稽之言以陵跨驕轢人蓋到此漸漸滿了及後來悼之四年晉又圍鄭知伯門于桔柣之門使趙襄子直入門去知伯與趙襄子本並列爲卿今乃頤指氣使役以一卒之事此全不近道理了蓋驕縱漸長正緣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湊成他到得全不近道理地位看他事一段深一段觀趙襄子對知伯以爲主在此知伯乃言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此全是以醜言詆他趙襄子以爲能忍恥庶無害趙詳觀左氏記此數句甚有意若略看時只說道襄子能忍恥左氏之意不專在此下又言知伯不悛一句可見蓋當時知氏趙氏並無彊家橫勢相與低昂趙襄子由是忌知伯若是有謀人到此須自修省知伯全不以爲事所以至於亡左氏之意蓋如此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 二十四年

哀公欲立嬖妾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

問故無之乃以禮對此見得魯秉周禮他宗人尚能執禮如此固是秉周禮然以是仲尼風化所及且以立夫人一事論之仲子是妾天王歸其賵則因以仲子爲夫人矣成風是妾僖公以所生之故尊爲夫人當時之宗人初不曾諫以此見仲尼風化所及若就宗人論之如前此夏父弗忌爲宗伯躋臣於君所謂宗伯豈能守禮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其風化之餘者可尚見當整頓禮之初見於宗人能守當整頓樂之初見於大師摯之適齊惟夫聖人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守如此使自爲政則三年有成信何難者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 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爲良醫 定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爲晉所逐出奔於齊到得齊與晉師相持所謂中行文子告成子欲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陳成子以其與晉有謀他方悟而有始衷終之說學者最當深察此天下一事一物皆有始衷終若看得始不見得衷若見得終不見得始皆是見理不盡若中行子在晉豈能察始衷終之理蓋其在困亡患難之中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言吾乃今之所以亡觀吾今知之語則知文子自出奔之後方纔講論到此以此知患難進人如此且如晉中氏之亂齊高彊在晉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高言三折肱知爲良醫亦是經患難後方見得如此

左氏傳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宋）呂祖謙撰

明正德六年劉氏安正堂刻本

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為注釋、故析為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賣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此明古正書刻本有百六十八首為博議全本惜誤奪甚多湖估金順甫携有郡中汪氏所藏錢楚殿校本假留十日校勘一過錢本有跋云借遵王堂兄藏宋本校數字其圈點用青筆點有手眼亦依之度出中有直筆大約出宋人也

咸豐丁巳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校畢識時聞

王師射復鎮江矣蕘耘居士書於鐵琴銅劍樓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序

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寘楮中解其歸裝

無虛者並舍姻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儺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靦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群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

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徑
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
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
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慍而謫或侮而
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
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矣奚損
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概
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
課試者也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傳議目錄

卷之一

(一)鄭莊公共叔段　(二)潁考叔還武姜　(三)周鄭交惡
(四)宋穆公立殤公　(五)衛州吁　(六)臧僖伯諫觀魚
(七)鄭敗燕　鄭敗北戎　楚敗鄧
商密降秦　鄭敗宋　楚滅舒蓼
楚敗吳滅舒鳩　晉滅肥　晉滅陸渾
吳敗楚取餘皇　吳敗胡沈陳三國　越敗吳於檇李
越敗吳於笠澤

卷之二

(八)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九)隱公辭宋使
(十)鄭伯侵陳大獲　(十一)鄭伯朝威王　鄭伯請釋泰山之
虢公作卿士于周　鄭伯以齊人朝王　鄭伯以王命討宋
羽父會鄭伯伐宋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王與鄭人蘇忿生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
王伐鄭　(十二)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
曹太子朝魯樂奏而歎　晉侯受玉惰
齊君語偷　公孫歸父言魯樂　趙同不敬
晉侯見魯侯不敬　鄭伯授王視流而行速
郤錡將事不敬　成子受脤不敬　苦成叔傲
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　齊高厚相太子會諸
侯皆不敬　齊侯衛侯不敬　蔡侯享于鄭不敬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　趙孟對定公以吾儕
語偷朝不謀夕　單子視下言徐　宋公與叔孫昭子

相位 魏獻子南面 邾子執玉高昔受玉卑
隱公問族於衆仲

卷之三
滕薛爭長 潁考叔爭車 蔡曹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臧哀伯諫納郜鼎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曲沃莊伯伐翼
王伐曲沃 曲沃武公伐翼 曲沃伯殺公子侯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卷之四
楚侵隨 楚敗隨 晉為班後鄭
齊衛鄭戰于郎 鄭太子忽辭昏 鄭昭公之敗北戎
昭公奔衛 威公問名於申繻 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屈瑕敗蒲騷
楚瑕大敗 楚伐絞

卷之五
祭仲立厲公 祭仲殺雍糾 高渠彌殺昭公
齊人殺子亹 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衛侯放公子黔牟 魯及齊師戰于奚 威公與文姜如齊
辛伯諫周公黑肩 楚武王心蕩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魯莊公圍

卷之六
齊侯見豕 蛇鬭于鄭 神降于莘
卜偃童謠 狐突遇申生 城鄗有夜登丘
枢有聲如牛 蛇出泉宮 類見老人

烏鳴亳社 鄭伯有 石言于晉
嘗壁而拜 鄭龍鬭 玉化為石
鸜鵒來巢 龍見于絳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齊威公入齊 齊曹戰長勺 士蔿諫晉侯伐虢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卷之七
宋萬弑閔公 息媯過蔡 楚滅息入蔡
子元振萬 鬬班殺子元 陳夏徵舒殺靈公
申公巫臣聘夏姬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虢公奉子穨 王處櫟 鄭伯虢公納王
會于首止 惠王崩 盟于洮
王子帶召戎 王子帶奔齊 仲孫湫言王子帶
滑人叛鄭 富辰請召王子帶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
晉侯納王
鬻拳兵諫 陳敬仲辭卿飲威公酒

卷之八
懿氏卜妻敬仲 晉侯賜畢萬魏 成季將告威公使卜
楚丘之父卜之 秦伯卜伐晉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齊侯疥師期而有疾
卜之 晉侯卜納王 施氏卜宰
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吉

穆姜薨于東宮　宋公享晉侯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
卜追之　崔子卜娶齊棠公之妻
厲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晉侯有疾問於子產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　孔成子卜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
其寶龜僂句以卜　晉趙鞅卜救鄭　楚卜子良為令尹
巴人伐楚楚卜帥　曹劌諫觀社　晉祖莊之扶福
晉士蔿殺游氏二子　晉士蔿殺羣公子
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晉侯為太子城曲沃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
晉殺太子申生　晉侯使士蔿築蒲與屈　晉侯使賈華伐屈
莊公丹威宮楹　刻其桷使宗婦覿用幣
莊公問後季友　叔牙共仲賊子般　閔公請復季友
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齊仲孫湫觀政

卷之九

舟之僑奔晉　衛懿公好鶴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
伐東山皐落氏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諸侯救邢　城楚丘　衛文公大布之衣
趙宣子為國政　晉悼公即位　晉侯謀所以息民
楚蔿掩為司馬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子期請伐吳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
楚城州來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虢公敗戎于桑田　晉道於虞滅虢滅虞
齊寺人貂漏師　寺人貂立無虧　宋襄伐齊立孝公

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　齊歸蔡姬　齊侵蔡伐楚
楚伐鄭　齊執陳轅濤塗　申侯城賜邑鄭伯殺歸
鄭殺申侯以說齊　楚滅弦　黃不歸楚貢
楚滅黃　楚文王寵申侯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晉里克帥師敗狄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卷十一

會于葵丘尋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秦伯納晉惠　晉侯殺里克平鄭　晉乞糴於秦
秦乞糴於晉　秦晉戰韓原　沙鹿崩
隕石鷁退飛　星孛北斗　梁山崩
晉侯論宋災　梓慎論無水　裨竈論周楚
子產論參商　大雨雹　士文伯論火見
晉侯兩問日食　晉侯問史趙　裨竈論陳災
星出婺女　景王問萇洪　梓慎論禘
星孛大辰　火始昏見　梓慎望氣
梓慎對日食　梓慎論日食　齊有彗星
史墨占日食　楚雲如赤鳥　楚子賜鄭伯金
趙姬請逆叔隗　楚子封陳　晉使魯歸汶陽田
鄭伯石辭卿　楚復取費大丕　邢人狄人伐衛
衛叛晉　公孫文子拒衛　秦取梁新里
梁亡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

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楚子用隱太子
僖旱伐邢

卷十二

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為鹿上之盟　楚執宋公　宋公伐鄭
楚宋戰于泓　宋襄公卒　曹譏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圉逃歸

卷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范武子請老
晉惠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止降服而囚
秦伯納重耳止頭須求見　晉公享秦穆公賦詩
晉侯享公賦詩　甯武子來聘公賦詩
荀林父賦詩　鄭伯宴公賦詩　公享季文子賦詩
公享范宣子賦詩　叔孫穆子賦詩　高厚歌詩
穆叔賦詩　公享季武子賦詩　晉侯鄭伯賦詩
慶封來聘賦詩　鄭七子賦詩　蓬龍賦詩
穆叔食慶封誦詩　令尹趙孟賦詩　穆叔子皮賦詩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　楚子賦詩
鄭六卿賦詩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
宋公賦詩

卷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禮至殺邢國子
晉文請隧　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守
曹如楚乞師　楚伐宋齊
展喜犒齊師　楚滅夔

卷十五

宋叛楚即晉　楚子將圍宋止　文之教也
晉將伐曹止會諸侯于許　晉文夢與楚子搏
楚子玉夢與河神求瓊弁玉纓　燕姞夢天與己蘭
魏顆夢結草之老人　韓厥夢子輿
趙嬰夢天使　晉侯夢大厲　夢疾為二豎子
小臣夢負公登天　呂錡夢射月　聲伯夢瓊瑰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　叔孫穆子夢天壓己
魯昭夢襄公祖晉侯夢黃熊　孔成子夢康叔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趙簡子夢文公授之陳
宋元公夢太子欒即位　曹人夢衆君子立于
社宮　衛侯夢渾良夫　宋得夢己為烏
晉侯作三行　周公閱聘魯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十六

先軫死狄師　臼季舉郤缺　晉陽處父侵蔡止泜水而軍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越椒生而子文知其
滅若敖氏　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
閏三月非禮　閏不告朔　及在申再失閏
火西流司歷過　楚太子商臣弑成王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卷十七

禘太廟躋僖公　順祀先公　出姜貴稱而賤逆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　出姜歸齊　楚滅六蓼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
之禮行　趙孟立公子雍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陳乞逐高國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卷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取己氏　穆伯以幣奔莒
穆伯歸費復過莒　齊人歸公孫敖喪己不視
鄭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
歸衛地　晉歸衛田

卷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宋襄夫人殺昭公
貫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宋殺申舟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卷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
吳將伐曾問公孫輒公山不狃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以誘士會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
趙盾納捷菑于邾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卷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秦師過周北門　秦使孟明為政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秦濟河焚舟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　昭公如晉郊勞贈賄
無失禮　孟僖子不能荅郊勞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
讓周旋之禮　狼瞫死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隨會能賤而有恥

卷二十二

甯嬴從陽處父　邾文公遷于繹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單伯請子叔姬
季文子如晉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宋華耦辭宴

卷二十三

公孫敖二子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
叛楚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邴歜閻職弒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止立
宣公　季文子出莒僕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
公子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卷二十四

晉不競於楚　鄭人獲狂狡　鄭伐宋囚華元
晉趙盾侵鄭　楚滅若敖氏　晉靈公不君
晉趙穿弒靈公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晉成公為公族　楚子問鼎

卷二十五

圖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　鄭討幽公之亂

圖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圖赤狄伐晉圍懷

晉敗赤狄滅潞　圖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圖鄭伯敗楚　楚子伐鄭　楚盟陳侯鄭徵事晉

楚圍鄭楚敗晉於邲晉侯復荀林父　赤狄伐晉晉殺先縠

晉示鄭以整　晉賞荀林父士伯

圖晉會狄于攢函　圖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圖楚子伐蕭　圖公孫歸父言魯樂

汝水文峯　胡　獻英　録正

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釣者負魚（喻莊公）魚何負於釣（魚喻叔段）獵者負獸（獵者喻莊公）獸何負於獵（喻叔段）莊公負叔段（莊公陷叔段而殺之猶釣者獵者也）叔段何負於莊公（叔段冗知而為莊公所陷猶魚與獸也○此為引喻立意之格）且為鉤餌以誘魚者釣也（此說主意發明釣者負魚）為陷阱以誘獸者獵也（發明獵者負獸）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魚而知故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獸無知故投穽○此二句言叔段無知不足責）天下寧有是邪（結上文意言論者不責莊公而責叔段無是理也）莊公雖猜陰狠（入事○四字形容莊公至陰）視同氣如寇讎（兄弟本同氣而生）（莊公乃視其弟如賊寇讎仇然）而欲必致之死（必欲陷其弟於死地）故匿其機而使之狎（藏匿[illegible]之機使其狎習無畏）縱其欲而使之放（縱其弟之情欲使之放肆無忌）養其惡而使之成（養其弟之過惡使成就其大罪）甲兵之強（太叔具甲兵）卒乘之富（太叔具卒乘）莊公之釣餌也（甲兵卒乘猶莊公之釣餌）百雉之城（太叔京城過百雉○城六丈為一堵三堵為一雉）兩鄙之地（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封以為己邑）莊公之陷穽也（大城二邑猶獵者之陷穽）彼叔段之冥頑不靈（太叔無知）魚耳獸耳（與魚獸無以異）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過陷穽而不投者哉（言叔段不足責當責莊公）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與以甲兵卒乘是導之以逆也）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畀以大賦兩都是教之以叛也）莊公之用心亦險矣（先教導以叛逆而後誅討之用心之至險也○險字是一篇血脈）莊公之心（承上文險字發明莊公之用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亟急也）人必不服（未知太叔

（之累）緩治之則其惡已暴（養成太叔衆惡）人必無辭（人不得以議我）其始不問者（其初縱太叔為惡而不問）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縱太叔之罪惡乃從而誅討之）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莊惡發）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此後發明莊公罪惡）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常人所見其於知此）吾獨以為封京之後（東京自遂已蓄）伐鄢之前（封京是武姜請京時伐鄢是太叔入鄢時）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莊公此時念念欲殺其弟）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此時惟未殺弟而念已常存與真殺弟何異）由初暨末其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而不可計也一人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滌其惡矣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應前惡與之俱長罪與之俱深）吾嘗反覆考之（此復推莊公之險）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此段別立新意而以險字貫上段血脈）以祭仲之徒不識其機（祭仲之徒指公子呂）反諫其都城過制（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言祭仲直莊公之計）諫其厚將得衆（公子呂曰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言子封墮莊公之計公子呂字子封）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言莊公用心之險是以欺本朝之人）鄭之詩人不識其機（詩人謂鄭國風作將仲子詩者）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詩鄭國風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母謂武姜）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亦詩將仲子序）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一事言詩人墮莊公之計）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言莊公用心之險是以欺舉國之人）舉鄭國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又推廣險字）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其年齊魯鄭入許國而後封許叔）而曰（言莊公）寡人有弟（弟謂太叔）不能和協（謂伐京伐鄢）而使糊其口於四方（謂出奔共）況能久有許乎（隱十一年夏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秋遂入許鄭伯乃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其為此言（東萊斷）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用心之險欲欺

天下使知於太叔非出於本心）魯莊之十六年（其時鄭莊公已死）鄭公父定叔出奔衛（時鄭厲公治殺雍糾者故公父定叔出奔）三年而復之（三年後厲公復召定叔歸）曰（厲公言）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共叔即段也定叔乃段之孫）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莊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用心之險欲欺後世使知太叔雖有罪我猶不絕其後）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總上文四節）噫嘻（歎息而言）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岌岌險貌總以險字此是一篇結之一字斷盡篇意然後別立新意將）欲欺人必先欺心（接上段欺字立論血脈不斷）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此莊公之欺人）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此莊公先自欺其心）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又以欺字分害之輕重）哀莫大於心死（引此以證心害）而身死亦次之（引此以證身害此二句出莊子）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言受欺之害輕）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言君心之害重）在彼者所喪甚輕（謂受欺者）在此者所喪甚重（謂欺心者）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此與起語首尾相應且言莊公本欲誘陷太叔而不知自受欺心之害猶釣者自吞鈎餌獵者自投陷穽何以異乎今人亦文辭知首尾相應之法）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拙者險之反以至拙翻至險此文章妙處）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二句盡一篇意）

潁考叔還武姜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沉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木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

庸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沉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撓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鑿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沉矣不撓之則矢還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也鑿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壅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潁絶滅天理若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自絶天理天理不絶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矣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為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潢潦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自

還而不能已彼潁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而感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為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恨焉方莊公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盍告之曰醉之說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為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未醒也既瘳而猶為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之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為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苟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氷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隧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不

特蔽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胷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秉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為虞舜（史記虞舜父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不失子道兄弟孝慈二十以孝聞）下不失為曾參（家語曾參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豈止為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周鄭交惡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主意）此篇以名分主張首責左氏不合並稱周鄭無天子諸侯之分繼責周不合與鄭交質不以天子自處自失君臣之分

天子之視諸侯（天子君諸侯臣）猶諸侯之視大夫也（猶諸侯為一國之君大夫為諸侯之臣）季氏之於魯（季氏魯公子季友之後）如二君矣（其後季氏專魯之政）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季氏魯國之權臣）陳氏之於齊（陳氏陳公子完出奔而仕於齊）如二君矣（其後陳氏專齊之政）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齊君而陳氏臣）蓋季陳雖強猶齊魯之臣也（結上文意謂諸侯大夫無並稱之理）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君臣並稱則蕩無尊卑而名分亂矣）周天子也（轉入本題事）鄭諸侯也（天子為君諸侯為臣）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周平王天子也鄭莊公諸侯也）始以為周鄭交質（質音致）終以為周鄭交惡（惡如字。二句見本題出處）並稱周鄭（東萊責左氏不辨名分）無尊卑之辨（君尊臣卑無復分別）不責鄭之叛周（叛周謂取麥禾）而責周之欺鄭（欺鄭謂王曰無之）左氏之罪亦大矣（結上意生下意）吾以為左氏信有罪（承上句）周亦不能無罪焉（責周王自失其君臣之分）周之東遷也（平王東遷在春秋前）鄭伯入為卿士（鄭伯謂武公）君臣之分猶在也（諸侯為天子之卿士其分甚明）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任賢去邪權在天子）復何所隱哉（應在下文）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不見

賢不敢去此鄭伯指莊公欲進虢公而不敢進見賢不敢用畏懦暗弱所以不敢進退其臣反為
虛言以欺其臣諸王無之曰固已失天子之體矣結前生後又其甚至於與鄭
交質轉二意責平王不合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古無交質之事由信不足然後鄰國有此今周
降其尊而下質於鄭平王以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莊公以公子忽為質
於周勢均體敵以天子諸侯而為鄰國之交質尊卑之分蕩然矣自此無復君臣之分未交質之
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君臣之分猶在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與鄰國無異亦何
所憚哉自是鄭不復尊周溫之麥洛之禾溫洛皆周邑名宜其稛載而不顧也所以祭足
敢用兵取其麥禾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又是一意設使平王果能如此鄭雖跋扈
為亂謂不臣不過一叛臣耳雖叛而名分猶在天子至尊猶自若也畢竟周是天子苟與
之質又轉責周是自夷以列國自儕鄭國之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平王自不能為天子
歲積月化積習之久豈知周之為君哉鄭不復知周是天子一旦用兵而不忌謂取麥禾
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只似鄰國相攻使周素以天子自

處轉一轉承上文又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何緣便敢肆犯惟周以列國自
處又轉故鄭以列國待之所以用兵不忌天下亦以列國待之人皆見其勢均體敵左氏
亦以列國待之所以並稱周鄭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周自伐其名分鄭以兵敵之
周不自卑人必未敢卑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結起頭二節責左氏並辭
周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應中間一節責周與鄭交質雖然結尾翻意歸重左氏左氏所載君子
之言左氏載君子曰一段固出於左氏之筆固是左氏執筆行文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
論也畢竟因君子議論而紀載之其論周鄭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言君子於二國之信
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君子指為二國是亦不復知周為天子戎狄
不知有王未足憂也戎狄凌中國是其常態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
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亦有無見識者至于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君子深體名分
異於戎狄盜賊諸侯今亦謂周鄭為二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是無一人知周為天子矣此
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君臣人之大倫舉天下不知有王是無人倫矣故孔子憂之而作春

秋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深責平王交質之罪至於大倫淪棄大分陵夷故夫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四十九年自是黍離降於國風周室不復振矣

宋穆公立殤公

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主意責宣公好奇好高不傳於子而傳於弟所以啓殺奪之禍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
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為怪地過中為偏自
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

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眾人之所謂奇即君子之所
謂怪也眾人之所謂高即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
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
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
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
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
出於高矣其逡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
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不易之謂常不偏之謂中中常二字作一篇骨子宋宣公以
為是未足以為奇必傳於弟以為奇焉弟謂穆公為奇則不常為高則不中是未足以
為高必傳於弟以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逐其子莊公馮與左師勃
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殤公與夷也桓二年莊公馮弒與夷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

正此引公羊論斷謂君子以正道為大不必好奇以為高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好奇好高所以取禍其議旣無以加矣設公羊設吾嘗推宣公之意東萊又推其意而論之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忽衆中常之道堯何人哉堯聖人也不傳之子而傳之舜堯之子丹朱也舜何人哉舜亦聖人不傳之子而傳之禹舜之子商均也吾何為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憑前奇高二字以上是推宣公之意殊不知此下是東萊論斷道無不常亦無不中斷以常中二字傳賢之事堯傳舜舜傳禹自衆人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堯舜行之本非奇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堯舜自行常道何奇之有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堯舜自行中道何高之有扛萬鈞之鼎三十斤為一鈞烏獲以為常烏獲古之有力人以舜比重擔但為常事而他人以為勇他人無烏獲之力故以為勇游千仞之淵八尺曰仞津人以為常津人事見莊子以游泳深淵但為常事而他人以為神他人無津人之技故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後世未至堯舜之聖而欲做其所為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津人之淵也懦夫稚子以諭宋宣公烏獲津人以喻堯舜何往

而不敗哉宜其取弒奪之禍也

衛州吁

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隱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己所不知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為善孰為惡孰為忠孰為邪孰為是孰為非孰為誠孰為偽猶參差而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傳者必盜當傳之初未有為盜之情也然財匱則必至於盜詈者必鬪當詈之初未有決鬪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鬪蓋傳則有盜之理詈則有鬪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能覺己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篡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篡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威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弒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碏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旣有寵矣旣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忿乎借使

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況又不聽乎碏苟能止於未萌則威公不至於弒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蠻觸氏之戰見莊子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沉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誚其不愠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耳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于胷中矣一偏于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于胷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沉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于胷中矣四者之根藏于胷中伏而未發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由州吁受寵

之初萎栻之惡已藏於胷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于胷中者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內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芄然為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根必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芟哉

臧僖伯諫觀魚

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

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主意以禍理心三字為經以畏信樂三字為緯譜進諫之道戒之以禍而使之畏諭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理而使之樂也

游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進諫之道從言凡進諫者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則在後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憲在攝。以畏信樂三字分三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解第一節畏字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解第二節信字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以禍理心三字為解第三節樂字綱舉天寶之亂唐元宗天寶年間安祿山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唐敬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舉臺城之圍梁武帝崇信佛法其後侯景叛攻臺城建康幽武帝於臺城而殺之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上遣使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日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凡三捨身竟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矣上得表大怒乃貶愈潮州刺史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諭之邪此上二事所謂使人君畏而不能使之信者論朝會之禮諸侯有相朝相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論律呂之本律有十二律管六陽為律六陰為呂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鐘昭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豈非徒以理諭之而未嘗以心悟之邪此上二事所謂使人君信

而不能使之樂者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謂唐敬宗則吾說窮矣謂張權輿韓愈言不入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謂周景王則吾說窮矣謂曹劌泠州鳩之言不行臧僖伯之諫隱公入本題事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應前戒之以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應前諭之以理其言深切著明說可使人畏故理可言可使人信然說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謂僖伯兼是二者諫卒不行殆未嘗以心悟之也一篇主意重在此彼隱公之心按上文心字說方溺於觀魚之樂心有所蔽故不悟雖有顯禍將不暇顧故驕慢而不畏雖有至理將不暇信故昏惑而不信僖伯無以開其心後抑而徒欲奪其樂亦疎矣樂字應前且生下意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樂字說吾道之樂在內觀魚之樂在外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所謂悟之以心睟於面盎於背用孟子語暢于四支周易坤卦語此皆言吾道之樂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此皆世之所共樂者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吾道之外無一物之可樂雖與之觀天池之鯤莊子北冥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

爲吳名曰鯤是爲也海運則將先於南濱南溟者天池也龍門之鯉小傳鯉有三十六金鱗者過龍門則化爲龍焉登龍雲而鱗橫海者此是說龍魚上形容造語請句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真樂謂吾道之樂一勺之棠水乎語使與天池龍門有錦鱗法吾嘗論之前意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懼前畏字是將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不敢爲以禍言不當爲以理言信人之言而止者懼前言字知其不足爲也不足爲以理言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爲歸重必字知其不足爲雖勸之亦不肯爲矣發明意到

鄭敗燕

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鄭敗北戎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楚敗鄧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商密降秦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鄭敗宋成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楚滅舒庸成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楚敗吳滅舒鳩襄廿五年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襄二十四年吳人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二十五年秋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子木伐之遂滅舒鳩冬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 ○晉滅肥昭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晉滅陸渾昭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吳敗楚取餘皇昭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敗胡沈陳三國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之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越敗吳于檇李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越敗吳於笠澤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是理試語于衆矣談兵之士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爲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已矣小人何爲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交疎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于用兵小詐則小勝大詐則大勝小人長于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于詐故其用兵亦短自晏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數子者苟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于孫吳之門哉吾應

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予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予之事證吾之理益之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君子遇之雖鄭楚秦晉十餘國之衆爲一軍合晏伯子突十餘人之知爲一將吾知談笑篭之綽綽乎有餘裕矣吾非爲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子之于兵無所不用其誠一篇主意世未有誠而輕者誠則不輕動敵雖欲誘之爲得而誘之貪乃爲敵所餌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爲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誠則安靜不擾敵雖欲亂之擾乃爲敵所亂爲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以誠撫御去卒則人孝指人非反間之所能惑也敵人雖行反間自無可惑之隙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以誠備禦外患則事事詳審非詭謀之所能誤也敵人雖設詭謀自無可誤之術彼向之所以取勝者總論春秋之將善於用兵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不誠則有此五患故爲敵人所勝一誠旣立五患皆除用一誠而除五患兕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晏伯子突之徒無所投其詐矣豈特伯子突之徒哉縱使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假設合聚古人善用兵者環而攻我聚而謀之雖極其詐計至于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于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計至于萬彼之用計雖不可勝窮君子待之一於誠而已矣其只用一誠自不能勝我彼之詐極其萬而不足詐雖多而無用故云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誠雖寡而守故云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詐故勞誠故逸彼常動而我常靜詐故動誠故靜以佚制勞以我之逸制彼之勞以靜制動以我之靜制彼之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一誠之效如此然則論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君子常勝

故善潤兵然自古書諸籍而勒景鍾者纍纍然盜賊相望于史此是結尾轉發新意蓋亡文之論雖云正大爲近迂闊須要此反辭方是文字此段設疑云自古以戰勝而記功於籍勒名於景鍾者大率多刑餘之人熙浬類也晏前象也而宋襄見僖二十二年陳餘本傳之流每以仁義爲天下笑宋襄公與楚人戰不

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反爲楚人所敗成安君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而反爲韓信所擒濫則小人之詐勝而君子之誠敗矣抑又何也設疑而下文答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答云盡小人之術方是眞小人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盡君子之道方是眞君子不然則爲而已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子之名者也以僞君子對眞小人如楚人韓信皆眞小人而宋襄陳餘以僞君子對之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一日之誠僞君子也百年之詐眞小人也安得而不敗哉其敗宜也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息滅也謂水之微則可水至少故不能滅謂火勝水則不可也非火能勝水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宋襄陳餘之誠猶一杯之水楚人韓信之詐猶一車薪之火引此爲喩極得到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補註】魯僭用天子之禮樂久矣隱公豈不知所用之羽數而猶問之衆仲蓋隱公之心獨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八佾於義理有不安焉惜乎衆仲不能推廣隱公之意因而糾正魯國之禮樂而但用六佾於仲子之廟失此會為可惜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大凡人之發問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有此二者故疑而問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如此則無疑矣無所復待於問耶設疑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自生長至為君非一日矣其視魯之舞樂見之亦非一日用於禴祠烝嘗之祭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不知其幾祭也言祭之多動於羽佾綴兆羽佾舞者之容綴兆舞者之位

不知其幾成也言舞之變至於考仲子之宮考落成也仲子魯惠公之母宮廟也始問羽數於衆仲問待羽而舞者合用幾人豈真有所不知耶祭之多舞之變則知之久矣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知而猶問必其心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推原魯僭禮樂之始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以天子之禮樂使其子孫用於周公之廟至隱公蓋數百年矣用天子之禮樂已久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不當賜而賜以伯禽之賢而受之伯禽周公子不當受而受舉世莫知其非也天下之人皆不知其非理其後因而用之群公之廟天子禮樂只賜周公而諸公之廟亦僭用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魯國之人皆不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應前數百年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獨能疑其非禮其心瞿然不安而發於問焉應前大不安其天資亦高矣天資見高於舉世舉國之人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見本題衆仲對語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魯國皆用八佾惟仲子之廟初用六佾不可謂無補也先儒然隱公之問後問疑數百載之非豈止為仲子一廟而止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但因此一事而發問為衆仲盍申告之曰言衆仲何不如此答周公制禮作樂

以致太平推原周公制作本意天子八佾佾列也每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以此定天子諸侯之分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自八已下降殺而以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本欲如此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發周公之樂耶自為之而自僭用之是豈其樂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子孫不當為此樂於周公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遠之周公之歿不當受此樂使周公而有知設使周公死而有靈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必不受此非禮之祭君盍因是舉隱公何不因此仲子之祭正禮樂之僭糾正前日僭禮樂之失復諸侯之舊正周諸侯之禮樂告於天子之廟告於周公之廟告以糾正禮樂之事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天子諸侯之分復興是魯有二周公也則是隱公能繼周公之志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廟今若但以六佾祭仲子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祭仲子則合禮祭周公則僭禮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厚謂合禮薄謂僭禮東萊假設衆仲答語止此苟衆仲能為此言隱公能為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

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威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轉新意結尾謂不當以此責衆仲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乃成王之失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當時二賢大臣不能諫成王之失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孔子之言見禮記禮運篇魯之郊禘非禮也郊以祭天禘以祭其祖之所自出二祭皆天子禮魯不當用周公其衰矣周公制禮不行於魯國孔子嘆息此語蓋必入聖人之域指孔子然後知聖人之心推孔子能知周公之心降聖人一等謂召公畢公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惟其不知所以不諫況衆仲乎衆仲之賢猶不及召畢非可責也惟衆仲一失其機但可惜衆仲失言之幾會於僭侈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僭然舞八佾於庭陪臣諸侯之臣謂季氏也重形夫子之歎焉見論語八佾篇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三家皆魯桓公後故曰三桓此時未有三家孔子之嘆在於三家既盛之後至孔子時三家皆強盛矣防於未興之前者衆人之所易此時易為力禁於既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此時雖孔子無所容其力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也惜隱公時

不能正之

隱公辭宋使

隱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代衍之徒騁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驅使之喜驅使之怒驅使之憂驅使之樂指川為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為羊亦從而謂之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扼腕俯弔仰賀交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然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

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見戰國策是說也世皆以為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世皆以為拙也吾以為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為工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為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陳筮而遇隱公則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為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足恃哉杜預謂宋使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

以鄭師之伐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聞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審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非狂惑喪心何自而起其怒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適隱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遇之時耳後世徒見戰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為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

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策士之戒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詳說】懼者禍之原小怨者禍之門鄭陳交訶然為之一語貴千載亂亡之所自出

盛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脩睦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戰一和一通一絕習以為常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

也左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雖太無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猶杞笞杖之罪而加斧鉞之刑逋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則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姧耶辭之嚴責之峻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怨(以懼怨二字主意怨字包何能為意)懼者福之原也(誠成於懼)怨者禍之門也(誠敗於怨)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陳桓公謂宋衛實難)以鄭之弱而怨之(謂鄭何能為)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許其成(成謂講和好也猶說何能為一語發禁篇意)及兵連禍結(謂侵陳大敗)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怨之鄭(懼成於懼而敗於怨)則怨者豈非禍之門耶(用兩柱起而只以一柱繳者繳主意只敗也何能為一語)雖鄭師之所侵不過毀廬舍歐老弱畧牛馬然則推鄭何能為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極言怨者禍之門)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此論語句此以下引事證主意)秦弱百姓而備匈奴(秦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陳涉一唱天下共起以亡秦)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言秦怨百姓)然亡秦者非匈奴也(陳涉一呼天下共起而亡秦陳涉者乃所怨之百姓也)乃何能為之百姓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七國既反武帝遂用主父偃之議推恩之令諸侯分王子弟於是藩國始分宗室微弱然而委政外戚元成以後權柄下移卒成王莽之篡)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為乎(言漢怨外戚)然亡漢者非宗室也(王莽者乃所怨之外戚也)乃何能為之外戚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為而不徙(言晉怨戎狄)故卒亡於戎狄(晉惠帝元康元年憂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將軍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朝廷不能用而五胡肆虐社稷丘墟)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不戒(言隋怨盜賊)故卒亡於盜賊(隋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帝以為然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弗之知十四年在江都遇弒隋遂亡)以至項羽之視高帝(項羽與高祖爭天下甚高祖戰數不利而羽益輕漢卒敗垓下)王莽之視漢兵(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兵號百萬綴兵圍昆陽光武悉發諸營兵自將千騎為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連勝遂前莽兵大潰)

漢兵至長安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兵燒斬莽傳首於宛)梁武之視侯景(侯景叛魏歸梁而武帝用朱异之言而納景獲罪不戒卒致亂亡)明皇之視祿山(安祿山頗巧善事人多譽之上益以為賢張九齡楊國忠數言其必反而帝不以為意寵待日盛卒致范陽之變)皆始以為何能為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何能為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乎(左傳曰鄭何能為一語力詆陳侯之惡)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衆人之論常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一人民怨故虐其民)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不恤財匱故恣侈其欲)必謂爭臣何能為故敢拒諫(以爭臣為可怨故拒絶諫者)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以窮兵為可怨故貪黷武事)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總結上文四事謂人君萬惡皆生於此一語而四者惡之大者也)苟不探其本(縱使不惟本而論之)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則上語雖微豈知基禍甚大)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論也(推君子知微故能懼而無怨所以禁禍亂於未然也)

鄭伯朝威王 (註見隱公六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己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衆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

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爲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綱既墮儆固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史記本紀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僖二十八年是知威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衆人之說不過以畀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及與鄭交質隱三年鄭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凌犯王室蹂踐麥禾略無所憚在威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

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奪鄭伯蘇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爲所敗衆人之說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威王不能正其名耳當鄭伯擅釋太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將覆亡之不暇矣威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

威王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歛兵而止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於其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爲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爲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叙事之體不同叙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冊之所載既序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序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況方冊既已序之何待吾復爲贅辭

以序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爲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筆爲哉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隱七年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桓五年陳亂○曹太子朝魯奏樂而嘆桓九年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晉侯受玉惰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齊君語偷文十七年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趙同不敬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

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晉侯見魯侯不敬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郤錡將事不敬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成子受脤不敬成十三年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苦成叔傲享成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襄十年春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齊侯衛侯不敬襄二十一年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蔡侯享于鄭不敬襄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襄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單子視下言徐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魏獻子南面昭三十二年十二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禍福之占其矯疑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此是反難設疑之體隱顯晦明四字是眼目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顯明者人所共見之地故皆有所畏隱與晦人之所忽也隱晦者人所不見之地故皆有所忽人之所畏顯明之地雖小人猶知自飾一時矯揉者小人之所能人之所忽隱晦之地雖君子不能無疵平時謹獨者君子之所難蓋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耳苟不能秉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偽迭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滋發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臨眾是顯明時燕閒是隱晦時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對賓是顯明時私昵是隱晦時又況盟會聘享之際歃血曰盟相聚曰會遣使相問曰聘以禮飲酒曰享此尤重於臨眾對賓之時金石在庭其時在庭有金石之樂籩豆在席在坐有籩豆之器擯相在前有擯以導賓有相以助主三揖在下卿大夫士皆在其下周禮司士云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旦失色於堂旦早也行禮堂上上句有失色之舉者傳笑於國笑說也傳之國人皆笑之一片言之誤亦謂行禮時可以起釁

口之譏（為口亦指國人而言）人情好勝而惡辱（失色誤言為人譏笑取辱之甚人皆知惡矣）豈不能勉強於須臾耶（發盡小人尤如自飾之意）今攷左氏之所載（引本題出處）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嗤可指者（嗤笑也指議也）相望於冊（如此失禮左傳紀載甚多）此理之不可曉者也（以上一段皆設問難）嗚呼吾得之矣（此下是應前段設難一答）凡人之情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謂隱晦之時）為善於人之所見（謂顯明之時）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言小人情狀）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托一身之病以喻上文之意）肝受病則目不能視（醫書曰肝其候目）腎受病則耳不能聽（醫書曰腎其候耳）脾受病則口不能食（醫書曰脾氣通於口）心受病則舌不能言（醫書曰心其聲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肝腎脾心人所不見以喻人在隱晦之時）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目耳口舌人所同見以喻人在顯明之時）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照應起語發明主意）隱之所藏待顯而露（隱顯二理）晦之所蓄待明而彰（晦明二理）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所本題）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隱為惡於人之所不見）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脩飾（應為善於人之所見）終有時而不能揜（如人受病於內而見於外）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志也（陳五父）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情也（晉惠公）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曹大子）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宋平公與叔孫昭子四不自知發明不能揜之意）方正冠鳴佩（謂盟會聘享時）儼然肅然自謂中禮（勉強脩飾）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門雖不自知而旁觀者皆見而議之）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平日為惡如受病於中）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如病形於外）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隱如形顯如影晦如聲明如響）君子欲無得罪於衆（結尾歸正意謂對衆無失禮）必先無得罪於獨（平日必謹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盖終身之邪（言欺世而售其姦者）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溉其葉也（引喻發主意）雖然（轉意）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指譏議失禮之人）特為瞽史之學者耳（謂以失禮而料其死亡猶瞽史之占人禍福也）而懲失繆戾（指失禮者）已不能此其目（尚不能逃譏議者之所見）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設使有知道君子在旁其所見必異於瞽史矣）又將若之何（結句含不盡意）

隱公問族於衆仲

（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為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且如陳伯爰之後而為爰氏齊公子高之後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而為牛氏魯閔子騫之後而為騫氏是皆以王父之字為氏者也）有以先世之謚為氏者矣（若損因或使先人之謚擇以為族）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祭仲初為祭封人掌封疆者後以為氏）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如文王封子時叔於坡坊其後為沈氏武王封太伯曾孫於闕故其後為闕氏晉穆侯封少子成師於韓故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於魏故其後為魏氏宋公子買食於崔故其後為崔氏宋太公食於蕭故其後為蕭氏楚貴皇食於苗故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於楊故其後為楊氏杞之後食於婁而為婁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而為歐陽氏是皆以始封之邑為氏也）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叅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孟獻伯仲子季文子臧僖伯東門襄仲子服昭伯叔孫氏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游吉國參豐卷印堇父公孫洩伯張之類是也）向華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向宜華父督樂喜樂呂鱗朱魚石仲幾老佐是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欒子雅高傒崔杼國歸父叔仲帶仲孫湫東郭偃是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歷非若古之屢其列非

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 後漢王充會稽人其先自魏郡元城徙居於此 宜春之王耶 前漢宜春侯王新之後 邛成之王耶 前漢邛成侯王奉光宣帝皇后父 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 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 奉春之劉耶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高帝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 元海之劉耶 晉趙劉元海本匈奴種漢光武時內附號南匈奴 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 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遂轉而為馬氏 及馬矢之馬也 後漢馬隊其先本姓馬矢氏 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 周石速衛石碏 及後趙之石也 後趙石勒本羯種 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說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況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之況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文俯則欲知地理大則

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己之氏族吾祖考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可不恥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恥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恥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滕薛爭長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以辭服人主于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為一故其與人辨心既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為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于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忿心一生其禍有不可

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為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恥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于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鬨乃合二國之鬨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域以己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其言巽順和易紆餘閑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為主者謙抑如此為賓者當如何耶為大國者謙抑如此為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醉醇酎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

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之虛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為辭令也嗚呼屈已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已近于強凡人之情未有不耻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卑其始雖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于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穎考叔爭車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授兵于太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

主意以孝立說謂穎考叔能盡其孝於事親之時而舍羹以回莊公之心乃不能推其孝於治兵之時而爭車以取殺身之禍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此亦引喻立意格理氣二字作話頭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承上文元氣說其根其莖其枝其葉草木之形狀其華其色其芬其臭草木之氣色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皆元氣之所為理之在天下轉說理遇親則為孝孝者事親之理遇君則為忠忠者事君之理遇兄弟則為友友者兄弟之理遇朋友則為義交義者會朋友之理遇宗廟則為敬恭敬者事神之理遇軍旅則為肅嚴肅者治兵之理隨一事而得一名如忠孝之類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各殊而同一理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總上文兩節意緊轉說人物之有不可同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顛形一定而不變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隨事行理而不同惟物得其偏故猶之不能為薰薰之不能為蕕松之不能為栢李之不能為桃各并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生下文意氣之偏也受氣一偏故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所以靈於萬物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推責考叔之意豈非人之罪哉與非物之罪相呼喚穎考叔以孝聞於鄭事入一言而回莊公念

母之心隱公元年鄭莊公伐太叔段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其孝固可嘉矣先揚元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照前守一理而不能推則塞乎天地推之上下如此橫乎四海推之四方如此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于孝之外也謂孝之為理無不可推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公孫閼字子都與考叔爭車子都射而殺之可勝惜哉惜不能推其孝其與莊公問答之際謂公賜食時溫良樂易和平之意何其和也此一時如此之和其與子都鬪爭之際謂爭車時忿戾獷奪鬪狠之意何其暴也此一時之暴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問一考叔而前後所為如二人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謂舍肉遺母時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授兵于太宮時當捨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時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賜食舍肉則思其親後則忘之授兵爭車則忘其親是見親于羹而不見親於車也此是既見在於羹見不於車之語以上一節文敏而意甚明考叔

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此下發明推字宗廟指太宮而言必不敢爭車于大宮矣敬則無爭車之事矣推事之肅為軍旅之肅軍旅指授兵而言必不敢挾輈於大逵矣挾輈車轅也逵路也肅則無挾輈之事矣敬肅二字是應前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此設惟其不能推深責考叔故始得純孝之名左傳云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而終不免犯鬪狠危父母之戒也孟子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或曰假或人之言以問難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謂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也豈亦不能推其孝乎謂能推事親之孝謂事君之忠曰應或人之說爭車者私也不孝也爭車為私而爭故為不孝先登者公也所以為孝也先登為公而勇於戰所以為孝愛其身者事親之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忘其身者事君之忠事君能致其身忠孝豈有二道乎只是一理推之所用而不同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陳云禮記祭義篇載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則考叔之勇謂先登正曾子所謂孝也先揚然考叔不死于先登之傷後抑言考叔不死於公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死於私不死於公照前公私二字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推字照主意昔左氏

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見隱公元年詩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有窮匱又能推之以錫及其儔類自今觀之東萊反以此詩譏之能捨肉而不能捨車能捨車則何致於爭則其孝有時而匱矣不匱之稱不足以當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能化子都則不為潁射死矣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下是以當不錫類之美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設使考叔能三復此詩之詩得不有愧於心乎

齊魯鄭入許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主意三國同投伐許齊魯無功不敢受鄭雖有功而不敢特可謂善處功利者也

共患易共利難利患二字對起本題只是共利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就患利二字同有畏心其勢必合此共患之所以易也同有欲心其勢必爭此共利之所以難也自古及今為後反事張本引變親為疎變恩為怨皆因有爭變黨為讎者不以共利者以同有欲心致爭故也吁亦難矣本題只是共利故只以難字歇吾觀三國之克許入本題事何其善處乎功利之間也一篇主意在此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謂潁考叔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二國大夫無功畢登者鄭之師謂鄭師畢登而齊魯之師無與焉二國之兵無功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鄭獨有功以許歸鄭固其所也先言鄭當得許然常人之情轉說共利之難戰則避患而居後此共患之情狀勝則爭利而居前此共利之情狀不恤己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所以共利必爭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引事證上意三國時鍾會伐蜀人皆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擠其功而殺之見三國志艾會傳鍾會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誣艾有反狀發是詔書檻車召艾王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晉二將同伐吳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擠其功而劾之見晉書王濬傳吳孫晧降於濬將王渾忌濬之功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之用心假使二國如此二人用心而與鄭國爭功則

三國之禍矣則齊魯鄭必至自相攻伐兵連禍結矣此見共利之難也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許地雖褊狹小也然亦古之建國也許國大岳之裔一兎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競之引喻一兎一金之利雖小必爭況一國之利乎況一國又非一兎一金之比今舉以與齊而齊不敢受謂齊侯以許讓公舉以與魯而魯不敢受隱公辭曰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討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於鄭乃與鄭人為鄭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群后德遜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為鄭伯者固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謂立許叔為後不吞許之疆不有許以為縣此言鄭莊公亦不敢自取也將何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然齊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於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也齊魯無功而不奪人之功三國不敢受許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鄭不絕許之祀而不遂許之疆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發盡善處功利之意是心也總意豈特可用豈待可用之戰陣之間哉相遜之心無施不可凡與人共利者大而共政朝廷之上與人共為政事小而共財鄉里之間與人共富財利推是心而君之推此相遜之心以處其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豈復有爭奪之禍哉雖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柰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為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為廉蓋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息侯伐鄭

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主意責息侯不安於小國之常挾鄭陵己忿心勃生故先加兵於鄭自取喪師之禍

君賤惡勞賤者必勞居貧惡困貧者必困居難惡辱患難之中必受恥辱皆禍患之招也

有是三者不願受而悉之嘗能招禍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言賤者當得勞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言貧者當得困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言難者當得辱○三者不期而至皆理之常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孰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三者自當領受今乃欲離去之此所以速背而自投于禍患之網也應前禍之招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轉正說謂三者之來皆是常理彼其所以冒於禍患者彼謂常人特不能處其常而已知其為常理而處之安得有禍自處于勞則在賤而安矣安其賤之常也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安其貧之常也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安其難之常也○安者發明無禍之意安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引入本題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恥當抑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為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息之為國至小介乎大國之間與鄭為鄰雖祇慄危懼使能常懷常畏之心猶恐不能自保尚恐不能自全其國況敢與人爭較乎何況與人爭較曲直當其與鄭違言之際違言謂言語不相和順息侯盍自咎曰小

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亦天也天實為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深責息侯忘小而犯大忘息之小犯鄭之大宜其自取覆敗覆軍不能比其自取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韙是也詳見本題張義然鄭息俱有違言特生下意鄭之大不先加兵于息鄭不先來伐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息侯乃先來伐鄭何耶設問蓋小國之心說息常疑人之陵我息侯之心常疑鄭國以大陵小故忿心易生應前一朝之忿此息師所以先動也說盡息先加兵於鄭之意是心也非特息侯為然此下一段議論是皆息侯以戒世人凡人之處於困阨亦猶息侯之處小國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亦猶息侯忿鄭國之陵己吾將有以勝之以理勝人以息其不平之氣當貴盛之時夫凡得勢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非是奉其人承其勢奉貴者也乃是奉其貴盛之勢當貧賤之時未得志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非是陵其人陵賤者也乃是因其貧賤而陵之實以知其然耶發意未盡故又設問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雖先貴後賤然同是此一人非昔賢而今愚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前日奉承之人忽轉而為奉承則回視

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以此知其只是奉貴者也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為我亦自若也雖先賤後貴亦同是此一人非昔愚而今賢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前日欺陵之人忽轉而為奉承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以此知其只是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為而喜非真奉我何喜之有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為而怒非真陵我何怒之有心者我之心因將治我之事也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我所當講明推行之事而此心實為之何暇卹貴者之喜卹賤者之怒哉所當治者有何暇事何暇因貴賤而為之喜怒哉此段議論極有警東萊能如此若可謂善處貴賤矣若聖賢之心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不特如此之淺陋也

羽父弒隱公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壬辰羽父使賊弒公立桓公

主意 謂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隱公遜國於其弟甚美舉也貪戀數年去位不速遂罹弒奪之禍非為義而得禍乃為義不盡而得禍也後之為義者盍鑒隱公之禍敢不勉乎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此是反說起來是正生意利者人之所趨人心本好趨利義者人之所憚人心本畏為義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義者人之所憚況重之以禍乎說敗天下為義之心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威公初惠公元妃無子而繼室生隱公其後又再娶生威公惠公薨威非正嫡而隱將長當立隱公承父之志欲立威公而威尚幼故隱公攝君位以待威公之長而遜國與之威公反不亮其心而弒之不亮隱公遜國之心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遜國之為甚高被弒之禍甚慘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此隱公之弒所以敗天下為義之心是隱公之弒非隱公之不幸乃道義之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善禍淫之戒僅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此段方是入正說人皆以為隱公之弒敗天下為義之心此前段反說意吾獨以為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此正說一篇主意是何耶設問隱公之禍非坐為義也坐如坐罪之坐言隱公非是為

義而得禍乃坐為義不盡耳乃是為義不盡而得禍隱公遜國之節再叙起心甚明本心甚是明白迹甚顯事迹甚是顯顯當威公幼弱之時為兒童時隱公苟有他志設使隱公有害威公之志微見風采但略示其意向立可虀粉使可殺威公為虀粉威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性命在其手中不惟無纖芥之際不特無纖毫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又且撫使之長成上有天下有地隱公之心可質天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應前心迹二字所可恨者特為義不盡隱公取禍在此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釋義不盡為惟其去位不亟承上文說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內有此心則外有此形是以無為有詐文飾矣羽父因得入殺威公之謀焉羽父見其形而窺其心故敢進此邪說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轉正說勇退高蹈則去位必亟無貪慕顧惜之心矣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不敢至廬言不仁不義之人望而畏之況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何況敢以殺弟之謀來告我乎兄弟相殘禽獸不為故云狗彘之行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賊之言而不忌欲殺為殺況以殺弟為殺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與前文相應隱公尚

不自警聞此言而不知警省方且告羽父曰為其少故也言吾弟尚幼未得為告吾將授之矣我方將以國授與之使營菟裘今我使人營菟裘之邑吾將老焉我方將遜國而老於此邑而將之一字謂將授將老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引此以證上文貪慕顧惜言將之說當授即授何謂將授將授則是未便授也當營即營何謂將營將營則是未便營也授機之會乘機會以有為間不容髮其間不可毫髮相去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深貶將之一字此所以稆羽父之侮謂致羽父之輕侮起威公之疑言羽父之譖而遂至于殺其身也威卒飲逆之禍皆起於貪慕顧惜之意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前應秋毫不盡遂授大禍隱公之義坐為義不盡況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者何況後人為義心未明而迹未顯者其敢不自勉乎敢不勉於為義以避禍乎此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為鄰大名與大辱為朋隱公之于威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怨隱公之遜貴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辱然則君子之為義夜以繼日發明勉字不敢不用其極者發明為義必盡非

特就義不特成就當為之義亦所以避禍也亦恐禍患公之覆備何無隱公之禍迫之設使無纖隱公之事則為義者立一善脩一行纔勉行一二小事以為美沾沾自足便謂義以足急而不復前矣無復自勉之志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生於自恕焉隱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左右知之卿士亦知之國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魯國決矣幸威公之少尚可偷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必見責也彼威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歲月之淹乎然隱公雖自恕而不知威公之不我恕也人之欲自恕者其可不鑒隱公之覆轍乎隱公之禍既可以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恕之私凡人之所以不能為義者自怠耳自恕耳一經此變二病俱瘳蕩蕩乎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橫騖矣故曰勉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發結此一篇生意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主意] 謂桓公弒其兄而奪之位魯之臣不臧哀伯不能為先君討賊又為忠言以補其闕其於威公信無負矣寧不有負於隱公乎

鄭國之賢鄭國以為賢者敵國之讐也敵國必以為仇讐矣權門之良權臣之門以為良者公門之蠹也侯王公門必以為蠹害矣蕭何韓信之徒蕭何漢相韓信漢將高祖視之則為忠漢高祖爭天下二人實佐助之項羽視之則為賊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蕭何為佐命項羽于麾下 本欽谷

求之從二人皆賢良者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漢成帝時劉歆梁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永應詔皆能白賢對策先帝委政王鳳欽永皆阿附之然則篡君之忠臣則入本隨君篡容之魯威公忠臣陷之臧哀伯也豈非治世之賊臣耶威公觀之則為忠魯國視之則為賊臧哀伯之諫郜鼎入其言則是此言雖合於理其所與言者則非也但不當以此言又威公臣弒君見下四句出禮記凡在官者殺無赦凡君者皆得討弒君之賊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凡同君者皆得討弒父之賊威公以弟弒兄威公弟也隱公兄也以臣弒君威公臣也隱公君也凡在魯國者官於魯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牧圉廝養牛馬者賤役也皆可關刃以戮之官無貴賤皆可討威公況哀伯實世卿世代為卿非世襲也又有祿於國國哀伯受祿於御之有賦于軍有賦於軍旅則有職於祭有職於祭事則寧忍坐視而不救乎何忍坐視其君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能討則誅威公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他邦亦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今乃甘心事之而為之臣又發忠言以補其闕以忠諫補威公之闕其於威公信無貳矣應篡君之忠臣獨不

貳於隱公耶惡帝世之賊臣以不又得二意○自斬關之盜犯門斬關盜寇也人不責其穿窬其穿壁窬牆之罪斬關何必責殺人之囚殺人重囚也人不責其鬬毆既殺人何必責其毆竊年之罪鬬毆以斬關而棄穿窬餘事也穿窬鬬毆斬關殺人則有罪此皆餘事以殺人而舍鬬毆微罪也鬬毆罪有殺人則為罪之○彼威公親為篡逆而不忌譬如斬關殺人之罪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譬如穿窬鬬毆之罪而可責乎宜其說之不納也宜哀伯之諫不見聽由前言之則不忠此句結前段謂威公而哀伯不止其篡由後言之則不智此句結第二段意謂哀伯不知篡君之罪大取鼎之罪小而乃諫之是不智也一進說而二失具焉進諫而一有不忠不智二失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周內史之言左氏所載嗚呼引事主意○蓋匈奴之策奇策也王莽即位而伐匈奴嚴尤以三策諫之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漢書王莽傳王莽篡位立威更拜十二部將三十萬衆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云云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

告者武后耳武后垂拱初詔君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陳子昂因是勸後興明堂上言曰昔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堯衢室周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云云臧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亦猶嚴尤陳子昂之議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公耳亦猶嚴尤不得為奇陳子昂不得為正觀人之言觀人臣之進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觀其所立何人之朝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聽其所言何事苟失身於篡逆之區如哀伯立於威公之朝雖有忠言嘉謀雖有諫取鼎之忠言未免為助亂也未免有佑助亂人之罪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濟之以淫佞從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怒人怨適所以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導之以典刑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孝子之憤亦無自而雪此以治助亂之罪大也何若威公用哀伯之言設使威公能聽哀伯之諫勤遵法義奉勤遵法義必遵守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漢陸賈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則終無彭生之禍矣威公果能如此則必免於彭生之禍○十八年威公及文姜如齊齊侯使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蓋為彭生所殺也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

矣是使隱公之冤無自而伸雖死而不瞑目也哀伯之罪顧不大耶正哀伯助亂之罪吾嘗謂羽父之請結是篇意羽父之請見前篇為威公畫篡國之謀謂羽父請殺隱公而立威公哀伯之諫為威公建保國之策謂使勤遵法義以免後禍始亂者羽父也以羽父始亂之罪斷成亂者哀伯也以成亂之罪斷哀伯正名定罪結正二人罪名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二言人其罪當均詞氣凛然可畏○愚按哀伯忠諫威公盡其有愛君之意其失身而忠於君父之大譬蓋不幸而無識獨歎之羽父親謀弒逆其罪猶在末減而東萊殿之不少恕亦深文矣哉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桓二年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曲沃晉莊伯伐翼隱五年曲

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王伐曲沃 隱五年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曲沃武公伐翼 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曲沃伯殺小子侯 桓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莊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塞也凡有血氣之屬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聽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耳集人之所同欲視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目集人之所同欲嗜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口集人之所同欲享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蔑天下之大利而萃之於此有國者雖欲絕爭奪之禍然傳諸後世其子孫以謂均襲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胄年相若也貌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為而獨尊我何為而獨卑彼何為而獨強我何為而獨弱爭心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

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于是反求諸天而得塞之術曰嫡庶長幼之分 正出為嫡旁出為庶先生為長後生為幼 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使為嫡為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為庶為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為定分 因其天生立為定分 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于天而不出於人命當為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為幼初非人之後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垤之於嶽如瀆之于海如石之於玉如魚之于龍如鳥之於鳳如獸之於麟邈然超軼非吾流輩其自然之尊蓋判於有生之初天既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闢以來所守其守是分而不敢變者 守聖人所制之分 非尊長聖人也畏天也 天實命之為嫡長豈敢犯分 是故微子不敢伐紂 微子紂之庶兄也微子雖賢不敢伐紂為君 目夷不敢伐襄公 僖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子西不敢代昭王 昭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王有適不可亂也令尹乃立昭王 季札不敢代諸樊 吳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諸樊遜位季札季札謝 以數子之賢 四人皆賢者 苟承祀繼統 苟使承其祭祀繼其統業 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 此等有哉然惟其不立故紂為武王所滅宋襄為楚子所辱昭王為吳人所敗而諸樊兄弟相繼遇弒也 然終逡巡却避者 四賢皆辭而不敢當 豈非不忍以一國私欲之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 立非其賢利害但關於一國以庶代嫡禍亂實基於萬世 適庶長幼之定分 應前 歷聖歷賢歷古歷今不敢輕變 始微子所守之賢皆共守之 晉穆侯何人也 入本題事 乃敢首亂之 亂古今聖賢之所為 溺於私愛 愛其少子 命名之際妄有輕重 名長子曰仇惡名也名少子曰成師美名也 馴致曲沃之禍 曲沃成師所封之邑 卒覆宗國 晉為曲沃所滅 為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 曲沃武公既滅晉賂王故王立為晉侯 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 謂嫡庶長幼之定分 至是皆壞 盡為晉周所壞 世始知人可勝天 不順天所生之嫡長 庶可奪嫡幼可凌長 無復定分 簒奪之禍史冊相望 史冊所記簒奪之事無世無之 納中於戎狄夷貊之域者 以中國而為戎狄簒弒之事 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 深罪周晉 噫至貴之無敵 天子為至貴 至富之無倫 富有四海 染指垂涎者至衆也 覬覦者多 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 是勇不足以守天下 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 是智不足以守天下 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 是盟誓不足恃 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 是法度不足恃 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 是城郭不足恃 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衂 是甲兵不足恃 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 天生之分人莫能爭 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 所可恃者惟此而已 民恃吏吏恃國國恃天為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 晉與周 是自伐其恃也 是自伐其可恃之道 嗚呼殆哉 危之甚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楚侵隨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敗隨

桓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昔之傾人之國者匿其機而使人陰墮其計非受害之後莫能悟何其深也方始墮其計終日奔走馳驅聽其所役投于禍患而不自知及師已殘國已破回視前日之所踏者無非陷穽然後嗟臍頓足有不可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曰有使敵人既敗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為深也天下固有奇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尚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以然可謂極天下之至深矣吾觀鬬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嘆其深也世之論鬬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正終不能勝少師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于後嗚呼是何足以闚鬬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追楚之請從季梁脩政之諫以為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其再告之者亦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續告之者何耶蓋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譖者無以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苟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違素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楚之請季梁必有脩政之諫隨侯迫于平日之所畏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時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以為瀆矣隨之所恃者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于不得已而勉從所畏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至於再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從所畏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時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再燭之際季梁之諫安得而不厭乎一念之不忍發于始拒少師之說積而至數年其不忍日深當楚再燭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於從而從生于拒也想隨侯恐懼脩政之時舉國交賀頌其君納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笑已入於吾之機矣兆破隨之機于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伯比之機微矣哉吾嘗深考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

復假李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慚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梁之策置毫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袞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作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猶不知其端倪況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然則將何以自免曰無受焚之地則烈火不能焚玉無受病之地則癘氣不能病人鬬伯比謀隨累年不棄其潰敗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于伐隨而怯於滅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以少師既死則隨無受病之地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為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哉

魯為班後鄭

(桓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齊衛鄭戰于郎(桓十年齊衛鄭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以齊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註】(鄭忽救齊有功自謂過人至欲躐王爵而又使魯劾不如盛德大功皆當為之事何過人之有哉)

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凡當為者皆常也凡不當為者皆過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人當為一合理之事)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為也(人不當為背理之事)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于此兩端之外者哉(事雖多端理則一致)古今以驕矜為通患(驕矜二字皆指鄭忽)抑未之思也(彼驕矜之人蓋未嘗思又理耳)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邪(背理之事)方且愧懼之不暇(言方將內愧懼之心)何敢誇人(豈敢外誇於人)果當為邪(合理之事)則亦饑食渴飲之類耳(饑者必食渴者必飲猶為人者必當行理)何足誇人(我自行理何足誇人)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自而生乎目當視而反盲耳當聽而反聵則為殘疾人矣苟目能視耳能聽始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以誇世者哉雖舜之孝(至孝莫如舜)禹之功(大功莫如禹)臯陶之謨(善陳謨者莫如臯陶)稷契之忠(盡忠愛者莫如稷與契)夷齊之清(清節莫如夷齊)孔孟之學(學道莫如孔子孟子)冠萬世而絕出者(此皆後人所莫及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其實皆人當行之理聖賢亦不以誇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如鄭忽僅能救齊有功之類)如毫髮遽自衒以為過人之行(自謂人莫及我)人亦惑矣(此等人蓋不可曉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盡為人之道方到聖人)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自謂有過人之行)豈特翼而飛鬣而馳耶(身生翼而能飛生鬣而能馳則亦異於常人然有小善何足識)過人甚矣其惑也(應前惑字)鄭太子忽之救齊(入本事)雖曰有功(大敗戎師)然救災卹鄰(救災卹鄰國之患)亦諸侯之所當為耳(乃是諸侯當為之理)遽軒然伐其功(高軒然自矜之意)(責鄭忽矜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躐之(周室班爵先侯後伯鄭伯爵忽以有功欲列於侯之上)又從而加兵于魯(讓來戰于郎)嗚呼(歎而論之)使小國有功而可躐處于大國之上(果從鄭忽之意)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則是臣子有功者可陵君父之上矣)曾不如無功之為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此段轉說鄭忽中無所主推視外物以為輕重)因二帥(獲戎之二帥大良少良)陳俘馘(獲其甲首三百)振旅而獻乎齊(整振師旅而獻所獲二帥甲士于齊)氣吞諸侯氣視王爵(而欲加以侯伯)饋餼之際(齊人饋諸侯)魯為人所先(魯以周班後鄭)遽連三國之兵而伐之(齊衛鄭伐魯戰于郎)何其壯也(其氣當是之時如此之壯)及其嗣位(鄭莊公卒太子忽立是為昭公)微弱不振(為人所逐)為國人所賤其出奔(宋人執祭仲使立突故昭公出奔)其復歸(克其後厲公出奔而欲殺昭公祭仲復歸)不斥其名而赴諸侯(春秋書鄭忽出奔衛又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見鄭人斥其名以赴告諸侯)曾不以君視之甚者詆以狡童(詩鄭國風狡童刺忽也)狡童之稱受侮受辱一至於此(為國人之所侮)前日之壯氣安在耶(無復前日吞諸侯之氣矣)蓋忽之為人(斷上文意)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前日敗戎時如此)人少慢之(魯為班後鄭)已不能平(忿怒而加兵於魯)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後日受侮時如此)人或賤之(狡童之名)反不能較(此時全不能爭)中初無所主(此心初無義理之主)惟視外物以為輕重(聽命於物)隨物而

盈隨物而涸〈盛衰前氣盈氣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應前身不勝其大不勝其小〉終身為物所驅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前日驕而勇後日沮而怯〉已亦不能自知也〈言其絕無所見〉一身不能自主〈聽命於物〉況欲主人之國哉〈況能為君而使一國聽命於我哉結語含分清神〉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公奔衛

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世子忽復歸于鄭

〔主意〕為國而依人以為重不惟人不足依而禍實生於所依 為使勇忽不亂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 忽之失國在於議弱而不在於辭昏也

為國者當使人依已〈義強故人依已〉不當使已依人〈義弱故依於人〉已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一篇主意在此〉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盛則可依衰則失所依矣〉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存則可依亡則失所依矣〉一旦驟失所依〈或衰或亡〉將何所恃乎〈以上是第一節意〉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結上生下〉抑有甚者焉〈轉第二節意〉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存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歟乎可恃〉然猶未足恃也〈雖盛雖存猶有不足恃者〉晉方主盟諸夏〈晉自文公以來爲諸侯之盟主〉宋深結而謹事之〈宋人背楚而事晉〉猗以自固想其心自以為得所依矣〈宋人謂晉強盛可依之以為重〉及阨於楚師之圍〈楚莊王圍宋在宣公十四年〉析骸而炊易子而食〈宋人盡至於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晉直於狄〈其時晉國自有狄難〉坐視而莫能救也〈宣公十五年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晉方主盟諸夏〉諸侯之可依者莫如晉晉猶不可依〈告急而不之救〉況其他乎〈以上是第二節意言常盛常存猶不足依〉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爾〈結上生下〉抑又有甚者焉〈轉第三節意〉魏孝武曾

於高歡〈此史高歡擅之強臣〉日有篡奪之憂所恃以為依者宇文泰耳〈宇文泰在長安帝欲往依之〉一旦脫身虎口〈虎口謂高歡〉自杖入關〈宇文泰迎帝於東關遂入長安〉捨所畏而得所依〈所畏謂歡所依謂泰〉天下之樂有過于是乎〈依得其人故樂〉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帝既入關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遂分東西〉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孝武遇酖而崩蓋宇文泰弒之〉以是論之〈即此事而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以上是第三節意一篇主意重在此〉外物之變不可勝窮〈世故反覆其事不常〉恃外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總結上文三節之意〉人皆咎鄭忽之辭昏〈本入題事〉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如祭仲言子無大援將不立齊有女同車詩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之辭殆非也〈東萊云咎忽辭昏者非也〉使忽不辭〈齊侯先欲以文姜妻忽固辭後以妻魯威公〉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殺之此事即彭生之禍也〉豈有禍魯而福鄭者耶〈均一文姜於魯則為禍於鄭則為福決無此理〉自古小國連姻大國得其所依者蓋無幾而啓寵召兵如銅斗摩笄

之禍者〈史記趙世家〉皆是也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專非也〈言鄭忽自合辭昏不可以重責之也〉後世徒見其終以微弱致禍〈謂鄭忽而直失〉遂并以辭昏譏之〈遂責其亂昏以失大國之助〉殊不知忽前得之於辭昏〈不亂則彭生之禍故其亂昏為是〉後失之於微弱〈忽以微弱為人所逐非關於亂昏也〉一是一非兩不相掩〈亂昏則是微弱則非〉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盡發主意〉忽之言曰〈引自求多福之語謂結是議論〉自求多福〈出詩大雅文王篇〉在我而已〈鄭忽得詩自求之意〉大國何為〈言多福在我自求非依大國而得之也〉信斯言也實先王之法言古今之篤論也〈篤實也東萊深取鄭忽此語〉在我之福〈此下幾明自求之意〉以堯為父而不能與丹朱〈堯能自求丹朱不自求也〉以周公為兄而不能與管蔡〈周公能自求管叔蔡叔不自求也〉以周宣為子而不能與厲王〈宣王能自求厲王不能求也福非在外之物故至親不能相與〉以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豈依大國而可以得福哉〉苟忽能充是言〈設使能克在我之言〉則洪範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周雅之百祿〈天保詩云受天百祿〉皆我有也〈在我之福惟自求則有之〉尚何微弱之足患乎〈何至微弱而為鄭人所逐乎〉論者不識

怨之不能蹈其言蹈謂踐履而反譏其言之失左傳君子曰善自爲謀蓋譏之也亦惑矣如此論怨賊不可曉後之君子苟不以廢言鄭忽爲人固不足道而其言甚當理而深味其言釋然深悟君子因此言而自得於心天下之福皆備于我無在我之外者所謂自求攀援依附一掃俱除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怨言之於千載之上我用之於千載之下是怨雖不能自用適所以留爲我之用也豈曰小補之哉鄭忽在我一語其補益於我豈不夫哉

威公問名于申繻

威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名子者當爲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諱子之始生與孩耳幾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冠昏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沒由命名之日而遐想諱名之時茫昧荒遠若存若亡若臧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名恐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思熟慮俾不爲後世之累當始生之初而思既沒之後可謂遠也已矣名子之際其遠慮蓋如此至於餘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趨一時之便未嘗憂他日之弊也政事苟以濟一時之欲未嘗憂他日之害也財用苟以供一時之求未嘗憂他日之匱也兵革苟以快一時之忿未嘗憂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爲百年計況於創業垂統以遺子孫者反不能爲明日計乎大而國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貽厥孫謀之理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撫其首咳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嗟之項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晉名僖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易中軍之名乎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名武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魯名獻公武公以具敖豈知終魯之世易二山之名乎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失之於咳嗟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諱廢事耳孰知有一顰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可以爲有國家者之大法觀名子之不審可以爲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鑒有規固不可以易心讀之也

王師伐虢

桓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叔出奔虞

[illegible]以理分二字立說謂分與理一也分而訴其君理雖直而亦曲矣豈有犯分而得謂之直乎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信音申○此反難之辭起頭一段未是正意非善持名分者也持守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反難分可勝理理輕於分理不可勝分分重於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分如以臣訐君之類寧使下受抑臣之分可屈勿使上受陵君之分不可不伸所屈者一夫之理理之屈直在乎一身所信者萬夫之分分之尊卑關乎萬世屈尺而信尋矣亦何爲而不可哉世俗之見如此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應起語意亦未說出正意宜人之滋不服也言世俗之論不能服人孰謂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威王入本題事威王天子也虢公諸侯也詹父則虢公之臣也虢公譖詹父不知何事詹父有辭有辭謂其理直王爲之伐虢而逐虢公虢公出奔虞以臣逐君固可罪矣威王不當爲臣而逐其君然人之咎周者不過曰此亦世俗之論虢公雖由君也理曲而分則尊詹父雖直臣也理直而分則卑威王之失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不當屈分以伸理其罪威王則是也固當罪威王爲臣逐君其所以罪威王則非也不敢罪威王較君臣之直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爲霸主時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衛侯

射鉤叔武元咺讒于晉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請襄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君尊臣卑無相訟之理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元咺雖理直不可為之殺其君為臣殺其君將安庸刑庸用也言如此則無所用其刑矣襄王之意柬斷豈非以矯威王之失乎言威王聽詹父之訴而遂殺公故襄王矯其失不聽元咺而殺衛侯也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訓襄王此言可訓萬世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襄王此言依舊不是猶未免隨世俗之見也元咺既已訴君不當更稱其直苟如襄王之說辨元咺雖直一語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以理言之則元咺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以分言之則不可聽元咺而殺其君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此世俗之論判理分為二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其實分與理一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乎理之外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特一虛名耳天下之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於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為名分屈是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為虛名之所壓乎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持名分適所以壞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自此以下方正說出主意言理必及分所以異於世俗之論分不獨立與理俱立理不虛行與分俱行得則俱得分存則理亦存失則俱失分亡則理亦亡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此句發明主意極分曉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譬如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而證父理也曲矣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所證之事雖是猶不得為直也弟之紾兄者先有紾兄之曲譬如紾兄之臂者弟而紾兄理已曲矣紾戾也不必復問其所紾之由也所爭之事雖是亦不得為直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猶父之不可證兄之不可紾也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犯分訴君則犯理矣理既直固訴不必訴真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又轉一轉其理固直不訴則理尚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犯分大惡豈復有理尚安得有所謂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二人皆因訴君變直為曲二人之理已曲吾從而治之亦治所當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復何所屈哉周王苟以是正其罪二王誠能正二臣訴君之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二臣自知不合訴君設豈無憾矣設盡也盡論年也言終身無怨也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當時諸侯之臣有欲犯上而訴其君者必以謂訴所以求直今訴君而反變為不直曷若不訴以全吾直乎勞而不怨雷而不叛蓋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止之進一步說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君者臣之天也不惟君不可訴亦不當爭曲直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君子善則稱君過則歸己者正此意也蚤朝晏退此事君之職戰戰兢兢此事君之心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不言敢懷較曲直之心所知者盡臣道而已但知為臣當盡臣道為人臣者皆懷是心雖極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釁耶後世亂臣賊子陷於大逆者皆因見君之曲而己為直耳惜夫威王昧之而不知威王不知此理故聽詹父而遂其君襄王知之而不盡襄王不盡此理故雖不殺衛侯而猶謂元咺理直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者也二王皆未免世俗之見也○此句應前理分二字大抵作文須要照應首尾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破世俗之論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此理既明然後下不犯上而復於古矣

虞叔伐虞公

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主意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此二句可為此事之斷案又劃出新意言人能以貪財之心而求道以吝財之心而守道則所得深可樂就此是就當說中拈出新意所以為妙

虞公以貪失國求玉而又求劍至於見逐虞叔以吝逐君獻玉而不獻劍至於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以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己之物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拒之亂安得而不作乎然貪吝非二法也言二病同一體視人之物則貪視己之物則吝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名雖不同其心則同出於嗜貨虞公貪人之物虞叔吝己之物同一嗜貨之心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吾愛彼之劍彼寧不自守乎必不至於貪矣虞公能如使虞公思

此賊貪之病除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吾自愛其劍彼豈不欲得之乎必不至於吝矣虞叔除如此則吝之患消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恕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相責則反是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一貪一吝遂成用兵伐君之禍由古而暨今人之所以相戕相賊相殘相攘者職此之由吾將告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庶幾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餓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餓虎也無益於彼祗取辱焉信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此句後面載矣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貪吝雖非美事而皆有用處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雖非善心亦人情所不能無貪吝之念苟本無邪若以為無安從而有則人有得令既有此貪吝之人苟本有邪安得而無則亦安能盡除此念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無人情不能無此然亦不必使之無也但要善用其貪吝耳吾心一旦渙然氷釋心悟於善渙然如春水之消融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善用之則皆至理也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事貪於念生於中乎即將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意是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如貪吝之念用之以好道則為善念矣是念加于事之惡者即名惡念貪吝之念用之以好貨則為惡念矣所謂念者初無二也取貪吝之念而所用則不同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為善用之燎原則為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溉田則為善用之灌城則為惡然曷嘗有二水哉自人觀之雖若為二而其一未嘗不卓然獨存于二之中也世所以指虞公為貪者此下一節發明以貪治貪之說以其求財不厭耳虞公貪財故為惡念苟用是念以求道不厭立而不已夫學適道可與立矣貪道之念猶未已也必求與權必求造於權之變賢而不已說為可謂賢矣貪道之念猶未已也必求為聖及求造於聖為安焉之境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乎不厭即貪之意也世所以指虞叔為吝者此下一節發明以吝治吝之說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虞叔吝財故為惡念苟用是念以守道不失善用其吝即善念矣與生俱生欲不能還當生而不為物欲所奪與死俱死威不能奪當死而不為威武所屈則與顏子服膺

莊子禮

弗失何以異乎勿失即吝之意也服膺謂服之於心胸中求財與求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守財與守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失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惡今之善好遷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因物謂事物也善惡而改其名吾之念曷嘗改哉其為貪吝之念一也人徒見其嘗名貪嘗名吝遂疑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念之外是以惡熒而廢火食惡溺而廢水飲也誤矣

楚屈瑕敗蒲騷

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楚伐絞桓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屈瑕大敗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主意 假設操舟一事以喻屈瑕與舟人嘗同一轍其大意謂屈瑕初受佐於鬬廉以取蒲騷之勝未用其謀以致之業以敗絞人便謂能盡用舟之術卒敗於羅人軍敗身與鄖莫嬖世盡死瑕之死生繫於戎敗之勝敗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此非實事蓋假設以喻屈瑕也其始折旋疾徐折旋謂運轉之方疾徐謂急緩之節惟舟師之是聽一聽舟師所教閑悅擊楫既皆所以運舟雲興鳥逝一息千里形容舟行之速○以上一節喻屈瑕蒲騷之役雖未知操舟之術而動於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決也于是小試於洲渚之間洲渚謂水之小者學操舟者於是自試其技平瀾淺瀨水波不興形容無濤瀨風波之恐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無所不可而無所拂不知

適有大幸(舟人不知幸免覆溺之患)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自謂盡得其師之技○以上一節喻屈瑕)
(伐絞之役)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棄其師而自用)沿視溟渤(溟渤海也視之如沼沚然)而杯視
江湖(江湖大水視之若杯盂然)推鼓徑進(形容行舟之速)亟犯大險(言無所畏)吞天沃日之濤
排山倒海之風(二句形容風波之險)轟磕澎湃(形容風濤之聲)奔鯨駭虬(鯨大魚虬龍)
(虬龍角也)乃徬徨四顧膽落神泣(形容驚畏之狀)又墮槳失柁(操舟之具一無所施)身膏
魚鼈之腹(身死於水為魚鼈食之)為世大戒(以上一節喻屈瑕伐羅之役)然則召今日之危者
豈非前日之幸乎(危謂身死幸謂小勝)將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風濤喻艱難)
之(幸)則將之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必無今日之危)屈瑕之禍(入本事)不幸
類是(與舟人之事相似)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蒲騷鄖地名其時鄖人)
(欲與四國伐楚師)自知將略非長(屈瑕自知為將非己所長)委計鬪廉(委謀於鬪廉以為謀主)教
以次鄖禦四邑者鬪廉也(鬪廉戰蒲騷以兵次於鄖郊之地以禦絞州蓼之兵凡三宿曰次)教以銳
師宵加於鄖者鬪廉也(鬪廉自將精兵因夜以襲鄖人)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

東萊左氏博議　卷之四　十三

又鬪廉也(事見本題注)無小無大惟鬪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蒲騷之勝皆出鬪廉之謀)
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操舟者喻屈瑕舟師喻鬪廉)屈瑕徒見
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欲學鬪廉奇計取勝)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
(絞小國猶洲渚之小水也)幸而絞人偶入其(絞人中屈瑕之計蓋適遇一勝爾)志滿氣揚(形容屈瑕)
(得意)自謂算無遺策(自謂盡得用兵之術)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相兵能人)
(皆無居我上者)彼區區之羅人敢須折箠笞之耳(言羅國小彼之請易)削規破矩任意
直前(謂覆次以辭且不設備)變出不圖(不料羅與盧戎兩軍夾擊)軍潰身縊(屈瑕兵大敗縊於荒谷)其
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應前不幸類是)鄧曼推其禍端(楚王夫人鄧曼)歸
之蒲騷之役(鄧曼言屈瑕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
蒲騷(此東萊一篇主意)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猶操舟者小試)
(於洲渚時)苟又操於絞人(設使為絞人所勝猶舟人小試而遇風濤)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前日)
(用鬪廉之計)今以自用而敗(今伐絞自用其計故取敗亦猶舟人之遇難而悔)將益求其所未至

(自謂用兵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亦猶舟人終身不敢言舟楫)彼既見其謀之驗(許其足以勝絞人)
忘其幸而矜其能(矜其能伐絞之勝矜其計謀之能)口心相語(口與心言)曰昔蒲騷之勝借
曰鬪廉之謀(昔日以用人言而勝)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鬪廉教我乎(行軍之法固有)
(役徒以登山采樵者所以誘絞人設伏兵於山下役將設計欲誘絞人攻不用兵扞衛采樵之人明日屈瑕以役徒登山采樵絞人爭出而堅其北門先為山下伏兵所敗蓋屈瑕自設此計非出於鬪廉之教也)此所以
堅其自用之意(應前自用)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自縊於荒谷而死)屈瑕之死生在於
伐絞之勝敗(應前禍在絞而不在蒲騷)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勝於絞所以驕之敗於羅)
(所以陷之)庸非天欲斃之乎(言非人所能為)苻堅之治秦(引事喻○晉時苻堅據僭秦)一則
王猛(王猛秦人)二則王猛(言聽教王猛之言)一猛之死(猛死未幾)王下詔以新失丞相
置觀以聽訟(苻堅下詔云云)其辭至兢兢也(詔語極其謹畏亦猶屈瑕未敢自信)繼踵而張掖
西域之捷交至(張掖郡名西域西夷也王猛死後有此戰勝)其心始縱(苻堅自謂得前人之心)謂天
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亦猶屈瑕伐羅之時)遂自用而致淝

東萊左氏博議　卷之四　十四

水之辱(苻堅大舉伐晉敗於淝水秦遂以亡)蓋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設使無張掖西域之捷而)
有小敗(觀注)必不敢遽輕天下(必不謂天下事止此耳)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
(二事亦頗相類)由天子至於庶人(泛論結論)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
(初離師傅自當事任)遇事之易者未足喜(易中有禍)遇事之難者未足憂(難中有福)蓋先
遇其易則以易為常(一事既易以後事事皆易)是禍之原也(故不足喜)先遇其難則以
難為常(一事既難以後事事皆難)是福之基也(故不足憂)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如苻堅之)
類以一能敗一身者矣(如屈瑕之類)豈不甚可畏耶(此可為世之戒)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癸仲立厲公

（桓十一年註見四卷）○祭仲殺雍糾（桓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高渠彌殺昭公（桓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齊人殺子亹（桓十八年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信也）○楚殺子南（襄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主意雍糾欲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欲殺子南而謀於其子雍姬告之而殺其夫子南不告而殺其父君子處雍姬棄疾之變則當如何斷之曰此君子所必不遇之變所不必講之事也吾誠君子豈有人敢必殺吾父之事而謀諸我乎）

告君子以理告眾人以事所謂眾人者見形而後悟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于義死生之際固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眾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心惟淡乎若大羹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就其所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以所惡者莫甚于死也故寧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弗先知則陷厲公之機矣向之死以徇國今之死以怙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弒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縱弒君之賊不數月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渠彌之戮矣向之死以討亂今之死以從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于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足為難也臣之死於君死于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雍糾祭仲之壻雍姬祭仲之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子南之子名棄疾二事並詳其題注）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之何（設問雍糾棄疾問父斷謀也何以處之）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為三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也（三者一事同體）全彼則害此（雍姬全父而殺其夫）全此則害彼（棄疾全君而殺其父）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以上一節是設問）曰（吾云）是不必講也（言此乃不必講之事）有是事則有是理（故當講）無是事則無是理（故不必講）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決無此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又何必講求其理口義論甚高）伐國不問仁人（古者尚不以伐國之事問仁者之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豈有對孝子而言之事者）世之所無也（所謂無是事則無是理也）君子之深愛婉（禮記孝子之深愛者必有和氣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見者意消（人之望見孝子者意已消釋）盡雖欲微諷其親（微諷也）猶忸怩而不能出口（尚慙恧而不敢露出諷親之語矧）曰殺之云乎（況敢公言殺其親乎）將聞君子死親之難矣（親有難則孝子救之救而不得則死之）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故知君子必不遇此事）里閭之相毀訾者（鄉里之人相毀罵者）遇其所訾在席（遇所毀者有鄰之人同在坐席）必為之止（必皆止其毀罵之言）父子夫婦間豈朋友比哉（恩義尤重於朋友也）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之（以殺祭仲之謀謀於其女）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憚而告之（以殺子南之謀告於其子）固可占知二人之為人矣（可見雍姬棄疾之非君子）平居暇日識不足以動人（平時變親之識不能感動於人）禍已至此（一旦忽聞殺親之謀）告者殺夫（雍姬）不告者殺父（棄疾）左右皆坑谷也（言與不告無一可者）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必非君子（二句發主意極明白）兩者為可並立耶（結上二句）吾之所愛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立身修德不可不謹）

未有旣爲君子而後遇此變者也（據爲君子所必不遇）今幾於爲君子而忽於講二人之得失（今人不爲不造君子之地）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但憂遇此變而無以當之）抑末矣（是不知其本也）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以主意斷）

盜殺伋壽

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衛侯放公子黔牟（莊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主意）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理也以二子之賢而生於淫亂之中是天理之不可誣也然以宣公之淫亂而有二子之賢豈乖氣反足以致祥耶蓋二子者君子所謂祥而衛國所謂異也

和氣致祥（和氣與祥瑞爲類）乖氣致異（乖氣與異爲類）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桴鼓應也以類相應如鼓應桴○此篇亦反難設疑之格）物之祥不如人之祥（人之祥是指急壽二子）故國家以聖賢之爲佳祥（此人之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此物之祥）物之異不如人之異（與上文之祥對言）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此人之異）而彗孛飛流（星變）龜孽牛禍（怪殺）之異次之（此物之異）是以王季文王（王季生文王爲聖人）迭出于古公之裔（古公太王也王季之父文王之祖○此言和氣致人之祥）武庚祿父（武庚祿父紂之後也與管蔡作亂周公誅之）實育於商紂之門（此言乖氣致人之異）亦各從其彙也（彙類也）衛宣公之無道（反本題事○無禮謂上烝下淫）昏縱悖亂腥聞于天（言衛宣惡不容掩故罷跪過）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爲凶爲姦爲逆爲惡（乖氣致異如宣姜朔等人）而伋壽二子（伋左傳作急字）並生其家（伋宣公所烝夷姜之子壽所納宣姜之子宣姜本伋之妻）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乖氣乃能致祥豈天理差舛乎）曰（答）是所以爲天理也（承上句天理爲此事之所）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雖人欲橫流之中天理未嘗不存）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

五典隳矣（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典）凡生民之常性皆剝喪而無餘矣（此言宣公以人欲滅）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汚之地（此見天理之不可滅）是之上帝之降衷（衷善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昏縱悖亂應前宣公昏縱悖亂之事）未嘗不存也（天理無所不在）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但見宣公昏縱悖亂之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二子天性之善不爲氣習所移）豈得之於人乎（非由人之所告）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嘗亡也（發明天理未嘗差舛）嗚呼天理固然矣（再設疑）若宣公之無道矣反以賢子孫遺之（因上文天以二子彰此理而反覆辨難）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前段不曾解說致祥致異故再以此設問）曰（答）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此意極高發明二子雖賢反爲衛國妖禍）彼以其邪（宣公）我以其正（二子）彼以其濁（宣公）我以其清（二子）每若鑿枘之不相合自濁朋惡黨視之（如宣姜惠公皆是濁朋惡黨）豈不猶妖孽哉（二子獨異賢無故在衛國視之如妖孽也）讒說交作（讒說謂宣姜公子朔譖急子）致二子之死（二子皆爲盜所殺）又致惠公之逐（謂左右公子立黔牟而惠公奔齊）又致黔牟之放（謂惠公入而放黔牟）又致左右公子之誅（謂惠公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其爲變異孰大焉（二子之賢果爲衛之妖孽）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解天理有時而舛之語）乖氣之果致異也（解乖氣或致祥一語）天雖降祥（此下文生意）人無以承之（宣公不能承天之祥）則祥變而爲異（所以流禍如此其酷）使宣公因二子之賢（此下發明承天降祥之意）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悔前日之非而反於正理）正宮闈以正朝廷（宮闈謂閨門之內朝廷以所自出）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宮闈旣正則無不正矣）風驅雷動（喻化行之速）萬惡皆消（如衛武之惡皆消）固可以移鶉奔桑中之詩（二詩皆衛國風鶉有奔奔序云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桑中序云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而爲漢廣行露之章矣（漢廣詩出周南序云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男女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行露詩出召南序云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言衛宣公若能悔悟至此乃可謂承天之降祥也）變災爲瑞變乖氣爲和氣特反覆手耳此豈宣公之所及哉（然宣公不能如此）宣公固不足責（又轉一意文勢如此轉方造其妙）以二子之賢受之于天者如此（天姿如此之美）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歟（又設此問）曰（答）黍稷種稑之種受於天也（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亦猶人資質之美得於天）如是

而穡種 如是而植音 如是而耘去草 如是而穫者人也穫收刈也五穀待人播植耘穫
亦猶資養者要以充養而廣大之 鹵莽滅裂莊子云鹵莽而耕滅裂而耘 而坐待倉箱之盈詩云乃求
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可乎人力不加則五穀不熟 二子之受于天者、大舜之資也天資之美與舜聖
同人其處頑父嚚母之間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舜之父頑母嚚而宣公宣姜之淫亂亦如
舜之父母 終至格姦舜事父母克諧以蒸蒸乂使不至於姦而二子不能化宣公宣姜之惡 雖守區區之介憲爾
外然自守 死於無名二子之死不合中道無殺身成仁之義 成父母之惡者然成父母殺子之惡 無他
為辭說在下 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舜能充養而廣大而二子不能猶五穀而播植耘穫之
不全 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應前主意 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
不可恃應結尾意○此四句極有精神 是道也結繳 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
以知之豈有理哉

魯及齊師戰于奚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
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于
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
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候者為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
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
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漢丙吉為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
白囊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白吉恐虜所入邊郡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科條其人吉以是得憂邊思
職之稱見漢丙吉傳 當是時吉為相久矣邊吏之壯老材否諉不加省見
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
入至聞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吾

恐汝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矣雖憂亦奚以為善乎魯威公
之言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
何謁焉威公之意以謂為備當在于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故雖謁
之吾雖憂之城戍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築也矛戟車徒非一日二
日所能繕也餽餉芻茭非一日二日所能備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
已威公之責成疆吏亦嚴矣猶有說焉威公之責疆吏則是而所任
以守疆場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不賢耶徒委其責而
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西河則魏不知有秦吳起魏文侯時為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 付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漢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 付羊祜以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是數公者固不以邊警煩君父為其君者亦可以委其
責而高枕矣非數公而苟弛其銜轡則掌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
寇而起釁也僖三十二年亦見三十一卷內 此又人君之當戒

威公與文姜如齊

桓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主意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盜之入甚於城郭威公文姜犯禮如齊徇其欲所以致殺身之禍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兵革也 而不知畏無形之寇物欲也二句總挈 兵革
者有形之寇也寇壞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窮晝夜親矢
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為虀粉乎迫大害者固不敢離
小勞欲之寇人甚于兵革欲無形兵有形 禮之衛人甚於城城郭能禦有形之寇禮能禦無
形之寇 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犯禮者多 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
之耳不知畏故狎翫之 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有形可見有方可備 其至

有時猶可禦也（故可得而備禦）至於無形之寇（發於物欲之寇人）游宴之中有陷穽焉（陷穽所以陷猛獸者）談笑之中有戈矛焉（戈矛皆兵器）堂奧之中有虎豹焉（虎豹能食人）鄉鄰之中有戎狄焉（戎狄能殺人四者皆非真有之物而物欲之害人有甚於此者）藏於杳然冥然之間（杳冥謂其爲寇無形）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卒忽謂其爲禍甚速）非聖人以禮爲之防（苟非有禮以防此寇）則人之類滅久矣（皆爲物欲驅之陷於死地也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君夫人父母沒（諸侯之女嫁爲他國夫人而已之父母死）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當使大夫歸慰夫人之兄弟夫人無自歸之禮故詩序曰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禮也（此古人所制之禮）姑姊妹已嫁而反（父之女兄弟曰姑己之女兄曰姊女弟曰妹若已嫁人而歸父母家）兄弟弗與同席（則兄弟不得與姊妹共坐）亦禮也（亦古人所制之禮）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爲別嫌明微耳（常人見此二禮不過謂聖人以此別嫌疑之迹明隱微之意耳）亦未知其爲甚急也（初不知此禮能拯人之身其功過於城郭）魯威公及文姜犯是禮以如齊（特文姜已無父母不當歸齊犯前一禮又不當與兄同會因而啟亂犯後一禮）轉盻而罹拉幹之禍（拉折脅也幹脅骨也公子彭生有力齊侯使與公同車因折其脅而殺之）身死異國爲天下笑（威公魯君而死於齊）一失於禮而禍變至此（禮能衛人威公由於禮外故遭此禍）人其可斯須去禮耶（發得意盡）君子視欲如寇讎轉正視禮如城（一句應前欲甚於安華禮甚於城郭）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言以物欲求寇我者是不一端）稍怠則隨其手矣（守禮稍怠則遭其禍）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亦指無形之寇）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恃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禮衛身則危）升降俯仰之煩（禮之儀）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禮雖煩人猶勝於殺戮之禍）弁冕環佩之拘（禮之服）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禮雖拘人猶勝於其華之禍）人徒見君子常處於至勞之地（行禮雖勞）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行禮則安以其免於物欲之寇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應上煩拘二字）亦未見其害耳（未見物欲之害人故厭惡禮文之煩拘）城之固于寇者（引有形之寇讎）樓櫓雖密猶恐其蹂（樓櫓設於城上者）隍塹雖險猶恐其平（隍塹掘於城下者○此言人如設有形之寇）豈有厭樓櫓之太密惡隍塹之太險者哉（厭惡二字應上文此言人於守禮則厭惡於守城則否）苟人果能負見無形之寇（負見然後知畏）則終日百拜（享禮也）猶恐其疏（亦由恐樓櫓之疏者）曲禮三千（經禮有三百曲禮有三千雖曲禮謂委曲禮文之事）猶恐其簡也（亦猶恐隍塹之淺者○說簡二字與煩拘爲對）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厭惡煩拘皆是字面相應今人初學文要若此法）

辛伯諫周公黑肩

（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侯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百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纔八字耳總古今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唐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後廢后及妃爲庶人令司空李勣齎璽冊皇后武氏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自是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史臣贊曰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矣）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僖四年晉獻公立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九年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初上使太子勇參决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後遇冬至日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后由是數稱廣賢楊素揣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使素賚上發勇立晉王廣擬路東宮幸臣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喧謗過失日聞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廢勇及其男女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四年上疾寢於仁壽宮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

殿曰召我兒勇述巖出閣爲敕書示楊素素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

春秋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甲午齊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齊王芳犯之而有曹爽之爭

三國魏齊王芳明帝養子也立爲太子景初三年正月明帝疾太子即位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嘉平元年大傅司馬懿以皇太后令收爽羲訓晏颺謐等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

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

晉元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爲腹心抑損王氏之權而敦不平遂舉兵叛據武昌

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

唐明皇寵安祿山及楊國忠爲相與祿山不相悅屢言其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陰蓄異志始將十年以十一月舉兵反詐爲敕書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

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豈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于理惟言出於理故凜然刻入穿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震非霜雪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碪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漢袁盎 青蒲涕泣之由此而發也漢史丹 大傅歎聽之譏由此而識也司馬懿 尾大不掉之警由此而生也昭十一年申無宇 世儒之文詞愈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中之欹器歟見家語三恕篇 嗚呼

然不能爲八字亦大[illegible]

辛伯之言真有國者坐右銘也爲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游履之象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發句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固可配無逸之屏唐崔植曰元宗即位宋璟手寫無逸爲圖以獻帝置于內殿出入觀省以自戒而代千秋之鑑也唐元宗千秋節公主王公獻寶鑑張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故吾以謂獻丹扆之六箴者唐敬宗李德裕上丹扆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乖異也三曰罷獻諷徵求珍怪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信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輕出游幸也帝不能用不如獻辛伯之八字

楚武王心蕩

莊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因論楚武無理義以養其心所恃者血氣而已血氣既衰故心隨之而蕩焉若聖賢以心帥氣而氣聽命於心故勞逸憂樂死生雖變而此心不爲之少變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聖賢心爲之主氣爲之役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衆人氣爲之主心爲之役此二句破題如破的之勢凡氣之在人先言衆人之事逸則肆安逸則氣肆勞則怠勞苦則氣怠樂則驕喜樂則氣驕憂則懾憂患則氣懾生則盈少壯則氣盈死則涸臨死則氣涸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心聽命於氣故如此志者氣之帥也聖賢志爲氣之帥今心隨氣變是志不能爲氣之帥而氣反爲志之帥矣衆人反是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氣盛則心亦盛氣衰則心亦衰則心者氣之役也衆人常人若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此下轉說聖賢歷山之耕舜微時耕於歷山此聖賢處勞時南風之琴舜爲天子鼓琴以歌南風此聖賢處逸時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不爲勞而怠不爲逸而肆羑里之囚文王拘於羑里此聖賢處憂時虞芮之朝虞芮二國爭田訟於文王此聖賢處樂時憂樂變於前而文王

之心未嘗變也不為憂而踰不為勞而懈避席之時曾子侍坐於孔子避席請問此聖賢處生時易簀之際曾子寢疾命曾元扶起易簀此聖賢處死時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不為生而盈不為死而涸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憑陵諸夏楚蠻夷之國盛憑陵諸夏以楚武王以小國而僭之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至臨戰之年以堂堂之楚飾伐蠹爾之隨將授兵而心蕩焉蠹爾小隨心蕩謂心志搖亂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楚王平日不能以理義養心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心聽命於血氣平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真能不動也非能知聖賢之不動心氣方剛也故臨戰而不懼死期將至血氣既竭血氣衰而蕩散心安能不隨之而蕩乎心聽命於氣故氣蕩而心亦蕩彼鄧曼者鄧曼不知義理而妄論方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以蕩王心者豈一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又歸之於鬼神又謂先告知王祿蕩故蕩王心抑不知心即天也不知心即天理之至公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心之妙用即神未嘗有心外之神四句理趣深長烏可捨此而他求哉捨吾心而求天與神者非也心由氣而蕩楚子之心因氣而蕩氣由心以出人之血氣皆由心而生蠹生於稼而害稼者蠹也蠹皆由稼而生蚋生於醯而敗醯者蚋也蚋皆由醯而生氣出於心而蕩心者氣也猶蠹之害稼蚋之敗醯鄧曼區區四顧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而悟此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賊吾心者所出之血氣也將不得而遁矣賊非在外豈容遁遊賊既不得而遁接上句遁字作餘意吾養氣者盍亦鋤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血氣雖聖賢不能無故設此問吁又非也答言血氣豈可得而除去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亦非別是一氣同常人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不養則為血氣養而無害則為浩然之氣苟失其養則氣為心之賊戒人如此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聖賢如此亦何嘗之有哉為賊為輔均此氣也憤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常人不能養氣故當死生之變而心亦變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聖賢獨能養氣故當死生之變而心不變凌煙圖繪之功臣唐太宗圖繪功臣於凌煙閣誰非前日之勍敵耶言唐太宗能用豪傑故始為勍敵而終為之臣若人能養氣則始為心之賊而終為心之輔矣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主意四鄰能害吾國猶六氣能致人疾三甥不教鄧侯自治其國而欲殺楚子猶醫者不能教人自養其身而欲除天之六氣豈理也哉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此亦引喻立意之椽六氣之說本左傳所載醫和對晉平公之言陰淫寒疾陰氣過則人感寒疾陽淫熱疾陽氣過則人生熱疾風淫末疾風過甚則手足緩急雨淫腹疾雨過多則腸胃泄注晦淫惑疾夜以安身而嗜欲過度則蠱惑其志明淫心疾晝以應事而思慮過度則勞傷其心以上皆醫和之言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六氣生人六疾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猶言盡去四鄰而後吾國無害世寧有是理耶以見三甥之謀謬甚不歸咎於人而歸咎于天不能教人養生而責天之六氣此天下之拙醫也亦猶三甥請殺楚子亦拙於謀國矣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氣六氣本無害善守身者無疾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四鄰本無害善守國者無患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鄰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目不妄視足不妄行嗇汝精神收斂精神身無所耗時汝飲食以養胃氣審汝藥石以禦邪氣石針砭也此四者守身之法六氣雖沴沴害也於汝身何有哉不能為身之疾豐汝德澤德澤以洽其本明汝政刑政刑以治其內固汝封疆封疆以守其境訓汝師旅師旅以治其外此四者治國之法四鄰雖暴橫強橫於汝國何有哉不能為國之害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國治則存國亂則亡入本題事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三甥但知亡鄧者必楚子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踈也正如拙醫欲除六氣

柳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於楚耶。（後遷在）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言近楚國者不止一國）楚不先加兵（不先伐他國）而唯急于滅鄧者，（楚文初即位首滅鄧國）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鄧國無備，可乘，楚豈能滅）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三甥不知以此為憂）顧以鄧敵為憂，（但憂楚能害己）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楚國猶存，豈無能滅我者）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諸侯猶存，豈無能滅我者）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慮前亡鄧之原，不專在楚）當是時，（春秋之時）強凌弱，（言兵之強者凌蔑微弱之國）衆暴寡之風（民之衆者暴害寡小之國）徧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于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書於諸侯之史策，策者簡書也）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見得雖無楚國，鄧猶不免於禍）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能，其挽亦迂矣。（蘇國之迂，猶治病者之拙）嗚呼，（一又轉一意）四鄰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蠶食如此）亦未可恃以為安也。（下文引事證此意）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秦有六國，楚見以亦滅，陳勝以亡）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于南北既一之後。（文帝以外戚之尊受北周之重，乘其饑運，遂得隋靜帝禪位，陳南說付失所，迷其衰息之源，指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豈於湯帝所由來遠非一朝一夕也，此史論）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鄰敵耶。（能滅人之國者，釁寡在我而不在敵國也）三甥之謀謬矣，明甚。（深責三甥）

而世猶以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又歎世俗之論）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也。（言小人為此論，但責人而不責己）用此心以觀古人，（以後世小人之心而觀古人之事）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所以但責楚之滅鄧，而不責鄧有可滅之釁）桀既放於南巢，（又引此事證者，成湯放桀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亦猶後人恨鄧侯不殺楚子也。桀嘗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吁，桀雖偶能殺湯，（假饒如此）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無道，自取滅亡，雖殺一湯，猶不免也）桀之誣上天，罔萬方，誅龍逢，嬖妺喜，（見尚書及史記）可以取亡者，擢髮不能盡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咎人而不咎己矣。桀之為人，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無非罪惡，

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僅有此事可謂之善）反自悔以為失，（反以不殺湯為悔）是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議論精到）哀哉。（哀桀之不悟也）

魯莊公圍郕

經：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題意）謂言小勇與怯相反，大勇與怯相類，莊公自責而不與齊校，似乎大勇矣。然莊公非不欲校，蓋怯玄而不敢校耳。末責莊公不合適齊，議論極高。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勇者不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大勇似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此即撫劍疾視之勇）退然溫克（詩云飲酒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此乃克己復禮仁者之勇）小勇名滿天下，大勇名不出家。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小敵謂鬭毆）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大敵謂忿欲）寇敵之來，（此言小敵）雖多至於百萬，（雖有百萬之兵）知兵者談笑而麾之，（善知兵法者能談笑之間而有之）猶摧枯振槁然，（驚其勇之易也）豈足為大勇哉。（此特勝敵之小者耳）大莫大於心敵。（此言勝大敵）忿欲之興，勃然熾烈，內焚（形容心敵）不能擊戟，不能捶車，不能衝騎，不能突，（一無所施）向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孟賁、夏育、韓信、白起，古之勇力之士，以戰則勝，以攻則取）未嘗不受屈于是敵也。（能勝小敵而受屈於大敵）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古者勇力無過於四人者）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彼不能勝心敵）而君子（能勝之）得不謂之大勇乎。（見得勝大敵為大勇）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無攻城略地之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驗也，（無戰鬭之跡）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無獻俘奏凱捷之事）內克莫大之敵，（但能自克心中忿欲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為勇乎。不特不識其為勇，既勝忿欲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平人之所不能平，其犯而不校，（犯逆之來）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發明大勇似怯）世又將以怯名之矣。（內勇而外若怯故）此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

故衆若所罪能救於然之大故若不知後面正主意乃罪民莊公之法而不能校此盖勇怯非近一諸己義民後將莘之意魯莊公
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
罪我之由姑務脩德以待時乎且齊魯同伐郕二國同伐郕而齊專有其
功魯獨降於齊師人情之所必校也他人處此必與齊爭其功莊公斂兵不校罪己而不
罪齊並見本題註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疑而設問吾斷之曰至此方明說主意
莊公盖怯者也大勇者以義爲斷莊公盖真怯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二者所以相似勇
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此君子之不欲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此莊公之不能魯莊公事十
分遺神勇者以義不當校又立義字作骨子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
之況區區之外敵乎使遇義所當校者若與不校惟義所在出其餘勇天下已
不能當矣此仁者之勇一怒而安天下者也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
易也彼魯莊之視齊襄至此方說出實事乃君父不戴天之讐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而殺之莊公爲之子與齊襄乃必報之仇不與共戴天者也義所必校者也應前義字反畏懦畏
言抑怯言義

怯懦者爲讐人之役不能爲君父報仇乃爲讐人役使從之征伐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
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斷魯莊是大怯而不能校姑託罪己脩德之辭以自解于
衆言答慶父者皆是飾辭豈其本心哉本心非不欲校不能耳故不校者莊公之所易也
校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勇者雖易攷相反應起語掃去者莫如勇怯
爲得比而同之耶勇怯則異不校雖同或曰又發一意假設或問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
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發明魯不足以敵齊雖與之校而未必勝莊公雖不得爲勇亦庶
幾善量力者也發此一段爲莊公分疏曰答或人論義者不論力言義所當不當不言量力義字是骨
骨子與讐相讎君父之讐義所必討應上文義字說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讐敵承上文力
字說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言先獻於先王可以見先君於地下以伉教之怯豈
能勝南宮萬之勇哉引此事證不論力之說閔公之難雖忘其怯而直前八年傳云宋萬
弑閔公遂其後先救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雖斃于南宮萬之手
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發盡論義者不論力之說仇牧得死所若是則莊公當與齊

爭歟又發一問云齊既取郕莊公當與之爭乎文字須深如此反覆不難使出分曉不得方爲得體曰又答莊公
忘君父之讐而與齊通此議論極正大所以當在篇尾用之又與之連兵而伐郕於仇服從
人及不得郕而爭方責當此之時斷莊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讐之師也文如斷案
魯莊更無分毫善矣然則莊公之是役伐郕說是役爭亦失有爭之失不爭亦失有忘讐之失
失在于通齊之始耳不當與讐家通好不問其爭與不爭之是非也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
往而非罪哉既與齊通更無是處故曰君子作事謀始引易訟卦大象辭深責莊公通齊之始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齊侯見豕

莊八年冬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蛇鬬于鄭莊十四年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神降于莘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卜偃童謠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狐突遇申生僖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

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城鄫有夜登丘僖十六年十二月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柩有聲如牛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蛇出泉宮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魏顆見老人宣十五年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鳥鳴亳社襄三十年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鄭伯有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明日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石言于晉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當璧而拜昭十三年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

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鄭龍鬬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玉化為石昭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鸜鵒來巢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龍見于絳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常人之情罕見則皆以為怪常見則不以為怪矣此句包一篇主意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六者皆人常見之物六个空字用得精巧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空中忽有此物則怪矣

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習字應起語習熟也人惟習見此物故莫之怪君蒿悽愴之妖神怪之事也君蒿鬼神之氣凄愴鬼神之精木石鱗羽之異世之物妖異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罕字應起語人惟罕見此事故競怪之天下之理本無可怪主意在此諸論甚高吉有祥吉事則有祥瑞之應凶有祲凶事則有祲害之應明有禮樂禮樂屬陽幽有鬼神鬼屬陰神屬陽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有東西必有晝夜有禮樂必有鬼神何怪之有哉此皆至理又何怪焉夫子之不語怪者子不語怪力亂神非懼其惑衆也發此意新無怪之可語也引此以證主意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說辭闢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闢之者亦非也載之者必以為怪而駁其有闢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無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道世人知理者少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惟知可聞可見之事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習聞習見

〔則為常事〕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罕聞罕見則為怪事〕凡所謂怪者共靳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飫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真聞目之所見非真見也耳之所聞者聲爾而發聲者初未嘗聞〔所以為聲之理非耳之所可見〕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所以為形之理非目之所可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所引此類六物〕皆世俗飫聞而厭見者也〔常有聲可聞常有形可見故人不以為異厭飫是饜飫字〕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何為而峙海何為而停〔此所謂聲二形二之理耳不可聞目不可見者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孰能知其理用之妙〕其事愈近其理愈遠〔近則易知之處則不知〕其迹愈顯其用愈藏〔顯則易知藏則不知〕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文近迹顯人不怪理書用藏疑可怪者也〕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終日行之而不覺見此理不察〕習不察〔終日習之而不知察此理〕尚莫知其端倪〔言崖。莫見其端孰窮其源本莫測其倪〕反欲窮其辭于荒忽茫昧之表〔歸於不可測知之外〕何其舛於先後也〔貴人不先窮理而安用其心〕天下皆求其所聞〔可聞之聲〕而不求其所以聞〔聲聲之理〕皆求其所見〔可見之形〕而不求其所以見〔形形之理〕使得味於飫聞厭之中〔設使人能於常所聞見之中而深知此理之妙〕則彼不聞不見者〔神怪妖異之事〕亦釋然而疑矣〔理之所有又何疑焉〕子路學於夫子〔引此事證矣極切〕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見論語先進篇〕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不知者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至理無二故〕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故夫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觀其死之問則可以占其未知生也〔故夫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神矣〕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推子路之問豈不害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皆至理之本〕故白刃在前〔衛太子蒯聵之入衛也登孔氏之臺時子路仕於孔悝欲讎其臺太子聵下石乞盂黶二人敵子路以戈擊之斷其纓〕結纓正冠〔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受纓而死〕不改其操〔易其志操不以死生〕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非因夫子之教而悟此理何以能此〕在睽之歸妹〔又引易卦證睽之為卦離上兌下上九爻變而為歸妹〕曰〔易以筮爻占故引睽上九爻辭〕睽孤見豕負塗〔塗泥也〕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弓也〕後說之弧〔說猶解也〕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詳在下辭〕幽明實相表裏〔鬼人生死同此一理〕幽隱於明明隱於幽〔發明表裏之說〕初未嘗孤立也〔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一不獨立獨則能也〕是爻居睽之孤〔居睽之上九〕然孤立〔本卦六三為陰陽正應不孤者也然以其居睽之極處離之極明幽生疑情疑之甚則人莫之與故至於陰陽獨立也〕睽幽明而為兩塗〔謂明自明幽自幽〕睽生疑疑生怪〔睽極生疑疑極生怪〕故負塗之豕〔六三本正應而上九疑之故見其污也〕載車之鬼〔見六三若鬼疑其怪也〕陰既說幻無所不至〔極怪而無可然故至於此〕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幽明本一理也〕疑則射〔疑六三故先張之弧而射之〕解則止〔解其疑心說而不射〕疑則寇〔疑六三為寇〕解則婚〔既解疑始知六三非寇而乃己婚之親也〕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為一耳〔知幽明一理則無可怪之事〕猶陽之發見〔陽氣常舒〕陰之伏匿〔陰氣常斂〕陽明陰幽常若不通〔陰陽未和故也〕及二氣和而為雨〔伊川解云陰陽和則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釋遇雨則吉之義〕陰陽和而為雨則群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群疑亡〔釋群疑亡之義〕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無疑則何怪之有。〕〔此類語是說上發猶疑亡之旨如灌注蕩滌等字下得精巧〕子路之問人鬼死生睽而不合既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群疑亡乎〔悟幽明之一理故也。今案此章所引睽卦爻辭本無幽明之說以手筆合此猶丈之辭定故今從中多發明易卦本旨以其義然與東萊說間有不合讀者當自知之〕左氏與子路而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胥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五日霢霂十日霡霂而枯麥槁木不能沾滴之澤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為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左氏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齊襄公紀之二人習之以作亂

咎既往者易爲說扶將傾者難爲功樂論病而[illegible]治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弒襄公論者本其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甚於衣服禮秩之微而成於篡弒戕奪之酷齊之禍孰非僖公爲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爲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徒咎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禍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如何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忌與怨親與讎人皆以爲不可並也殊不知易忌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讎公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偪正嫡方襄公居東

宮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懷且懼疑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懟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償其宿怨投于廢黜疏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讎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爲虎今乃吾之父始以爲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讎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雖無知悖逆之心爲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毋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意遇異于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見漢書本傳此所以有僖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愛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篤處皆不能入其胷次自親之外無

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疇昔之隙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己之隙先己後親固已墮於不孝矧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初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呂后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植之於魏三國魏陳思王植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數矣文帝即位誅均帝后褒植辭酒嘗覆愛恚爲安鄉侯誅其黨攸之於晉晉齊獻王攸才望出武帝之右時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其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攸不安武帝叔漢淮南王亮陳思攸事而立睦翦鍊自手以攸帝後中書荀勗馮紞疾攸譖于帝攸憤怨歐血而死死亡相尋吾未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于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注見一卷則將柰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威公入齊

莊九年齊襄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魯莊公亡父之讎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讎而事威公齊威公忘身之讎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讎也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讎也忘其可忘者威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威公其主之讎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讎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驚駿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爲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

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為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于吾之鑒也孔子之智初非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與否之心不知所定而苟隨聖人以為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真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所枉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詘者小而所伸者大耶嗚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讐之枉不得為寡詘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讐之詘不得為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威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以子薄昭言殺弟而不與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者也向若威公殺糾于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讐威公可也當乾時之戰威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威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干國之統威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客主之勢判然矣威公既得疵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之黨者敢以為讐乎此管仲所以事威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讐耳孰知仲之不當讐威公哉知仲之不當讐威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讐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不復深攷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讐皆將自附于管仲矣噫仲果反君事讐則雖萬善不足以贖況區區之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

莊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士蔿諫晉侯伐虢 莊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迂儒之論每為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旄四合車馳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踞床溺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莊公伐齊納子糾威公怨之故有長勺之戰兩軍相望此為何時勝敗決於頃刻而以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見本題註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平時聽獄與頃刻爭戰何所關係以迂闊也是言也持以語宋襄宋襄陳餘慕為仁義之兵皆以迂闊而取敗亡者故知聞此言必見許也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孫武吳起皆以變詐用兵而取勝者故知聞此言必見侮也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曹劌聞莊公察獄之言便答之云可以一戰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毋乃宋襄陳餘之徒歟觀其從莊公戰轉說曹劌深曉用兵之法以我之盈乘彼之竭盖我初鼓而氣盈彼三鼓而氣竭始齊人三鼓而魯始鼓之故以我之整逐齊之亂下視其轍之亂上望其旗之靡乃使逐齊師其機權謀略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論兵以迂闊而用兵則精密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非如此輩真迂闊者使莊公之言察獄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設問曹劌既非迂闊之輩何以許莊公迂闊之語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此篇分反雖設疑之體下文乃發出正意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以銜轡所以馭馬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法制所以馭民銜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性此一節以馬喻民故以馬與民對說困之不敢怨詈之不敢叛者劫之於法制耳此語稍過當古者賢君之臨民安有困之詈之之事無道之世始有之大敵在前一日當用兵時搶攘駭懼攘擾亂也駭懼驚恐也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此見

（文帥佐意亦有誅易曰師出以律周官司馬之法後者有誅不用命者有誅此古人御制之師也今謂法制至此皆渙然則於理未當）
法制既散真情乃出（言此是民報恩怨之時）食馬之恩（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恩）羊羹之怨（羊羹戰國策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喟然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恩恩怨怨（恩恩怨怨謂報恩報怨）各以其情而報上若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引此魯莊平府能以察獄得人之心）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因獄之中乃窘辱之甚也）子羔為衛政（孔子弟子高柴字子羔）刖人之足（斷足曰刖）衛亂（衛太子蒯聵入衛）子羔走郭門（郭外之門）刖者守門（被刖之人守門）曰於此有室（入則室者令子羔避之）子羔入追者罷（追兵不見子羔乃罷還）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逃者謂使子羔入室）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先後謂罪有輕重先後）欲臣之免於法也（欲令我不備法）臣知之（知子羔以臣之以獄之意）獄決罪定臨當

論刑（又至於當論罪之時）君愀然不樂（說苑不忍刑罰之心）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子羔有不忍之意）此臣之所以脫君也（故使子羔入室避難）蓋人方在縲紲之中（縲紲繩索也謂罪人坐獄時）鈇鉞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子羔一有司耳（治獄之官）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有司不能獄人之冤）其遇冤難人猶且報之若是則者尚報子羔之恩況莊公君臨一國（此有司之比）小大之獄皆必以情（獄無小大皆得情實）及其遇寃人之恩報豈子羔比耶（所以曹劌一戰）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君死地常受其賜（在獄之時）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往戰之時所以致死）（報恩。此句尤精采）數民既樂為之死則陷堅卻敵（陷堅卻敵人）特餘事耳（不言其莊）公之言吾見其功而不見其過也吾嘗論古人之言與後人之言其趣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為然則對以事神劌又不以為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之間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後人之言戰也）有論所以戰者（古人之言戰也）軍旅形勢

者戰也（此戰之具）民心者所以戰也（此戰之本）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蔿諫晉侯伐虢亦曰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四者皆戰之本）虢弗畜也亟戰饑當時之論兵每如此（皆知本之論）魯莊公晉士蔿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鈎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為當代儒宗其論長之役（見柳文非國語篇）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宗元非曹劌之問莊公之答）乃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勢（宗元言曹劌當以此等事為問）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况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况上而為三代為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蠡而欲測古人之海妄生譏評聚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為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于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群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群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己桀紂亦歸功于己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己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

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爲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己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爲善乃桀紂之所以爲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爲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爲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曰聖曰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謂吾雖自奮必不能爲禹湯吾雖自畫必不至爲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爲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諉于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爲甚近怠烏乎生

又思去桀紂爲甚近驕烏乎生聖狂二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鞭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歟語見論語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以人己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爲君則流入于瞽史之學惜乎狐裘而羔袖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衆惡蔓延徧布海內禹湯皆斂之於己以爲己罪人見禹湯之罪己忿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己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于善天下皆歸于善是亦禹湯之善也雖曰罪己然天下功孰有右禹湯之右者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求鏡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

而得功也桀紂安于爲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辭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遼絕摸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若此屠酤盜賊翻然爲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爲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纔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宋萬弑閔公

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立子游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主意 公孫述以簡而失馬援之心宋閔公以褻而召宋萬之怒皆非所以馭豪傑之術故也善馭豪傑者必有漢高祖而後可末段引文武周公以至誠待將帥義論愈高簡褻二字是骨子

陛戟警蹕警蹕天子出入之儀公孫述之待馬援也隗囂使馬援為綏德將軍將公孫述時述位於蜀使往觀之援與述同里相善以為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援曉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此言公孫述以拘而失豪傑之心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世祖岸幘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見東漢本傳然則樸樕小禮樸樕小貌果非所以待豪傑耶文意歸上英雄豪悍之士英雄有智者豪悍有力者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此等人本不為法度所拘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亦不可拘之以法度破崖岸削邊幅崖岸者江河之邊幅者布帛之際兩旁破之削之皆示不拘法度之意拊背握手以結其情亦其親密之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箕踞謂踞坐如箕也此以消其驕慢之氣嘲詼謔浪以盡其歡嘲詼諧謔也謔浪戲盤此以盡其歡悅之意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亦其不相疑忌之心然後足以得其死命然後豪傑肯為致死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以上是說待豪傑之法不在乎拘而出乎縱然未曾說出此篇主意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南宮姓萬名○入本題宋閔公靳侮之者推不拘以法度故以戲言而靳侮之詳見題下豈非欲畧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推原閔公之心以為慕光武之上故其待之如此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弒何也設疑問難謂光武以嫚而得馬援之心閔公以嫚而致宋萬之禍其故何也袒裼暴虎袒裼去衣也必馮婦而後可言有馮婦之力然後可以袒裼而搏虎馮婦事見孟子虎以喻豪傑恃夫而試馮婦之術恃夫以喻閔公言閔公無馭豪傑之術而效人之放肆適足以飼虎牙耳萬為虎所食譬閔公為萬所弒也至此方見主意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引高帝嫚侮豪傑事為證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高帝自有駕馭豪傑之術故能嫚侮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隨何說九江王黥布歸漢布至高帝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出黥布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高祖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本紀用不測之辱嫚罵如踞洗用不測之恩如王者供帳千戶封侯之類降霜雹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此語有之言高帝之寵辱豪傑猶炎暑之時降霜雹冬月閉蟄之際忽震雷霆也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使豪傑之上由其術中而不能自知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此段發盡主意言有此御之術然後能嫚侮豪傑而免禍無鼓舞豪傑之術反說拘則為公孫述之失馬援縱則為宋閔公致宋萬之弒。以拘縱二字斷二事極當應在結尾何往而不敗哉則述以拘亡國閔以縱殺身噫此不足論也又轉天意若高帝鼓舞豪傑之術其至矣乎相也術必有時而窮後抑高帝嫚侮之患卒見於暮年雖得豪傑之用亦致諸將之叛此高帝之術窮也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高帝初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設問高帝初年何不用此朝儀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纔苛碎禮文煩雜難行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武夫悍將樂於放肆不能受此拘束天下未定而遽行之設使早用此朝儀必失豪傑之心必如公孫述之於馬援故寧棄禮法而不顧言帝所以盡去禮文而為簡易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此出晉樂廣傳至此方斷以正意豈叔孫輩所能測哉叔孫通雖號曉者亦未能知此理采薇出車東山之詩文武戒采薇以遣將帥歌出車以勞還周公作東山以勞東征之士雨雪寒燠如言雨雪載塗歲亦莫止春日遲遲之類草木禽獸如言楊柳依依倉庚喈喈之類僕馬衣裳如言僕夫況瘁裳衣之類室家婚姻如言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親結其縭之類曲盡人情曲盡將帥士卒人情聎聎如兒女語視將帥如家人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此聖人待將帥之道以誠而不

以衛也初未嘗如陋儒之拘未嘗如叔孫通之定朝儀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亦至至如漢高帝之慢罵光武之簡易也高帝明達最易吾語言高帝天資明達易為進諫惜乎無以是詩曉之正惜當時無人以文武周公之詩而曉喻之

息嬀過蔡

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楚滅息入蔡 莊十四年蔡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子元振萬 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鬪班殺子元 莊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申公鬪班遂殺子元 ○陳夏徵舒殺靈公 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申公巫臣聘夏姬 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分其室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 昭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一息嬀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色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嬀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譽女之色者必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嘗傾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為不祥之人矣必畏而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焉在士則為醜名在女則為美名如息嬀夏姬亡人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之所甚重者猶敝屣況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致命以碪質為枕席以鼎鑊為池沼固無足怪世之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為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感也抑吾又有所深感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反納夏姬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陰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自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為險共王獨以為忠何邪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偽言成吾員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氷解凍釋蕩然不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封菲何恤下體但薦蘋藻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諫則為君之責塞矣其誠其偽其狂其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於

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于衆舜之取諸人以為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捨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切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為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也共王之在楚亦必切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考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即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即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究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典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為元龜蓋天欲以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盍亦曰共王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主意）傅瑕內叛之罪小原繁中立之罪大內叛之罪皆知之中立者君受其賂己享其利其為姦莫大焉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宰嚭則越不能亡吳（越王勾踐伐吳吳王敗之越王以餘兵五千棲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為臣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

物間獻太宰嚭嚭乃見大夫種於吳王言曰願赦勾踐之罪不幸不赦勾踐盡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王以服為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後越卒滅吳見史記）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秦王翦破趙見史記世家）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周（北史周天元不豫召劉昉顏之儀入卧內欲屬後事天元瘖不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鄭譯等謀引堅輔政從之是日帝崩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靜帝立以堅為相國進爵為隋王大定元年堅受禪位于隋）無裴樞柳璨則梁不能亡唐（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殺崔胤帝遷都哀帝未及丁撥宰相裴樞已得全忠書促百官驅士民號泣滿路二年裴樞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得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讎譖於全忠故竄四年帝禪位于梁）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為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為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出晉語）王祥之於司馬（見晉王祥傳）馮道之於五季（見五代史馮道傳）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如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姦莫甚於內立（如原繁於內外一無所輔○二二平說起）二者之罪孰為大（分輕重）曰中立之罪為大（主意罪原）是何也（再設問）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惟其難知所以罪大）人臣之叛君即讎者（此下說內叛之罪易見）五尺童子皆知疾之（人所同惡）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如厲公資傅瑕而得入）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雖賞其叛君必疑其叛己）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此固同賞之功）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此則可疑之心）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厲公初用傅瑕之意如此）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厲公入後殺傅瑕之意如此）此傅瑕叛子儀而納厲公（子儀即鄭子也）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已上是說傅瑕內叛之罪）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此說原繁中立之罪原繁之罪世罕知者而東萊始發之可謂誅心之論）自莊公之世用事（莊公厲公之父其時原繁）已歷忽亹儀突之變（此四人皆莊公子莊公卒昭公忽立祭仲遂厲公而厲公突篡入公欲殺祭仲不克復逐厲公而

鄭昭公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齊襄公殺子亹祭仲立子儀十四年為傅瑕所殺而厲公復入國四易主忽亹儀突況然中立舉無所助原繁之罪在此入則事之事之為君出則捨之如路人視君位如傳舍傳舍館舍也不置欣戚於其間君入不喜君出不憂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此說盡此等人情狀如五代時馮道正是如此固可以獨全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卒用此術言不但原繁之人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姦也此言中立之罪雖姦如奸宰惠前厲公以私憾殺之怒其不前失之固非其正殺之不以誠罪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此意又高謂天以原繁警中立之人觀原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語摘出原繁此發明中立之罪最說著他病痛矣信如是說若果如原繁之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如下文所指篡弒僭盜讐者皆可事之矣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讐亦君也文意說著當依深將就擊讀之為臣者皆操此心如此繁之用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誰為五君效死以靖亂者甚矣繁之姦也為奸莫甚於中立首尾相應嗚呼此段又申前數中立二事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言內叛之罪已大然事克則事成則受賞不克則烹不成則受誅。此二句左傳所載石乞之言成敗猶居其半也成敗或然事未可必至於中立者此言中立之罪尤大於叛逆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得志如下文所云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所謂無往而不得也彼何預於我哉彼謂國也君也時也民也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與奸莫權相近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繁固自謂無往不得志而卒不免於戮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所謂天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也吾固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風刺後世如原繁者皆自警也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經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主意〉謂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為己有而輕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有禮一語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拼抵譴訶也宜哉為官守帑者吏也為國守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立說甚高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人君不當認為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一篇主意輿地廣輪之傳此言土地之大橫曰廣曰輪版籍生齒之繁版籍民數也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言人民之多甲兵卒乘之雄步曰卒車曰乘此言軍旅之強象犀金繒之富皆君之有二者皆人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未嘗與君故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視名分為己物入本題事輕以假人惟認視為己有故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虢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至此年惠王新即位晉獻公亦新立故虢公與晉侯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皆賜玉五穀馬三匹不為之隆殺不以公侯異爵而為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皐陶謨主意蓋本於此多寡不可亂也因分之尊卑為數之多寡皆天秩之自然假天之秩以為私惠謂視為己物何以經天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惟禮可以為之限制侯而可假公之禮如晉侯與虢公同受賜是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以卑假尊勢必至此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賜公侯無隆殺後數十年周襄王時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掘地通道曰隧果欲假王之禮天子葬禮用隧公侯以下皆懸棺而窆今晉文請隧欲假王之禮也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豈敢爾耶惠王許以侯僭公故晉文敢於僭王剝廬則及床剝床則及膚故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至尊之分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卑之分始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所以全天子之分況公侯之近且貴乎於天子公侯為近可不謹乎吾觀儒者之議禮一段結尾立意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言儒者議禮嚴謹非特較公侯璽焉之多寡也照本題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席坐席此出記禮器篇所爭者纔尋重耳此言爭於毫釐之間天子之堂九尺諸侯

之堂七尺此與上同所爭者纔二尺耳此言爭於尺寸之間由庸人而觀庸常也言用常情而觀天子諸侯之分君尊臣卑豈五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言尊卑等殊而所爭設如何儒者之迂耶設疑譏儒者歎其迂闊大堤雲橫此譬喻以譬上言堤累土石為之以防水患屹如山嶽雲橫以言堤之長山嶽以言堤之高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也尺寸之土以喻其重一尺之類言有之不足增堤而使高無之不足損堤而使卑然水潦暴至雨水驟漲勢與堤平水勢之高與堤相等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此指可見尺寸之土有功於人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恃尺寸之土免浸溺之患當是時千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言其功之大尺寸之土可以遏滔勢之害滔勢喻僭時而陷溺於水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僭亂謂啓於僭禮淩篡爭之亂也此言儒者爭於堂陛尺寸之間所關甚大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此詳儒者之迂闊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蘇公奉子頹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王處于櫟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虢公納王莊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將自有咎○會于首止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盟于洮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左氏之謀王室也○王子帶召戎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仲孫湫言王子帶僖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

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滑人叛鄭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富辰請召王子帶僖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不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晉侯納王僖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怠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若視之惘然如異世事況欲責紂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蔽則觸情縱欲桀在前而不見戮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

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蔽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唱納惠王者，虢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威伯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威之納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威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者屈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安其常，虢謙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感，此惠王之所以厚虢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見唐史本紀）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疎，子帶之不可絕，猶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疎其所疎，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紇（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安祿山反，肅宗藉其兵力復兩京，自是挾功恣情入寇），晉之契丹（五代晉高祖以河東節度使假契丹兵滅唐而擁其位，割幽燕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哉。是邪。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最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威伯天下，鄭虢納王而齊威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於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威、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威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鬻拳兵諫

莊十九年：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主意】人臣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不求之己而求之君，所以至於脅君以兵也。

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有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豈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也，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此兩句立一篇主意）諫之道難矣哉。（就諫之未善一句發明）誠之不至，未善也；（誠謂悃實懇惻）理之不明，未善也；（理謂陳義理）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氣平則言語婉順）行之不足以重於君，未善也；（平日操履無玷，然後取重於君，此）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平日議論不苟，然後取信於君也）數者有一未善，皆未盡諫之道。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點出題諫之未善），亦何暇憂其君之

從與拒乎（照起語不在君之未從）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引醫為喻術謂治病）
天下之拙醫也（拙醫以喻不善諫者）不憂辭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引將為喻辭謂諫盡）
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喻不善諫者）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反覆尤責也）
（責君不從不責己諫未善）不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強君而使必從（導謂誘導以義理強謂勉強以辭說）
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引入本題不費力）鬻拳豈欲脅君哉
（推原鬻拳本心）告而不聽故出於強（謂強諫楚子）強而不聽故出於脅（謂臨之以兵）君
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不能反己以盡諫之道）曾不知反吾納諫之道盡歟不
盡歟（鬻拳之失正在於此）諫吾職也聽吾職也（說出職字又欲）吾未能盡其職（盡諫之未善是未盡其職）
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強君之從是越其職）祭在人饗在神（又引祭祀來說）
諫在臣（猶人之祭）聽在君（猶神之饗）有孔子而魯不治者（引孔孟事證又明切）諫在
孔子而聽在魯侯也（孔子善諫而魯侯不善聽故魯不治然孔子何嘗強魯侯之必從也）有孟子而齊
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孟子善諫而齊王不善聽故齊不治然孟子何嘗強齊王之必聽也）

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此一轉極精神）然嘗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
肯強齊魯之君者（不肯如鬻拳之強諫）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盡臣職以善吾諫不越臣職以必君之聽也）
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尚未及萬分之一）而
遽欲脅君乎（孔孟不敢而鬻拳敢為之）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君雖不納其諫至稱兵）
幸楚子不以悖耳（幸而楚子不治鬻拳悖逆之罪）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
鬻拳何術以繼之乎（謂以兵而不從更有何策可施）使是時不幸為楚子所誅（設使楚子責其代君之罪而誅戮之）
則陷於逆亂（以臣脅君大逆不道）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後世之人不復知其忠諫之心而徒見其悖亂之迹）
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知脅君以兵非後世可繼之道）自
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心迹二字應上文刖足以明其心之忠以盡其迹之逆）
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刖足（發明上文不可繼之意）
吾之刖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以見其非可繼之道）聖人之
道欲後世之皆可學（孔孟事君之道是也）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

聖人異耶（此等處回斡極精神而立本旨削夫不知何說）先之以兵後之以刖足（二者皆不可學）
事壞於前而悔於後（兵諫之迹已壞故以刖足之心悔之）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
焦然不寧（說盡鬻拳之心）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此言聖人異道）
有樞（戶有樞道亦然）言有會（事有會言亦然）樞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設譬甚達如舵之轉舟
輪之運車）則不勞矣夫豈在於用力耶（舟車尚不可用力況君可以力勝乎）古之人固有廣廈細
旃之上（前王言語一云廣廈之中細旃之上）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一從容片言甚治平之原者
（言坐而論道之精一言之間可以興起治功）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如舵轉舟如輪運車曾不費力）牽
裾折檻（辛毗牽裾新軍說諫文帝事朱雲折檻乞斬張禹事此皆強諫其君者）已為下策（皆出於不得已）況動干
戈於君側耶（況於鬻拳之稱兵乎）荀卿儒之陋者也（荀卿見荀子一篇說結尾）其論諫諍輔拂
（音弼）乃曰有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強君（強之一字與鬻拳何異）君雖不安不能不
聽（強君故不安然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強諫之功如此）謂之輔拂之說（詳見荀子臣道篇）
即鬻拳之說（言荀卿之說與鬻拳一同）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以強之一字斷二人之失）匹夫

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說道字大）苟欲與之較力（反說人臣無道以動其君徒以力而）
強其君者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猗頓古之富人丐者以喻匹夫猗頓以喻人君）危矣哉（故有以忠諫而
被戮者）

陳敬仲辭卿飲威公酒

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子孫累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
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特欲為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
不能常存吾不能常保身未沒吾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
人一失此機子孫將何所恃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貪祿愈豐而
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蓋強焉竊意敬仲入齊之始其所

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反覆考之則大不然人皆求權位以遺子孫齊威公使之為卿位既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威公欲其家至欲繼之以燭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之敬仲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為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所以多求位與寵者不過欲子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安得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受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敬仲每有不盡之恨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篡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篡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盈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君子之立朝使君有慊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歲之肉如羹凶歲之羹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足而賤生於既不足也勢盈位極為君所厭身且不保而況子孫乎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獨寵冒宜其不免於誅也（見南史劉湛傳）使湛嘗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翻然引去則文帝之與湛常有無窮之恩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其量見險不止未有能全者也用過其量者固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慮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卧也謝安之隱東山也晉國慕之惟恐其不起也及其既出高崧謂之曰卿高卧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見晉謝安傳）蓋天下望安之出久矣一旦為蒼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不獲者求得今之責我者皆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為人所慕既出則為人所責未出則人恐失我之賢既出則我恐失人之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

然則用過其量者固為不可語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終

懿氏卜妻敬仲

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生敬仲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晉侯賜畢萬魏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成季將生

成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秦伯卜伐晉 僖十五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 僖十七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晉侯卜納王 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文十八年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 ○晉楚遇於鄢陵晉侯筮之吉 成十六年晉侯伐鄭晉師濟河遇楚王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施氏卜宰 成十七年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許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穆姜薨于東宮 襄九年穆姜薨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宋公享晉侯 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 襄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 襄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弒之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襄二十八年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

氏之甲于尾拘獲擊乘壹鑄藥自後刲于之王何以戈擊之辟其左有獨後顧悯物故遂以里壹殺般人而後冠遂殺憂純有曼公權燈國曰辟臣為君故也

○晉侯有疾問崇於子產

昭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云云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

昭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

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孔成子卜立靈公

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圉相元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昭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

昭二十五年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晉趙鞅卜救鄭

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楚卜子良為令尹

哀十七年楚公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

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巴人伐楚楚卜帥

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匡廬以仁立說謂吉凶禍福皆出於心後出不求於心而泥於卜筮故術愈詳而驗愈疎

物莫不有先 吉凶禍福皆有先兆微物亦然 礎先雨而潤 礎柱下之石太雨而礎先潤也 鐘先霜而清 天欲霜鐘先清 灰先律而飛 古人置葭灰於十二律之端以候十二月之氣氣至則灰先飛 蟄先寒而閉 冬令將寒蟄蟲皆閉 蟻先潦而徙 水潦將降則蟻先徙穴 鳶先風而翔 風將作鳶飛戾天 陰陽之氣渾淪旁礴於覆載之間 天地之間亦為變動無非陰陽之所為者 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 節候發動節氣之類先見陰氣之發者也如蟄如灰顯先見陽氣之幾者也○或曰律有十二陽之六為律陰六為呂今專言律為陽可乎答曰律呂固有陰陽然陽動則為陽矣氣不動灰何以能飛或又曰風何以專言陽雨何以專言陰答曰陽陷於陰不得出則為陰所累而為雨坎之象也陰在內陽不得入則周旋不合而為風巽之象也以卦言之則坎陽而巽陰以氣言

之則坎陰盈而巽陽虛也如券契符鑰無毫釐之差物見其幾而陰陽之氣應之不爽何也設問其理如何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答言氣類相感各自然而然也○或曰上文言陰陽之氣此言一氣何也答曰以對待言之則陰陽二氣也以流行言之則陰生陽陽生陰無間可容息一氣而已又天地間惟有一氣息則為陽消則為陰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就識物外上聖人不費力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天地間謂之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此以萬物言之猶疾痛痾癢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以萬物皆備於身故也清明在躬清明之氣不為物欲所亂志氣如神此吾心寂然不動之時嗜慾將至嗜慾謂應事接物時有開必先天地間事事物物皆有開先之兆中庸曰至誠必有妖孽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吾心感而遂通之時也清明在躬以下四句見孔子閒居篇仰而觀之在天成象熒光德星熒惑火星德星吉星攙搶枉矢二者皆凶星名皆吾心之發見也天象不在心外俯而視之在地成形醴泉瑞石祥瑞川沸木鳴災異亦吾心之發見也地理不在心外玩而占之龜為卜蓍為筮方功義弓此龜卜也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老少奇耦此蓍筮也蓍四十九扐揲得九是為

老陽於爻為重〇扐揲得六是為老陰於爻為交×扐揲得七是為少陽於爻為單⚊扐揲得八是為少陰於爻為拆⚋七九為奇六八為耦亦吾心之發見也卜筮不在心外未灼之前灼龜以卜三兆已具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未揲之前揲蓍以筮三易已彰同上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既灼矣已卜蓍既揲矣已筮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兆以卜言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易以筮言心問心答心扣心酬名為龜卜實為心卜名為蓍筮實為心筮水中之天即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即鑑外之面也蓍龜之心即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融交徹混然無際聖人先知與卜筮合敗甲朽株云乎哉敗甲謂龜朽株謂蓍言聖人不假卜筮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出禮記引此以斷上意在聖人觀之發明聖人之心拂龜布蓍已為煩矣承上文煩字說況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此句包一篇大意譏後世無聖人之先知其於卜筮不過推步揣摩僥倖一中而已卜筮之理卜筮聖人所創不可全廢故下文畧舉數事以見聖人不廢卜筮之意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見書大禹謨習重習也言卜不再吉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吉一吉之外

無他語也發明主意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天錫禹洪範九疇曰龜從筮從而已見洪範稽疑謂吉也一從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見泰誓篇謂卜之得吉與夢相合也一協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見洛誥篇周公卜建都于洛其地在澗瀍二水之間惟洛食者謂得吉兆尋墨於洛也食謂墨兆之食也一食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上文四簡無他語皆言聖人無推步揣摩之煩與後世不同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此說後世卜筮以舉左氏所載之事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說之穿鑿驗之疎畧實由求吉凶於心外心自生疑故也附之以瞽史之胥瞽無目者附謂會也雜之以巫覡之妄覡音檄○女曰巫男曰覡瞽史以術為事巫覡則近於妖矣千蹊百徑言推步揣摩不一其術庶幾一中儻倖後來吉凶之或驗求之於事揚振正在於此殆見心勞而日拙矣說鑿故勞驗疎故拙左氏之所載是也本題五事條目甚多只畧撮過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發或人又難謂左氏所載卜筮之事或預言吉凶於數十年之前其應可謂巧發奇中動人之心駭人之目矣而何以謂之疎其驗若此

奚其疎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春秋起魯隱公終於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纔數十事耳卜筮之驗不過左氏所載數十事而止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此說當理極新得到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謂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取其有驗者而載之其不驗者必多皆不載也此等所在謂之以無為有最作文高爽安得不謂之疎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謂稍近理者孟子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屬畧取此三條所謂彼善於此者猶庶幾焉庶幾謂近於理○穆姜魯宣公夫人也通於叔孫僑如欲廢成公不克被放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卜史欲說穆姜乃安對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答曰不然乃歷陳周易隨元亨利貞無咎之義因言己之淫亂不足以當此卦之義曰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此穆姜之論為近理也○荀罃曰晉之大夫也從晉悼公在宋宋公享晉侯欲用桑林之樂荀罃辭宋公不可卒用之晉侯因是得疾卜之曰桑林見荀偃士匄請禱於桑林荀罃不可但言我辭禮而彼用之假使桑林而見鬼神不當加禍於我也晉侯之疾亦瘳此荀罃之論為近理也○子

服惡伯者魯大夫也季平子之家臣南蒯欲叛季氏筮之遇坤之比其爻辭曰黃裳元吉南蒯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惡伯惡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為解釋黃裳元吉三德之於此惡伯之論為近理也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卜筮載之舜禹武王周公問為有間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如穆姜云繇辭猶消筮不待焚林惡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是已近之矣近於聖人之卜筮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蓍龜者也指吾心之蓍龜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蓍龜者耶收服主意噫焚林之見妄也見上文荀蓍注焚林安能見於卜筮故以見妄僂句之應僭也僂句龜名也初臧會竊臧氏之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卜曰僭吉其後會奔郈服伯從臧會累以變詐得立為臧氏後故斷之曰僭也臺駘實沈之祟妖也實沈高辛氏之子也死而為參星之神臺駘金天氏之裔也死而為汾川之神晉平公有疾卜者曰實沈臺駘為祟晉人不知其為何神問於子產子產歷言二神之本末且言二神不能為晉君祟故此斷之曰妖也彼蓍龜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安有為妄為僭為妖之事妄者見其妄吾心自妄見其為妄故僭者見其僭吾心自僭見其為僭故妖者見其妖吾心自妖見其為妖故皆心之所自發見耳心字是一篇血脈總結以此字貫穿蓍龜者心之影也蓍龜在人猶影隨形心有此念乃見於蓍龜小大脩短脩長也咸其自取形如此則影亦如之

傴者曲而蹇者跛傴亦曲也蹇亦跛也其形傴者其影曲其形蹇者其影跛夫豈影之罪哉形實使然也則所謂為妄為僭為妖者亦豈蓍龜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主意）謂史官直書實事其扶持公議之功甚大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衆狂百禮廢而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綱網之綱也言王者綱紀廢弛如網之解其紐周官三百六十周公作周禮以六卿法天地四時其屬各六十總為三百六十咸曠其職至春秋時官其官者不舉其事咸曠廢其職矣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杜預左傳序云周禮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此言春秋時惟史官獨能不廢其職曹劌諫魯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人君凡有舉動則史官直書之書而不法如觀社之類舉動非禮書之亦使不可以為法後嗣何觀使後世子孫何所觀仰乎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也見得惟史官不失其職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君不怒史官之直筆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史官不疑其君之怒而直書之此三代之遺也尚有三代直道而行之意其後齊威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盛德者之所為必記姦之會君盟替矣僖七年仲之言則是也然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視曹劌之言已不同使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捷於周私攜其使而戒以勿籍成二年管仲所謂作而不記者將設此辭以動威公耳未嘗直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其無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特識主意世守其職不以世變而轉移其所守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公議是一篇骨子此後極言史官扶持公議之功以崔杼之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辭以身可殺而言筆鋒益強以筆不可奪言威加一國謂崔子能殺其君殺太史二人而莫能增

損汙簡之半辭不能禁太史不書弑之一字言人以附簡為書籍故云汙簡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下君尊如天臣卑如地亂臣賊子敢為不義而猶畏史官之書是果誰之功哉極言史臣之功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指春秋而言仲尼之聖未生孔子以襄公二十二年生是數百年間文武周公之後孔子之前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此言史官扶持公議則數相繼而流於春秋昧谷餞日之後書堯典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言此以喻文武周公之後暘谷賓日之前同上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言此以喻仲尼之前○晦日之後出日之前謂夜也長夜晦冥群慝並作慝惡也左傳子云日入慝作若無燭以代明夜不可以無燭春秋不可以無史官則天下之目瞽矣無燭則有目如瞽無史官則雖中國與夷狄無異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無史官猶無燭之照則胥戕胥虐亂臣賊子相殘相殺猶日暮之慝作人之類已滅其倫必至於此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待得孔子生已無救矣孔子之生猶日之出也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又特一意言史官有功於春秋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人君舉動不敢據實書其事簡編失實史冊非皆實錄無所考信後人無所據以為考信則仲尼

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言孔子後來只據史冊以脩春秋須是史官直書孔子方有信據
無車則造父不能御造父固善御車然須有車可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后羿固善射然須有弓可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墨翟固善守城然須有城可守墨翟善守事則列子此三者以喻孔子固善作春秋然須有史冊直書事以為按據也大矣哉史官之功也孟子春秋由史書而成故稱其功之大

晉桓莊之族偪

莊二十二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晉士蔿殺游氏二子莊二十四年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士蔿殺群公子莊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耦。○晉侯為太子城曲沃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晉侯使太子伐東山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晉殺太子申生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使士蔿築蒲與屈僖五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晉侯使賈華伐屈僖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主意 驪姬譖殺太子申生由士蔿教獻公盡滅桓莊之族是有以開其隙也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此是主意蓋為原致殺申生之由本於士蔿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譖申生置毒胙食中士蔿何與焉再設問士蔿開其隙此答辭也開其隙謂士蔿教獻公盡殺群公子開其殘忍之心驪姬乘其隙也乘其隙謂驪姬得行其離間之術人有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群公子之出於桓莊者晉桓叔始封曲沃生莊伯莊伯生武公武公生獻公出於桓者桓叔之後也出於莊者莊伯之後也豈他人哉言與獻公至親其尊者固不待言尊行是獻公之祖父行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之再從兄弟出於莊者是獻公之從父昆弟士蔿逢獻公之惡逢迎也獻公初患桓莊之族偪未有殺之之心也士蔿始獻殺群公子之謀是逢君之惡也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詳見本題註使獻公看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刈割也菅茅也略無悽怛不忍之意言士蔿開獻公殘忍之心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其宗族昆弟尚忍殺何獨難於其子乎雖子何難之有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驪姬所以敢來其隙而譖申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伯夷聖之清者也故人不敢對之而言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比干古之忠者比干諫紂而死至忠者也故人不敢對之而言阿諛而驪姬雖嬖寵於君嬖謂得寵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驪姬既譖殺申生因譖重耳夷吾二公子皆知之由是獻公來伐蒲屈驪姬得以肆行其間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見閔公元年本題註憂蒲屈之不可城見僖公五年本題註終

日焦然憂晉之禍(似乎忠於晉者)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蒍上)
(自是此揭雖憂何益下文發明造禍之說)驪姬之譖(譖殺申生)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富盡)
(士蒍前日譖富子之譖事見本題註)蒲屈之城(築二城以重耳夷吾)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
(之蓋緣士蒍前日城聚以殺羣公子之謀事見題註)使我不唱之彼焉得而和之(唱之者士蒍和之者)
(驪姬)也使我不先之彼焉得而繼之(先之者士蒍繼之者驪姬)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
者士蒍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蒍也(結上文一段意見前申生雖驪姬殺之實則士蒍殺之也)
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承上句開教二字晉國之禍是欲復閉復悔也)
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前日開之教之猶授賊以刃今日復閉復悔猶禁賊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雖使一法吏蔽是獄(蔽斷也謂原情定罪)亦必首士蒍而從驪姬也(殺人之罪有首有從)
(爲首者罪重爲從者差輕)吾嘗攷觀晉國之本末(前段已斷士蒍之罪此段推原禍亂之端)泝其
流而尋其原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蒍其所從來遠矣(下文詳說此意)晉穆
侯之二子長則文侯(名仇)而威叔其季也(名成師始封曲沃)同出於穆侯而

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視之不止如寇讎仇讎)必鋤其根而奪
其國者(威叔鱓伯武殺文侯子孫至武公卒奪晉國)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其意欲啓宗國以傳我之)
(子孫)殊不思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謂威莊武公之罪)吾私其子而
殺其昆弟(文侯之子孫即威莊武公之昆弟也私字是發半篇血脈)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
昆弟矣(威莊之子孫即獻公之兄弟惟威莊以來皆爲子而殺文侯之子孫故獻公亦爲子而殺威莊之子孫矣)吾子
所謂昆弟者乃吾之手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尚得爲
善謀耶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良由獻公習見桓莊)
(以來殄滅文侯之子孫故獻公亦効尤而爲之)桓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昆弟指文侯之子孫)於一族之
中分親與讐(以吾子爲親以兄弟爲讐)其私已甚(應前私字)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
(不言重耳夷吾者蓋舉其重者言之)又於諸子之分親與讐(以奚齊爲親以申生及諸子爲仇)可謂私
之私矣(其私更甚於桓莊)私日勝則心日狹(人之一心公則廣大私則偏小)心日狹則毒日
深其末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推原桓莊用心之私)其心

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殺吾兄弟以私吾子孫)豈自料
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不料獻公之滅其子孫也)當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推原)
(獻公用心之私)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殺吾兄弟以私吾子)
(申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不料後日自殺申生也)所防在外而禍發於內
所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戕殺其族者
未嘗不闕其虛受立山之槧而實無錙銖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
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只一私字生出無窮議論謂初愛其子故用私心然終以私心而自殺其子)天下未
有私而能愛者也(斷獻公以私心害其愛子之心)獻公始私申生(私心初肇於此)至於盡滅
桓莊之族以除其偪(偪害也所以殺兄弟爲之生除害耳)愛之亦至矣(初欲以私心行其愛)曾
未閱時(未久)變於驪姬遷移其愛於奚齊(移愛申生之心以愛驪姬之子)其爲奚齊
而殺申生即爲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前日一殺今亦私心)向之愛申生
之心果何所在耶(發盡害愛者莫如私之效)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嬖

寵奚齊之愛亦可移於他矣(獻公雖無此事亦理勢之必然)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
可保(以移愛奚齊故也)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以有可愛之人則此心又移矣)然則徇
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應前未有私而能愛者)果出於真(承上文發明真字)則必不可
移矣(愛之真者人心之天理也豈可移哉)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莊子假人之亡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天性之愛(如林回之愛赤子乃真愛也)豈外物所能移耶(所以千金之璧可棄而赤子不可棄)獻
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悟其愛之出於私)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識天性本真之愛)
則本根枝葉(祖宗吾之本根族屬吾之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同一根本之所生皆性中之真愛者)
何畏乎士蒍(雖有士蒍以不防其殺以滅桓莊之族矣)何畏乎驪姬哉(雖有驪姬必不能譖以殺申生矣)

莊公丹威宮楹刻其桷使宗婦覿用幣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莊公問後
季友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叔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
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叔
牙共仲弑子般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
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請復季友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共仲弑閔公成季立僖公閔二年秋
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驕者亂之母也疑者姦之媒也懦者事之賊也弱者盜之招也四者
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合四者而兼之篡弑之變胡為
而不交作哉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
姜之故上侮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褻其幣二者既不足憚則
舉天下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
其淫縱恣睢朋慶父而敗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忌也哀姜固死有餘
罪導之驕而納之於亂者果誰歟問生於疑未有問所不疑者也子
般之當為後奚疑哉莊公疾病支狐疑而徧問後於大夫此所以一
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
知莊公之意猶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
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
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
不殺終死其手唐桓彥範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己敬暉同誅張昌宗兄弟奉中宗反正武三思以計罷其政事封王號五王
卒遭貶逐皆為武三思所害懦之為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自誅之以強主威
雖失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惜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
賣亦宥之以遠竄於莒亡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幾

友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
父既弑子般文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垢忍
耻一無所為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
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
篡弑之至是眞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
知倚裴度史見唐皆不免弑吾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
負其託也二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基禍
於前者莊公也失之懦失之弱成禍於後者季友也總四惡而論之
君取其二焉臣取其二焉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瑜不
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其立僖公以續魯祀
其忠亦不可誣也或曰荀息許獻公以死而終能死年僖九季友許莊
公以死而不能死季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為荀息當愧季友季
友不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為不死耶以
有卓子存也向若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
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之弑者勢窮理
絕不得不殉以身也季友荀於子般閔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公不
復立慶父不復討周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之死一國之亡孰輕
孰重耶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公即荀息之不死於奚齊本無異者
然荀息所輔者耶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
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不能死子般閔
公責季友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有大
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

（此篇當與臨者同歸相強之謂也請致那以從膚書齊人設耶）（主意謂世人死於酖毒者少死於宴安者多此皆是則宴安之為毒無甚於酖也）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此篇亦反難立意之格主意深取警仲之言先反難管仲立論警駭世俗）駭世之論本欲天下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恐正言之未足以警動流俗也於是甚言其禍務使可怪可愕以震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退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引本題出處）宴安酖毒（酖毒酒也以鴆鳥羽畫酒人飲之者立死）不可懷也（言人君不可懷宴安之心如酖毒之能殺人也）酖入人之（此是反難管仲）裂肝腐腸（飲酖者其毒如此）死不旋踵（其禍甚速）宴安雖敗德（宴安雖能敗人德性）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乎（豈便有殺身腐腸而死者）仲之言知過其實也意者仲有警世之心（感起語以言警世者）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感起語不可為駭世之論）非也（自此以下為管仲分解）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

謂之過其實乎使仲果盡言其實（言管仲果盡論宴安之禍）則世將愈駭矣（駭則但愈甚見驚駭而不信矣）毒之殺人多者深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皆知酖之殺人多者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為酖所毒者至少）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死於宴安者甚多）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十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毒盡古今天下之人）無物可譬（雖酖不足以譬之）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為譬耳（世人因知酖毒可畏故管仲借此以譬之發明管仲未盡言其實也）地之於車（乘車者行於地）莫仁於羊腸（羊腸山名其地至險能敗人車）而莫不仁於康衢（康衢平路也羊腸以喻憂勤康衢以喻宴安）水之於舟（乘舟者行於水）莫仁於瞿唐（瞿唐峽名其水至險能覆人舟）而莫不仁於溪澗（瞿唐以喻憂勤溪澗以喻宴安）蓋戒險則全（羊腸瞿唐之險人皆知戒而保全其舟車）玩平則覆也（康衢溪澗之平人皆玩忽而覆敗其舟車所以為不仁）生於憂勤（憂勤所以全人之生）死於宴安（宴安所以患人之死此二句即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厥理明甚（言此理不難曉）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習熟於宴安之樂而不察其禍故不知畏耳）端居之暇（無事之時）嘗試思之

（試思其理）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志衰氣惰則無有為之心）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功隳業廢則無可成之事）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歲月虛棄則雖老而無善可錄）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草木同腐則雖死而無德可稱）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縱欲發而不知返流為惡人）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弛備而忘后患以陷禍難）○（用六箇誰歟以設問）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為也（吾言六者其棄而宴安其根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門字生下四箇出入字）以賢入者以愚出（賢而宴安化為愚矣）以明入者以昏出（明而宴安化為昏矣）以剛入者以懦出（剛而宴安化為懦矣）以潔入者以汚出（潔而宴安化為汚矣甚言衆惡之門不可入也）殺身滅國（小則者殺其身大則覆滅其國）項背相望（古人陷此禍者甚多）豈不甚可畏耶（甚於酖毒之可畏也）嗚呼世之招禍者禍雖不同同發於宴安未嘗有二毒世之致福者福雖不同同出於憂勤未嘗有二塗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愛其所憎而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避也趨其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結尾新意）君子之耳目鼻口與人無異也

（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其形同則其情亦同）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苟衆人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設使宴安果可樂而無禍）則君子先據之矣（君子必先衆人而據宴安之處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去宴安取憂勤）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放於宴安故也）百殃並集（圖樂得禍）其心焦然不寧（禍及身矣心得安寧）乃憂勤之大者耳（言衆人本欲宴安反得憂勤勞也）君子外雖若憂勤（外雖無一事不營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存（中無一事之累則甚亦樂）自強不息（引易乾卦語以證君子之憂勤）心廣體胖（引大學語以證君子之逸樂心無愧怍則心廣矣身常安舒則體胖）無人非（明不為人之所非議）無鬼責（幽不為鬼神之所譴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言君子享至安而無拘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此段言衆人圖宴安而得憂勤之大君子本憂勤而享宴安之實此又字轉換變化之妙讀者詳之）故自衆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自君子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良藥不可忘也藥之與毒曷嘗有定名哉

齊仲孫湫觀政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主意】言善覘人之國者不觀其政而觀其俗魯有哀姜慶父之難觀於仲孫湫所謂周禮者何在哉而仲孫湫斷然以爲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蓋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在朝之政而觀其在野之俗也

觀政在朝（觀政事者必於朝廷）觀俗在野（觀風俗者必於郊野）將觀其政野不如朝將觀其俗朝不如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持者深（起句平說政俗此則分政俗深淺蓋主意重在風俗故也）此善覘人之國者（覘視也）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先覘其野之俗後觀其朝之政以見風俗所關甚大也一篇主意在此）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宓子賤宰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家語）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後漢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彼所以一見其俗（彼謂巫馬期肥親）遽許二人之賢（二人指子賤魯恭）不復考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所以見政之所及者猶淺）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見俗之所持者深）自武而成自成而康（周有武王有天下傳之成王康王）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康王命畢公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漢自高祖得天下傳之惠帝文帝）歷三世而秦人借鉏誶語之俗猶存（見賈誼上文帝書曰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政而移俗其難如此（引此二事謂周漢雖有善政以移商秦之薄俗）漢氏之東至于桓靈其惡極矣然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姦雄豪猾猶知畏義未敢遽取焉桓靈之時漢祿已終矣建安之際後延數十年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引此二事謂東漢末政亂而俗尚之）

美俗實維持之）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結入主意引上本題仲孫湫覘魯事）齊仲孫湫來省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仲孫湫齊大夫齊侯桓公也）魯難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秉守也周禮周公所制之禮也）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言魯雖亂而根本堅固未動搖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蓋指閔公）閔公魯君也（閔公方即位爲君）哀姜君母也（哀姜莊公之夫人也）慶父大臣也（慶父桓公之子莊公之弟也）閔公生逾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年幼如此豈知周禮）君哀姜則棄位而發（棄大夫之位而播逸慶父）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弑公子般）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淫亂弑逆篡奪大惡）觀魯之朝（觀政在朝）三綱淪（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皆淪沒矣）九法斁（九法大法皆敗斁矣）指何物以爲周禮耶（觀其政於朝而不見周禮蕩然無其人矣）吾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轉入主意）魯自周公伯禽以來（伯禽周公之子始封於魯）風化浹洽（此下言周公伯禽培養風俗之事）其民耳濡目染（耳目所濡染者此風化也）心安體習（心身所安習者此風化也）無適而非周禮者（民俗所尚無非周公之禮）揭於觀（揭周禮於兩觀以爲號令）藏於府（藏周禮書於府以爲典故）講於泮宮（泮宮學校之所講周禮者也）流於洙泗（洙泗孔子居於洙泗之間所傳者周禮也）被於絃歌（絃歌樂之所奏者此周禮也）形於冠服（冠服之制無非周禮也）郁郁乎其文也（郁郁文章之盛）洋洋乎其聲也（洋洋聲樂之美）井井乎其條也（井田之分布條理秩然如此）雖經哀姜慶父之難（哀姜慶父以亂行此）僅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子般可殺而周禮不可易）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政可奪而美俗不可奪）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言魯人多秉周禮）其爲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言君臣棄周禮者少）寡不勝衆安得而不敗乎此所以魯祀既絕而復續哀姜慶父之勢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覘國矣（盡發主意）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以周公伯禽培養其風俗）而效見於數百年之後（至閔公之時而後見其效）其規摹遠矣哉（歸美周公伯禽）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必有不肖）國之不能常安也（必有險危）法之不能常善也（必有弊）固也（必然之理）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雖聖人制善法亦不保其不如此）是數者聖人未如之何獨養其禮義之

風俗以遺後人（凡聖人所可容力者）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如閔公時有難賴有[illegible]）四鄰望之而不敢謀（[illegible]）其慮後世亦深矣（[illegible]）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後世治國者但以此為急務）視風俗為迂闊者（[illegible]風俗為[illegible]）果足以知此哉（言加聖人[illegible]）觀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illegible]）有魯之嗣君當閒暇（[illegible]）以將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illegible]）則其治孰能干之耶（[illegible]可知）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illegible]）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言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言魯之嗣君不能因其風俗加以政事）是風俗不負魯而魯其負風俗也悲夫（結語）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舟之僑奔晉

閔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舟之僑為戎右夏四月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舟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以入于晉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天下之理有深可怪者倒挽九牛而不能舉秋毫吁可怪也洞視百里而不能見咫尺吁可怪也高脫亂世之禍而不能免治世之誅吁可怪也舟之僑當虢公有功之時獨先見其敗亡之釁翛然適晉遂免於禍可謂智矣其後城濮之役為晉文公之戎右叛官離次棄衆而歸晉文誅之以徇於國智於前愚於後何耶虢公之禍智者或不能預知至若晉文之法則雖庸人知其不可犯也舟之僑能知智者之所疑而不能知庸人之所畏其理果安在歟蓋恃智與恃功等耳

虢公之亡恃其功也舟之僑之死恃其智也舟之僑既料虢公之亡遂伐其智自謂人莫我若舉措任情猖狂妄行蹈於大戮彼恃其功此恃其智其得禍實出一轍亦何暇相是非哉渭汭之捷虢公方自喜其師之勝而不知亡國之機已藏於一勝之中矣（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之亡舟之僑方自喜其言之驗而不知殺身之機已藏於一驗之中矣其福也所以為禍也其智也所以為愚也虢公以福召禍舟之僑以智召愚使虢公無功之可矜舟之僑無智之可負則國不喪而身不殞矣先王功耻天下而日有危亡之憂非欲自抑也所以居其功也智耻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晦也所以居其智也項梁勝秦而驕宋義料其必敗不旋踵而梁果覆其軍焉當是時宋義之名蓋楚國懷王奇其智位之以上將兵未叩秦酣宴驕縱竟斃於項籍之手（項梁使羽[illegible]破秦軍羽等[illegible]秦有驕色宋義諫梁不聽乃使宋義於[illegible]）

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見武信君乎曰然顯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秦果悉起兵擊楚大破之梁死高陵君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軍至安陽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趙王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必矣義曰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曰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羽晨朝即其帳斬義頭項梁之亡、即虢公之亡也、宋義之死、即舟之僑之死也、凡人之相與、未始有極、虢公之勝、舟之僑在其傍而議之、回視僑之傍、已有議之者矣、項梁之驕、宋義在其傍而議之、回視義之傍、已有議之者矣、我方憂人、而不知人已憂我、我方料人、而不知人已料我、是殆可長太息也、噫、舟之僑宋義之失、今世皆能議之矣、議二子之失者、亦安知果無人復議其傍耶、

衛懿公好鶴

閔二年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及戰衛師敗績遂滅衛僖公二年齊桓公封衛於楚丘

主意觸懿公以好鶴之故國滅身死人皆笑之殊不知後世尊用高談闊論之士崇尚虛談用而卒亡其國無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矣豈獨懿公為可笑哉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國人不肯力戰遂致滅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國人皆曰使鶴余焉能戰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譏左傳者誰不笑之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反說主意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鶴有朱頂白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此懿公所好之鶴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如下文所引四事之類外貌雖人具人之形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其不適於用均也此一篇主意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史記文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大冠長劍褒衣博帶服飾之盛談天雕龍之辯蜂起泉湧辯說之高禹行舜趨者步趨之雅有相望於道齊稷之多然權勢之雖齊湣王為淖齒所殺見戰國策松柏之困秦兵擊齊齊王建聽相后勝計以兵降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齊人怨王建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註曰秦處建於共松柏間也曾無幾左足而先應者攬下之士無救其難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一也鴻都之與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漢靈帝好學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生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及黃巾一起天下震動其後賊張角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旬月之間天下響應未聞有羞羊秉杖一戈佐國家之急鴻都諸生無赴難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二也永嘉之季永嘉晉年號清言者滿朝士大夫皆尚清談一觴一詠飲酒賦詩傲睨萬物傲睨不屑之貌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形容清高之意神峯雋茂言其高也珠璧相照言其清也而五胡之亂其時五胡爭據中原看之不啻机上肉此曹往往有被殺戮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三也普通之際普通梁武帝年號朝談釋而暮言老崇尚釋老之學環坐聽講講諸佛老之書迭問更難問難佛老之事國俗成俗上自武帝下及士大夫庶民皆尚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侯景之亂圍武帝於臺城士大夫

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平時不習武備束手就戮莫敢枝梧無能為武帝捍禦患難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無益人國者四也是數國者總斷上文四事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齊之稷下漢之鴻都晉之清談梁之佛老玩其辭華則有可書之文望其威儀則有可敬之貌可接其議論則有可聽之言攬其風度則有可觀之美可嘉可仰可以嘉尚可以欽仰可慕可親可以歡慕可以親炙卒然臨之以患難一旦有意外之變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其技能一無所尚此與懿公之鶴一也豈可獨輕懿公之鶴哉應前懿公未易輕也所用非所養緩急所用之人非平時之所養所養非所用平日所養之人緩急全無所用使寵者豢其安寵者謂平時所養者而使疎者受其危則疎者怨而不為吾用矣使貴者受其利貴者謂平時所養者而使賤者受其害則賤者怨而不為吾用矣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所養之人無異懿公之鶴所受之禍無異懿公之害抑吾又有所深感焉結尾議論乘軒立論鶴之為禽鳴非凡鳥載於易易中孚卦九二爻辭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播於詩詩小雅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雜出於詩人墨客之詠韓文獲麟解文法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比也人無不貴愛重鶴者公乘之以軒軒大夫之車也而

衆國疾之（然是可貴重之會而人皆惡之）視猶鴟梟然（覩鴟知惡會之可憎）豈人之情愛憎變於前耶（設問嚮日人同愛之一旦人同憎之何也）罪在於處其（示）據而已（斷云懿公不合以大夫之車而乘之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正是此意）以鶴之素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下意生情）苟他禽而處非其據（也禽獨素不為人所貴重者亦謨浮華之士也）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想人之惡之若甚若惡懿公之鶴矣）吾於是乎有感（一段首尾相應）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皐氏

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廟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事也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國語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既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享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申生也）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作

（主意）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可謂善處父子之間至於驪姬欲殺太子而立奚齊里克猶以中立為說必不善處邪正之間蓋里克徒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之間不當兩立也

物之相資者不可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相有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謂父子）兩不可相有則不得不爭（謂邪正）合之者欲其兩全也爭之者欲其一勝也將全其兩勿偏於一將勝其一勿分於兩心不可偏故調和於兩間者謂之智（謂里克調和於獻公申生之間故稱之曰智）心不可分故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謂里克中立於申生驪姬之事故斷之曰姦）蓋兩者並立（如父子）然後有兩者之間（可立於兩者之中）兩者既不並立（正不勝邪則邪必勝正）則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指里克中立之謬）彼未嘗有間而我乃欲處其間是知依違者非姦也愚也父不可無子子不可無父非所謂相資而不可相無者耶為父而傾子險也為子而傾父逆也故君子處父子之間必以兩全為本至於邪之與正則相害而不可相有有正則無邪有邪則無正安得有所謂邪正之間哉將為君子耶盡主其正將為小人耶盡主其邪此君子斷然而欲其一勝也當兩全而欲使一勝則其一終不能獨勝當一勝而欲使兩全則其兩必不能俱全亦審之而已矣譬之於疾（譬如醫者治病）未嘗偏助一臧之氣（人有五臧以應五行不可使一臧獨勝）使之獨勝兢兢然導養均調俱不相傷然後止至於治癰疽（此血氣鬱滯之病發於皮膚曰癰發於骨肉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愛（盡去其毒以除病根）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耶其視五臧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傷（處父子之法當如此）其視癰疽則若讐敵惟恐有毫髮之存（處邪正之法當如此）是非前怯而後勇也（怯於平五臧勇於治癰疽）疾變則術變也（以喻里克執前術而不知變也）況當國家危疑之時（指晉事而言）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也耶（責里克）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當用醫者調五臧之術）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當用醫者治癰疽之術）剛者可能也（柔者則能合和剛者則能別白）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當剛而柔）則懦而召姦（知里克是也）用其剛於父子之間（當柔而剛）則激而生禍（後世殺太子等事徵為多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亂不旋踵自非權移於銖兩眇忽之中機轉於俯仰笑嚬之際孰能不差毫釐而謬千里哉（不可用剛不可用柔宜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一篇主意在此）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入本題事）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獻公則諫以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冢嗣的適）退而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太子當嗣為君者也帥師未有兵征伐也）無懼弗得立（見題）告父以慈（欲獻公慈其子）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中生之謀已成懼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

子驪姬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鬭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吾嘗論里克之為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厲感慨於有事之日前所以中鄭者適遇其所長而已後所以失鄭者適遇其所短而已使克幸而早死不及見驪姬之譖成則其短終不露世亦豈敢少訾之哉雖然人心不可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者惟恐其有向背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惟恐其有厚薄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分也克之處此難矣哉曰是不難舉觀而譬譬同一舌也揖客而罵賊同一臂也豈聞其相奪哉大學之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左右之間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其論小人（大學論云小人之說）則以謂仁人放流之（之人因愛人獨於小人則不逆之人）迸諸四夷（迸音屏。逐出四夷之國）不與同中國（不與共居中國）又何其恕也（恕非所以待小人也克之拒驪姬當如此）嗚呼昔之論者蓋知之矣（言聖賢知此理而里克不知也）

一、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諸侯救邢（僖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城楚丘（僖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主意）（齊威公為霸王坐視邢衛之亡至二年之後而始救之者蓋霸者之心喜於得名故養其亂所以張其功張其功所以隱其名也）

王者之所憂伯者之所喜也（憂喜二字便見王霸用心不同）伯者之所喜王者之所憂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三句是一篇血脈名字是一篇主意）名胡為而可憂耶（此下說王者憂名）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桀暴而湯救之而湯之名始著）不經紂之虐民不知有武王（齊人伐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使湯武幸而君唐虞之時（發明二王本心當堯舜時）無害可除（無桀紂之害）無功可見（無弔民伐罪之功）湯自湯武自武民自民交相忘於無事之域（無名可稱）則聖人之志願得矣（王者本心正欲如此）功因亂而立（有桀紂之亂而後有弔伐之功）名因功而生（有弔伐之功而後天下知湯武之名）夫豈吾本心耶（王者所以憂名）是故雲霓之望（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非湯之盛也（湯不欲如此）乃湯之不幸也（不幸）

（有桀之亂）壺漿之迎（孟子曰東征綏厥士女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非武王之盛也（武王不欲如此）乃武王之不幸也（不幸有紂之亂）伯者之心異是矣（引入本題言伯者用心與王者異）凡王者之所謂不幸乃伯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以亂為不幸）伯者恐天下之無亂（以亂為幸）亂不極則功不大（功因亂而立）功不大則名不高（名因功而立）故將隱其名（霸者喜名所以如此）必張其功（欲功之大）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發養亂二字以誅齊威之心）狄以閔之元年伐邢（題見本註）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事在僖之元年）狄以閔之二年滅衛（題見本註）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事在僖之二年）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總二事設問）所以養其亂也（應前養亂字斷齊威之罪）齊威之心（此下發明伯者之心者以為）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狄初伐邢衛時）吾亟拯救而却之（隨即救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無甚高之名）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三句皆形容功不大名不高之意）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如此則不足以取威名而定伯業）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

美(飲者其食)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渴者注飲。猶始末致二國者所以飢之渴之)今吾坐養其亂(應前養亂)待其社稷已頽(頽崩也)都邑已傾(傾壞也)屠戮已酷(酷虐也)沉亡已衆(衆多也。此四句譬則先飢之渴之)然後徐起而收之(譬則飲之食之)拔於危亂顛頽之中置於豈樂平泰之地(譬則飲之得食渴之得飲)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亡國而已復存)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身已死而復生)深仁重施(如此則齊威仁恩深而施惠重)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淺與深對輕與重對言仁深而九淵爲淺而九鼎爲輕也。九淵見列子莊子所云淵有九名九鼎見左傳)故其功名震越光耀(震應德大名之赫)赫然爲五伯首(齊自入春秋而爲霸威始伯孟子曰五伯威公爲盛此蓋)向使絶之於萌芽(而二國始亂遏救之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則齊威安得此盛名也以上發明伯者喜名之意)嗚呼(此下一深責齊威養成國之亂)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無貴無賤內被狄難)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言被狄殺之慘)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何待二年之久)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齊其喜名所以養亂)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與仁人用心異矣)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冠之舊而欲明吾之勳(文字中有此等句法最爲警運)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痛快責名之擧一至於此)是誠何心哉(不仁之甚)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孟子語借結其存理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人心皆有此仁故也)此人之真心也(仁人心正故曰眞)眞心一發森不可禦(自然之心故不可遏)豈暇討其餘哉(非爲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有人於此(承上文入井設喻)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正如齊威坐視二國之亂)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始褰裳濡足而救之(正如齊威救二國必在二年之後)則其父母必以爲再生之恩(因孟子所謂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發)鄕鄰必以爲過人之行(因孟子所謂要譽於鄕黨朋友而發)義槩凜凜傾動閭里(正如齊威功名震越光耀)回顧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無再生之恩)鄕鄰不稱(無過人之行)若大不倖(此後有無名)然則爲孺子計者(譬邢衛孺子以)寧遭前一人耶(未入井而救者)寧遇後一人耶(已入井而救者以諭齊威)噫此王伯之辨也(結語)

(憶酒且伯首尾相應)

衛文公大布之衣

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趙宣子爲國政

文六年趙宣子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晉悼公即位

成十八年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侯謀所以息民

襄元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楚蔿掩爲司馬

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昭十三年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子旗請伐吳

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楚子使然丹簡兵

昭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城州來

昭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將以天下之事而責之一人之身本數末度弛張廢置品彙自雜斧錯填溢非立談之間所能决也必精思熟慮用心而不知其幾然後粗能通其本原博問廣詢閱人不知其幾然後粗能熟其利害歷歲

踰時費日不知其幾然後粗能成其紀綱法雖備矣未嘗試而驟欲布之天下從歟違歟欣歟戚歟有效歟無效歟是皆未可前定也用法者方且怵然疑慄然懼必待事果便國果治然後敢自守法未出之前營度布置如彼其勞也法旣出之後憂疑畏懾如此其危也嗚呼難矣哉吾讀左氏至衛文公趙宣子晉悼公魏絳爲擁之治國規摹條畫巨細畢備確實切近可舉而行如入陶朱之室物物可以濟貧如發倉公之笥物物可以伐病非爲空言者也世之爲治者與其鑿空創意如是其難曷若取數公已成之法按而行之乎所以漫不加省者特易之以爲紙上語耳噫自衛文而至爲擁其治法載在方冊者雖止於數簡曾不知其經畫之初耗精弊神竭平生之力然後僅能底於此也是數公平生之精力聚於數簡之間其可以紙上語易之歟彼苦身而立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前我安坐而得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後彼任其勞而遺我以其逸可謂幸之尤者也工之巧者不肯授人以其法琴之妙者不肯授人以其調固有服役終身而莫得其傳者矣使幸而得之其喜爲如何其感爲如何治國之法非一工一琴比也今數公治國之良法表裏纖悉左氏盡發其秘於書學者一開卷而盡得之反不知貴重豈不怪耶必嘗習畫然後知珍顧陸之圖必嘗習字然後知寶鍾王之帖持以示田舍翁則詆爲敗素舊楮耳苟未嘗留意治體亦安知數公之遺法可貴哉或曰楚平王之始得國猶羅舉職簡兵撫民其法與數公無異者然楚終不振是法不足以爲治也曰使平王常守是法而楚終不振謂法不足爲治可也其後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則既不能守是法矣然則楚之不振者非法之罪也廢法之罪也今日服參朮明日服烏喙乃指參朮之爲殺人可不可耶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 僖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滅虞 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冬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矣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於君已喻之後此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一其實二已喻而不爲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怵其利而冒其害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必危是必亡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其爲姦詐已知其爲危亡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爲虞以貪虢以驕自取滅亡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拒宮之奇之諫其語太不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奇耳晉獻公戕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虢亦姬姓也晉加兵於虢而虞公乃語宮之奇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虞公雖昏未至於遽忘虢公之姓也其言果何謂耶蓋虞公心知晉非善意特怵於璧馬之利不能自制冒其害而爲之若正

告人以真情曰吾甚愛璧馬不暇顧晉之詐則必為人所姍笑故披辭曲說況為悠悠之言為以塞宮之奇口而已其心豈以晉為誠不害同宗者哉奇遂謂虞公誠不知晉號為同宗乃若教乳兒稚子者提其耳而誨之何其暗於事情也虞公亟欲絕奇之言以謂若與奇論人事則吾說有時而窮不若託之神怪推墮於混瀁茫昧之中俾無所考質於是又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亦特借神怪以拒奇初非真以為神可恃也奇復區區進其說贅矣大抵君未知其不然故當告之以不然君已知其不然復瀆告之不然無益也奇則忠矣然何補於成敗之數哉至於荀息以璧馬之微獲虞虢如反掌世皆以為智以吾觀之息亦未得為智也息之為晉謀一工而一拙息之料宮之奇一中而一失璧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禍僖四年近在肘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預料宮之奇雖諫將不聽固已奇中若奇前後之諫蹇蹇不已反謂其懦不能強諫非失耶彼料宮之奇或中或失未足以為晉之存亡乃若拙於內難而不能謀此晉所以國統屢絕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漏師

僖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貂立無虧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伐齊立孝公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東萊】管仲進說之初與齊桓約許以佚樂而獨不許其參用小人其後寺人貂得寵于政漏泄軍事管仲乎不敢責齊桓之負約使之逐貂何也蓋惟小人能奉君之樂亦惟小人能盜君之權已許其佚樂又欲禁其用小人無是理也此管仲所以吞聲而不敢較者蓋自悔其初約之誤也約字是一篇血脈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此言立約之初盤遊縱佚之欲皆曰不害伯此管仲以樂歸於君其醉飽痛飲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勿用小人此管仲欲以權歸於己事見管子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抑謂禁用小人揚謂許君佚樂有擒必有縱擒謂己之權縱謂君之欲故其得政之始首與威公約約字一篇血脈中分齊國為二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謂盤遊縱佚之類皆不害霸者舉一國之權皆歸我謂參用小人最害伯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市謂貿也兩相貿易尤市井之交易要約既定各守封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相犯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耶則仲為負威公負以樂與君之約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威公為負管仲負以權與仲之約其所以得君專特權久成功備者孟子曾西之言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又孔子曰管仲相威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恃此約也故有此然後成此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寺人內官貂其名也此卽豎刁苟崇臺榭以奉游觀○有木曰榭無室曰觀盛狗馬以佚田獵侈聲色以娛耳目以奉威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管仲素約齊君以樂今乃恃寵于政貂乃恃君之寵于國之政漏泄軍事威公會諸侯于多魚之地而貂始漏師則致犯仲之約矣管仲素約不許參用小人而威公先負約女事尚神寄泄他人之軍事猶不免誅況霸國御侮之師豈容人轍亂之乎為仲者盍質威公以素約殺疑謂管仲何不以素約質於威公尸貂於軍門可也誅貂漏師之罪而尸於軍門雖曰不可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意者仲不敢與貂較是非闇而不知爭乎則仲非闇人也意者懦而不敢爭乎則仲非懦人也其所以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其說在下奕者舉棊繚三四斂手而甘敗者國棊也假奕者以喻仲棊未敗局而先知勝負者此必國手倒奩空枰奩以盛棊子枰棊局也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棊之下者耳敗而猶爭此不識棊者也仲國棊也仲之術高國手之奕棊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預之與貂爭必不勝安得不知難而止乎此所以隱忍不與貂較也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是故智者之敗在心愚者之敗在事智者之敗在神愚者之敗在形智者之敗同室不知愚者之

敗國人皆知使仲必待吾與力爭然後（謂費辭說）然後始肯處於不勝之地（譬如弈碁之下者）亦何以管仲為哉（如此則不足以為管仲矣）仲與威公要約如此之明威公背負約而使貂亂軍政自常情論之仲之理甚直威公之理甚曲仲之爭必勝威公之爭必不勝仲何反自處於不勝而遽不爭也曰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再敘）資人君者蓀滛麗之樂者屬之君子乎屬之小人乎（必用小人始能奉君之樂）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既欲佚樂必用小人）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既用小人必干政事）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無小人則樂不可遂猶無耒耜則田不可耕）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盗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入同朝必至盗吾之權猶與處同室必至盗吾之貲也）世寧有是理耶（發意明白）仲急於功利（故欲與君約）伯業亟欲得齊國之柄（發由管仲必術）不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初立約時不斟酌後日之弊）至於濡飾多魚之時仲固已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謬誤也此處發明到骨）失

之於初（立約之初）不能救之於末（到有小人偏奸之弊）此仲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仲自為約雖爭較必不能也）若他人居仲之地（譬如弈碁之下者）必不廢事勢而爭之（譬如側奩空枰爭尤不止）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假設如此）然逐貂之後誰與威公供耳目之娛誰與威公極心志之欲苟復求如貂者繼之耶則盗權猶自若也苟求不盗權者置之君側必擁腫軟掌然後可耳（乳子與桑擁之負君掌之為使云擁）與臺閣寺輩能希君之意者必能盗君之權不能盗君之權者亦必不能希君之意威公左右誠皆擁腫軟掌之徒（如此則奉承不欲如意）則塊然宮中（塊然不樂之意）無以自適（莫遂其樂）必反責管仲曰（責以爾約）爾所以許我者寧為君之樂也（初約一國之樂者歸於吾）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初約一國之權皆歸於仲）今吾慶道槁乾（慶道則不驕槁乾則不樂）始曾不能少享為君之樂（左右之人無與我耳目之娛極心志之欲者）豈非爾欺我耶（威公必如此責管仲）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待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責其用不合參用小人）逐貂之後威公亦

將持右券責管仲之負約也（責其不遂己之佚樂○左右券者矣管仲約為二券以合符如今人立合同文也）君臣相咎必至相睽仲之身將不得安於齊國矣管仲威公君臣之交聞天下一旦相責至此豈不貽笑後世耶仲之隱忍而不爭者畏此爭也（應前隱忍而不敢爭）況自貂始進之時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既許其享佚樂則非用貂之約不可）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貂之用出於管仲故也）自貂發寵之時言之（發寵謂得寵於君）威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以奉其樂之故信倚仲）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敘也主客之變又新）君臣之歡潛移（威公昔親仲而今親貂）客主之勢互變（昔管仲為主而今為客）昔也貂為仲所容（管仲許用貂也）今也仲為貂所容（仲不害貂公不疎仲也）方且恐之不暇（仲方且懼其位）況曰逐之乎（況敢責威公負約而使逐貂乎）逮仲之將死（此管子將死威公問仲事）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管仲以豎刁易牙開方為奸）併逐之（使威公盡逐三子）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保其資祿以將死）

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欲蓋之名以欺後世）其自為謀亦巧矣（巧字應仲之謀）雖巧然開既禍亂之原（說發）雖彌縫障蔽終不能遏其萌（五公子爭立）國統始絕（嫡統不能立）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應上巧字所雖其巧）嗚呼仲之輔威公亦自期何如耶（其初立志甚大）蓋將混文軌一統類雖山戎孤竹之屬者入封畧猶以為福也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以五公子爭立也）區區借仲為之於宋襄（威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仲始欲致威公於何地今反不能保一子而託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之際顏忸怩而口囁嚅跼天蹐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衷而哀其窮也（深責管仲）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義不足但為圖其之計）五伯威公為盛（五伯謂齊威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威公死而五公子爭立尸蟲出戶）諸子相屠（多屠戮也）身死不殯（以諸子爭立之故死不殯蟲流出戶）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本圖功利反得大禍）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王道蕩蕩平平如履坦途）舉皆

荆楚。仁王道而出於仁義之外無功利乎王者行仁義不求功利而功利自至舉皆禍殃
捨仁義而求功利反…彼詐伯以功利者上文何其惜舉之深也者本謂伯
如齊威之得禍矣
無功利可得而徒以功利誤
之乃是借與名奢而無其實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

僖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齊歸蔡姬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侵蔡伐楚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主意)言君子治小人之罪不可妄有增加如齊威但責楚不共貢則楚知罪矣必以昭王不復之事責之所以召楚之侮也結尾言楚借齊王其罪莫大而齊不知責之議論極高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如齊本欲甚楚之惡反以寬之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罪反以薄之小人之懷惡有罪者總承上文罪惡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小人自覘罪惡一旦為人所發為君子所發揚情得計窮得其真情窮其所計手足失墜何暇之敢爭何敢飾而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此句暗形楚人抑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此句暗形齊威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惡之太過求之太深求小人之罪太深之謂正指其罪惡但指小人本犯罪惡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其惡未甚其罪未多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應起頭甚之小人之惡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應起頭多之小人之罪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憮然有不直君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患無以自解也無辭以自解其罪惡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正欲君子說其罪惡過當乘隙以破吾之說庶有間隙可乘以破君子之說今吾乃故為溢毀無實之辭毀之過當則其

罪惡不實使彼得以藉口（雖此以爲不服之辭）是適小人以自解之資也（與寇無以自解）。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爲虛惡（小人之惡應起頭寃）。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爲虛罪（應起頭寃）。小人之罪則爲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增加倍多則罪惡之實因小人之所欲也）。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僞而喪百眞乎（書不當加小人之罪惡）。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讁乎（小人正賴君子加其罪惡。此二句筆力甚高）。

大商坐肆待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焉。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加權衡而罔利。所竊者僅若毫髮。聲皆競棄之。將立爲溝中瘠矣。權衡已定。加則爲贋。罪惡已定。加則爲濫。是故取貨財者取所不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治所不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將藏自不能容。但治所當治。彼罪自不能避。又何必曲取而過治也哉。齊威公與管仲爲伐楚之役（入事。○發術以吾楚者蓋出於管仲之對。故此兼言管仲）。苟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討之（但責不共包茅之罪。○書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是也）。則適投其病（正是楚人本罪）。楚必稽首而歸罪矣（安敢不服）。而君臣過計（君臣亦以威公管仲並言。過討言過討爲討太過也）。以不共貢職之罪爲不足以甚楚。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周昭王南巡狩濟漢。舟人惡之。以膠舟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以爲楚之罪。欲張楚之罪（此事非大楚之罪。廣以在楚境故以）。大吾出師之名（大吾興兵對罪之名）。以蓋侵蔡之私（初齊威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蔡姬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蔡人嫁之。故伐蔡爲蔡姬之故也）。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至齊威之時已久）。荒忽茫昧（其事難明）。不可考覈（不可稽考覈正其罪）。楚安肯坐受其責乎（不肯服此罪責）。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楚言昭王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我境內可自問）。

使威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不增加共本罪）。則言出而楚服矣（一出言而楚服罪受盟矣）。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楚不服罪。待齊侯進師于陘。楚子乃使屈完如師請盟）。影者形之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罪之報也。高下輕重咸其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子之用刑。當聽其自犯而不置我於其間。多與之爲多。寡與之爲寡。

苟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刑之刑也。伐人國。覆人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可危哉。以小人而誘君子謂之誣（君子無罪。小人指故以誣之）。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本有實罪。君子又從而增加之。亦謂之誣可也）。小人之誣君子者（逆詐）。全體之誣也（事事皆虛。無一非誣）。君子之誣小人者。增罪一二事之誣也（止一事是誣）。小大雖殊（大謂全者。小謂一事）。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爲誣（疾惡誣也）。而復效其爲誣（事未免一經之誣）。則一君子亦何以責彼哉（所以人不服）。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發意盡）。

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結尾是一大議論。前面未肯說出。留得好著在後手。故高）。曰否（答上句）。楚闚周之衰（周室東遷之後衰微）。竊王號以自娛（而楚蠻荊之國乃僭稱天子之號也）。滔名掩於天子（與周並爲王）。罪未有先焉者也（此罪至大。非共貢職之比）。不威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欲奉辭以伐罪）。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之事膠舟）。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爲楚隱之理（果知楚有此罪。則必責楚矣）。今恬不加問（不問僭王之罪）。是必不之見也。楚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爲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以其意求出師之名。故目前之事反不見之）。人之求售譽者（譽者求出師之名者）。務橫吾之前（見在目前）。或瞀亂而不能見（瞀亂目眩也）。目瞀曾自匿哉（目自服爾）。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明引切）。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正謂望貴者之不見者也）。

楚伐鄭

僖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執陳轅濤塗（僖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陳轅濤塗。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申侯城賜邑。鄭伯逃歸（僖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

鄭於齊也故始歸不宜孔叔止之曰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逆其師而歸○鄭殺申侯以說齊[僖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主意]謂世俗之論狗時者通悖時者皆藉春秋之書孔叔許時而免於禍申侯狗時而殺其身觀世俗之論殆未可信也未嘗小人以遇治世為幸遇亂世為不幸蘇論尤高

急善而長姦者莫如狗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其幾年矣持之有故也舉之有證也辨之有理也無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狗時者通[人能隨時王下無往不通]悖時者窮[若端持而獨行者必窮己無往不利]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鯀[共工伯鯀為惡於堯舜之時]是以有放殛之刑[共工流幽州鯀殛于羽山此許時為惡而得禍者]

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成湯文王為善於桀紂之時]是以有幽繫之禍[此許時為善而得禍]者[桀囚湯於夏臺紂囚文王於羑里]故共山幽洲之竄宜也[見尚書]夏臺羑里之囚亦宜也[見史記]亂世之不利為善[如湯文之類]是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如共鯀之類][句蒙上文]乎欲為善於亂世[春秋是亂世所以此下又言亂世不宜為善]盍先自省[為善者何不先自省]察能飢乎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鋒鏑乎[炎荒瘴地也鋒鏑兵器也問為善者能之]受炎荒之竄鋒鏑之刑乎能嘗刀鋸而親礎質乎[刀鋸刑人之具也問為善者能甘受斬戮之刑乎]能也固可悖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能[苟未能受此竄逐刑誅]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何不狗時以徼求寵保全其身乎]是說之行[世俗既行此說]風靡波蕩十人而九矣[狗時者多守道者少]噫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乎[言有何道可以排斥世俗之說]春秋之時流僞蠭起之時也[此時風俗澆薄非獨如鄭之申侯]狗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如下文祭仲潘崇是]悖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如下文泄冶伯宗是]祭仲潘崇之顯榮[祭仲鄭大夫宋人執而出昭公而立厲公又逐厲公而納昭公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祭仲又依違而不討於是齊襄公會于首止高渠彌]而殺之祭仲亦不能討卒免於禍此祭仲之狗時而生也潘崇為楚大夫商臣之師成王欲廢商臣而立王子職商臣謀於潘崇崇教商臣弒成王而自立潘崇受賞此潘崇之狗時而生也]洩冶伯宗之戮[洩冶陳大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洩冶諫之靈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此洩冶之許時而死也伯宗晉大夫為三郤所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此伯宗之許時而死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齊楚爭入於鄭鄭伯服齊]皆世俗所指以藉其辭也[世俗之說往往藉此事以為證]鄭伯之臣[謂孔叔申侯]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鄭伯欲從楚而孔叔止之此許時者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申侯有寵於楚文王又有寵於鄭厲公使行適鄭]格之以世俗之說[正以世俗之說格之]則孔叔之樸固膠滯不狗時者也[孔叔不狗時則殆難]免乎今之世[許時如此宜其取死]申侯持詭譎之術於反覆之時遇澆僞之時[王當春秋之時所謂狗時之春秋也]所謂狗時之春秋也[申侯狗時之人]卒無纖芥之禍[則世俗之說不許時者不驗矣]而申侯反以殺其身[遇之則世俗之說不驗矣]然孔叔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發明主意以破世俗之說]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

又引漢事計丁傅二太后家也而朱博以丁傅敗[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孔光傅喜與共持正議傅太后由是亦欲去喜就國免光為庶人朱博諂事定陶太后為京兆尹相太后使晏結謀令奏免喜孔光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以結信貴]而劉棻以符命誅[王莽時劉棻獻符命]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漢王莽亦盛]昔之君子介然自守皆時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子樂天知命不為窮通得喪變其所守蓋知此理]嗚呼此下一段論小人意表議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此亦世俗之說]為小人儔者必視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狗時小人遇治世適以全其身]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謗至[所不得肆其所欲言]跬步觸法則譴責來[所不得逞其所欲為]含毒蓄險[人含害人之]

毒害於閉之微讐不得吐有此毒激而無所發傳乎其不得志也為前失志之時不可謂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而雖不得志亦無害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不得志羅師之籍楚君以譽子之小人讒愛慫毋之可吃君以譽子之小人讒責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不令小人以愛君若子子為之恩亂世則反是矣小人志之時得食夫者家亦大其貪家墨之慾甚詐高者位亦高其詐官愈之高深群讒譬啻相小害人而起爭競於為惡國之事說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一時雖得志終有殺身滅族之禍有餌焉以餐其釣鉤魚為所吞而不得有錦焉以華其阱人如以文錦覆陷阱為所誘而慣焉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雖得志而不免禍此中使所以狃為惡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哉其為小人之戒

楚滅弦

僖五年楚圍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黃人恃不歸楚貢僖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楚滅黃僖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

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主意）齊為弦黃所恃不能保之而致亡自此幾蠻夷向中國之心可為齊之賴也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此一段國恃齊忘備二天下之辱為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此一段不能為一正國之責責齊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也畧過畧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主意在責齊重責齊非可責之尤者乎下尤字見得齊深可責齊威公攘夷狄以尊中國入事先齊之業盛弦也黃也僻陋在夷狄之小國二國皆慕中國之義自附於齊而事齊從諸侯恃齊忽楚謂可恃齊而不事楚相繼覆亡二國皆為楚所滅左氏以恃人而忘備責之謂弦子恃齊而不設備又不事楚黃人恃諸侯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二主意專責齊不能救不取左氏說深信中國以為可恃也恃中國者未足深責終至於覆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極乎為人所恃而不能保者深可責為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不以罪人尚自責尚忍隨其後譏之言左氏不當譏二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塞前天下之辱人之沈舟者恃舟師而不戒尤二國恃中國而忘備飛寢沉醉以溺於水尤二國之滅亡是人固有罪矣尤二國可責然岸傍之人罪之可也尤夷狄之黨可以說責二國舟師罪之不可也左氏亦中國人豈可責之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之耶溺人者罪在舟師二國者罪在中國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也滅二國者非楚也齊也二國之滅未足深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之不競久矣自齊威之霸始競蠻夷肆行莫之敢遏中國不能制服夷狄齊威獨奮然欲扶衰振廢欲攘夷狄而尊中國弦黃又沓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二國雖蠻夷而知慕中國之義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發此意新二國事中國得福則相率以從得禍則相率以避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諸侯進則中國勝諸侯退則蠻夷勝使弦黃既附中國如此依歸而社稷奠安人民豐阜二國恃中國而得福則皆歆艷亦蠻夷諸國必皆羨慕棄戎即華捨蠻夷就中國楚雖倔強蠻夷楚雖最強大蠻夷中之國誰與同惡者楚雖為惡今齊威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齊威不能保之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中國謂齊蠻夷謂楚禍福

二字應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就禍耶發意應題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此中國所以不勝蠻夷所以勝向若威公倡義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以未附齊故亦未知從中國之有害也不為恃齊而滅故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其附齊而滅之彫題文身之俗謂蠻夷也記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東方曰夷被髮文身題額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必指以相語曰諸蠻夷必指二國之事以相告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繡之華也謂禮服也圭主王公侯伯所執璧子男所執黼為斧形以黼飾於裳干戚羽旄之美也謂樂舞也干戚武舞所執羽旄文舞所執籩豆罍彝之肅也謂禮器也豆木器籩竹器罍彝性器磬筦鐘鼓之和也謂樂器也磬石聲筦竹聲鐘金聲鼓革聲謂可托吾國而無後憂謂中國有此禮樂可以依托而無禍也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自今二國既滅之後始知中國不能庇我彼聲明文物禮樂也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亦徒有其表耳外美觀而中無可恃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不可慕虛文而取實禍是則二國之滅

猶未足深恨轉說意甚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發盡前文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之意嗚呼浩晃以君子小人比中國蠻狄中國猶君子蠻夷猶小人小人為君子之害猶蠻夷為中國之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誘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間有聞風而來者實無以與之既奪小人誅身之術禁其為小人自附於君子而不授之以君子濡身之具實無道以濡術其身未入於仁而先入於愚未入於義而先入於迂恃其徒善曾不隄防輕犯世忌以陷於禍向之儕輩交責而爭尤之曰前日小人之黨必群起而責之汝不用吾言捨便利之舊術而就緩濡之迂計今禍福果如何也今不得福而反得禍則君子者果足恃耶向之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言汝捨舊習而欲自附於君子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謂汝得為君子之利矣顧乃顛頓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翦翦拘拘者果足恃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喻衆小人從而附和譏祝而仁義之道荒矣自此無人敢言仁義矣是

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此特各為君子者如此若真君子則不然矣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恃矣又轉一轉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可恃而遂疑此道之不足恃耶此人謂以君子自名者此道則君子之道載在六經者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古今為將而敗軍者多矣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非兵書之罪不善用兵書者之罪也醫之殺人者相望古今為醫而殺人者多矣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非醫書之罪不善用醫書者之罪也世未有因罪其人而并罪其書者也總結上引喻二事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廢耶後世不罪以君子自名者之誤人而反咎六經之誤人何異因將之覆軍而并罪兵書因醫之殺人而并罪醫書也哉

楚文王寵申侯

僖七年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至意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未有如楚文王明知申侯專利不厭而猶寵愛之也

愛而知其惡者此句襯起天下之至善也雖愛其人而知其惡非明者不能故曰至善亦天

下之至不善也此句便見楚文王意凡人之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既愛其人必遭其蒙蔽有所蔽則有所忘既為所蔽必與之相忘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所謂愛而知其惡者惟天下至公者能之心無私愛故為至公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設疑問難知而遠之善之善也故為至善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故為至不善。此四句解釋意明明皇之於李林甫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奏對常稱旨上悅之上欲以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係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德宗之於盧杞德宗建中二年用盧杞為相杞陰狡欲樹威立勢小不附者欲寘之死地嘗與李泌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同用小人者也林甫盧杞皆姦邪小人同以小人致亂者也明皇用林甫故致安祿山之亂德宗用盧杞故致朱泚之亂彼善於此就二君而較其優劣則德宗猶愈焉德宗差勝明皇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為姦邪朕獨不覺其姦邪德宗嘗謂李泌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是德宗之用杞者愛而

不知其惡者也此有所蔽有所忘者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人情字應前若明皇則既知其惡矣其曰林甫以妬賢嫉能明皇嘗言林甫知此品題之妙雖借辭於張九齡之徒殆不過是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惟不知其惡是以不能一朝捨也如使知其惡亦必不能一朝居也今明皇既明知林甫之惡不能減其毫髮之愛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明知林甫之惡而久用之豈復近於人情乎是明皇不近人情也人情字亦應前意在於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誤以盧杞為賢而用之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明知林甫姦邪故意用之誤者猶可恕既知其姦而用之者可勝誅乎受欺者其罪小又轉出欺字說誤用之罪小自欺者其罪大故用之罪大德宗不過為杞所欺耳此受欺者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盧杞欺君德宗受欺明皇洞視林甫之惡知其妬賢嫉能如見肺肝照見胸中之蘊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欺之明皇故意用奸是欲欺人罪豈在於林甫乎罪於明皇楚文之寵申侯也猶明皇之

嬖林甫也二事相類故相並說明皇知林甫之姦險猶能若文王亦知申侯之
專利不厭專擅財利而無厭足一明皇嬖林甫之身二十九年之久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
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楚文寵申侯至其將死猶愛之使行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
孰重也二君之罪推寄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楚子文為令尹莊蹻名觀反追譏其明
子文不知寵申侯之非反有知臣莫若君之論亦惑矣子文叢論不可曉古今以鄧公為惡不能去
為大謬書載公之舅問父老曰鄧何故亡父老曰為其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曰君子所言乃謂君也公謂曰善善
所以亡也然鄧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非知楚文明皇之所為實惡其惡而不能
去也實惡小人而力不足以去之郭公雖懦不能去惡故知其為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
好善惡惡之良心尚存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甚於郭公矣二君之罪又
聲之不可並者哭與笑也貌之不可並者慍與喜也設愛其人必不
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猶哭笑之不可並異哉楚文明皇二君所為不近人情
之心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不相陵奪獨何歟設問

釋設難蓋有說也在下善有力惡亦有力發明議論極高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可欲
如聲色之類人所同欲者善力尚淺也以見善力尚淺故心不亂見此事方得此心不亂他日見可欲安知
其不亂也勝之故也善力不足以不見其姦而不怒者奸謂人所邪惡力尚淺也以其
惡力尚淺故忍未知此人好邪方且此心不怒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惡力不足以勝之故也見
可欲而不亂物欲蔽前而心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能推如此賢見
其姦而不怒已知其人奸邪而心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知楚文明皇之
事是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善善是
惡之心非由外鑠者至於知其姦而尚愛之見其奸而不怒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此心
惡入於惡故也雖良知不能奪也為惡力所勝吾故論發之以為善惡淺深
之驗發議論深有理趣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僖七年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

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
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
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
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
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
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
鄭冬鄭伯使
請盟于齊

【主意】人之為善無待於外今管仲諫齊威勿受太子華而以
史冊紀載為言是有待於外然後不敢為不善也何其不知
本邪待字是
一篇血脈

道無待道在於我何待於外而有待非道也議論正大待之名烏乎生以彼待此曰
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彼此對立然後有相待之說未有
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雨在天稼在田判然二物也語人以
稼待雨可信也帛在機衣在身判然二物也語人以衣待帛可信也

君語人曰吾待目而視待耳而聽則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目
我之目非借他人之視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聽也我視則視我
聽則聽本非有待也雖然是固非有待之待猶未免無待之待也目
雖離婁不能自保其不瞽耳雖師曠不能自保其不聵是雖無待於
他人而猶待於血氣尚非我之所得專也舉天下之物我之所獨專
而無待於外者其心之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此道即心道外有心非道
也此心即道心苟待道既已離於道矣待道且不可況欲待於外哉古之
學者為己引孔子語非以人不足為也明非揚己為眾之說通天下無非已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不見有人之可為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無非為己之學雖求知於人乃是為人也其動
其靜其語其默未有由乎人者皆自己分內事飭躬厲行吾身自當修飭吾所行自當淬礪非
以揚名也若為揚己之名乃始如此非為己也刻燠明微纖微自當下別纖毫自當明白非以避謗也
若為避人之謗乃始如此非為己也簡賦省刑賦稅自當省少刑罰自當省節非以求民也若為悅民之心而為之

（非為已也）深謀遠慮（謀畫自當深遠慮患自當久遠）非以防患也（若為防後患而為之非為己也）本無所待而作（皆所當作豈待於外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不善不當為豈待於外而止）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不作也（有所慕而始為善無所慕而不為矣）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不止也（有所畏而不為不善無所畏則為之矣）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結上文兩段）則吾之為善既無本矣（為善不出於我有何本領）無本之水（孟子曰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朝滿夕除（韓文曰潢潦無根朝滿夕已除）無本之善（如水無泉）朝銳夕墮（進銳退速）是烏可恃耶（為善如此要有成立）鄭子華以世子而賣其國齊威公貪其利而將受之從管仲之諫而止世莫不誦管仲之言以為當以吾觀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先是鄭伯逃盟而歸至是齊威會諸侯于甯母而謀伐之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子華乃析父之命欲賣國與齊齊威將許之故管仲諫之如下文所云）曰諸侯之會（凡諸侯有會盟之事）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諸侯各有國史以記其事）記姦之位（子華賣國奸也而列於位）君盟替矣（則諸侯皆記其事而君之盟廢矣）作而不記（雖或吾國之史為隱諱不記其事）非盛德也（亦足以為損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齊威欲受姦人心不正也管仲不能以道正其君心）使自為善（使之自然不為惡事）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是待於外以制其惡念也古者史冊編竹簡以為之）噫為善果待於外（斷以主意）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假設如此）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苟無史冊可畏將無所不為矣）不道其君以心制物（區別善惡之事是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恃於外以為善正惡是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內也（於諸物內制心）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凡此一轉其先受子華是好利其後聽諫是好名）僅聽管仲之諫（辭子華）若威公好利之心勝（設使威公貪得鄭之利而不顧惡名）好名之心則殘編蠹竹何足以制威公耶仲之說至是而窮矣（不知管仲更以何說諫之）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亦合知此不難左史書言右史書動）非然也（在解下說）恃史冊以自制者固恃外也視史冊為外物者亦未免有外也至理無外蔽以私情蔀以私智始限其一身為內而盡棄其餘為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備（大議論）嘗不見有內又安得有外耶（無一物非心外者）史心史也記心記也（聖人視史冊亦非外物）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古人盤盂有銘几杖有戒無非養心之學）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發明萬物皆備之說）嗚呼此豈管仲所及哉（管仲未知道者安得議論到是）

晉里克帥師敗狄

（僖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治戎狄如姦民姦民狎官府則多訟戎狄狎邊鄙則多難一日之懲而終身不敢入官府者善政也一戰之威而百年不敢近邊鄙者善謀也戎狄之性折則服縱則驕彼其悍然執兵蹂我郊保我積聚驅我馬牛蹂我稼穡羽檄雷動車馳轂擊謀臣勞於朝戰士勞於野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幸而一勝反抑鋒按銳縱之徐驅而歸為夷狄者勝有重利敗無他虞亦何苦而不為寇哉是啟狃於為寇之利視吾邊境如登虛邑吾被邊之民歲暴骨而月暴瘡哭泣之聲未絕而鼓鼙之音已振矣是何待戎狄之厚而待吾民之薄耶然此亦非所以厚戎狄也怨生侮侮生怨怨之與怒相反而相生者也始吾怨戎狄以為不足治其侵不問其虐不迫犬羊之心恣睢桀驁意我之不能師陵侮暴犯非人所堪於是不勝其忿掃境內之衆窮誅極討覆其巢鋤其根以逞吾憾召今日之怒者庸非前日之怨乎嫚書之怨所以召絕幕之怒也（漢惠帝時冒頓致書呂太后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太后怒報書遂和親武帝即位王恢以馬邑誘匈奴自是絕和親先是漢兵信擊匈奴數單于益北絕幕以避漢兵於是漢遣衛青等十萬騎絕幕擊匈奴）渭橋之怨所以召定襄之怒也（唐太宗初突厥進寇高陵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突厥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諸軍繼至頡利見軍容甚盛有懼色頡利請和詔許之遂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後復寇邊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敗之又敗於陰山擒頡利可汗）故曰此非所以厚戎狄

也小治之於未悔之前儆少而懲淺大治之於積悔之後傷多而懲深孰厚孰薄孰寬孰猛必有能辨之者矣吾是以知里克之待戎狄不得為仁而梁由靡之兼亦未始為虐也主里克之說者歷舉宣王之詩嚴尤之論以謂王者治戎狄正當如此抑不知理有似而差言有類而異敺之而已者嚴尤之稱宣王也見漢匈奴傳懼之而已者里克之沮梁由靡也兩者相去不能以寸然謂之敺則不止於懼矣謂之懼則本未嘗敺矣其言淄澠也其理涇渭也宣王之詩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太原周境也小雅宣王之逐戎狄不盡吾境不置也乃若采桑之戰實在翟之地平陽之西南固晉地也狄尚在吾地里克僅得小勝遽卷甲而不進安得自附於宣王之師乎宣王縱戎狄於吾境之外而里克乃縱戎狄於吾境之內世比而同之過矣吾嘗論縱戎狄者有二驕之使不吾忌待其自墮術中者詐者之事也為阱以陷敺者也寬之使知吾不足忌遂敢肆其貪噬者懦者之事也開門以招盜者也古今之縱戎狄者揣其情研其實不出二說而已矣前一說聖人不忍為也後一說聖人不肯為也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僖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無故而為駭世之行求名之尤者也宋襄公之遜於子魚是也以統則正以親則嫡以勢則順無故而欲推之他人非求名果何說也然求名之罪人所共指不足深責乃若不明乎善則學者所同病所當先論也宋襄所以無故而遜國者吾知之矣其心急欲自表見於世悒然恨無善之可為故振奇以駭世耳築山於平地者以其無山也使居泰華之傍必不築也鑿沼於平地者以其無沼也使居江海之傍必不鑿也平地無山故版築而強為山平地無沼故疏鑿而強為沼彼矯激而強為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無善之可為不得不出此耶人之言曰天下之善遇之不可不為不遇不可強為其視宋襄進一等矣亦未免五十步笑百步也一歲之間自春至冬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一國之間自君至民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時非善無物非善周流充塞隨在隨滿今乃謂遇善則可為不遇善則不可為吾不知捨何物為善棄何物為不善耶吾人為善惟日不足世俗乃嘆善之難遇何其反也以曾遇宋謂之遇以齊遇陳謂之遇以子路遇荷蓧謂之遇為善而欲遇善善豈在外耶君子明乎善者天理混然生生不息不知有善之可擇也不知有不善之可棄也尚不見精何者為粗尚不見純何者為駁雖極世所謂至高之節如堯舜之揖遜亦世俗自為之名耳步趨也言語也飲食也寢息也皆人日用之常

也而凡者獨羨人之步趨以為不可及豈步趨果難於言語食息之為哉自凡者觀之則然也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巡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一事中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此宋襄之徒所以每不絕於世也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揖遜以為高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會于葵丘尋盟

僖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主意 以期字立說與前篇侍字相類謂治以有期而成亦以有期而害威公本期於治至葵丘之盟而所期遂矣故眞心落足而寖以衰焉期字是一篇血脉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 以期字主張 王期於王 行王道者自期於王 伯期於伯 圖伯功者自期於伯 強期於強 欲強其國者自期於強 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 如射者期發於所立之的 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 如行者期至於所望之地也 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 有所期者先立其志 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 其始期有所舉者 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 其發則救其功效 汎然而議 又說無所期者汎然議論不立志也 卒然而行 舉動之妄 忽然而罷 功效之無 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 形容汎汎無所與待之意 是豈足與為治哉 王伯與強三無所成 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 此句結前生後先揭期之功此後言期之害 期固為治之先 承接上句 亦或為治之害 轉生下意 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伯不可得也 初志但欲強耳豈復能伯 自期於伯者至伯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 初志但欲伯耳豈復能王 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 所期既滿不復能進所以為治之害 強而止於強伯而止於伯 文勢一再起伏甚有體態 是特安於小耳 反難期何為治之害 雖不足有盛世而追遐軌 育謂比有也遐軌車下也言強者伯者雖未至於王道 然下視弱國陋邦 微弱之國僻陋之邦謂不伯不強者 之所獲不既多矣乎 視之於弱陋者所得已多 謂之無志則可 無志謂所期不遠大 謂之有害則不可也 辨論害字 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 所期不復增盛則勢必衰 天下之治不進則退 所期不復加進則治必退 強而止於強者必不能保其強也 非推不至於伯其強亦不可保 伯而止於伯者必不能保其伯也 非推不至於王其伯亦不可保此期所以為治之害 驅駑馬而馳峻坂 設喻 中閒豈有駐足之地乎 喻為治者無可止之法 齊威公授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 管仲入齊召忽初事齊公子糾威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魯及之既至而齊以為相 舉之國政 舉一國之政盡委管仲 立談之間遽以伯功相期 管仲得政之初所期此期字應起語血脉 何其壯也 先揚 所期既立伯期於伯應志也者所以立是期 左國右高 國氏高氏皆天子之命卿管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前鮑後隰 鮑叔隰朋皆威公輔佐之臣 下逮比閭族黨之民 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夙興夜寐 早起夜寐 淬厲奮發 臣民無不勉力 以赴吾君之所期 應勸也者所以赴是期 至於葵丘之會 葵丘地名 威加諸侯 諸侯無不畏其威者 名震四海 四海無不聞其名者 天子致胙 周王遣宰孔文武使宰孔賜齊侯胙 王人下臨 宰孔天子之人 環以旌旄 旌旗羽為之旄毛為之旄旄者所執也 崇以壇陛 壇陛上為之 幕張燎舉 張帷幕設燎火 有司戒期 執事者預戒為會之時日 駢圭交帛 所執主手 思足也屈所以屈發也 抑首就位 言諸侯各次之其位 弁冕秩秩 弁冕皆冠名秩秩有序也 穆然無聲 致敬無謂 於是威公降所導廷 廷謂壇陛之下也 下拜王命 威公降階下拜受王之賜胙 與府號起之容寶如也 形容拜起之敬下首也跪拜應也 王環佩衡牙之音鏘如也 形容王者之聲為諸曰瑗方者曰珮半環者曰璜行則佩環衡牙相擊而成聲 陰寵榮光 謂賜胙加勞賜一級 焜燿在列 為諸侯之明光顯 申以五命之嚴 五命詳見孟子 示以載書之信 載書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約顯命 約謂載書命謂五命 若揭河漢而轟雷霆 漢天河也霆雷也揭河漢言其書之昭著轟雷霆言其命之嚴 區區曹許之君 曹許皆小國 出於鼠壤蟻封之中 形容同諸小國 會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 見前所未見之盛舉 目眩氣奪莫敢仰視 此一段文筆端如畫 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 晉獻公驕強素不受伯令 猶胥車秣馬 胥車以晦車也秣馬以肩秉銅馬也 奔走道路懲于後至之誅 宰孔先歸遇晉侯云云 五伯莫高於威公 孟子曰五伯威公為盛 而威公九合之盟 九糾通用孔子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葵丘之會實居其最 比會最為鼎盛 一時文物之盛 禮文儀物 騷人墨客誇談矜語 東萊為文章者 至于今不衰 極其揄揚 嗚呼威公素所期者 應前期字 及葵丘之會悉償所願而志無餘

所期如此其效亦如此種之累年而獲之於今日累年經理今日收功始耕種而得獲信可謂不負所期矣已上應前故也者所以應是期所期既滿應前滿見盈然其心亦滿傳此期為滿治之害則驕滿不期驕而驕自生驕則怠而驕不期怠而怠自生怠則衰忘志驕必怠怠必衰近以來宰孔之譏宰孔謂晉侯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云云不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威公卒五公子爭立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此句結前文生下意吾嘗譬威公之功業此下引譬以切事意葵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月以初一日生明至初七八九而上弦至十四五六而望浸長而浸盈猶威公功業自微而漸盛葵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月既望矣至二十二三四而下弦至月盡而晦浸缺而浸盡猶威公功業既盛而漸衰蓋未滿則有增心未滿則有增有加既滿則招損而已心既滿則盈者衰進者退矣書曰滿招損尚安能復增乎故驕怠至于衰以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承上文滿字發明威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轉此意斷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以期字是血脉所以節節照應使威公所自期者不止於伯詎肯至伯而滿哉應自期於伯者至伯則止威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發盡所貌既滿其心亦滿之意雨驟而沼溢水滿故溢非雨之罪鑿沼者之罪也酒暴而卮翻酒暴故翻非酒之罪造卮者之罪也沼之所受有常限此沼所以易滿卮之所容有常量此卮所以易滿人之所期有常願威公之心亦如此之易滿踰其限沼所以溢過其量卮所以翻塞其願心所以滿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所與正此故也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反前雨暴沼溢之說我不為卮何憂乎千鍾之醴反前酒暴卮謂之說此譏人必當以遠大自期威公素不以伯自期進一步說則下視伯功亦蚊虻之過前耳自期遠大則區區伯業何足道哉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一篇血脉首尾貫穿進伯而至於王又轉一意如有大字頭更進一步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所期至此則遠大矣其亦可以息乎設問王道既成可以止否曰王道果可息答上文意則禹之孜孜湯揚子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文之純亦不已何為者耶此意極高言帝王之盛亦不可息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僖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

秦伯納晉惠 僖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

晉侯殺里克丕鄭 僖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如秦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

晉乞糴于秦 僖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

秦乞糴于晉 僖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

秦晉戰韓原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壬戌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

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始者蓋有之矣不始其始而能終其始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聞植棘而得檟者也吾未聞造醨而得醪者也吾未聞網魚而得禽者也吾未聞學墨而得儒者也吾未聞圖伯而得王者也失其始而求其終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及今失於始而蹈禍釁者豈惟一人耶荀息受

獻公不正之託國危身死死無所名失之於始也秦穆公不置德而置服親被晉惠反噬之辱失之於始也晉惠公攬一國之利不見輕諾之害竟被內外之賂自取囚縶失之於始也失之於始良平不能為之謀儀秦不能為之辨孫吳不能為之戰墨翟田單不能為之守百補千營終亦必敗而已矣雖然是說也為始謀者言之可也不幸而已失其始者雖聞吾言不過拊膺嘆辟為無益之悔果何術而救之乎曰見其無始而絕之者君子之正也見其無始尚欲扶持之者君子之恕也父母之於子雖其始不遵教戒已在憲網已在縲紲自非甚不可救父母之心豈遽已乎經變起援使得末減其罪降重為輕亦父母之所皆為也君子視天下猶父母之視子也雖見其已失於始苟未至於勢窮理絕亦豈惜一舉手之力乎荀息以孤身而當衆怨之衝其禍大而不可救秦穆公雖受侮而終能取償於晉其禍

小而不必救惟晉惠公之事在二者之間猶君子之所當論也惠公始以甘言重賂誘秦既得國而盡食其言秦穆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晉也至晉飢而秦輸之粟非愛晉也積我之厚形彼之薄所以怒其衆而將使之也斯怨也豈禱請所可謝言語所可回乎幸而秦飢乞糴於晉此天錫晉以釋怨之資也使君子為晉謀必曰吾久負秦約常患無以自解苟因其乞糴亟如其請而振其急則秦將見今日之恩而忘前日之怨政使怨不盡釋亦可以殺其怒而緩其毒雖鋒刃相向其致死於我必不力矣彼虢射乃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吁是何言歟虢公徒知與粟之無損於怨不知閉糴之增其怨也擇禍莫若輕擇怨亦莫若輕雖使果如虢公之言無損於怨亦猶愈於增其怨況與之粟乃所以損其怨乎慶鄭雖欲救之然其氣暴其辭悍適所以起晉惠之怒而已惜乎慶鄭有救之之心而未得救之之道也

使君為晉謀則失之於始豈不可收之於終乎吾嘗攷論秦晉交爭之際益知天下之理不可有毫髮之過焉晉之負秦理當怨也秦之伐晉理當報也韓原之戰獲晉惠者豈特秦人哉舉晉之衆亦忿然有不直其君之心矣逮至秦穆執晉侯而歸囚之靈臺則是奪蹊田之牛（宣十一年）報之亦已甚矣惟其報之稍過於理於是晉人反哀其君之窮而怨秦之酷移不直其君之心為不直秦之心奮怒踊躍狂繙以輔孺子有不與秦俱生之意嗚呼天下之理果可有毫髮之過耶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信矣哉

沙麓崩

僖十四年秋沙麓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 **隕石鷁退飛** 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 **星孛北斗**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 **梁山崩** 成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 **晉侯論宋災** 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晉侯問於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 **梓慎論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 **裨竈論楚** 襄二十八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 **子產論參商** 事在昭元年註見八卷首 ○ **大雨雹** 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

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〇士文伯論火見昭六年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〇晉侯問日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〇晉侯問史趙昭八年楚公子棄疾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〇裨竈論陳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〇星出婺女昭十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〇景王問萇弘昭十一年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〇梓慎論禘昭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〇星孛大辰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〇火始昏見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〇梓慎望氣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〇梓慎對日食昭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〇梓慎論日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

〇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〇史墨占日食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〇楚雲如赤鳥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災祥祲兆未始不以其類應也麗於上峙於下群於中同本同生同體同流未有一物之不類未有一物之不應類乎類乎其天地萬物之樞乎有明類有晦類有旁類有互類有遠類有交類肅雨乂暘謀寒哲燠晷儀之不可測數術之不可推者明類也晁晉滂薄恍惚杳冥相與於無相與相求於無相求者晦類也盪而相侵迫而相陵指其影而射其形動於室而兆於鄰者旁類也經綸羅絡交錯回薄其應復為感其感復為應者互類也闊闊其遼

恢恢其容形若疎而實密近若差而實精者遠類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順來而逆往或叅然而休始者反類也類與不類相與為類類之中復分其類為毫而析之縷而陳之雖合天下之人皆為研桑空渭濱之竹皆為籌筭亦有所不能計貫之以理則一而已矣千妍萬醜無二鏡也千柯萬葉無二木也千殊萬別無二類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貫一理而通之者聖人也名一說而執一類者瞽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為多一時為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奸時得時失瑣碎繳繞聽者益厭之則為說以攻之曰星墜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銷政荒民散我之咎也彼為彼我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哉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君天下之上者君也君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人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假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眚變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然預於人則聖人之機一旦發露為君者不復有所畏矣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天地人未有不相通也聖人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召瑞者德召妖者暴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苛細耳災眚之來脩吾政省吾過以敬天怒可也指其災謂由某事脩其事以應其災不可也說至於此天下之論其定已乎未定也天地之應未嘗不以其類也況謂之災而不知其所由災況謂之怒而不知其所由怒何其汗漫而無統也一人之身痛發於股則知其在股痛發於肱則知其在肱痛發於腹則知其在腹痛發於心則知其在心詎有瘝頻呻吟而不知痛之所在者乎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渾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祲一川一阜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錙銖銖不紊不亂豈若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曆象

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曆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己而信曆象舜不信己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耶非也身有曆象而不廢羲和之曆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彼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者果足以知堯舜哉見堯典及舜典

楚子賜鄭伯金伯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之鐘。趙姬請逆叔隗僖二十四年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楚子討陳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晉使魯歸汶陽田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齊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鄭伯石辭卿襄三十年鄭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子產由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楚復取魯大屈昭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予奪之際猶辭受之際也已受者可辭已辭者不可受已奪者可予

巳予者不可奪趙姬既爲内子復推以與叔隗而身下之巳受者可辭也鄭伯石爲卿既辭而復請命子産是以惡其爲人巳辭者不可受也楚莊王巳縣陳從申叔時之諫而續其封巳奪者可與也晉景公割齊汶陽之田以畀魯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以納季文子之侮巳予者不可奪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受也君子無苟與知其不可復奪也理不當辭在我何愧始辭而卒受之則愧心生焉理不當予在彼何怨始予之而卒奪之則怨心生焉吾尚欲釋有愧爲無愧豈可反使無愧爲有愧乎吾尚欲平有怨爲無怨豈可反使無怨爲有怨乎王述之未嘗辭官不察者固疑其貪也晉哀帝興寧二年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乃爲尚書令子坦之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伊尹之一介不以與人不察者固疑其吝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觀其辭受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廉而疑王述以貪王述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愧超然居無愧之外者王述一人而已矣觀其予奪未定之初人皆競自處於義而疑伊尹以吝伊尹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怨泰然居無怨之外者伊尹一人而已矣是故賢王述於後者貪王述於先者也聖伊尹於後者吝伊尹於先者也聖賢之辭受予奪非衆人所能識也物在彼則謂之辭受物在我則謂之予奪一名而二實者也辭受既不可中悔予奪其可中悔乎予奪固不可中悔若土地廣輪之博爵秩印綬之崇猶人情之所重者不能堅決尚有說也彼楚成之金楚靈之弓淺心狹量拳拳於一物而其愈下耶世俗猶以鑄兵之盟護啓疆之說爲楚之得計抑不知楚成與鄭以金而發其鑄兵則鄭忘楚之賜而怨楚之猜是雖不奪鄭之金而實奪鄭

之心也在楚寔有實之用在鄭得無用之具我有所損而彼無所益計無拙於此矣曾侯惟遠啓疆之說而反楚之弓者非果懼三鄰之窺也懼楚靈之怒也不厭以全楚之威則區區兒戲之說豈足以動魯侯耶以堂堂六千里之楚而下臨蕞爾之魯令出於正何索不獲乃以一弓之故卑體巧說惟恐魯之不從想啓疆之勝一屈而楚國之威索然矣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爲人事耳聖人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天下如棄敝蹝豈舜直輕天下如敝蹝哉孟子特爲桃應言之耳見孟子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蹝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重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蹝當其不可與視敝蹝如天下

邢人狄人伐衛

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〇衛叛晉定八年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〇公孫文子拒衛侯哀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是以不敢公愈怒諸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乃出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

我姦軌賞以歸罪惡關之賞君舉位激民而從滅邪殺胥者以君臣之機一有感觸則不可禦故也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之無事而置之則不竄動之則不可禦者遇事而發之開發殆非人力之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也一篇主意天機謂人之大倫晉出於人心天理之真以其發之則發故不謂之理而兩之機兄弟鬩于牆出詩小雅常棣篇鬩鬪也牆在家內也此引兄弟以正君臣鬩狠忿詈手足之歡無複存矣他日俱出塗人毆其兄為弟者忘向之怨勃然往救之是心安從生耶蓋間以明天機兄弟之愛天也同氣相愛天理之真鬩閱之時鬩于當時其機伏而不見天理之機為私忿所蔽故也機字是一篇骨子初未嘗忘也天理終不可滅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其習悔是機一發相愛之心復生奮厲勃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可貫豈蓐慾細怨所能遏耶此所以鬩牆之爭不能拒與以禦侮鬩氏發此矣君臣也君臣有義父子也父子有親夫婦也夫婦有別兄弟也長幼有序朋友也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大機也五者人之大倫激而發之大機也私欲梏之私欲或為

文旅梏亡小智蔽之或以小智之術蔽之封塗固密封之甚密塗之甚固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此天機君然者或叩焉或觸焉一旦遇事以叩觸之其機立應激之則發目不容瞬擊其梏掌去欲之梏大其藩夫開小智之藩千封萬紫剝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發明天機之不可禦唐代宗何如君也德宗何如君也二引君喜為昏庸猜害昏常暴猜忌民困其暴平日民苦二君之苛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民心離己久及在播遷流離之中代宗以吐蕃入寇出奔陝州德宗以朱泚之亂出奔奉天用挪抗陸贄之言躬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宜削尊號下詔罪己贄曰天下英許自新陛下若下詔引咎以感人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泣下陸贄為德宗言今盜徧天下使臣民皆無所忌惡者萬一輿人不至天下不以為罪豈以臣請下詔則不可禦真機既生森不可禦前動之則不可禦向日之義酷暴猜忌向日之抑向日之攜貳離貳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機為後來真前日機所動德故前怨感息前日怨君之心皆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變怨君之心而為愛

君疾首痛心謂君之疾如心之痛爭先赴敵爭先為君討賊不越月踰時而蘇二君於故都以二君得以復還長安祀唐配天唐之宗祀祖配天不失舊物不失祖宗舊業○左傳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實動其機一蓋能動其天機效已若此已發後之效況其機素明者耶何況古之賢君素君臣之機素明者乎衛國之君兩用此機入本題文公靈公事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見本題註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二傳十五年諸侯之盟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以激其民見本題動是機於後而終能亢晉許諸侯晉遂發諸侵盟是非樂於自屈也言二公避位非是樂於屈己不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君不自屈則無以發民之天機故也文公固賢主又題二公分別優劣若靈公之淫縱修慢豈素拊循其民者耶靈公無道日豈能恤民乎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民皆曰晉五伐我猶可以能戰非為靈公也非靈公之素得民心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人心天理自然之機動之則發故也雖然結尾主意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人謂人偽句是一篇主意此邢狄之侵與晉之侮狄侵衛文事晉侮衛靈事非

有陝鄭之危奉天之急也陝代宗奉天德宗二宗遷之事猶為有異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此言二公雜之以人遽自避位甚已之辱而起民之怒激民以動其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君臣本是天機私意激民則是雜以人而二公以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二為邪公以誠晉人機亦隨天機以人偽動其事在下文馴致其患諸發之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其後衛出公越亡師越大夫皐如等會魯宋之兵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出乃重賂越人闔門守陴而拒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為年文子若也亦以人為之而出公不得入以人敵天猶可也以人為民而以人激其君者是以人亂天不可也以人激民而難以人激亂其天理是敵者其天尚存時而閉者有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人二公激人以人偽匿邪於根決毒於髓本原之地為所汨亂以人亂天吾不知何時而能去也衛之人心自是難復不復振矣心不受病受病則其狂不可制真不受偽受偽則其惡不可除陝心之狂陝真之惡果終

無術而不可解耶吁（寓有餘不盡之意）

秦取梁新里

（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梁亡（僖十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左傳謂天理常在人欲中如梁伯之好土功罷民不虞乃張外寇以脅之蓋其心自不以寓是也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是豈非天理之真在乎）

觀治不若觀亂觀善不若觀惡自古及今蹂踐殘賊而終不可亡者乃天理之真在也登唐虞之朝者（唐虞堯舜有天下之君也登堯舜之朝者）舉目皆德政（於見皆天理之政事）陪洙泗之席者（洙泗二水名孔子所居之地陪其席者所聞皆天理之議論）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羅列滿前皆此天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取之左右逢其原）果何自以窺天理之真在哉（以其無非天理反不足以觀天理不可泯之處）至於居亂世遇惡人所見者莫匪橫逆所聞者莫匪詖淫所謂天理疑若殄滅而靡有孑遺矣然橫逆詖淫之中（橫逆悖亂也淫邪也詖辯也謂人欲中何觀天理）天理間發（如紂言天之類）時見一班（言還）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此方見得天理之不可泯）我生不有命在天（商書西伯戡黎紂言如此）紂之所以拒祖伊也人皆知其詭辭也（詭以天為辭以拒祖伊之諫）託則託矣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口哉（見得天理不以紂而亡）何適而無道（莊子胠篋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跖之所以答其徒也人皆知其託辭也（託道為辭以答其徒之問）託則託矣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跖之口哉（見得天理不以跖而亡）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人欲橫流中尤見天理之不可泯）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忘歟（繳結一以意盡）善觀理者於此所以深致其觀也梁伯溺於土功（入本題事土功謂築城也）無故勞民底於滅亡議者莫不指罔民以冦（無冦而欺其民曰有冦卒致秦寇之來）自致駭潰定梁伯之罪是則然矣（識如左氏所云）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吾以為主意）人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心（無冦而詐曰寇至無秦而詐曰秦將襲我）吾

獨以為梁伯之良心（良心便是天理）世之論良心者（下論說何是良心）如歸之仁（則為惻隱之心）歸之義（羞惡之心）歸之禮歸之智信（恭敬辭讓是非誠實之心）是未有敢以詐為良心者也（文公起於此）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設問曰）詐非良心也（詐是人欲）所以詐者良心也（心知城築之非而設辭詐以罔民乃良心之不可泯者也）梁伯之版築（版築城用以版築故曰版築）其自以為是乎自以為非乎（是非二字發明梁伯之所以詐）如自以為是必不待罔民以某寇將至也（恐民怨其無故築城）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恐民怨其無故而擇公宮）惟其心慊然以為非（自知其非而慊然內愧便是良心）恐民之不我從（恐民疲而不堪）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所以詐為罔民之言）背叛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此是人欲發之私）慊然而不安者心之正也（此是天理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然）慊獨非良心乎（慊然自知其非蓋其是非之心未盡泯滅也）吾是以知天理常在人欲中（人欲熾然天理不得）未嘗須臾離也（於此見天理常存）梁伯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天理發見於人欲之中）孰導之而孰發之乎（此無人導發而自然如此乃此心本然之天）嗚呼（此又發）將一意梁伯一念之慊（慊字十段就此）此改過之門也（可因此以改過自新）此復禮之基也（可因此以復還天理於文之內）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可因此克念而作聖）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廣之而大之（若夫梁伯）當時不思（聖人如此）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其善端推廣勢如此）梁伯一慊方生而遽繼以詐（遏過而不改反為詐言以罔其民）是猶隕霜以摧始萌之草群雀以擊未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不能勝其詐心）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即有仁義禮智信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雖下愚不移如紂如跖亦不能泯滅）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為君子（此心而不已則為賢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如梁伯繼以詐然為下愚之歸）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二句總上）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文有理趣而句語脫洒）

新刊京本詳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終）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

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昭十年秋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楚子用隱太子 昭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主意）無間則仁有間則暴幽明物我本同一體宋襄季平楚靈之徒不知此理視幽明物我為有間於是便己而殺人媚神而殺人為倫蔑殘忍暴虐之為也

無間則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有間則暴（不仁者私於家則偏當牆而分此疆彼界名於己則隔形骸而分爾汝）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言無間則仁之意）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說有間則暴之意。此語繳句語頭甚大）幽明也（幽謂鬼神明謂人）物我也（物謂人我謂己）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一本同一體）喜同一喜（同一休戚同一性情）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喜之情同故也）怒同一怒（人有七情舉喜怒兩端對言之）怒觸於心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怒之情亦同也）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休必有戚有愛必有憎有哀必有樂情無不同也）別而為盈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有盈必有虛有予必有奪有損必有益有是必有非其理無不同也）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有禍必有福有利必有害有安必有危有死必有生其變無不同也）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以上皆發明幽明物我本同一體之意）未嘗有間也（知幽明物我之無間則仁矣）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豈以冥冥之不可欺（冥冥謂鬼神）昭昭之不可犯哉（昭昭謂人言仁人非為天地鬼神之可畏乃始視民如傷也）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主意斷以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引用如傷事證對同體皆不可傷況可殺人以祭鬼乎）既傷於民亦傷於身（物我同體故也）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幽明同體故也）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方術也孔子言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言是乃仁術也）不仁則不覺（不仁之人不覺痛癢者廢）不覺則不合（仁至此言故假於實事以曉人如方術於可以喻類而通之也）（麻木私其身謂民物自為民物鬼神自為鬼神）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物之間焉（以是有私己畏神之心）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於是有媚神殺人之事）遂以為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謂幽明有間）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謂物我有間）以妄傳妄（不誠則妄）以偽傳偽（不真則偽為妄相傳至於殺人祭鬼）然後妖淫怪誕之說興（神怪之論）然後君蒿悽愴之妖作（妖妄之事）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祭淫昏之鬼）然後[illegible]刻剝之亂生（殘酷殺人之毒）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三事並見本題註）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者（殺人祭鬼非理之甚）非天獨賦以酷虐很逆之性也（人之性本善）（人所為如此者有間則暴故其末流）私己深（始於己見人鬼為有間）畏神甚（愈畏而愈為有間）淪惑其心至此極也（至此一句）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謂子魚臧孫申無宇之徒）是猶詆蚩尤之殘哂盜跖之貪讒為窮奇為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滌洗也此句生下文意）天下之理有通有塞（通則無間塞則有間）其通耶（此下說理之通者）八荒之外（[illegible]）六合之內（上下四方謂之六合）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間（通則如此故）孰非吾仁者哉（無間故仁）其塞耶（此下說理之塞者）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志（雖有愛人利物之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觀此身之外皆與自己不相干）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不仁之心害於其事見於有為）發於其事（不仁之事）害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不仁也）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不得以命而死人多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之至烈（言其毒之至烈）一念之駭奔電走霆之至速（言其暴之至速）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念無非害人之心）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心無時無非嘗殺之心○此語極精巧）其視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何以大相過乎（此其毒則一也）通者仁之門也（通則無間故為仁之門）塞者暴之門也（塞則有間故為暴之門）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由其通者則可以至於仁矣）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塞者則斷斷可以有其暴矣。結語深可理會）

衛旱伐邢

(僖十九年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商而年豐今邢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伐邢之師興而雨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怪神以使其衆雖苟牧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僖三十二年)田單之禽翔(史記)陳勝之書帛(見漢書陳勝傳)樊崇之探籌(見後漢劉盆子傳)皆托神怪以譎衆者也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托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為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為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衆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為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脇其民而使之戰耳滹沱之凘非果能前知其氷也適與氷會也(漢光武起兵下至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為必然甯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衛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為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乾封(漢武帝封泰山改元元封元年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意欲乾封乎)歸星變於輔弼(漢成帝綏和二年熒惑守心時翟方進為相憂之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詔見方進責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方進即日自殺)歸火災於丁傅(傅太后哀帝祖母也丁太后哀帝母也哀帝即位恭與尤甚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復言請發冢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槨作冢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如媵妾也)矯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孰非甯莊子乎意甯莊子欲僥倖一勝尚有他奎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豈患無術何為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隳壞之耶雖然不知天則褻以天之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褻以聖人之尊而不敢爭虛服其名而實闇其理此甯莊輩所以每得行其說也真知天與聖人者異是矣覩見寇貧回天而不疑天之禍善(見家語及史記)覩見慶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齊慶封事見襄二十八年盜跖事見莊子)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見禮記)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孟子盡心)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故使百甯莊子亦豈能眩之哉

子魚宋公圍曹

(僖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主意崇王道本無速成之效春秋以來治者以漸而長曰久之功宋襄公厭王道之遲鈍而欲竊效焉故子魚舉文王之事以諷而能止其伐曹之師也)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不見他人彼我之速)未有見其遲者也(如在己猶禾之穎彼我雖遲小不自覺其遲也)浴焉而食(譬如蠶者初浴而後食)食焉而繭(蠶已成而作繭)繭焉而繰(繭已成而繰絲)繰焉而織(絲已繰而織帛)歷數月而後得帛(言用力之久)凡蠶者皆以為固然(理當如此)不聞厭其遲也(不見他人得帛之遲故也)耕焉而種(譬如農者初耕而後種)種焉而耘(苗已長而除草)耘焉而穫(禾已熟而收割)穫焉而舂(禾已舂而為米)歷一歲而後得粟(猶用力之久)凡農者皆以為固然(理當如此)不聞厭其遲也(不見他人得粟之遲故也)身脩而後家齊(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以脩其身脩其身所以正其家也)家齊而後國治(正其家所以理其國也)

國治而後天下平（治其國所以平天下也）是猶自絡而至織自耕而至舂一階一圮豈可妄躐哉（自脩身至平天下循升階級然）由三代以前（三代以前不見伯者功利之習）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如蠶者耕者視以爲固然）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爲倡優者不蠶而得帛速）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有得帛速者始見蠶婦之遲）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爲買賣者不耕而得粟速）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見有得粟速者始見農夫之遲）功利之說興（自圖伯者出不尚仁義而尚功利）變詐之風起（不務織實而務變詐）棄本狥末（棄王道之本狥伯圖之末）忘內事外競欲收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富國強兵攻戰甚速）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王霸世人得粟帛之速者始厭耕蠶者所得之遲也）是宜子魚擧文王之事（子魚宋司馬也）而終不能正宋襄之師也（本題詳見註）儒者之論曰（此下言儒者之論不能正世俗之習）蠶而帛農而粟（照應前文）身而治（自脩身而治天下亦如農蠶然）正也（此皆理之正也）不以蠶（而得帛）不以農（而得粟）不以身（而事功利）雖得利（如倚市門坐賈區區圖伯業者）如不正何（得之不以其道儒者之論正此）嗚呼（此下言儒者之論所以不行）小

人之情惟利是嗜（謂小人不顧正理）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但欲得帛）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但欲得粟）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但欲得功利耳名之不美舉無恤也）爲是論者豈足以梶小人之心而閉之哉（儒者之論豈能正小人嗜利之心）則盍反其本矣（此一轉下議論精當）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爲之織也（無蠶婦則倚市門者何以有帛）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爲之耕也（無農夫則坐賈區者何以有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假設無人肯爲農夫蠶婦）棄其織而不織斧其耒（而不耕）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計何從而得粟（人人皆不耕織安得粟帛）皆將凍於冬而餓於塗矣（無帛故凍於家無粟故餓於路）彼僥倖而妝功利豈眞其力哉（謂伯者如不耕織而得粟帛）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如農夫陰爲之耕如蠶婦陰爲之織）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如天下盡厭耕織）發其根（如焚其機）涸其源（如斧其耒）以爭旦暮之利（謂圖伯者之功利）則大經大法（謂三綱五常之道）殄滅無遺（如天下盡無粟帛）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如人盡凍餓而死）當是時城者戎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守地皆爲戰之地吾亦無地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發明利害明白眞足以懼嗜利小人之心）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爲遲鈍迂闊者（謂王道無速效之速）乃其所恃以生者也（三綱五常人賴以有此身）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有此意若不肖者待賢者以生）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愚者待智者以生）彼其相戕相賊（亂世兵戈爭戰之禍）殲消月鑠（人之死者不知其幾）而戴髮含齒之屬（頭戴髮而口含齒謂民也）終不可盡者（雖遭亂世而人之類不致盡）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恃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道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吾設問）曰否（含有餘不盡之意蓋謂自古雖有聖人之道猶賴後世賢君有以維持之不然則所恃者有時而泯矣）

隨叛楚

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主意）言隨左氏不量力一語以立論謂隨不能自強其國欲投量力自保豈能禁楚之吞噬是則量力一語反所以隨天下之力也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弱則能強矣故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憂我之愚則能智矣故不憂敵之智○強弱智愚四字是眼目）國爲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爲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強而後敵弱）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所以憂我之弱）智者愚之對也（我愚而後敵智）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所以憂我之愚）後之爲國者（正與上文所言相反）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所以終弱而不能強）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所以終愚而不能智○折終歲一日字用得當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此一轉甚精神）則誰敢侮之哉（能自憂則不弱不愚矣敵雖強且智能敢侮之）以隨之陋而鄰於楚（入本題事○言隨弱而楚強）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揆（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言隨之君臣愚楚之君臣智）其強弱智愚判然矣（應前強弱智愚四字）隨非惟不知自量（自量字亦應前主意）而又且不知自量怒臂以當轍（莊子云螳螂怒其臂以當

(軍敗)至陷禍敗(隨叛楚而見伐)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宜矣(此借包先叙左氏之說)其言曰(引左氏所載君子之言)隨之見伐不量力也(不自量其力不如楚而敢叛楚)量力而動(言能量其力而後動)其過鮮矣(雖有過亦少矣)善敗由己(善者其國安與治敗者其國危皆自取之)而由人乎哉(不可議之也人矣左氏語止此)左氏之論(東萊發明其意)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隨不叛楚楚不先伐)使隨自知力不如楚(自量其力)甘處於退怯(不量字楚為敵)則禍何由至哉(伐之無禍見伐之禍)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伐隨雖由楚兵而隨自召之)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非楚實敗隨乃隨自取敗也)見伐者雖在人(由於隨自致)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左氏謂致楚來伐者則由於隨也發盡左氏之意下文乃駁其說之非)嗚呼信如是說(如果左氏之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反左氏之說)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隨雖自量其力以不敢先動)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受楚所制而不敢動者是由人而不由己)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隨雖名為不先動其實則受制而不敢動)有宗有廟有社有稷有民人(有此二者)而為諸侯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雖有國不能自主而或存或亡聽命於人)惴惴自保(惴惴恐懼貌)惟幸不見侵(幸大國之不來侵伐)陋矣(隨張量力之說)

漢陽諸姬(姬周姓也漢水之南與周同姓之國)楚實盡之(楚悉吞滅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彼諸姬之國豈皆以先犯楚而遭滅哉引此證隨之說當)隨雖量力自守(設使隨如左氏量力之誠)恪遵信約(守盟約而不敢先動)彊場有釁(適有釁隙)楚之執事(楚之執事之臣)豈其顧盟(楚必以先釁而背盟)矣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非量力所能免禍)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盡由人不由己之意)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又能此論敗左氏)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左氏能誦此言而不知此理)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吉凶悔吝咸其自取)善者己也(推廣左氏善由己之說)極其善則為堯為舜為禹為湯者亦己也(雖上聖之君亦由於己)敗者己也(推廣左氏敗由己之說)極其敗則為桀為紂為幽為厲者亦己也(雖為無道之君亦由於己)前無禦者(己自為善人不能禦)欲聖則聖(堯舜聖)後無挽者(己自取敗人不能挽)欲狂則狂(狂謂桀紂幽厲)隨侯果知此理(聖字狂字)天地(位吾身之天地位天地之天地)以育萬物(育吾身之萬物育萬物之萬物)無不由己(之極功)

(聖神之能事無不由於己者)況區區之楚何足畏耶(楚雖強且暴吾豈畏之何畏焉)而左氏不知己之大反以畏禍為量力(承上文畏字又說)抑不知適所以墮人之力也(墮其計中隨之不見伐也勢也)古之所謂量力者(古人亦有量力之說但其意與左氏不同)蓋有說矣(其說在下)養而未充也(養吾國之力而未充)為而未成也(為吾國之事而未成)備而未備也(備吾國之所欲有為備)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以是三者量力而未動非謂不為不備但量力自守也)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推此語謂古人所以量力者憂在我之弱與愚而已)養已充為已成備已備(三者皆備則然而有所)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雖無敵於天下可也)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壓斷自保為量力(此乃左氏量力之說)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遂終於弱)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愚與智對言已智者亦毛守愚)噫隨天下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此左氏量力之說以其蠹天下之力使之壓擬自保不復有為也)

宋襄公欲合諸侯

(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宋為鹿上之盟(僖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楚執宋公(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宋公伐鄭(僖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宋戰于泓(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宋襄公卒(僖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主意)謂宋襄之愚尚不能料目前之事況能知帝王之兵乎論者謂宋襄以帝王之兵取敗豈不過哉

由涿鹿而至牧野(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武王伐商與紂戰于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

戰〔帝王之用兵其多〕由六經而至諸子〔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諸子百家之書也〕談帝王之兵蹟
數萬言〔論帝王之用兵甚詳〕效非不明〔謂數十戰〕而說非不詳也〔謂數萬言〕及宋襄公爲
泓之役〔與楚人戰于泓〕而以帝王之兵自許〔謂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阻隘不鼓不成列〕反至喪敗
〔宋師敗績襄公傷股而死〕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爲不可信〔後世指宋
襄爲戒而疑帝王之兵〕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爲不可行果哉說之
過也〔謂後世爲是說者不審〕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爲迂闊遲鈍之具儒
者相與力撓而極排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輿薪之不
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
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
輿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
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
真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輿薪

也撞鐘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
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自生長以至爲君深知宋之弱矣〕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
〔與楚爲鄰人孰不知楚之以彊大〕乃不量宋之力〔不自量其識弱不識〕偃然自爲盟主〔自爲伯主以主諸侯不
時〕之盟欲屈強楚之君於會〔爲盂之盟屈致楚子遂爲楚子所執〕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
〔彼已強弱發盟楚子其愚一也〕齊威之霸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親見齊威之所爲〕宋襄自
觀信義與齊威孰愈〔愈勝也言信義不如齊威之著〕壤地與齊威孰愈〔土地不如齊威之廣〕兵
甲與齊威孰愈〔兵甲不如齊威之盛〕齊威九合諸侯〔九合諸侯盟會屢矣〕終不能屈致楚
子〔中間召陵之盟楚子使屈完如師而不自來〕而宋襄乃驟欲致之〔與孟之盟欲屈楚子〕其愚而不
能料事二矣〔不料宋不如齊欲致齊威之所不能致其愚二也〕盂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楚子〕
〔執宋公以伐宋〕幾不免虎口〔幾爲楚子所殺〕僅能縱釋〔會于薄以釋之〕曾未閱時忘前日之
辱〔楚釋宋公在二十一年之冬〕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夏宋公伐〕
〔鄭之夏遂與楚兵戰〕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不料宋不如楚欲與楚戰使楚伐己其愚三也〕

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共曉〔以上三事其愚不難知〕宋襄尚不能知〔目前之事猶不能料〕況
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得於傳聞其事已遠〕斷編遺簡〔經史所載未必全文〕
若滅若沒若存若亡〔不可究詰〕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智者尚不能知況宋襄之愚乎〕觀
其料今事之疏〔謂上文三事且不能料〕則可驗其談古道之謬〔謂其遠慕帝王之兵此二句甚切〕
〔有力量其與楚襄之衡深也〕雖未交鋒之前〔雖未與楚人決戰之時〕固預知其必敗也〔已可預知其喪敗〕
〔敗矣〕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爲古道之累〔謂帝王之兵因宋襄而廢〕是猶見瞶者之誤
評宮角〔瞶聾也宮角樂音也以喻宋襄誤評帝王之兵〕遂欲并廢大樂〔以喻說者因宋襄而并廢古道〕豈不
過甚矣哉〔其過又甚矣〕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又性〕
〔一說下辯〕所以致敗〔謂無德以致敗〕亦非也〔此一說亦未是〕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
固不待於用兵矣〔此說甚當猶得極闡〕德不能服〔雖帝王之世猶有不服其德而背叛者〕是以有
兵〔故不免用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背義當討〕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野猶〕
〔豨猪也以喻背叛之人〕亦何所不至〔如蚩尤作亂之類〕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如宋襄不重傷〕

〔不禽二毛之讎〕遺之禽耳〔未有不爲敵人所敗者〕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必不
如宋襄之拙以取敗也〕古之誓師者〔引武王事以譬帝王之兵〕曰殄殲乃讎〔殄殲盡滅也讎謂敵也〕
取彼凶殘〔亦謂殺也二句出書泰誓〕凜然未嘗有毫髮貸〔見得宋襄所謂不重傷不禽二毛者非帝
王之兵也〕其所貴者惟弗迓克奔而已〔此句出牧誓謂敵人奔而降者則不迎而殺之〕奔而歸我
是以弗擊〔釋弗迓克奔之意〕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推鋒接戰也敵不降我則彼必殺我〕
〔兵〕胡爲而縱之哉〔豈如宋襄所謂不鼓不成列者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弗迓克奔是也〕
縱敵者宋襄之兵也〔二句見得宋襄未既濟而弗擊未成列而弗鼓與帝王之兵全不同〕烏可置之
一域耶〔宋襄之兵豈可隸於帝王之列〕公羊乎以宋襄之戰爲文王之戰〔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
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嗚呼公羊之說誤〔斷公羊〕宋襄何足以知文王
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名目夷宋之司馬襄公庶兄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
〔見僖公十九年〕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國名言昔者崇侯無道文王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圍之
三十日而崇侯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文王退兵而脩德教乃復伐之〕因壘而降〔因舊營壘不復增兵而崇〕

民是歸其言薰然而不傷〔薰然和也〕退然而不伐〔退然讓也不伐不矜也〕妙得文王之本心〔予惠前日之言有文王之氣象〕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臨其事而不列曰讓敵之人天贊我哉〕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發揚激厲奮起勁悍〔形容其[illegible]〕與前日異〔與前日所言氣象不同〕若與文王不相似〔與前數因量之事求異〕與變化移不主故常〔言子魚進諫隨事變易不膠於一也〕此真學文王者也〔文王作易以明時變易之道何嘗膠於一也〕知乎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此章總括作者之意極佳政如孔子所謂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又不特下論而公羊之說自屋尤見筆力之得〕

高

僖饑而不害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呂東萊左氏博議謂旱在天備在人是判天人而二之也殊不知天者人之不能外旱固天也臧文仲所以諫僖公所以從旱備所以脩無往而非天也而謂人事之備無預於天可乎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一篇主意議論甚大〕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然世俗之見〕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此曆象之天〕災祥之變妖孽則付之天〔此禍福之天〕豈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此崇歉之天歉歲饑也疫癘時疾也〕若是者曾非人之所能為〔三者非人所能為害其功〕吾知崇吾德脩吾政而已〔崇德脩政世儒以為人事不知乃所以為天也〕彼蒼蒼者吾焉知其意之在哉〔諸人自人天自天故立論如此〕以湯之時而旱天〔當有七年之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湯太旱七年太史占之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當以人禱吾請自當遂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世俗之論如此〕以秦之暴而德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秦自孝公用商鞅之法變法度始皇用李斯之言焚書坑儒壞王制二世復勸其嚴法刻令於是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天下咸怨陳勝一呼而秦遂以亡〕當是時天治而秦亂〔世俗之論如此〕天自旱之〔氣天〕湯自禱之〔治湯〕天自治之〔亂天〕秦自暴之〔亂秦〕天與人曷嘗相預

耶〔世俗之論禍天人事初不相關〕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結上文一發端意〕僖公遇旱而欲焚尪〔巫禱雨者也尪瘠病之人也天哀其病恐雨入故為之旱公欲焚之〕其陋已甚公之見〔甚陋〕賴從臧文仲之諫〔見本題註〕盡脩旱備是歲饑而不害〔左氏之意以為人有備而天旱不能為害〕詳考左氏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天旱判天人而二之〕意〔要明其意以〕以謂旱在天備在人〔天自天人自人〕泉枯石爍土焦金流〔此旱之在天者〕人固無如之何〔人不能使天之不旱〕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以備旱之在人者〕天亦無如人何〔天雖不能以旱害人〕饑者天之所為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此謂饑而不害二句斷〕果如是說〔果如左氏之說〕則所見者不過蒼物之天而已矣〔不知天之大無外人無往而非天也〕抑不知天大無外〔所以主意〕人或順或違〔有順天者有違天者〕或向或背〔有向天者有背天者〕或取或捨徒為紛紛〔自人為〕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所以不能外一語〕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天非順違之所能損益〕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天非向背之所能損益〕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人不能外〕左氏意以脩旱備為無預於天〔弄說起下論〕抑不知臧文仲之諫自何而發〔發於文仲之心之天也〕此僖公之悔自何而生〔生於僖公此心之天也〕天旱備之脩自何而出〔出於人事之天也〕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文仲之諫〕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僖公之悔動於天〕人事之脩即天道之脩也旱備之脩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責左氏之非〕可不為大哀耶〔深可歎也〕善觀天者觀其精〔以理觀天〕不善觀天者觀其形〔以形觀天〕成王之方疑周公〔引事證昔周公忠於王室而管蔡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疑焉〕其天固嘗蔽也〔蔽於流言而此心之天蔽〕及天大雷電以風〔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肅然祗懼〔因大變而恐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是以周公為武王禱之冊藏金縢之匱中至是與二公啓而觀之〕執書以泣始信周公之勤勞〔王與執事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當此之時此心之天昔已回〕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此應有〕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執書以泣者心之天回也反風起禾者天之天回也〕待天雨反風而知天

意者周人之知天也（此不善觀天，觀其形者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二公所謂善觀天者，觀其也。結語說約）

成風請封須句

（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主意謂文武之澤入人之深，雖成風以一女子而發，不言周室禮，曰周禮；不曰周禍，曰周禍之禍，此所以也。邾人滅須句，不曰須句之禍，不曰魯之禍，而曰周禍。春秋之時，如此說者成風一人而已。）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此句一篇主意），雖至於世俗道散（謂春秋之時），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歌詠謂形於篇章，誦說謂形於議論）。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此先王之教）；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此先王之俗）；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此先王之除治。主意欲說婦人女子，故先叙三者引入。孚不忘先王之道）。學士大夫習其教，故家遺老漸其俗，田夫野人思其治，向望懷想而不能自已。

不忘先王之道，亦其勢之當然（以先王之澤入人深致也）。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形容成風），足不踰於墻屏，視不下於堂奧，組織是供，脯脩是職，其視先王之迹，果何物耶（文勢婉轉。楊說狀）？蓋嘗觀詩之變風（自邶鄘至曹凡十三國皆變風也），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本題成風是女子，故引用女子作詩事）。綠衣，莊姜之詩也（邶國風綠衣，衛莊姜傷己也。莊姜，衛莊公夫人）；泉水，衛女之詩也（同上泉水，衛女思歸也）；柏舟，共姜之詩也（鄘國風柏舟，共姜自誓也。共姜，衛世子共伯之妻）；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同上載馳，許穆夫人作也。夫人，衛文公之妹）。其辭忠厚雅馴（總上四詩而言），憂而不傷（詩之憂者易至於傷而不傷），勁而不怒（詩之勁者易直而易怒），（至於怨而不怨，此言得性情之正）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此語是），是孰開之而孰誨之耶（設問）？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以化字所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一篇主意在此，又應前教俗治三字）。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號令不可以告語，法問不可以防範，非王化之所及而何）？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引入成風言，同禮周禍意），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用功於數化者無）遠。

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發明字源）！成風請救須句（句音劬。成風，僖公之母。世風姓，須句曰成須句），其國（所以）特以親昵而發（其宗國爲邾所滅，故請救之），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爲言也，觀請也）。然其言曰崇明祀（季宗明大皞有濟之祀），保小寡（存國小之寡，指須句也），周禮也（此二者周室之禮也）；蠻夷猾夏（謂夷狄亂中國，而侵華夏，指邾也），周禍也（此禍周室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禮曰周禮，禍曰周禍），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應前化字）浹乎其心（非告語之可及），隱致其意（非防範之可率），詎能至是乎（足以見聖化淪人深矣）？周禮之長也（取此主意）。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自此以下論立出周禮），如仲孫湫（閔公元年，齊仲孫湫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如韓宣子（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其知之者代不乏人（知禮爲周禮者，二子尚有之）。至周禍之說（甚至以爲周禍者），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無一人知之也），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獨成風言此）。平王之東（周平王以犬戎之亂東遷於洛），降於列國（其詩爲王國風，齊於諸侯之列），國異政，家殊俗（國自爲政，家自爲俗），各私其私（一概無王），各戚其戚，無不請楚

之難，秦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晉人自言也（晉自言其爲晉之禍），未聞在晉而言周禍也（晉自言晉，不知爲周之禍）。曰是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自言其爲衛之禍），未聞在衛而言周禍也（衛自言衛禍，不知爲周之衛）。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近魯）也，實魯之禍（他人言之必如此），庶幾動僖公之聽（切於魯故也），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成風不曰魯禍而曰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以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風詳說其意）通天下皆周也（周爲天子，天下皆周所有），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須得十分精神）。邾爲不道，前滅周之須句（以疾），相戚不甚，則爲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救之耶？（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轉結是意），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

言去聖人聖人已遠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戒風獨能言周禍之語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以見文武周公之化不可忘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言大國尚多合諸侯之所見又出一女子之下無一人識真戎風之語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以見文武周公之化不可恃君子未嘗不歎息於斯焉意味深長

秦晉遷陸渾之戎

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圭齋〕辛有見伊川之被髮野祭而預料遷戎之事於百年之前可謂知幾矣然當被髮野祭之時其地雖華而人則夷矣豈待陸渾既遷而後于夷哉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言氣類之相感甚速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公劉后稷之孫居於豳豳乃西戎之地公劉脩后稷之業以厚其民故曰地夷而人華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周之先后稷名棄堯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越三世而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后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五代晉高祖石敬瑭其本出於西夷請奉為河東節度使賊稱天平帝受命唐廢帝命張敬達討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入自雁門唐兵大敗遂尊契丹為父冊立敬瑭為皇帝及朝出帝即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契丹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遂大舉入寇擄帝北遷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為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為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物物若此華夷亦然此皆上文中天下而靈壤者是為伊洛伊洛二水名其地正在天地之中故成王遷于洛邑萬國莫先焉言伊川正當中國天地之所合也天地之氣於此而合四時之所交也四時於此而交通風雨之所會也風雨以序而至陰陽之所和也陰陽調和而不乖以上四句出周禮地官大司徒自伊洛而俯睨夷狄自天地之中而下視偏方之陋猶鈞天帝居與廁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高尊卑貴賤大有逕庭而使風俗頹壞言使伊洛之地風俗頹敗何至遷淪於夷狄乎亦未至遷流於夷狄也此設問辛有一見被髮之祭辛有周大夫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而秦晉之遷陸渾此年二國共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果不出其所料者自辛未年周平王東遷至是年癸未已一百三十三年抑有由矣其說在下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時有久近心無久近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地有遠近氣無遠近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謂中國之地聲明文物見左傳臧哀伯諫辭然被髮野祭地華而人夷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太荒絕漠夷狄所居也言身居於此而意在彼故以心感心感在前百里而相通以氣動氣感前跨百里而相合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心氣自然戎召戎如此既為沮澤沮澤之勢卑下潦水自歸不期流水之歸而自歸既為羶肉螻蟻自集既為夷俗夷狄之俗鄙陋戎狄自至不期戎狄之至而自至辛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以與類相感而知之也閒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可以處戎狄者非特伊川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秦晉不徙陸渾於他處而徙於伊川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之戎不遷居於他處而居於伊川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非故擇伊川以處陸渾也風聲氣習自相感召所以主意以然而驅之非陸渾能驅之潛而趨之非秦晉能趨之蓋有不能自已者矣感召之機自然而然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發明自然感召之意罪在此而不在彼也罪在伊川之民不在秦晉陸渾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乎來哉風聲氣習召戎之具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稱其先見事幾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印證他此語未盡善吾以為猶未盡也何必拘百年之數善惡無定位欲善則善欲惡則惡華夷無定名召華則華召夷則夷一渝禮義渝變也旋踵戎狄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禮義一變即戎狄矣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為戎矣人非戎而心已戎矣豈待百年而為始而戎乎辛有百年之說所以太拘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伊川之民心已為戎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伊川之地始居真戎此發主意最精深處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常人所見如此不知伊洛之為戎久矣被髮野祭之時已為戎矣豈待氈毳其服氈毳毛也戎狄以氈毛為服飾穹廬其居穹大也廬室也戎狄以穹天為居屋侏離其語侏離戎狄之語音也然後謂之戎哉不待此而真戎居之而後謂之戎也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漢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之武不屈匈奴乃徙武居北海上使牧羊留十九年方得歸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武雖身居戎狄之地而守漢節牧羊不為戎狄所變

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絕乎突厥矣唐太宗立承乾為太子也乾使宮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翦綵為舞衣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設穹廬自居承乾身作可汗云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夷狄應前戎狄其心而要荒之夷狄次之要荒應前戎狄其形要荒謂服戎狄之國也結語簡嚴變厲

子圉逃歸

僖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主意責嬴自為苟免之計而不為子圉忠謀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鄰人之情親於塗人故也謀於隣者不若謀於家家人之情尤親於隣人也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下論上二句意鄰比於塗為近家比於鄰尤近愛淺者其慮畧遠者情愛淺故其謀疏畧愛深者其慮詳近者情愛深故其謀詳悉理也亦勢也此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勢四海九州之人至疎遠者卒然相遇卒然相遇於塗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

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間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間有應者謾應也非真應也撰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為得計其為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謂猶嬴氏同分義情分恩義則同均休戚休戚則均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為賜也如手足之捍頭目不知其然而同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內以真實之情相孚外無所飾故其語真外以真實之語相告以真遇真彼此皆以真實相與懇款惻怛懇款則情之密惻怛則愛之深往往得利害之真焉所以謀事與宜人不同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上言得利害之真所以如此辨論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雖人智以愛淺而其慮畧家人雖愚以愛深而其慮詳智畧愚詳畧家智慮前故家人婦子之謀承上文意發明智愚有所不及見事有不到處聰明有所不遠智事有不當處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見識止於如此非不忠也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此句斷盡嬴氏之罪一篇

主意在此異哉嬴氏之於子圉入本題事先是秦穆公伐晉執惠公以歸既而歸之惠公置官司以征晉何以之地真後使子圉為質秦穆公以嬴氏為子圉妻歸何東而妻之嬴氏是也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子圉妻嬴氏為不為子圉忠謀反與塗人無異當子圉逃秦而歸子圉欲挈嬴氏赴歸於晉嬴氏曾不為之反覆訂議嬴氏不為子圉再三詳熟設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謂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謂從子而歸棄君命也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自託自為之言也謂不聽從亦不言不敢言意之所主推究嬴氏之意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應前苟免而子圉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行也承上句苟免而言謂苟免固是可賤之行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世人僥倖而免一身之害猶可言也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未有害夫而妻可苟免者若父子夫婦應前害於彼則傷於此矣彼謂子圉此謂嬴氏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初嬴如此故不忠於夫而終不免於二隻之奪也其后公子重耳在秦秦公歸女五人嬴氏與焉既而重耳歸晉是為文公嬴氏生公子樂故賈季曰辰嬴嬖於二君也重耳惠公之兄子圉之伯父也此言嬴氏以不能自免其身昔之烈女亦卒而處不可兩全之地謂遇大變而去婦禮不可兩全者固有

殺身以致吾義者矣事可為夫以殺其身盡夫婦之義也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嬴氏苟善處此則夫妻猶可兩全也其義在下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此下代為嬴氏告子圉之言曰子淹恤於秦者非他淹久也恤憂也言以久留為憂也所以合秦晉之交也惠公之敗服於秦故質子以為信今不忍數年之不樂不樂謂不樂也而廢棄敝邑敝邑自稱秦也言子圉欲歸則自廢棄秦國若二國何敗秦晉之交也寡君有社稷之事寡君自稱秦穆公也有社稷之事謂治國事不得以身服役謂有嬴氏告夫之辭也謂穆公以治國事故不能親執役使之事而使賤妾得侍巾櫛賤妾嬴氏自稱也櫛梳也侍巾櫛謂事其夫也子介然有他志介然欲棄而歸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寡言穆公不得事子圉也妾將復於寡君轉以告穆公〇以上一節擬嬴氏告之言出於左氏文法嬴氏苟能為此言設使嬴氏果能以此言告子圉則子圉憚嬴氏之告忠嬴氏實以此言告穆公必不敢興逃遁之謀以罷逃歸之謀嬴氏常秦伯之勢倚恃其父為秦國之君必不至為子圉之害穆公亦不疑子圉秦伯固嬴氏之愛穆公愛適以不入重耳之策必不聽重耳之言自殺其女婿也子圉逃歸未幾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秦穆公逆其女

（文公而殺懷公于高梁故此云然）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懷公羸氏得全其為父子于圉羸氏得全其為夫婦應前父子夫婦体）嗚呼羸氏果出於此（果能如此焉子圉誠）則可以成父之志（娥女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免圉之殺）可以盡婦之道（盡忠於夫）可以全己之節（不歸懷之季二）可以續惠公已絕之祀（子圉不死則惠公有後）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穀梁傳曰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殺之職然也）一舉而數利附（如前所云數端之利）使羸氏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深責羸氏思之）苟生於情之疎（上文思字夫婦之情不當如是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夫婦之義不當如是之薄）土薄則無豐殖（又豈有殖謂不生美材）雲薄則無甘霖（不能作雨）鐘薄則無震聲（不作大聲）味薄則無珍膳（不成美味）未有傳其誠於先而享其謀於後者也（誅心之論）然則羸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圉逃秦之時哉（斷其平時情義之薄有素）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

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主】意僖公為君所務上視大國則畏下視小國則驕以驕心而待邾故不設備而敗也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大敵必小敵）強勝弱（強敵必弱敵）多勝寡（多者必勝兵少者）此兵家之定論也（一二者兵家之定論）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墮廢其力而不能用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碭而失水反為螻蟻之食人以為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入本題事）人皆意魯之必勝矣（魯強大而兵多邾弱小而兵寡故人意其必勝）然升陘之役僖公卑邾（不視邾國）而不設備（不設伏兵為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曾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衆而邾有衆也（造語巧魯兵多而無備是魯無衆邾兵寡而有備是邾有衆也）以有對無（無魯有邾）勝安得不邾（有者必勝）敗安得不在魯乎（無者必敗）○（以上斷升陘之敗已自灼當然意味短淺所以下文推廣立意謂僖公為君所務議論便大求用弊事尤佳大抵善作文者愈出愈奇）論僖公之為君（雅究僖公之病）納莒拏之俘（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酈獲莒子之弟拏）受介葛盧之朝（二十九年介葛盧二次來朝介國名葛盧其君之名）聱然軒然（聱然自大軒然自高）自處於衆人之上（言其驕也）是亦一僖公也（此時僖公何其驕）奔走於葵丘之會（九年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

周章於踐土之盟周章猶倉皇也二十八年晉文公盟諸侯於踐土惴然恥然惴然自恐恥然自小自處於衆人之下言其畏也是亦一僖公也此特僖公何其畏彼一僖公耳同一僖公昨勇今怯昨作勇今作怯朝盛夕衰朝作盛夕作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無特操謂無特立之操莊子介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此句二箇主意僖公所居者魯魯比齊晉則爲小國比介莒則爲大國以魯而臨介莒以大臨小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其居使之驕也以魯而望齊晉以小望大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其居使之畏也既見大國之可尊畏心移於大國既見小國之可忽驕心必移於小國斯其所以禍生所忽以邾爲小而忽之而召魚門之辱歟邾所以升陘之敗獲公冑縣諸魚門也臧文仲之諫忠矣見本題註惜其能識僖公之病識猶者謂受病之地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受病之源在於爲居所移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下文發明此意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設使居齊晉之大國則將變畏爲驕有驕必不復畏易地而居介莒設使居介莒之小國則將變驕爲畏有畏必不復驕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魯小於齊晉故能使僖公以畏心而尊之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魯大於介莒故能使僖公以驕心而忽之僖公不以己爲己以己爲己則不隨己而變而以魯爲己以魯爲己故隨魯而變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大之故尊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小之故忽之豈非爲吾之所移乎說出僖公病源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用此事極佳側微也升聞以匹夫而天子木石不能使之愚此在側微與木石居而不爲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與鹿豕遊而不爲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躬耕歷山而不以爲勞陶漁不能使之辱陶河濱漁雷澤而不以爲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逸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而不以爲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百官牛羊倉廩備而不以爲奢盡吾爲舜所移而舜未嘗爲吾所移也以此照出主意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既其病源而藥之庶其有瘳乎讒公爲居所移之病除矣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僖二十二年鄭文夫人芊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見弊而謂之敗見間而謂之釁見殰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弊之前有先敗焉未間之前有先釁焉未殰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掩矣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道鄭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備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態不足以污簡冊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爲禮之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罍俎肅其鐘鼓竭其巾冪豐其腶脩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之相去其爲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籩一豆者即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今日易一籩一豆者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爵則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即男女之無別也均爲無別耳始之罪不爲輕而後之罪不爲重始之罪不爲小而後之罪不爲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爲禮則既不知禮之爲禮矣又

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楚子文使成得臣爲令尹（僖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〇范武子請老（宣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主意〕人之忿慾無涯圓之權位有限先王以權位爲忿慾之巨防也今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得臣之慾范武子受晉國之政以逞郤克之忿是授以資而成其忿慾二字斷二事豈的當不可移易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子文不當滿成得臣之慾）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武子不當極郤獻子之忿）〇二句立說如斷鍼

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此治己之慾如此治人亦然）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治己之忿如此治人亦然懲忿窒慾出易損卦）處已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饑者得食則止（得食而後不饑）渴者得飲則止（得飲而後不渴）寒者得衣則止（得衣而後不寒）熱者得濯則止（得濯而後不熱）慾者得求則止（猶食可以止饑）忿者得報則止（猶飲可以止渴）我欲可窒我忿可懲乃若他人之忿慾不有以少償之彼亦安肯遽止乎嗚呼（此或者之辯）此非忿慾之譬也忿慾譬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譬如抱薪救火）則其勢隨投而隨熾（火得薪而益盛引喻極當）忿慾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授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授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火無薪則不然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忿慾無權位則不得逞）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也（謂權位可以止忿慾無是理也）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尊重權位）不輕與人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以權位防忿慾如以隄而防水）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人之七情所不能無）忿慾之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長（發明權位爲巨防意）足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收（無權位故如此）口將言而復默念將生而復消有

谿壑貪惏之慾（人之慾如此無厭雖）壽勃炮燔之忿（人之忿如此暴虐）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無權無位則不得行）止則回（不得行必復反）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復反則忿慾必消而全本性之善）天下方馳騖於忿慾而不知反也（起語叔）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與之爭必不勝）惟嚴吾權位之巨防（主意在此）使忿慾者窘於無資（無權位者忿慾之資）氣衰力息道窮望絕（無資自然如此）偃偃然而無所歸（偃偃無所歸之貌）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此乃不爭之法）然則權位者豈先王閑忿慾之巨防也歟（數句歸主意）先王以是爲忿慾之防也（上人念此將入本題）後世以是爲忿慾之資（指文子范武子）何其反也（正相反）楚成得臣有功於陳（見本題注）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慾（此是以權位爲慾之資令尹者楚執政之官名子文自爲此官今推以與子玉）齊侯既辱郤克（克數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跛者御跛者使眇者御眇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范武子遽請老而授郤克政使逞忿於齊（此是以權位爲忿之資晉執政者謂之將中軍）

噫令君豈賞功之物（斷子文）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斷武子）楚非置兩令尹也（令尹專主楚國之政）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此下發明令尹非賞功之物）如使數人者並立大功（如此假設）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豈可增置數令尹以賞之乎）春秋之時行人見辱者（此下發明晉數百年之社稷豈二三臣逞憾之具）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於宋（宣十五年楚子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靈（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欲辱晉大夫曰吾若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可乎遂辱國云云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欲刖韓起之足使之守門羊舌肸加宮刑使爲內官也）是數事者如與郤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同時與郤克同時而受辱）則晉師亦將東馳西逐徧走天下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必無一一爲臣報怨之禮）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怨責二臣思慮不審）將以飽其慾（子玉令尹本意如此）適以溢其慾將以散其忿（授郤子以政本意如此）適以張其忿（上言子玉之慾不止敗於晉郤克之忿不止結怨於齊）故

得臣之慾與位俱長(得臣以位為慾之資)成師而出服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
服衛皆勝不止(服陳蔡魯晉曹鄭諸國猶不知由) 迄至城濮之敗(子玉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子玉)軍覆身殞為天下笑向若子文不畀以大柄雖驕縱怨望不過
須司敗之刀鋸耳楚必不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
敖之卒亦必不至於借死也至於郤克鞌之戰(成公二年郤克與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
雖曰幸勝然忿不忍(不忍)難(後患)至欲質齊侯之母(齊侯使賓媚人致賂郤克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蕭同叔子齊侯之母也叔子公殺作姪子) 苟無魯衛之諫則以晉之驕當齊之怒
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則亂
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其咎乎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子文不當以位
與人為慾之資)郤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武子不當以位與人為忿之資)君子視人之忿
慾不能救則已矣(可救則救不可則止)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二子之罪不容逃矣資字
應前)吾嘗玫論二子之言武子論己亂之詩而誤領己亂之意猶未足

深責彼子文之語(是本題註)叔伯者一何悖耶(悖理之甚)曰吾以靖國也未有
大功而無責任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賞不足酬功標之者固多矣
(賞不足也此言賞薄而怨望者)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因怨望而為叛逆之士) 自非盜賊小人
未必皆有是心也(人雖不賢苟未至於盜賊小人必不因賞薄而遽為不靖之士)子文之為是言將
禁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子文言其人能靖者無多也故此云然) 自子文之
言出(自子文之言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猜戮(後世因此
而殺戮功臣者多矣)是功者身之賊也(如此則是立大功以害其身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以賞
官賞有功之臣)不復問其材之能否(不問其人之賢愚能當是位與否) 使播其惡於民(而不亡
高位是播其惡於眾)是功者位之賊也(如此則是立大功者害朝廷之職位也) 既立大功自謂居
危疑不賞之地(君既疑有功之臣而功臣亦疑其君之圖己) 而姦謀始生(姦是不容不生叛逆之心)是
功者國之賊也(如此則是立大功者為國家之害也)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
幸國之不幸(總上三賊然)孰敢以功業自奮者耶(是子文一語能賊人之立功者也) 詩曰

(詩大雅桑柔篇)誰生厲階(言當防是何人生此禍階)至今為梗(至今為害而不已乎後世得立功而締上文所
未三不幸者多矣未必非子文一語啟之也故引此詩)

晉懷公殺狐突

僖二十三年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
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主意)謂諸臣之從重耳者數難君奪如彼吾晉國者富貴安
榮知此今寧從彼而不從己是己之德不足以致人也懷公
不能以人觀己而
殺人以逞其可乎

明於觀人(觀人是非則易)暗於觀己(反觀自省則難)此天下之公患也(公患謂常人者皆是此患)
未是主意 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毛至細而細小秋毫之末為眼睫目中毛也) 舉千
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三十斤為一鈞○見秋毫舉千鈞以喻人之易見其睫舉其身以喻觀己之難)

甚矣己之難觀也(結上文意)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接上生下)而不知以人觀
己之易(此是一篇生意懷公不能以重耳觀己)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
必有故矣同是事也彼為之則是我為之則非其必有故矣因人之
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此四句以人觀己之大法)觀孰切於此者乎(蓋其
所以為易)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入本題言懷公不知己無德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
己(徒責諸臣從重耳出亡而不從己) 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之病在此一語) 懷公晉國之
君(有權位之盛) 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雖遭驪姬之讒而出奔) 狐趙之徒出從重耳(從者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等) 陷狄困衛(初出奔狄過衛衛文公不禮乞食於野人) 逃齊脫楚(至齊齊桓
公妻之重耳安之姜氏與舅犯謀醉以酒
載之而去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不可) 人有不堪其憂者矣(其為憂患
他人所不能堪) 乞食投塊(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 觀浴操戈(子犯因醉載之以去齊及醒以戈逐子犯至曹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因其浴
也造而觀之駢脅謂脅骨相連也) 人有不堪其辱者矣(其為恥辱他人所不
能堪) 風餐雨宿(在路餐風宿雨言冒風雨) 過都歷邑(在外凡十九年) 人有不堪其勞者矣

其為勞苦他人所不能堪使其一日捨重耳而從懷公設使從亡者捨之而歸懷公則里閭歡迎鄰里無不迎接姻族畢至親戚無不慶賀擊鮮釃酒殺牲置酒以舒發故情敘閭里姻族故舊之情此天下之至樂也與前不堪其憂相反高軒華轂軒車也轂輪也言車馬之美豹飾羔裘羔皮為裘而飾以豹皮言服飾之盛前趨後陪或趨於前或陪於後光生徒馭言僕從之多此天下之至榮也與前不堪其辱相反堂宇靚深言室之邃自公退食歸朝之時體胖心廣言養之適四體無虞起居之安此天下之至安也與前不堪其勞相反懷公盍亦以人觀己乎何不以重耳之有德反觀己之無德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彼謂重耳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必是重耳有德故就之也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我謂懷公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必以是我無德故棄之也則德之優劣章章不待言而可見矣因人觀己則重耳之德優且己之德劣昭昭可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反一己轉意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三者人情之所同好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謂人家聲我而就彼豈與人異情哉非是不與人同嗜好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有德可以為樂故忘其憂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有德可以為榮故忘其辱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勞也有德可以為安故忘其勞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脩其德假使懷公若能如此則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亦如重耳有德可以為樂又有名位之樂又兼前所謂全樂者既有道德之榮亦如重耳有德可以為榮又有名位之榮又兼前所謂全榮者既有道德之安亦如重耳有德可以為安又有名位之安又兼前所謂全安者重耳無我之所有無名位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既有道德又兼有名位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意變微此猶為懷公而言轉入非論非論之至者也下文乃言盛德之人德之休明人君有德而休美明著者冰天桂海桂海在南方其地南海郡也冰天在北方其地多積堅冰也荒區絕漠遐荒之地絕遠之漠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琛美玉也譯者傳夷夏之言者是也言盛德所感無遠不至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亡公子謂重耳僕役謂狐趙之徒陋矣懷公之褊也其責懷公心褊小懷公肆其褊心承上文為字說不知反己不能因人反見己德徒殺人以逞殺狐突以逞其忿使在外者絕

向我之意而堅事讐之志此謂重耳詐無失於此者矣言懷公之殺狐突最為失策雖耳苟安於外假使重耳無歸晉之志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讐狐毛狐偃以其父無辜被戮義與懷公不共戴矣思欲一逞思欲為父報仇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必納重耳於晉殺懷公而後已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重耳是為文公非狐趙也二十三年秦伯享重耳子犯請使趙衰從穆公賦詩六月趙衰命重耳拜賜子犯狐偃之字也次年遂納文公懷公也言納文公者雖秦穆狐趙之功其實懷公殺狐突激而成其事也

晉重耳奔狄 止 降服而囚

僖二十三年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乃如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秦伯納重耳 止 頭須求見

僖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

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霸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成闢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狐趙胥郤推挽翊贊之功君多焉疇諸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晉之謀為冠文公既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為冠吾獨以為反晉之功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存續論勲曾未及寺人披頭須之萬一也天之生物自蘖而條自華而實將造化之小者其霜為雪焉勁刻勦厲剪擊其枝葉剥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礴發而為陽春之滋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然

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文公安齊之富無役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狥其欲則終身管丘一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奪其燕安之雨露而壓以禍患之雪霜激之觸冷沃盥以起其憤激之鄭文子玉以作其憂乃切乃磋乃琢乃磨向來弛墮驕息之氣掃除咸盡伯心勃然而生朝于武宮不失舊物向非奪其安齊亦安能進文公之志而霸之耶文公始所以眷眷於齊者屬意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文公二十乘之馬而與文公全晉四十乘之賦使之棄鴻毛而得泰山可謂知取予矣苟不去齊烏能入晉然則策復國之勲安得不以去齊為首乎文公既入晉席未及煖已忘其初於寺人披頭須之見忿然有不平之心若肆行忿戮則懼者甚衆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日無蒯聵戎州之釁乎哀　年　二賴披與須力抗危言以警之文公一聞其警忿戾俱消變戕禍褊急之襟量為廣大易直之規模降寬盡下人皆思奮以取城濮之勝豈非披與須一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瘳十年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霸之盛烈者一警之力也自披須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彼榦其小大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高披須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其小遂奪之而使不得安於小文公方驕其大遂警之而使不敢驕於大奪於前而警於後置文公於不得不霸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雖然此非專諸臣之功也其本實在於文公為文公當出亡之初不校君父之命既有君人之資矣其未安齊之前老於渭濱餓於五鹿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亦非一日也雖時有所蔽一奪一警初心遽還遷移改悔速不容瞬若文公先無所資二三臣者雖有斡旋之妙用亦安所施乎其君有如是之資其臣有如是之用反僅成霸業而止此吾所以為文

公恨也洙泗之濱席間函丈聖化天運奪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奪顏淵之才而卓爾自見論語或警或咳或顧或眄或語或笑一警之下萬慮消亡吾未嘗不恨文公生夫子之前而又自恨今之學者生夫子之後也嗚呼夫子則遠矣乃若夫子之神化蓋通萬世古今為一爐冶初未嘗息也孰謂吾生之晚乎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奔秦杞曰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侯享公賦詩文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甯武子來聘公賦詩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

臣來繼好君寡觀也其敢十大亂以自取戾

○荀林父賦詩 文七年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鄭伯宴公賦詩 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公享季文子賦詩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公享范宣子賦詩 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叔孫穆子賦詩 襄十四年諸侯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高厚賦詩 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穆叔賦詩 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公享季武子賦詩 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六月

○晉侯鄭伯賦詩 襄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慶封賦詩 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與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鄭七子賦詩 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薳罷賦詩 襄二十七年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穆叔食慶封誦詩 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

○令尹趙孟賦詩 昭元年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

○穆叔子皮賦詩 昭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楚子賦詩 昭三年十月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鄭六卿賦詩 昭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 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宋公賦詩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

樂宋公使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明矣

主意 謂詩出於人心之天機非可以義例訓詁而求也全經也春秋君臣因事賦詩斷章取義以神遇而不以言求可謂善用詩者矣此篇發明有理無盡深得詩中之意中矣

至理之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二篇主意在此題甚有理趣斷編遺簡古人不全之書呻吟諷誦讀其書者越宿已有遺落或有經宿而忘之者得其文而心無得於味也蓋口雖至於塗歌里詠如今歌曲之類偶入吾耳偶然聞之則雖終身而不忘有終身記之不忘者入於心破也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句法佳眩惑也此釋而不可以力求之意踏斷篇以歌謠里詠以喻詩也理有觸於吾心發明遇字之意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理以歌謠見興會皆解心自然油然自生天而雖之動吾不能以語人自得故也況可以力求乎詩應起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求則所得非真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然終身由之而不知之惟吾退而求之力求之意則隨遇而隨失非真有者研精極思念力求之日入於鑿以害道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不心與理相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也乃用力之罪也以力求故不遇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如用求以力不足而自盡而不知用力之害為其求也苟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設使有能知此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此不思而得不思而中之妙則幾矣聖人發真有所得也蓋能知此者乃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非特疑難而已孔子下得求遇。歐陽脩此言頗難識得玄妙知不能無病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蓋不以用力為非也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蓋聖之力竭盡伊尹可以能而智之言非孔子之集大成不可能也蓋黜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此語亦過當二帝三王之書二帝謂唐虞書三王謂夏商周之書犧文孔子之易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作卦下彖辭孔子作彖傳二卷象辭二卷繫辭二卷并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為十翼禮之儀章周公作儀禮又禮記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樂之節奏樂書今不復傳如樂記之類亦其緒餘也春秋之褒貶加之筆削孔子因魯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下四文皆所以形天下之理者也形字下得如理本無形非言可盡乃假諸經以形容之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此下議論訓詁之破碎聖經割剝離析彫鏤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

經矣割剝離析義例之弊也彫鏤疏鑿訓詁之弊也聖人有憂焉憂天下無全經況觀天壤之間也蟲鳴於夏鳥鳴於春韓文云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而匹夫匹婦懽愉勞佚悲愁舒慘之變此人情動於天機猶虫鳥之自鳴而自家意思一般皆天機之動者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此詩之所以作於是釋然喜曰喜字與前憂字相呼喚天理之未鑿者尚有此存出於自然故不鑿也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與前天下無全經相應遂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前說五經今曾詩而為六羈臣賤妾之辭羈旅也如式微是羈臣之辭小星是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五經不比六經乃六聖人之言姑述其大槩耳並列而無所輕重蓋是與五經並傳聖人之意經之意取詩為蓋將舉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此句關前段意謂是紧答五經為義例訓詁之所破碎故曰破裂不全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鄉閭之以衝口而發舉筆而成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義例謂條類訓詁謂注釋以其出於人心之自然故不假如此義例訓詁之學不至而盡廢學既廢則無研索穿鑿之私以累其意一吟一諷可以聲轉機回因可天機因彼吟詠而發盡詩虛徐容與諷不以力求而遇自至理自遇心與理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雖異而至理則同果於詩中得其真味則五經之理皆渙然知春冰之消釋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平易謂詩全經支離謂破裂不全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此句總結又說以義例訓詁而破碎之蓋嘗觀春秋之時列國朝聘皆賦詩以相命入本題事詩因於事事因賦詩不遷事而就詩不遷詩而就事不遷今事以就古人之詩以事寓意於詩不遷古詩以就今事以事寓意傳於肯綮之中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當是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跡異於牝牡元黃之外列子說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使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馬至果天下馬也斷章取義春秋之賦詩者斷截章句取其意義以寓一時之興

趨致無遷就之弊竊庖丁之解牛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之妙也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應起語主意

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漢得詩之旨趣拔義例訓詁可以一掃而盡矣春秋之時

善用詩者蓋如此漢取當是時先王之經浸墜于地易降於卜筮禮

墜於僭樂流於滛史病於訐雖多聞諸侯如左史倚相者亦不過以

誦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為能獨賦詩尚未入於陋儒之學是先王

之教未經踐躪銷鑠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此孔子所以旣論之

六經而又以肴過庭之問也火于秦秦始皇焚滅經術○此下言後世又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

平易雜於漢漢儒雜以專門名學之學別之以齊魯仲尼歿時分為四申公為魯詩轅固為齊詩燕韓生為韓詩

毛公為毛詩今行於世汩之以讖緯漢五經皆有緯讖雜言圖之事亂之以五際前漢翼奉傳詩有五

際注引詩內傳曰卯酉午未戌也亥陽際會之歲也狹之以專門專門之學傳者各守其師之說銖銖而析之

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寸寸而較之黃鍾之長九寸十分為寸○此一句言支離之弊豈

復有詩詩分裂中之全經復為義例訓詁之所支離雖謂之無詩可也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或可以救支離之弊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三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君爭奪奔競之中而見曠逸高世之舉囂塵滯濁一掃而空心開目明頫還觸覩暑氣旱雨不足以喻其快也渴漿饑炙不足以喻其美也沂浴雩游不足以喻其清也晉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爭功子犯之受璧顛頡魏犨之爇僖要切狠戾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頌而不能已也雖然盜跖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伯夷之風反可以誤後世魯臧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季札之風反可以誤後世凡人之情旣惡之則必戒之其所以陷溺而不知非者皆移於所慕也然則介之推之失其可不別白以警後世乎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為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為狷介也今旣不得祿而為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向若晉文位定之後首行推之賞置之狐趙之間吾不知推之發是言乎不發是言乎切意斯言之未必發也推之言不在於祿方賦之初而在於祿不及之後吾固疑推之不主於理而主於怨也怨而忿詈未足多責惟不明言其怨而借理以逞怨者君子疾之時不我用必曰此時不可進也未嘗肯明言吾怨時之遺我也始若見用則必不為此言矣人不我舉必曰

此人不足附也朱肯明言吾怨人之棄我也始若見舉則必不為此言矣同是時也用我則為治不用我則為亂同是人也舉我則為賢不舉我則為愚何其無特操耶此君子所甚疾也吾固疑推之未免乎借理以逞怨也推高士也未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事固有外似而中實相遠者安知推之果出於怨也推吾所敬也因其似而加推之罪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以怨斷推之罪亦吾之言也乃推之言也非推之言也推母之言也推自謂既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亦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母子之間真實底蘊畢皆披露推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從亡之臣也已亦從亡之臣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為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也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為而生身何為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賞者是則不賞

者非賞者非則不賞者是今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如推之徒是也聚爭名者於朝聚爭利者於市山之巔水之涯忽遇如推者焉非不蕭然可喜也怨心內積則林麓未必非幽縶之網澗溪未必非忿激之聲也吾未見此之果勝彼也

鄭伯使盜殺子臧

僖廿四年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也

（主意）謂子臧明附子華為鄭伯所惡雖以掛去十年之久數百里之遠一聞鷸冠之後遂從而殺之蓋鄭伯怒子臧之根藏於胸中特因冠而發耳根字是一篇血脉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此句是主意根字是血脉）一粒之穀投倉窖歷歲月混埃塵焦槁頹敗若無復有生意矣偶得半犁之土則芃芃覆塊無信宿之淹根在焉故也是根苟存倉窖所不能腐歲月所不能隔埃塵所不能淹使與土相遇其生意蓋森然而不可禦矣生藏於一粒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發懟藏於一念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發

鄭世子華以賣國誅（事見第九卷鄭殺太子華題註）其弟子臧出奔宋坐聚鷸冠而為鄭所殺（以鷸毛為冠也鄭殺見本題註）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十六年鄭殺子華至是實九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子臧自鄭出奔在宋）風聲不相接利害不相及鄭伯之視子臧與塗人等耳鷸冠之後第得於道路之傳（非親見其事）其在鄭伯初無損益（其事甚小）以常情揆之不過付之一笑耳鬭之非所怒也（非有可怒之事）怒之非所殺也（非有可殺之罪）今鄭伯一聞鷸冠之後陰謀詭計必置之死地（遣使盜殺之）而後止何其喜怒之不類耶（設疑問難）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怒其朋附子華）特遇冠而發之（因冠而發前日之怒）鄭

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於子華之時矣（一念之中久藏此根）以國君而誅一亡公子（弄反難）如狐豚腐鼠何所不可（殺之甚易）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何待十年之久）時移地移（時移謂將十年地移謂數百里）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既且遠其怒有時而忘）怒則忘而怒之根不忘（字主意照應根）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見（所以十年不發）及鷸冠之傳忽動其根（因事而動其怒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變舊怒為新怒）非剪殲其身不足以逞其毒（必殺之而后已）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辭鋒[illegible]）雖鄭伯亦自不能言其所以怒況他人耶自他人視之則冠鷸未必不附於孔門（子路好勇冠雄鷸佩豭豚後孔子設禮門人請為弟子）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前漢劉向傳云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形容鷸冠最巧）步搖之冠飛翮之纓未必不見奇於武帝也聚鷸為冠豈有可怒之實耶（怒在其人不在冠也）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又引二事此喻藏怒意○晉向秀傳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生觀賞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斜谷之鈴愛溺者悲之（楊妃外傳云貴妃既死明皇至斜谷霖雨涉旬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採其

聲作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感在人而不在笛（因笛動其感心）悲在人而不在鈴（因鈴動其悲心）怒在人而不在冠也（知鄭伯因鷸冠而動其怒心也）以我之不察笑彼之怒則過矣嗚呼鄭伯之怒子臧本於一念（提起主意又根字）而子臧朋附子華之邪志亦根一念間耳根於一念遇物而發雖事在十年之前身居數百里之外（惡前）終不能免（不免鄭伯之誅）其亦可畏矣哉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忿怒之根終不亡吾是以知怒之不可藏也（藏之則遇事而發矣）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邪慝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邪之不可萌也嗚呼去惡者其務去其根也哉子臧雖欲遷善改過（結尾又疑又問難）以去邪慝之根然鄭伯之怒已根於胷中其能保其遇物而不發耶（設問鄭伯已藏怒根子臧雖欲改過亦必不免）曰吾鄭伯何為而怒也以子臧而發也（所怒者在子臧）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子臧有過故鄭怒）吾是以知人心固通而無間也（此一句子鄭得倒）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有過而怒則改過而喜可知矣）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意回謂改過也睢陽宋地）而鄭伯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顏解謂變怒為喜也溱洧鄭國二水名）心之相通雖胡越無間（胡在北越在南雖此心則無間）況父子間耶（子華子臧皆鄭伯之子故其說如此）

衞禮至殺邢國子

僖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主意謂禮至行詐以銘何難其惡大矣然禮至之惡非以銘諸器而不泯實以載於左氏之傳而不泯實

物莫壽於金石（金石二物堅而不朽）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金石不朽刻其銘言於金石者亦與之而不朽）然金有時而銷（銷鑄也）石有時有泐（泐音勒出周禮考工記泐破裂也）其所託者未必真可恃也（故以其銷泐故不可恃）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設問可託以不朽者果為何物）曰君子之論是也（此句一篇主意）天下不見湯之盤（盤沐浴之器也言湯之盤今已不存）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有大學之書則盤雖不存而其銘尚存）天下不見周之量（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言周之量今已不存）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周禮冬官考工記㮚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云云言有周禮之書則量雖不存而其銘常存）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盤有存亡大學之書無存亡）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量有存亡周官之書無存亡）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繳上一段意可恃字應前）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轉入本題盤銘量銘者善之託）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左氏所載禮至之銘惡之託也）衞禮至行險僥倖（謂見詐於邢）而取其國（掖殺國子而滅其國）恬不知恥（不知大惡之可羞恥）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銘見本題註）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世也（常人之論如此晉桓溫曰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雖因所銘之器而傳）不因金石而遠（銘之於器鑄不能久）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左傳但載其銘而不言其何器）爲鼎耶鐘耶（或銘於鼎或銘於鐘）彝耶（彝音夷）鈃耶（鈃音邢鈃美之器也或銘於彝或銘於鈃）而已滅已沒化為飛塵蕩為太虛無纖髮之存矣（禮至所銘之器然其器已泯滅久）物不存則銘不存（器所以載其銘）銘不存則惡不存者（銘所以著其惡）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萬世之下人皆識笑）初不隨物而朽（器已朽而惡不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於世者（前惡）非金石也（銘之器非因所）君子之論也（實因左氏之書傳之而不朽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發意極明）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已耶（詆訶斥也）辱見於市人（皆市為市井人所議）越宿而已忘（人不傳其事故也）見辱於君子（若君子取人惡事而筆之於書）萬世而不泯（以其書愈久而愈傳也）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筆門主賓之間（以竹為門也主賓者謂究以出入其說者之所措也筆誅口伐謂以筆削議論批點人之罪惡也知主之著也此齊處）而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恃此權也（以筆削之權雖無位猶有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伯樂識馬故無下之馬遇之為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之不幸（匠石識木故不材之木遇之為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禮至不幸而遇左氏遂其銘而惡不泯）向若禮至之事偶逸左氏之紀錄其鄙亦必有時而止矣是舉衞國之嘲哂（嘲哂竊笑也）

不如左氏一字之奪也帷晒見於一時左氏傳於萬世禮至之辱承上文辱字說雖他人為之汗顏泚顙泚亦汗也顙額也言他人代禮至懼恐也然至昌嘗自以為榮哉轉一意言禮至之無恥想其顯書深刻之時事明書獻國子之事深刻其銘於器未以不顧君子之紀錄也他人以為惡而禮至以為功彼也發此禮至心術以奪為榮其無恥而不知恥用韓子句蓋不足多矣轉生下意吾切怪戰國秦漢以來春秋之後用兵者反覆狙詐皆以詭詐成國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獨一人如禮至者不特其人自矜其功亦如禮至為銘之意而作史者亦從而咨羡頌嘆之以誇示來世左氏以禮至為惡而後世作史者反以此等為功而羨之甚矣風俗之日薄也嘆貴人心不古而風俗薄惡春秋之時有一禮至僅有一人如此無恥人固已指為異時人以為可怪之事特書之以為笑端左氏直書其惡使觀書者付之一笑孰知後世為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豈知後世效禮至所為者萬無窮也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耶豈知後世作史者誇美此等惡事其心術蓋與禮至一也甚矣風俗之日薄也重言之以寓感慨不已之意抑吾有所深懼焉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能笑禮至之妄也戰國秦漢以來為將者其視禮至相去幾何然史之所載闔閭雄偉可喜可愕讀史者奪於其辭而昧於其實未必不羨然慕之矣同是事也讀左氏之書則隨左氏而輕之讀後世之史則隨史官而重之吾心之真輕重安在耶今日之游於書他日之游於世一也游衆正之間則見貪冒者賤之而不為游衆邪之間則見貪冒者慕之而欲為人正亦正人邪亦邪正者難見而邪者易逢終必為小人之歸而已矣吁可畏哉

晉文請隧　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守

僖二十五年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王還請形勢獨衰也德獨衰也未有身不存而能存者婁敬謂周之衰非獨德之薄乃形勢之弱因為妄論而婁王不在形許晉文之請隧實剖地以與之意謂可恃者在德而不在形勢則是不能守身而徒欲守身無是理也此論謂當可以敵在德不在險之說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周衰由形勢之弱秦盛由形勢之強其說蓋始於婁敬婁敬漢高祖時人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昔周公營都之地都雒雒與洛同句定都雒邑今西京洛屬是也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一句婁敬所引周公營洛之意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此婁敬釋上二句意謂洛無險阻使子孫畏懼而修德及周之衰天下莫朝諸侯不朝周周不能制諸侯不能制非德薄也非是周德薄形勢弱也由洛邑無險阻故也秦地被山帶河秦關中有小河之險四塞以為固四面皆塞以為險固此所謂天府以其勢饒登天故號天府婁敬之言止此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後世論者以敬之言為主下文乃駁敬之言誤

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婁敬不知平王東遷之後如居洛邑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雖營洛邑尚都於鎬此皮諸侯朝會登朝于豐不常居洛邑也敬以周之形勢為弱秦之形勢為強抑不知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婁敬之說誤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其地正在關中如敬之言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即昔關中之言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者耶秦西戎之裔當時未得關中之地迨至平王東遷因犬戎之亂東遷于洛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以文武成康之都畀之秦國遂成秦之強秦自是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勢而強也十分曉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秦得形勢而以無道猶足以雄視諸侯秦之雄為諸侯并吞天下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況文武成康何況周之四君有道之本之以盛德有德為之輔之以形勢有形勢以為之身體其孰能禦之耶此所以為成周之盛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周雖有德何嘗不藉形勢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耶婁敬謂周形勢弱者誤矣吾故曰敬所見者平王之周而未見文武成康之周也敬論

周之形勢既蹙蹙謂如前所云其論周之德益蹙如前所云形勢與德夫豈二物二者相倚而存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氣無形身亡無身則氣散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必有恃以恃其形勢必有形勢以用其德隆替所謂在德不在險者蓋一偏之論也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二者皆不可無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此德之先天下岐豐鎬雒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此形勢之先天下兩盡其極而未嘗有所隆殺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隆其德而殺其形勢德愈隆所謂營洛之纖是是有時而不用其極矣烏得為王者之道耶王者豈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也陋矣哉敬之論也以上皆責襄敬之繆論非特敬為然此下特責襄王不當割地與晉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亦如襄敬所見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初王子帶召狄伐周襄王出適鄭晉文公殺子帶而襄王入王請隧以自寵隧道以葬王者之禮也晉文以有大功於王室故請用禮也襄王弗許國語載襄王答辭由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若由是姬姓也大物其咨可改也若不然

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曰王章也襄王答言此隧是王室之典章未有代德晉未有德可以代周為王而有二王今若禮用隧是由二王也亦叔父之所惡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襄王與晉文四邑之地陽樊一也溫二也原三也攢茅四也襄王之意以為吾周之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襄王所見正與景敬同也典章文物之制國家所文法度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如不許晉隧之類至於區區土壤土地則不足惜吾何愛而以犯強國之怒耶寧割四邑以與晉文抑不知隧固王章也此下責襄王割地之非王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王畿地方千里亦是王室典章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不許請隧自謂能守王章所以守王室之典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王畿之地自削自毀是亦不能守王章也惜其一而隳其二一謂隧者請隧二謂墮而割地與人烏在其能守王章耶是守禮文之王章而失畿甸之王章也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應前主意救其肩背斵其手足人背襄王割地與人形勢何異自謂能守氣者而自謂所守在德吾不信也支離而氣獨有無此理也嗚呼此下議論前所未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事見秦紀既失周之半

矣平王已割岐豐之地以破裂不全之周號為自保保守見存之地猶恐難立尚恐不能立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既已失小豈容再割奈何子孫猶不知惜責周之子孫今日割虎牢畀鄭莊公二十一年惠王與鄭武公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明日割酒泉畀虢其年王與虢公酒泉文武境土歲朘月耗侵削不已至襄王之時襄王惠王之子鄭於亡矣見於上篇近於城亡又頓捐數邑於晉又割四邑以賂晉文猶棄粮於陳蔡之間譬如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糧已乏矣而又棄其餘糧揮金於原曾之室譬如原憲曾參之室貧已甚矣而又不當揮金果何以堪乎引喻明切周之理替至此此責晉文之不仁理替削弱而振也見之者皆為之憫惻周非無道而發削弱誠可憫也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受四邑而不辭亦猶奪粮於陳蔡之間糧已乏又攫奪之攫金於原曾之室金已乏而又攫取之其亦不仁甚矣貫穿上譬喻極情巧噫承上文意深責晉文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晉始封之君唐叔虞乃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也坐視宗國之危襄王有危難之地而不能附益不能為周增益土宇反從而漁奪之又因請隧而取四邑之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事尚忍為之何事不忍為乎議者反胥胥然論其伐

原之信見本題註又左傳曰是守伐原以示之信問守之非見本題註柳子厚守原議曰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立伯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媟近謂寺人也何其捨本而求末也左氏言其能示信柳文論其問寺人而不知其侵削周地之罪皆捨其本而論其末者也晉文之不仁至是固自不可以人理責何使為襄王者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以正義大法明告於晉晉雖強暴未必敢遽加無道於周也雖然舒邑王論繁纓一事經為功當仲叔于奚有功于衛成公二年新築之戰衛師敗績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而缺其南方周禮所謂軒縣也繁纓者馬飾也二者皆諸侯之禮曲縣者三面縣鐘磬[illegible]賞之繁纓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夫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隧之於繁纓不亦大乎隧是天子之禮比之繁纓尤大襄王重隧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正與孔子不如多與之言適相符合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不可責也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夫子豈可責乎必居一於此矣設此一說以難接曰不類斷曰一士不相似仲叔于奚內臣也是衛國之臣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以衛地與衛人猶在境內晉文公外

臣也（夕是在外之諸侯）朝覺圖而夕設版矣（以周地與晉人是割地與諸侯之國就晉人者覺四邑之屬籍而夕已設版矣為晉之有矣）是不同（可以此知備邑可多與仲叔于奚而周邑賣不可以與晉文其上鄰大不同也此一疑難本罪本解東萊只疑句斷了被有手段又朝覺圖而夕設版亦是疑北左傳句去所以學者貴乎讀書也）

展喜犒齊師

（僖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魯如楚乞師（僖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楚伐宋齊（僖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緩則信急則詐安則信危則詐習俗之情皆然也公卿大夫平居佚

豫侃侃正論視儀秦代厲為何等物一旦羽檄雷動邊聲四起搶攘怵迫不知所出有能拾儀秦代厲之遺策以排難解紛者則皆欣然恨聞之晚彼非遽忘前日之論也苟以濟一時之難不暇顧一時之詐也故無事則為君子有事則為小人在國則為君子在敵則為小人彼其心以為誠信者國家閑暇用之以厚風俗則可耳四郊多壘此何時也兩陣相向此何地也區區之小諒豈當施於此耶可以為吾利雖置敵於害勿恤也可以為吾福雖置敵於禍勿恤也彼孰知君子之道行乎兵革之間固有以全而不傷者耶聞其語未必信有其人也聞其名未必信有其實也吾請舉其人指其實以曉之齊孝公親帥師伐魯北鄙魯使展喜犒師其行也實受辭於柳下惠焉他人為之辭必捭闔詭辯期於誤齊而全魯吾觀柳下惠之辭何其溫厚誠篤守約而施博也首告之以先王之命以發其尊周之心繼告之以周公太公之睦以發其親魯之心終告之以威公之盛以發其圖霸之心既為魯慮之又為齊慮之初無一語之欺想展喜致命之際齊侯一聞王命之重必肅然而敬再聞齊魯之舊必驩然而和三聞霸業之盛必慨然而奮向來憤毒怨懟之氣陰銷潛鑠不知所在是宜還轅反旆不待其辭之畢也柳下惠之辭命無儀秦代厲之詐而有儀秦代厲之功然則排難解紛者變詐之外豈無術耶吾今而後知存魯亂吳破齊彊晉霸越者決不出於孔子之徒也（子貢見史記）雖然柳下惠之辭命則善魯所以用其辭命則不善齊孝公成師以出既臨魯境在常情論之豈有聞一言而遽還者乎孝公度越常情樂於從善不憚三軍之暴露徒手而還是有大造於魯也魯曾不知報齊之施反以德為怨與楚連兵而伐齊是柳下惠之辭命適為魯欺敵之具耳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狃此言非為盜跖也為魯也盜跖得柳下惠之飴而為盜跖魯得柳下惠之辭而為詐一物而兩用一言而兩心隨人之所見何如耳飴與辭何罪焉然則魯之君臣是一盜跖也

楚滅夔

（僖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注意謂夔子不敢祀稷契與鬻熊祀也楚特假此以為興兵之端而夔子又以忿然之辭啓之所以取亡）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小人心邪故邪）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君子心正故正）（道經註曰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歸邪是此意）是故（發明上文此下引事）大誥之篇（周公東征作大誥）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王莽篡漢之賊臣亦作大誥以誥群下引此以證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illegible]）陽虎之語（陽虎季氏之叛臣言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編於孟氏之書則為格言（孟子引此）

言以啓臧文公盖陽虎恐為仁之害貧富孔子恐為富之害其仁所以不同引此以証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是非竊其言也其言則同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此是一篇主意君子之氣溫厚小人之氣忿戾於此有木焉上文說氣故又引木為喻柯幹固未嘗改也猶言未嘗變春氣至猶溫厚之氣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猶邪化為正秋氣至猶忿戾之氣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猶正化為邪氣也者潛乎柯幹之中而浮乎柯幹之外者也以喻所氣變而木以變惟言亦然言亦變氣變而溫厚之氣加焉君子以溫厚之氣發而為言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為溫厚所以見其正而不見其邪忿戾之氣加焉小人以忿戾之氣發而為言凡溫醇和易之言皆變而為忿戾所以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不動一辭不移一字同是說言而善惡相去若天淵然君子之善如天小人之惡如淵是孰使之然哉設問言何以變氣也氣可以奪言言不可以奪氣若云氣變則言亦隨之而變也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總結上文辭簡理盡夔子之對楚問入本題事正也祀祝融鬻熊禮不當祀故也其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其氣忿戾故其言粗暴也夔子不祀祝融

與鬻熊禮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於禮不得而祀也衛祖康叔康叔周文王之子衛始封之君不敢祀后稷后稷周之先祖衛不得而祀也魯祖周公周公亦文王之子魯始封之君不敢祀公劉公劉后稷之后魯不得而祀也非所以為罪也未聞以魯衛不祀后稷公劉為罪也此固先儒之所論也以見夔不祀祝融鬻熊皆非其罪也然夔子言之所守則是不祀為是言之所出則非而答云因熊摯有疾不為鬼神所赦竄於夔失楚國故不祀焉言其忿戾不遜治言而不治氣此句主意以斷夔子之非雖有正禮大義夔只當祀熊摯知衛祖康叔魯祖周公故云正禮大義反為忿戾之所敗忿戾之氣奪其正大之言不足以解紛楚人初惜此事以為用兵之端而反以速禍以忿戾之言速敗亡之禍豈不甚可惜哉言其一言之失而召喪邦也夔之不當祀祝融鬻熊楚固知之知之而且問者特假以為發兵之端耳在常情不得不忿也忿心既生言亦隨厲故其對楚之辭則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忿戾之氣殆如矛戟傷人至今讀者猶為之變容況仇敵乎使夔有君子亦必以不當祀為對然其言之所

自出則異矣惟其國無君子故發於私忿徒能為不當祀之對而弗服忍不當祀之由反追咎失楚譬鬼神之不祐何其悖耶嗚呼祖可讐是天可讐也果如夔子之言則啓辱之子可以廢祔之祀事見隱四年而日殫之孫盖有不入敬侯之廟者矣事見本傳夔之始所以不祀者爲嘗有是意耶人情固有自養而以惡爲美者矣未有自誣而以美爲惡者也夔之祀典本出於禮今務快其忿并自處於悖逆而忘其守禮之初心忿戾之移人可畏哉忿楚子而上及吾祖何怒之遷也怒止於楚其可自附於不遷怒乎曰未也所謂遷怒者非待怒室及市然後謂之遷也非待怒甲及乙然後謂之遷也怒在於彼遷之於我是之謂遷怒在於彼而遷之於我是猶奪人之酖而自飲其不裂腰潰腸者幾希彼顏子之不遷怒果何以異於人哉亦不奪酖者之智而已矣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四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五

宋叛楚即晉

僖二十六年秋宋以善於晉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楚子將圍宋 止

文之教也 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乃使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將伐

曹 止 會諸侯于 僖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公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晉侯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子玉使鬭勃請戰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以明德也晉侯有疾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矢有樞言亦有樞射有的言亦有的射者有會言亦有會一得其樞萬矢皆開一破其的萬矢皆廢一中其會萬理皆解千世之所不能決百家之所不能定群說之所不能該聖人折之以一字而包羅交結舉無所遺是果何術耶蓋所運者樞所貫者的所據者會也晉文公之霸諸侯其謀畫其政刑其征伐其盟會使後世學者定其是非必條陳縷數之曰此臧也彼否也此優也彼劣也此工也雖累牘聯簡

猶未能盡其是非而吾夫子斷之一字曰譎而已味譎之一字而觀晉文之平生千源萬派涓涓汩汩者赴於一字之內動容周旋橫斜曲直無往非譎如拔其尤者論之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也兼受二國之施則當兼報二國之德豈當有所偏助哉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者也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者也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不寧惟是吾方圖霸業坐視楚橫行而不敢較則霸權在楚不在晉矣然遽加兵於楚則天下必以我為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而不發於我待楚之先動而後徐起而應之則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其為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也文公名雖救宋而意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

必先摧楚之鋒然後晉可以爭霸於天下楚子罔悛於兵其狠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儻不深激楚之怒則楚將知難而退晉楚之雌雄不決矣於是因執曹伯分曹衛之田賜宋所以深激之怒而趣之戰也苟文公意止於救宋則當宛春之使必欣然而從矣何者始伐曹衛本所以救宋也今楚求以復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救宋圍兩得其欲何為不許之乎文公非惟不許乃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之救宋而止耳孰知其譎之右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之事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與晉競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則上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自常情論之雖車馳卒奔猶懼失楚師况退舍避之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蓋文公固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

子玉內懷蔿賈之誚急於立功以刷其耻見吾之退避必謂幸遇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特雖吾退十舍猶將來追况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必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惑而不自知雖明智如左氏者猶信其我退楚還我將何求之語載之於書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丘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暴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三罪而民服顚頡祁瞞舟之僑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後戮轢而伍法果王者之刑耶踈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戮棗以懟敵殆未易偏舉要皆不能出夫子一字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嗚呼文公之譎所就者區區之霸業耳其師一勳而子叢

死於魯子玉死於楚叔武殺大士榮元咺子適子儀死於衛鄉若晉師不出則是皆無罪之人也至於若偏若稗若輿若壘膏潤原野名不登於簡冊者抑不知其有耶千耶萬耶忍哉文公之不仁也雖然文公始欲譎人而終不免為人所譎曹伯之當執當復衛侯之當殺當釋出於文公可也顧乃為筮所譎而還曹伯為醫所譎而生衛侯至於反衛侯於國則為魯所餌而使息歸於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魯諸侯也受其譎猶不足深愧孰謂巫醫下流其譎又有在文公之上者耶吾所以深為文公愧而益知譎之果不足恃也

晉文夢與楚子搏

僖二十八年四月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楚師敗績

。楚子玉夢與何神求瓊弁玉纓僖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燕姞夢天與己蘭宣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魏顆夢結草之老人宣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魏顆敗秦師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補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韓厥夢子輿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趙嬰夢天使成五年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晉侯夢大厲[illegible]疾為二豎子小臣夢負公登天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呂錡夢射月 成十六年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

○聲伯夢涉洹 成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 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叔孫穆子夢天壓己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云云

○魯昭夢襄公祖 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晉侯夢黃熊 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孔成子夢康叔 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故立靈公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昭十一年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趙宣子夢文公授之陸渾 昭十七年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宋元公夢太子欒即位 昭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褊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曹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

○衛侯夢渾良夫 哀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

○宋得夢己為烏 哀二十六年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也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嗚呼萬物皆備於我萬理皆備於心豈以想而有豈以不想而無哉耳之所聞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聲皆具於吾耳之中非可以聞不聞限也目之所見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色皆具於吾目之中非可以見不見限也心之所想者有限也然天下之理皆具於吾心之中非可以想不想限也上天下澤內華外夷往古來今其鉅其細其晦其明皆與吾心同流而無間或感於志氣或動於四體或發於夢寐瞥見錯出軸運機旋豈待想而後有因待因而後有夢耶苟必謂因想而後有夢則是未想之前胷中本無是物因想而後有是物也未想之前胷中

本無是理因想而後有是理也抑不知心猶地而想特其一塵耳心猶海而想特其一漚耳以想為心何異指塵為地指漚為海乎是其為論淺狹潰亂猶未離乎夢中語反欲證他人之夢甚矣其惑也歷舉左氏所載之夢自晉文公至於宋得無慮於數十名之以想可也名之以因亦可也至於叔孫穆子夢豎牛之數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義也以有窮之說而欲盡無窮之理以有外之見而欲測無外之心難矣哉嗚呼理本無窮而人自窮之心本無外而人自外之故左氏之所謂夢出於所因所想之外蓋無幾其餘未有不局於區區念慮之間者也持樂廣之論以揆之（事見本傳）固已十中其八九矣然醫不至於神治常疾則精治非常之疾則疎論不至於極談常夢則合談非常之夢則敗魯襄公之夢周公固子

服惠伯之所能辨也如使論孔子之夢周公吾不知其何辭以對

晉侯作三行

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事固有當責而不可責者奢者可責也多與之財而責其奢不可也辭者可責也多飲之酒而責其辭不可也晉自武公始受一軍搭封繼以獻公之强衍其一軍為二繼以文公之伯衍其二軍為三猶以為未足復創為三行之制外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內僭天子之實議者並以文公為可責也吾獨以為當責而不可責也亦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司馬法）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軍亦窘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之於諸侯典祀饗爵所當問也車服亂常所當問也宮室改度所當問也樂舞踰數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焉非軍旅果輕於典祀車服宮室樂舞也蓋之以地束之以人雖使僭之亦不能僭也王綱上墜侯度下僭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則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東壤西畧以斥大其國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漲則舟高國大則兵衆矣夫何疑耶既已容其兼并而反責其軍制之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奢多飲之酒而責其辭也此吾所謂事有當責而不可責者也為周室計者當深絕其晉兼并之原至於軍數之多寡則在周室初無損益焉周果能治晉兼并之罪披其地奪其人則

善矣不然則合為一軍者是衆也晉之强自若也分為六軍者是衆也晉之强自若也是一軍者未分之六軍而六軍者既分之一軍也吾何為喜其一而怒其六哉軍數之多寡不足為損益則先王之制禮錙兩毫髮至嚴而不可踰者果非耶曰賈人不得衣綺縠者政也盜賊不得衣綺縠非政也盜賊非剽掠不能具綺縠晉侯非兼并不能具六軍舍其剽掠而責其服之侈僭舍其兼并而責其軍之多寡可不可耶

周公閱聘魯

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身者寄也軒冕者身之寄也是道家者流之論也人自送丞相長史而張君嗣厭其芳（見本傳）魯自待宰周公而姬閱辭其享認而有之非

惑耶信如是言則有宰周公而又有姬閔是身與位爲二也蘇轍文視身與位爲二故指欽故人拔故人者爲兩事(見本傳)荀道將視身與位爲二故指殺弟哭第者爲兩人(見本傳)傷恩敗敎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非二之罪耶儒者之論則進是矣居其位而無其德爲身之羞居其位而黜其禮爲位之羞身者一夫之私也位者萬世之公也周公閔以德薄自愧不敢受饗之享抑不思所居者上宰之官所持者天子之節所享者先王之禮今徒以一夫之無德而廢萬世之常尊是避身之羞而爲位之羞也是知身之當其禮而不知身之不足當其位也如愧之莫若亟去其位位則受之禮則辭之受其大而辭其細豈不甚可責耶以儒者之論而責周公閔固無所逃罪然吾切有矜焉周公之位自周文公之沒居其位者不知其幾人也使于四方享昌歜白黑形鹽之享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彼豈皆德與禮稱受之而

無愧耶晏然居之欣然樂之永閔有一人以德薄辭者至周公閔之居此官受此享怵惕內愧對大賓大客之前猶自羞薄不敢少安其不能辭位固可責吾未嘗不獨矜其愧心之猶在也其視前後數公旣不辭位又不辭禮驕恣奢侈者豈不賢耶其視道家者流傲誕荒唐視身與位爲二物者豈不賢耶范鞅一陪臣猶索十牢於禮之外(昭二十三年)周公閔以天子之宰乃肯辭備物於禮之內儒者不矜其愧心而責其迹吾切恨儒者之不恕也然旣曰知愧矣不愧其大而愧其細獨何歟吾又未見儒者之不恕也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主意晉曹兄弟之國也晉以私意討曹而分其地曹不能救而文仲反聽重館人之言爭先而取其地是誠何心哉吾恐文仲所喪之多於地耶)

利則居後(用利則居後而逃人)害則居先(遇害則爭先而死難)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齊上二句意見臧文仲之非)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志在苟得故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得思義故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危授命故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志在苟免故謂之怯)皆古今之定名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人之於利憂其鈍而不憂其怠憂其怠而不憂其緩憂其弱而不憂其忘天下豈有憂蟻之避羶憂蚋之拾醯者耶晉文公私有討於曹(晉文公之出也過曹曹共公觀其駢脅故討曹以報舊怨)地裂其地(取曹田而分之)爲諸侯者坐視不能救則已矣(力不能救云可也)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因曹之害爲己之利)是誠何心也(有人心者豈忍如此)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推原文仲之心)亦恒悵而不安歟(想其猶有羞愧之心故不速行)異哉重館人之論也(深責重館人所言之非)曰晉新得諸侯(文公新爲伯主)必親其共(共音恭。諸侯能奔命於晉者晉必以爲恭而親之)不速行(若遲遲其行)將無及也(晉必以爲不恭而不與之地矣)重館之人所謂共

也(以速于趨利爲恭)其諸異乎聖人之共歟(聖人言其必不如此)信如是說(果如重館人之說)則彼商賈(彼謂商賈之行)趨利如風雨者(商賈於得財之志)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深見其說之謬)世之共者何其多耶彼逡巡推揖(逡巡謂退避也推揖謂辭讓也)耻於冒私之君子(君子以貪冒得利爲深恥)格以重館人之言(質正謂推揖)皆不共之大者(事先爲恭必以利居後爲不恭矣)其說陋甚(重館人之言淺陋之甚)雖始學者猶之謝而卻之孰知以臧文仲之賢(文仲臧孫氏名辰魯之賢大夫)反爲其說之所動乎(反爲淺陋之言所動)昔萬章與石顯善(萬章事出西漢游俠傳石顯漢之宦官也)顯免官(以罪罷官)留物數百萬與章(顯與章相善故以數萬財物與之)章不受(不受財物)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布衣賤者也哀憐也石君以籍顯也)石君家破(今顯免官破家)不能有以安也(無計安之)而受其財物(忍受其所賜)此爲石氏之禍(有破家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豈可受其財物爲我之福)魯與曹同出姬姓(周公與曹叔振鐸皆文王之子)並列諸侯(魯侯曹伯爵)其恩義信誓之重(兄弟之國恩義至重必有信誓藏之盟府)非如石顯萬章一時之私交也(非石顯萬章私交之比)魯

坐視曹之覆滅晉文滅曹而魯不能救不惟不能辭其地不能如曹韋駢石氏之財又奔走之

而趨之又聽重館人之言速行分地以曹之禍為魯之福曹有喪地之禍魯有得地之福為魯謀臧

文仲之賢不如重館人乎深責文仲之賢使臧文仲緩於從晉緩謂徐驅而行也徘徊

不進以致吾不忍之意假使文仲能如此雖後諸侯之期雖其來在諸侯之後不得尺

土以歸亦不得晉人所分曹田吾親親之義已盡矣亦足以致吾親愛同姓之意而無愧於心矣今魯

利競進今乃貪曹之利爭競以進雖得地之多魯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吾恐文仲所喪者

之多於地也得地雖多而所失尤多矣前日魯僖之請復衛侯先是晉文

公伐衛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鴆之不死臧文仲言於僖請復之文仲嘗為謀主矣事見國語其言曰

此下皆國語所載文仲之言諸侯之患凡諸侯有患難諸侯恤之為鄰國者當恤之衛侯有患魯當請救之言

也所以訓民也所以教民相親恤也君盍請衛侯以示親於諸侯公何不請衛君以示諸侯

侯親愛之義蓋衛伯封之君康叔與周公為親兄弟且以動晉魯能親愛衛侯亦可感動晉人

子也之猶夫晉新得諸侯晉文初為伯主使亦曰魯不棄其親晉人必曰魯尚知親愛衛侯我獨不

與衛親守其亦不可惡我而棄衛是惡魯也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衛侯於是僖公從文仲之言賂

王於襄王與晉文公者于瑴請衛侯因是得免曹衛一體也曹衛皆魯兄弟之國二國於免衛之雖其義既可以動

晉以親愛之義感動晉人辭曹之田假設魯能如此其義獨不可以動晉乎晉人亦必感動而免

曹之辭侯文仲於衛則割我之所有棄之而不惜謂納玉于瑴於曹則奪彼之

所有受之而不疑謂分曹田而盡曹也是非見衛而讎曹也豈明文仲之心不是以衛為恩以曹

為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蓋是心愛之本心易失而為利欲所昏蔽也此句是一篇斷案吁可畏

哉人心易覺如此可畏雖然下難太公之就封引此事下難太公姜姓齊始封之君也道宿行

遲逆旅人曰逆旅猶今客店也客寢甚安逆旅人言太公路而行甚遲寢甚安不速行殆

非就國者也若是就國必不如此太公聞之聞逆旅之人之言夜衣而行夜起衣衣而行黎明至

國天微明時至齊國則萊侯既與之爭營丘矣萊東夷國名會討之亂而爭營丘

爭營丘之地太公聽逆旅之言此下是東萊反難言太公聽逆旅人之言猶文仲聽重館人之言其亦未

免於趨利歟文仲固是利心太公獨非利心歟非也分辨太公君子固不以利自嫌以利

自嫌太公之事是也亦不以利自嫌也不以利自嫌太一國之重諸侯封一國有民人

仲是也為民人與有社稷焉社稷其祭祀者其可避趨利之小嫌以上文不滯

豈甚祀滯不為民人謂之為也所何乎之所謂同使為獨之所何乎亦所謂為獨者故太公之不可遲受天

子之封國猶臧文仲之不可速也文仲分他人之故不可遲不可速然受封分地之事

太公是受封者文仲是分地者逆旅重館之言逆旅之言是其同其異其是其非相去

二事若同而是非則異間不容髮是非之間僅若毫髮若之何而辨之設問如何辨別曰在明善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蓋善者吾心純粹至善之理能明乎此則事之是非可以辨別於毫髮之間矣

一　晉作五軍以禦狄

僖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爾雅云蒐為獵

為善未盡猶愈不為改過未盡猶愈不改堯舜之善非可一日為也

桀紂之惡非可一日改也百善而有其一固可漸自附於堯舜矣百

過而去其一固可漸自離於桀紂矣雖然為善未盡者君子固矜而

進之也寬而待之也徐而誘之也至於人之改過者君子必用其察

焉改過而未盡者在所恕改過而不盡者在所誅始發之善端新而

未固已染之惡習積而難除是改過未盡者也是力不足者也鑴其

毫末以益立山之愆去其一二以塞衆多之議是改過不盡者也是

識不足者也力不足者猶有時而足焉識不足者前過未盡今偽已

生是益其過耳何改過之云乎曾不如不改之為愈也瞑眩之藥不

可再投背城之戰不可再接藥未投雖危疾猶有望其瘳戰未接雖

危國猶有望其勝一發而不中則其望絕矣過而不改者雖无惡大

懟君子不忍輕絕何也所恃者改過之術存也乃若改過而不肯盡

畧爾報抑苟以欺人則是改過之術既試而不効矣夫復何所望耶

積昏所以致明也積薉所以致通也積迷所以致悟也人心至神雖

惛惛悶悶不知過之當改久閉斯泰久鬱斯發是惟無改改則若决

江河而莫能禦矣三年鍾鼓之間乃所以陰養其一日之脩省也今既知過之當改又毛舉細故公為欺誕以竊改過之名是既累其心於不誠矣心既不誠則善端何恃而復發耶本無昏安得明本無蔽安得通本無迷安得悟吾是以知改過不盡者終無改過之路也晉文公始兼三行三軍之制以擬天子之六軍曾未數年知僭移之過復蒐於清原損其一而為五軍焉晉文公果知過之當改則亟出令盡復諸侯之舊可矣乃於改過之時而為文過之事創立軍制上則異於天子下則尊於諸侯明知其過而不能盡改外邀恭順之名內享恭侈之實其機不可謂不巧其謀不可謂不譎矣巧如是譎如是其良心乎偽心乎良心無巧巧者偽心也良心無譎譎者偽心也軍雖損其一而偽心之增者不知其幾矣嗚呼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分非君則臣天下之俗非夷則夏天下之事非

非善則惡天下之說非正則邪出臣則入君出夷則入夏出善則入惡出正則入邪天下豈有出乎此而不入乎彼者耶宜晉文之心勞日拙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五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六

先軫死狄師

傳三十三年秋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主意】悔心難發也先軫能持之先軫悔其無禮於君伐狄之役輕棄其身竊敗寧國蓋有悔心而不能持也

至難發者悔心也(已知過而悔至難事)至難持者亦悔心也(悔過而不自持先軫之事是也)一篇主意凡人之過(此下言悔心之難發)很者遂之(很戾之人遂非為惡)詐者文之(詐偽之人文過自飾)愚者蔽之(愚闇之人蒙蔽不知)吝者執之(鄙吝之人執迷不復)誇者諱之(誇大之人[illegible])安之([illegible])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illegible])悔心難發([illegible])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前六等人是也)既發則憂其難持先軫是也易為其難持也悔心初發([illegible])自慚自愧自怨自咎([illegible])者有[illegible]之歎戚然焦然不能以一日安(此心憂戚不寧若無容身之地)苟無以持之([illegible])

則自厭者苟且弛縱([illegible])必入於自肆矣([illegible])自愧者退縮羞赧([illegible])必入於自棄矣([illegible])自怨者憤積感激([illegible])必入於自懟矣([illegible])自咎者[illegible]必入於自殘矣([illegible])是悔固可以生善([illegible])亦可以生不善也([illegible])譬如萬斛之舟([illegible])放乎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回([illegible])苟操舟者無以持之([illegible])固有因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illegible])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之所以溺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illegible])可不知所以持之耶([illegible])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illegible])未嘗不嘉其悔([illegible])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illegible])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僖三十二年夏晉敗秦[illegible])無禮於君([illegible])

甚矣。及箕之役（是年狄伐晉及箕），深悔前過（深悔昔君之過），免胄而死於狄師（除去兜鍪入於狄兵以戰而死），其一念之勁烈如此（甚於大風之回海舟），使有以持之（假使先軫能持其悔心），固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悔其過以復於善是克去己私復禮天則可一日而天下歸仁矣）。惟其無以持之（是軫之死只緣不能持其悔心），不用是力於禮義（不為禮義之勇），而用是力於血氣（而為血氣之勇），身為元帥（先軫將中軍為元帥），總三軍之重（中軍權重故三軍皆總焉），而輕棄其身（免胄死狄），身死無名（經生求死不得殺身成仁之名），驕敵辱國（外貽夷狄之笑內為國家之羞），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於溝瀆者等耳（與論語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無異自經自縊也）。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狄師也。前日犯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聞以義掩利矣，聞以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聞有為狂而能掩悖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舊前悔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斷前主意）。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持之（總前引喻一節）。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悔所以生善猶風力之能回舟）；至於悔力之勁者（如風力之勁），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治心猶操舟者）。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厭、自愧、自怨、自咎，則終始如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入德之門，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何以持之乎？曰：負擔而趨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之勞，乃所以為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之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于殺其身，意者徒知悔而未知改乎？使先軫能持其悔（假使先軫善為心以持其悔），而改而歸之善，則舒泰恬愉之地（則此心所得者乃舒泰恬愉何有厭愧怨咎之有），自有真樂（真樂油然而生），必不肯輕殺其身也（如此則為善悔過）。既歸家則忘其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猶悔者乎？是則勞獨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臼季舉郤缺

（僖三十三年，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過營壘則觀兵，過塵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塾焉。捨庠序校塾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臼季出使，而得其缺於耕饁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臼季，文公之近臣也。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奉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先羅盛目，摩幢旌節，貴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氣必揚，下視農夫霑體塗足之勞，將螻蟻之，嘔噦而不肯觀矣。況東阡西陌，不知其幾畝也；前耘後耕，不知其幾人也；婦饁子餉，不知其幾家也。芬芬閒閒，往來如織，何以辨其孰庸孰傲、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臼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其缺於千疇萬笠之間，舉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遂為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臼季且何術以觀之也。蓋嘗聞之，昔之在公卿之位者，未嘗不以求士為首務。旦之所思者，士也；暮之所思者，士也。在朝退朝，出疆入疆，未嘗須臾忘士。思之既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未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之目者。非數數然求見之也，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為職，吾明既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為職，吾誠既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神竭，而所謂真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觀茅容之避雨者，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者

非泰之觀異於衆人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後漢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過冀缺之耕鋤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曰泰獨知之者非泰之見異於衆人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苟所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遽謂之茅容見耕鋤而偶不嫚侮者遽謂之冀缺可邪吾嘗致曰泰冀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不遇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遇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為己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為憂至於布衣外無責內無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曰泰惟恐不遇冀缺而冀缺惟恐不遇曰泰也後世之公卿以得位為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為不遇下求之愈急上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拔於汙俗之中殆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真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水而軍

（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為當爭身為當受是固不可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見論語）而不能忍萊夷之兵（見家語）能忍南子之見（見論語）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見家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繞指之柔忽變而為擊柱之剛緩帶之和忽變而為奮髯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圜鬬推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為身之與為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子所以未嘗一遑食也楚子上為陽處父所薄而退舍加以遁逃之謗為子上者盍思是謗其身之謗乎其國之謗乎使所謗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盛德也闊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謗不專及其身而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為子上者安可嘿嘿受謗遽飾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久矣一旦為陽處父而被以逃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之競天下必以為楚師之眞遁皆將推晉而雄吾不知而今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恥耶然則為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泜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逞邀擊之計先退則晉將藉之為班師之名子上盍當退舍之際遣一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此為大國退免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辭以對然後卷甲而趨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逃之名將在晉而不在楚矣

處父何自駕其謗商人何自入其譖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恥見侮不為恂恂愉愉人百欺之而不以為忤在廟堂在軍旅在官府燭奸摘隱洞見肺肝凜凜冽冽雖入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怯非嫌於私已也一已之尊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校者非不敢校也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挺擊空適以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損耳吾從容無為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既大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褻矣是知怯於私者衆人以為怯而君子則以為勇之大也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文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問。越椒生而文子知其滅若敖氏（宣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師于漳澨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昭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何擇不敢取乎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王蔥周叔服楚子文晉叔向之母言人禍福巧發奇中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至荀卿始著非相之篇由是相師自謂其術可與吾道抗而相書蔓延於天下矣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此荀卿之罪也）

勢相敵而後訟（譬如人之相訟必其勢力之相敵）未有非其敵而訟焉（相師本非吾道之敵而荀卿與之辨是非其敵而訟者也）則大者喪其為大矣公卿之於皂隸也臣室之於窶

民也儒者之於卜祝也殆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皂隸訟（皂隸至賤非公卿貴敵之人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訟（窶人至貧非富家巨室之敵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業相術者不過卜祝之流何必吾儒與之辨曲直也）勝之不武（公而訟之勝之不足為武）不勝為笑（訟而不勝反以為笑）。此二句本左傳文適以自卑而已矣（已上一節譏荀卿）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荀子嘗著非相篇專攻相術之妄）下與卜祝較（言荀卿以儒者與卜祝較）是何其不自愛也（深責荀卿）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挾術以圖衣食者言其技之至卑）卑冗凡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間（巫能召鬼醫能治病優伶樂工二者為倡伍言相師之賤本與此曹為伍）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斥鷃以喻相師大鵬以喻儒者莊子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相師本不敢與吾儒流）荀卿忽降尊貶重曉曉然與相師辯（曉曉爭辯之狀）連篇累牘而不已（言著非相之篇古者以竹為書故曰篇牘）是書一出（非相之書既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相師因此書而增氣有如下文所云）互相告語

以謂我何人也（不過卜祝之徒）彼何人也儒者也（儒道之宗）我何足以致彼之爭彼亦何苦於我爭也今彼乃明目張膽（今儒者乃明目張大其膽）極其辯而與我爭曲直恐不勝者（其說之不勝）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相術可與儒道為敵所以與我爭也）由是卜祝之流人相勸家相勉（勉其徒以行其術）支分派別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相術因荀卿而盛行）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本欲排斥其非）適以助之（反以增重其氣）將以抑之適以揚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是非一字精神）自孔子以前（題入本事）相術固已緊見於世矣（如左傳所紀所載）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公孫敖魯公子慶父之子也有二子長曰穀次曰難使叔服相之）一言其必食子（叔服言穀也食子穀文伯也食子謂祭祀供食身者也）一言其必收子（又言難也收子難惠叔也收子謂收葬汝身者也）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東萊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子文晉令尹鬭穀於菟也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並見本題注）一言其必滅若敖氏（子文言越椒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叔向母言伯石必喪羊舌氏）

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東萊斷）數十年之後（說所言禍福之驗）禍焉而禍福焉而福（其後惠叔果能收葬公孫敖之喪文伯生仲孫蔑是為孟獻子果能繼孟孫氏之後楚若敖氏果因越椒而滅晉羊舌氏果因伯石而滅）無一不合（禍福皆應）譁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如左傳記此數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孔子未嘗排斥相者）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耶（衛道防其害也）蓋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推原孔子之意）雜焉而不可勝數（曲伎小術）如相師之類是不一端如蜩螗蛙黽（譬如小虫之能鳴者也）自鳴自止（言其術以自鳴本不衍而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存之不足輕去之不足重吾道）苟獨取其一而辨焉（設使孔子取其一事亦如荀卿與之爭辨）則天下必以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以聖人而與相者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是相術可為聖人之敵）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從其術者愈盛矣）是不能為吾道損一異端返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增相術為一家之言）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相術小技非如楊墨之害吾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辨（不如孔子不過而不問）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由此相術與吾道敵）非卿之罪耶（皆由非相一書所致）

吾觀孔子周游於天下言孔子歷聘諸侯也此下議論宜出於此者可惜可嘆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此等人以形貌相孔子有曰顙類堯也有曰項類皐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家語子貢與孔子相失有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云云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孔子與門弟子聞之弟子指子貢不過付之一笑耳未嘗與之爭辯豈非曲伎小術初不足與論是非耶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此下纖論商確殆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誾誾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鄉黨篇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躩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同上趨進翼如也衣前後襜如也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同上君召使擯色勃如也私覿愉愉如也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康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曾子親得孔子一貫之傳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泰伯篇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孔子之孫子思師於曾子作中庸之書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孟子傳此相書以相人孟子學於子思作七篇之書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荀卿得孔門之相書應前孔門自有相書者將粹然而不精未足以知此將心醉服膺之不暇膺胸也莊子云列子見之而心醉中庸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言荀卿若知孔子觀容貌之道將喜囂佩服而不能忘矣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必不暇作非相之篇措辭十分精密

閏三月非禮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 閏不告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 辰在申再失閏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 火西流司歷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天下之事有若贅而實不可損者君子之所當察也三月而春三月而夏三月而秋三月而冬孟其始也仲其中也季其終也孟仲季之具而始中終之序全殆不可一毫加益彼所謂閏者果何為者耶閏在春則春之贅也閏在夏則夏之贅也閏在秋則秋之贅也閏在冬則冬之贅也閏之附於四時若附贅然聖人果何為置之耶及問諸知歷者然後知閏者實歷數之基本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大撓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上下經緯而天下至變生焉苟不置閏以通其變則周天之餘度誰與受之朞年之餘日誰與受之以有常之歷而追無常之天日踈日遠日舛日差積而在於久將見歷在寅而時已夏矣歷在離而時已秋矣此魯歷之差仲尼之譏左氏之論未嘗不本於置閏也閏定則曆定歷定則時定孰知吾向日視為贅物者乃歷數之大本乎因歷數而例其餘則吾平居嗤笑以為贅而無用者未必非至理之所在也一揖可矣三揖則贅再拜可矣百拜則贅終日恪誠足以格鬼神乃贅為七日之齋終年

勤苦足以通倫類乃贅為九年之學是皆吾平日之甚不快猶是閏之贅也以閏為贅而損之則所差者特寒暑之節耳至於以揖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揖以拜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拜以齋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齋以學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學然則聖人之教凡世指為苛細繁委贅而無用者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豈止一閏法而已哉雖然斗指兩辰謂之閏是閏非辰之正也後漢律歷志月無專建謂之閏是閏非月之正也公羊傳中氣不在謂之閏是閏非氣之正也後漢律歷志如是則人非特以為贅天固以為贅矣曰非也閏者歷之樞也使斗杓可得而指月建可得而名中氣可得而攝則是亦四時之一耳何以定四時而成歲乎惟閏也非辰之辰而斗杓所不能指非月之月而月建所不能名非氣之氣而中氣所不能攝吾章會統元之間視之若贅而千載之日繫焉為歷官者

安可棄而不考耶天下之理固有手之所不能指口之所不能措心之所不能名識之所不能攝古今共棄而不攷者矣此又非歷官之責也

楚太子商臣弑成王

文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天下之言察於利害未驗之前人皆以爲難察於利害既驗之後人皆以爲易繇能欺四嶽於九載之初而不能欺比屋於九載之後見尚書非比屋果智於四嶽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少正卯能欺子貢於兩觀方誅之始而不能欺市人於兩觀既誅之餘見家語非市人果智於子貢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未見汨陳之禍而能察鯀之策則天下皆堯矣未見僞辨之慝而能察少正卯之言則天下皆孔子矣知必待既驗而後察之特比屋市人之智耳是故幽夏癸於南巢則必思伊尹不可弃留起商辛於牧野則必思祖伊不可弃用並見尚書殿夫差於姑蘇則必思子胥不可弃生史記吳世家當利害既驗之後雖至愚極暴之人猶知其可從而悔其不從也然則天下之言當利害未驗之時察之安得不謂之難乎自利害既驗之後察之安得不謂之易乎吾獨以爲利害之未驗察言者若難而實易利害之既驗察言者若易而實難吾非樂與說者反也所謂正言似反者也利害未驗之前利未見利害未見害吾心未爲利害之所分則所用以察言者皆心之正也以吾心之正而察天下之言其善其惡其邪其正畢陳于前而莫能遁非難而易耶至於利害既驗

之後吾見其言之驗則竊意其言之可從是以事信之而非以心信之也吾見其言之不驗則竊意其言之不可從是以事疑之而非以心疑之也信與疑不出於心而出於事其弊可勝既耶人臣之以是諫非者君從之則有利君不從之則有害後世因其事之驗而信其言之驗可也抑不知天下固有以非諫非者雖能知君之過而已之諫亦不免於過雖能舉君之失而已之諫亦不免於失君不從其言固有害也君從其言亦有害也後世徒見其君不從其言之害而不見從其言之害徇其事之驗而忘其理之差爭拾其遺說而襲之蓋有亂亡相尋而不悟者矣此吾所謂若易而實難者也楚子上之事是已子上諫楚成王之立商臣既中楚成之非矣而子上之所以諫者亦未免於非也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又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此二說者實爲世禍亂之權輿使楚成從其前之說則國本不建儲位久虛得無起覬覦之姦乎使楚成從其後之說則嫡庶不明長幼失序得無開篡奪之萌乎此二禍者吾未知與熊蹯之變孰先孰後也後世徒見子上料商臣之驗遂信其言而納於禍有以立嗣爲諱如唐宣宗者見本紀實子上齒未之言誤之也有以廢嫡爲當然如隋文帝者見本紀實子上舉少之言誤之也其餘以此隊命隕姓者未易枚舉豈非樂已驗之言而略未見之禍乎彼商臣之惡自非梟獍其心者皆知疾惡而避之其禍後世殆未若子上之烈也張角不足爲漢禍而討張角者乃爲漢禍見後漢紀盧循不足爲晉禍而滅盧循者乃爲晉禍見宋劉裕紀商臣不足爲萬世禍而排商臣者乃爲萬世禍天下之禍固有機於此而動於彼者矣夫豈始慮所及耶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文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

（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主意謂因人而有善者不得謂之善晉襄朝王以和尊周矣然因討衛侯之不朝已而始朝王豈真知尊君者哉假使衛侯先來朝晉則晉襄必不復朝王于溫矣）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主意在因人有善一語却以過與善雙排開起）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主意王有此句晉襄因討衛而始朝周）周公之過因管叔而過也過在管叔而周公何與焉（孟子公孫丑下陳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過因昭公而過也過在昭公而孔子何與焉（論語述而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過端發於人而不發於巳是安得為周孔累哉漢高帝因傾項籍而為義帝服非真悲也帝服所以挫羽也（見漢高帝本紀）劉裕因傾桓元興復晉祚非真忠也復晉所以滅元也（南史宋高祖紀）時無項籍則高帝必不為服義帝之喪時無桓元則劉裕必不唱復晉祚之師其為善果出於巳耶因人而過猶鑑遇嫫母而醜（嫫母醜人也荀子云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本非鑑之醜也（猶人本無過因人而有過）因人而善者猶木託於嶽而高（泰山東嶽華山西嶽）本非木之高也（猶人本無善因人而有善）是故因人而有過者雖百過不足尤因人而有善者雖百善不足喜為善由巳（善是自己當為之事）而由人乎哉（豈可因資人而始為善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溫（溫周邑是年晉襄始辟除而朝天子）人皆善其尊周也（周室衰弱諸侯不朝久矣晉襄朝王故人善其尊周）及考其朝王之由（推原所以朝王之故）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詳見本篇題註）其意曰周王也晉霸也衛小侯也晉猶朝周而衛不朝晉可乎故朝王之事名為尊周而實則討衛也因討衛而後朝周非因朝周而後討衛也然則尊王之善（[illegible]）豈襄公之本心哉（發明到骨）特因衛而發耳（所謂因人而有善也）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假使衛先朝晉）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則晉必不往朝周矣此皆以詳之論）

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為善耶（以斷以意）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以父子喻君臣精切）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因責人不敬父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則敬父者少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晉襄責衛侯不朝而始朝王其事正如此）周之諸侯若皆若晉襄之用心則是父無故終不得子之敬君無故終不得臣之朝也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自敬父當敬父）於人何有（何可責人敬己）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有君自當朝之）亦於人何有（何可責人朝己）彼挾敬父之孝而孚人者必反為人所孚挾朝君之忠而陵人者必反為人所陵使晉襄之事周（假許如此）春朝秋覲（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史不絕書（以時謂史用）一所善不而足亦啻定晨省之常耳（亦猶子之事父行定省之常禮耳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問其安）猶不足以自高（初未甚高過人之行）況欲甫陟周之庭（何況身可天子之朝）遽傲然自足以尊周之善自高鳴鐘擊鼓（聲其罪而伐人）峻責他人之無禮（不責衛侯不朝已）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晉師圍衛耳之衛人不服孔達而二伐晉）世有妄人嘗拜其父者（假設比喻甚近人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晉之視衛何異路人）曰我嘗拜父（衛嘗晉朝王）汝何為不拜我（猶晉）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責衛侯不朝）（非病狂者必不如此）晉襄之責衛非此類耶（人孰不失晉襄之狂）雖然（結意引大學十節詳盡）大學無諸巳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大學言無此不言善之事於己然後可以非責他人）大學古之遺言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既無不朝天子之惡然後責衛不朝之罪）似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耶（設此條以下辯）非也（斷云大學之旨不如此）觀者要當忘言而得意（說此句乃讀書之大法）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巳（要巳自無不善之[illegible]）而不在於非諸人也（不是要在此以責人）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巳之戒（所于意在於無人己）不欲學者持無諸巳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抗下意不在於非諸人）故先曰無諸巳次曰非諸人（下別分說）其意主於攻巳過而不主攻人過明矣（無諸己是攻已過非諸人是攻人過）黠吏為民將與人訟必痛自刻削不入文法鄉閭未有以脩飾許之者以其身之治而心之險也豈有士君子而嘗懷非人之心者耶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況非諸人一語是以文字害其辭意）

入黠吏姦民之用心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下論頃白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六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七

禘太廟僖公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順祀先公八定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議禮如聚訟斷禮如聽訟競禘爭祫駁郊難社大訴牒也据章守句執文秉法大券契也據完牢積秩千簡萬大案牘也前師後儒乃禮中之證佐黨同伐異乃禮中之讐敵析言曲辨乃禮中之囂訟斷禮者苟欲隨事而析之隨說而應之彼以經來我以經對彼以傳來我以傳對彼以史來我以史對是猶聽訟者欲與珥筆之民爭長於律令質劑之間終必反為所困而已矣善聽訟者出於律令質劑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訟可息善斷禮者出於訓詁箋釋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亦禮之所由生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綱觀條自源觀流物迎縷解氷釋霧晞雖老於議禮者隆華失簡冥搜支格苟舍其本瑣瑣然下與彼角逐於詁訓箋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每為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公始逆終順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置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明之人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為親榮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為吾父為不弟矣尊吾父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忠矣不弟大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欲尊

吾父而納之於大刑為人之子無故而納父於大惡陷父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寢與廟一制賓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諂躋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躋兄以臣躋君則誹譏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為枝辭蔓說所蔽獨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父之讐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躋僖公於閔殆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惶灼蹙然不寧日望一日歲望一歲庶幾人或正之將還昭穆之舊而魯之臣子侗皆蒙蔽不能覆以人情因循承襲迄莫能正反使順祀之舉出於陽虎之手是可羞也定八年陽虎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噫魯不能還魏證之宅反使強播請之白晉易偽魯不能存僖公之廟反使賊臣正之國尚為有人乎吾以為魯失寶玉大弓之辱定八年未如順祀之為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 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義之所責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寬而軍急士吾所厚也責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當如市之輕也此說者之所共

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為士者身處於籩豆絃歌之間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也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視法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蓋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義者責之詳宜犯義者責之略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寬其不同乃所以為同也是所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滅棄義法而不顧必不赦也其犯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也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雖大而心過則小矣天下之過有衆人以為大而君子以為小者必身過也有衆以為小而君子以為大者必心過也魯文公逆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衆人之所謂小過耳而君子視之若大惡然論姜氏之逐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無不讐者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晝與禮俱作夜與禮俱息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失禮之愆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恥也胡人不能漁非恥也在越而不能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蓋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至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履堯舜之朝而為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入奚齊之里而為盜真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奚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惡發

於心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晉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盖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文公之烈者（文公遭弑生之禍）以其冐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不然則文公一過而得譴他君百過而無尤天何私於晉楚齊秦而獨讐魯耶

楚滅六蓼

（文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仆若檮若櫟必不為之仆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為之嘆何也非其類也楚人滅江而秦穆為之變（文四年）君子未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同則憂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東脩之問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職所當憂況六與蓼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盖風馬牛不相及其存與亡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聞其滅變顏深憂且遽傷皋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闊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頓困阨則惻怛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途人之子則是心衰焉必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皋陶之沒下竟春秋千有餘年矣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吾初不識皋陶於何地友皋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亡憫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類之同者移千歲為一朝類之異者睽一朝為千載皋陶之所與同朝者曰共曰鯀曰兜曰苗禮貌非不相際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其則在沮洳之下一則在風霆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共鯀兜苗之心其視皋陶如寇讐然日夜伺隙惟恐害皋陶

之無路耳烏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者故皋陶近不與共鯀兜苗為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皋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疎而心親此所以見皋陶之不祀慨嘆憫惜不能自已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愛人之憂本未足稱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譏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者獨何歟殉葬非孝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循君於過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辭者為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

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己視己如人君欲以他人爲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爲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積私天下之身而積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子果不置嫌於一身之胸中則論己事如論人事吾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損軀斷首就死共指之爲忘身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則誠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爲不然爲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爲身計者厚其身者也三子若爲君計必思

殉葬爲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不自惜豈不爲吾君惜乎惟其專爲身計而不爲君計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之則君受害賢之責吾知免吾責耳彼君之責吾何預焉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乎然則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三焉所備者不爲不多矣然吾敵者置其九而問其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間投隙專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

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此世所以共憂爲備之難也然爲備而不盡則難爲備而既盡則易人之游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遇罕與所精遇多與所略遇雖左提右防朝戒暮警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矣爲備之難也是非爲備之難也爲備不盡之難也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無所發之地矣是故君子之爲備也人以爲無我以爲有人以爲後我以爲先蚤正素定使胸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接此來則與此應彼來則與彼應從容談笑各就條理吾是以知爲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賄之儀耳張旃展幣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遭喪之事衆人以爲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嘗使如晉者

冠蓋相望而輪蹄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而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爲時無止變無常端數年而一類固有適遇其類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有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己之不遭者乎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知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必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拾攘爲如何其顚錯爲如何及是時回視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如笑文子之迂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嗚呼晝者夜之對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爲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遭文子之喪耳儻如當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

無二禮而夫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為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
問死是猶以死為異也異聘於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
聘喪為一本貫生死為一條者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盾立公子雍

文六年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長立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文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陳乞逐高國 哀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其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哀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

一國之惡易以義奪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衆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惡出於公雖衆易奪惡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衆寡之間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其惡同也然公子雍之謀一國之所共宜若難奪而穆嬴之弱女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稽天之浸而不能遏畎澮之流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緼之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家嗣而外求君視置君如弈棋其為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己也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不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為卿士合謀公之也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

之也三軍並迎公之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遂其心猶誤以為公一言一動皆明白簡直未嘗有纖毫猜匿掩蔽之意豈非公心尚存雖一國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怵迫焦灼如負芒刺如中刀槊如卧薄冰不畏秦師之鋭鋒而畏穆嬴之涕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雖衆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以齊國有憂少君不可訪為名自附於晉人之義然其意實貪策立之功以為篡齊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為私焉僞參乘而事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獻馬而出境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相與為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混饋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為者其擅置廢立雖與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人之知陳乞是

事之泄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是晉人以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闞鮑牧至公之義𧸘然如風之歷耳蓋乞之心自絕於義久矣故使百人搖之猶不能少槩其心況一鮑牧哉大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拔故雖一國之勢弱女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土未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樕蟠根繞蔓於九泉之下雖千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毀而不願受一人之私讐寧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七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八月乙亥襄公卒靈公少趙孟欲立公子雍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惡也是其為私雖人之所共惡亦人之所共知未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〻中有公〻中有私深閟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亂國法擅蒐于董奪賈季之位以畀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盾果公存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既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固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恩疎絕處父自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謗盾之用心可畏也哉何以知盾疎絕處父以示公也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於晉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以為處父援天下之援孰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反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

胥既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以知其無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賈季既殺陽處父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是處父之死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為處父復讐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臾駢賈季之讐送帑而使其讐實欲臾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舍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讐則盾之情可見矣若臾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私怨其機

可謂險矣臾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竟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晉衛瓘傳）續果殺艾瓘使仇讐追鄧艾盾使仇讐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臾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臾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為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為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邪也是言也是理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文七年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見怒於人為吾辨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為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疏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疏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為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為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之不可解況於自解乎親者之不可辨況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其疑怒之鋒則一頓而生百忿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陰窺親則謂之徼親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讐家其見殺者非雖讐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讐也課穽而設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

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群公子其志銳甚吾意為群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參預其間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視群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不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之裔乃所謂群公子之一也身在群公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為嫌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嫌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切意豫平居服食處群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鍾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群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尊信於君物竟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為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為公子雖昭

公亦豈知豫之為公子哉儻豫自知為公子則慊心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為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群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群公子之亂刃交矢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印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决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嬰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丘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

文七年趙宣子背先蔑而立靈公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鮪鮪不知鱣游水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藹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游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曾不與之一面若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謀其憂同怨相遇必相親以毀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其忿其朝夕聚會攘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咎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以怨濟怨交日深而惡日張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竇嬰灌夫父子歡於廢退之時（見本傳）淮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見本傳）其終之為何如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已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之合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始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而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而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已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快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

同在難者欵寄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讐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陰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陰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群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窺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累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

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疎豈以晉秦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穆伯取己氏

文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穆伯以幣奔莒文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穆伯歸會復過莒文十四年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歸公孫敖喪聲己不視文十五年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主意兄弟之屬天也非較怨之地也人知襄仲之於穆伯昔怨而今解而不知羂中之天則無怨無人也不然雖有叔仲惠伯豈能人其怨於立之間請

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為非此言君子忘怨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為是此言小人報怨二者皆未為定論也雖斷二者皆非確然之論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雎氏之徒耳商鞅范雎戰國之游專以報怨為事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忘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老聃莊周清虛之說專以忘怨為論格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門未嘗脩怨與鞅雖異未嘗不脩怨與老莊異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聖人處事如權衡之稱物焉怨之小者輕者可忘而怨之大者重者不可忘也未如身之私怨固可忘若有君父之怨則不可矣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一偏之說如報怨忘怨之謂此已上未是主意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

入事詳見本題敘處中道而奪之見其美而自娶之夫豈細怨也哉敖為人兄奪安得而不怨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叔仲惠伯調護二人之怨始則釋其憾使為兄弟如初終則全其恩卻兄弟以哭之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惠伯能權其小大輕重彼未盡說破二題意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公孫敖與公子遂為從兄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也兄弟無藏怨無宿怨非可此為怨也至此方是主意以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如交遊知友之類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如父子兄弟之類兄弟之屬天也以天合矣人怨不足以害之天倫之愛非怨可害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自人情而觀二則固大矣重矣大則不小重則不輕以天視之自天理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天合之心豈較輕重小大之說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不為恩而加不為怨而損雨暘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譬之太虛不為雨暘而變其真體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亦猶兄弟不為恩怨而變其真情曰雨曰暘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雨暘自

恩自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以私情而藏其天也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解私情而還其天也乃若胷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兄弟之天不以怨而無不以解而有不然若胷中無此天天下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向耶惠伯雖善調護豈能解其怨乎焚廩捐階之虐引舜事證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捐階也治棲入宮之侮同上象曰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舜弟象曰以殺舜為事且如此後世讀其書者無不代舜切齒而怨之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則不惟夫怨象之仁且封之有庳以富貴之又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德報怨出論語言兄弟之間無怨可報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舜愛弟而已不知象之害己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舜知天屬之愛不知象之為人蓋鬱陶而思舜者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乃象之天思其兄者象之天理彼傲而害舜者書堯典曰象傲特象之人耳害其兄者象之人為舜之胷中純乎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所以二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假設知此特化於舜之

天而不自知矣（自然與爵相忘於天理之中）雖有冢三尺（莊子云丘頭有冢三尺）焉假用鈇鉞
惠伯有三尺之喙言為辯議何服後世一辯乎

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註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鈎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鈎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以後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就趙盾古今莫不聞言發於仇讐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譽盾

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隘也使季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狠也季以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亦在彼雖其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況所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也季自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也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為可畏耶抑以盾之虐為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若季素與盾無間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若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似非也真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幽囚野死之謗不出於唐虞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禮記）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癰疽瘠環之謗不出於洙泗之濱

而出於戰國之末（孟子萬章）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鬪忘其家也自後之心而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有易班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敢使季責酆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對酆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而人以盾使之季子亦為晉言之而不為盾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盾其迹似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為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欲酆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盾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細

謹之不可欺（見本傳）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酆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焉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抑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既耶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晉歸衛田文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為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

臣義士感慨憤悱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効愈疎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雖回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訕侮以為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盎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讎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邂逅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壞地侵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為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郤缺為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誦之此何時而為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辯士說客押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為緩世人之所謂緩者

未始不為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游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游乎是非之內者也晉既以壞地為急為衛請者復以壞地為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郤缺之進說端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猥細帶心壞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胸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說樂記禹之樂不若禹自歌書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郤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敘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為新在晚周聽之不為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終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宋襄夫人殺昭公 文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主意 蕩意諸之死節無可譏者然吾將假意諸之事以為吾身之戒所以極論其過而不少恕為主意先揚意諸之忠後貴意諸之短為先揚後抑之體

待人欲寬 寬於待人所以為恕 論人欲盡 嚴於論人所以為明。此句包一篇主意始借待人欲寬一語為對偶耳

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

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氷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 發明論人欲盡之意 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 全篇主意在此 言於自為而非為人也 本欲自警故借意諸之事而發言之 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 識高則品題亦高識下則品題亦下 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 心術公則予奪亦公心術私則予奪亦私 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 反說言人不盡 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不明者矣 昏故其言畧不明故其論不盡 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 論語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人 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褒貶之筆 孔子作春秋褒善貶惡獨非方人乎 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語哉 非是忘鑑子貢之語 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 取服起語○方人則待人不寬褒貶不嚴則論人不盡其體不同也 宋襄夫人之亂 入本題書 蕩意諸始則出奔 宋襄夫人昭公之祖母也夫人殺昭公之黨而意諸出奔 終則致死 夫人殺昭公而意諸死之 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 禹貢曰東至于底柱砥柱山名在河中流 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 詩鄭國風風雨篇○此二句維意諸之節 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 防閑意諸之節可以禦逆亂之人 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 當是時 襄夫人作亂時 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 言夫人之黨盛冠蓋相望用漢書語 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蹄踵相躡 蹄踵相躡此韓文語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也禮於國人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又助之施焉 至於妄受昭公之賜橐珍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 謂昭公知不免盡以寶賜左右而使行 不忍議此 設問此譬逆徒小人黨於襄夫人公子鮑者其罪惡甚大何不追而議之 而惟意諸之是責 使一意諸死句昭著又次毛求疵而責之 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讐乎 諸逆徒皆叛公室惟意諸忠於公室 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 諸逆徒皆小人惟意諸為君子 ○此四句設問何為舍諸人而獨責意諸 讐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 承上文而反難 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 ○鄉黨之中稍知自愛之人猶不肯如此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未有

各為學者而反不恥者也 東萊自言豈有學聖人之道者反不如鄉黨人之知恥乎 然立論之際 轉說主意 先則譽意諸之忠 所謂先揚 後則責意諸之過 所謂後抑 變譽為責 方譽而遽責之 文有起伏 夫豈得已哉 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 以主意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 意諸效鄭之去 夫人殺昭公之黨時 義當去也 其去也合於義 意諸從曰之死 夫人使旬殺昭公時 義當死也 其死亦合於義 然意諸親則公族 轉責意諸之罪。意諸本宋國同姓之親 官則司城 司城本是司空因宋武公名司空而改之 坐視昭公之失道 昭公無道 襄夫人之蓄怒 昭公不禮於襄夫人 公子鮑之陰謀 公子鮑厚施於國以收民心襄夫人又助之陰為篡奪之計○此三者皆人事而意諸坐視之 凶德參會 諸人同惡相濟 待釁而發 俟有釁隙司為發逆 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 昭公無道而意諸不能諫 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 夫人積怒而意諸不能為之解釋 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 公子鮑陰謀而意諸不能防其奸惡 見亂而始去 效節之詩 去何晚也 不能見幾而作 見弒而始死 從田之時 死何補也 不能銷禍未形 想夫亂幾之將兆 承上文見亂言 弒械之將成 承上文見弒言公羊傳曰弒而未弒械成○將兆將成謂未亂未弒

侍通國之內外舉知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意諸亦先知之必矣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明知其禍而不意去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此是意諸之父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不顧位苟祿不時捨去祿位日復一日苟安旦夕其意以為無難則忍恥以庇宗幸而無難則忍恥居官以為宗族之庇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一日有變則捐身殉國以刷前日之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以死節蓋前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哀自忠於后圍識議之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議論正矣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恐為善之不能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恐苟限坐視國家之禍預指他日之節自期他日為君致死以贖今日之非乎以後之節贖前之非他日之節未至未到死節之時今日之非方增祖見其苟安以養亂斯心也意諸以此之心處此之時君子乎小人乎迹雖君子而心則小人也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論人不得不盡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取昭主意言所以總論意諸者為吾身當此之變亦知意諸之所為也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菫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僵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丘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無如契如禹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無如騫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頹絕恣慾橫流以私讐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公卿大夫之遇禍者不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為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指摘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為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為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為無罪其為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而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為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畏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衆慨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菫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

謀帥小而奪田為先克者知致吾義而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為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數斥鄭箕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為惡者有所懲則殆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晉然若為箕鄭父輩辨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殺文六年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其勸事君

孰謂堂堂晉國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夔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所戒夔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之處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文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主意觀人之道近者蔽而遠者明故晉靈之不在諸侯舉世未知而楚之范山獨先知之也)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自鄰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飫見即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

晉靈公即位之初(靈公立在文公末年至是方三年)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且此靈公年幼未有過失可聞)內而欒郤胥原(晉諸大夫之族)日陪日侍(每日隨侍於君)傳不載其諷諫之辭(臣未有失德故諸臣無諷諫之者)外而宋衛陳鄭(諸侯同盟之國)特聘特覲(言時朝覲於晉)傳不載其怨誹之語(未有失德無怨謗之者)彼范山者(楚人)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邈遠也方城山名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顧瞻汾澮知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料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之可圖乎(言此方諸侯可圖。上下節是設疑問辭)以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辭之哉)以地以勢(以地與勢言之)則近者詳而遠者略(近則所知者詳遠則所知者略)以情以理(以情與理言之)則近者蔽而遠者明(近則所見有蔽遠則所見自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官府役事之善否就以問於鈴下僕隸牛馬棄走之人)甲是乙非(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嘈嘈嘵嘵迄無定說(終無一定之論)至於泰山之隈絕澗之曲(山水僻遠之處)農夫樵父(耕田伐薪之人)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此言議論守令之善惡)若辨黑白(瞭然甚明)若數一二(秩然有序)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舄哉(覩屏也言其野之人未嘗識守令之面)其言堅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彗奉贄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無得於觀見無私於愛憎)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居於草野有公毀譽)近者之蔽(雖近下有所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不若農樵之遠者所見甚明一篇主意在此)靈公之不君(靈公長而無道)基於始而成於終(相於年少之時成於年長之日)當其嗣服之初(即位之始)雖無萌芽之可尋(彼時惡事未生)豈無兆朕之可卜(必有惡念可察)舉世不知(內無諫諍外無怨詈)而范山獨知之(斷其不在諸侯)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設疑)亦有所蔽焉耳(斷以主意衆人以近而蔽范山以遠而明)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承上句發明。左右近臣受公之恩賞)故蔽於愛而不知(愛公之恩賞而有所蔽)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及也(朝廷群臣所公之政令)故蔽於尊而不知(尊公之政令而有所蔽)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同盟之諸侯服公之兵威)故蔽於畏而不知(畏公之兵威而有所蔽已上發明舉世不知意)惟

范山立楚之朝(爲臣於楚)食楚之祿(受祿於楚)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爲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爲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爲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故投之趙盾隨會之諫(按此變也二臣諫靈公在左傳宣公二年)反在於十年之先也(范山言靈公不在諸侯是文公九年此言范山心無所蔽故有先見之明)孰謂近者難揜而遠之易欺耶(近者蔽故不難掩遠者明故不易欺)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摘出此語爲結尾意)有所深感焉(此言有所感意)晉主夏盟(晉爲伯主諸夏之盟)自文至靈三君矣(文公始伯襄公靈公繼之)靈公即位之始(初立爲君之服)其拊循諸侯(愛撫同盟)之國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想與文襄之世不異)玉帛瑞節猶文襄也(玉謂圭璧帛謂贄幣瑞節即五等諸侯執圭穀璧蒲璧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芻粟以飼馬牲牢以致膳)物采辭令猶文襄也(物采謂儀文辭令謂問答)盟約要束猶文襄也(盟約要束謂盟誓之言)惟其心不在諸侯(識得心字最精神)故骸雖存而人自見其薄(見其心之薄也)禮雖備

而人自見其略（見其心之略也。禮謂纓冕牲牢）儀雖華而人自見其倅（見其心之倅也。儀謂物采）辭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見其心之慢也。辭令謂盟約要束）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揭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於觀國哉（以其棄見靈公之心故稱其妙於觀國也）

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文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厭正而從偽此古今之通病也喬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見陳勝傳）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鬬碁之誕不終朝而胙土（漢郊祀志）久矣夫人之嗜怪

而從偽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偽則惟恐從之太過巫覡之說怪偽之尤者也楚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救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僖二十八年）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溺愛奪嫡取熊蟠之禍（文元年）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㥄然孑立顧影獨存是宜朝警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怵於妖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為消長無惑乎子西之遷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脅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過謂藥官金地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為善酆都泥犂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為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何負天下耶抑不知牆之始築有一垂之虛則其頹敗必見於風雨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渝毀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為惡也是心本無特暫為禍福虛說之所誑脅甯他日復為利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脅也彼亦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矞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遂棄而不顧則詭幻禍福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怠

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競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 ○宋殺申舟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呂東萊謂名不可幸取無畏以幸而得不畏彊禦之名一旦楚子使之聘齊而不假道于宋則哀鳴乞憐真情畢露始知前日之畏名招今日之實禍名其可以幸取乎

名不可以幸取也(言名不可僥倖而得此句包一篇主意)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外謂迹內謂心)幸其似而竊其名(幸其迹之近似而竊取虛名)非不可以期一時(如申舟幸得不畏強禦之名一時人為其所期)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因其近似而責以真實如楚子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是也)則情見實吐(如申舟言我則必死此時乃是真情發見)無不立敗(前日虛名至此盡敗)名果可以幸取耶(收照起語)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驪中乾者濫得騏驥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騏驥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逢干之名幸則幸矣臨刀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轉換精神發明人取其似而求其真之意)責之君子內未有其實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逡巡卻走之不暇況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盂諸之役(入本題事謂宋公從楚子田孟諸時)文之無畏有強楚之威而署戮宋公(無畏即申舟名無畏字子舟恃強楚威而戮宋公之僕)本無足稱者(責事本無足稱)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宋國雖弱而宋公為君則尊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楚國雖強而申舟為臣則卑也)論其實(以事之實論之)則以楚加宋(楚國大宋國小)以強凌弱(大欺強小敵弱)人之所甚易(以楚之強凌宋之弱豈不易乎)論其迹(以事之迹論之)則以卑犯尊(臣卑君尊)以弱擊強(卑則其迹弱尊則其迹強)人之所甚難(以臣之弱擊君之強豈不難乎)君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其實甚易其迹甚難申舟所以得此虛名)人情誰不樂此哉(人皆貪名誰不願此)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應起頭語)必嘗揮金發粟(有此引喻則文勢委曲賑施我曾散財未以與人)然後人許其豪(然後人以豪傑之名許我)必嘗赴敵突圍(我曾赴敵而戰突圍而出)然後人許其勇(然後人以勇敢之名許我)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以強凌弱)前無權勢之可懼(宋不能以威令臨我)後無憂患之可虞(宋不能以罰加我)從容談笑而胃不畏強禦之名(不畏強禦出詩烝民篇從容談笑謂申舟得此名甚易)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應起語幸取名)以想無畏正色莊語以

答或人之問(答語見本題註)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以近似切虛名)人固可以名欺(以虛名欺時人)雖吾君亦以勁正見期(勁直也言又可欺君而君亦以勁直之名許我)孰知吾之有所挾哉(誰知我所挾者六千里之強楚也已上數句發出申舟心)捘衛侯之腕(引事證◦定公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謂血流至腕也)人知涉佗直(恃此虛名)而不知其情晉之威也(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情漢之威也(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數數亡素者能江君有之充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人見信威震京師)戮宋公之僕(本題事)人知無畏之直(猶涉佗江充之得名)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猶涉佗江充文有所救)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己名(借楚威以戮宋公而取不畏強禦之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得名甚易)使如是而後無憂(假使有一朝之幸無後日之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則是君子之誠實正直反不如小人之詐偽邪曲反足以干譽而釣名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承上)亦必以直使之(亦必因其直而用之於下文所云)楚子畏日遣(文情發後易知申舟當時人既許其直)使(楚莊王果使申舟聘于齊)過宋而不假道(遣使過人之國有假道之禮楚視宋為邊鄙之邑故命申舟無假道焉)置他人而推無畏(蓋以申舟昔日嘗戮宋公其直可使)豈不以直辭勁氣(直辭謂答或人之問勁氣)謂(謂戮宋公之僕)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楚王以敢驕其畏死以張楚威)無畏始知前日之偽名(不畏強禦之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致殺身之禍)畏縮懼竊言於楚子曰鄭昭宋聾(言鄭人昭明而宋人聾聵)晉使不害(公子馮使晉雖不假道而鄭必不殺)(加害)我則必死(我使不假道則宋必殺我)哀鳴乞憐一至於此(哀鳴乞憐一至于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前日直辭變為哀憐之辭前日勁氣變為畏縮之氣)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前日吾或人之言)今則曰我則必死(今日告楚子之言)始一何壯(前自不畏死)今一何怯耶(今後畏死)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虛設言以欺人)有事則為畏死之語(吐真情而告君)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始知所謂不畏死者皆是不情之語)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照收)(主意)嗚呼跛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涉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為重

者以挾字並論作結尾意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如申舟挾楚殷宋自取殺身之禍無畏之所挾者楚耳孟諸之役有楚子之威可挾一旦身出方域之境方城楚山名謂使齊過宋之時宋人豈懼夫楚之無畏哉此將申舟失其所挾宋人豈復畏之宜其甘心而不顧也甘心謂殺申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著申舟之禍以戒後世之倚勢挾人者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主意長狄以形為之累飛揚跋扈陵跨中國不至於殄滅其類而不止也

防風氏身橫九畝用二事引起極初題意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使人問於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巨無霸身大十圍不

能免於昆陽之戮光武與尋邑戰尋邑兵盛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光武乃與戰敗死者三千人皆陂之久矣形之不足恃也結上文二事包主意恃字是血脈造化一機造化之生人物坯冶一陶猶鑪冶之鑄器用陰拿陽張陰氣收斂陽氣發散萬形並賦萬物之形遇川澤則黑而津流水曰川鍾水曰澤其民黑色而津潤遇墳衍則皙而瘠水涯曰墳下平曰衍其民白色而瘠遇原隰則豐而痺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其民肉豐厚而卑短遇山林則毛而方土石曰山竹木曰林其民毛而方正已上皆周官司徒予其形者無愛憎先化賦形不以愛憎而為妍醜受其形者無恩怨人物受形不以妍醜而為恩怨是故鵾鵬不以大自夸蜩鷽不以小自慊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九萬里而南為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言物形之大小各安其天也冥靈不以長自喜蟪蛄不以短自憂同上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又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冥靈不名壽蟪蛄蟬也此言物壽之長短各安其天也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徇己得罪於鑪錘鑄金上聲○鑪錘鑄器之冶以喻天地也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夫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受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況敢恃之為暴耶責長狄恃形為暴自取滅亡恃字應前文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此言趙武文記趙孟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有餘家人以為知人晉之後伯文子之力也貌不稱而禮佐漢之謀者無足恃也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君婦人女子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勛者無足恃也裴度過然狀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平蔡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以其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相一點靈臺丹青莫狀事見唐文以是知無恃者存如上三節臣是有恃者亡如長狄之類也尪弱幺麽之人未必非福無恃而存魁梧壯偉之人長大未必非殃有恃而亡有形不能使不能自制其形而反見使於形而反為形所使可不為大哀耶哀其恃形以取亡也長狄之種八本題事○按國語長狄出防風氏之后其軀幹絕異於人形之長大無與為比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造物賦形無所增損自緣斯以來緣斯宋武公時所獲長狄名詳見本題註負其軀幹恃其異人之形暴蔑上國暴伐中國每出輒敗宋人獲緣斯魯人獲僑如晉人獲焚如齊人獲榮如衛人獲簡如一出而斃於長丘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

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殲族殄鄋瞞氏之族亡靡有孑遺無復遺類豈非形為之累耶持其形以至此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族類至今猶存西方之戎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賦形與四夷等服毳如此彼將安其氈毳甘其湩酪謂安其風俗也烏孫公主歌云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未必敢與上國抗衡必不敢為中國敵縱使蟲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安有殲族之禍惟其倚岸自伐恃其形軀以自矜伐故飛揚跋扈形容不安靜陵跨中國視中國無與敵者塊視泰華視中國山岳如土塊然垤視城郭視中國城郭如丘垤蟻視甲兵視中國師旅如螻蟻然兄踣於前而不悛踣斃也斃而不悛改也弟仆於後而不止介顏也言兄弟皆為人所殺怪愈奮心愈奮敗愈張氣愈張愈敗而非覆宗絕祀覆其宗族絕其享祀蕩無吹火蕩盡而無人煙未有晏然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言未至滅亡則為害不已貔虎之猛形實驅之形既猛故為物害犬馬之馴形實束之形既馴故為人用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轉發此意又新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所不能自

已也不為形所使不得自由心為君則形為臣聖賢以形聽命於心形為君則心為臣常人以心聽命於形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圍之為其貌相似也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籍暴周生有言舜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賦其形者非有異天地賦人之形何嘗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但聖賢能制其形常人則不能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小心翼翼翼翼敬也詩大明篇徽柔懿恭柔順而加以徽美恭敬而將以美懿見周書無逸篇見者忘其十尺之高孟子曹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是亦西夷之人也孟子曰文王西夷之人也此言文王能制其形以征上文之意議者勿謂狄無人文王生西夷之地而為聖人實不可謂夷狄無人也結句道便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九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誚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喜怒之變即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中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競競少有惰容譏誚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為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鉶爵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為諸華者猶且下視之況如秦之僻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鎛入胡者不敢言兮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襄七年范獻子有歸費之辱昭二十二年徐容居有進含之辱襄十八年齊慶封有茅鴟之辱襄二十八年剡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耶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必以為嘲侗其辭令之舛差以為西今術俯仰肓吐手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為鳥蠻今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今乃為梧檟此襄仲所以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驗

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為後之恭前之輕適所以為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須臾已而嗟嘆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逐我則逃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纖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聳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辯而先得辯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之不稱而萬有餘愧矣昔之智者所以寧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

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也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哀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地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章亥輿地之形預數黥

項韓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睹影知形迹閱而群策鋒起隨諷而衆機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已陳變方新非昔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文六年而為秦謀晉說者祇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定十二年而不為吳謀魯說者祇以為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為吾身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為良大夫吾是以知素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為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則不狃將轉而為隨會吾是以知治己者必長其善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為君子不狃為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為小人不狃為君子吾是以知論人者必略其轍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和者也其意以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問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為父隱臣為君隱在他人則以直在君父則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

賓寇讐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葬之義史記先
夫子而沒不見遲行之風孟子故其視父母之國恝然無情意在為直
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
以眷眷宗國藹然忠厚蓋以䎺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
會而觀不狃則孕厚有間若格之以吾聖人之法則不狃之所自處
者亦未得為盡善也不狃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師乃導而
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
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舊君亦不負
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為吳師而心為魯用懷二心
而事人甯非聖門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
易審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
者不過以為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匯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

間見層出蒐理輻輳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
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
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
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
一旦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
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免
衍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

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
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平昔之所不可棄者也嗚呼
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
恐其心放而不知歸也為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為國謀
而棄信義可乎哉溫嶠為王敦所留敦遣歸建鄴嶠實欲歸晉外懼
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
所以詐秦伯也會為身謀固不沚君子之論矣嶠為國謀獨不可諒
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虎口則危可安難
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宣景而下實寵嘉之義存君親屬
非不信之信乎曰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
信不義自處況敢以浼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為詐因君父之難
而為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君父而生亦是君父之詐也

免君父於難而納君父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為之乎此吾之所以
罪嶠也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是亡晉
者王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為詐謀幸存社稷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
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溫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
之說以為君父在難若可圖全詭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為法
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至於君父在難則
為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
以自解耶是君父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譏莫甚焉
隨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溫嶠之事吾恐善在於忠孝而未
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註見上篇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

為羊腸而彼方以為欒道我以為鳥喙而彼方以為稻粱主逕賓謂分籌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語之違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邇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急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諫而不從舊吾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發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壙鳥思林魚思淵聲聞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鳥交踵接闕棄已適瘠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剝其膚傳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歜職相感以一抉而商人戕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蓄

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躡以一肘而智伯滅貞定十三年智伯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水曰吾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襄子夜使人殺主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遂殺智伯盡滅其族慮患之切者也壽餘會相倚以一發而去訂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為蓄德移慮患為慮善移謀歸為謀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間豈有告語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孟後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下蓋數千年于此矣學者慨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為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窒孔孟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感喻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廛肆市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覿盈耳皆入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嘆意理不遇人耶人不遇理耶

趙盾納捷菑于邾

文十四年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於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鬬鬩傍奪無以自立於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若子樂為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存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反而順睽而逆惟君子為能言之君子為

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為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治疾欲速愈反愈侵知非欲亟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過過之尚淺者盍以此警之已成之疚雖望其瘳已成之非雖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遇過之既深者盍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没其獎而專其責以謂盾也受愬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盾意雖回而既費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不必藥無過則不必論醫為病設諭為過設使盾審之於

初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失此獎之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若猶諱其短而遂成之況肯以明主之令八百衆之賦反見阻於蕞爾小國驅馳暴露之疲餽饟奔𧿹之耗侯甸男邦之皆勇於從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手所能辨乎戲之代枯突之攘忽以強勝弱自古而然有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除者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子蜂起終身敵家者置不足議至若宋硜淳于髡之徒皆親嘗為孟子之所折壘摧陣衂矣然不肯幡然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肄習之勤未能决然捨也彼於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肯棄況興師之衆征伐之重乎獎肯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吾嘗壅考世變有甚辱之名必就甚辱之實辭甚辱之實必避甚辱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而已肯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譏將以就實耶則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主意）（周之二臣有爭不之王而之晉是周之大權已失雖存而實亡矣然晉可取而不取者則以周之微弱下儕小國而無可取者也）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往質於西伯詩大雅所謂虞芮質厥成即此事也）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何心於三國之訟）東水西決漲者不得不西左淵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壓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時商紂無道文王有聖德所以人心自歸）故

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為商周之興亡也（獄訟者不之商而之周則商亡而周興也決矣）舜避朱（堯崩舜避堯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禹避均（舜崩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益避啓（禹崩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陰）其辭其受（天下）（舜禹益其辭天下而舜禹受之）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朝覲訟獄之舜之禹而不之啓故益不有天下孟子引此事證文王聽訟獄者不之益朝覲者之文王）虞芮之訟（爭田）近捨朝歌而遠趨豐（一言虞芮不近訟於商而遠訟於周也）彼紂雖㦧強於酒池肉林間（長夜之飲 [illegible] 酒池肉林）奪寄坐焉耳（心已不在人）（大權已失也）吾嘗特是而觀後世陵替之由（特入本題意）權在則昌（大權在己則盛）權去則亡（大權去之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已上三句主意周）道既降（入本處書曰道有升降）孱王僕臣（天子弱卿臣微）不能主方寸之柄（中國權柄不在於內）儕於列國（下同列國之侯）至正王之世則殆甚焉（是年正王初立而周公與王孫蘇其）大臣也（周公來也於周）王孫蘇卿士也（名天子之保曰王孫蘇周士八蘇之官）二臣有訟（爭）不之王而之晉（又有甚於虞芮者）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天子當与日月明無遠遠照）大明燭照（分別善惡）如薄海表（其外至於四海之內）咸得其職（使物物得其所）今至不能戶曉死之訟（今朝廷之上公卿有爭而正王不能主之）則國之置王果何用乎（何取乎為天子）虞芮介然遠國矣（二國辟遠乘元朝公卿也）其質成於所（以王事訟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大危）（權之去商）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一旦有爭使紂之）棄紂而即文（亦如周公上訴晉之即晉）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亦不能急忍）正王悟然坐視（而二臣訟於晉不以為恥）惟不敢（不以權之去己為恥）反使人於晉助於李者之訟（此見本題惴惴）惴惴然恐其不伸（惟恐周公之訟不勝）靚然被衮（衮見主者之服）號稱天子（有民天作子之名）顏乃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不能自斷其臣之爭而取決於強者之國）何其衰也（深責正王）是周之危過於商（商危之相應）而正王之無恥甚於紂也（與上相應）一周之類敝甚於商季（繼敗壞也）何為當亡而不亡（以不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文王（文王有事君之小心故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以服事商）何為可取而不取（晉侯何為不取周而取之）蓋嘗思其故矣（辨紂之）末年（末）雖三分失其二（三分之二為周）

然威令尚行境内（境内之地尚奉其威令）宮壺尚能及人（境内之人尚服其德）故民

不堪其暴而共亡之（以其暴虐故民叛而亡之）晚周之微（正王之時）門內小訟（公事獨）

不得專（尚聽命於晉國）雖欲治後誰聽其指（境内令不行故也）雖欲發一言誰受其

指令（宮壺不能及人故也）其起其仆（史謂興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無生殺之柄以亂其民）

遠不係諸侯之強弱（無予奪之柄以敗侯國）晉所尊親敬（陽尊而親敬而乃陰卑之）實

不過以邾莒遇之耳（待小國之禮）然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釋晉不成周之意）故

周非不亡無可亡也（為春秋前周何天亡）晉非不足不足取也（為春秋前晉何不取）大抵

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一句指紂而言）紂雖下愚不移（漢川）

（以人之自暴自棄者為下愚不移而以爲紂當之故其引用如此）然紂柄猶未盡失（威令宮壺尚能行之）使其

移比干之戮於崇侯（假使不戮比干而戮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不寵崇侯而寵比干）以發

（比干紂之諸侯及以免諫而死崇侯無道之諸侯而紂寵之）朝發鹿臺之財（以予人）暮發鉅橋之粟以

及人（人殺紂能如此是以其害人者而利人以其殺人者而生人也）紂亦知其不祈天永命綿名六七

君之列乎（如此則天命未必去商而紂亦可以與六七賢聖之君同列也）至於正王（與紂不同）揭然建

空名於六服之上（六服侯甸男采衛要 言其空存天子之名於諸侯之上也）禮樂刑政舉不

在己（大權盡歸他人）雖欲自肴其道何由（不能害人安能利人不能殺人安能生人）是時僨之商

猶有復起之望（商將亡而猶可復興）未僨之周已如既僨之時也（周未亡而不可復振）左

支廢右支綴（譬如風廢之人四支不舉）奄奄餘息（僅存氣息）綿百世而閱千齡（纔然長壽）

樂乎哉（又豈足樂乎周之事正如此）周過其歷之言（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周享國八百年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吾未敢信（東萊不信斯言者蓋如郟鄏之事所謂余以為周之亡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僖三十年秋晉侯秦伯圍鄭侯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施者致其報施者享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矯也其所以矯情而為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則兩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況吾度越常情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其恩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己之歡不竭人之忠亦不竭己之忠人與己無二情也人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況我有施於人反僕僕然為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為之矯者息激者衰則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釁隙生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為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是故過厚者必薄過親者必疏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端然後知常情之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推厥本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為狂為殍為僵為殍呂郤之難使無秦穆則為灰為燼為煙為埃始投之於狂殍僵殍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使龍集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

一身之間自是及昏皆秦穆所致也有丘山之施而不受涓滴之報在秦穆既為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為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聖人之所不能加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鄭之圍而成於殽之役吾是以知矯之加乃終之損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成之吾謂是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然而不齊況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異害異秦穆乃以秦徇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狹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釁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戍特釁隙之迹而非其端也蓋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未報方以為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少有不合遽以為

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為怨尤可責也以恩為怨少知自愛者皆恥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者焉露之濡根莖畜鄰無不沾雨之降丘陵原隰無不被天之恩物至矣然日出陽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霽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草植一木幸而滋榮則朝護夕繞認以為己恩施撥培壅未必不反為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秦穆出師襲鄭

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秦師過周北門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秦使孟明為政

文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秦濟河焚舟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離秦晉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置戍而去僖三十年何移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強援附弱國棄舊恩召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結之厚也一怵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秦穆必翻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咸誦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續百年之祀於頰舌之間孰知危亡之釁亦已芽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

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絕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以利終之使外無弦高之謀內有三子之凖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戍乃所以留禍躡兌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輕絕晉亦必以利輕絕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諫而取殽之敗也殽之役說者或歸其曲於晉以謂秦所襲者鄭所滅者滑於晉未有朝夕之急乃冒喪而邀之吾以為晉固可責秦穆亦不得無罪焉孫權與劉備約同伐劉璋備方發披髮入山之辭以拒權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權所以深怨而有荊州之師也（見三國志）晉與秦同圍鄭秦獨退師留戍以背晉不旋踵而自襲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殽之師也前則悉人分其利後則以己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權之怨備則知晉之怨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秦穆懲殽之敗仍用孟明增脩國政竟刷大恥夫子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議暮改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於書則溫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邲之敗（宣十二年）齊有鞌之敗（成二年）楚有鄢陵之敗（成十六年）其餘敗軍者未易縷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於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詎終於秦耶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僖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昭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孟僖子不能荅郊勞（昭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昭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云）

同言者權之以事同事者權之以人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臧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贈賄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問禮亦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因其同而同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太叔之對簡子既皆以為儀而不以為禮彼臧文仲其亦知儀而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也其身死其言凜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屹橫流非女叔齊子太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齊子太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太叔之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也今女叔齊子太叔尚識其為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為禮其必有說矣道無精粗無本末未嘗有禮外之儀亦未嘗有儀外之禮也

升降揚襲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塗猶灑掃應對與存心養性者本無二說未有析禮與儀爲兩物者也禮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嘗有所擇專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言隨言而足君嘗聞指一物而爲禮又指一物而爲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亡此臧文仲之論所以不數數然爲之區別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爲禮之極而至理精義漫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太叔不得已而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是非女叔齊子太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齊子太叔之時僞於臧文仲之

時也孔子不攻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孟子則攻之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樂異於孔子哉亦迫於時耳世俗乃謂因孟子之言而異端之害始出因女叔齊子太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始明抑不知君子願如孔子之不攻而不願如孟子之攻願如臧文仲之不辨不願如女叔齊子太叔之辨昏昏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名乃吾力辭而不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魯昭公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二十九年孟獻子不知郊勞擯相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所謂禮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爲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釐之際耶苟尚如臧文仲之信國莊子則吾恐伯石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叔齊子太叔之謂有所不得已也

狼瞫死秦師

文二年春秦孟明率師伐晉秦師敗績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云云

主意狼瞫左氏之所譽也然瞫烈士也吾特轉與言爲貴而論其出位之罪想瞫之心必願聞人之責而不願聞人之譽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皆近薄也然君子常欲求善於衆毀之中而不忍求惡於衆譽之外是文毀爲譽者君子之本心變譽爲毀者要非君子之得已也狼瞫之死見本題註左氏之所譽也譽其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自左氏既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排於君子小不見嗤於衆人共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抉其隱發其匿隨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耶瞫爲戎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瞫不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抑其怒

於師讐發其怒於公戰是固世所共譽也苟以正義責之則瞫在所毀不在所譽何也瞫怨先軫不知其勇其死於秦者所以彰先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也嗚呼是誠瞫過也同於爲過有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文六年先軫黜狼瞫之右同是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也賈季則積其怨而殺陽處父狼瞫則移其怒而死秦師觀賈季之狠則知狼瞫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重大小非可與賈季並論也自子文之無慍而視狼瞫則可責自賈季之報怨而視狼瞫則可嘉君子之待狼瞫當恕而不當嚴也必嚴以正義責之奪其忠晉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毀何其責人無已耶抑不知春秋諸臣憾於黜免肆其悖逆因收秩而逐王者吾於石速見之矣莊十九年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昭二十五年孰肯如瞫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瞫死敵以愧人則爲

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耳苟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論者盍奬其死敵之功而怜其愧人之情勿揜其愧人之情而掩其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瞫當恕而不當嚴也然瞫烈士也賦性英烈非常人比回犯上之氣而為徇國之勇先軫黜之而瞫怒其友勸之作亂不從及彭衙之戰死於秦師雖未中節怒而死敵不得中道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此前以為烈士待常人當以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以待常人也拊摩箴抑所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為侮闒略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友則為疎苟以待常人之恕而待非常之人則恕之適所以辱之也以瞫之義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恕者耶就然守轉入責瞫之意瞫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恕也以其為烈士故想見其心如此請得而備責之責其出位如下文所云人心當知所止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職當戰則戰當守則守職當先則先當後則後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位也艮之

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惟各止其位承上文而言故冊有之用戈不為譽襄公十一年鄭之戰楷有用戈於齊師故能其軍此當進而進止其所也入顔回之後至不為懼羌論語子畏於匡顔淵後此當退而退止其所也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子思居衛有齊寇或曰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此當守而守亦止其所也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至則先去寇退則反此當去而去亦止其所也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皆得艮卦止其所之義狼瞫前日為右瞫因斬秦囚得為車右死敵可也戰而死之乃其職也既不為右為先軫所黜固可以止可以勿死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有侵官之罪輕進而死於敵見泰誤註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艮卦止其所思不出位之戒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既邪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謂彭衙之勝狼瞫之功皆外為人之所歎羨當時人皆歎羨瞫為君子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集也為不平之氣所使當瞫赴敵之時此秦師時忿懟怨恨不平之氣交衛競起不能自遏含毒而沒含蓄毒氣以死雖得千百年之虛譽左氏之文萬世不泯豈能救其心之擾哉豈能中其不平之氣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渠此下言毁譽之無損益以清淵為汙渠毀之不以實也於我何損豈足損吾之清我實丘垤人以我為岱華以丘垤為泰華譽之不以實也於我何加豈足增吾之高君子當自觀之吾之所以為吾者如何耳反觀內言善者為之不善者去之人之毀譽何有焉不以人之毀譽為吾輕重九原可作九原晉卿大夫之墓也事見禮記不朽言死者而可以興起吾意狼瞫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首尾相應言瞫烈士也所以意其樂責之之言而未必樂於左氏譽之之言也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主意滅國之禍天下之大變也時君之不懼而秦穆自懼蓋出於亂之外乃能真知夫事有可懼者也

天下之可懼者言天下之事可懼惟出爭利害之外乃能知之出利害之外必有真見一篇主意在此風濤浩蕩譬如風波之險舟中之人不知懼也在利害之中而舟外之人為之懼出利害之外酣醉怒罵譬如狂醉之人席上之人不知懼也在利害之中而席

外之人為之懼出利害之外狂之既瘳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之醉之既醒追思方醉時不知何以自處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身為利害所攻心戰乎搶攘爭奪之境心為利害所伏脇脅顛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以其無真見也春秋之世入本題事王澤既竭王者之澤已盡反道敗德反其大道敗其正德亂倫悖理其亂人倫悖天理不可槩舉我戰之事蓋不一端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莊十九年有如子帶之出王僖二十四年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親莫親於父而有商臣之弒父文元年有如蔡般之弒父襄三十年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諸侯之國自相吞滅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其為禍甚烈其為懼甚大國於天地有與立焉用左傳句自有天地即有封建封殖於唐虞如堯之叶和萬邦舜之四朝群后是也長育於夏商如禹之會諸侯湯之萬邦惟衆是也浹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如周官大司馬以九儀之命正邦國則周之家法也有陳四代之彝器宗廟陳虞夏商周之彝器存藏百世之典籍三墳五典三王之書籍朝有世臣世臣

朝者世守其職野有世農耕於野者世守其業肆有世工肆匠輪輿世居於肆市有世賈行商坐賈世藏於市雖叢爾小國江黃之類不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發明開國以來培造之久一旦忽為強暴之所陵滅無罪而受滅亡之禍係其君俘其臣係累其國君俘虜其群臣墟其宮而遷其社丘墟其宮室遷移其宗社刊其木堙其井斬伐其林木堙塞其井泉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夷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天下之大變也凶威虐熖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浩簡冊之墨未乾而浩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主意斷以秦穆公於江之滅見本題註獨怵然戒惕然悟時君皆不知懼而秦穆獨知之避朝貶食避朝謂不聽政於朝貶食謂減損常膳不勝其憂獨以同盟為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言秦穆涉歷之深間見之雖超乎利害之外而有真見也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之內而穆公獨出於危亂之外何也蓋自殺函一悔之後僖三十三年虐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

前日之所誇者今皆可慚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殺人熟寢之時目眩於援人交賀之際此避朝貶食之事秦之群臣以為過而穆公猶以為不足也穆公惟能推此懼心而充之假使其能推此懼心充而大之視天下之諸侯不獨恤一江國國一滅則心一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警心一警則政一新以至於無一政之不新是傷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固可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可以轉危為安可以轉亡為治豈止西戎之霸耶穆公自用孟明之後遂伯西戎此言不能充此懼心故其成功止於如是也

註見前卷

隨會能賤而有耻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籧篨能俯而不能仰謂之戚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之不能俯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不可賤者籧篨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廉而不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戚施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勞苦而足於節廉證雖不同同於為疾而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謂之高能賤而不能貴者則謂之卑是說既行狷介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金穀米鹽之語則傲睨而不聽視鞭扑簿書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清談閒曠夢寐於大庭華廬之上周旋於浮丘洪崖之間方無事時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攘叢劇之場投之於迫急顛頓之地則靴然駭怵然懼雖輿臺皂隸平昔屏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嘲侮之前日之高乃所以為今日之卑也豈非世俗之說誤之乎身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無高卑以籧篨之所有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有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其一哉晉人之稱隨會者前後相望獨郤成子能賤而有耻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

也貧於途販於肆耕於野泯泯芬芬所謂賤者天下豈少哉然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不屑不厭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閭閻是以謂之能賤宜圭組而安布韋是以謂之能賤宜鍾鼎而安簞瓢是以謂之能賤者之勞苦而捐去賤者之卑汙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為全德歟想隨會身親賤事之時趨則皆趨役則皆役焦焦然一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迫之以害則勁厲之節凜然於冒沒爭奪之中清微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昂屹傍溢挺挺而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者之所短賤者無隨會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有以也哉抑嘗深味郤成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恥然所以無恥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禁門訏謨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彼豈不知為可恥哉其所以忍恥負辱徘徊而不敢發者正所以能貴而不能賤也

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責隨至冕服褫矣徒馭散矣賓客絕矣一聞其語猶心悸而神泣况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恥而不顧也向使其責而能賤則安能靜靜坐受天下之譏責耶故郤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說終之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一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二

甯嬴從陽處父

文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六年賈季殺陽處父

主意陽處父之剛盡發於外無復于故雖能竦於感人而不能久於留於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再讀必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再奏必厭盖是書是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為終之厭也善著書者藏其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窮也至書無悅人之淺效善著書者初讀其書未必起喜而有化人之深功愈讀而愈親愈遠則化人之功至深矣至樂無娛人之近音善作樂者其樂未必知喜而有感人之餘韻感於心而音愈妙則一人之韻有于矣天下之理承上文未得書樂之味則既不可以卒覩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既得書樂之味則翫之而不能捨矣起頭引翁發得主意甚明昔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洙泗魯二水名孔子所居之也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家語端木賜以口才著名孔子每屈其辯子路初見挾其勇而傲之史記子路好勇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初見夫子猶且傲而陵之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子二彼陽處父何人耶安敢望夫子之萬一甯嬴一見之於塗偶然二遇見處父遽棄其妻子躡屩擔簦遽然棄於足負擔於肩從之如不及從處父猶惟恐或後自世俗觀之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先揚後抑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終身師事孔子此猶至書之化人至樂之感人也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甯嬴從處父至溫而還此猶書之不可屢讀樂之不可屢奏者也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効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

矣（上文發明已書後段）抑嘗深考寗嬴之言（此段終明寗嬴之失）然後知陽
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其失在於用剛）蓋處父之剛盡
發之於外而中無所留者（盡發於外故使人易喜中無所留故使人易厭）溢於聲音（聞之可喜）浮
於笑貌（觀之可喜）泆於步趨（見之可喜）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皆發露於人
耳目之前（無可玩索之味）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無涵蓄之淵源）外雖暢茂而中無
所根（無培植之本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外觀震厲暢茂故如此）所以易使
人喜也（文解前）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其中無蓄無根故如此）所以易使
人厭也（文解前）發之為春華（有可觀玩）曾不能斂之為秋實（無可咀嚼○此二句本左傳華）
（而不實之語）玩虛華而忘實味（發上句意）是豈為腹而不為目者所肯留哉（為腹）
（指實味而言為目指虛華而言）此寗嬴所以乍喜乍厭而不辭往來之煩也（發得意盡雖）
然寗嬴捨處父於數舍之邇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伯宗晉大夫）是寗
嬴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捨處父之華於顛額既落之

日使伯宗居寗嬴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
鞭與之同戮而不悔矣嬴之知幾賢乎哉

邾文公遷於繹

（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逭惴惴然不勝其
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
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
害之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瞽巫淫妖祥之說
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闢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
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誣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
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回於是樹取禍福之說御其
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見史記）明帝不避反支而隆漢
（見本紀）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見張公謹傳）汝謂必凶我反得吉汝謂必否
我反得亨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瞽巫淫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
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以事立亦以事
隳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瞽巫淫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
也苟捨吾理而胥胥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
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瞽巫淫妖祥之說其不驗固衆然
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
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
欲亟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倖於一勝危
矣哉善夫左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于繹瞽史以為不利文公

不從其言賀奸者在門弔喪者在閭此固瞽史得以藉口而闢其說
者之所諱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
命許之獨何歟蓋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為吾說
之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為吾語之疵也有是理然後有是驗布筭以
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測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
驗之說生焉乃若壽夭死生之正命瞽巫淫妖祥之邪說判為二途邈
不相涉安得以役命之壽不壽為此說之驗哉當文公之既死猶指以
為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死指以為瞽史之不驗者亦
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
事雖偶合理本不然遷卜而終既不足以損文公之明則言卜而驗
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鼓一世者不過幸其事
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至是

而窮矣伐其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為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文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也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為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隄有穴而水潰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如吹無穴之隄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愚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間之可入則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詎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蠹隄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日與姦相拒則為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奸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

臂而行於道未有為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拔級夷莫適為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是其為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簒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騁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冢嗣而舍無威邦本既揺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聚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簒弒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生於昭公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勸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憂風則可以橐憂風則不可以堤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柰有已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已之生奸而反尤奸之攻已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已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有元惡大憝發釁端於無事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為一體萬物盈於天地間闔散盈虛往來起伏皆吾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為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為物所陷是亦君陷之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楚鬭克公子燮作亂

文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習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臣（商臣楚穆）而疑其子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蔡叔霍叔）而疑其弟相雖有莽（王莽）而古今之廟朝未嘗無相將雖有卓（董卓）而古今之邊閫未嘗無將苟特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權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疏斥而無疑貳旦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陰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為仇怨如鬭克公子燮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

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兇於椎殺放寘殛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蠱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機賞未直功爵未滿志者驕有交謙巧歷有所不能討苟皆如二子之為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讐乎推而下之則嘗咎之僕不可伺釁察嘗吃之狗不可衛門闌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碪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期大傅碩震耀蠭萬者代不乏人盡條陳彙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徇二子之亂敗其君㥯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貳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討物取直哉二子之浮淺躁露

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況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說則人君殆為度有餘而名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㥯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鈎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疎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㥯厚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實楚而屠燕哉爾欲察毋厭昏爾欲巧毋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

文十四年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季文子如晉文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註云因晉請釋。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註云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獨之吏辨異世之枉者獨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已之時而卸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已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為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毫髮之愆從公穀耶則單伯有丘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閱實也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援以同時之人為左驗平反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謀其氏族爵位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鞫而知其為誣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以為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未

辨其為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獨左氏而指單伯為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為周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畿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隱元年凡伯之伐隱七年毛伯之錫命文元年召伯之會葬文五年考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為周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猶舉內大夫以明之翬挾柔溺豹婼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肸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詣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驗然矣政使如公穀之說以單伯為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嘗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為一國之安危故

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是魯大夫聖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若季子之右安得反負淫齊之罪乎負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襃則何以為孔子何以為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穀是特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鄄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隱十一年滕侯來朝桓二年滕子來朝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兩杞也僖廿七年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予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寃更百世而莫能雪後之人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然天地而無伸眉之日矣推是心以涖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對積至之

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須刻之勞而使彼賫沒身之恨乎釋於孰聽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

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主意 華耦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而左氏猥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者果何待魯之薄也

君子之立言君子著書立言以貽後世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不敢自重而輕人雖至奧至邈之理未嘗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見識雖高於人而心常處一世之後與心每下於人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託於嫌退也下陋君子所以尊重天子之意降衷在天衷善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秉彝在民彝常也詩曰民之秉彝凡

具耳目鼻口號為人者凡具人之形者均此降衷之性同此秉彝之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無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經緯幽明之用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無不能貫而通之使相為經緯者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君子所以尊重天下之人意蓋如此至於父母之邦尤君子之所祗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敬如是況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左氏不知何人古今以為左丘明先儒遂下之矣然世傳以為魯史則魯之史官也則魯其父母之邦也既為魯之史官則是魯人無疑其載華耦來聘入本題事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宋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見本題註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言魯人稱華耦應對之敏左氏之意原其立言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謂而非君子之所貴乎非得左氏譏笑魯人無見識如此耦之言辭宴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賤其暴揚先世罪惡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矜衒魯人稱華耦為敏者必是此等人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此言魯地之廣也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魯頌閟宮篇云奄有龜蒙龜蒙二山名寧無一人知其非者其中豈無人能

知華耦之言謬今槩稱魯人以為敏言一槩果哉左氏之論也深責左氏概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是謂魯無一人知禮義者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轉責左氏陳詩鄉里誰非爾之黨友乎非黨者則左氏之鄉黨僚友也誰非爾之姻戚乎其親者則左氏之姻親戚也誰非爾之師長乎其尊者則左氏之師長也一出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長於庸鄙之域魯人一言是盡以其黨友姻戚師長為無見識之人倨傲悉慢之氣勃然可掬形於魯人以為敏之一語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孫弟並去聲○加此惡名以責左氏吾意左氏不能辭也無辭以解不孫不弟之罪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所云如下文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出論語孔子稱子賤為君子又言假使魯國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言魯之多君子也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左氏之罪愈不可逃人心之不同如是哉總結孔子左氏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然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左氏之言魯人前面已罵倒左氏此又設或人為他分疎特蚩蚩之流耳稱魯人者自是一輩愚陋

（之）人至於閎達博雅之君子（若是此等好人）敢名之以詧人哉（則左氏必不敢自之為詧人矣）曰（又與或人下）閎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君子雖有過人之材）然獲詧地啜詧羹服詧纇食詧粟（步趨飲食皆出於詧）苟不名之以詧人（雖君子亦只從詧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識論精來）一為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詧人自命（假使君子而耻名曰詧人）是外父兄而耻與同類也（是謂稱自為君子而鄉里父兄皆非吾徒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果是君子其心必不如此）吾益見左氏之誤也（深得反難非譯之體）雖然衆不可盡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逎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為聖為賢未覺者為庸為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肴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暇慢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乎哉

公孫敖二子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皆死

物之移人者莫如權位仰視其冠昔鶡今貂俯視其服昔緼今紵飢視其食昔藿今肉渴視其飲昔瓢今卮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本者焉卑者可使踞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末者焉貴者自處於尊矣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孟獻子實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詧傳稱孟獻子愛之聞于國及有戕伐之譖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冠而死味二子之言反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為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下雖教閭皂隸其類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務於權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詔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書棊布派別羅列胥次皆坐聲利而汩陳之可不深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沒至于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寵利蕩為太虛不可控摶為有氣焰之能移人哉然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詁尚有不悟二子之為叔父獻子之為兄子者況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欲卓然自覺於沉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二終

齊人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討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聱牙擭柜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鋒開節解舉無遺情牘豈豫為此時設言豈特為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發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諭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於簡冊之内而不敢騁君子

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而取之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強辯之疾終莫能訴其源而拔其根姑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衆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郛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皆為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游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為兩事吾是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根猶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意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然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揚之一語壓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寖遠論寖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犯以為六籍語者尚矣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切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義手戕二昆（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臨朝而無愧色第正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指胠篋探囊而揭竊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攻過則不可為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

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文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蹐南服威令行於

諸侯自蚡冒以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與臺隸人莫不氣吞鴃舌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群蠻而叛之正如蚊虻撲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仰視庸濮岌如泰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輿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者弱雖封疆輿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蔿賈之言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之盈而不見困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滅庸四境如掃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蔿賈未謀也則楚以強為弱蔿賈既謀也則楚以歉為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運饋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是役有廬戢黎之兵有子陽窻之謀有師叔之謀有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群力用集大勳豈專蔿賈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動雲飛川決雖焦僥戚施

亦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會故回大勢號為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諫遂用其計五年圍羽垓下楚地悉定)有邳彤以決河北之留則弇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邳彤方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曰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勢非計之得者也世祖善其言乃止)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弇異漢恂當楚人簞畫未定之際使無蔿賈之一言退自竄於阪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徇馬填溝塹耳賈也呂言於庭挾楚國頹仆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勃皆有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辨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饋昔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文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一月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為質焉)

井有餘潤圃者不為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為之增橐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圭焉而朝錫焉而食輅焉而遊黼焉而燕臺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旦薦幣而暮奉邊猶不足以荅天地

大德而先王制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其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執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餘奔遣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其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盡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乎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不能得之于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況俱號為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

館登埤爭承問後之類行於每不肯為晉下至於事楚則畏是矣餝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為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疎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覲恭心肅跡以為畏楚入晉之竟辭責誚煩遂以為慢抑不知為晉楚謀者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諜不至於府晏然靖謐號為無事以晉楚之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邴歜閻職弑齊懿公

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舍爵而行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讎腹心仇敵贖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為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楮以示盜者也決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穢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忍猾之人每恃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知含洪光大為盛德事哉蓋忍其上者慨然以為不可學至其下者輕然以為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閻職之妻刖邴歜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蔽叅耆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為公族而弑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鷙暴悉然無情推己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歜戝而不料其果於復讎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子劭之事實之劭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潘妃既戮而濬之附劭有加於前兄梟弟獍何其異軀而同情也（南史宋文帝紀）商人之待歜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己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考傳之所載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劾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粟之際曲澤私德偏觸蓄貲官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物其國居位未幾以玄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伏戈以赴其急推刃之人纔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為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及叔孫惠伯立宣公

註在十七卷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阱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奕棋小寇不訶大寇不禦是謂無志膽壯形羸志強勢弱孑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資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屢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處危疑之朝固當蓄警著戒大布耳目剪剔於萌芽之始殪虎兕於蟠動之初雖深謀沉慮之謀猶必鉤芳而披枝之況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顧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為備

意者惠伯沉浮婾阿無徇國之志歟吾視之雖殺身就義泛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徇國之志者誣也有徇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百舍一趍如往救焚如拯溺如解纏縛急於剝膚之緩顧乃束手待斃無所為殆惠伯因於無助畏襄仲之多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為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援甥舅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然改討姜姜至親之甥而即甚疎之人齊必不為也舍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為也陳黨惡之名而取黨姦之謗齊又不為也惠伯儻如前所陳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為之內主又知襄仲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助則塊然几上肉耳僑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朝悔而僑如夕走(成十六年)惠伯誠

能厚結齊雖以孤襄仲之援吾見臨菑之旗未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為乃損身皂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為惠伯惜也嗚呼襄仲從誅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討不討)而使齊襄仲轉敗為成可附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為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莒僕

(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季氏魯公子季友之後文子名行父始專魯權)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引入主意)吾讀左氏書(左傳之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見本題註)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立一篇主意)權者君之所司也(諸侯王一國之權柄)堂陛甚高扃鐍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奪其權哉(發明人臣所以竊權之由)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宣公篡位是可乘之隙也)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莒僕弒君是可假之名也)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託大義以逐莒僕是文子攘權之術也)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三歎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篡立(宣公文公庶子也襄仲殺太子惡及次子視而立宣公)大臣未附國人未信(上自大臣下至國人皆未信服)其權未有所屬(言國之權未有所付)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應前可乘之隙)以季子之富強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劫而得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莒僕弒其君與宣公篡立之事相類)借其

名(陽假去惡之名應前名字)陰其術(陰行盜權之術應前術字)嘿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所以讚之者不見竊權之由)深矣哉文子之謀也(以其用心深險用計詭譎故人不悟)莒僕弒君竊邑(題註)宣公不惟納之(受其寶)而又欲封之(與之邑)是固群臣之所當爭也(當諫宣公)文子託去惡之名(不諫而用其術)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宣公命公曰必授文子擅改授字為逐字掌刑獄之卿逐莒僕於魯國境)以嘗試宣公意(以此事嘗探宣公之心意)以謂君若怒我耶(若宣公怒我之所為)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我亦可以得此美名)君苟聽我耶(若宣公從我之所為)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我則可以得此實利)退不失譽(君怒則得名)進不失權(君所聽則得利)君有從違我無增損(言皆結上)其自為計乃如此(發出文子心術)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轉說文子盜權高於古人)蓋成則受大福(古人所以覬成)敗則蹈大禍(古人所以惡敗)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謇諤之稱者(獨此文子雖盜權不成不惟免禍且得忠直之名勇士臣謇謇史克猶稱子曰不倘周合之謇諤)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此文子所以為險譎)既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

文子使史克對公而公不復敢詰終莫能詰詰問也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史克之言正大故人皆眩惑
上下君嘉其直所欺上為人誦其忠所眩下為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有君
命而臣下敢僭以致易宣公不能正其罪自是義權落季氏之手矣更千百載自後將至今日以觀治猶以下
莒僕為文子之美史克之言而推可以歎當時讒且可以歎後世莫有辨其為竊權之者起恩
請讒若不于引事見其竊權之由口證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壘渭南相守百餘日
亮數挑戰懿不出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
楊儀結營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死姚崇可以筭
生張說姚元崇將死戒其子曰吾死若不救則汝吾平生好玩所寶置於張丞相後得之當為吾作神道碑既而張說果受其子賚
而為之撰其碑後既覺乃曰死姚崇尚能以詐中生張說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譎尚能欺千
百歲之後乎以此見文子之詐術至其後世子孫取卞城費舞佾設撥之類狠
縱之迹若況中之闘闞盡得文子之祖者也吾詳考史克之對下此論而
史克之妄極為精當歷數莒僕之罪數其弑君父竊寶玉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此說極是
宣公負篡弑之惡弑太子惡而奪其位實資之僕耶宣公知魯國之莒僕也聞克之言其
顏能無泚乎必內自愧而汗出於顙充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脇之魯宣公而更之畏
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惟宣公亦使之信如謂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行父去一凶人於舜之功二十
十一也一脅一誑押闔捭制捭謂開闔謂閉制謂脅真季氏徒也言史克真季文子之死黨
然克之辭浮靡虛華辭有此文采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悅其文而不察其心吾請
摘其妄以示之示學者毋為所惑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臧文仲臧孫辰也史克言文子受教於臧文仲行父奉以周旋奉行文子所教罔敢失墜失墜猶遺忘也見
無禮於其君者莒弑之人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言殺之不赦鷹鸇鳥名嗚呼
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發明史克之妄前日襄仲之難襄仲公子遂嗣主受弑太子惡見
惡已立為君而襄仲弑之無禮於君孰大於是其罪與莒僕同行父乃恬若不見者坐視大變
而不討賊文仲之教何在也所謂奉以周旋弗敢失墜者真謬語矣不鷹鸇於襄仲而鷹鸇
於莒僕在君則縱之在他人則逐之可勝誅哉文采樂從克之譽宣不情若此類甚衆請宜

一觀者不而足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恐學者喜其華而忘其實故也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文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曾長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宣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主意宋昭公以無道見弒而武氏族道昭公子為亂猶數年而農定者何哉蓋怨君者民之不得已愛君者乃民之本心怨心既息而思君之心復生故見其遺愛則但興嘆而奸宄衆之亦是以為亂也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
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詆之見其嗣而共疾之
是人也必有遺惡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至於子孫而後定遺愛
在民則民見其子孫而愛之遺毒在民則民見其子孫而疾之以宋之湣而實於虞見尚書以盈之材

而亡於晉見晉書非尚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
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履猶將削其迹而去之況所謂子孫者豈
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為亂道與導同事見題註雖不克成旋為宋文
公所殺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恥然弱息
焉能梅民心傾國勢人心為其所動國勢為其所憂震盪謹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
其說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曷嘗聞生則厭之死則
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何以動民之怨君天也歸說上文謂君者民之
所天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愛君之心本不容釋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
君位矣民嘗君之以為天矣君民之間蓋自有不膠漆而固者所以不可解於心前日
之怨豈民之本心哉怨君者出於不得已物有以迫之鈇焉鉞焉則怨鈇鉞以致之故
民怨亡焉楮焉則怨之楮以因之故民怨敗焉滯焉則怨逆關所以民事敗壞其暴焉困

焉則怨（築臺觀園以勞民力故民怨）至於身沒之後鈇鉞斲（斲者缺矣）析楮朽（朽者朽矣）敗遊弛（無復勞民事矣）臺園苑（無復勞民力矣）前日之怨胥然空然墮於渺茫不見蹤跡（致怨之物既空怨君之心自息）冰泮則水生（流者水之本質）塵盡則鑑徹（明者鑑之本質）怨去則恩來（思者民愛君之本心）斯民始休惻惻悽悽（而思其君不見）追惟疇昔君臣之義（天理復還）猶見其遺嗣（幸見先君之子）惻怛興憐（惻怛之心不期而生）故姦宄乘之（如武氏蔑道昭公乎為亂）足疑誤群聽（蓋因民思昭公故也）此眞民之本心也（此見怨君非民本心）惜乎（此下轉一新意）怨在身前（民之怨君在君未死之前）思在身後（民之思君在君已死之後）昭公觀當今日之怨（正當群怨之衝）而不及待他日之思（後雖見思已無及矣）此其所以殞亡而莫救歟（當將弑之時得罪於君祖母以至於大夫國人無可容身之地）當昭公將弑之際彷徨四顧無非仇敵途窮勢極自赴阬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此言昭公有救解之道）（尚）特奪於殘虐不暇思耳（特愛君本心為殘虐之所蔽）使昭公奮發悔悟（一念自新）改前之為（變虐民之事一為仁民之政）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一聞其變斯民愛君之心復還不待身后而始思之）向之鴟鴞（惡鳥）皆鸞鳳也（變為祥禽）向之堇葛（毒藥）皆參朮也（變為良藥）向之碪質（就戮之質也）皆几席也（變為安身之地）向之仇敵（仇讎害）皆姻婭也（變為親戚之人）遷善之門猶手可闢（一反手間可開遷善之門）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一舉足間可登適治之路）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昭公下然明知孟諸之禍勢變途窮自趣死地）愚矣哉（深責昭公不能改圖）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四

晉不競於楚

（宣元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下流固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歸紂雖有龍逢比干之徒特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遏其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頞疾首坐視其君為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恬然肆行推惡於君忍以其君為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公之不君固眾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鄭皆靈公之實惡而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號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楚之強意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騁耶則林父是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弑君之罪以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小利遷延退卻林父非不自愛重者胡為而甘受貪惏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罪諸侯必以罪靈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為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自解以逃貪惏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後嘗事成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不前不後而獨取賂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己至於靈公則素有貪侈之名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後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為謀亦審矣嗚呼莊蹻為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蹻莊蹻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盜而歸莊蹻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蹻也（莊蹻楚威王時為將）靈公為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

公也況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為此其惡殆甚於靈公矣鼷鼷昏出鴟鴞夜號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為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齊管仲安知林父之不為此耶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然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為侈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尚燎原繼假蓬勃或者乃分為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

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喬宇嵬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得已而不已也然天下之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有時而生一說在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要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不彼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間抑不知是說在世自根而芽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有也宋襄公待不重傷不禽二毛之說以敗于泓僖二十二年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可知矣果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為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況國人皆知咎公必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論適以自誤而不足以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戰不忍鄭人之入于井倒戟而出之反為鄭人所獲祖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當時之國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辨其可以當時之從違為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有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之說不必異昌歜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俎豆於祖梨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瞽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嗜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既裂異端邪說起如蝟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今欲禽獮草芟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

哉曰是不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之與諸子辨獨犄舉楊墨一二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問也同時如申不害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為吾道累哉蓋人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殲蕩無遺固不待槩詆而偏攻之也一日既升群陰皆伏一雨既決群物皆濡墉墉而燭之畦畦而溉之則天之為天也蓋勞

鄭伐宋囚華元

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主意）華元殺羊食士而不及其御蓋厚待羊斟而非薄之也豈料羊斟不察其意反馳車而納之死地哉

天下之情（相與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或以厚而實薄或以薄而實厚）不可不察也（一篇主意在此）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設此事以爲喻）觴酒豆肉（假使有一觴之酒一豆之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先疏後親）豈人情固厚於疏而薄於親乎（設問）蓋疏則相責（解設）故不可不與親則相怨（相責則不容不先相怨則可以後之）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雖先之實疏之）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先之則以厚疏之則實薄）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雖後之實親之）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後之則似薄親之則實厚）凡人情相與（相與猶曰相處）至於無間（無間猶相忘）則用之不憚（不以用我而憚）置之不慍（不以捨我爲慍）予之不辭（不以有所與而辭）奪之不怨（不以有所奪而怨）積然相期於形骸之外（相忘之志）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爲向背哉（發盡主意著羊斟之罪）以華元殺羊食士（入事華元將戰烹羊以享士卒）而其御羊斟不與（羊斟爲華元御車而不與分羊之列）人皆以爲待羊斟之薄（似薄之）吾獨以爲待羊斟之厚焉（以情而言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元之意（推原）

（華元之意）豈不以斟爲吾御幾年矣（服役已久）左執鞭右秉轡（轡馬韁也執轡御者之事）旦則皆出暮則皆入（出入未嘗不同）險阻寒暑（經歷險夷之地冲冒寒暑之氣）升降驟馳（升降高下驟馳遲速）無不與吾俱（未嘗不在吾左右）相悉已深相信已熟（相與至於無間）今日饗士烹羊之舉特爲士卒設耳吾肘腋同體之人（謂羊斟爲御）豈計一杯羹以爲輕重（既已相忘）必不以此物爲意如及疏者遠者可也（自其及於士卒可也）羊雖不及（不分及於羊斟）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年而豈五鼎矣（其意之厚踰於百年豈於五鼎所謂薄之而厚者也）斟不知享其意（承上意字轉責羊斟）而徒欲享其食（但以口腹爲重）忿疾勃興（忿怒之起是其）驅車趨敵（御華元之車以入鄭師）投華元於死地（致爲鄭人所執）羅袠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以厚待斟）斟報之以小人之行（以薄報元）非特負元乃負國也（不特負元而喪主將而且負國敗宋師）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議疑反嫌華元御下寡恩蓋即分羊一事少恩）以起羊斟之怨（羊斟之怨元實啟之）吾觀元之爲人（又與華元分解）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非刻少恩之人）其免於囚虜而歸（自鄭師）再與斟遇（傳稱見叔牂即此也羊斟字叔牂）猶慰解勉勞（夫若）君恐傷其意者（不責羊斟之罪但曰子之馬然）下至隸役之嘲譏亦遜巡退避而不校（不報而不較）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爲變之後（其奔事）乃不能撫斟於未變之前（以此言華元非御下少恩者）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收照主意）然元亦不能無罪焉（結尾却斷華元三罪）日與斟周旋（相從已久）不知其肺腑（尚不知其心中之蘊）猶以君子待之（待以意而不以物）一罪也（此不知人之罪）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人而如此觸之甚）乃與其戰（乃使之爲御士）託於死生二罪也（此輕任人之罪）情意未孚（此心未能相信）而遽忘彼我亦無間以相忘（愛謂可）三罪也（此信非其人之罪）明不足以燭姦（致知不至反爲人之所欺）誠不足以動物（力行不至不爲人之所服）何適而不逢禍哉（取禍之道非止一端）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實禀性良善獨不講明致知工夫全缺欠闕故牽事而顛沛至此）

晉趙盾侵鄭

宣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楚滅若敖氏

宣四年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主意）物以順至者當以逆觀開拔次步於楚趙盾退師示法以順適其意者彼以順而彼不觀之以逆所以養成其惡而覆其宗也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物之順適吾意者未必非禍故當以逆而觀之此句一篇主意）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逆我者未必不爲福順我者未必不爲禍）劒楯戈戟（兵器）未必能敗敵（以其逆也）而金繒玉帛（敵之物）每足以滅人之國（以其順也）霜雪霾霧（厲氣）未必能生疾（以其逆也）而聲色畋遊（伐性之具）每足以殞人之軀（以其順也）久矣夫順之生禍也（主意）物方順吾意（正發禍我）而吾又以順觀之（不覺其禍）則見其吉而不見其

凶見目前之吉昧后日之凶溺心縱欲快意之事無所不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之瀕生禍如此至於拔足紛華御步於紛華盛麗之中寓目昭曠放觀於昭明曠大之表彼以順至我以逆觀侍筯於大嚼之時譬如食之不闕於盤覆觴於劇飲之際譬如飲之不過於醉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非至明者孰能如此乎鬪椒汰侈於楚入本題事汰侈謂驕溢也帥兵救鄭以禦趙晉之兵晉趙盾乃退師示怯詐爲懼楚退兵避之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順越椒之意以增大其惡椒也遂謂趙盾真畏已者果中趙盾之計遂恃其強肆爲悖逆殺蔿賈而攻楚莊王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二矢中王車之輪以覆其宗滅若敖氏之族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以順觀順故及於禍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發此意好察字生下文意然盾之爲謀雖藏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承上文察字發明能燭不察者之意豪奴悍婢以喻越椒之驕悍嚚頑狼戾強悍難制閨室之人皆畏避之畏其豪悍二家之人出而詈市人一旦出而罵市中之人則必奮臂與之鬪市人被罵者必與之敵安無畏避之者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家人畏之市人不畏此殆易曉也此理甚不難曉而越椒不能察椒之跋扈猶如婢之難制楚人素畏之爾猶家人之畏奴婢一出楚境猶奴婢之出市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路之人豈復有畏之者何爲遽下之乎趙盾何緣怯兵避之趙盾卷旆改轅收兵回車未戰而卻未交兵而無退逡巡若有所懼者若畏發而不敢戰此理之不當然也據之於理不當如此理不當然而然今無此理而有此事其必有所以然矣必有深意存乎其間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責椒不能察謂晉封略不如楚則否土地之大則相若也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計謀之士則相若也謂晉甲兵不如楚則否甲兵之盛則相若也反覆推考莫知其端莫測事端之倪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越椒果能如此則何謂以逆觀順矣牛羊犬豕醉於豢養貪食而不知止身日腯而死日近肥腯則人殺食之矣椒趾方顱圓靈而爲人乃坐受仇敵之豢養反爲晉人所豢侈增貫盈驕侈益增罪惡盈貫自赴刀几自取滅亡亦愚矣殆無異於牛羊犬豕矣向使椒獨肆其侈不遇趙盾以養其惡豈遽至於此極乎又設一問若椒不遇盾則豈免禍乎曰意在於善念念在於善者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凡遇事之順逆皆可養吾之善意在

於惡念念在於惡者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遇事之順逆者足養吾之惡豈必遇趙盾之設謀者然後能養其惡哉越椒豈必遇盾而后得禍哉一雨露也引此爲喻一寒暑也梧檟得之以養其柯條以喻遇事而養成其善者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以喻遇事而養成其惡者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檟之材而毓荆棘之毒歟以喻凡事非能養人善惡而入自養成之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言造物無心有指趣椒苟意於善苟能有意爲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雖遇盾者如此未必不逆觀其詐必能以逆觀順悚然儆懼而啓改過之門矣是遇盾反以養成其善也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造語警策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斷得十分刑

晉靈公不君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

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著者謂之衆人黍離之嘆雖輿臺廝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荆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爲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甚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爭臣爲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爲戰場亦已久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讐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爲拒諫之計隨會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說迎爲悔過以塞其口

是示之以弱者也其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出有鉏麑之賊明有嗾獒之舉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矍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肝之內僉念舉兵樽俎之上日日流血方臣主相際都俞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仇敵遇已尚譊譊進說不止迄致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仇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仇敵耳若鉏麑與盾風馬牛不相及操刃而來是乃真仇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

善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竊愆寧斃其軀而不敢損盾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仇敵之真者猶可孚格況素號君臣暫為仇敵者乎使盾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回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彫如琴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洙泗於方來豈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接機械橫生上不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回視平旦真粹清明之地駟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敷秋槁者草木之性也旦存晝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巨栢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昳混混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拔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出乎人之類者無旦晝

晉趙穿弑靈公

宣二年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昭十九年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目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心有偏黨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己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不為頗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為跖蹻而增錙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輊靡常則何以為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弑君託為仲尼之言曰為法受惡吾初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盾果無惡豈受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為法受惡是盾本無弒君之惡作史者為法而強加之盾亦為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以惡乎聖人果許秉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撓矣法為罪設者也無罪則無法若謂盾非弒君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耶自斯言既出而趙盾之事始為後世所疑矣盾之弒君本無可疑靈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盾未出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釁夕興盾若不奔穿亦不弒是弒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為盾役耳使穿專弒之謀則事稔之後當席其威而竊國靈何有於一亡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弒為盾而不為己明矣盾聞君弒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為己用而陰報之也卒為將怨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

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為主推刃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穿既為有弒君者雖欲辭弒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辭何名為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有之實惡不開有所謂為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左氏遂以為真仲尼之言廼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盜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弒附之於為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挺有醫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之於戕刼屠剝輩刑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人則不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弒君之名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弒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為法受惡也左氏託為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又有甚紕漏者盍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言深中其肝膈之隱所

謂亡不出竟者蓋責其迂延宿留猶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證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有者逆謀既定從近關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弒逆之名矣是為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聖人語耶

晉成公為公族

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帝辛以暴後毒天下炮烙刳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服事牧野首反商政澴成湯太甲武丁之舊典於一日聞向者淫虐之法

悉芟悉鋤本拔源塞曷嘗流毒遺害以禍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帝伐秦雖日不暇給他事猶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廢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沒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判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群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祚而始復之由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號稱明君身受春秋賢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此而他責乎況驪姬之難

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以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曹適鄭適楚齒髮老於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盍懲創是禍轉思公子公姓散在之國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慄如吾之斬袪者乎豈無空乏饑饉如吾之乞食者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困悴度他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摩以盡惇叙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雖其諸子如樂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傳之後始克正之吾是以為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鞅之阡陌也漢武之鹽鐵也張滂之稅茗也唐食貨志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其弊然或創其前或弊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族之制復何所齟齬哉令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為文公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主意〕王孫滿以口舌而折彊楚衆人所喜而識者所憂也初述却楚之功后責急周之衆得先揚后抑體

一夫而抗強敵以王孫却強楚一言而排大難以口舌勝甲兵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含蓄主意楚為封豕長蛇封大也楚如豕之貪如蛇之毒荐食上國數侵諸夏之國陳師鞠旅鞠告也陳其師旅而誓告之觀兵周郊示以兵威以脅周問九鼎之輕重九鼎夏禹所鑄以為傳國之寶楚莊無道問其輕重欲遂取之其勢岌岌岌岌危貌若岱華嵩岳將覆而未壓岱東岳華西岳嵩高中岳也以喻國勢危甚王孫滿獨善為說辭有口辯引天援神引天謂天神謂明得援知神姦折其狂僭折服楚人狂妄僭竊之心使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卻楚莊兵而退

文昭武穆文王武王昭穆之廣鐘簴不移簴鐘磬之架也不移謂宗廟復安瀍水雒都洛邑在瀍水東西城闕無改無改謂都邑復存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將欲取之是必先滅之是固衆人之所同喜也應起語一夫何憂引過憂字憂之云者君子所以憂者非憂其一功也蓋也前之所憂也意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含蓄主意未露天下之禍不可狃不可狃以為常而幸不可恃不可恃以為安問鼎大變也此豈細事國幾亡而祀幾絕禍莫甚焉王孫滿特辯口以禦之以言語排大難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上應文幸字周人遂以為強楚之凶威虐暴如此歟如是禍轉幾問人狃其而恃其幸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尚為吾之辭令所知異時復有跳梁鐵向者後來再有如強楚之為正煩一辯士足矣謂一口舌之士足以伐中兵矣是狃寇難為常可狃以禍為而員以三寸舌為可恃也以幸為可恃由東遷以來周自平王始東遷于洛邑周之君臣上恬下熙偷安歲月奄奄署無立志無復有為之志身不見驪戎之禦昔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得衛巫監謗以告則殺之由是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又夫戎攻幽王王舉烽火驪山諸侯不至遂殺幽王此驪戎之禍也口不誦板

蕩之詩大雅板蕩一篇皆刺幽王之詩東遷之後則無是矣玩於宴安無復憂勤偷以偷墮無振作君子猶意儻遇禍變謂有敵國患之變庶幾儆懼變而懼改前之為改前宴安為憂勤振作堅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謂九鼎也于商已對其故也崇有周正于周楚亦變之國乃敢睥睨搖蕩睥睨謂窺切有之欲以腥膻污漫之以楚本蠻夷之國也故不臣也大辛膻污我九鼎修然有改王改步之意魯昭公孫于齊季平子欲以從者代君以從宗賞昭公近于外定公五年而季孫卒其家臣陽虎欲以魯玉改步者言楚欲改步改玉其意謂欲夷代臣以取君之步周亦當去魯君不當得取九鼎寶天子之位改臣為君也禍變孰大於此應前禍變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假使周之君臣因此戒懼懷覆亡之虞以亡國為憂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后稷公劉周之祖也能興則王業有興起之望而歸咎適王孫滿之說偶行此下責王孫滿周之君臣相與高枕事無可憂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可禦寇謂下士狃其禍而恃其幸悉前禍不可狃幸不可恃開之者非滿歟歸罪於王孫滿自是之後說後來事相襲成俗以文辭言語成風俗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所以治國者言語而已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所以禦寇者言語而已問其撫邦則先辭對而後諧義所以交接鄰國者言語而已文華卜說辭對皆文辭言語之謂內觀其實日薄日頹本全無根外觀其辭日新日巧虛言飾說典冊絢麗文典籍簡冊采繪燦然尚如在成康之間成王康王與盛時無異形勢陵遲國家形勢衰弱不振固已若夏商之季矣與夏商末年亦無以異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吞噬謂相并滅也用此一事証極好數以譎齊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東借救於齊謂齊王曰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悅發師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楚顏率曰不可夫鼎非効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齊王乃止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人之數以譎齊王左欺右給無實之說以飾詐自矜得計以為得策一旦秦兵東出秦人以兵滅周辯不能屈非辯士之所能屈說不能下非說辭之所能下繆頰長喙前漢高祖日發龐仆之說王勃欲千云丘頭有家三尺禁無所施一無所用閉口結舌稽首歸罪服罪降秦甘為俘虜為秦所執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後日之禍發而言之晚矣哉雖悔無及矣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圭之劑而獲瘳乃遽藉餘劑酣縱跌蕩以

自投死地是瘉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却之功不足償其召周之罪一篇規模此兩語盡之矣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四 終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

宣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鄭討幽公之亂

宣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効乎一息之差一嚏之誤是其為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瘧為痹為厥為癖乎熱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躁為渴為疽為殤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養生者其敢不謹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稍失其正以邪俾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設低昂變態萬狀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微恐懼閑邪存誠不敢毫釐失正是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黿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生而笑是特相與為戲耳戲止於戲不過抵朝儀不肅之罰其為愆也微矣然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宋乃勃然慍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忿其傲狠將以為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弑逆為歸生所拒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歸生之拒而生公子宋之譖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歸生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共弑靈公此其心之三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輿隸人人犯之而官府家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吾不特為往者懼功

爲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止於高火傳於燥而止於濕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人之中苟有一人若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嫌忿必有所止而不能之矣宋與歸生之動笑靈公苟知君臣不可相與爲謔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食宋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染指靈公苟稱罪謝譴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弒歸生苟義形於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亂遇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一人之尤耶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宣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主意箴尹犯死以援君命非審於義命者不能也或者猶謂箴尹之歸死正以爲求生之計此乃後世謀利計功者之心非箴尹之心也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義者事物之宜也君子所行期於正義而不以謀利爲心明其道而不計其功道者共由之理也君子所學期於明道而不以計功爲心此二句出董仲舒策此吾儒之本指也道義功利界限截然方可爲儒自謀利計功之說行後世道義不明專事功利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高不可及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所行超於世俗之表莫不以是心量之功利之徒往往以小人之腹度士人之心其爲害豈淺淺哉此等議論大爲名教之害楚之滅若敖氏也入本題事箴尹克黃實其族裔箴尹官名克黃人名鬭伯比之曾孫令尹子文之孫適出使於齊奉君命而使齊幸而漏網不預戕戮之列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箴尹宜奔他國委質爲臣以爲避死之計業無先於此者矣爲箴尹畫策無以加此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

君命爲重不肯棄君之命明知死地而直赴之明知歸楚必死而不辭非審於義命一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箴尹所爲如此誠峻厲卓絕之行矣謀利計功者猶曰功利之徒乃以私心度之如下文所云死地乃生地也歸楚是死地其實可生之地若敖既滅歸則死所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復君命不畏一死必欲復君之命君必以爲輕其死而重吾命楚君必曰箴尹以身死爲輕以君命爲重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必赦箴尹以勸後之忠於事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此死地所以爲生地也吾固知死地之爲生地也嗚呼斥其說之謬是說也上文所言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尹所爲表表如此尚可以狡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責功利之徒以私心量人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受命出使而不復命是謂棄之誰獨受之爲臣不忠誰肯納我君天也君者臣之所天天可逃乎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由其言以觀其心言者心之聲也明粹端直明粹則無蔽翳端直則無欹曲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天者公而化矣此心公則無愧於天使有一毫覬幸之心間之若覬覦僥倖爲死中求生之計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發言必不如此正大箴尹之有君而不知有己忘身以忠君知就義而不知就生言生以取義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司敗刑官也假使箴尹不爲君所赦必以死得其所爲幸死於君命得其所矣固瞑目而無憾也何憾之有豈預期楚子之宥哉不先料吾君之赦己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箴尹之處不以生而損不以死而加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楚子若赦箴尹則功利之徒必無是論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此心會見明白今適會楚子之寬宥竊然如此出於慮料之外箴尹之心有如白水無一毫滓汚固不待辨不假辨證而後明白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言此等人定然議論初何根據於箴尹吾又嘗深求其故矣結尾言楚子以子文之故而赦克黃亦爲精當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詳見本題註以此立結尾餘意以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之是箴尹之死生繫於爲子文後與不爲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本出題下論有按據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

邪一歲尹必事得此証愈明白矣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首尾相應

赤狄伐晉圍懷

宣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晉殺赤狄滅潞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林父伯宗所以皆欲伐赤狄者未為不是而林父乃欲成人之惡伯宗乃欲幸人之亂事雖是而心則非也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事既非則心必不正要其從者必非信共工驩兜朝之四凶若從而譽之必非誠信之人朋黨驕者必非康盜跖莊蹻古之大盜若與之為朋必非廉潔之士入許史者必非正漢宣帝史良娣所生即位立霍后許氏二家權勢甚盛入其門者必非正直之人若袁劉者必非忠漢末袁紹起兵誅宦臣董卓劉備興復漢室二人皆忠正若者歸之必非忠義之士凡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則心亦非事非心是理所無有之理必無此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設問曰有答言有者指林父伯宗三事而言赤狄伐晉圍懷之際赤狄無道圍晉懷邑又邢勢方強也其鋒未可當晉侯欲犯其強欲伐赤狄荀林父欲待其衰言不可伐林父之策是也此事是也赤狄酆舒殺伯姬之際伯姬晉景公之姊潞子之夫人公之詳見題註惡已暴也其罪已積盈晉大夫欲縱其暴言不可伐待後之人伯宗欲討其罪言狄有五罪必伐之伯宗之策是也此事是者人觀其前赤狄圍懷事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林父策是之人觀其後赤狄殺伯姬事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伯宗策是之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此下說明其心之非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此林父之事是非急也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合乎當時事理之正避邪卜岐雖聖賢亦有所屈信林父何愧焉事雖無愧至於所以設謀者因其言以探其心則曰使疾其民林父欲縱赤狄疾毒其民以盈其貫養成盈貫之罪將可殪也如是則可衆而殲之嗚呼是誠何心哉養惡在成人之惡此心非也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此伯宗之事是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討伐有罪合正理征葛伐夏雖聖賢亦有所誅伐宗伯何愧焉事雖無愧至於所以設謀者因其言以探其心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言赤狄後人或能改過從善如此以事神人以德事神以義事人而申固其命神人以和天命益固若之何待之待此之時可得而伐矣嗚呼是誠何心哉意在幸人之亂此心非也聞君子成人之美矣論語孔子云未聞成人之惡也林父之心未免如此聞君子憚人之亂矣詩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未聞憚人之治也伯宗之心未免如此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此林父之心非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此伯宗之心非處心積慮可謂忍矣一人之疾心夫人之殘忍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明以主意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深得春秋誅心之法人苟心不在於善承上文必能而言凡所遇之事心不善事之曲曲固曲也事之曲者固不待言直亦曲也雖事之直者猶未免於曲邪固邪也事之邪者固不待言正亦邪也雖事之正者猶未免於邪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也劉向谷永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右謂上之左謂下之何耶設問弘之春秋人之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弘之心術不正故多詐故書為心所累永之諫疏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永之心術不正所言亦為心所累井辱陳後隋兵入陳後主自投于井軍人以繩引之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引而上因號其井為辱井建康志云辱井在臺城內泉貪交廣廣州有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酌而飲之賦詩云云又在州清操愈厲累誰為之累者人耶人累井泉井耶泉耶人耶井非能使人辱人自辱耳泉非能使人貪人自貪耳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內闚則外求外求則內虛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而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

人三歲不覿宮萬物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富哉今歘然以其家爲不足而羞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鄙之者矣使其家不爲物所鄙反視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求貨賄之富也必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豈憂貧不尚憂權不尊憂勢不隆憂祿不厚者特以其內闇耳內闇日深外求日急激水升陵其淵必涸傾資結客其橐必單吾耳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大欲則其內安得虛乎將見如屋之揭如壁之立如磬之垂揭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闚其戶闃其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覿也亦嘗聞夫子之繫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無人自藏也外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欲翱於天際者無他爲昏濛鄙塞不見其胷中之天而已矣有能

發其鄙而還其胷中之天回翔上下四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闚其戶闃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胷中何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嶽齊深與江海均顧乃閉之而一無所覿向來之聰明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蔽乎馳騖浮競以汩其真已有之而已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反覆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塗歟嗚呼室雖鄙未嘗廢也人雖無未嘗亡也士也苟歘豐屋之心久其明於內則徹其鄙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闇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內虛豐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還此爻之凶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者蓋項背相望也二子伯廖舉此爻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而覿之語以爲曼滿將死之証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

宣九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楚子伐鄭宣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楚盟辰陵鄭徼事晉宣十一年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楚圍鄭楚敗晉於邲晉侯復荀林父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而許之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云云云夫貞賊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赤狄伐晉晉殺先縠宣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晉示鄭以整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晉賞荀林父士伯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棼之勝鄭激楚也潁北之逐晉侵鄭也辰陵之盟鄭貳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陴之謫紓其死也皇門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共也先縠獲也中行弱也會之彼也胥知已也厥分惡也書寮姦也原屏黨而錡旃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數前之覆備有先也桀軍汰而作宮遂也荀之宥德掩責也彘之敗過作非也蔑之整弱示強也由梁補過而不衍導言也凡晉楚鄭三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故稱壯之所厭聞師生之所飫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摭前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伍參卒有邲之勝論者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嬖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

綱繫焉今不出於令尹而出於嬖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大綱
自是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敝屣易天
下豈不可甚惜哉使叔敖之謀果從伍參之謀果棄是猶不可長況叔
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
患所全者多矣雖不得振凱震威聲而亦得意庸人之所譏而慮遠者
之所憂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抑嘗深繹叔敖之心見其惻然之
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知焉叔敖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
楚子既黜叔敖之謀矣不忠者君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
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楚子之逐趙旃
叔敖亟晝先入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
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
君而已已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

不入於胷中獨吾君之是徇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為臣之大
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具目視之故出之
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于欑函

宣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已服之民不可過求已馴之虜不可過責流亡之未集也瘡痍之未
殄也搶攘之未定也為人上者懔懔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
冰撫之摩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毫
之傷至於寰內清晏怨誹息而謳歌升為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
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雛又覆其巢既狩其葉又斧其幹民始不
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戎虜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警甘
泉之烽燧晝之備又瀆之倨（見匈奴傳）腥羶傲縱驕引方之民南面與漢
天子爭為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戶之群解辮束衽猶或難之況
欲區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虜勢折矣元成哀平接于新
莽主昏臣庸徒恃虜之已馴而責之無已徂其朝為丐其壤為制其
條焉奪其璽焉虜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虜之不馴殆
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戎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戎虜
之困必窮命□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為戎悍則奉之馴則責
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人之情寧為人所奉乎寧為人所
責乎戎虜雖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觀兵窺塞為
大利奉琛入貢為不祥哉晉郤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
之始諸大夫侈然驕溢肆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召狄嗚呼諸大夫忘
衆狄未附之時乎冒鋒鏑蒙甲胄而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

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單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耶郤
成子獨知馭戎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
曉譬諸大夫次于欑函以會衆狄屈已而不勞彼終得衆狄之歡心
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衆狄必謂吾附晉為耳一之日已召我於會
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召我而征役之乎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
不召我而翦刈之乎釁端亂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曰戎虜之性
侵之則憤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召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懾柔
之則驕固戎虜性也中國而戎虜云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脣舌挾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捭闔之為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瀆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有拒而一從仰首而荅人者有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心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為入見而不亟諫哉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付於不可知之中曷能自必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維闔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焉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蹊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即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鍾毫釐之差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喜欣然賀蠭躍鼇抃不知措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無一毫贊譽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未嘗鑽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諛諂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懼大喜不狃閎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投之百里之命殆未足為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所養不堅為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惶喘汗顛倒弁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纔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回則不勝其喜墮玉失舃君之言方一而奬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奬之者已千淺中狹量驟諫倏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十二年冬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

以物為患患之粗以誠為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啻重襲純綿之溫至於士心內離則雖雉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患豈在物而守豈在城耶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春言煖於布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隳審如是則武王大巡六師慰藉奬勉政煩泰牧二誓矣而齎之五十之三才之散粟之發胡為汲汲繼之書武成彼周家積德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患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患乎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庫坐視師人之寒袴襦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悅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紿之乎蕭人既失心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寬一

夕之期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如強楚豈能遽拔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則聖人之患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為輕物為重者固不足貴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為輕城為重者固不足貴若曰我專在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遣人諜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憫然而遣之見本紀士竟為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領憫然之意固踰於五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袴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之時犒軍少稱遽致涇原之變食糲尚耳況無袴乎當其豊則有食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袴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之難雖渾瑊韓游懷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拂衛並進君臣

相泣之際非前罪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耶吾又知得本末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論語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主意 歸父居魯而譽魯之樂必是奔齊嗜利雖非晏子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二句出莊子則陽悵然傷感之意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土思者聖愚之所共接上公孫歸父懷於魯見本題註曷以獨為晏氏之所譏設問曰答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雖去父母之邦而思念者此性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昔楚人鍾儀囚晉與之琴操南音舄之吟身楚而聲越舄越人仕楚而為越吟事見戰國策是固情之不可解念重眷倖之而仁人君子

之所許也情得其正無可譏者固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應上去國而懷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此歸父所以取譏也譬之在阱則思壙譬如獸囚於阱然後思廣壙之樂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在壙則與壙相忘矣鳥在籠則思林譬如鳥入於籠然後思在林之樂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在林則與林相忘矣歸父方居魯猶獸走壙而鳥棲林時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見晏桓子自言魯樂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以棄常嗜利歸父一篇主意在此岱之山泰山也洙之水洙泗之水五父之衢五父衢名大庭之庫魯其內有大庭氏之庫主作草已上乃言魯地城關井邑物產土俗皆歸父所見者所熟聞孤而育焉初生曰孤時產育於此地髫而嬉焉幼小垂髫時嬉戲於此地弁而游焉及長加冠時游息於此地固非驟見而忽聞見之已徐聞之已熟胡為而誇語於人哉豈有甚樂之事可以告人日飲稻粱未嘗以告人以其所常食也一得熊蹯牛心之饌則譽其珍熊蹯然以其非常所食也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以其常所衣也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以其非常所衣也吾是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斷以棄常主意

嗜利乾沒不已謂衆人之利為已有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此乃取亡之道不待晏子相言而後知也至樂之地人皆有之如篇末所引孔顏之樂是也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而不知自有其樂以外物為樂故馳騖而忘反流而忘反以及於禍權寵之樂勃如也權勢恩寵勃然驕人詞華之樂驕如也文詞華藻矜己傲物聲色之樂昏如也淫聲美色昏人之志吹遊之樂蕩如也田獵遊宴蕩人之心是皆隨人之所樂隨人無見識者君子之所哀知識君子以為可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之至哉非其事之可哀非為禍而哀也鴟鴞嗜鼠鴟鴞之禽得鼠則樂蝍蛆甘帶且子蝍蛆也帶蛇也蝍蛆得蛇則樂此二句出莊子何等臭腐外物之臭腐鼠耳蛇耳而折棊耽惑世人溺於外物以身殉而不悔雖沒其身而不知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達於理者憐其受禍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君子固已哀之矣必悲其將亡哉不待料其必亡而後悲也吾嘗聞孔顏之樂矣引用此事語顏甚高此所謂至樂之地人皆有之者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自有其樂而不在於外物請問孔子之樂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云云請問顏子之樂曰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樂之非孔子之樂也樂不在物特樂在其中而已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簞也瓢也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非顏子之樂也樂不在物特不改其樂而已程子曰非樂簞瓢陋巷也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即六物而求孔顏之樂遠不可得矣著孔顏之樂果實然而無物耶設疑問難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在有所居之義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其有所指之意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共繹之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晦翁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此當略已之意讀者於此更可深長推者細繹此博約中第一節子而丘本不敢蓋未可曉

汶水文峯　胡嶽英　錄正

咸豐丁巳仲冬下旬校畢　拙稿左右

十四

三氏傳義卷之二十五終

[印]

春秋集註十一卷綱領一卷

（宋）張洽撰

宋寶祐三年臨江郡庠刻本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齎紙札膳寫以進。書既上、除洽知寶章閣。會洽卒、諡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祕閣。書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注云云。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洽此書以春為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轇轕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深以洽改從周正為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數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

其論亦頗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間、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為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為程式、洽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

省劄

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彂著居家力學多
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須議指揮
右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
訪件目差能書吏人齎紙扎如法謄
寫就委本官點對無差悞並繳申尚
書省以憑投
進準此
端平元年八月初壹日　押 押 押

臨江軍　牒上　觀使著作祕閣郎中
今月初五日準
安撫使衙牌箇備準
尚書省劄子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彂著居
家力學多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
目差能書吏人齎紙扎如法謄寫就委本官
點對無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須至公文
牒除已委請司戶趙從事并差虞候萬宣齎牒劄
前去禮請今請候到幸詳
省劄指揮事理施行仍希
公文回報謹牒
端平元年九月　日　牒

牒上
觀使著作祕閣郎中
文林郎臨江軍司理叅軍權判官通判　趙
文林郎臨江軍判官　董　差出
宣教郎通判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葉　試院
朝請大夫知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潘　到中　押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　洽

玖月初柒日承

使軍牒幷差委司戶趙從事親至洽所

居爲準

省劄指揮令本軍詢訪洽所著書件目

謄寫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證得洽舊嘗私著春秋集傳春秋集

註及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雖已粗成

篇秩其間亦有未曾修改定本今來忽

準

朝旨令行繳納竊惟洽學術踈淺斐然

有述止以自備遺忘而已初未嘗敢以

著書自名不謂上關

朝聽特蒙

行下取索且將以上備

乙覽其在草野愚儒雖知非稱其敢以

蕪陋爲辭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

允當却容齋本申納

使軍差人繕寫繳申

朝省謹先具狀遵禀欲乞

先次備申

尚書省照會施行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臨江軍使衙伏望

指揮施行

端平元年九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　洽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准
省劄訪聞洽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下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扎
謄寫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
藝能無所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
以爲春秋之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
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
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
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
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
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
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
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

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
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
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閒有一
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
雖平生心思瘁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
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
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
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
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
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
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
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
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
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
綱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
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

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捂舛謬不
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
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
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
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之書粗
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
一見悉加刋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
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

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因前
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刻統會羣言掊擊
偽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
公朝俯加
訪問
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匪
不以聞祗益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
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
所取材跼蹐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
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

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
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
控情悰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
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蒭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
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小貼子
洽 照得
紹興間侍讀給事胡公被
旨纂修所著春秋傳書內本文及已見
援引它書當應有犯

淵聖御名及
本朝廟諱並不改易本字但缺點畫為
字不成覆以黃紙今來洽所繳申三件
書內有與前項事理一同雖昨來不曾
申明輙敢冒昧遵用
紹興已降指揮體例並依本字修寫覆
以黃紙以彰
聖朝尊經術開不諱之盛德所是洽冒
昧僭越之罪伏候
朝廷指揮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程子云曰上少湯字）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寅爲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爲紀故取之）乘殷之輅（得質之中）服周之冕（得文之中）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

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

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亦此意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約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漢董氏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河南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五伯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也

横渠張氏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伊川程氏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理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又曰學春秋亦善

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他經非不可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中非手足胼胝閉户不出之間所可取也視其當然之時則閉户胼胝各爲其中也權之爲言稱錘之謂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亦只說到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作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

天時一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

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又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曰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一一書之其意止欲人君慎重民力也○胡氏曰詞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

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例也）

武夷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又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善可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

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之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所同然者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又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謂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玞必有能辨之者左氏釋經雖備而傳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衞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

以卑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
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
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
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
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
理或外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
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
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
明白者汩於辯說
愈晦而不顯矣

春秋卷第一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
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
年有四時故錯舉
以為所記之名也

張洽集註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
尸其位曰隱○[illegible]傳惠公元妃
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
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
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
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
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
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
之立為桓立也○伊川程氏傳曰夫子
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
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
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又
曰詩亡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
下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
者非它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
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
貢賦不奉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
法易紀變禮亂樂弒君戕父攘國竊號
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
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
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
死雅詩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
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王絕春秋
乃作自隱
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所建也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爲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爲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在夏時則十一月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記事簡畧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畧見者乃繫事於時考之書如春大會于盟津秋大熟未穫此事以大畧見而繫時者也其餘記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止欲紀歲月故舉月則知時也春秋筆削史記以立大法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者程氏所謂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當奉承者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不惟禮樂征伐不稟於周室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曆故考之唐志周魯宋各有曆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而特書王正月此公羊所謂大一統也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爲謹始之書也○不書即位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時君之辠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不由王命與先君之命故絀其即位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蓋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子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蓋其父惠公本欲立桓公然惠公之薨桓尚幼諸大夫扳隱而授之位隱公欲成其父之志而懼桓之卒不克立於是立乎其位以俟桓之長而授之然公之志雖如此而上不請于天子下不以告于方伯人孰知其果有與桓之實意哉又況居位十有餘年而大命不發讓說得行故胡氏以爲諸大夫扳己而遂立乎其位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春秋絀隱公即位所以著父子君臣之倫有國者不可不明於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並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蔑公羊穀梁作眛○三月建寅之月公隱公也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詞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與也凡盟會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邾今襲慶府鄒縣儀父邾君之字左氏曰

郳子克也郳魯之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盟約信誓神之事其禮蓋殺牲而共歃其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如此牲也蔑姑蔑魯地鄭樵曰今兖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盟不書日遠而失之○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郳故爲蔑之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爲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之及盟以譏其未免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由中■之信於是魯郳之好卒不能以久成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鄭伯名寤生段鄭伯之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莊公之啟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諫都城過百雉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大叔出奔○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冨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之欲

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後以寇賊之法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爲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而有所不恤矣經不書其弟段固罪其不弟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弃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忮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間矣穀梁氏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程氏曰言勝之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

天王周平王也宰太宰咺其名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曰惠公仲子公羊傳曰兼之是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車馬曰賵士喪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按惠公仲子皆已葬則此已不及事而追行其禮也○周王稱王耳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之命如皐陶所謂天命討典禮皆出於天王者奉而行之此春秋稱天王之義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爲夫人正犯以妾爲妻之戒濟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

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皐反厚其送終之禮并寵妾之喪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亂倫之侯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皐其以百擯之尊瘝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早者之例必有大皐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今應天府宋城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及內之微者宋人外卑者也○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故盟于宿書此與蔑之盟同旨夫盟以結信終身不變可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周畿內采地伯爵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謹按內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王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以絕人慾徃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轂梁氏之說矣經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與

公子益師卒[illegible]傳曰眾父卒海陵胡氏曰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理或然也春秋於諸侯書卒書葬與魯君及夫人同於大夫書其卒而不書葬恩紀詳畧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臣鄰之義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大夫卒必書之旨也不書官程氏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愚按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列國一切削之也大夫卒必書日不日史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後書魯與戎盟會侵伐並同[illegible]趙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臨江劉氏曰與會者戎之君也不與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潛魯地○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今按待戎之法驅之而巳此費誓所以錄於書也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明內外之辨修戎政而絕其好會可也不能絕之因與為禮登戎夷於堂陛遂來其盟誓之請雖辭於今竟

不能却而與盟於後故於此書曰會戎所以譏隱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脩攻守以攘夷狄以啓其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會狄會吳放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國己姓今密州莒縣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漢志向屬沛郡杜氏註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寰宇記屬應天府穀熟縣書人將卑師少入謂破其都城蹂躪朝市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與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redacted]當誅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梁作侅○無駭不氏未賜族左氏以為司空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或曰無駭不

書官氏未王命也極據孔氏正義賈逵以為戎邑書帥師用大衆也擅與大衆陵暴小國義與入向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也○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其日者至於盟誓必詳其月日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之所尢謹也前此蒐宿二盟皆不書日久遠失之耳至於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尢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推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為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

日又特書及戎盟深辠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胡氏曰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夷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其垂戒可謂遠矣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紀杜氏註在東莞劇縣漢屬北海郡今屬青州壽光縣 履綸[redacted]左氏作裂繻陸氏云誤也今從公穀 履綸紀未賜族之大夫也不稱使公羊曰婚禮不稱主人今按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故稱女○稱大夫來逆女卿為君逆夫人也今按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詳書于葉蓋送終之與謹始一也男女之配萬事

之先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偶而無以正一國之夫婦故具書以見得失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即履綸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程氏從公穀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胡氏曰凡闕文有本據舊史因之不能益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

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書內之君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子氏不書葬者，婦人不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〇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

鄭人伐衛

衛都朝歌，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聲辠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〇鄭共叔之亂，段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廪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諸侯擅興兵以侵伐，則當引咎或自辨喩之以禮義，不得免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令鄭聲衛辠而不戰，衛服故也。衛服則可免矣。鄭人擅興，我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

程氏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也。非史之失，則食不于朔也。日者人君之表，日食，君道所大忌。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日食，大槩皆入食限，於歷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今按曆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于上，而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中國無霸，夷狄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所以特書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亂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崩，上墜之形。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爲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爲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辠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視其喪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辠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夏

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以爲隱公之母聲子，名稱義例皆無考據，故當以公穀爲正。〇尹氏者王室之世卿，詩節南山指尹氏大師爲致亂之人，後此二百年立王子朝亦尹氏也，則其爲政於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畀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於此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爲後世之深戒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氏亦世官。其子未命也。不稱使，古者王崩，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故公羊

傳曰當喪未君也○胡氏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按惠公之冢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辠不勝誅爲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隳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三年閒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爲之簡明也

八月

庚辰宋公和卒 和穆公也名之諸侯下於天子且以別內外而謹始終之際也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之薨也舍其子與夷而立之穆公疾召司馬孔父使之立與夷羣臣欲立穆公子馮公不許使馮出君鄭程子曰吉凶慶弔講好脩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國名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濟南府臨邑縣○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來告故書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姦猾反覆之人也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鄭莊忤齊以敵之雖齊閒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于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羊穀梁作繆○卒自外錄從赴也葬自內錄往會則書穆謚也諸侯合請謚於王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衞異矣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謚者也○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葬禮久近與當會者之節也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或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

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息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辠志在貪其利故兩書伐取以見王法所當誅也穀梁傳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 州穀梁作[illegible]祝州吁衞莊公嬖人之子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凡弒殺臣子

言殺早賤之意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初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嬖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今年州吁弒桓公而立謹按弒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而至於弒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私愛而使內寵僭嬀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複而弗圖辯之不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董氏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犧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竟無國君之禮今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乃行遇禮而還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今陳州宛丘縣蔡今蔡州上蔡縣○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己為恨有反取其國之心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殤與鄭為深仇矣及是衛州吁立欲以求寵於諸侯定其位使告于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使宋為主而率陳蔡以同役故宋公許之而四國同伐鄭也文擊鼓詩怨州吁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文仲也○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弒逆之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知名其為賊拒其邪說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論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鄭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弒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從首及也春秋書宋公為戎首蓋即事而辠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大夫公子翬不書公子隱公之辠也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誠如此言則隱公之弗許乃合於義而怵於翬之固請君弱臣強正不勝而邪說行辯之不早孰明於此然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乃謹以見其辠惡之不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為圍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伐鄭此說稽之經意事理決為繆妄故前事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明大義使翬掌兵權以稔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見至於聖人

以簡嚴之法作經營曰書之重詞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年於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之書既敘之又重敘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不知夷狄會獸所不爲者而以爲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爲常事宋魯陳衛渝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不可徇傳者之陋見而不明聖人之正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水名在曹衛之間受河汴二水東鉄灘派分爲二俱東鉄鉅野入濟○傳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于陳請則過之陳人執之衛人使殺州吁于濮石碏亦使其宰殺石厚于陳○稱人討賊之詞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故凡作亂自立爲君者書爲國人所殺皆稱人言衆所共弃不以其君亦夫人所得討也胡氏曰于濮云者不但紀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辠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辠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也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今按名之稱書公子辠其無先君之命又無王命也程子曰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非也棠濟上邑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不聽昔益戒于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藏僖伯之正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爲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爲戒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弑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者行之迹桓公見弑而加此謚又衛侯爵而稱公見國人私謚也程氏曰送終大事也不請於王而私加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謹按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指學者以此推之則知春秋之時爲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也

秋衛師入郕

郕公羊作盛○凡稱師將卑師衆郕杜氏註云東平亢父縣有郕鄉今之單州任城縣也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悱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興兵以修怨爲事則知其無尊王之心安國固本之志失君道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

解見隱元年仲子非正夫人不得祔惠公之廟隱爲桓立故爲其母築別宮宮成而祭之也胡氏曰有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没則以諡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没不稱諡單舉姓字者妾也此春秋所以正名而定夫人衆妾之分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不曰六佾而曰六羽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也公羊傳曰六羽僭人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程氏曰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後世羣廟遂僭用之以仲子別宮以衆仲之言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故書初獻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謹按周禮凡天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論周室正禮當從公羊之說衆仲姑欲止用八之僭故略諸公言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邾人爲道主兵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螟爲災國之大事也故記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即臧僖伯諫觀魚者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大夫不書葬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是○宋殤以邾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言伐言圍聲其辠而圍其邑經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臨江劉氏曰字之誤今從輸○輸者納也和而不盟曰平胡氏曰平者成也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釋仇怨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謹按鄭莊之納平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於其術中而不悟也故惟胡氏之說爲得春秋之旨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杜氏註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然後爲年也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

長葛

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覆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待年于父母之國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酅以奉宗祀沒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蘇氏所謂賢而得書者也

滕侯卒

滕國今徐州滕縣也不名史闕文不書葬者魯不會也魯蓋爲滕之宗國隱公怠於禮弱其君雖同宗之親同盟之國而不會其葬春秋深著其辠胡氏論之詳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註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即今沂州臨沂縣魯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非人君之心也春秋重民力之意程子及泰山孫氏言之詳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遂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隣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篡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不書公子而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公羊以爲母弟稱弟程子力辨之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秋公伐邾

傳宋及鄭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爲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杜氏註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縣之境魯隱即位未嘗朝聘天子而遣使聘之失王體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氏之別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己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註衛地非也○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辠大矣程子曰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辠蓋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爲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讎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殤衛宣垂近魯地不期而會曰遇此則簡禮相見以謀事也左氏以爲齊人欲平宋衛于鄭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今以事理觀之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爲深仇今欲求成于齊故相見以謀之耳必無齊欲平宋衛于鄭之事也觀此遇止二君素相與者而瓦屋之盟齊方與焉

則平齊可知也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

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朝天王于東方祀泰山之邑杜氏註在費縣東南今沂州之屬縣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故使宛來歸祊凡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以待朝覲泰山有湯沐之邑以供朝方岳之祭祀魯周公之後也故成王賜許田於王畿之內爲朝宿邑鄭桓公宣王母弟也故賜祊於方岳之傍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廵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蓋鄭所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祊其辭則以爲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辠而隱公猶未許其易許田也觀此則鄭莊之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以合黨締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而後日會防之役卒使魯隱間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春秋特書此以著𠁊亂則褎謀遂視君父之尊眞如弁髦而因以徼之以成其交征利之計所以見鄭莊爲小人之雄辠之不可勝誅也

庚寅我入祊 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難詞又以見義不當受而據有之貪利忘上其惡大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宿微國不書葬魯不會不名史闕之也

秋七月

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此則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爲講信脩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敉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以是觀參盟之書庶乎可以見當時之事實而推聖經之旨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自宮侯至桓侯書於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今考父史記亦書曰宣侯而春秋以公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尊之同於諸侯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穀梁作包來按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傳以成紀好也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己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螟 蟲災害稼民食所係故特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

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胡氏曰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此二卿所以書名也其後官人以世而季友仲遂乃至以公子之身而賜之族使之世爲大夫故春秋於其卒書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之禮亡矣其後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按春秋無駭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豪釐之過則生亂啓豪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季字天子下大夫例稱字

○程氏曰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今按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慕弑萌皆隱公惡積而不可掩之所致也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則知隱公之辠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建寅之月劉向曰是時雷未可出電未可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程氏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胡氏曰按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弑逆之難其兆見矣春秋凡書災異不言事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挾公穀作俠不書姓未賜族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夏城郎郎魯近邑書不時○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十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今兗州諸城縣有防城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今按魯隱之志於與鄭而仇宋自伐鄭之役已見之矣況六年受輸平八年歸祊入祊其昵鄭之心已深故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辠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於是隱公遂以不王之辠加於宋而爲防之會假名義以動齊心俾齊倍背瓦屋之盟伐之而不疑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書之如此殊不知鄭莊公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桓五年繻葛之役則宋殤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故不辨左氏之誣不足以知鄭莊魯隱之心而明聖人書會防之旨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公于中丘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程氏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宋地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謀以敗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今按鄭莊以齊之并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不取俾魯取之春秋以二邑非魯之叛圖而遂有之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而擅據之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此胡氏所謂內小惡直書而不隱者

秋宋人衛人入鄭傳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今按宋衛乘虛以入鄭鄭莊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之故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並作載○戴國舊城在今開封考城縣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氏曰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討違王命也程氏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之故二國交惡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其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薛夏奚仲之後國都在今徐州滕縣來朝謂朝魯也○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穀梁氏謂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伯鄧侯者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故見臨江劉氏曰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註熒陽縣東有釐城今屬鄭州會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今潁昌府長社縣書及內爲主也○傳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既伏其辜雖君有命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未嘗朝聘而受天王之使王室告喪而曾不奔赴以致求賻擅征伐之柄爲人而伐人怨天子先祖之賜田許人以相易之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皆入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揜矣故春秋所載善惡是非之迹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

不可不察也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辨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弒也不書葬者君弒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傳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胡氏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辠也致桓弒君幾不早辯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閒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猜辯之不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其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春秋卷第一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註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弒君自立故自三年以後不書王元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辠蓋桓公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此元年所以書王正月也

公即位桓公弒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辠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弒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敕正民彝之大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篡弒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莊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辠鄭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許者魯朝宿之邑在周之畿內而近於鄭祊近邑有田自隱八年鄭莊使宛來歸祊意欲易許田隱公雖入祊而未與許田莊公因是遂加璧以請田蓋其實易之矣書曰假諱之也先王以賜周公之子繇朝宿之邑而桓公受璧以喪其田故以為國惡諱易言假以深辠之內以諱為賢蓋大惡然後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近垂地名盟結祊成也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

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故書及言內之志也交貶之以見其惡

秋大水大非常也水非常則災害廣蓋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桓無王而二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辠也元年意同或曰弒君之辠當其時未能即治于今誅之猶及為奉天討正王法故桓二年書王正月猶望王室舉九伐之典於是特也

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殤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焉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書與夷之弒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滕子來朝滕隱十一年稱侯今纔二年乃降爵稱子春秋以其始朝弒逆之人特貶之也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有用夷變夏崇獎逆賊漬亂三綱之辠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胡氏論之詳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凡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弒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賊臣之舉如隱四年之誅州吁則亂不得成矣會桓弒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公子馮于宋立華督而相之然後其亂始成無道遂立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而文武成康之澤幾於滅熄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之所為作故直書成亂以深著四國之辠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國名杜預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大鼎郜國所造器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也傳會于稷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左氏作杞〇紀魯親而弱為齊鄭所謀故來朝魯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不名不貶從滕子之同同不必再貶也〇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蔡地〇始懼楚也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不振也

九月入杞程子曰將甲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修隱二年盟唐之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國君出竟朝覲會盟歸必告廟用牲而飲福史因記其歸至與舜巡守歸格于藝祖之意

同春秋因史策之書可以示法者存而弗削隱公十一年闕其出疆盟會侵入皆不書至久遠弗詳且失之也或曰不行告廟之禮也今桓公盟戎與盟越會獲同彼不書至而此獨記其至者程子曰危之也桓公之初所與盟會皆同為不義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或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愚謂聖人初未嘗以其主魯而廢極救三綱之心況桓公之編正月不書王諸侯來朝者或貶之或人之或生名之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意一也程子之傳精矣惟孟子知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年春正月

正月不書王者胡氏曰桓弒君而立二年喪畢入見天子之時而王朝不舉殘執之典鄭國不聞請討之事魯義不戴天之臣子反面事讎而不恥使亂賊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而行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邑所謂嬴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傳成昏于齊也杜氏註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愚按亂臣賊子與會而為昏著齊侯之皐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劉氏曰胥命者相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帥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附之侯也衛康叔之後比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愚謂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黍苗之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緜夯荊楚僭橫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己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游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雖者乃敢專之故蒲之胥命正齊桓并命伯而專征之始也王命不行諸侯以力假仁者為政於天下蓋基於此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穀梁紀作杞今姑從公羊說見二年註○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日光滅盡也日食盡為異尤大先儒以為是後荊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弒君之賊在隱世名之今乃書公子或曰三命也或曰桓之黨也君臣同弒隱公乃昏于齊以求配偶所謂不待貶絕而皐惡見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讙魯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竟而送之遂使魯桓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讙特往會之故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謹而書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之以夫人至者公已受姜氏于讙也受之齊

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胡氏曰不能防閑於是乎在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愚按春秋詳書于策以見昏姻之際一違乎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其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繼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五穀皆熟為有年春秋常事不書而此獨書者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等事十八年閒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以著桓公之皋惘魯國之民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所謂遂以狩田是也春蒐之者狩當用夏時之仲冬在周正則正月乃其時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以

于郎非其地譏也凡國之蒐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皆擇山林曠容之地因田獵而從禽以奉四時之乾豆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於常所而遠涉郎地則妨犯害民物蹂踐苗麥之慾足以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此公狩于郎春秋所以特書而譏之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桓王也宰大宰也渠采地伯爵糾名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其為天子之冢宰而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以君天下者必敕典庸禮命德討皋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故此二百四十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弒君之皋王不能奉天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如此使三綱不建五常不立人類將變為禽獸故於今年闕秋冬於冢宰聘魯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成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而聖人尤致其謹嚴以示大法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淳曰此下文脫

己丑陳侯鮑卒

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陳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偽朝于紀實欲襲紀人覺之其計不行而止春秋惡其懷盜

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然所以抑強暴惡譎詐臨江劉氏所謂聖人誅意之效者蓋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侯多為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使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因於強暴者二君之皋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曰仍叔之子弱也公羊曰譏父老子從政也書大指以桓王頻遣使聘魯以寵亂賊又因仍叔已老而子代任事故書以譏其不親有

德又王朝之大夫父老則子從政世官不擇賢非周之法者周室衰亂之由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初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欲以政與虢鄭莊公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爲質於鄭鄭伯使公子忽爲質於周平王崩周人將遂畀虢公政鄭莊公乃取周麥禾交惡始此六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今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按左氏補諸侯則其君必親從王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天蓋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眞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褻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戰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故人諸侯而王不稱天此與莊十五年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文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宣十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襄三十年書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皆皋其告逆亂稽天討致王法不行世變日降所以明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之法也鄭伯敗王師而不書者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

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體之意無不具所謂游夏不能與者謂此類也夫**大雩**雩祭有常祀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蓋建巳之月角亢七宿以次昏見東方祭天爲百穀祈膏雨此春秋以爲常事不書者至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暵則因旱而舉故春秋書之以見災異然特加之大者諸侯之雩禱境內山川及百神耳今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雩及上帝用盛樂故特書大雩以志其僭禮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諸侯雩于境內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歲之常祀不能皆書故因其非時且過旱災而雩則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臨江劉氏曰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古以來未之有改爲說者曰成王康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今按程子之說據明堂位及禮運劉原父說未知所出始存之以俟參考**螽**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矣**冬州公如曹**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曹姒姓武王封弟叔振鐸於

定陶爲曹國漢屬濟陰郡在唐爲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

六年春正月寔來淳于公自曹來朝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翚伯寔來今按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紀來諮謀齊難公往會之成魯地此與二年書其朝許會于郕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八月夏時之六月非蒐狩之時大閱天子之事非諸侯之禮失時僭禮故書以譏之程子曰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蔡人殺陳佗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殺大子免而立雖踰年而國人不以爲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之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佗立厲劉子曰蔡雖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務廣其塗而使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所以扶三綱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同蓋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絕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于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其不稱世子未命於天子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不能上許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見其廣之甚譏淫獵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據杜氏註在南鄉筑陽縣北今爲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皆去魯絕遠桓公弒逆之人而二國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也與反面事讎滅同姓以拔本根之皐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胡氏曰大司馬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家宰下聘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絕矣故四年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恒弒君夫子告於哀公而請討今穀鄧遠朝則天下諸侯無援可望者矣故七年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或曰然則郭牟葛來朝何以書秋冬程子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此夏正之仲冬當烝祭之月也常事書者以五月復烝故先錄此以見其瀆于祭祀弗欽之端見於始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與尹氏同或仍氏家氏世字如趙孟知伯世稱之也程子曰魯桓弒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

甚也夏五月丁丑烝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何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程子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黷亂甚矣秋伐邾微者也冬十月雨雪程子曰建酉[redacted]月未霜而雪記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天子之三公凡女在其國稱女今紀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始也遂繼事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愚按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爲媒

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爲遂事以深譏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桓王后也季字姜姓○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劉氏傳自歸者言之[redacted]王雖有命禾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redacted]敢處恭也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redacted]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redacted]○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曰不盡書者唯過我與來告則書之也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欲朝魯有疾不能行乃使其世子射姑奉命代己行朝禮於魯凡爲人子立不中門坐不主奧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今曹伯有疾世子爲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尼姦邪窺伺之端而令弃國忘父越竟伉禮以朝魯桓夫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其國家之大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胡氏曰桓無王今復書者十盈數也天道周人事變故遠惡者十年必弃桓公至是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庚申

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illegible]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愚按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昔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春秋爲國諱恥故言至桃丘而不相遇穀梁傳所謂弗內辭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爲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爲主劉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爲志乎此戰是也愚

謂此義施於戰而爲主者皆可通矣謹按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辠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之當討固有大辠極惡足以聲而致討齊衛鄭之君旣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辠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辠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辠則爲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游夏所不能與者學者反復於此則所謂史外傳心之要典可得而識矣不言敗爲內諱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胡氏傳微者盟會不志凡志必君與貴大夫所爲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此盟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辠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鄭莊公娶鄧曼生忽立爲世子宋雍氏納女于鄭莊公生突莊公卒雍氏欲立其出而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馮宋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宋公不書爵而稱人以其徇大夫之私意干諸侯之正統使之黜適立庶與之也死難臣道也祭仲貪生畏死爲鄭正卿特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殺孫子曰惡祭仲也觀下書突歸于鄭

則祭仲之辠見矣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突名以賤之辠其以庶孽違先君之命而篡國也鄭忽以國氏明其正而異於突也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聽於鄰國其立其奔皆不由己是以不爵也歸者易辭以庶孽篡國而諱臣主之鄰國助之舉國聽命曾無齟齬以致忽之無所容其身觀比事屬辭之旨則宋與祭仲之辠不可勝誅固已甚明而天子方伯之職不修以致姦狡強橫肆行而無所忌之實皆可見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未命之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一而堅宋之合然不知其不可也公會宋公于夫鍾郕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平隱四年伐杞之怨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南燕大夫南燕姞姓國漢屬東郡今滑州胙城縣穀丘宋地在今應天府穀熟縣傳公欲平宋鄭故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蓋宋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

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故桓公欲平之耳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公會宋公于傳宋成未可知也故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又會于虛又會于龜今按虛龜皆宋地蓋桓公欲成宋之急而弱己連往宋地與之爲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見弃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

春秋書　之六　十六

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傾盟瀆信祗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丙戌衛侯晉卒泰山孫氏曰謂丙戌羨文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憤兵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鄭突藉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責賂則背之而結魯魯桓爲突比與宋會盟及宋辭平曾不反己遽然連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伐宋辠魯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辠之也不言敗爲內諱也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趙氏曰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曰紀弱而遇齊以無道加於己必有引咎責躬禮義辭諭之文措不得免則固封疆效死以守將必有能仰之者今紀不如是憤然藉魯鄭以勝之小國之勝禍之首也況爲之援者乃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乎然則紀之不能保國蓋自此戰始矣比春秋主紀之旨也衛侯晉未葬而稱爵以從金革取敗衄蓋此即朔與凡伇壽爭國者志於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戰稱師師者故序列君臣敗稱師重衆也三月葬衛宣公方與衛戰往會其葬怨不

春秋四　二十　十七

廢義也夏大水陰盛之災秋七月○冬十月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厲公也與比年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而桓往會之無冰常燠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乃周正建丑之月固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胡氏曰政治緩弛不明之所致也夏五無月字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春二君會于曹矣又使語來涖盟以申固要約稱其弟語譏其寵愛同氣使之交政失友弟之義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乙亥嘗四時之祭常事耳今書者壬申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

災而懼未可以遷有事于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然以四日之閒遷舉嘗祭乎以是觀之則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供粢盛者苟簡蔑裂槩可見矣此春秋所以特書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責其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以者行其意也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纂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爲仇獨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爲丁未之戰宋以鄭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怨乞師於齊蔡陳衛以行其意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春秋書以以別之如左氏傳載則鄭之廟市四郊無不殘破以逞宋人之憤夫國以師爲本而王制兵師爲左重今宋不反其黨庶尊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聖人所惡蓋有甚於獲諸侯以伐諸侯者此春秋特書曰以以見宋與四國之辠不可勝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爲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之畿內方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之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而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聞躋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天王使家父求車則周室微弱號令不行所求無藝以取輕於諸侯家父爲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辠具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突出奔蔡ㄱ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孟子論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生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冶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爲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爲國君而失位出奔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所以辠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之也其書爵而不名者辠輕惡減雖曰失道而尚可以待其攻過自新則其位爲未絕若突以庶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絕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世子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

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
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爲世子也所以不稱
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
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劉氏曰
書復歸諸
侯之正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之弟
隱十一年齊魯鄭
入許許莊公奔衛鄭莊公使其大夫奉許叔
居許東偏許乃先王封建之國叔既當立
宜請于天子告於大國以復先君之位乃
不能以大義自信今因忽突之爭竊入其
國稱叔而不名著其當有國入者難詞以
其進無王命退非父授夫諸侯進以正乃
可以正邦因亂竊入已之不正無以
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傳謀
地也許之役實鄭莊以壤地與許實許
相接欲滅而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
同伐既入之後齊魯俱遜而不受乃與鄭
人今鄭既亂不能有則齊魯遂爲之謀
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國今登州牟平縣葛
古葛伯國今拱州寧陵
縣諸侯來曰朝此即三國之君矣乃人之
者公羊傳以爲夷狄之也何氏曰桓公行
惡而三人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
狄之謹按朝桓多矣春秋獨於滕貶稱子
穀伯鄧侯名之郳牟葛人之者蓋滕子先
諸國而朝穀鄧自遠而至此三國者以諸
侯之貴旅見於惡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禮
事亂臣賊子聖人安得不憫人心之失正
懼天理之淪亡而深誅之與故特貶三者
以示法而其餘則從同同也孟子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行天子之賞罰而五刑五用
不加於貴賤尊卑憯然倒植若此之徒則
所謂亂臣賊子
懼者爲虛言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在
陽翟縣今屬潁昌府鄭別都也○傳鄭
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七年高渠彌公鄭
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傳
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又
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
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
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謹
按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自此以後
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書櫟所以見大都
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
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
入國者亦所以謹亂之所從生而俾爲國
者必明於臂指運動之勢謹於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之禮又以見忽亹儀之爲
君者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爲簡嚴
之書
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公羊作侈○杜預曰袲宋地在沛國
相縣西南○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
突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
非其疑也胡氏曰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
亦明矣然昭公雖正才不足以君國復歸
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
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
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
穀梁所謂非其疑者責其疑於爲義而果
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

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謹按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於此又邀蔡而與同事黨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愚按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侯朔與母構兄亦蓄惡之雄今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恣横恃其強衆凌暴寡弱可畏如此及威文之興而後少抑焉當是時雖欲不與齊晉其可得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奪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爲絶得罪于天子也○愚按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其必有所傳矣朔殺兄奪國王命絶之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且謀衛按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罪于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傳作會公羊穀梁並作及今從之○高郵孫氏曰及內爲志會外爲志儀父附庸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及字爲定趡魯地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今按不書敗者以背盟興兵而殘民敗師諱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桓侯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傳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稱字而賢之劉氏曰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今按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爲善以其

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悴悴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劉氏之傳得之矣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曰按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侯國史因而紀之故特書之明得禮啖氏曰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劉氏曰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者誅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崩誅於郊諸侯薨誅於王大夫卒誅於君

及宋人衛人伐邾 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交錯棄如敝屣蓋其爲人瀆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今 按書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所以秩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故劉氏以爲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故觀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書即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斷可識矣此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夏四月丙子齊侯饗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畔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春秋書魯君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則弒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於書法之間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雖桓公之見殺不得而不諱然又當存不沒其實之意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趙氏以爲臣子之敬詞蓋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則恐涉他國君而近於不敬矣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蓋國有強弱勢有逆順今齊強於魯而天子既不舉九伐之法諸侯亦未有以方伯之事

自任者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然後深責之也

春秋卷第二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註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莊公之生雖以適冢書於經然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即位而父之仇未討亦當告于天子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辠見殺於鄰國為念但與桓公之初立不同耳是以削其即位蓋莊公之不書即位比於桓宣之特書者固未至此而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當知莊之無志又非隱閔僖之比也此春秋之旨唯深明乎時義者知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魯人責其與聞乎故於是出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文姜之辠上通乎天為魯之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辠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知本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單伯魯大夫不書名氏蓋周禮所謂

公之孤四命也魯大夫而逆王姬者當是時王姬嫁于齊天子不自主昏而使魯主之王姬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公羊氏曰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此古者王姬下嫁之常禮也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又不書如京師逆王姬穀梁氏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是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昏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之書此所以著魯居斬衰而主婚姻已非禮之常而不可不辭矣況王室之女下嫁齊侯而齊乃寢苫枕戈不可同天之讎宗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至是絕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於廟則已尊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故必改築然魯主王姬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當是時知仇讎不可與接昏姻又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在平日爲可耳桓公弑於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而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與春秋所以詳書而著其志父親讎之罪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桓公已終而賜之命蓋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魯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命若昭七年衛襄公之卒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夫五服五章謂之天命者誠以命德討皋上合天心然後足以昭示至公勸善懲惡今桓公之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皋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周王非特不能討又以惡爲善示以褒嘉故春秋之例王必稱天而此年特去天而止書王以見王之不能奉若天道趙氏以爲寵篡弑以瀆三綱也得春秋之旨矣

王姬歸于齊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之夫人也書歸著莊公之忘親釋仇主婚而成禮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有本無末無以見莊公忘仇之實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杜氏註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郚訾城○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齊圖紀久矣今始遷三邑其民之不服者迫遷之取其地而實以齊之民故稱師而書遷至是紀之力不足以自守駸駸於滅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莊公之庶兄於餘丘公羊曰邾之邑也或曰小國而近於戎者其曰於餘若曰於越然未詳孰是○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猶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辜之小國兵興無名而公子慶父以尊屬得兵柄亦見於此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篡弑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胡氏曰

魯見弒者三君隱般子惡皆以翬慶父仲遂先制其兵而後得以成篡弒之謀由辯之不早辯也豈不信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王姬比於內女而書卒禮之常也至於舍不共戴天之讎而乃主齊夫人之喪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莊公之辠可謂大矣故自單伯逆王姬以至此章特書屢書辭煩而不殺以正其瀆汩大倫誣滅天理之辠所謂婉而成章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公羊作郜下同○傳曰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謹按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不氏與無駭挾同伐衛為納朔也命將出師會仇讎而納衛侯朔蓋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王以魯桓公十五年崩至此七年乃葬劉氏曰慢也夫喪不過三年天子七月而葬此送終之大事禮經之不可進退者也及是周室衰微隱三年平王崩賻葬之禮諸侯莫之或講而王室反遣使下求於列國隱公復不往會其葬周室之喪禮至此掃地盡矣方喪之制自舜二十有八載之後三代用之至於此時則不待漢文之短喪而已先亡矣今桓王七年而不葬者必久喪以待諸侯之至魯人聞喪期不過遣微者往會之耳所以既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有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孔子序書而存顧命康王之誥作春秋而於此書葬桓王周室之盛衰可以參見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之弟諸侯之弟例稱字酅紀之邑杜氏註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鄆州之境也齊欲滅紀元年又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季以酅事齊請後五廟當是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吞并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巽辭下敵以存宗廟至於如此以先王之建國而宗祀之存反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紀季無譏焉而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

冬公次于滑公羊穀梁作郎○杜氏註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或曰今滑州也○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redacted]公以姻親之故閔紀之難已在朝夕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而不圖豈眞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于滑見師不

出無名以深識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祝丘魯地享燕兩君相見之禮享有體薦所以訓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於祝丘乎假先王之禮而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多矣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於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蓋諸侯絕傍期其姑姊妹女子嫁於諸侯則尊同其卒也為之服大功九月然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而伯姬葬於齊侯因魯事以備當時之變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紀侯不能下齊遂以國與紀季去之以違齊難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友之詞也胡氏曰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愚按紀之本末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間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襄欲滅紀雖其夫人尚在殯而迫逐其君以去之其惡大矣尚以禮而葬其夫人君子以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所言齊侯以賂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穀梁作郜○公羊傳公不當與微者狩蓋齊侯也齊侯而稱人諱與讎狩也公前此後此皆有事於齊而獨於此譏者譏其一以例其餘蓋通讎之辠俱重不可勝譏而大莫重乎與讎狩故於此一譏而其餘從同同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言齊師則齊侯在焉曰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人之行往來恣縱詩人所以有載驅之刺也

秋郳犂來來朝郳左氏作倪犂公羊穀梁作黎○郳蓋附庸國即小邾也杜氏云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redacted]犂來名也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犂來能脩朝禮故書曰朝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也今按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與

冬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篡逆之辠也聖人特人伐衛諸侯於先又褒子突於後正名分以示天討之當然誅黨惡以辠諸侯之同逆而於此書衛侯朔之入國則閔暴行之放恣憂正理之不明者爲如何哉自是而後又十餘年齊桓始霸然後諸侯知所一而百餘年間尊卑正否之權尚有所寄然後知二霸之作爲小補於世變之盛衰也

秋公至自伐衛書至與公至自唐之意同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之辠故書至以危之也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二傳作寶胡氏曰按商書遂伐三鬷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傳文姜請之也衛俘衛之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文姜又取以爲已之功亦足以見齊襄之淫縱貪黷操貨賂之權以迷惑人心者乃元惡大憝有王者作則諸侯之不待教而誅者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傳齊志也杜氏註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霣○恒星經星也經星不見夜明也杜氏以長曆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如雨者言衆多邪爲數也此蓋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此天示象於上而人事之必應者也

秋大水書大爲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

無麥苗穀梁傳麥苗同時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民食乏絶有國之大事故書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杜氏註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嚴苟載驅錄於齊風與衛之鶉之奔奔墻有茨諸篇論其時世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拔逸同播其惡於萬民故詩謂之變風夫子曰二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如此閔公之篇慶父亂魯幾取之與衛之滅適同其時聖人以魯之事已詳於春秋故不復錄魯詩而齊詩之及魯事者以不刪而見之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其德足以化天下後世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易春秋之旨蓋

相為表裏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於外而過信宿也俟者杜氏以為待陳蔡同伐郕也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也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又次于外而與國不應衆心不一則有失伍逃亡之患故申明約束將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故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陳蔡不至故會齊以圍之書及內之志也。按左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則公將而出矣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志親而志於取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賚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輕用民力之辠秋師還常山劉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不稟天王之命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胡氏曰春秋正例君將不言帥師則以君為重今莊公親將其及其還皆不稱公及不書公至重衆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以勞民毒衆至是師為重矣故皆不書公以著其辠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無知公孫也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公孫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而不可揜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襄公即位以至于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死而不書逢君之惡比而不周胡氏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或曰州吁無知不氏亦無駮挾之比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初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雍廩殺之而以討賊之辭稱人者弑君之賊人無貴賤皆得殺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並作暨○杜氏註蔇魯地

琅邪繒縣有莊亭今之沂州承縣也○大
夫齊之大宰當是時齊無君蓋卿大夫總
己以聽者也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
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扈之盟趙盾
書大夫同公欲納糾故及大夫盟以定其
約當是時齊國無君而爲之立嗣繼絕其
德厚矣然忘不共戴天之怨而施德焉聖
人明著之而繫以公伐齊納糾所謂不待
貶絕而辠
惡見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作納子糾今從公羊穀梁作納糾按
正義云今定本乃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
亦作納糾矣○春秋書鄭忽及突曹羈及
赤并此書糾及齊小白皆所以別嫌疑明
正否也小白與糾之正否程氏論之詳矣
莊公忘齊之仇而納其公子又所奉者不
正故特書納糾以辠之桓
公當立而書入無王命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知已誅
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氏註乾時齊地時水在
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故曰
乾時○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
于下道皆止○春秋書及而沒公又不諱
內敗蓋復讎而敗雖敗亦榮故不爲內諱
獨莊公非有復讎之心而納不
正以取敗故諱公以敗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
請囚鮑叔受之以歸言於公而以爲相

春秋於上書糾正小白子糾之分也今書
子糾而書取書殺之辠齊人也糾者齊桓
之天倫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辠以
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侯者當例
其辠上告天子下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
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
目君而辠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
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今
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
謀不審於初已爲辠矣及桓公得國又不
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辠
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
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舉國之君臣同
責其忘恩失義之辠也夫天倫之重苟未
至如管叔之得辠於宗廟先君與天下之
民則必當以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
之心示後世斷國論之權衡異於私天下
爲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先君之遺
體者不可不深察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
之道也魯雖殺子糾而
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
至春秋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
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
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之計不如
是之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書敗某
師而不
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
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
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則出於
不意或舉衆而覆之惟夷狄遷徙鳥舉者

不可以常法制故春秋自夷狄之外凡中國以詐勝者皆書某敗某師譏其待中國之人以夷狄而深惡其不仁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而僥倖一勝此書公敗齊之旨也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即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矣何以責魯乎胡氏曰文告不修疆場無備德已衰矣況兵刃相接又以詐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已亂寡怨之方也

二月公侵宋 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召郎之師也○胡氏曰凡師聲皐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杜氏註遷而取其地故異於邢遷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今興仁府乘氏縣○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臨江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攻敗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詐謀以覆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楚之故號也周成王初封熊繹于丹陽今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荊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浸猾夏矣○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以獻舞歸不稱人及師夷狄之也臨江劉氏論之詳矣書以歸而名獻舞責其不死於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絕矣於此見王政不行夷狄憑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曰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在今濟南府歷城縣○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譚子爵而不名以其雖失國而取反面事讎猶有興復之望也不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齊桓方有志尊王室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辠大矣○薛氏曰五霸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蝑○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

秋宋大水 此外災也蓋陰盛陽微之徵外災不書此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傳公使弔之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此見怨不廢禮與諸侯往弔主人皋己之辭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雖然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踐敬之一言而以靳宋萬自禍乃董氏所謂出災害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

冬王姬歸于齊 傳齊侯來逆共姬此所謂齊侯之夫人三王姬者也魯主仇讎之昏可以辭于王而不辭然仇己易世異於元年之新有大故所以雖齊侯之來逆而不復書止書王姬之歸以譏之也王女下嫁曾無以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車服不繫其夫雖以示恩愛之隆而陰陽之位夫婦[redacted]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是有常禮不可紊也此可以觀抑揚而得乎義理之中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伯姬之媵隱七年歸于紀者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死於他國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酅蓋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鵲巢之德不過如此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夏四月〇**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〇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來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萬公右歂孫生搏之歸散舍諸宮中數月而後歸之宋人請之反為大夫與閔公搏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且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獨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諸門手劍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已而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春秋取仇牧遇弒父與君之賊而能不畏強禦死於其難故書及以壯之華督以弒君名列於亂臣賊子身為元惡死不償責固不得而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弒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皆醢之今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皐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肆人欲而滅天理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瀦焉之意何其異哉此所以當服黨惡之辜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作齊人北杏齊地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今按四國稱人蓋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諸侯之未喻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晉悼公合諸侯于邢丘以令朝聘之數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自鄭伯之外齊宋衛邾皆稱人殆公之故事與自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桓之世亂賊得志強

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而顚得賢伯之興以息亂賊御強暴蓋已久矣桓公入國今已四年因宋有弑君之亂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以定宋亂而陳蔡邾並來受命亦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矣然威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而定其亂則不勞告諭而天下自翕然宗之亦不待今日而齊矣經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此因見桓公自失幾會於始也 又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杜氏註在濟北蛇丘縣。傳齊人滅遂而戍之滅國之誅胡氏論之詳矣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爲假也 故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東平府東柯縣

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攻以圖霸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公穀載曹子之事蓋魯人知桓公之圖伯因盟以求地齊亦有求諸侯之心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但公羊氏言之已過其實而戰國之士又從而增益之耳此亦足以見桓公之蚤意以和魯皆霸術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將卑師少曰人○宋人背北杏之會故齊帥近宋二國以伐之○程子曰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早而易成之愚按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隣不動遠國亦簡便之規模也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見元年逆王姬註魯大夫之貴者○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之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以示從霸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鞏之會宋殤黨亂賊以伐無辜矣是以書會伐而不再敘諸國人也

秋七月荊入蔡 按傳蔡哀侯爲莘故譖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而入之觀此則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

但不爲徹桑土繆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當是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故特書蔡之見入楚之猾夏也兩著其辜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衛地今之濮州鄄城縣。傳宋服故也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爲衣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傳以爲齊始霸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

姜氏如齊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鄄之會魯莊不與此行殆出於文姜之意齊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霸者而春秋特書以累齊桓也秋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羊作兒○按傳諸侯爲宋伐郳蓋小邾宋之附庸而不服宋故桓公爲宋伐之宋序齊上蓋是時伯體未全正此役爲宋而與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於鄭之先也

鄭人侵宋閒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閒蓋始於此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序齊上與伐郳同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荊伐鄭按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以此受伐蓋齊霸未定楚之威浸及於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鄧至此二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如此至是始爲中國患矣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會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今從公羊穀梁○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陳自入春秋以來常列衛下今在上者杜氏曰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國之閒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衛上臨江劉氏曰同盟者何殺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霸也愚按齊桓欲霸諸侯至是威行信立而諸侯宗之爲盟主不待天子之命而中國之不至者寡矣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旣授以事而霸業定之因擧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攘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擧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衆大會之始也魯莊與盟已而背之諱不書公者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非桓公出而尊周攘楚則中國之民必不免於被髮左衽之禍此同盟于幽之書所以卑魯而與齊也楊雄以習亂爲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

春邾子克卒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故曰子於是始列於諸侯也臨江劉氏曰未成國曰邾儀父旣成國曰邾子克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下同○詹鄭大夫

與齊也不氏與柔溺同執鄭詹討鄭伯不朝齊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敗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今按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絕滅社稷以及其君虐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特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之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秋鄭詹自齊逃來**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辠而去致防閑弛慢國因亡逸齊之辠也奉命以使霸國有辠不能即刑奉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矣節辱國詹之辠也同盟之盟守信不篤為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辠也片言而三辠著春秋簡嚴於此可見**冬多麋**麋鹿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為異先儒皆以害稼而記災當從山陰陸氏之說以為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書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秋有蜮**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山陰陸氏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辠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愚按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鄄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興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夫人姜氏如莒**為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繼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弒之禍以至其國幾為齊之所

取與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衆於邊鄙閒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辠也惟干戈省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與夏齊大災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臨江劉氏曰凡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秋七月○冬齊人伐戎戎數梁作我○齊桓於是

擧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怨壹儀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簒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眞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謹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孔氏曰眚過也肆緩也原其意蓋謂過而入于刑者緩之又赦之此有過無大之意也怙終不悛賊殺刑戮之所加刑故無小之意也周官於三刺之後乃分眚災之目有所謂不識過失遺忘幼弱老耄惷愚可謂詳矣然後可以求民情斷民中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擧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辠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瘖啞此用舜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春秋謂之肆

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子蓋世子也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殺世子母弟稱君今反稱陳人啟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衆人擅殺固不得爲無辠然禦寇乃君之嗣適爲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臨江劉氏譏禦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辠也夏五月下脫文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公羊傳高傒者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及向戍盟于劉其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

國都而汲汲於小信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讎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與齊爲昏又當比事以觀而知此爲惡之大者也

冬公如齊納幣

按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春秋書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故也莊公生至是三十五年矣制於文姜過期而不娶今喪未畢而納幣圖婚又忘父仇禮不當親行而躬致其禮其爲不孝之辠不待貶絕而具見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廵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詞示人之意顯矣

祭叔來聘

祭叔祭公之臣爲祭公而聘魯不言使穀梁氏曰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〇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爲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故左氏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棄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觀此亦足以見齊桓欲親魯以圖霸而親之不以其道也

公至自齊〇荊人來聘

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以聘使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而不書使必其禮有未備者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至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懷來之彼之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爲匈奴大國多變詐待遇

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觀春秋止書荊人來聘亦可見所以待遇之品節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爲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爲婚姻則當絕之而數與之約然後與之不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待人之不以義也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諸侯相見曰朝書朝公以見非其地蕭之來魯之受皆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至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〇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桷椽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刻鏤也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也又曰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於紀履緰逆女之書辨之詳矣然則莊公無父之仇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弑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與

秋公至自齊公羊穀梁與孫氏言之詳矣杜預究公羊之指歸以爲爲孟任故足以見莊公不夫哀姜姙忌之情矣經以傳爲按此類是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謹詳此書夫人之至特異於桓公及文公以後夫人至之例而以入書之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愚按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享之際終其身爲可見矣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夫人不終嗣子不立魯國幾亡皆哀姜入之所致書入月丁丑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在易歸妹征凶無攸利莊公之娶哀姜當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大夫宗婦並覿同贄特書以譏其失男女之別胡氏曰公曰見私曰覿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春秋所以書也

冬戎侵曹將以納赤也曹文之昭也戎挾不正以納之齊桓不能治所以累齊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繫於曹與齊小白鄭忽同明其正也杜氏陸氏以羈爲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亦不繫國不書公子蓋庶孽也書歸言易戎力足以主之國人聽命是以不難也亦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而天子方伯不能正又著羈之不能自立乎其位比事屬辭簡明之旨可以觀矣

郭公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陳始來結好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在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

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纖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蔑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其本末之皆失也

伯姬歸于杞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志失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曰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按此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厭事陰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厭眚之誠意實政也既文而無實尚非修德應天之道況徒以牲拴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友莊公之母弟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今年伐戎為追于濟西之戎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欲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魯之內治乎書此以見忽蕭牆而修怨為不知務也

夏公至自伐戎勞師事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曹伯赤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之殺原繁傅瑕與君之卿佐是謂殺胘加之鈇鉞是自虧其股胘也四凶之皐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者曰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雖得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皐極惡不得擅加以刀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為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於無窮而視猶土芥無皐而殺之則寇讎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以謹之而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也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按宋齊皆卑者則內亦當然左氏為正○徐嬴姓國近齊魯[redacted]今泗州臨淮縣是也徐蓋是時已服楚故齊率諸侯伐之宋序齊上蓋齊桓使之主兵然失霸體矣故劉氏非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薛氏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是也傳曰非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會伯姬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衛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沒不名故稱字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

諸侯之使則友之行莊公使之非私行也故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春會于洮今又歸寧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嫁女於大夫不當書特書莒慶之逆者諸侯嫁女於大夫尊卑不敵當使大夫主以與之今公自主之非禮而任情春秋之所謹故特書以譏之

杞伯來朝

杞爲三恪柏公之篇以侯書今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前年同盟衛人不至衛爲與國又嘗受盟于幽伐而不服辠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其至而急擊之然終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著衛之不服辠以取敗故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公羊所謂至之日是也以衛爲主深辠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不地於衛之都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宋人下有邾人○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愚按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亦以閒暇而不敢入閒諸侯之救而遂適時柏公攘楚之計未定楚政雖亂然自若故蚡冒至于武文其制尚在是後二年之閒楚殺子元授政於令尹子文復修國政故召陵之師雖舉而楚之君臣亦非此時之比所以僅能使之受盟而已終不足以大服之也

冬築郿

郿公羊穀梁作微○郿魯下邑築者創始造邑也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者天時人事至庭此兩不足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則大無麥禾已見德之不修而不能召和矣然古人初不敢必於天恐其或爽所應每預爲儲蓄以待之故常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節以制度使有九年之蓄特吾之有政而不特天也今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至自請往告糴於鄰國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坐視轉死於溝壑矣故不言如齊告糴甚急不可緩之辭譏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非所以爲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延廄馬閑也言新有故而脩之也穀

梁傳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愚按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為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足以見莊公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 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公羊傳記異也何氏云惡臭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十二年歸于酅至此乃卒杜氏註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任公輔曰人織師少不見於經知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地譜今泰山鉅平縣隸○按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來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羊曰鄣紀之遺邑也杜氏註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即今東平府須城縣趙氏曰縣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以齊之強故舉之深以鄣之弱故責之薄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録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為齊濟在魯為魯濟蓋魯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與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荊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辠而勤兵于遠為燕闢地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人齊侯以為舍近事遠勞中國以卑夷狄之病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註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註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愚按獻者下奉上之辭觀筆削之旨則齊桓之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其辠皆可見矣

秋築臺

于秦杜氏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按寰宇記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氏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愚按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墻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則莊公無閔雨之志可知然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詳矣○永嘉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螟螽蜮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後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況荐饑而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梁丘在濟州昌邑縣○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丘書先宋公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杜氏註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曷爲不言剌之爲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愚按古者公族有死辠則磬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弒之心故季子正其辠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或謂季友雖殺叔牙而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蓋不然自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若於此時不誅叔牙則莊公之薨濟以叔牙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叔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其遏惡救亂能先事而誅之所以原其心而爲之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書月書日謹之又書其所詳凶變且以別正不正也路寢正寢也○穀梁氏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子般莊公子見上註公羊氏曰子卒云子卒此

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傳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愚按此子般見弒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見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匪耦不早立是致家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内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又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於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悔亡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弒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内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臯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以來已專兵柄而莊公之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蠹宄陰爲它日取國之計觀莊公疾時與叔牙問答之詞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雖弒子般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爲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爲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爲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侯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狄伐邢 杜氏註邢姬姓周公之胄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稟命也○今按閔公以幼爲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此齊桓公之責也桓公若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於此時而爲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爲簒弒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齊人救邢 按傳管仲言於桓公以爲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燕安不可懷引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之桓公於是興救邢之師故於此書齊人救邢以與之而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所謂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落姑齊地○請復季友也是時閔公幼弱哀姜慶父爲亂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而大臣尚能奉閔公會霸主以請季子卒致季友之歸此秉禮舊俗未泯之驗也

季子來歸 邦之杌隉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遏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

遂去之非其皋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曷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

冬齊仲孫來

傳言齊仲孫湫來省難實所謂覘國也仲孫齊智謀之士故歸告齊侯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問魯可取乎則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臨江劉氏曰栢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計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窺覘虛實致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栢公仲孫謀不藏之藏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法之所禁也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豈嘗告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覺哉愚嘗論之仲孫之皋固如劉氏之言矣然其言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動則於此可以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而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所謂秉者與民之秉彝秉文之德同著明於心而不可奪之謂也當是時周公之禮存於人心為亂者獨哀姜公子慶父數人耳而在朝之人有見於周公之典禮而不從弒父與君者尚多有之所以國再有難而誅慶父立僖公尚得以自存於極亂之時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尚不名以為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illegible]

助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栢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誠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為天子宗廟之大祭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用之魯有禘樂其非禮與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趙氏程氏言之詳矣況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婉而成章尤當比事以考聖人誅絕之旨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弒而書薨諱之也不地隱之不忍言也例於羣公之書地者而此不書則隱諱變故之實亦可見矣他國之篡弒明書之可也凡人於其父祖之皋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諆必有所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

九月

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言哀姜欲立共仲而與聞閔公之弒經書其奔與文姜不同者文姜妻也哀姜母也妻義尤重故哀姜於喪歸貶姓而已

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辠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與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不名春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爭門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愚按此所謂寧魯難而親之者然春秋予高子之能恤魯奉使而知權是以字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泆耽樂忘政習實爲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爲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爲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爭命欲爲方伯才四十年而淪於亡滅所以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必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昔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古先聖人相傳之旨也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以關其心當時如棄如狄方有狄焉啓封疆之心一旦棄鎛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春秋書法因物賦形或書鄭人臣之奔或書師旅之潰此皆不以是書而藏辠乃如此可以識輕重之權衡矣以此類推之後世謀國如舉一郡縣之民三軍之旅將於重圍之中置而不救皆得辠於聖人者胡氏曰惡高克者文公而特書鄭者蓋國本顚危曾不扶持是大臣之失職也

春秋卷第三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註

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特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杜氏註邢地或引水經云聊城縣東北有聶城今按左傳聊攝以東杜氏註聊城東北有攝城恐傳寫之訛未可據也○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撫主於持重故不遷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公羊作陳儀按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邢所遷也○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此乃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郱鄑郚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故公羊以此爲出於其意而彼則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邢遷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按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因其既遷之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於此若止書諸侯之師城邢則無以見桓公定邢之美意故再叙三師以見入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齊地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今按書薨于夷者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爲魯誅其辠而以喪歸齊可知矣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辠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荊至是稱楚者蓋荊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荊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驟強盛而未服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按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人號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僭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羊作村○杜氏註檉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今宛丘縣也傳謀鄭故也今按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羊作纓○偃邾地○方是時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以儌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無修政刑安中國之志矣其所以免於齊人之討者必以公親至檉而邾以人會也然齊桓新捐存魯國而不稟命擅興師之辠不加之討是爲佚罰亦足以見霸政之不足以一人心它日與曹同伐厲遠役在外而宋人乘虛伐曹有自來矣書敗邾於會檉之後兼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桓公霸威之不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公羊作挐穀梁作麗○酈魯地○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以兵至公子友出其不意而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胡氏曰不能諭以辭命使自知其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按傳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今乃自齊至魯也○臨江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齊桓正其辠而討之死不以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爲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謹按古者兵死者尚不入于兆況得辠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之以辠魯僖之不知義也劉氏之說獨爲得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地今開德府衛南縣是也按衛滅之後齊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漕今在滑州之白馬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今此書城楚丘蓋分板築之役于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桓公拯救衛人之功至使衛國亡而春秋無一辭以美之者桓公雖有存亡繼絕之大德而不免專天子之大權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於此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其義微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公請之故純用小君之禮而書葬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按下陽與上陽爲對下陽虢之塞邑在今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當從左氏作下陽○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今太原府晉獻公詭諸武公之子也武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爲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虢爲務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璧馬閭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志以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虞虢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而後皆不書示有國者設險守國之法書虞首兵蓋以爵先晉且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而深著晉人陰險兼并之詐謀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形於辭色，遠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不絕屈服，時出于紀滅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書次于陘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懾懼楚人，底定中國，免民左衽也。

夏許男新臣卒　傳言卒于師，陸淳以為非，蓋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潁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臨江劉氏曰：古者君即位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所以著許男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在今郾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屈完，楚大夫之名氏也。書名氏，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雖録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賜之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按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公羊傳：濤塗之辠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辠，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謹按左氏與公羊所傳袁濤塗之辠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怨袁濤塗之言耳。今按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曾及江黃伐陳，又再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為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於興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觀孟子謂成湯之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不能救，而坐視其滅，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辠。凡孟子之書，論湯武之拯民切切，於王霸之德力，與子路管仲之人品，皆述聖人之志，明春秋之大旨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獻公之世子。公既立

爲家嗣後又孌驪姬而欲立其子奚齊因外嬖梁五東關嬖五之譖使申生居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申生弗聽閔之二年公又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勸大子行又弗聽及是大子歸胙驪姬毒而獻之公殺大子之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辠曰子盍行乎曰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于新城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諺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今按春秋於此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旣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弃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此董仲舒所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即此書法可以考筆削之權衡而示有國之鑑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杜氏以爲寧成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公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者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公十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穀梁作首戴杜氏註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然以爲衛地則非也○王世子惠王之長子鄭也初惠王取陳嬀爲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穀梁氏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因此論世子之班位以葵丘宰周公與王人同列於諸侯之上而不殊以尊之知後世欲次皇太子于三公宰相之下者自天子而言欲屈遠其子示謙德也若夫定上下正分義必用春秋之法使羣臣得伸其敬於王之貳然後貴有常尊而上下辨矣此春秋之書法所以別嫌明微而建諸天地無豪釐之悖者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而舉諸侯者舉諸侯以明世子不與盟也再稱首止美之大者也此盟蓋會王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尊王室殆亦東牲載書而不歃血與世子天下之本本不可搖苟適庶之位一亂則善惡各有所宗故君心稍偏欲廢適立庶是爲小人先立宗主而陰長陽消之形見矣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穀梁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旣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爲一正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徇后之意欲易世子故不悅桓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

喜於王命而懼不朝於齊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不聽逃其師而歸。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背公徇私違弃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以深罪之**楚人**

滅弦弦子奔黃杜氏註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黃地已見二年。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顓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親帥師滅弦書人卑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為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至於忘宗社事仇讎然後名之名之乃絕之也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蓋楚之滅弦已出於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矣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故詳書以卑桓公之失此幾會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虞稱公嘗為天子之三公也啖氏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國之者先祖所傳而世守之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一失其險則是自徹門戶坐待束縛今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家國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貪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獻無道絕滅親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亡滅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傳曰新密杜氏以為滎陽密縣今屬鄭州討去年逃首止之盟也胡氏曰以霸主諸侯之力圍新造之邑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蓋桓公欲待其自服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冬公至自伐鄭**師出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同杜氏註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二邾皆曹姓**鄭殺其大夫申侯**傳載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言申侯申出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

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霸從楚以啓霸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穀梁作寧毋寧音通寗毋魯地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泥毋亭音如寗

按陸氏纂例公穀無鄭世子華云左氏有之誤加之也今公穀皆有姑存之○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古通用

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洮曹地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愚按齊桓雖屢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可以觀春秋尊君之義矣

鄭伯乞盟

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桓公以首止之逃外之也亦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矣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此當書有事于大廟而曰禘于大廟者以見禘之非禮論語所謂自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而記禮者又以為夫子嘗與子游言之以魯之郊禘為非禮蓋異於杞宋有天子之事守此書禘而不書大事之意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為成風而唐啖趙本朝劉氏孫氏胡氏皆從之劉氏胡氏之說詳矣范寗所謂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尊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此言明白得春秋之旨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不書葬魯不會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葵丘杜氏註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今開封雍丘縣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穀梁氏譏其背殯出會以為無哀蓋非有金革至急之事喪僅踰時豈可出乎然比之以嘉禮行而稱爵者雖同非禮亦孟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重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傳曰

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辠所以為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荀息書及著其節也書大夫不失其官也里克荀息之得失予奪胡氏論之詳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北戎山戎也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圖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况許方患楚而歐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再弑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穀梁傳里克所為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辠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公羊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傳晉惠公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里丕之黨按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霸業遂衰而魯僖之怠弃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秋八月大雩旱也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黃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失之

夏楚人滅黃書滅著夷狄之強中國不救而黃君死於其位公羊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杜氏註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衛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子帶之難也

秋九月大雩○冬

公子友如齊陽穀寗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氏註杞邑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臣瓚曰春秋謂之緣陵今濰州昌樂縣○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其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後同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琊今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故城又有鄫山○季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鄫子遇于防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鄫子與季姬遇聽其使而朝魯使來請己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記僖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非所謂求終知敝者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鹿漢書元后傳作麓○公羊曰河上之邑穀梁曰林屬於山爲麓沙山名也詩所謂高岸爲谷者謂是類也此晉邑也不言晉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

狄侵鄭狄數犯畿内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國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寨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計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始懈乎君子釁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故特書盟于牡丘而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匡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西南○何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胡氏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楚都于郢距此遠矣今楚肆其憑陵暴橫而桓公之救特勉強不得已而應之耳書此所以著其德衰誠息而攘夷安夏之志怠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今隨州隨縣在徐楚之閒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謹按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公羊作蝝九月公至自會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也季姬歸于鄫解見上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震爲雷凡霆擊之怒皆震之發也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卒則書謚字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爲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熟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冬宋人伐曹傳曰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季故宋嘉薛氏以爲伐屬而宋人內叛此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氏註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泗州臨淮縣○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屬之謀無補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後爲韓國今同州韓城縣○秦晉之曲直左氏載之詳矣秦三施而晉無報所以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韓簡亦言師少於我鬪士倍我蓋秦直故勇晉曲故老晉惠公背惠茂施以虛氣抗秦所以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不言晉師敗績君重於師也胡氏論之詳矣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霣○傳隕星也程子曰自空凝結而隕也不言石隕而言隕石是天應之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穀梁作鶂○是月言非戊申且失其日也鷁水鳥也宋都今應天府宋來告故書程子曰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此二事皆記異也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懼之卒之五年被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書季友蓋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書者待大臣不以禮法爲陰始凝之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內女出嫁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書其葬獨鄫季姬杞伯姬不書葬杞伯姬以出不書胡氏曰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持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譏夫婦正人倫明王教也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接臨淮郡後漢下邳國今泗州○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皋陶後之封楚

之與國也○傳[illegible]齊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役也以此見桓公之興師末矣夏

滅項項國子爵漢屬汝南今陳州項城縣按傳[illegible]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

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程子曰滅人之國皋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

取今項之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於此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

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皋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下魯地今在襲慶府泗水縣○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今按大臣滅項而止僖

公刑已偏頗又速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九月公

至自會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今按諱之者

以為國惡也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皋於伯主其身見執反國不討無政刑

矣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東萊呂氏

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正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

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

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

伐齊公羊宋公下有會字○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

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

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大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今按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

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

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

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戎首深皋之也臨江劉氏

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爲不與納公子

昭非正也夏師救齊穀梁傳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

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

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曰春秋伐者為

客受伐者為主今以宋主齊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其皋大

矣程氏傳書敗績責齊臣也狄救齊常山劉氏曰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

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氏註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無

丁亥日誤○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强其處己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爲務肉未及寒而燕薛爭國宋伐其喪家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烈之卑聖門不道之實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辠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聖人辠衛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高郵孫氏曰齊桓之盛江黃之遠猶歛衽聽命而滕自幽盟之後未嘗列於衣裳之會今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執辱故書名辠之宋公藉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己之强一會虐二君非伯討也故書人以敗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人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公公羊作宋人○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國稱人蓋亦效桓公北杏之會使大夫聽命也一年之間使邾執鄫子不以德令曹人不服以師圍之圖霸之始無以服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以爲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劉氏以爲不然曰鄫子爲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尚書使鄫子來朝豈宋公可使之用鄫子而不書乎○今按蓋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而天子方伯不誅所以後出爲惡與何休以爲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因此二國交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未知然否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夫近者說遠者來齊桓之霸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内省徳之言而亟事干戈故胡氏以爲欲速見小利之過宜其不遂霸也

衛人伐邢

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辠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

德故盟于齊今按地以齊盟于齊之國都齊亦與盟也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黄敗徐驟驟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徳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而素降服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僖公又號爲荆舒是懲者亦聽其甘言忘桓公討伐之志遂納之國都而與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遂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明年爲鹿上之盟及盂之會因執宋公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梁亡

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今屬同州韓城縣○梁伯内則沈湎酒色心昏而出惡正外則好土功而輕民力亟城而不䘏民

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民罹而潰秦遂取梁蓋其國之亡本自內作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以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而異於畫筆之肖像者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杜氏註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穀梁氏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愚謂凡春秋之書工役皆所以重民力謹興作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當與泮宮閟宮同不書矣今南門特書新作正閔子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郜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

鄭人入滑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按鄭入滑何以書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書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列者昔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謀存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皋衛之意明矣是足以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愚按楚力方彊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

而德不足以勝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皐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師文王之論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爲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氏註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傳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今按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雩傳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會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以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愚按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僞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涸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陳蔡

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仲義以正其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爲文亦以皐襄公非但不能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爲是會也愎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宋襄之謂與

冬公伐邾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來魯獻捷者僖公雖不與於盂之會而魯爲中國之大邦楚方求霸中國故假宋捷以威魯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遅其詐力而誇示於我僖公不能拒絕而受其使命待以賓禮特書來獻而不言宋爲內諱也盂之會諸侯以同執貶宜申之來魯以諱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任氏曰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按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古字通用○宋與楚本無怨隙特以襄公不勝其求諸侯之欲而請于楚楚反以詐執之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皐則楚人當義愧情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而不知明自反而縮之義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爲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務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而書曰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諱之者蓋以爲中國之大恥而皐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羊作朐後同○須句今東平府須城縣○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爲○今按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此役之舉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冠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今按襄公嘗因於楚矣疾狹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戢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今按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有心苟公臨事必懼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〇愚謂觀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辠其愎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珍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與稱人惡夷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梁作閔後同〇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今濟州金鄉縣是〇十八年宋伐齊納孝公也齊侯忘宋襄納己之德而修伐宋之舊怨因宋襄敗于泓而圍其邑穀梁傳所謂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羊作慈〇傳傷於泓故也愚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忘盟薄之信故不會宋襄之葬

秋楚人伐陳

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以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成得臣子玉也成得臣敵於猾夏而闘穀於菟賞以賞仕春秋人之意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也杞夏之後周之三恪桓公之世稱侯及朝莊公稱伯微弱故也今稱子者傳以爲杞夷也夷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〇夏狄伐鄭

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後又即衞鄭又伐之王使爲之請鄭怨王與衞滑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鄭懿親也狄聾昧頑嚚之姦也今天子不忍小忿棄鄭親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襄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〇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〇冬天王出居于鄭

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惠王又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復奉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帶以隗氏居溫〇今按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致寇故自周無出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按傳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懷公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

杜預以爲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餘遂論之詳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初衛文公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邢周公之胤也聖人以興滅繼絕爲公而甚惡不仁而滅絕宗祀者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爲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而爲蕩氏之婦者也逆婦不書蕩氏使姑來魯逆婦非禮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亦非禮也兩譏之臨江劉氏曰內女歸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曹殺其大夫註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姬姓國杜氏註汝陰南頓縣今屬陳州○頓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衛成公稱子衛未踰年也莒慶不氏未命也○傳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羊作遬○向見莒人入向註十二月已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 傳討是二盟也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穀作巂○杜氏註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後漢屬東郡今屬東平府東阿○穀梁傳弗及內辭也可以及而不敢及○臨江劉氏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冦至不能禦追又不敢及非爲民父母之道舉百姓而弃之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傳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言室如縣罄野無青草魯人恃乎對以恃周公大公之盟誓齊侯乃還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

衛人伐齊 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爲魯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愚嘗論之僖公初年頻有意於治國務農閔兩國以殷富詩春秋可見也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浸失政於大臣滅項取穀齊桓既沒不及閑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於夷狄以制其恥孔子臯臧文仲竊位蓋爲人臣謀國而從公子遂遠借兵於強夷此春秋特書如楚乞師深臯爲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

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今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公羊作隗非是○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師師滅夔以夔子歸臨江劉氏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是夔於祀典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楚辠大矣故夔子不名所以黜楚而伸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書以義見桓十四年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

公至自伐齊

親夷狄伐鄰國特書至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書子見二十三年註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傳入杞責禮也愚謂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欲加之辠何患無辭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楚子及諸侯圍宋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趙氏曰四國中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書曰楚人則陳蔡鄭許從之之辠昭然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膺狄懲荊從齊桓也會楚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辠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宋公使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昬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今按報施救患取威定霸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辠而魯與陳蔡所宜首加討伐曹衛之新附豈侵伐所當先哉況晩齊與盟而不許衛之請足以見其志止在恩怨之分明而諸侯之有辠無辠初未嘗問也此其志之私且狹又在齊桓之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傳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子叢買字○今按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

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辠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巳也

楚人救衞

衞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衞侯之改過自新失霸主寬洪之德故春秋與夷狄以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傳晉侯圍曹聽輿人之謀稱舍於墓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杜氏註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愚按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楚爲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當是時楚爲齊宋二國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出亡之時見禮於齊宋二國而過衞與曹皆不禮而見辱故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曹衞二國負不禮之辠而與楚非如魯與陳蔡有附楚圍伐中國之辠也文公欲虐曹衞以報怨且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衞盟使衞出其君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故賊楚而稱人以夷狄之書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天之所置不可廢也得臣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今稱國以殺者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爲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道之無非猾夏扭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況得臣之剛而無禮方且恨其君不殺晉公子以致此而輕視文公志在扭勝豈一日之言所能號令之哉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辠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其猾夏求勝及其一敗而輒殺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衞侯出奔楚

衞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衞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晉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也故曰衞之禍文公爲之而衞侯不名責晉文也○胡氏曰高祖封雍齒而功臣皆喜光武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衞請盟則諸侯歸

心矣忿不忌難惟怨是圖必使衞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夫公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王者之威不足以制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五爻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臣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爲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侯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書公會晉侯某人某人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正胡氏所謂去其實以全名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者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公朝于王所

王言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與

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

衞成公之書復歸蓋位本其位而國本其國也然而名之何也聽讒愬之言殺無辜之弟也故曰殺之者前驅也則衞侯何辜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先期而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衞元咺出奔晉

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元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衞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毋懟子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辠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恕釋公子遂如齊而取殺之憾解中國責其衞權之立如此此可以權羣子所謂功之晉者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穀梁無齊侯○傳討不服也杜氏註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而從本爵今陳稱子降在鄭下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古孟津也今懷州河陽縣○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故溫之會諱之古有巡狩之禮帝王以來未之有致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故書之如踐其實則踐土之盟初無以異於河陽之狩而晉文不能盡尊尊之義猶前志也後世如郭子儀李晟立不世之勳而自處未嘗敢有一日之過君子與之此邵子所

以指文公爲皐之䏶者也○公羊傳曰不與再致天子也**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元咺訟衛侯于晉而文公右元咺故衛侯之詞不見直而見執也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也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爲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之理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也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紲元咺歸衛異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諸侯遂圍許**會溫之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共伐之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邪蓋齊桓自北杏後十七年乃因侵許而服之伐楚之後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蓋使失其所繫如此之難自桓公之没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於此時離中國久矣許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今按許固以其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文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芘己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也**曹伯襄復歸于曹**晉侯筮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以得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爲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春秋以枉己者不足以正人失君國之道也**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役巳甚而曹之弱可閔也雖然此亦豈所以服許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今密州膠西縣地東夷國葛盧介國君之名○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至自圍許**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秋杜氏註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程子曰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聚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當是時諸侯無事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於此諱公而人諸侯也王子虎不名同聚也**秋大雨雹**胡氏曰雹者戾氣之所感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僖公在位日久政在大夫之所招也**冬介葛盧來**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狄聞晉有鄭虞而侵齊文公終始以徇私報怨累其政致夷狄內侵而不能攘却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元咺有訟君之辠其君執于京師而僵然歸國假霸主之權以易置其君辠固大矣然書公子瑕不與衛以剽同蓋瑕不居其位也成公既殺叔武矣立瑕者元咺之辠誅之可也不自反其殺叔武非辠之過又遷怒於瑕親親相讎非君國子民之道故同以累上之辭言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衛侯得辠於霸主納賂而歸又殺公子瑕長惡不悛故書名而不曰復以深辠之

晉人秦人圍鄭按左氏晉侯秦伯也而倶稱人晉侯脩怨殘民秦伯同惡相濟交聚之也

介人侵蕭再來魯而夫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拼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胡氏曰此遂以二事出也周以上公來聘魯侯不朝又使公子遂以二事出夷王室於列國大不恭之辠不待貶而惡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羊傳取之曹也其言取之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有雖取本邑亦無異辭愚按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辭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之奪諸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詳此則晉魯之私槖可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魯之得郊與其郊非禮失文武周公之意見於栢四年大雩之釋詳矣非魯之得為故不曰大事于上帝而曰郊也公羊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愚按公羊所傳蓋先王祭禮之正法周公豈自踰其制禮之意而容後世子孫輕亂大典乎故曰周公其衰也由是觀之郊者乃魯歲舉之常祀至此乃因四卜不從與三望而書之也卜郊之禮當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又不吉則不郊今復以三月下辛卜用四月故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胡氏曰中庸曰郊社之事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為等差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

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猶三望望者望祭也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竟故以海岱及淮爲徐州之竟而魯之所祀杜氏以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氏疏曰魯於十二次降婁魯之分野其祭奎婁之神也臨江劉氏曰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愚謹按公羊之說必有所傳鄭氏恐臆說蓋天子四望故王肆令魯郊而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祭而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書猶亦言不當望而猶望祭也如使魯望祭不出竟則何爲書三望而又加之曰猶若壬午猶繹之書乎故每於免牲不郊之下特書猶以譏之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以求婦而踰境是杞伯之不能正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特書以爲婦人與政之戒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終其歸杞不見經或者權與於此與

狄圍衛十有二月狄閔二年入衛齊桓公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

衛遷于帝丘桓公之力也齊桓卽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家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圍衛而衛迫狄遷都此胡氏所以辠晉文不能攘夷致爲中國之患然非文公惡衛之深屢行報怨之事則狄亦不敢肆行如此也帝丘杜氏曰東都濮陽縣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濮陽今屬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羊傳捷作接鄭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曰不地就廬帳盟也謹按夷狄而卽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而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穆公謀鄭而使三大夫千里襲之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公羊左氏載其事詳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辠之也滑國見莊十六年幽之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穀梁作秦師劉氏胡氏從公羊違老成之言貪利越國以襲人而喪師夷狄之道公羊無師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穀梁傳以敗秦師爲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之例恐非春秋意其曰秦之爲狄自殽始意亦必有所傳而失之也劉氏傳其謂之秦何秦之所以爲狄若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弃其師也程子曰晉不稱君

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大矣故稱晉人及姜戎以辠之 癸巳葬晉文公(傳晉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此穀梁氏所謂譏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傳公懷升陘之敗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方有喪秦狄內訌故君臣聞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具事直書其辠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傳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氏註太原陽邑縣有箕城任公輔曰白狄狄別種也西屬雍州近於秦)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傳以為國歸父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聞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不然於路寢言即安之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聰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證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卷第四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註

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謚法慈愛惠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內史叔服公羊傳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毛伯衛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氏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不朝霸主而伐同盟此其所以受兵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杜氏註得臣叔牙之孫○傳拜錫命也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霸主聲辠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辠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辠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晉侯伐衛圍戚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羊穀梁作髡○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而商臣於二者之義絕也推原

其故由楚子頵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猾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歿益肆憑陵詐行戰勝執宋戎齊毒被中國及城濮之敗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弒蓋夷狄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以夷狄盜賊毒被天下　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坊人猶有在位日久職欲廢立議論不決以啓廢人勸之禍如宋元嘉之主者

公孫敖如齊

始聘通嗣君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杜氏註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今屬同州白水縣○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程子曰越國襲人秦辠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可為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今按事云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胡氏曰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愚按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隴公羊穀梁作斂○杜氏註滎陽縣東有隴城鄭地○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望欲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即八月嘗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急於政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因嘗祭而祔僖公于廟大合自周公伯禽以來之主于大廟而祭之故曰大事穀梁所謂著祫嘗公羊所謂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也躋升也僖公乃閔公之臣子宜祔于閔公之下今用宗人夏父弗忌非禮之言升僖公於閔公之上故三傳以為逆祀蓋昭穆祖禰至是逆亂故特書以譏之按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

○愚按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爲恥未若商臣之得志
於江爲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
爲盟主末矣比事書之深辠晉侯不以江亡爲恥而敵秦怨也 衛侯使甯
俞來聘 甯武子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
薨 風氏之稱夫人僖八年詳矣○陸淳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
亦書薨著其非禮○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成風巳後嫡妾亂矣○胡氏
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不爲
異辭所以謹禮之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王曰含
含口實也車馬曰賵○胡氏曰不書來請之也劉氏曰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
也始以妾爲嫡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淳曰自
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梁
召作毛○召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王不稱天與桓元年歸仲子賵及今年含且賵
同譏會寵妾之葬失禮之甚也○胡氏曰含賵而又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益
甚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今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傳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

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六國皐陶之後杜氏註今廬江六縣任公輔曰
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傳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
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
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
季友之子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
驩卒 公羊傳驩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
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

狄 傳晉初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巳而大傅陽處父聘于衛而至遂
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以盾將中軍而爲國政及襄公卒狐射姑
怨陽處父易其班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按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
考穀梁氏所謂君漏言則知易中軍之將乃陽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
之以致狐射姑之殺處父此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狐射姑使續鞫居殺
處父事巳顯故春秋微之襄公漏言而害成於處父其事幽晦故書晉殺其大夫以
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户庭之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
當謹密之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趙氏曰天子常以每

歲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告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告月朔但以其日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愚按月者取日月之會辰而定朔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治曆明時之政必先于此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爲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朝廟爲告朔也文公以爲附月之餘日而不以告則亦何以朝爲哉故曰猶朝于廟以譏其捨大政而謹小禮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句公羊作朐○須句見僖公二十二年註郚魯邑杜氏註卞縣有郚城今屬襲慶府泗水縣○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于升陘邾復取之是年伐邾取之因城郚邑左氏謂閒晉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殺洪作壬○父死未踰時居不言之時而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大夫不得其死故書宋人殺其大夫以見國之所以亂者由父始死而亟改其道也昭公之見弒玆可以占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傳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據今從二傳蔑公羊作眜○令狐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傳晉襄公之卒也大子少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至是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趙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今按如左氏說則書法當云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而悔之又不謝秦皆辠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罪晉之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辠之也不書出遂在外也

秋侵我西鄙

閒秦晉之爭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杜氏以爲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卷縣今之鄭州原武縣也○傳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故書往會而竟其不及以不序諸侯與大夫之名者而見之也趙盾會諸侯靈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公穀作莅○傳莒人來請盟而公孫敖往涖之○穀梁傳曰其曰涖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以扈之盟後至來討公子遂會盟以報之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後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閒

隊私事之以胼胎殺適立庶之禍也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羊作伊雒戎○傳遂會伊雒之戎按僖十一年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氏註雒戎居伊水雒水間者暴鄭地○盟晉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者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也公子遂以見討而受盟于晉為恥遂會雒戎以示服以狄春秋以戎狄尤不當與為盟誓故兩之以示辨內外之法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奔莒從己氏也國君為天子斬衰三年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懷乘中之行廢君命而徒以返已而淫奔夫不至而復已為死誅不赦之辠況奔莒從己氏乎文公不能正典刑聖人詳書其慢王弃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深以著魯之無政刑也螽○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今按昭公不禮襄夫人故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昭公初立已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因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皆因君而死亡故以國殺書之以辠昭公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天子大夫不稱使天王崩未踰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

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徵索非禮特書以著其辠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傳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愚按稱國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然專殺大夫已有辠矣加之以人豈非賊人得以與謀而政不出於一乎故稱晉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而已無政之甚也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出而書至蓋夫人與君一體寧父母而告于廟禮也前此不書者出不以禮故不書胡氏所謂書之以見小君之重者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書晉人已見上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者其辠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辠輕而不當殺矣胡氏曰先都士縠箕鄭父挾私怨以作亂固有辠矣然不以討賊之詞書之者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也書人而不去士縠箕鄭父之官以示司賞刑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御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愚按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無志於諸侯則已今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之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嗚呼夷狄之敏於猾夏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却之幾乃如彼此春秋所以悉人之也

夏狄侵齊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椒鬬椒鬬穀於菟之從子○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杜氏謂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襚僖公并及成風愚謂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謹德足以賓之之比哉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伯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聞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尤譏其竊位蓋仁者己欲立而立人故不仁之辠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秦以號舉狄之也春秋書兵辠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秦鄭晉也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謀報復無已故狄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傳宜申為工尹與子家謀弒穆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今按春秋於穆王之殺宜申不以討賊之法書之者用賢治不肖而不以亂易亂之不義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著文公之志不以兩為念故并三時而言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不書公以盟天子之大夫諱之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胡氏曰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惡蓋伐而次則有抑鋒止銳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無故止父師藏禍將以致毒於人也下書伐麇則此次為欲猾夏審矣然按左氏陳鄭蔡宋皆與而止書蔡侯者陳鄭宋出於畏而蔡從楚有不得已者獨蔡侯從楚得已不已故免三國而止書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今按楚侵伐書子始此益彊盛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氏本或作叔仲陸德明云仲衍字○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傳會于承匡謀諸侯之

從於楚者杜氏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 秋曹伯來朝 傳曰文公即位而來見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杜氏註鄋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羊作盛○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郕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 杞伯來朝 傳始朝公也○杜氏註舍夷禮故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文公女故曰子以別於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註巢盧江六縣東有古巢城今無爲軍巢縣 秋滕子來朝 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按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并備載公子遂辭玉及賓莒之詞公子遂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而厚賄之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杜氏註在河東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不書及蓋言二國曲直之無以相尚而黷兵殘民其皐均也不書敗績秦伯伐晉而趙盾帥師禦之欲待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遂遁無勝敗也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作運後放此○諸見莊公二十九年註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所謂莒魯爭鄆蓋始于此今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爲仇而爭由鄆始書帥師城皐行父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 蘧蒢穀梁作蘧篨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大公羊作世○按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大廟之室也君子將嘗宮室宗廟爲先致孝享之敬莫先於此故穀梁氏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胡氏曰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書壞而不書其脩宗廟之事不可不蠲且急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羊會下無公字 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還公穀並無公字棐公羊作斐○傳公如晉朝且尋盟

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氏註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善之也○今按公羊氏之言有舍爵策勳之意故錄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辠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杜氏註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也○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今按從楚者宋陳鄭許宋陳鄭見十一年承匡註許則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同盟見莊公十六年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幷招致久負固之許諸侯偕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霸主之故事春秋以其僅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丘況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胡氏曰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愚謂當是時商臣有覆載不容之辠不特僭王而已春秋惡諸侯宗而事之懼豺狼之逼人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天之有彗乃除舊布新之祥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是後齊弒君舍十七年宋弒昭公十八年齊又弒懿公宣二年晉弒靈公劉歆云天之三辰綱紀之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驗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邾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貜且趙盾新城之盟謀立捷菑也盾遂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曰辭順而不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負入人之國欲變其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曰弗克納弗克其義也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辠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從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爲善胡氏傳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趙盾之謂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敖八年如

京師而奔莒者其奔莒而從己氏也魯立其子文伯穀教生二子於莒而求復穀以為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文伯卒立惠叔敖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愚按人之所當謹者始終之際也請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況大夫乎公孫敖為魯大夫寬身於莒而無所容歸從其子為大夫而不敢出出入無詔於國身死於旅而不復歸俛仰愧怍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特書卒于齊以著其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

閩之師曰聖人作春秋以懲惡若未踰年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君書愚謹按魯慶父之弒子般公子遂之弒子惡皆當從商人弒舍之例惟奚齊以不正而特變書法必如是而後君臣適庶之分定矣

宋子哀來奔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今按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不測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仲山甫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

冬單伯如齊單伯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辜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辜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辜為故比曰齊人執子叔姬愚謹按執人無辜而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辜則其臣當為之用而辜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辜在下而不在上夫篡弒之賊人人得用討之辜商人既弒君矣齊人不以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以至執隣國之命卿與其君之母則商人用無責焉所以致弒逆之人能執魯卿與君母者不討賊之故也胡氏論之已詳其說

出於劉質夫質夫春秋之學皆受於程子也此義之精非程子孰能發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能聞職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辜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高郵孫氏曰昭公閒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閒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與

夏曹伯來朝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

之喪敖以皐出奔死于外魯不許其歸葬齊人使之飾棺寘堂阜其子難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俟命然後許其取殯葬視公子慶父許其取葬者以難爲大夫且貴戚之卿也趙歎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註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胡氏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也愚謂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爲周大夫則是齊人執王使春秋旣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

大夫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愚謂君弱不可以怠脩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輔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然後略之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曷爲略八國等於夷狄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故陳桓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弑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書諸侯盟于扈皆當伏不能討賊之皐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此齊商人旣弑舍而絶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者亦若執單伯執子叔姬之法深皐其國人沒於商人之私惠反戴不共天之仇以爲君而強出其君之母莫之或正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曹國之郭中也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脩禮於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忌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商人無道有弑君當討之皐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使執之辱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不書此以見魯之衰責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今以疾不行二月至五月之禮也公羊氏傳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今按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書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與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正本作菑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菑丘齊地○公使遂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之母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臨江劉氏曰魯人以爲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公羊傳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今按庸乘饑僭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則誠無以保其國矣然猶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鼻大矣是以人楚子而鼻其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杵公羊作處○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死之○謹按宋昭公爲無道而書宋人弒其君者見杵臼未至如獨夫之可誅而凡與於弒逆者皆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胡氏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自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之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者春秋無取焉爾今按蕩意諸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坐待其死而與之同死其所謂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羊作聖諡也九月乃葬

齊侯伐我西鄙 西傳

作壯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齊侯伐我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愚按書諸侯略之與十五年盟于扈同

秋公至自穀 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謹按既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君為賊而討之反北面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況商人聚聚士以成弑舍之謀有王者作則凡前日施受施推戴之人乃同惡之黨其辜有不容貸者所以戴邴歜閻職同謀殺商人而特以齊人弑其君書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胡氏曰使舉上客此春秋立文之常體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理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不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辜著矣

冬十月子卒 子之名左氏曰惡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者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傳公子遂殺大子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遂矯太子惡之命召叔仲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愚謂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發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急於事霸急於盟齊簡於視朔者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家嗣二人遂見戕弑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

弑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齊者而曾臣子不能事主君存適母之罪並見矣愚按胡氏於十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蓋至是始不安於魯於傳未有見之也必要終原始而言之與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始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莒弑其君庶其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春秋卷第五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註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公子遂弑大子惡而立之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居其位其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罪也

公即位胡氏曰宣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故如其意而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貶喪中逆女者與即位同不待貶而罪惡見也胡氏曰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女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公子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矣不待貶絕也書婦著之敬嬴之罪也書姜不氏責夫人不能以禮自防行吉禮於斬衰之中也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則父母與有罪矣胡氏曰敬嬴私事襄仲以子屬之殺世嫡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君母襄經中請昏納幣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不書氏所以深著宣公與敬嬴不可勝誅之罪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也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

公子遂其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十二年河曲之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追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自戰及今七年矣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舉父不治而二人有辠趙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辠主諸侯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杜氏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謂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與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以齊惠之志蓋誅亂賊而先治其黨之法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商人宋人弑君威弗能加致魯亂不治亦以見晉之無能為也公子遂如齊公子遂自去年三見於經所以著其為惡之首也胡氏曰遂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于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也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田魯之故也僖三十一年取之於曹者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姉者皆諱愚謂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請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辠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者必後其君遺其親而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與秋邾子來朝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聚者公栢已舉王法從同同[redacted]也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宋○今按不討有辠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猾夏之辠大也鄭舍晉而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為中國患故人之晉趙盾帥師救陳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今按陳無辠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辠不當救故略之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

之者故書救以與之愚謂與之則見諸侯
之來會者固義舉矣然不曰會趙盾而曰
會晉師蓋鄭之從楚亦盾不能治齊宋有
以致之若再書其名則書重複而予之大
過矣故止曰會晉師而不再書盾詳
味書法然後見聖人抑揚之當也
冬晉

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杜氏曰崇
秦之與國任公輔曰按地
誌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傳晉欲
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成胡氏曰
求成大國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爲
謀甚明意者趙穿已有邪謀欲得兵權詐
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
國者不能裁正也弑君于桃園而上
御以忘同受惡名其端見于此矣
晉人

宋人伐鄭
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
是晉侯侈趙盾爲政驟諫而不
入故不競於楚○晉受宋賂不行天討鄭
以是叛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服
鄭又致明年之
師故稱人皋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杜氏註在陳留襄邑縣南今襄邑
屬拱州○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
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因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以弑君致冠
而不服皋故書宋及猎曰華元爲志乎此

戰也書師敗又書獲華元
師與將之輕重適等也
秦師伐晉
以報
崇也
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氏曰晉用大師
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故書侵秦人爲
是興師報怨則聞其無名之師故書伐之○
愚謂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穿之
妄動干戈而欲竊
兵權詐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

侵鄭
傳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
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
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
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
其疾乃去之○胡氏曰歸生受命于楚以
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故也故
去其名氏而稱人
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

其君夷皋
皋公羊作獋○趙盾爲大臣任
一國之重無能改君之德而君
將殺之惟去以全身然後其義明此盾接
漸而行之時也況鉏麑提彌明皆爲靈公
之欲殺盾而死矣盾之去穿可後哉趙穿
平日好勇犯上數于軍令追秦軍之役不
待元帥之命而以其屬出晉軍欲薄秦師
而穿當軍門呼以沮成筭盾保庇之不黜
不放平日曲意容養使之在位及至靈公
欲殺盾而盾偽出奔穿弑公于桃園則未
出山而歸復其位若取穿尸諸市朝猶可
以自明也乃使穿逆公子｜黑臀而爲君
前日庇之今日不討而用之董狐非子而
誰之言是乃推見至隱而歸弑於盾真至
公之筆也聖人
豈得而易之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
也文

十五年即位在位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而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辠郊牛者本養以祀天之牛也公羊氏曰養牲者養二一郊牛一稷牛也然必卜而用之卜帝牲不吉則以稷牲卜用之帝牛必在于滌三月稷牛惟具郊之必祭稷者王者祀天必以其祖配之故也愚按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爲成王制禮耳非魯之所得用也況有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此春秋所以特書之并書猶三望以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爲河南陸渾縣地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而特書于策者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嚴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傳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之平者仲尼削之也鄭自宣元年以晉之受賂縱辠爲不足與以矣而楚豈所當從乎令晉成新立背僭歸霸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辠書侵鄭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赤狄狄之別種孔氏䟽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洺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狄迭侵南北此中國大過棟撓之時也

宋師圍曹傳宋以毋弟須及昭公子之亂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向見隱二年註○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爲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

秦伯稻卒秦共公也魯不會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謹

按公子歸生位爲上卿父執重權國事由己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絶萌蘖又脅於邪謀挽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爲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胡氏曰歸生與宋之並爲大夫以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嘗統大衆久得兵權聞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掌耳夫據生殺之柄使人聽己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而從之乎討不出此傾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何其悖也春秋以爲逆之皐歸之歸生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賊不至失身而爲人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今按此所謂危與桓二年書至自唐同意

冬楚子伐鄭

傳鄭未服也○今按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傳書過也杜氏註往朝見止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穀二傳○謹按此著高固非君命而越境特書以著其皐也胡氏曰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敵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鄭國褊小楚公子圍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宣公以國君而逼於高固強委禽而請昏其女不知以禮爲幹以守身而取辱春秋詳書皐宣公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來反馬也胡氏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況見逆未易歲遽歸寧乎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皐也禮法之所禁不可犯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禮而不忌人欲肆矣故以爲非常特書爲後世戒

楚人伐鄭

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曰按傳稱陳及楚平林父伐陳而經不書者以侵陳則平楚可知故也己之有闕不內省而以兵加之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之所主盟者非其道也愚按晉屢失幾會大義不立營營以救鄭以致楚人益陵諸侯攜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

夏四月○秋八月螽

胡氏曰傳謂螽爲穀災書取於民之故也先是伐莒取向一再如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災氣應之矣宣公遇災不知遷善以補前愆而用兵不息國用空乏卒致助法而稅民畝自此始經於螽頻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謹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傳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者前定也胡氏曰來盟所以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又歃血以固結之也衛欲爲晉致魯而會宣專於事齊初未與晉通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及公會晉卒以見辱盟非春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萊杜氏註東萊黃縣也今登州黃縣有萊山○胡氏曰平莒及郯魯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萊致則師行之危可知見齊侯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而宣公惟命之從也

大旱比年螽旱觀其所感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一名黃父○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誅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以賂免盟不書諱之也○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則其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辠以賂而茍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辠可知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見執於晉踰年乃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竟上地○大夫奉君命出境死生以之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禮也書至黃乃復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辠■其違君命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事謂時祭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仲遂得辠於文公以公子翬不書卒之例不當書卒今特書其卒以辠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觀無駭之不氏則知季友仲遂以私恩而變前世命氏族之法春秋特書以示戒故臨江劉氏云譏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明日之祭所以賓尸也呂氏曰萬舞之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此蓋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爲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也○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有殺嫡之辠宣公以其私於己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未畢中道擅返不正其辠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而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可以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穀作熊○宣公母敬嬴也胡氏曰成風屬僖公於季友及僖公立正夫人之位嫡妾始亂

春秋於風氏始卒四貶之襚致夫人去其姓氏秦襚不稱夫人榮叔召伯含賵會葬王不書天敬嬴視效援例自立而無貶從同同也**晉師白狄伐秦**白狄今丹州延州銀夏之地○傳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愚按白狄秦同壤之國也晉與秦自侵崇啓釁七年而未已晉與爲婚而結以伐秦黨戎狄以擾中國也自此至成公十三年呂相絶秦之詞皆連兵之事**楚人滅舒蓼**蓼穀梁作鄝○杜氏註舒蓼二國名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蓼已滅於楚見文五年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傳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胡氏曰楚夷自相攻滅書而不削者楚盟吳越勢益強大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氏註月三十日食○此自文公以來二十年餘中國夷狄弑父與君幾遍之咎晉敗于邲宋圍析骸之衛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趙子曰頃惡謚也宣公必不以加於其母誤也○公羊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以爲敬嬴事襄仲而殺嫡立庶逐去哀姜之咎證兩不克葬天理之不可誣也又曰僖公享國八年然後成風致于廟敬嬴於宣公元年穆姜即稱婦婦有姑之詞見敬嬴以子貴援例亟立爲夫人也貶於成風之賵葬而此不復貶謹其始也**城**

平陽杜氏註泰山平陽縣令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楚師伐陳**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泰山孫氏曰公有毋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胡氏曰當歲首月朝齊而夏使大夫聘京師公享國九年於是纔一聘其於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狄比侵而不報萊不敢犯亟伐之畏強陵弱可以觀惠公矣**秋取根牟**杜氏註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今爲密州安丘縣**八月滕子卒**傳滕昭公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師師伐陳**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于境外故書地**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辠著矣**宋人圍滕**傳因其喪也今按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比事以著其不仁也**楚子伐鄭晉郤缺師師救鄭**傳六年厲

之役鄭伯逃歸故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人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宣三年晉成初立鄭舍楚從中國楚興師伐之辠也故稱人次年歸生弒君楚師致討稱爵與之也然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亦貶之也令此書爵豈與之伐乎下書郤缺之救則知辠其親以重兵侵暴中華矣故一字之褒貶所以爲著明也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左氏本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爲洩也○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殺泄冶○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辠矣冶無辠而書名者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爲儆舒弒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或曰泄冶以諫死而無褒詞何也愚謂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於株林之時泄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之可矣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泄冶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是以不可與宋子哀同日而語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今按書歸田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舊封而非齊之所得專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謹及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爲可見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今按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強於齊故勢足以偪高國雖今日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也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凶于家禍于國也與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奔喪○胡氏曰奔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使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以正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愚謂古人以禮爲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待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爲樂哉泄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郎

爲貪戮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斃於閭巷小人所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傳滕人特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聲辠致討乃用大師以伐當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著其辠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歸父仲遂之子也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以濟西歸之故生則事之不辭屈辱歿則親往奔喪使貴卿會葬○愚按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強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於此與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愚按稱人者貶其捨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迫於強令無所適從之小國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之經詳言之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劉康公來報聘杜註康公即王季子其後食邑於劉謚按宣公事周簡慢極矣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如此故許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羊作蘱杜氏註魯國鄒縣有繹山○按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今在襲慶府鄒縣爲邾魯二國之境

大水 陰長陽消夷狄乘釁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氏曰齊侯嗣立公往奔喪卿共葬事矣脩聘宜可緩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宣公不知以禮爲國而謂妄說可以免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氣餒能無畏乎故備書不削以著其辠

齊侯使國佐來聘 傳國武子來報聘

饑 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流賈誼論蓄積皆明於爲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蓋下書晉郤缺救鄭則辠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以傳書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氏註陳地穎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淮寧府西華縣○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莊於是合二國爲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

二大國方且用兵于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事齊故聽命也兵不討亂而附強凌弱衆著齊魯之辠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函狄地○傳晉郤克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欑函○今按書會狄者內中國而外狄也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之辠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邲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傳楚子爲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執夏徵舒轘諸栗門○今按楚子夷狄也能殺夏徵舒而其書之也與衛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者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討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扶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夷之極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楚子入陳殺夏徵舒遂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謂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何故對曰徵舒弒君其罪大矣戮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辠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陸氏微旨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辯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弒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衆同弃然後足以終討亂之義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求貺其辠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酖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也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爲楚莊者若能瀦夏氏之宮封泄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誅於陳衆置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愚按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心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公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著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辠使楚莊之善惡功辠顯然明白詳味此編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胡氏曰天下之惡一也臣子不能討而有天子方伯四隣同盟方域諸侯四夷君長與凡民皆得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

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胡氏曰入皇門至逵路即其國都矣不書入而止書圍蓋陳之亂天子方伯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故從末減以見誅亂臣賊子之爲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公羊傳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而微至乎此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人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人○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若之何敵之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辠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先縠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以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晉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今按經書荀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爲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主盟之大義而此行本爲救鄭而鄭已服楚軍政失於輿尸士縠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觀公羊之言則知楚子之所以勝轍左氏之言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晉之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辠也

秋七月○冬

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也○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胡氏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夏氏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人之國不可赦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辠也其日謹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也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求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敗而書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辠人而主兹盟約所信任者可知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討未足責也宋不能内自省德違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陳未有辠而受宋師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以怨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敗絕而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傳以其救蕭也○今按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胡氏曰楚滅蕭將以晉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辠焉晉人治其辠而戮

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者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騈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荀林父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辠累上也○愚謂盡滅其族必怒其召狄也然越椒將攻王而楚若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不去曰辠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爲政而抗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辠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辠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愚謂邲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爲報怨也

秋九月

楚子圍宋

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胡氏曰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辠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紓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贊撫陪臣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以歸父會齊侯蓋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胡氏曰楚不假道以啓釁端而圖之殘蔑中華甚矣

諸侯纖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楚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吾今取此而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吾猶取此而後歸耳子反不可乃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今潞州潞城縣杜氏註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曰上卿爲主將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酆舒爲政而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則酆舒者辠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政紀其政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杜氏註王子捷即是王札子穀梁曰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觀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世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感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螽公羊作蝝○按自六年至今三過蟲災而水旱未與焉此宣公不脩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公羊作牟婁恐當從之聲之訛也杞邑○大夫相會蓋始於此

初稅畝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

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藉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胡氏曰孟子曰耕者藉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野矣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

冬蝝生蝝螽子也滋生而將為害是以記之也

饑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按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並作災○成周者周之東都今之洛陽宣榭者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不毀也○胡氏曰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稱王格于宣謝是知宣王之廟也周衰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傳出也○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叙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詳書于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

大有年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飢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證常多故曰記異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胡氏曰日卒書名赴得禮也葬不月其略在內宣公不知禮義邦交之實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於身者皆薄其禮大則君親次則盟主又其次秦衞若滕薛赴告而不會葬考春秋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畢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晉師還此蓋郤克怨齊之甚假同盟之禮約束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

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
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
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
乎春秋○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
見貽無祿而卒也胡氏曰公子爲正大夫
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晉侯衛世子
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
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逆
歸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
殺之也范氏曰子鄫惡臣子不能
距難○胡氏曰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
不共戴天之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
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
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公羊傳何以不書
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
氏曰不書葬者恐民之惑
而避其號蓋仲尼削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
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
人去之○胡氏曰宣公刻意事齊易世猶
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
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
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
者也況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大國
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未有能成而
無悔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並作檉○傳公
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
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
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辜子欲
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
踊而出遂奔齊○胡氏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
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
屬必有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
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禮有執圭復命
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
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
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
者辠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亟逐之也
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
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第六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註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建丑之月夏之季冬無冰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胡氏傳政事舒緩[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 傳爲齊難故作丘甲杜氏註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四丘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胡氏傳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增一乘乎每乘增一甲乎二者蓋未可知賦雖不同皆爲益兵皆增三之一耳益兵禦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也○今按甲士三人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爲甲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爲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爲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說信而有證可以證古今之議而知魯變法增賦之實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行父以歸父之奔而齊人所納之又懼晉人之討故往結此盟書及魯所欲也成公初立未有施舍已責逮鰥救之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憤懟君父結盟主以拱鄰怨阜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並作貿○傳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弗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人來告敗○程氏傳見桓五年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涖四夷適爲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元年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

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傳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
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謹按易
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
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
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
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擧
良夫而以爲新築之戰主也六月癸酉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首公穀作手。
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
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郤獻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
軍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土一民皆屬公
室行父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臧孫許
爲晉師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謀議爾成
公初立主幼國危季孫一怒擧國與師四
卿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而不恤然後
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特
詳內乃所以謹履霜之戒也及齊侯戰于
鞌齊師敗績鞌齊地。傳師從齊師于鞌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

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
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
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
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
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
執縶馬前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
免韓厥獻丑父。謹按兵法爭小故不
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爲盟主興師討
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使齊
一怒之積故春秋不以齊主是戰而以晉
魯主之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爲志
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秋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穀梁作爰婁齊國治臨淄去維陽東
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晉師從齊師入
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
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
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
反先生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不可請一戰
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

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以以蕭同叔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以其辭爲之請然後許之遠乎哀婁而與之盟○今按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至是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宇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拒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宇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袁婁之書曉然見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傳宋文公卒

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汶陽按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公羊傳汶陽田者何賂也○胡氏傳取者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特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若在封或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則侵小得之固有與滅繼絕之義矣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

亭魯地○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取也此由季孫行父爲上卿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忿技肆其褊心而不能忍也辱逮君父不亦惜乎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程氏傳楚爲強盛陵聯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

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戍如楚獻捷○胡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勸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釁夷攘中國則盟主有辭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華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不忍言也三日哭禮也　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傳始厚葬用蜃炭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胡氏傳天子七月而葬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卒七月而后葬故知華元之益其侈爲無疑矣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華之事哀戚之情亡矣顧乃厚其葬送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衰世浸後秦漢之間窮民力以事丘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傳拜汶陽之田○謹按拜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爲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僵然受之而後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愚謂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己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皋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所以詳書告至以著其皋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氏註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今兗州龔丘縣也○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臨江劉氏曰曷爲圍之叛也叛則何以不言叛內不言叛以爲凡在已耳季氏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以盜爲不足患則叛未可誅無道不可殺則叛未足討也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棘所以雖歸故國而不願爲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斂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穀梁作牆公羊作將○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杜氏註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呂氏曰先晉後衛之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鄭伐許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傳通嗣君也杜氏註蓋宋共公初即位故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傳歸叔姬故也杜氏註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愚按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冬城鄆鄆公羊作運後胡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屬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氏註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曰來歸杞叔姬嫁不書蓋嫁時杞伯未為君也嫁而得罪於夫家則有七出之義書曰來歸者諸侯之尊當謝不教而受之也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羊作秀○穀齊地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梁山崩梁山見詩韓弈篇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絳人曰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行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illegible]人之言

於禮文備矣古人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以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撿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山崩大水陰盛之徵冬十有一月己

酉天王崩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十有二月己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胡氏傳聞天王之訃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

武宮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毀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也久矣夫其以僭為與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愚謂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奚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取鄟穀梁傳鄟國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蘇氏曰晉將[illegible]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

如晉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卒鄭悼公也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傳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貶之也上三年嘗同伐鄭次年華元來聘又次年仲孫蔑報華元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辠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辠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鄭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借王號聖人皆諸夷狄而不赦
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
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
鄭無服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
善之也而伐者之辠者矣冬季孫行父如晉傳晉遷于新田季文
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傳晉欒書救鄭與
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於是軍帥
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
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
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次陘而丞字服若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
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還幾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孔氏曰李巡云鼷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
螫毒如鼠狼免放牛也○穀梁傳過有司齕郊牛曰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守人矣
非人之所能也以免有司之過也○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
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成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郯吳國杜氏註吳郡也今按吳郡是爲平江府郯已姓國泰有郯郡漢屬東
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
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蔑屬言
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寖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李
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爵皆春秋之制仲尼之法也許氏曰吳自壽
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
志入州來若十五年之所以會鍾蒲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見傳三十一年宣三年註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楚子重伐鄭師子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傳諸侯救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胡氏傳楚人僅旅數起頻年伐鄭所
謂不待貶絕而皐自見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者

其善故特書救以美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同盟義見莊十六年晉以齊鄭之服故舉同盟之禮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今屬壽州○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愚按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啓之也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傳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愚按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爲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爲盟主亦曰以義制其子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爲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子而晉與魯之辠咸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敝春秋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註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胡氏傳禮不可略亦不可過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公孫壽卿也使來納幣過於厚矣魯侯致厚其女而不知越禮踰制非所以重大昏也故經悉書之以爲後戒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嬰通于趙
莊姬五年原屛放
諸齊今年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
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
括○謹按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
以致生亂又不能防閑莊姬使其譖得行
以殺身喪家失以知御人之道故書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並
作錫書天
子則以加賜當從左氏○臨江劉氏曰或
言錫命或言賜命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
所謂賜命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
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
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覲之錫
命者其世世相襲衮不褒矣賜命者服過
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
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

冬十月

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外諸侯夫人書卒
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
之變卒之也內女之不書卒者時魯君非
其兄弟及兄弟之子諸侯無大功以下之
服故也杞叔姬雖出
猶書為喪歸杞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晉士
燮來聘
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燮
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
無二成季孫使宣伯會伐郯○河東薛氏
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
所措手足矣胡氏曰晉不足以主諸侯矣
魯知其不可而從伐亦見其不能自立也

衛人來媵
杜氏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
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
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
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程氏傳媵小事不書
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
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
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
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
賢女當自聞也○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
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
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胡氏曰經有
因媵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
伯姬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故此書譏
三國之踰制而因以
著伯姬之以賢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
辭也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
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禮有婦既練而反
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
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
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
蒲邑○傳為汶陽之田故諸
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
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

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而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敢拜大夫之重勤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今按納幣致女皆過乎厚伯姬雖賢而禮有常法不可過也觀左氏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與晉人來媵注見衛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稱人以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不書者鄭既背夷即華令以重賂故又與楚會是利之從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杜氏註鄆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者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信無備矣然兵加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曰以謹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秦人白狄伐晉傳諸侯貳故也○胡氏曰經所謹若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鄭人圍許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愚按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舉也城中城中城在東海廩丘縣西南○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

雖特險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郛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備守益微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媵 公羊傳三國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如傳之說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臨江劉氏曰曷爲不言葬晉侯不與葬晉侯也曷爲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illegible]推天子之

享焉可也

冬十月 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泰山孫氏曰公留晉凡九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季文子如晉且涖盟也謹按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redacted]及季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謀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享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於晉之德禮不施將求于齊而未能者與愚按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慎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者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穀梁子

曰周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之令上下皆失之矣范氏曰上謂襄王出居于鄭下謂令周公出奔也許夫曰平柏之詩黍於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顯按盟誓襄出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闕公復偕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地闕○傳七年鄭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于晉晉使歸求成于楚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地闕○傳狄人間宋之盟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臨江劉氏曰書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禮義之邦故不結日不論陳雖有道與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求爲後能勝之而已今雖不結日不倫陳無識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自齊析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辠爲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敗霸體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桓公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既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杜氏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愚按諸侯朝王之禮哉於儀禮之覲禮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諸侯已絕迹於享覲者一百餘年今會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於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爲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文闕而因行交伐秦之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書是盛舉其僅存之禮典若書以亦朝于京許則是舉百年之發典亦非其貢朝執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叢之[illegible]專自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是若或二行二異伐秦伯不爲京師也而劉于式李之在會亦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貴意朝王之舉禮而霸主違典禮以遂君曾獲諸伐以輕王室之卑具見[illegible]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曹伯盧卒于師

盧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劉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 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爲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書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葬曹宣公 傳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辠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季佗也○徐邈曰舊稱滋而莒行夷禮若然無謚故例之於是不書葬終春秋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旃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愚謂此非特舉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偏許一楚因鄭以國大小力強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傳衛侯有疾立敬姒之子衎爲大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公孫嬰齊也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胡氏傳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以後歸父則昆弟不可以爲後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故書仲嬰齊以卑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會于戚討曹伯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程氏傳負芻殺世子自立○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猶天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辠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多矣惟是爲得禮春秋書執曹伯而薦屬公又書歸于以見其事之順然猶不擒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此豈

小失哉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楚子伐鄭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欒書欲報楚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辠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愚案

春秋襄三十年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或出或奐之正從可知矣故倒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

宋魚石出奔楚傳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而決睢澨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劉氏曰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巳葬欲逐華元元自晉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傳始通吳也杜氏註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師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將中國病楚故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同也會吳意在賤夷狄而辠諸侯貶之會也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室之伯父也至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獨借王號不能居中國之爵耳成襄之閒中國無霸齊晉亦俯首南向親吳聖人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葉今汝州葉縣○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

按葉近楚而楚遷之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傳滕文公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後漢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也今東京開封府鄢陵縣○傳晉侯將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庬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干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韓厥郤至從鄭伯石首御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明日復戰王聞之召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何以不言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當是時兩軍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軍門之戒也楚雖敗而勝益張晉遂怠而君驕國亂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傳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辠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杜氏註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按寧陵本朝熙寧閏撥屬拱州○傳戰之日齊國佐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會于沙隨諱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爲恥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爲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辠故直書以辠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先君無乃有辠乎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陸淳曰曹之辠大矣晉侯討而執之以歸京師王不能定其辠失政刑也程氏曰王未嘗絕其位故書歸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羊作招苕丘晉地○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于晉○程氏傳寘之于苕丘也杜氏註舍之于莒丘明不以歸臨江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柰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苕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謹按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郤犨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

郤犨盟于扈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公至自會**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乙酉刺公子偃**杜氏註偃與鉏俱爲妾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謹按同刺大夫也公子買言不卒戍言非其辠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辠也此內殺大夫有辠無辠之別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傳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氏註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陸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晉以爲常非禮也謹按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辠此同盟之所以書也**秋公至自會**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蓋公之得辠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於霸主爲幸則致必以會録也**齊高無咎出奔莒**傳齊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惟墻弃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其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爲將不納君也**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高郵孫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后稷圓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爲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爲祈穀則已晚以爲報功則太早又魯之不當行者故特書用以譏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邾以盟主而乞師己爲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

王室以誤罪諸侯也甚矣夫欲伐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爲此畢舉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按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傳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請諸公公[illegible]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殺駒伯苦成叔溫季逃矯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謹按郤氏雖多怨而既爲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名其有辜無辜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辜之也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勢已成矣厲公之計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於多殺也我 太祖皇帝舉五代擁兵專國之強臣使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蓋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説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皐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楚人滅舒庸舒庸任公輔曰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愚謂三郤之死皆胥童道厲公爲之故以累上之辭書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愚聞之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孰弒之晉之大臣欒書中行偃也歸爲不言二臣弒之孟子論貴戚之卿曰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以行易位之權而遽弒之夫二人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弒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愚謂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公可以省毋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而慶克等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戌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鄭崇諸侯之姦以塞吳晉往來之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晉必恤之○胡氏傳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欒盈魚石是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之辠人疑若無辠故書納以正其辠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叛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辠重於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

傳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註築牆為鹿苑○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謹按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穽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之所謹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正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羊作彭○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

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猶循屬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朾地闕○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書順也杜氏註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卷第七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註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始生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按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臨江劉氏曰楚爲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蒯聵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微意之見於筆削者也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莒人次于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鄫公羊作合○公羊鄫作鄭地杜氏註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

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
大夫鄭援之放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
經不書鄭本爲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
以不貳于楚弃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
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
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
九月辛酉
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
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泰山孫氏曰天
王崩邾子晉衛
之來朝聘
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葬
速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杜氏
註以彭城故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
公
夫人齊姜也○傳齊姜薨初穆姜擇美檟
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
婦養姑者也虧姑
以成婦逆莫大焉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傳
鄭
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
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
子胡氏論鄭從楚見上公子壬夫侵宋註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傳晉師侵鄭於是
子罕當國子駟爲
政子國爲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命未改○杜氏註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
上晉伐喪非禮也愚謹按士匄侵齊聞喪
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辠不待貶而
見
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傳會于戚謀鄭故孟
獻子曰請城虎牢以
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
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
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
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
姜
杜氏註齊謚也
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叔孫豹僑
如之弟○
傳通嗣
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
爲制邑秦漢爲成皋東有
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傳復
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陸淳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
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之也不繫於鄭也愚謹按虎牢所以
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爲中國
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
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
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
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爲宋討則繫之
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
鄭皆春秋明王制
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
公
子申爲令尹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楚人殺之○劉氏傳嬰齊壬夫畏其偪

而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許氏曰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共王之所以不振也公如晉傳始朝也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長樗近晉之地公至自晉○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愚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杜氏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按地譜一名雞丘今洺州永平縣○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齊曰寡君以歲之不易顧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今按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會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乎攜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彊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胡氏曰陳又叛中國而從楚不堪其使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去已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責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殺之攻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辠晉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遠帥師以問辠於許規撫欲遠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夏叔孫豹如晉傳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羊作弋下同杜氏註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為辠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按子國即子產之父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劉氏傳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曷為為附庸於魯鄫不勝莒魯之患來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措吾大夫焉交譏之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傷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善道吳地穀梁曰吳謂善伊謂稻緩○杜氏註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之權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按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傳旱也

楚殺其大

夫公子壬夫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賊于鄢陵殺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爲不可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愚謂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戍陳自栢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晉爲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公至自會○冬戍陳傳諸侯戍陳公羊曰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書勞也辛未季孫行父卒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杞桓公卒夏宋華弱來奔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皋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皋孰大焉亦逐子蕩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傳鄫恃賂也杜氏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按呂氏以爲鄫莒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爲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子産嘗對晉人何故侵小之問以爲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或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賢終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冬叔孫豹如邾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愚按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辠也襄陵許氏曰魯旣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與廢於下矣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初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今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

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傳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亦始朝公也城費費今沂州費縣季氏之邑○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於公室而不顧所食之邑也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與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秋季孫宿如衛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穀梁或作隔鄭地○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註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鄭伯髡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羊穀梁頑作原鄵作操○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鄵其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弒之曷爲不言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襄陵許氏曰辭繫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謹按左氏傳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之爲弒也明矣弒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而從其僞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爲亂臣賊子之地而非章善癉惡之書也獨公羊以爲爲中國諱而穀梁以爲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其諸聖人之意蓋出於此乎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爲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也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爲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爲善之門也陳侯逃歸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氏傳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大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

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弃儀衞而逃歸止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弃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辠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梁作濕○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謹按僖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人以貶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任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弃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而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

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貶諸大夫以謹之也謹按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比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謹按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霸主不討所以與伐魯疆鄫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辠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

如晉傳報宣子之聘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
成公母穆姜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傳諸侯伐鄭
甲戌師于汜令曰脩器
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
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晉人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之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
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
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
之門其三門大于陰口而還○胡氏傳善
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
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爰與諸
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得善勝之
之道矣楚子伐鄭傳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乃及
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子柤柤楚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
○杜氏註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
之故曰會吳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
傳○偪陽
杜氏註彭城傳陽縣今徐州沛縣○傳晉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
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
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
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
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
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

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
戌辭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
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
納諸霍人○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
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
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
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
服甚之故日而志之也公至自會穀梁傳
會夷狄
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
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
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
氏註有善事則并焉猶侵蔡蔡潰遂伐楚
是并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
吳甲午遂滅偪陽若會與遂異也楚公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傳楚子囊鄭子
耳伐宋師于訾

毋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傳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攺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彊弱事勢爲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羊穀梁作斐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程氏傳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辠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命未攺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騑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爲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與

戍鄭虎牢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胡氏傳虎牢之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辠諸侯也愚謂辠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辠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辠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胡氏曰以救許楚所以深辠諸侯不能保鄭鄭歸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杜氏註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redacted]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

衞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爲己之車乘今旣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故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邑入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與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㧺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己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爲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爲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故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示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胡氏曰旣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

子鄭伯伐宋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

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氏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臨江劉氏曰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務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一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爲善不以盟誓爲信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而遠人服矣爲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公至自會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霄穀梁作宵○陸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邰杜氏註瑯琊費縣

有台亭○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氏傳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跡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皐大惡重賂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公羊作詩○

杜氏註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秋九
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傳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
農事○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祫則知取邿以爲利城防以爲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羊作
囆○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
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
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
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
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己未衛侯出奔齊衛侯下公
羊有衎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
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
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
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將若之何對
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
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辠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辠也先君有冢卿
以爲師保而蔑之二辠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辠也告亡而已無告無
辠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
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
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
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杜氏註諸侯之策書孫
甯逐君春秋以衛侯自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不書逐之賊也○襄陵許氏曰

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定常君而有大義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傳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愚按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爲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舉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舉其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魯地○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註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救成至遇 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爲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愚謂待事之無及斂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傳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則是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湨水名杜氏註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傳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弗

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固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愚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此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傳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臨江劉氏曰前此者邾莒交伐魯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湨梁於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辠何以不得為伯討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何氏註諸侯有辠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六月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愚謂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是以見一時之俗矣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

爲之名遠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羊穀梁並作瞷宣公也○泰山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牼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于晉

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羊作洮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桃杜氏註弁縣東南有桃虛○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傳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劉氏傳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丗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劉氏傳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爲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爲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愚謹按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爲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秋

齊師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勤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諫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臯於天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著世之亂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羊作阿杜氏註祝柯縣今屬濟南郡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諸齊州禹城縣齊邑○漢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按諸侯不序同圍之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愚謂政自大夫出故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如此霸威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臨江劉氏曰此其為非伯討奈何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為不言以歸釋之也曷為釋之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服人心而正其

皐乎

公至自伐齊胡氏傳同圍齊以伐致何也見齊靈無道宜得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皐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横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齊侯環之謂矣

取邾田自漷水杜氏註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傳見上文註○按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特霸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漷水田而廢其畀我相繼來奔邾自是始衰亂矣

季孫宿如晉傳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謹按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皐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杜氏註詳錄所至及還者明其得禮○愚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揔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墠惟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曾子言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政臣者使半爲臣之類故傳記多稱獻子之言有足法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謹按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詞言之可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羊作喜○傳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皐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傳嘉則有皐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弃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皐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氏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杜氏註泰山南武城縣○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

年盟皆擕故二國復自盟結好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燮穀梁作濕蔡公子履出奔楚傳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胡氏傳公子燮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辠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身退不能遠害罹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辠之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羊穀梁作光○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言非其辠也公子黃將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

年不滅是無天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叔老如齊傳齊子初聘于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註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陸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諱受叛臣也劉氏傳漆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爲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

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皐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傳欒黶娶於范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劉氏意林不以范匄逐之爲文而以盈之自出爲譏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皐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太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詩之首二南書之首堯舜皆原於此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不閑悔不亦宜乎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曹武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皐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乎公受其激怒以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以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穀梁邾子下有滕子○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傳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勸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

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辠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劉氏傳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辠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傳杞孝公卒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羊作鼻○杜氏註畀我庶其之黨○泰山孫氏曰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呂氏曰慶虎慶寅之辠不等故言及也○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傳曲沃欒氏之邑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

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胡氏傳復入者甚逆之詞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歎或泣而樂爲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致爲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襄陵許氏曰齊閒欒氏之難故能得志於晉而莊公禍亂之成著於此矣書齊侯本其惡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羊穀梁作渝杜氏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反息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皐明矣蘇氏曰聶北之役以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己卯仲孫遬卒

杜氏註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吾言必爲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氏註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臯之

晉人殺欒盈

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

族黨○公羊傳曰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詞

齊侯襲莒杜氏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見僖元年註○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爲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氏傳古有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

矣故書之以爲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崔杼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娣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辠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丁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胡氏傳莊公見弑賈舉州綽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敝市此足以爲世鑒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

以著其惡○胡氏傳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問齊人以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下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辠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丘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胡氏傳崔杼既弒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辠之深如胡氏之言乎愚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於盟以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則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辠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至自會○衞侯入于夷儀

杜氏註夷義本邢地衞滅邢而爲衞邑晉閔衞衎失國使衞分之一邑○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衞侯將使衞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衞獻公入于夷儀○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衞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何也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衞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辠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衞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四年吳人爲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辠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蠆○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穀梁並作謁○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

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辠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辠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傳二十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辠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然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殖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諸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辠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喜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〇或問甯喜弑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衎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也曷爲書喜之辠不從末減乎愚以爲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弈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〇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〇劉氏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比論之大臣其任重其責厚小從辠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纂弑因己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已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辠方諸商人陳乞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辠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敎也○杜氏註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傳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華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愚按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爲甚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杜氏註澶淵衛地又近戚田○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晉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會于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胡氏曰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按左氏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孫氏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辠也乃亨伊戾○泰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賊世子痤者寺人之諸也而獨辠宋公何哉諸言之得行也必有變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傳此執有辠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辠執之也○劉氏傳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也云爾非伯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羊作瑗○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如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

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世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梁作專○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勝死公曰臣也無辠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立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旣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辠而衛侯殺之不以其辠矣昔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

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辠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穀梁傳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劉氏意林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爲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爲義以不翻世以自絜爲忠以不仕爲廉可謂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而巳尚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劉氏傳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爲主也○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丞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釁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事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衞石惡出奔晉

傳衞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衞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傳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飮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冨於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爲宋之盟故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相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

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頻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劉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疑於失國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祭邪

夏

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

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閽門者也不稱姓名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胡氏傳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獎王室而夏肄是屏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衞而諸侯歸心焉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傳杞文公來盟書曰杞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季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遏緣先君之志以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逈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遏之子光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爲之也故春秋因札之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愚謹按春秋之書季札無以異於秦術楚抑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與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爲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子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爲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慈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請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氏註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愚按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辠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按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爲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羊作

頗下同○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愚按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以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上公羊穀梁無宋字○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柰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過乎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嚴亂謹禮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佞夫公羊作年夫○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旗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甚之也○愚按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無下宋字○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鄭

鄭人殺良霄

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産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劉氏傳曷爲不言復入位未絶也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討賊之辭也○愚謂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辠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辠而辠良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辠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非深於春秋者其孰能知之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衛地○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過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乎生而歸賵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殯而討之也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發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討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處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以天下之憂者臣弑君子弑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胡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軍政之本至於論絕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父自亡其財苟其來告乎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蔡之亂而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雞犬之亡失也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

又特書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剔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謹按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爲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爲會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旣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爲夷狄以見深傷之意者爲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杜氏註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政德而反勸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之國經常所以爲不祥之所道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泰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胡氏傳般亦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杜氏註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辯疑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爲以字

春秋卷第八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註

昭公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胡氏傳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虢公羊作漷穀梁作郭○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爲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謹按會虢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若嘗是時公子圍恐晉之狎主盟約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春秋正夷夏之分以宋之盟楚欲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討讀書加牲上則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也　故二役皆先趙武焉

三月取鄆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武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辠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於楚曰魯雖有辠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其辭○胡氏曰不曰伐莒取鄆爲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右子出奔其父禍之而辠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矧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羊穀梁作大原杜氏註大鹵大原晉陽縣公羊疏云按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説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爲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爲大鹵亦西方也○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

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少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胡氏傳詩薄伐獫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擾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曰趙荀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註左傳云一本無輿字○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辠正也故稱莒子可立也展輿爲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者辠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因莒亂也○杜氏註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趙氏曰九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爲利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胡氏傳公子圍弒郟敖而以疾赴諸侯曷爲因而不革乎曰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產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弒君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欲之橫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篡弒之辠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謹按隱公弒而書薨爲魯諱也楚麇弒而書卒爲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弒而書卒爲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公子圍弒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廏尹子晳出奔鄭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

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臯臯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臯一也兄弟爭室而臯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臯三也有死臯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臯累上也黑有臯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臯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柰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

季孫宿如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得入惡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公羊原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襄陵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傳旱也

冬大雨雹

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臯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臯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

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欒隱殺揚史立郟允明而弒於蘇村衞獻公黄家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雹作雪范氏注云或作雹胡氏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乎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謂之一事爾謂能使

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雹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杜氏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安國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斥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安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衞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何氏曰不殊淮夷若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程氏傳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

爲霸者之事○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于申亥氏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衞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

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愚謹按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弑君者爲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弑之法而楚子棄書卒爲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辠辠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愚按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辠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辠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辠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賴公羊穀梁作厲○賴國今蔡州褒信縣有賴亭○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爲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鄫** 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孫氏曰按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爲附庸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叔孫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杜泄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

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泄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正義曰初作中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于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辠○愚謂季孫自承行父爲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敗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豹死纔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叔孫旣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辠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辠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防茲杜氏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鄅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辠重故不得不歸其人○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

利而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
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爲已以義不以利如
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
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
爲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楚方盟而
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
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莒人愬于晉侯欲止
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
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
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
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蚡泉杜氏
曰魯地地譜魯東境之地○傳莒人來討
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愚按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
人大夫之專不顧覇討君辱比書而暴大
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

傳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
其先也杜氏註越國會稽山陰縣○傳四
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
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
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
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
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
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
楚子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
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
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
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
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胡氏傳越始
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
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
齊慶封殺之討辠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
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
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
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辭爲主而謂不可云
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爲
文辭而進人於越一字襃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
也○杜氏註魯怨杞因晉
取其田不廢喪紀故禮之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
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
慝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
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
春秋惡可一日而不明哉胡氏傳宋公
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
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
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
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
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

書而義自見矣秋九月大雩旱也楚遠罷帥師伐吳

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愚按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素婚吳而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啓彊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齊侯伐北燕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不得已也按禮記曰戎容暨暨註云果毅貌詳此即知魯與齊平書暨之意猶暨暨若若魯以果毅之氣迫而得其平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變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劉氏意林曰齊大魯小魯爲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討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夷狄侮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公如楚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入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泰山孫氏曰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殄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辠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親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取之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軌大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曜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傳晉侯築虒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修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辠不在行人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柰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辠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爲君也

秋蒐于紅 紅杜氏註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又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陳公子招歸辠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轂梁傳惡楚子也杜氏註招復稱公子兄已卒○泰山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辠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爲淫刑也如此○今按杜氏註云奐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爲有無者也雖有辠必不加於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辠之輕重轂梁子所謂惡楚者得其旨矣

葬陳哀公 轂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襄陵許氏曰楚旣滅陳咸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註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並作火○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滅人之國執人之辠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悕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 傳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曰以荒也○愚按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羊作晉非也○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傳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註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後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旣作三軍地皆三

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顓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氏註無冬闕文○成公羊作戊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羊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陸淳曰蔡侯之辠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般弒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奉辭討辠殘身瀦宮誅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不越是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執殺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若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杜氏註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比蒲地譜云是魯南鄙之地○劉氏傳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胡氏傳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地闕公羊作侵羊○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子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羊作屈銀○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

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辠也○胡氏傳文十五年盟扈之役八國諸侯畧而不序謀伐齊受賂而不克也澶淵之會十二國大夫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若既蔡亂不能討而謀宋財也畧諸侯所以責其亡義利之分貶大夫所以辠其失輕重之别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輕

重之别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捄蔡而力弗加焉則其無能可知而其情則無惡也故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此足以見聖人待人明義利審輕重之權衡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梁作友○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劉氏傳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爲者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氏註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縣○愚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若其辠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晉伐鮮虞 杜氏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按地譜中山在戰國爲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傳六月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辠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辠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常山劉氏曰夫恃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僞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尤謹嚴於此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註○杜氏註南蒯以費叛故人○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因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辠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爲主將擧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愚按圍棘之與圍費皆爲國內之人叛而以兵將制服之也汶陽之不服南蒯叔仲小之爲亂其要不過曰正其本而已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治人不治反其智天下之理未有先於此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制人之道豈有二理哉○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

秋未以叛誅蒯非寛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孫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惜絶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穀梁作溪乾谿杜氏註在譙國城父縣東竟○傳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或謂公子比聞楚虔之弒君即自楚奔晉以至今年因國人之叛而自立未嘗在臣位也經以弒其君書何哉愚謂比之出奔懼辠而亡也楚靈君其國十有三年比也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晉人以羈定其位以國氐其祿而比之歸亦惟觀從之命是聽下令國中使之先歸復所後者有刑遂立乎其位則弒君之辠觀從爲從而比實爲首非比尸之而誰哉春秋以比首弒明於君臣之

義所以定名實也故公羊子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弒○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胡氏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師四族之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

子稱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父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皋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夫公子比己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己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弒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誅殺之固不得以弒書也春秋定皋蒙釁必察比不能效死不立而貪為君之利不得不服首惡之皋若夫分未正而以誅殺之於暇昧之中日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謂之弒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愚按當時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夸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蘊霸業也○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茂中華乃敵國外患當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脩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未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自強之志欲示威衡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許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程氏傳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皐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不得與同盟之皐實爲幸也○胡氏傳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間必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也○杜氏註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皐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莒邾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皐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徙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皐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泰山孫氏曰其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後二國之後然則楚靈滅之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胡氏曰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事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氏纂例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

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辠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辠死命可也若曰無辠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泰山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胡氏傳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黜強之義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焉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輿于齊○高郵孫氏曰公殺之說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羊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胡氏傳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

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可以聞乎按禮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高郵孫氏曰武宮毀廟也成六年立之事之所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夏蔡朝

吳出奔鄭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吾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傳楚子棄疾以朝吳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然費無極害其寵使之出奔而楚子不能察遂致無極弃王之耳目使不聽明去朝吳出蔡侯朱殺連尹奢喪太子建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居舊國變危疑之地不能以忠信自任杜讒慝之謀而聽無極之計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覺不智甚矣將書其出奔亦辠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鳶鞮歸○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書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惻隱之心則稱人見利忘義以欺詐狄道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稱名氏者非褒之也纔免敗耳於此可見春秋用兵攘狄之略矣

冬公如晉傳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愚按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賊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收權修德明政刑以強其國故於晉將衰而般樂嗜利及晉既亂而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國霸宜其遂不振而國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於此已無術以捄其心所謂以其君顯者亦末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羊作曼○杜氏註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卽新城也○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其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胡氏傳按傳言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拘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窮而致亨也夫困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慎勝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貶之深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氏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之字公穀並無○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而縱之雜處則非膺[illegible]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闕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滋於兵暴骨如莽其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諸曰水戰也○傳吳伐楚令尹陽匄司馬子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

動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賢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衆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曰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昊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屛攝至于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胡氏傳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臯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穀梁傳曰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愚按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煅而餌之多愈然煅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弒書之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以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

書葬不成乎弑也曷爲不成乎弑止進藥
而藥殺是以君子書弑焉爾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
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辠詞也○
穀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
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辠也羈貫成童不
就師傅父之辠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
通身之辠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
辠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辠也有
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
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甯註許君不授
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曰累及之
也○胡氏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
矣乃至以弑君獲辠此爲人臣子而不知
春秋之
義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
奔宋 鄸穀梁作夢今興仁府乘氏縣有大
鄸城古老云古鄸城也○劉氏傳奔
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大夫有
辠待放于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
則去逾境則爲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
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
不說人以無辠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此去國之禮也○胡氏傳曹無大夫其曰
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爲公子喜時之
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
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羊穀梁並作輒
○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
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
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
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
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
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
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
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
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
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任公
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者皆謂
之盜尉止豹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
大夫也○愚謂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
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全其身
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不得有爲
於其國此寗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
受其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
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正其毋以預制
其禍亂使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
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
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辠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
出奔陳 寗公羊作甯後皆同○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
向寗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
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
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
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

請焉許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秦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晉士鞅來聘昭子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

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年○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羊作畔○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遠越帥師逆華氏〻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爲願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皆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惡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羊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作東○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與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辠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竭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使之戍急於救患固請遠賊而宋又從之則皆辠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辠不能致討曰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秉彝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閒公羊作姦○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閒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威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與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憂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杜氏註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速亂故○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

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傳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胡氏傳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氏註河南鞏縣有黃亭東漢鞊有黃亭西北有湟水○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也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特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鼻亦著矣○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無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書志事春秋書法也

愚謂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踰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杜氏註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愚按河南縣乃周書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為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于此而春秋所謂京師皆指此也○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胡氏傳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得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戒愚按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冬十月王子猛卒**杜氏註未即位不稱王雖未立周人諡曰悼王○傳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

不能不葬者降成君也○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逾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則不可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傳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辠也

晉人圍郊

傳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王使告閒庚戌二師還○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少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閒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胡氏傳晉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辠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及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氏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與不仁而已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奔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杜氏註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屬壽州○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辠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辠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親將蔡陳許則大夫師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杜氏註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時在城外○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愚按踰年而稱天王所居明天下之大君也書尹氏立朝則其簒明矣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有疾上再有公字羡文也○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胡氏傳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此言有疾乃復殺恥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將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之大者也以爲恥然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咸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婼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傳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冬吳滅巢**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鐘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黃父即黑壤晉地。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胡氏傳以王猛兄弟之無寵劉單之屢敗子朝之衆尹召南宮甘氏之黨疑多助之在翔也然黃父之會十國無異議是知邪不勝正夂矣然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諸侯之責何美之有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

有鸜鵒來巢

鸜公羊作鸛。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愚聞之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袵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梁作乙亥陽公羊作楊。傳初季公若怒平子郈昭伯亦怒之[redacted]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

弗聽公使郈孫遁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臯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魯自東門遂殺適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下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

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邑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持時駉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諜之其及也宜矣○杜氏曰陽州魯境上不得入齊待命于境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柯縣東有野井亭○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臯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欲伐季氏告子家

駒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伐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髙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使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辟爲帶以搴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石氏曰觀公羊齊侯致餕饔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爲禮不誠其

爲辭不哀可見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杜氏註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據地譜外黃城在開封雍丘縣○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胡氏傳宋元公意如之外舅也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比之額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卒其封內而特書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

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胡氏傳鄆魯邑也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未絕於魯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其宗廟之典籍者也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道季氏爲亂君臣各渝其職而不守其爲後世戒深矣○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　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言魯地也○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傳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夏公圍成

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辠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

將方伯連帥之職其舉咸具矣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傳謀納公也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也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單子如晉告急七月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東萊呂氏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今按左傳則冬十月入成周而十二月入王城矣然至三十二年書城成周杜氏於是年請城成周註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已城之後也如高郵孫氏及胡氏皆以成周即京師蓋未考王城成周實不同所而誤以為一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君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

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勤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情正為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何休註公羊傳云立子朝獨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尹氏為首惡當先誅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劉氏傳親弒僚者闔閭也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也闔閭弒僚則曷為以衆弒君之辭言之謁也餘祭也夷昧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簒也國人莫諉故謂之衆弒其君也○胡氏傳諸樊凡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

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條惡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者兵大臣之辠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東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墨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辠大臣稱國弑君之意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梁作郄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之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滅郤氏之族黨○劉氏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上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辠也○愚謂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春秋書郤宛以爲比之匪人無道不隱者之戒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氏曰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宋衛之大夫馳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爾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恥辭者以令成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匿諸隱而存之此春秋之所以扶微而救亂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竟內邑杜氏註在魏郡斥丘縣地譜今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泰山孫氏曰公比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註以

侯至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傳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稱主君○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辠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
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傳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
侯○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杜氏註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
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胡氏傳公之出
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撫至于潰
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
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
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而出奔而
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
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爲後世之
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
故也范氏註中國猶國中也○劉氏傳其
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
公在外也公在外矣曷爲於此乎存公
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雖無魯
魯不可無公也○常山劉氏曰書公在乾
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於乾侯而不得歸
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辠
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胡氏傳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
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

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
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
武氏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
欲著其辠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
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
后安得間之而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
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夏六月庚辰晉侯
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
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
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
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
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
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冬十有二月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羊作禹○傳吳子使徐人執掩
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
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
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
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
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
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
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
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
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
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許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豈可遽絕之哉惟徐子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與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羊穀梁作櫟下同○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陸氏微旨曰季氏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之爲會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夏四月

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古弓肱同音○濫杜氏註東海昌慮縣○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杜氏註闞魯邑今按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鄆取闞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

夏吳伐越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公羊穀梁有邾人○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

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
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
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
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
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
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愚按杜氏註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
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故請城之則此乃
自王城遷都之時故因諸大夫之城而以成周書以紀實也

十有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公薨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
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
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辠也對曰物生
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
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
於今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
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
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
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
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者多矣昭公在外
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

六八

而世澤不重於季氏[illegible]
[illegible]衞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
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
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
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
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
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
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
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賁絕
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
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所書
圍成鄆瀆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
矣嗚呼可謂深
切著明者矣

春秋卷第九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註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辠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劉氏傳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今按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春秋不書正月所以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屬役於韓簡子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redacted]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胡氏曰周官凡卿大夫之獄訟以法斷之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于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辠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穀梁傳殯而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

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閒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亨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愚按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魯之君子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

禮之定言哉此所謂爲永鑒者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redacted]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杜氏註煬公伯禽子也。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愚按季氏未嘗知鬼神之理妄禱而僭立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氏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蘇氏曰僖

三十三年書隕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氏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象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秋楚人伐吳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七書楚伐而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繳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也杜氏註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劉氏意林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覩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李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李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並作三月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拔地闕[redacted]○傳盟于郯修邾好也杜氏註郯即拔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召陵見僖四年○傳蔡昭侯爲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內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杜氏註入楚境故書侵○程氏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辠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辠之○劉氏意林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兵乘其纍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眷眷於辠鼬之盟者也○襄陵許氏曰辠鼬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召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兵之所以橫政於上國也○今按書十八國諸侯之眾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辠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

自此微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侯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辠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陸氏微旨曰書滅辠蔡也書以歸辠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辠鼬** 辠鼬公羊作浩油○杜氏註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辠亭○傳及辠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陸氏纂例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程氏傳公以不獲見於晉故乃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羊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容城也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劉卷卒** 杜氏註即劉蚠也○陸氏纂例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傳楚為沈故圍蔡○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形是以微之[redacted]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

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皆咸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衞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辠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依伯舉○傳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辠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辠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於其戰也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羊穀梁並作楚○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鄖

鄖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虵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傳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毀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可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揜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而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羊作正

夏歸粟于蔡 傳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傳吳在楚也○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劉氏傳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皋惡見者貶絕以見皋惡也有不待貶絕而皋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皋惡也○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羣何也曰以定公爲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爲大

夫矣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爲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羣遂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弑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辠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辠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爲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爲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襄陵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繼兵横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羊作遂後同○傳鄭滅許因楚敗也○今按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至今年大抵困於與鄭爲鄰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又畏鄭而遷也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云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

亦有由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天王處于姑蕕避亂也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辠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愚謂奉晉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衞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意林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父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爲之請於霸主之國此其無所忌以爲亂之成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

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謹按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其君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註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衞○襄陵許氏曰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敖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齊侯衞侯盟于沙

公羊作沙澤杜氏註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按元城今爲大名府○傳衞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襄陵許氏曰齊衞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衞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善爲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衞侯欺其羣臣以結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衞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皐人也不亦信乎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謹按魯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公至自侵齊

軍政不立公之親行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襄陵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以

後九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以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瓦衛地杜氏註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胡氏傳按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 士公羊作趙 **遂侵衛** 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挼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會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已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傳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註叛晉

從祀先公 杜氏註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爲不言禘譏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子不與也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註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

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及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合弓繡質龜青純○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紀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羊○作囆

得寶玉大弓

傳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

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註五氏晉地○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

中牟曰衞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衞○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矣

冬**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氏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傳公

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柰何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衞傳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衞衞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襄

陵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衞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衞而不能服齊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穀梁田上有之字○杜氏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栢三年讙杜氏以為齊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却萊人誅倡優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辠於魯君為之

亦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程氏傳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胡氏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任公輔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圉人殺之[redacted]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羊作費誤也○傳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胡氏傳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旣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上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羊作池○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羊作窶○安甫齊地按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叔孫州仇如齊

傳武叔聘于齊○杜氏註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劉氏傳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胡氏傳其弟云者辠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辠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劉氏意林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皐一施之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胡氏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皐亦著矣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傳及鄭平始叛晉也。杜氏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賂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謹按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爲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郊。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常山劉氏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憂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強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胡氏曰三都之墮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羊作晉誤也。黃齊地。杜氏註盟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蘇氏曰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爲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爲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可治也孔子爲魯而仲由爲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之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爲患此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胡氏傳按是年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杜氏註垂葭一名郹氏高平鉅野縣有郹亭今屬濟州。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杜氏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夏築蛇淵囿襄陵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唐曰太原府本朝幷州。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微旨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公羊傳寅下有及字。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

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氏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衞叛涖盟于鄭會于夾谷歛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發也故藏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衞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皐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

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之皐也

薛弒其君比胡氏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戍來奔 衞趙陽出奔衞公羊穀梁作晉[redacted]○

宋傳初衞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皐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皐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衞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春衞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胡氏傳衞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戍又以富見惡於衞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黨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羊作三月[redacted]公孫公羊作公子牂作牄○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皐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衞北宮結來

奔傳壯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吳地杜氏註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爲
秀州治所○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
不動使臯人三行屬劒於剄遂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
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
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冠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冠讎以是求
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三月越及吳平○胡氏傳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
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
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
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
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杜氏註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公至自會傳晉人圍
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愚謂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
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
爲范中行爲會而助不秉故致公以危之也秋齊侯宋公會于
洮洮見僖八年○傳范氏故也○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于戈大
義亡矣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劉氏傳膰脤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
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
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
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劉
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
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
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
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
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

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奔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辠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辠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愚按劉氏之說發明蒯聵之不敢弒其母當合劉貿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爲也

城莒父及霄皆魯邑莒父子夏嘗爲之宰此年無冬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傳邾隱公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爲不言所食漫也○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二月

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傳夫滅人之國其辠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然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辠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辠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註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穀梁傳高寢非正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九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公羊作軒○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註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負王霸之遺業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爲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蒢○傳謀救宋也○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畔晉故爲宋出請爲鄭次止其不言救爲其不識於救也

邾子來奔喪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強大之國■非禮

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下同○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杜氏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強弱爲國者也

丁巳

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稷乃古昃字○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辛巳葬定姒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胡氏傳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redacted]

冬城漆杜氏註邾庶其邑○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愚按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閒以伐其國齊人問皐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卷第十

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註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杜氏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redacted]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掘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略之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報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追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辜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勾踐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郊牛下有角○穀梁傳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

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誅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霸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氏註句繹邾地○劉氏傳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胡氏傳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無忌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辠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愚按蒯聵必無欲殺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爲實觀春秋再以世子書之則知蒯聵爲無辠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若以衛戚書則是蒯聵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不繫之衛公羊所謂子不得有父者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在戚城南○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爲志乎此戰也云爾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之爲○胡氏傳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然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閒倍楚誰吳及其事急又委辠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辠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知吳師入而委辠焉稱國以殺殺無辠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而況於國乎使蔡昭必殺公子

駟而後可免則寧亡國而已矣大正不渝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孫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上者齊國夏主乎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誅其惡○襄陵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爲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爲恍者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避漢景諱也○杜氏註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宋樂髡帥師伐曹襄陵許氏曰宋始關曹曹不量力而好強

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
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
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
註公
子駟之黨。胡氏傳
見上殺公子駟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襄陵許氏
曰句繹之
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
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弒
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
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

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
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盱。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
下道道也。胡氏傳按左氏翩非微者其
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辠於執
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
以守身而自備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
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畧其名
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
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孫氏曰盜
者微賤之稱不言弒者賤盜也其曰盜殺
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愚謂凡弒
君稱弒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
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之也故其謀必
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

上得辠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
無辠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於
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
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
殺君道
亡矣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襄陵
許氏
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
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
夫公孫姓公孫霍霍即盱也傳及
胡氏註並見上 晉人執
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傳楚人
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
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
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
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

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
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
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
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
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
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
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孫氏曰蠻
夷猾夏久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
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胡氏傳其曰晉
人云者辠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
辠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
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
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
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杜氏註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毗又作芘○杜氏註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穀作處○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愚按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羊作葭杜氏註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四年鮮虞人納荀寅于柏人云

吳伐陳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復侵陳脩先君之怨也今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愚謂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盡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

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愚謂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皐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柤見襄十年註○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歡心可以盛強脤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

庚寅楚子軫卒

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

傳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遽夜至於齊傳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或問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羊作舍○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辜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杜氏註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皐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殺君之辠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辠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按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鄫即舊鄫國杜氏註今琅邪鄫縣○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今按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弗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請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曾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胡氏曰特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曷爲不諱以其不念舊惡能去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遷善之美而前惡不足以累之故於此書而不諱見聖人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

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司城彊以歸殺之○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傳吳爲邾故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旦夕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杜氏註在東平剛縣北讙地今宛丘龔蛇縣也○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以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己與之彼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謹按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傳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程氏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杜氏註縣屬陳留今屬開封○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於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國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傳陳即吳故也

秋

宋公伐鄭杜氏註報雍丘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

于鄎之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
敗之吳師乃還○胡氏傳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皐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
而書卒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皐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
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皐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
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
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者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所
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
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夏宋人伐鄭襄陵許氏
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僣怨不已也晉趙鞅帥師
侵齊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襄陵許氏曰助
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皐五月公至自伐齊師氏曰公
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葬齊
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
卒夷公羊作寅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
陳吳救陳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皐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傳春秋惡首亂

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皐諸侯子突
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皐四鄭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皐中國楚公子貞
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
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
皐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爾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
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皐而傷
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又曰夷狄之有君不欲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
陳之意乎○或問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人及師書之何也愚謂宣昭二公之時楚
主中國者也楚猶近於中國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號舉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
國也吳純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嗚呼茲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傳齊為郎故國
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
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
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處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師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爲受之柰何蓋伐喪也○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甞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由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

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頗出奔鄭

袁左氏穀梁作轅○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劉氏意林曰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主與吳戰不爲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孖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〇何氏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〇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

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〇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近世議殖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〇愚按田賦之實不書其詳於傳獨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加賦於古合何氏許氏之說觀之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〇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〇何氏註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姓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吳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〇胡氏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

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〇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爲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爲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橐皐橐音章夜反一音託橐皐吳地杜氏註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地譜云逡遒故城在今廬州慎縣東南〇傳公會琪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

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羊作運○杜氏註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城下○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公羊作螺○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註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許男成卒 成公羊作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晉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外傳吳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勾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志請王厲士以奮其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秣馬食士夜中命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萬人以爲方陳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爲帶甲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三軍皆譁釦以振旅晉師大駭令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

貢獻莫入今菲王室不平安是憂億晉負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孤之事君與不得事君皆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使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君命長弟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襄陵許氏曰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竊自宋之盟則晉已爲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耻吳先之故諱焉耳○黃池之會左氏[illegible]傳以爲先晉而外傳乃謂夫差以三萬兵脅晉而先之二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之外傳之說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而此會特書吳子若夫差無能改於其德因爲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侯及吳子矣考之經會吳始於鍾離自是至橐皐凡七會吳至此乃特書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識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夫去其王而稱公此齊桓之所不能行於楚者也而夫差稱吳公以會春秋以其尚存周室是以爵稱之而異於他日會吳之書也不然黃池之去橐皐一二年間耳春秋安得遽子之哉或曰夫差迫於越之禍不得已而從耳孟子曰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聖人予夷狄之改過遷善立法以垂世豈必窮其不得已之意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傳見上○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夷其無備也○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脫也○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頹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按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illegible]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之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羊作彄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爲司歷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徵與春秋書曾人事

至用田賦書螽天災至於二年而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詩釋文麟麕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愚謂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爲人法之物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爲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爲麟也然麟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特是以麟雖爲夫子出然獲於鉏商而謂爲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偏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脩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豪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端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一經非聖人莫能修非理明義精者未易學　清江如古齊趙初　公是劉公以春秋學名世今所傳傳權衡意林其遺書也自荆舒唱邪說春秋遂為大禁劉氏之學

無傳焉　主一先生寶章張公獨抱一經於百餘載之後廼能析三傳之異同遡關洛之本統倣文公朱先生論孟集註泛取先儒之至當精義而間附以己意

輯為書十一卷烏乎建子為春而天統成矣以令證古而地紀平矣嚴綱常之大分定夷夏之大經而人道明矣所謂理明義精者非耶 公及登文公之門每移書問

辨𥇦機中的雖文公不能奪也文公謂春秋為學者家後一段事故諸經多論述獨略於春秋是書豈惟集注哲之大成抑亦補師門之未備與 公於春秋又有集傳二

十八卷左氏蒙求一卷集註家晚出屢經刪潤尤號精審端平間朝廷徵所著書註傳悉上冊府天子需公經帷力辭迺以直祕閣奉祠年七十有七以卒僕生

晚安敢以芻語繫公書後既刻于學官因考其本末如此寶祐乙卯中和節日郡文學莆陽方應發謹書

六經之義嚴密先儒詳解以詔
後學厥功懋矣能探之彌深
索之愈隱惟易與春秋易準
天春秋權王道王道天之契也

春王道則與天與天則與易與春
秋天易與乎哉天司變化之道
生因革因革符變化非聖非經
之至至孰能窮焉能天上聖

萬象下生萬物皆宜其道也
孰感與之古有其人矣察
天以究二經獨無人乎
有宋伊洛諸君子衍析精義
昇指其蘊奧炳然經日星江光

昭天至後之作者張義越焉
能篇斯文之喪代有繼興之
人始余在中原歲在甲辰開

江西張之一先生春秋之學有
注解以並驅伊洛騁乎
洙泗之域暨南來元
中國文物禮樂之盛寶祐
癸丑余來江陵與張啓叔聯
職闈儐間之則之一先生其仍
甫也接其言論則渾樸無
華而學學之有自也於是

叩乃翁所著之書借本一閱
渾乎一氣寒燠與時偕行諸
乎長江滿緩因地之宜其詞
簡其理枝暢理皆可不爽其
足以入闕里登孔庭對聖人
之貌是呼吸於天處於如是乎
以年冬啓叔告余以臨江郡
庠將鋟梓以廣其傳請余

志其後余于雖固陋敢不

對揚先哲之美

常山楊 九十 子文敬書

于潞官家軒